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史部第一冊目次

皇明從信錄四十卷(一)

〔明〕陳建撰  
明刻本

沈國元訂補

.....

皇明從信錄四十卷(一)

〔明〕陳建撰 沈國元訂補  
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皇明通紀前編序

東莞臣陳建撰

臣建性爲

皇明啓運錄述我

太祖高皇帝俊德成功。始終次第之詳矣。

宮端泰泉黃先生見之論。又曰。昔漢中葉。有司馬遷史記。有班固漢書。有荀悅漢紀。宋中葉有李燾長編。皆蒐載當時

累朝致治之迹。以昭示天下。我

朝自

太祖開基。

聖子神孫重光繼照垂二百禩矣。而未有紀者。子纂述是志。蓋併圖之。以成昭代不刊之典也。是初辭焉。愧乏三長。何敢僭踰及此。然竊自念素性有癖焉。自少壯時。癖好博覽多識。解組歸山林日。每

繕閱我

朝制書。洎邇來諸名公所撰次諸書。凡數十餘種。積於胷中。久之不能自制。乃時時拈筆書之。取其有資于治。可通爲鑑者。編年次之。參互攷訂。正其舛疑。又久之不覺盈帙。雖乏三長。續紹荀李。汗顏班馬。不計也。夫自古國家莫不有創業垂統焉。亦莫不有持盈守成焉。我

朝

洪武開國四十餘年之事。無非所謂創業垂統焉。啓運一錄。倘矣。繼自

永樂。下迄

正德。凡八朝一百二十四年之事。無非所謂持盈守成也。則今通紀具焉。紀成就梓非敢自謂昭代成史。乃爲後之秉史筆君子屬稿云爾。啓運錄舊已梓完。難



于再編改刻。然二之又不是。故今併冠以通紀之名。而版刻姑仍舊。合前後共爲一書云。抑嘗因此閱歷世變。尤有感焉。

祖宗時士馬精強。邊烽少警。而後來則胡騎往往深入無忌也。

祖宗時風俗淳美。真才輩出。而邇來則漸流漓也。

祖宗時財用有餘。而邇來則變易廢弛。比比也。推之天下。莫不皆然。是果世變。成江河之趨。而不可挽與。抑人事之得失。有以致之也。愚間因次錄閱事變。不能自已於懷。輒借著評議。或米時賢確言。誠欲爲當世借前箸籌之。挽回

祖宗之盛。所深願焉。而力莫之能與也。有志於世道者。尚相與商之。

終序

從信錄引

蓋聞翠鳩綠圖。昭盛帝之錄。參漏四時。開顯王之符。遐哉尚矣。然義琴虞瑟。治化僅紀于一身。禹扇湯羅。全盛不踰乎百載。未有鴻猷景燦。累洽重熙。若我皇明之隆盛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汎掃胡羶。肇造區夏。乾坤幾混。而再闢。日月已晦。而重光秉道。握機

衡。古定制。使天下久治。而不可亂。益得統正。而備法隆。於皇哉邁。越千古矣。嗣是

列聖承休。駿瑋益懋。明良喜起。陽和廻黍谷之春。溥博昌明。下屋徹覆。益之照伏。讀

寶錄寶訓諸書。以迄名賢碩士載紀。

聖子聖孫之今緒。亦旣彰彰可考已。愚生

獨有感于萬曆之盛。而覺擬議之難庸也。夫瀾安而知源靜。業定而識根寧。繇今日之治效。而想

神廟之所以潛維默運于中者。穆乎深矣。遠矣。當時在

廷諸臣。兢兢于典禮之大。咸以

郊廟

朝講銓補爲請。不知至誠之格。原無取于

琮璫之陳。王乃在中。露禱所以致澍雨之應也。

天子之孝。亦不在于色養之節。

兩宮升遐。推恩所以廣

遺詔之旨也。陋傳餐衡石之規。即

翠華希御。然而

宸衷潛注。念照徹于百職幽微。厭釋經章

句之末。即

經席踈臨。然而

家法克遵。日玩釋乎

累朝實錄。以故

大本建倫序之元。藩封式

祖宗之制。定大紛。決大疑。職大獄。息議論

之雲霓。靖西夏。平播州。援朝鮮。掃四郊

之多壘。在揆地者。蒙

恩異數。而休容以伸。居言責者。切直罔諱。

而雷霆不怒。豈與夫任相太專者。反以

權重而致疑。求言若渴者。或至無忌而

兆禍哉。蓋我

神宗顯皇帝。睿資英敏。而養之以淵靜。議

斷超軼。而出之以寬仁。學問深宏。而居

之以凝定。邁古之大德。震世之偉畧。固

難得而罄書矣。故

天眷用休。年所多歷。享盛治者四十有八

年。大德聖人。與大福聖人。而兼受。

少年天子。與

太平天子。而交稱於都盛矣。以續

列祖正中之治。以鞏百世悠裕之休。愚生

幸逢

盛際。身沐

皇仁。無以發揚大政。聊以得于見聞之確

者。手爲集錄。而敬銘之曰。從信云者。夫

亦附于庶民之徵云爾。

秀水經生沈國元敬書

從信錄總例

通紀創於東莞陳建。自洪永迄弘正。續紀補嘉隆兩朝。覽者以其編年敘事。文順義明。遂推爲

本朝典故權輿。然名賢輩出。博洽代興。憲章吾學。大政續編典則統宗。紀聞彙編史料之類。當

聖明不諱之朝。百家紛紛競勝。于是取通

紀。衷之刪蕪納新。削荒引實。參覈之詳。編摩之確。允稱精簡。

神廟嘉言善政。彰彰在人耳目。然無成書。無以慰海內士民覲揚切念。今廣爲搜討。無慮千卷。連章隻字。罔不酌領。然必詳註所出。不敢掠前人之美也。

黃閣總揆。凡政今議論。當以此爲推準。故錄中必詳。其餘則以職掌之所在。定一是

而條隸之。不復不濫。

凡無關大政。無裨實典。訐奏而穢毒相攻。徇私而毀譽交舛。聚賞

君聽。淆亂人情。雖工弗錄。至災變異。備載以驗占考。玄鳥履武。商周不遺。神語石言。旨史畢紀。意蓋深矣。

詔諭勅旨等項。凡係

天言。語語典誥。字字絳綸。何敢妄贊一辭。

謹依

謹遵本文成句恭讀。以便後學誦習。

名賢奏對條議。洋洋灑灑。連篇累牘。讀者

反復始了。今略爲標注圈讀。曉然揭其意

指之所在。使人開卷卽得。亦助讀書之一

捷也。

凡有益後場經濟者。全取節錄。或擬題。或稽引。展書確有準據。豈不快覽也哉。

萬曆歲庚申秋日秀水沈國元識

皇明通紀從信錄卷目

太祖高皇帝紀

第一卷

壬辰元順帝至正十二年至丁酉十七年止

第二卷

戊戌元至正十八年至癸卯二十三年止

第三卷

甲辰元至正二十四年至丁未二十七年吳元年止

第四卷

戊申洪武元年至二年止

第五卷

庚戌洪武三年至辛亥四年止

第六卷

壬子洪武五年至丙辰九年止

第七卷

丁巳洪武十年至壬戌十五年止

第八卷

癸亥洪武十六年至戊辰二十一年止

第九卷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至甲戌二十七年止

第十卷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至戊寅三十一年止

建文紀

第十一卷

己卯建文元年至庚辰二年止

第十二卷

辛巳建文三年至壬午四年止

成祖文皇帝紀

第十三卷

癸未永樂元年至戊子六年止

皇明從信錄

卷目

第十四卷

己丑永樂七年至十七年止

仁宗昭皇帝紀

第十五卷

庚子永樂十八年至乙巳洪熙元年止

宣宗章皇帝紀

第十六卷

丙午宣德元年至己未四年止

第十七卷

庚申宣德五年至乙卯十年止

英宗睿皇帝紀上

第十八卷

丙辰正統元年至戊辰十三年止

景皇帝紀

第十九卷

己巳正統十四年至辛未景泰二年止

英宗睿皇帝紀下

第二十卷

壬申景泰三年至天順二年止

第二十一卷

己卯天順三年至丙戌成化二年止

憲宗純皇帝紀

第二十二卷

丁亥成化三年至甲午十年止

第二十三卷

乙未成化十一年至丁未二十三年止

孝宗敬皇帝紀

第二十四卷

戊申弘治元年至丙辰九年止

第二十五卷

武宗毅皇帝紀

第二十六卷

丙寅正德元年至癸酉八年止

第二十七卷

甲戌正德九年至辛巳十六年止

世宗肅皇帝紀

第二十八卷

壬午嘉靖元年至戊子七年止

第二十九卷

乙丑嘉靖八年至丙申十五年止

第三十卷

丁酉嘉靖十六年至丙午二十五年止

第三十一卷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至乙卯三十四年止

第三十二卷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至丙寅四十五年止

穆宗莊皇帝紀

第三十三卷

丁卯隆慶元年至壬申六年止

神宗顯皇帝紀

第三十四卷

癸酉萬曆元年至辛巳九年止

第三十五卷

壬午萬曆十年至丁亥十五年止

第三十六卷

戊子萬曆十六年至壬辰二十年止

第三十七卷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至甲午三十二年止

第三十八卷

時從信錄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至丙午三十四年止

第三十九卷

丁未萬曆三十五年至壬子四十年止

第四十卷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至庚申四十八年止

皇明從信錄目錄終

皇明從信錄卷一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 沈國元訂

壬辰 元至正十二年

高皇帝起兵濠州 帝之先江東句容朱家巷人 皇祖

熙祖始渡淮家泗州 皇考仁祖淳皇帝與 太后陳氏

徙濠之西鄉後遷太平鄉生四子長南昌王次盱眙王次

臨淮王 上季子也先是 陳太后夢一朱衣神像藥如

九燁燁有光吞之既覺異香襲體遂娠焉及旦有光燭天

照耀千里異香經宿不散時元大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

日也取河水湔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

羅幃自是室中常有異光每嚮晦將寐忽灼燦如焚家人

疑火走護之竟無所見生數日不乳食 仁祖未嘗歸遇

一僧詢故告之僧曰夜子時食矣 仁祖謝已忽不見夜

半果食兒時苦多病 仁祖欲度為僧 太后不欲至正

四年甲申 上年十七時值早疫父母三兄相繼病歿

上孤立無依乃遵先志遂托身皇覺寺在寺多異徵逾月

僧之食散遣徒眾 上乃游江淮歷金斗光息潁州道病

有兩朱衣人與之同食息病已莫知所之宵夜陷臨湖中

遇羣兒呼迎里駕此之不見崎嶇三載仍歸寺中時春秋

二十五矣時元政不綱四方兵起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

世宗皇帝  
正興廟  
建輯

卷一

一馬全  
女英靈

二聖  
不相上下

羅田徐壽輝等各擁眾數萬剽掠郡縣定遠人郭子興與

其黨孫德桂等攻陷濠城據之元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

城懼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邀賞百姓益凋瘵不安

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 上乃祝御藍神卜筮得吉遂

以三月朔入濠門者疑為謀執見子興與兄 上狀貌

奇之與語大悅留參謀議凡有征伐即命往往輒勝子興

日益親信遂以所育馬公女妻之馬公宿州閩子鄉人也

素剛直重然諾愛人喜施雖難定遠與子興為刎頸交有

季女術者謂當大貴公謀遠州起兵應子興以女托之

子興無如已出馬公尋卒子興為女擇配以 帝懿遠有

智略宜配之丁與是張氏曰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收

豪傑成功業一旦彼為他人所親誰與共事者子興遂妻

之卽 高后也 上在甥館湯和委心推綱為萬夫長

上過臨淮郭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惟酒酣聽上備陳天

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山甫私語諸兄曰吾視

若曹皆非用舍郎但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耳謹謹事

之後以女入侍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奇徵焉光武如我太祖神贊天

降現異蹟越百代而得統之正同自漢魏其證已鑒于

齊梁之季趙公思樂時作偈曰紫微南極而安江南事有

馮乘無空位跨犬出金殿子建同南極位安仁乘夜燃

東鄰家道闕隨處遇明與一時皆不能解或曰應在五

百年後半異三國人以離天解面皮之說南北為證



也軍之應然第二句江南平有焉焉者諸馬也聖人  
諸即朱其姓也西蜀魏永輝者璧額之上高茂中  
太極聖德之年也成陽人以其年辛卯歲又明年  
庚戌是歲也其年辛卯歲又明年庚戌是歲也  
王侯通出建德門以主建下為安焉之金陵龍  
虎踞神龍盤結而虎為之先若其後也過明興  
國之主兄云哉諸公族姓來場子鍾山下太極王  
地焉幸親之傳有則刻與識意者太祖其公之  
昇世江南一大事以錄殿示其九義即其地神矣  
徐壽輝將丁普郎等陷漢陽諸郡又遣曾法典陷安陸知  
府丑驍戰死又陷中興路攻沔陽推官俞祖述得城陷  
執使降焉不報支解之○徐壽輝破江州宋古總管李  
顯戰死

宋一  
三月元度討方國珍不克以泰不華為台州路克魯花亦  
招諭之國珍降亡何元欲伐徐州命江浙募用師其守大  
江國珍疑懼復劫其黨入海不華發兵扼澄江遣義士王  
大川往諭國珍拘留不遣突入海門港犯馬鞍諸山不華  
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今守海門賊反復不能制國家  
何賴焉諸君助我討之克則諸君之靈不則吾以死報國  
國珍使其戚黨陳仲達僞降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  
垂與國珍遇呼仲達語仲達目動氣索不華覺其詐手斬  
之前搏賊船格殺五六人賊羣至欲擄過國珍船不華瞋  
目叱之奪刀殺賊賊積槩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

屍海中事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諡忠介  
五月元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羣盜多引亡宋故號宜徒  
帝暴子和尚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七月徐壽輝將項普略掠徽州遂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  
元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敏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  
奮力砍賊中鏐而死時重擄霄從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  
攻濠州合朝廷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  
教化問計擄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為備  
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  
教化不能失諸將亦難其行擄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失

○  
陷而及今不敗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  
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擄霄應壯士突前諸  
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  
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於潛安吉千秋關皆次第以  
平賊衆潘大淵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斬饒  
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二十里霧擄霄引兵擊  
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十焚其妖書斬之徽州遂平  
九月元脫脫攻破徐州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奔濠  
州脫脫命賈魯圍之上與子真極力拒守  
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吉星擊徐壽輝將趙普勝

以三千破  
自勝方之  
六神

其人深

其功  
其功

其功

戰於湖口。兵敗。死之。吉星初爲南臺御史。執政惡之。出爲  
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吉星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  
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滕周。驥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  
百萬。吉星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驥。奪其船六百  
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潯。又  
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  
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柳小孤山。星白據番陽口。綴江西。  
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  
下。流矢之。星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猶堅坐不動。中流矢  
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昇至寢室。乃蘇。羅拜。饋食。星斥

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其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河  
西人。極思吉之子也。

十二月。彭趙據潯。稱王。時二人本以窮處來奔。千與友屈  
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爲所制。會賈魯死。聞。解。遂據潯。以孫  
德崖等爲已用。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一日。執元帥囚  
於獄。上自軍歸。曰。再生父母。有難。可赴乎。遂入元帥  
家。明日。彭趙聞遣人釋之。

癸巳元正十三年

春。上在郭元帥甥館。掌兵。稱救天下安生民之志。乃糾  
合義旅。招延豪杰。於是鄉里壯士徐達等數十人率先歸。

其美

其美

附。左列二十四將皆深產後。並爲開國元勳。封公侯。

徐達 湯和 吳良 吳禎

花雲 陳德 顧時 費聚

耿再成 耿炳文 唐勝宗 陸仲亨

華雲龍 鄭遇春 郭子興 郭英

胡大海 張龍 陳植 謝成

李新 張赫 張銓 周德興

三月。元命江浙左丞相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客里失  
里。招諭國珍。國珍前降。然心猶豫不決。二人遂以得降報  
請授之官。時劉基爲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

捕斬之。執政多受國珍路者。罪基。擅作威福。竟授國珍徽

州路治中。第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今之

官。國珍疑懼。據船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復遣江右右丞阿

兒溫沙率兵討之。國珍遂執元帥也。武進失守。臣宋伯顏

不化。趙宜浩等入海。以要詔命。元復以國珍爲海道漕運

萬戶。國珍爲衢州路總管。自是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據

有溫台慶元等路。

高岱曰。元末諸雄。惟國珍最事。故其所以成就最盛。誠  
其所管。蓋及覆。其非有長駕遠馭之才。誠誠  
定霸之略。特元失。而國珍成其。此也。昔於元人。國  
珍一事。而知其必亡矣。夫。國珍。安。大。乃。爲。下。第。切。招。之  
不能。又。招。之。既。從。而。復。叛。復。招。之。崇。之。以。高。官。大。爵。而  
不能。其。其。既。優。之。以。厚。祿。而。不能。解。其。其。則。亦



上

上

上

上

上

上命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歸附德興驍勇善戰

面黑貌偉 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千

德興所率者纔百人一鼓而破之擒其酋帥降其眾○

上將兵取滁州時花雲為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

道頗後騎尚未至欲退不可雲提劍躍馬衛 上橫衝其

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滁州人

趙德勝來謁狀貌魁偉臂力過人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

州縣選為義兵隊長德勝知時事不可為棄之來歸 上

喜其才勇即命為帳前先鋒○兄子朱文正及姪于李文

忠來歸文正南昌王子也先同其母避亂與 上失焉文

忠曹國長公主子也公主卒父隴西王賴攜文忠走亂軍

中幾不能存至是皆來歸眷屬復聚 上喜其文忠時年

十二見 上蒙衣而戲 上曰外甥見舅如見叔也即取

文忠自養育擇師教之與沐英皆賜姓朱氏英定遠人先

是英年八歲因兵亂父母俱亡焚然無依 上見而憐之

與 孝慈皇后撫育之為子至是十歲矣

六月 上駐節滁陽彭早住趙均用遣人邀 上將兵守

盱泗以二人鹿暴淺謀難與共事辭不往二人尋相忮併

戰士多死早住亦亡惟 均用專據濠州恨疾益甚于與勢

孤遂將其所部萬人至滁州見 上所將兵虎令嚴明軍

察恭肅大悅

七月丁卯泉州雨白絲海水日三潮○江西賊王善既陷

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洛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

數與鏖戰洛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洛罵賊而死

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收洛尸斂殮健歸請帥府

兵以復讎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

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害其父者

張破四并擒善及陳伯祥獻於帥府磔之事聞元朝贈潘

行省檢校授健古田縣尹

使中曰劉健等及以復父之讐思足以激君之誠智

勇俱全蓋奇士也故以異禮遇實不謂功庸達其才矣

以保障一方哉

十一月西番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號稱釋兒法種

孺兒者術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磔真善秘密法元主皆

習之謂以西番僧為司徒伽磔真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

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善謂元主曰陛下尊居萬乘富

有四海不過保有一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

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

及選宮女一千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首垂髮數辨戴象

牙冠身被縵絲大紅銷金長短褶襖雲肩合袖天衣教帶

鞋襪各執加巴刺般之器內一人執鈴竹葉奏樂用龍頭笛

之吹元主

之吹元主

晉小鼓筆纂琵琶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遇宮中諧佛則投舞奏樂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元主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塔克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登即元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二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曬日外聞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

甲午 王正十四年

九月張士誠攻揚州元達識帖睦爾與戰軍潰江浙參政佛家奴與戰軍又潰士誠進陷盱眙兵勢益振元主乃詔

脫脫以太師中書今右丞相總制諸王各省軍馬董督總

兵領大小官員將士以討士誠於高郵大破之士誠突圍走出

十月元兵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帥遣使來求救滁陽王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使者訴其情甚怒上謂王曰六合受圍無救必變六合既變次滑及滁豈可以小賊而棄大事王意少解欲遣他將率兵以行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皆託以驕懈弗吉爲辭王乃召上將兵往亦令禪神上日事之可常當斷之於心何必禱也遂帥師往與戰再成守瓦梁元兵每日暮攻壘壘復

去明旦復完壘與戰如是者數四元兵致疑上以計給之乃斂兵入備棧糧遣婦女倚門執手大罵元兵相視錯愕環壘不敢逼遂列陣而出牛畜婦女皆前下壯翼之徐引而去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滁上設伏淵側今再成伴走誘之被淵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元兵大敗滁城得完○虹縣胡大海來謁長身鐵面智力過人上一見語合用爲前鋒○濠州孫興祖王志來謁與祖剛毅有膽氣志鷙猛有智謀二年皆十九○上威名日素勝陽王二子惡其勝已陰置毒酒中欲害之其謀洩及二子來邀上卽與皆往略無難意二子喜其墮計迨至半

途上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少頃勒馬卽轉因罵二子曰如此多人我不去矣二子問故上曰纔上天說此豈敢如此遂逡巡而去自此不敢萌意○時有鐵冠道人精數學謂上曰天下擾擾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非明公而誰上問其意對曰明公狀貌非常龍

瞳矚目天地相朝五岳相附日月麗天附骨插鬚聲音洪亮貴不可言受命應在千日內○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放中柏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爲之下汝中柏因諧之

八臣之  
以爲

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哈麻濫衡之，至是哈麻因不花等，刻脫脫出師三月，畧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已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汚清臺，章三上詔，削脫脫官，爵進安女，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夏陞泰不花爲河南行省左丞相，月湖察兒加大尉，雪雪知樞密院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鑾伯遜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乃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日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務，上恩所及，深矣。」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率所部以聽。川瀾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劍自刎而死。」

十二月，元主自製舟，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八尺，前瓦簾棚穿廊，兩媛閣，後宮殿樓子，龍身并殿宇，用五彩金粧，前有兩爪，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紫衫，金荔枝帶，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游于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尾口眼皆動，又自製宮，高六七八尺，廣半之，造木爲櫃，藏其中，運水上下，櫃上設三聖殿，櫃腰立玉女，捧時，刻簪，時至，額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縣鎮，一縣征，夜則神人自能按更。

胡仲

心也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疎櫛，風在側者，皆自翔舞，櫛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綢進復退，立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

胡仲中曰：古有工鼓鑼事，以鼓柝作爲奇巧，以鼓柝上心也。今龍舟舟頭，滿皆自製式，鼓柝非工之罪矣。故當時人爲之諺曰：「帝也帝，聖太子。」

乙未元正十五年，宋王韓林兒，龍風元年。

正月，徐師之機，諸將謀所向。上曰：「固守孤城，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與命張天祐將兵前行，吹再成，繼后約相距十餘里，候天祐青太兵薄城，舉火爲應，再成兵即鼓行而趨。天祐兵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遽率衆直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開城以飛橋，縱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衆皆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走，追至和州小西門，大祐湯和等奪其橋而上。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棄夜遁去，遂據其城。子與聞再成兵敗，大驚，俄又報元兵至，遣使來招降。子與益恐，謀於上時兵皆出城守，備單弱。上令合淝三門兵於南門，使與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使騰行，以見子與，諭之多失辭，衆飲殺使者。上謂子與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

視天下卽  
如一身一  
家民舍此  
安歸乎

解脫新法  
靈藥

天子一統  
之基

後漢  
殷宗夢  
關平夢  
皆千古  
觀處

三月于興卒。上統其軍。○時劉福通往遵道等白碭山  
夾河迎韓林兒立爲皇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  
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撫諭陽之子郭某爲元帥張大祐爲  
右副元帥。上爲左副元帥。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  
人耶不受。○虹縣人鄧念生而魁偉幼有大志年十六隨  
父兄起兵父兄俱戰歿念代領其衆每出戰必挺身破敵  
威服其勇至是來附命充管軍總管。○濠州懷遠縣人常  
遇春來歸遇春性剛毅多智畧臂力過人狀貌奇偉年二  
十三爲羣雄劉毅所得愛其號勇拔居左石遇春見聚日  
事剽掠終必無成聞上駐師和陽兵有紀律恩威日著  
乃頓數十人棄聚來歸未至因臥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  
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忽寤兄上騎從至與其徒乞歸

公使尋  
公使尋

天之將  
無往不  
勝

附 上喜其勇壯用以爲先鋒

按吳去歲爲輔用而正此諸將本屬者又十餘人皆名將也惟吳侯成二人爲趙和入陳許漢唐也皆人云漢祖功臣多起豐沛先武名將乎出而爲帝王破賊之地天必歸精氣靈便英雄諸將之士在乎其間

羽翼信古驗合當然哉

上駐和陽既久謀東渡江取金陵忠無舟楫時廬州巢縣人廖永安與其弟永忠命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庸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爲人秦世傑和州合山人華高等各率衆泊舟巢湖連結爲水砦以扞寇盜會妖黨左君弼據廬州作亂永安等與戰不勝爲所窘問上駐師和州豪傑鄧附乃遣使開道以苦納款云諸將欲

率舟師來歸爲君弼梗道乞兵援之上得書大悅謂李善長曰吾衆已數萬所乏者糧欲渡江乏舟楫永安等以舟師來附且應我機殆天意也機不可失即以兵應之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諸將迎上登舟出湖口至桐城關已脫險然未入江元中亦登于潯牙集樓船塞馬腸河口以阻諸兵上率舟師攻之敵舟高大不利進退永安等以小舟與戰往來如飛左右奮擊大敗之取道小港出舟苦酒會大雨連旬水勢滔天諸將遂得縱舟從上直趨和陽時巢縣人金朝興驍勇有謀亦率所部來附軍聲大震上遂定渡江之計

續錄

仁王書

十八

六月初上率諸將渡江時因北風驟諸將船艘齊舉帆頃刻達牛渚上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上麾將士以進當遇秦奮先奔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采石乘勝徑取太平路元守臣遁○和將吳昇帥衆降上曰吾聞汝江左名賢也即用爲領兵總管并謝曰主欲取天下莫如恤境安民何征不服上善之時初得太平四面皆元兵窺伺上用昇計籍鄉兵選稅戶宋成吳文通朱仇隆等爲千戶領之居民蓄積悉輸入城而太平以安○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備軍上移及入城張之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太平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安鳳貴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固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佐于女玉皇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應天順人而行事伐天下不足平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上甚悅遇安甚厚事多預議○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善長爲



帥府都事汪廣洋為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文移用宋龍鳳年號檄檄及將上戰衣皆用紅色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合肥人楊崇舉眾歸附景本儒家年少沉毅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畧因亂聚里中少壯保鄉井至是率眾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

八月徐達等取溧陽諸縣

九月丁亥上第一子生

十二月初元將蠻于海不與元右丞阿魯灰等以巨舟載朱石江閉姑孰口而方山寨兵兵元帥陳瑄先則以眾數萬來攻太平太祖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迎戰復命別

將潛師由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瑄先腹背受敵大敗遂擒瑄先太祖釋不殺與之語瑄先許曰生我謂何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假號令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必能識事機豈不知生爾之故瑄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為書招之明日眾皆降蠻于海牙阿魯灰等見瑄先兵敗不敢復進攻率其兵還駐略溪口我師進克溧水州將攻集慶路瑄先初意其眾未必從故陽為招離陰實激之不意其眾遽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汝等攻集慶屏力戰虞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太祖

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眾心乃召瑄先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強也瑄之還瑄先既歸收其餘眾屯於板橋陰與元福壽合陽為報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可勝計生擒五人獲馬數十匹因言集慶城右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據水山為郭以江為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渾王諸造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難陸戰以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揚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俱進然後克之今臺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塞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立寨則糧運不繼竭力前

進脫有不虞反為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據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自下也太祖知其計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皆之殘失隋之平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江天塹限隔而此故須會集舟師始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之喉嚨我已扼之舟師多寡不足深慮恰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勢殊事異足下効勳宜九正宜乘時進取建勳定業奈何捨全勝之策而為此迂迴之計耶瑄先既得書知其許不復行我師遂進攻集慶元帥張天祐等至方山瑄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

郭元帥皆戰死。楚先遣襲我軍於漢陽經畝山。劉霖、葉民、兵百戶盧德茂、惡楚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紺、黑、先乘後擊之。仆地。擄劉霖、死楚先。○我師克蕪湖、

出迎楚先乘後擊之仆地擄劉霖死楚先○我師克蕪湖置永昌翼○陳楚先子兆先復集兵屯營方山蠻子海牙復擁舟師結寨采石旌旄相望爲犄角之勢以窺太平

丙申元正十六年

二月我師攻蠻子海牙皆破之時將士皆渡江而家屬尚留和州元兵結寨采石南此不通上命常遇春統兵攻之遇春乃以奇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戰既戰則出奇兵掩之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悉俘其兵船蠻子海

牙僅以身遁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三月朔上率諸將進取金陵

按金陵即今南京地處險要王時以其地有手莫理金以爲之故名金陵後改曰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六朝皆建都於此隋爲揚州唐爲昇州宋爲江寧府元爲集慶路置江南諸通有和院臺於此成濟之南委諸軍水陸並進攻陳兆先管破之擒兆先悉降其衆復釋兆先而用之俾爲元帥從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上覺其意是夕令之宿衛環上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通國用一人臥侍臥榻後上解甲解衣且疑懼者始寢是月十日進攻金陵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敵兵於將山前抵城下諸

軍拔柵前進遂破之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戰死上入

城召官吏父老論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平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各年職義毋懷疑憚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城中軍民更相慶慰得民兵五十餘萬改集慶路爲應天麻置上元江寧二縣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兵元帥上嘉福壽之忠命爲棺衾以禮葬之○元將康茂才率所部降附茂才斬州人先是結義旅界冠江上有功罪遷官慰使都元帥茂裕漢采石及我師渡江將

軍入

大抵皆兵

上多效死茂才戰不勝常遇春設伏滅其精銳始盡茂才復收合潰散堅寨於天寧州上命諸將以襄陽砲破其寨茂才奔金陵未幾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鎮江我師追及之茂才度天命自斃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頓首言曰前日之戰各爲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惟命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金陵既定上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爲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廣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是月十七日命徐達爲大將軍諸將將江東軍上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輯士卒城下之口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

者處以軍法縱之者謂無赦達等頓首受命師至鎮江元  
平章定通去即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  
不知有兵遂分兵下丹陽金壇諸縣

四月士誠冠宜興上命耿君用援之宜興要地勢所必  
爭君用賈勇先登力戰死之以其子炳文代領其衆

六月命鄧愈鄧成華高華雲龍等將兵進攻廣德路克之

○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是和童諱云李生黃瓜代皆無家

七月初江南始亂達識帖木遜屢敗諸者以爲苗軍可用

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

省參政至是士誠破杭州達識帖木遜遁入富陽平章左

答納失里戰死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背賢奴擊

敗士誠兵復杭州達識帖木遜乃還○諸將奉 上爲吳

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總吳國事以

李善長宋思顏爲參議李夢祥郭景祥爲左右司副中候

原善楊原果陶安阮弘道爲員外郎孔克仁陳善吾王愷

爲都司王禕爲照磨驛馬管勾是煥韓子魯爲博士置

江南行樞密院以元帥湯和攝同金都密院事置帳前總

置親兵都指揮使司以馮國用爲都指揮使置左右等翼

元帥麻以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京鄧愈陳兆先張彪王王

陳本等爲元帥置五部都先鋒以陶文興陳應等爲之置

省都鎮撫司以孫養浩爲鎮撫置理問所以劉顯泰祿爲

理問置提刑按察使司以王習古王德芳爲僉事兵馬

指揮司議察奸偽以達必大爲指揮○遣使聘鎮江秦從

龍入見從龍字元之洛陽人初以才薦仕元爲校官累遷

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王師將

下鎮江上謂徐達曰爾往下鎮江有泰元之者才器老

成入城當爲吾詢訪此人致吾欲見之意達等至鎮江果

得之還報上喜即命兄子文正以白金文綺往勝之既

至上親至龍江迎之以入自是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皆

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間問答甚密左右皆不知常稱爲

老先生而不名後數年病卒○定遠人王弼率衆歸附弼

有勢力膽略過人善用雙刀號雙刀王弼結細里少年

立寨於三臺山以自固至是率所部來歸命宿衛帳下○

時鎮江諸將已定東探浙右張士誠據有平江今蘇州府

名號道將進據毘陵今常州旌旗相望上命徐達率諸將

往征之士誠泰州白駒場人爲陽場綱司牙債與弟士德

士信俱以公鹽夾帶私鹽緣爲奸利資性驕則好施頗得

衆心癸巳之夏士誠因亂據高郵稱王元朝命丞相脫脫

總大軍討之攻城垂破元主聽信讒言下詔收調脫脫師

大潰散賊勢遂熾是年秦士誠遣士德將兵渡海攻陷平

江及松江常州湖州諸路賊廣兵強遂為勦破○初常州奔牛驍人陳保二聚眾以黃帕裹首號黃包軍湯和等兵下鎮江御奔牛呂城保二以眾降至是復叛降於張士誠誘執唐李二將以去乙亥太祖遣歸士楊憲通好於張士誠書畧曰近聞足下兵山通州還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為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惟鄰守固保境恤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於交臂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不悅稍留憲不還奉誘我兵以舟師攻鎮江統軍元帥徐達率禦之敗其軍於龍潭上聞之使諭徐達曰蘇士

三

誠起於負販誦許多編今來寇鎮是其交已變常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諸將師以薄之上復遣兵三萬往助之於是達軍於城西北湯和軍於城北張彪軍於城東南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眾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鬪使其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為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鎗矢交均用鐵騎衝其陣陣亂九六退走遇伏馬蹙為先鋒刀闕寶王虎子所獲并擒其將張揚二將張九六耶士德眾勢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為多既破

徐達討張士誠

擒士誠氣沮太祖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聞遣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諒之

十月丁亥上第二子生○華雲龍王弼等復敗士誠差士信兵於舊館擒其驍將湯元帥以歸士誠由是氣益沮乃奉書詣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為餉軍之資上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

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青軍叛去助彼來戰徐達被圍於牛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胡大海等自外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傑兵奔及城達率軍圍困上誠復遣

宋一

其將呂珍潛入城督兵固守

丁酉元正十七年

正月李武崔德復攻破商州又攻武關拔之趣長安分兵東畧同華諸州三輔震恐元豫王及省院官計無所出行臺作御史王思誠曰賊素懷察罕帖木兒遣使求援察罕新復陝州得思誠書即提輕兵五千約李思齊倍道來援轉戰而前殺獲無算察罕等敗走○毛貴陷膠州復陷萊陽元守臣釋嘉納死之貴引兵趨益都般陽諸州元以董搏霄為山東宣慰使與知樞密院事不蘭奚率兵擊之未至益都貴兵趨濟南濟南告急搏霄乃提兵赴濟而大敗

毛貴兵於濟南城下元權博管官都元帥有忌其功者雖於太尉紐的該仍令往援益都博管以老疾辭請以弟昂

二月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長興今湖州府長興縣張士誠將趙打虎迎戰敗之遂克長興獲戰船三百餘艘橋守將李福安

春失壁等義兵萬戶蔣毅率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溫祥卿者避亂墾家來歸炳文與語奇之遂留贊軍屯用其策

三月克常州命同舍湯和統兵守之四月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等

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為重轂轂道並進仲英不能支開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

并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匹屬縣太平旌德南陵涇縣

招撫皆下

五月命通海張德勝等以舟師畧太湖人馬跡山衝賊水寨其將王貴紐澤率眾降○時華雄並爭民無定向廣德

宣城復叛胡大海趙德勝領兵復取之○命江淮分院副使張鑑同舍何文政率兵攻奉興擒其將楊文德等遂克

泰興○銅陵縣尹羅得泰來降○丙申克青陽縣

六月命常遇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胡良

率兵取江陰張士誠據泰望山以拒我師繼祖等就攻之

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城門克之

根良為分院判官督兵守禦江陰地與張士誠密邇去姑蘇僅百餘里控扼大江當常東南要衝未幾復命其弟胡

神增兵協鎮其地戮力設備每寇至輒破走之

其要害兵與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將江陰杜大元

七月我師向宜興取常熟○郤愈胡大海既下績溪休寧

乘勝進攻徽州元守將元帥八爾思不花及萬戶吳納等

元帥

拒戰我師擊敗之拔其城納與守臣阿魯恢李克膺等退  
卒遂安縣胡大海引兵追及於白鶴嶺復擊敗之納等自  
焚元帥汪同率所部來降

八月元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於韓林兒○張士誠  
數受窘辱乃請降於元帥受太尉之銜而城池甲兵錢穀  
皆自操如故

九月元帥費子賢率兵取武康安吉皆下之○常遇春率  
康永安英顧等自銅陵進取池州上命舍人李文忠策

應合兵攻破其城斬天完僞將洪元帥執副將魏壽徐天  
雄等既而偽平章陳友諒發兵寇城遇春等奮擊大敗之

按友諒誘湯濶家子弟為縣吏不獲會徐子輝脫文復  
元廷無從進復之初為文復簿書張木與亦其為元  
計其罪自明也

太監

冬十一月上聞軍於大通江遂命元帥總大亨率師取  
楊州克之青軍元帥張明鑑以其眾降初乙未歲明鑑聚

淮西以青布為號各青軍人號一片瓦其黨張鑑號勇善  
用鎗又號長第軍聚黨暴習專事剽掠由舍山全椒轉板

六合天長至楊州人皆苦之時元鎮南王宇羅普化鎮楊  
州招降明鑑等以為濠洲義兵元帥駐楊州分屯守禦

明鑑等食盡復作亂說鎮南王曰何廷達隔軍勢未可知  
今城中乏糧眾無所托命繫下世祖孫常正大位為表黨

本

忠

主田兵南攻以通糧道救饑窘不然人心必變爾將不測  
鎮南王仰天哭曰汝等何不知大義若如汝言我何面目

見世祖於宗廟耶麾其眾使退明鑑等不從呼噪而起周  
逐鎮南王出走至淮安為趙均用所殺明鑑等即據城兗

暴益甚日屠城中居民以為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鑑等不  
支出降得其眾數萬戰馬二千餘匹報至上命悉送其

將校妻子至是康賡給之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  
林耿再成等守之改楊州路為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

按臨城中居民能除十八家德林以舊  
城度雖難守故城西南開築而守之

元帥左丞楊完者自杭州率眾數萬奄至徽州時徽州  
新附城郭守禦未備胡大海攻婺源未回守兵甚少鄧愈

乃激勵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之  
自婺源兼程而還大呼殺入復與鄧愈奮兵出戰人被苗

軍於城下斬其鎖撫苗才擒其帥將胡辛重旺李昇等  
十二月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

皇明從信錄卷二

東莞 陳 建輝

秀水沈國元訂

戊戌元正十八年

正月鄧愈遣部將王弼孫虎等取婺源所元守將帖木兒

不花○余闕固守安慶以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

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趨山下伯顏與戰

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

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悲

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得敵晝夜不得息至

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

明從信錄 卷二

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

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門不可

爲乃引刀自刎墮清池塘中死妻蔣氏矣下耶律氏子獲

生女安宏甥福堂皆赴井死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

稍違令卽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額天求以身代闕

聞彊衣巾而出當戰矢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

軍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卽注周易率諸生

講郡學嘗講左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親上之義有古

良將風烈或挽闕入朝以國步危憂辭不往其忠君之心

蓋素定也卒年五十六同時被害者守臣韓建罵賊不屈一

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

宗可純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

戶盧廷玉荀延齡丘卷許元瑛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

安慶推官黃允倫及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牟縣尹陳巨

濟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幽國公諡忠宣關於五經皆

有傳註爲文淳古有氣詩尚江上高視鮑謝徐廣以下不

論也爲篆籀亦工初闕既歿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

之西門外

先是余闕使判官莫倫赤市鹽浙東還泊龍灣我兵邀之

莫倫亦自稱安慶使者上問之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

若若之天下豈有亂者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晏勞之

遣還且口告余公善自爲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仁心

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

至池州果爲所扼以書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歎耳鹽

貨不可得也悉爲所掠而莫倫赤遂得生還

加一信今余守安慶軍四面攻之太祖與韓對不

知一信今余守安慶軍四面攻之太祖與韓對不

知一信今余守安慶軍四面攻之太祖與韓對不

知一信今余守安慶軍四面攻之太祖與韓對不

知一信今余守安慶軍四面攻之太祖與韓對不

知一信今余守安慶軍四面攻之太祖與韓對不

知一信今余守安慶軍四面攻之太祖與韓對不

二月以康茂才爲營田使。上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種，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溢，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飭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命廖永安、愈通海、秦世傑等討張士誠。江陰石牌海寇樂瑞率僞州判朱定等拒戰，世傑奮戈躍馬陷陣，戰死。永安等大怒，奮擊大敗之，盡獲朱定等。海舟奪回馬賊沙擒樂瑞。

按：國初諸大將死，忠下死者衆，世傑、秦世傑、廖永安、愈通海等皆死，忠下死者衆，世傑、秦世傑、廖永安、愈通海等皆死。

李文忠等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文忠復進兵擊敗元院判阿魯，振兵於萬年街，遂破苗獠於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驕，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衆咸奮厲，進取淳安、夜襲僞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

三月，文忠會邵愈、胡大海兵取嚴州。上大喜，授文忠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嚴州守禦時嚴新破，城壁未備，張士誠率苗獠水陸奄至。文忠出奇大敗之，復取所斬俘，載巨筏出，乘流而進，水寇遁走。○田豐攻陷東平，濟寧復陷，益都、大掠廣平，退保東。

昌○毛貴攻陷濟南，分兵守諸路，立屯田三百六十處。山東遂陷。○劉福通遣將王士誠攻陷晉寧，元總管秦因不花死之，察罕帖木兒遣將因不復晉寧。○毛貴引兵陷般陽，又陷鄆州、郭州、至柳林，元樞密副使達魯珍戰死。樞密同知劉哈剌不花破毛貴兵，貴走據濟南。○劉福通兵西攻陷元冀寧，大同諸郡察罕帖木兒調部將關保邀擊之，福通兵敗走。察罕又會李思齊、張良弼、郭擇善拜帖木兒定住、汪長生奴諸將兵討李喜喜于鞏昌，喜喜敗走。四川李思齊、張良弼同謀殺拜帖木兒，分其兵。○劉福通據汴梁，迎韓林兒都之。關先生破頭潘等率兵分二道一出，韓林兒從信都。○卷二

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元將虎林赤擊敗之。關先生轉攻陷晉寧，雲中、雁門、代郡遂掠塞外諸郡。元察罕帖木兒遣關保分兵阻扼，自勒兵屯開善及塞井陘。杜太行扼其歸路，屢擊敗之。元樞密官左丞選平章衆祿大夫。

六月，李文忠兵取浦江縣鄉，鄉民者宋聚族同居，至元旌爲義門，俱避山谷，仰訪得之，悉送還家，禁軍士毋侵掠。○張士誠兵寇常熟，廖永安與戰於福山港，大破之，又破士誠兵於通州狼山，獲其戰艦而還。七月，元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鞏子。



城伯帖木兒與懷慶守臣周全有郤，周全殺伯帖木兒以懷慶降劉福通。馳其民入汴，福通遣全率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退師。福通怒其不進，殺之。毛貴攻元滕州，守將以城降。田豐攻陷順德，關先生以察罕帖木兒還兵河南，遂引兵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完州，又西出掠大同，與中都諸郡軍聲大振。乃還兵東，向至高麗界，策上都宮殿，攻陷遼陽。元總管李宸死之。九月，元苗帥左丞楊完者為張士誠所殺。其部將員成率李福將英劉漢黃寶以兵三萬人詣德興營降。士誠以楊完者死，益無所懼，遂遣兵據杭州嘉興紹興皆為所有。

日行信欽

五

體陞視無功者，今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半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萬兵千農之意也。○時羣雄割據，上固守江東諸郡以觀四方之勢，乃謀取浙東。胡大海率兵攻蘭谿，之進攻婺州，今金華府不下。上命李善長徐達守建康，自帥常遇春等兵將十萬往征之。由寧國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達等咨時務，訪治道問民疾苦。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壇，廣積糧，緩稱王。上悅，命預帷幄，審議。

十一月壬子，上第三子生。

十二月，師至蘭谿，先令州人王宗顯前往婺城探聽宗顯博涉經史，避亂居嚴州，胡大海薦之。宗顯至，發探得城中守將各自為心，同以告。上喜曰：我得婺州，今汝作知府，遂進攻城。敗處州參政石抹宜孫兵，次日攻城，未下。元守將安慶與治書帖木烈思不和，夜遣都事李相總城，請降。約開東門納兵。上許之，因給以飛字號五百入城。之日，於本部將帥家以明順逆。兵既入，擒帖木烈思等，下令軍中無得侵暴。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即斬以徇。民皆安堵。改婺州路為寧越府，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瑛王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筵，教陳治道。以王宗顯知寧越府事。命宗顯開郡學。

五

五

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士。正吳沅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開結誦之聲。上旣撫定，率越從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論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于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按：葉儀宋濂先一日有書見成，西顧益如益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乃知爲上駐兵之地，惟薛瑄異議。

紀：期說：太祖自義西征，記太平陣上之龍石，辰山休兵之所，時應在保項，城處曰神武有徵，處吳興。

已亥元正九年

正月朔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張士誠將華元帥遁去。上誠遣呂珍率兵來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珍陣，珍窮蹙，即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海許之，都事王愷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彼果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旣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樂平儒士許瑗聰明過人，至正月初兩以易經舉于鄉，皆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至是謁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

有雄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

有雄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上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于用英雄，有如飢渴方廣，挽尋議博收，衆策共成康濟之功。」瑗曰：「如此，實帝王之道，天下不難定也。」上喜，即授博士，留帷帳，恭預謀議，未幾以太平爲股肱，郡命瑗爲知府。

二月，張士誠兵寇江陰，露體蔽江，僞將蘇同僉者建牙，居山指畫爲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也。」有頃，敵陣於江，瑗良命弟禎整兵，其門當其西北，而以十餘騎驟之，擒其卒數十，餘莫敢前，且分兵數

大和之江，大和之江，大和之江。

攻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出擊之，生獲五百餘人，殺弱甚衆，敵宵遁去。復寇常州，良間道殲其援兵於無錫，銳氣殆盡，自是敵兵不敢犯境，其舟師不敢涉大江。上金焦上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我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之車馬珠玉，不足以旌其能。命諸儒臣爲詩文以美之。○陳友諒攻信州，元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敗走之，斬獲無算。賊攻城益急，遣人說降的斤，叱斬之，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卒破敵的斤戰死。三月，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附王師，克金華。上遣使往慶元，今時招諭之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

終家餘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蔡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宜莫若姑示順從篇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三郡來附且以其次子闕為質上曰古人處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闕而遣之○金華民獻能詩女子上命誅子並以絕進獻○陳友諒遣趙普勝寇太平總制費賢等擊敗之獲其糧萬餘石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會院張德勝復被走之○太祖將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為浙

信錄卷二

東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將歸建康以爾為才故特命國守其獨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任衢其人多智術石林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為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通爾宜與同會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司員外郎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勾榮鳳錄理錢糧軍務事四月張士誠遣呼囉張侵常州吳良擊敗之○張士誠遣兵侵嚴州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破走之自是賊兵不敢窺嚴州○徐達等擊走趙普勝進復池州時上親征浙東方愛趙賊剽劫聞捷大喜○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

國用辛年三十六

太祖開其學從有方勤合古通其矣也上備備之其弊也車駕臨其城其後遂降其功臣

以常遇春為鎮國大將軍同會樞密院事同元帥朱馬兒守金華馬兒本姓徐上養以為子

六月上自金華還建康

七月上以無為州逼近肝腹命元帥朱文進秦友諒率兵進攻之

八月徐達克潛山

十月常遇春胡大海克衢州○張士誠侵常州吳復敗之上賞復白金五十兩紅刺繡蟒衣一襲名馬一疋○會院

俞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歿於陣

後進封王其子進後進封王其子進後進封王其子進

蔡卒帖木兒復汴梁劉福通以其王小明王走安豐○陳友諒殺其部將趙普勝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今趙普勝守

之六月俞通海攻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王以令眾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

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普勝有門客通敵術善畫策普勝

以爲謀王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欲誘達普勝。果疑客客懼。遂來歸。厚待之。盡得普勝平日所爲。又重以金幣資客。潛性友諒。所親以問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惇惇有德色。友諒深忌之。又有言普勝將歸於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許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圖普勝就舟中執殺之。併其軍。

十一月胡大海敗。再成進取處州。初再成駐兵黃龍。元處州守將叅政石林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叅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仲真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將士皆無鬪志。胡深知天命有在。間道來降。且言處

州兵弱。易取。大海卽出軍抵樊嶺。合攻之。連拔桃花嶺。葛渡二寨。遂抵城下。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七邑皆下。命再成統兵鎮之。未幾宜孫收士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成復擊敗之。宜孫戰死。

十二月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胡大海薦此四人之賢。故遣使以書幣徵之。時李文忠守金華。亦薦諸儒之有聲望者。王稔許元黃天錫。上皆徵用之。

庚子 元至正二十年  
宋龍溪六年

正月元福建行省叅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天祿知天

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來納款。上賜書褒嘉之。○時福青州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張景仁李世忠來請降。上亦厚賞之。遣還招諭。○以馮國勝爲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馮國用卒子誠切。上命勝襲兄職。仍掌親軍。

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上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謬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以處之。劉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通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每以剛方不合。投劾去。嘗

其明從信錄

卷二

上

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時魯道原字文公與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今歲十年後有王者興矣。我當輔之。時杭城舊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悉去之。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奇之。方國珍反海上。憲省復舉基爲行省都事。旋以議討方氏。羈管於紹興。未幾復起之。以時終不可爲。乃稟官歸田里者。都離子。客或說基圖勾踐之業。基曰。吾平生念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爲。今用子計。與彼何如。知且天命將有歸于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招蒼州府。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

按基在商安時有進賢鄧也古有言文術教見基明粹人乃以其書授基

上問左司郎中陶安以劉基等四人之才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瑛上竑之末幾以濂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瑛並爲管田司僉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四月 上第四子生

閏五月陳友諒攻陷太平守將花雲知府許瑗死之初友

諫率并師圍破雲與朱文選等迎之文選戰死友諒不得  
入乃引軍月朔城西南士卒緣井尾舉礮上城城中乏食  
雲士馬俱慙城遂陷賊縛雲急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  
主必破汝斬汝爲贖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盡絕奪守者  
刀連殺五六人復罵曰虜非吾主敵也苟不速降賊怒  
砍之妻郤氏生一子方三歲雲與賊戰勞危郤氏抱兒泣  
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  
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雲就縛郤氏  
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郤屍瘞之抱兒逃爲僞漢軍虜之  
中惡小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之僞漢

孫氏脫身至漁家復繙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明登舟渡江遇漢濟軍奪舟梓孫氏及孤兒投之江偶江濤中有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逆貨孫氏取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遂父老號雷老告之故與偕行達上孫氏抱兒泣拜上亦淪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追之無所得一時咸驚其神異

按范老夫病死而孫氏感神存養此千歲奇蹟耳跡五倫者功臣後諱漢文事集載封東江郡侯孫氏取亦號號雷氏不果追封高陽郡侯立忠臣祠於太平有川歲時

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先是友諒犯太平執壽

輝以行及太平陷急謀僭竊乃使人殺譚逵以米石五  
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峻元大義羣下立江岸草次  
行禮值大雨略無儀節友諒陷太平偕大號聲言東下  
建康震動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奪據  
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劉基獨張口不言  
上召基入內基曰先斬主降議及奔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  
以圖士心且天道後來者勝宜伏兵俟隙擊之取威制敵  
以成王業在此一時也上深然基策○時友諒遣人約  
張士誠同侵建康羣議皆欲先復太中以牽制之上曰

平賊正  
分數於  
兩和詳

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深堅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艦乘城遂爲所陷今彼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上自將擊之上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起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重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召指揮康茂才謂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約爲內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及才口諾吾家有老閹者舊嘗事友諒其書令齎以往必信其來無疑將行上以其謀語

六二

三

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爲憂何爲更誘致之也上曰此策不可失及今不爲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遂遣閹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中友諒見閹者進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卽至則呼老康爲號閹者急歸具以告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善長徹江東橋易以鐵石通甯治之及旦而橋成有富民自友諒軍逃歸言友諒開新河口道路又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等軍

南門外楊瑄駐兵大勝港張德勝來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總大軍於盧龍山今鎮名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瑄豐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閹者之誤卽命第五王師舟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甚銳時酷暑上衣草巾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上曰天將雨諸軍且餐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

風起西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

六二

拔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鼓震黃幟舉馮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奔師交集內外合擊友諒軍大潰起舟僅朝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其將張志雄架鼓喻國興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驚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卧床下得茂才所遺書上笑曰彼愚至此可噓也時將張志雄言於上曰友諒東下安慶無守禦者上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

之國勝以五翼軍蹶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收殘兵遁去遂復太平達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取安慶命俞伯仲守之

按太平城西南角城姑溪故為友諒所陷至是復其城乃移築城西南隅去姑溪二十餘步將築據漢守禦處

封張德勝之死也上嘉其不已後追討孫德勝子太廟仍塑像功臣廟

六月朔大海取信州先是偽漢傾國入寇上命大海出兵楊信州牽制之大海遣元帥葛俊帥兵往過衢州都事王愷止俊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為友諒門戶彼既入寇寧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軍以臨之不可今

里明從信錄 卷二

出偏師設若剿敗非獨廣信不可下吾衝先鋒驍矣大海乃親率兵攻下之改為廣信府以段伯文為知府立龍虎翼元帥府以葛俊為元帥周勝為副元帥守之

七月上第五子生○故徐壽輝將于光左丞余椿擊走偽漢將辛同知取饒州遂以其城來附上命鄧愈往鎮之饒濱鄱陽湖陳友諒數遣舟師來攻愈與于光等連營拒之屢殲其衆○遣千戶王時齊曰金柱方國珍附搭海舟至燕京體察元朝及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軍馬事情察罕波罕流丘人初與同郡李思齊共起義兵討賊察罕尤善用兵己亥秋克復汴梁韓林兒走安豐山西秦臚等

處置兵  
上疏  
次取金  
夫之件  
何如

處次第討平察罕遂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而重屯兵太行日練兵積穀圖謀恢復山東兵勢甚盛故特遣時往探之○方國珍既獻溫台慶元三郡不欲奉正朔上知其心持兩端曰且置之候我克蘇州彼雖欲奉正朔遲矣○陳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破安慶守將俞伯仲走還龍江上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城陷遠遁宜誅之當遇春諍曰伯仲係渡江勳舊宜曲赦之上曰不依軍法無以警戒後人賜弓弦一條令自盡擢其弟庸為行樞密院

十一月朔黃河清凡三日

辛丑元正二十一年

及國之謀  
時集

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怒之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上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甲申議立鹽法置局設官以掌之○己亥置寶源局鑄十中通寶錢○丙午議立本法令府州縣官一員掌其事

二月命馮勝趙德勝等攻高郵

三月泗州守將薛顯率城來降顯徐州沛縣人勇力過人上喜授以指揮使將兵從征○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以兄子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五月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却之先是上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方國珍曰爾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其言釋也爾宜深思之國珍始懼懼對使者謝曰鄙人無狀致煩訓諭使者歸國遂遣人謝過至是遣其檢校燕徽來謝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上却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布帛菽粟實玩非所好也○以胡大海為江南行省叅知政事守金華

六月偽漢將李明道率兵五萬寇廣信守將胡德濟以兵少閉城固守遣人求援於父胡大海即率師由靈溪以進德濟聞援至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賊兵大破之擒李明道及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人獲戰馬器械甚衆上釋明道及漢二仍授以官因得友誼處實命為鄉導以取江西

七月元察罕帖木兒總兵徇山東遂復東昌冠州進攻東平田豐戰敗察罕以豐據山東久為軍民所服遣使招諭之豐與王士誠俱降察罕復東平遂以豐為前鋒進攻宋棧州守將俞賁降又攻宋濟寧劉珪亦降宋聚兵濟南察罕乃分奇兵間道出宋兵後南略泰安逼益陽北御濟陽章丘中濟瀕海郡邑自將大軍攻濟南三月復之時元兵

多克復山東獨益都未下察罕移兵圍之治攻具諸道並進宋守將陳餘頌等悉力拒守

八月上親征陳友諒先是上怒友諒悖逆仇我近疆頑我名將又聞其弑主及殺趙普勝後將士離心不樂為用及安慶之陷遂決意伐之親督徐達等諸將率舟師乘風迺流而上至安慶先陳陸兵以疑之乃命俞通海趙德勝等潛以精兵攜其水寨不支大破之攻城自旦及暮不拔劉基以為宜徑拔江州友諒部領其巢穴上從之長驅迺小孤友諒將丁普郎迎降抵江州距五里許友諒始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皇率妻子夜奔武昌我師

遂克江州乘勝進拔蘄州及黃州與國黃梅廣濟旋師攻安慶下之信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宿州人勇略冠時李善之敗歸明王珍不能用從陳友諒江州破率眾降用為將○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僞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賜所坐胡床上悟許之賜書慰諭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以來十年於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要身而來者蓋甚意亦欲立功



當時番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福落一哭，誓合洞見肺腑，故嘗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降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侮，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江之役，所獲長張，張志雄欽彭指揮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鉞等攻江北功，擒茂著，竝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

奉王

為之計，廷瑞得書，遂決意遣康泰詣九江降。○我師克南康，○偽漢餘千守將吳宏、建昌守將王溥、即王漢二兄、袁州守將歐普祥皆遣使請降。○命趙德勝、廖永忠等分兵攻下瑞州、臨江、吉安諸郡。○鄧愈領兵襲浮梁，偽漢參政侯邦佐棄城遁，遂取樂平，擊敗偽蕭總管五千餘衆，擒萬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之境悉定。○已未，命平章吳宏等率兵取撫州。時左副都克明據城拒守，宏遣人招之，克明欲緩師以款我，鄧愈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唐，乃遣人請愈詐以其地請降，愈察其非誠，掩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出走，又自縊，不能脫，乃遣其員外羅天錫以

分省印及所掠撫州建昌等十八縣印諸降，愈留克明軍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由克明因請往九江見上。愈以兵送之中途，復逃歸新淦，後被執囚于建康。○沃士誠遣司法李伯昇率水陸師十萬寇長興，城中兵僅七千，諸將陳德華、高費聚等三路督兵往援，寇兵夜却營，諸軍皆潰，寇悉兵攻城，甚急，耿炳文固守，晝夜應戰。凡月餘，內外不相聞。上在九江聞報，亟遣常遇春援之。伯昇募營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康茂才募遷等敗偽漢六陣，指撫遂取瑞昌縣。

龍鳳八年

正月，胡廷瑞既降，太祖遂發九江，如龍興。辛酉，胡廷瑞等俱迎新城門外。太祖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建昌王溥餘千吳宏、袁州歐普祥、常彬俱率衆來見。寧州陳龍及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壬戌，入城，存恤孤寡，獨放陳友諒所首鹿於西山，戊辰，築臺於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人民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掠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為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為，以陷刑辟。毋交結

[illegible]

議曰兵貴虛聲張榜於賊境鄧榮領兵五萬已出江右官  
丞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寇日進抵諸暨勦  
捕賊見楊退五里下營待戰胡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  
將兵來援適有降卒走報賊情德濟得其實與謝再興分  
門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一鼓出城賊營驚亂人馬自  
相蹂踐德濟督兵追殺珍兵片甲不還○上既定洪都乃  
經度城守以舊城臨水不利守禦命移入三十步東南空  
曠復展二里以鄧愈爲參政留守洪都萬思誠爲行省都  
事以佐之乃率胡廷瑞等還建康○降將祝宗康泰叛回  
據南昌知府葉瑄迎戰於市死之鄧愈出走徐達兵至湖

廣漢口聞變旋師赴之宗等敗走南昌復定 上聞之喜  
曰南昌得江常湖控制引越乃楚之重鎮吳西之藩屏得  
其地是去陳氏之一臂矣况人好訟難制山寨未降者多  
非骨肉重臣莫能治之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  
薛瑄同參政鄧愈鎮之

六月田豐王士誠刺殺元平章察罕帖木兒豐等既降察  
罕推誠待之數獨入帳中豐謀變乃給諸察罕行營遂爲  
所刺先是有氣如索起危宿賁太微垣太中奏山東雷大  
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  
未至而已及難時元朝所恃羣雄所懼惟一察罕聞難遠

近莫不驚悼 上聞之亦嗟歎良久曰天下無人矣計聞  
至燕元僞典極優渥以子擴廓帖木兒代領其衆擴廓既  
領兵急攻益都士誠出戰輒大破之生擒六百餘人斬首  
八百餘級田豐王士誠窘甚遣使間道求救於劉福通福  
通自率兵赴援擴廓擊敗之還走安豐擴廓穴地道入  
遂拔其城執陳瑄頭等二百人獻于元殺田豐王士誠取  
其心祭父察罕帖木兒因遣兵復舊州時福通所遣白不  
信李喜喜等略關中俱兵敗奔蜀李武崔德隆降於李思齊  
田豐被戮山東地元盡復之關先生毛貴亦敗亡福通大

七月平章耶榮粗勇善戰與 太祖同起兵濠梁遇待之  
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驕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  
有欲告之者榮懼不自安與趙繼祖謀伺間作亂至是  
帝聞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爲變會大風猝  
然吹旗觸 帝衣 帝異之易服從上道還榮等不得解  
遂爲宋國興所告 帝召榮等而詰之具伏 帝不欲即  
誅繫於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耶榮而榮所爲如此將何  
以處之常遇春曰榮等凶悖一旦忘恩義謀爲亂逆不利  
於主公將害及我等縱主公不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  
生 帝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背就誅

八月陳友諒遣將熊天瑞偕我吉安殺守將孫本立大鄉督米文正復取之。○元擴摩帖木兒遣使以書來獻馬先是其父察罕駐兵汴梁上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上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至是察罕已死擴廓代之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來獻上遣都事汪河送煥章以書報之。○池州城羅友賢既作亂欲通張士誠杭徽震動常遇春趙德勝等平之斬友賢○安豐人曹良臣率眾歸附良臣英毅剛果爲眾所推聚兵立柵以禦外寇約束嚴明至是來歸上謂其持兵有關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其誠可嘉命爲江淮行省參

政將兵從征

同時有韓政者亦聚眾千人立柵捍寇至是

亦率所部來歸

上嘉之授江淮行省平章

政將兵從征同時有韓政者亦聚眾千人立柵捍寇至是亦率所部來歸上嘉之授江淮行省平章

祭卯

宋龍鳳九年

正月故徐壽輝將明王珍稱帝於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

大統

二月上初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屯積充佩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於強兵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田地荒蕪兵食盡資於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地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惟康茂才所屯

田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以此較彼

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

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

所賴○張士誠遣將呂珍率眾十萬圍劉福通於安豐福

通遣人間道求援珍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上遣徐

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

擊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等師圍廬州

四月諸暨守將謝再興叛降於張士誠先是再興遣人潛召杭州私易貨物上怒其蔑國率召再興責之命參軍

李夢庚往諸暨節制軍士遣再興回聽調再興懷怨遂執

皇明從信錄

夢庚以諸暨全城軍馬赴紹興降以兵寇東陽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遇賊於義烏擊破之陳勝亦自處州引兵來援與文忠議以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嶺嚴新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櫓櫓摩不畢備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爲城守計既至城已完上大喜以胡德濟爲浙東行省參政守之未幾張士誠將李伯升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圍城堅不可拔乃引去○劉基自浙回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水下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劉基曰張士誠自守處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

皇明從信錄

卷二

三八

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來侵上遂伐陳氏○僞漢陳友諒自將駐南昌時友諒憤其疆域日侵乃作大戰艦悉其所有兵號六十萬空國而來自爲必勝之計是月壬戌乘江漲直抵城下其氣銳甚用雲梯百道進攻晝夜不息友諒親督促之攻撫州門外城壞三十餘丈朱文正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敵而城中偏德隨方應之殺傷甚衆院判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等皆戰死是月癸酉趙德勝統步卒千人開門出戰其僞將金指揮權支直前德勝等一發應弦而倒

丁卯仲信錄

卷二

主

五月丙子友諒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昭擒其副將趙祥敵退而復合友諒復分兵攻陷臨江吉安以其所獲吉安守將劉齊朱華兩江同知趙天麟等殉於城下文正等不爲動

六月辛亥趙德勝巡城至東門敵發礮張磐中其腰脅前深入六寸重傷而死

按功臣本傳云德勝性剛直充營攻下嚴肅一號令之  
所據城爲之敗色每從大將征伐皆守軍令不違尺寸  
平生未嘗看書而臨機應變料敵如神勦與有名將金  
臨敵不懼終身不娶遂及於難上痛念德勝不已後  
追封梁國公配享太廟

趙德勝既死南昌圍日久援兵不至內外阻絕朱文正乃

張子明一  
千戶某  
於城下  
張子明一  
千戶某  
於城下

張子明一

遣千戶張子明赴建業告急復詐遣軍士號拾命王者諸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至友諒縛拾命王於城下殺之文正等堅守以待援師張子明取東吳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懸石頭只夜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上問友諒兵勢如何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用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可必破矣上曰汝歸語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執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吾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大

軍且至友諒怒橫刺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

卷二

主

七月陳友諒圍南昌八十餘日上命諸將解廬州之圍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進次湖口是月丙戌友諒始解圍東出鄱陽以迎我師丁亥遇於康郎山戊子合戰上分舟師爲十二屯命徐達常遇春等諸將各營攻其前軍復乘風縱火焚寇舟三十餘艘軍威大振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上舟舟適膠沙常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邊舟始退俞通海來援舟驟還水湧上舟遂脫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追張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會日暮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約束命徐達留守

康明日巳丑。上親布陣。復與友諒戰。友諒悉以巨舟連鎖爲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於仰攻。往往退縮。上不愜。親執旗四麾。右師少却。上命斬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時郭興侍側。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爲非火攻不可。上然之。卽命常遇春諸將分調網船。載葦荻置火藥其中。至哺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艦。數百艘。煙焰障天。友諒弟僞王陳友仁。陳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又明日庚寅。永忠遇害。及汪興祖趙庸復以六舟深入搏擊之。敵聯大艦悉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其已陷沒。有頃。六舟飄颻而出。行繞敵船勢如游龍。我師兄之合戰益力。敵兵大敗。永忠等還。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又明日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復大敗。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罌子口橫截。湖而過。其歸路友諒不得出。是夕。我舟渡淺。泊於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上以書遣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厚夷狄。是爲無策。義者公犯江湖。吾不以爲嫌。生還俘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衆各安一方。以候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讐。我自破公江湖。遂蹂新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即南昌也。十二郡奄爲我有。

今又不悔。復起兵。端旣困於洪都。南敗於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卻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不答。俞通海與衆議曰。湖水有淺處。舟難迴旋。不利戰。吳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卽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於上。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失勝。上從之。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列棚江南北。旣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敵舟不敢出。糧且盡。二十七日。敵計窮。自死突出。統江下流。欲出禁江。逃回。上麾諸軍追擊。復以火舟火。後備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顙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其平章陳榮等悉以軍馬來降。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武昌。復立理爲帝。○初。上之援安豐也。劉基諫不宜輕出。上不聽。及敗。呂珍移師圍廬州。三月不下。聞僞漢南昌。上謂諸將曰。爲一廬州而失江西。立兵家之法。耶。命解圍援南昌。及友諒敗死。上謂劉基曰。我不常有安豐之行。使陳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搗建康。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英雄割據。

高恨口元來本驕縱起心肝賊害者惟我輩爲可惡哉  
人而當時稱雄敵爲腹心之患賊害者惟我輩爲可惡哉  
友諒之勇悍雄傑雖或未必項羽而德遠殺得呂蒙  
忽大沮而氣不鼓驕頭而勢復振觀其龍江敗後還氣  
安處九江之失疾奔武昌以徐達召還不旋踵而有江  
州之亂是皆以敗而後發召還而能招撫却敵蓋  
深通兵法不注不謀故能開拓封疆兼有刑禁亦一世  
之雄也所惜者昧於強弱之勢敗於先衝之機也  
祖在金陵可與合從而不可圖者乃先自相擊攻戰  
非無虛日至於河南形勝之地韓仲兒竟中福通賊又皆  
失其天下之材也金陵無量可乘劉豫家遠移江州以取  
吳江之敗下我太祖出拔安慶金陵可乘失乃失之  
南昌而不能撫根本之虛無天命在宋何功焉後  
兵之迫當如是哉况其氣小而志驕雄行而多忌後  
太平無稍大業至於受命之際於驍悍行之而安慶

此者其子孫其人乃不能客一適音曉其親我太祖  
之明也信乎天漢運絕矣蓋符天之子孫之義而受盡  
可分賜之天波國毛銀其都陽之界所余存而守定奉  
友華既建其建爲虎耳但英輝爲氣之下小云以戰事  
以車夫之乘建爲虎耳但英輝爲氣之下小云以戰事  
告人而區區表復金陵則天所出以成漢族之功也天  
不能出一絲以復金陵則天所出以成漢族之功也天  
方所能繫哉

鄱陽之戰。上亦屢瀕於危。自戊午至庚寅三勝之後。交鋒既久。賊衆不退。因被圍一。時羣將計無所出。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韓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遂賜成龍袍冠冕。與上服同對。賊衆按水中。賊遂退。又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

大呼上亦驚起回側但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  
過可更舟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胸舊舟已爲敵砲  
擊破矣是役也大戰五晝夜將臣效忠死敵者極密院同  
知丁普郎院判張志純軍元帥宋貴陳兆先副元帥余  
承昌文貴王勝李信萬戶程國勝千戶姜潤鎮撫曹信等  
凡三十餘人○時有周顛者建昌人年十四得顛行乞於  
南昌比長舉措詭譎人莫能識每見人必曰告太平常至  
金陵上每出顛必前避拜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爲首辭  
上厭之命沃以燒酒頗飲極多終不醉曰公寧能死我  
乎命覆以篋積薪煖之火息啓視正坐晏然乃令居蔣山  
三川從信錄

寺內有住持曰曉說諸僧良不堪月餘僧曰上令僧更  
常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令僧更饑之因閉船  
空室中水米不入口旬有三日遣問如故上幸至顛伏  
於道左以手畫地爲圖願謂上曰你打破一桶再做一  
桶旣而王師征陳友諒上問顛此行何如應聲曰好  
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曰屋欠之簷首  
正脊撐手曰上面無他底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卽以  
所扶杖高舉趨前作壯士押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  
苦無風道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行行便無風  
乃令衆脫舟行不三里風旣起而迅颶猛作條忽達小孤

上諭來問顓言，輒來白。至馬當，見江豚鼓波中，顓曰：「水怪見之，損人多。」上聞之，怒，令投顓於江中。久之，與衆偕來。上曰：「何不死之？」衆曰：「顓不能死。」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顓整容飾衣，若遠行狀，趨近。上前，曲腰伸頸，謂上曰：「你殺之。」上曰：「且未殺姑。」縱放之，顓遂去。莫知所之。後有人見顓在廬山中，有御製周顓仙傳。○上方伐友諒，未遣士諷脇元守。臣請封王爵，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第士信稱丞相，卽姑蘇治宮殿，置官屬。元遣使徵其禮，不與。士誠專制江浙。

九月 上班師還，舍廟至，諭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及

俞通海田餘賜金帛有差。

十月 上親征陳理，至武昌，列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柵爲長寨，絕其出入之路。

十二月 上還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豚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衝突，甚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城不下也。」甲寅，上至建康。戊午，閱武於雞籠山。



皇明從信錄卷三

東莞 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甲辰元正二十四年

歲次庚辰

卷三

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 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  
率諸臣奉 上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爲右相  
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  
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都事論善長等曰卿等爲生民計  
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綱紀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  
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擾  
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  
自衛充位而已也

二月

上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攻之城

東有山名高冠下瞰城中 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傳友德  
請先登二鼓奪之方其奪之也而中一矢鐵出腹後腹下  
復中一矢友德不爲沮○僞漢陳同僉驍捷善泅馳入中  
軍帳下 上方坐胡床疾呼侍衛將郭英賊賊英侍衛鎗躍  
馬奮臂一呼賊應手殲之○僞將岳州張率兵來援至  
夜葵山我師敗之擒張及僞丞相張必失 上遣兵降  
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陳理銜壁內祖率張定邊降  
上憐之命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德父母凡府庫儲蓄

今理自取妻子資裝皆俾自隨師圍武昌六月而踰城中  
飢困命給粟賑之○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瑄爲參知政  
事○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鎮金床進 上觀之謂侍臣曰  
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矣  
陳氏父子窮奢極侈安得不亡耶命毀之

三月 上還建康封陳理爲歸德侯○句容儒士戎簡見  
太祖語及陳氏之事簡曰向敗陳氏于九江何不乘勝直  
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亦費力多矣 太祖曰汝儒  
者豈不聞養巢之下有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機宜當  
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  
勝追彼必死關殺傷多矣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  
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  
以六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  
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定官制改各  
翼元帥府及樞密院俱爲各衛府樞密司○以劉基爲大  
史令○時僞漢平 上與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  
次第 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  
○遣徐達常遇春攻左君弼部將吳復先登柵敵擒其驍  
將樓兒張君弼窮蹙奔城走安豐遂克廬州

四月建忠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上謂中書省臣曰

忠臣之節  
義氣難死  
又河遠也

書

忠臣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  
義氣難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將臣韓成等效  
忠死敵昭然可數朕念之不忘其議所以崇報于是中書  
省以死事之臣丁普郎等三十六人列進封贈數爵有差  
以韓成爲首功追封高陽郡侯建祠于康郎山設像其中  
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觀爲散騎舍人復  
命建忠臣祠于南昌以嗣平章趙德勝知府葉瑄千戶張  
子明等死事之臣凡十有四人

五月 上第六子生

八月士誠使其弟士信面數達議帖睦爾罪失勒令自陳

老疾遜位去

卷三

三

符印士信自爲丞相又賜普花帖木兒爲諸王爵普花帖  
木兒不從即遣使至紹興逼取其印普花帖木兒封其印  
置庫中曰我印不可得又賜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  
從家沐浴更衣賦詩與妻子訣仰藥死達識帖睦爾聞之  
曰大夫且死吾生何爲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  
九月命徐達及楊璟等帥師進取江陵次于沙市姜珪等  
以城降達遣唐勝宗分兵取長沙下沅陵醴陵傳友德取  
夷陵○上痛念起兵以來諸將死事者多追封胡大海趙  
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瑄滕察國公耿再成高陽郡公俞

其

其

廷玉河間郡公孫世傑永義侯花雲東丘郡侯又封張子  
明爲忠節侯

十月 上念康永安陷于張士誠守義不屈遣授光祿太  
夫柱國江淮行省平章事楚國公○設起居注二員以宋  
濂魏觀爲之曰侍左右記言動○時僞漢將熊天瑞尚竊  
據贛州 上以手書諭鄧愈曰熊天瑞龍鳳八年已請降  
受賞賜今背違初言輕擾地方理宜討罪安靖人民以愈  
總兵往討旣而復命常遇春總兵陸仲亨爲副討之愈與  
遇春等合兵平臨江之沙杭麻嶺十洞牛陂山寨遂進攻  
贛州圍之未下 上命中書左司郎中汪廣洋往參謀遇

春軍謀論之曰汝至贛州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  
困處孤城猶能舍阱獸豈能逃逸但恐破賊之日殺傷固  
多要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用二則可爲未附  
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謀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  
爲法向者鄧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  
綱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  
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親見遇春傳上  
命將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濬濠立柵以圍之○十二月  
傳友德將兵克衡州元守將左丞鄧祖勝奔城走永州

乙巳 元至正二十五年 夏天統三年  
宋龍鳳十一年

時物志  
山成修  
聖朝高

正月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出降歸州平其所統  
南安南雄韶州諸郡皆下上褒諭常遇春等曰予聞仁  
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  
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為  
將軍存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宜威德保  
全生靈予深賴焉○左丞相徐達遣千戶胡海取寶慶  
路克之于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來降○都  
督朱文正遣參政何文輝指揮薛顯討新金叛民鄧仲康  
斬之提薛顯江西行省參政

二月日旁有一星一月○僞吳將李伯昇率衆二十萬圍  
皇明從信錄 卷三

諸全謝德濟堅守求援於李文忠文忠馳援至白晝據  
險立營德濟遣人間道詣文忠曰衆寡不敵姑避以俟大  
軍文忠曰以衆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  
若未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為攻矣死中求  
生在此今日遂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  
一戰而擒擒彼之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文忠復  
仰天嘆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即橫  
壘據險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  
迎戰文忠格殺數人所向皆靡因督衆乘之敵大潰亂自  
相蹂躪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聲震天地斬首數

聖朝高

萬級溪水盡赤遣指揮朱亮祖等追擊餘寇燔其營漆俘  
韓謙等六百餘人軍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銳仗燄之數  
日不盡其傷五太子僅以身免○時江西湖廣皆平士誠  
謀主惟弟士德及部將史椿士德被擒椿被殺遣使來書  
欲來歸事漢士誠殺之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  
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皆諂佞小人上聞之曰我諸事  
無不經心尚且被人瞞我張九四士誠行終歲不出門理  
政事豈有不著人瞞者乎且士德史椿皆死惟將弟士信  
行事吾立見其敗矣時有市諺十七子曰丞相做事專  
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時上欲先取兩淮乃親

皇明從信錄 卷三

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  
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  
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刀不素恃必致血指丹不素操必  
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  
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爾當當貴惟有功  
者得之願謂起居注詹同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  
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有冗濫者故特爲戒之冀得  
精銳庶幾有用也

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上賜金帛遣之濂還金華進  
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修上覽書召世子諭之曰

師傳平人

討陳亮

吾自幼極艱難。今汝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干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使至金華。賜書獎。仍命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歎上待士之誠。○四月。命處州總制參軍胡琛率指揮朱亮祖。耿天璧等討陳友定。五月。胡琛進兵克浦城。遂與賴元帥大戰于浦城之南。敗之。進克崇安。建陽。阮德霖兵四萬屯錦江。琛率兵擊之。破其寨。擄友定大懼。率銳卒併力來攻。琛突陣與決戰。馬蹶被執。爲友定所殺。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琛果敗沒。琛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一方賴之及死。上痛惜之。追

建寧

建寧

封緡雲。鄧伯○太祖命遇春帥吳復。傅友德等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違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爲。如築堤壅水。惟恐涿潞之性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子遠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愈奉命遠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之。執亮。遂克其城。以沔陽衛

天功

指揮吳復守之。遇春表亮壯毅可用。上命釋之。授指揮。金事已。卯常遇春至襄陽。守將葉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衆五千。獲馬一千八百餘匹。糧八百餘石。元令院張德山。羅明以穀城降。遇春遣人送德山等赴建康。○以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鎮襄陽。○湯和帥師擊江西。剿盜姚大膽。斬之。取永新州。我僞左丞周安等。仍命回守常州。凡十年。防禦周密。寇來輒破走之。與吳良守江陰。故陳友諒將饒氣勢聯絡。屹爲東藩保障。○我師克安福。故陳友諒將饒鼎臣志肆剽掠。元帥王固賓擊潰之。鼎臣中弩走。○我師克溫之樂清。擒方圓珍。鎮撫周清等械送建康。命戍常州。

集三

八

七月。元思州宣撫使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憲。萬戶張思溫來獻鎮遠吉州軍民二府。麥川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於是命改宣撫司爲司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爲宣慰使。○八月。平章鄧愈取襄陽之竹山縣。元平章余思志以其衆降。○置國子學于應天府。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學。典書等官。以許存仁爲博士。○十月。命徐達常遇春等帥馬步舟師並進。規取淮東。首克淮安。進攻泰州。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薄淮安。駐范蔡港。以疑我師。上知其意。諭徐達曰。寇兵初至范蔡港。不度其有詐。今觀整

猶豫不敢即泝上流其為詐益明然冠計不過欲分我勢  
非有決機乘戰之謀宜遣庠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六軍勿  
輕動此寇徘徊江上易老之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  
泰州既克其餘瓦解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閏十月徐  
達等進攻高郵上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命馮勝  
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

丙午元至正二十六年

正月雷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傷吳舟師數百艘出馬賊  
沙浜大江復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祿嚴兵以待上  
勅帥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寇已遁去追至至子門

宋三

九

寇來潮逆把首尾相失良等大破之獲士卒二十上降  
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謂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數  
久之良在江陰十年軍民安枕一境帖然上有事江漢  
大軍屢出東藩竟無擾亂良為之捍蔽也

功臣本傳曰我聖祖取天下網羅羣雄而顛倒之首  
偽漢次偽吳二國境壤相連使其謀通兵結亦大費征  
討聖祖妙識其幾欲蕭漢之羽翼故遣耿炳文守長  
興吳良守江陰以蔽吳二臣者不孤所託諒足以制敵  
勇足以禦敵孤城血戰於魏縣萬寇之殲者數年吳人  
一跡不敢西向聖祖無東顧之慮然後得以應偽漢

公論

本義林

虎

而戰之是蔽吳者正所以滅漢也漢既滅于馬併力向  
吳釜魚籠鳥何所假息故亦不旋踵而亡是滅漢者又  
所以滅吳也識者謂吳不亡於諸將合同之時而亡於  
二臣善守之日亦信然哉按善守滅吳耿吳二將固  
矣然李文忠之守嚴州湯和之守常州亦皆十年其僅  
鋒却敵控扼疆吳之功視長興江陰之守為尤烈尚論  
開國之勲四臣一揆也

禁榷林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科徵  
于民吾民效順輸賦固為可嘉然竭力獻賦所入有限而  
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景因民造酒靡費米黍故行禁酒之  
法明從信錄宋三

今今春米麥稍平或以為頗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  
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毋得種秫米以率造酒之源  
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萬民  
之富實也

二月客美洞宣撫使田光寶及宣衛同知彭建思等各以  
蒙古所授宣勅印章來請改命

三月偽夏主明玉珍卒子昇嗣立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  
氏同聽政○徐達等克高郵執守將偽會院俞中以歸  
徐達達使請以孫興祖守海安從之興祖練兵為衛士誠  
兵寇海口率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遂改通州通州

守將拒與。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自是士誠兵不敢犯海安。

四月徐達等進攻淮安。擣馬螺港。拔其水寨。獲戰艦千餘。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陣。并獻四州。上嘉其知命識微。免生民于鋒鏑。授大都督府副使。○達提師取興化。先是上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匏子角爲興化要地。寇兵所出之路。今達以兵絕其隘。達如。旨進兵。遂有興化。○命韓政等進取泰州。白郭子興趙均用輩守後。屢爲人所竊據。最後張士誠部將李濟掠之。上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上曰。濠

州乃吾家鄉。今李濟爲張士誠困守。是吾有困而無家也。可乎。上即命韓政督糧。時以雲梯砲石四面攻之。濟不能支。出降。上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五月韓政會徐達等進取安豐。抵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城東龍興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破。元將忻都。竹昌及左君弼皆走。追四十餘里。獲忻都并貴元帥而還。竹昌遁。弼走汴梁。既而元將竹真來援。我師復破走之。

六月元徐州守將陸聚等見淮東西皆平。遂以所部徐宿二州來歸。上甚喜。謂其當我軍之未至。即先以土地人民來歸。是識天時者也。上嘉之。命爲江淮行省參政。仍

水書

幸徐州。○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

上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世。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袁章六經開闢聖賢之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僞夏主明昇遣使來聘。參知政事蔡哲往報之。哲挾嵩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上。覽而嘉之。遂爲取道伐蜀之張本。哲武昌人。始仕陳友諒。爲御史。棄之來歸。

七月平章楚國公廖永安卒于姑蘇。上親爲文祭之。辭極哀痛。後配享太廟。仍塑像祭于功臣廟。

八月擢建康城。命劉基卜地于鍾山之陽。延亙周圍五十餘里。○元以陳有定敗胡瑄。命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有定遂有據福建之志。發兵至漳州。守臣羅良乃以書責其背逆之罪。有定大怒。益兵圍其城。良死。守旬月。部下有叛者。延賊入城。陷良死之。有定遂據漳州。○太祖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李善長以爲未可。獨徐達進曰。張氏驕橫。

暴參奔後，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驍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齟齬不足數。惟擁兵將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華、參三參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太祖喜，顧達曰：「諸人局于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于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八月庚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上御戟門，集諸將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李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今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視二人所爲，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粥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以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我之疆場。頻諸將連歲征討，充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如餘諸郡未下。故今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壙，毋毀廟舍，毋張士誠母老，始蘇城外，勿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再拜受命。將發，上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逆梟者必覆。」

卷之三

宋三

十四

宋三

十四

其巢去鼠者必盡。是凡此行當直搗姑蘇。姑蘇既破，諸郡可不勢而下。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驤、潘原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驤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連攻姑蘇，若天驤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疲，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徐達等師至太湖，遇僞萬戶尹義石清等迎戰，破擒之。九月，取德清、雋，其院判鍾正、直趨湖州之青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發城中兵爲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常遇春諷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門，復出敵背，且填塞港，絕其歸路。士誠事急，遣平章徐義統亦能、鄭德新來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大敗其五太子及呂珍、朱選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五大子士誠妻王、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珍選善戰，至是皆降。士誠大失所倚，以呂珍等殉于湖州城下。守將李伯昇及左丞張天驤、陳瑄降。○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克之。○命李文忠、總兵陸帥下浙江。文忠遣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僞將戴元帥出降。復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陽，擒其同會李天祿，遂合兵攻餘杭。守將謝五等全城歸順。杭州守將僞平章潘原明遣

員外方義請軍門納降文忠曰師未及城而員外遽來得無以計緩我乎募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遇缺毫無犯抗雖孤城生齒百萬釋所託而來尚安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引入卧内款笑款接命條盡入城次第翌日遣歸原明遂封府庫籍軍馬錢糧乃執首將蔣英劉震山降文忠入宿于城下令曰敢有損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即磔以殉由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凡得兵三萬報二十萬石上以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授浙江行省平章命懸胡大海畫像刺蔣英劉震心血以祭之○李

事引從信錄

卷三

十五

文忠復進攻紹興路克之○十一月徐達會諸將兵進逼

姑蘇張士誠引兵來拒大戰于尹山橋敗之又敗之十餘魚口遂進圍城達命諸將分門而軍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於上又設震陽礮以擊之着物糜碎礮風着人皆死城中震恐士誠雖屢出兵挑戰然忽計無所出時市裡茅成軍妻門徐達督攻妻門士誠兵出拒戰成卒先奮擊左脇中矢死事聞上痛惜之追封東海郡公塑像祭于功臣廟○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民獻羊酒香花迎降滿道通海却其獻慰諭之約來平士秋毫無犯民大悅僞帥陳仁等率大船百餘艘來降昆山及崇明嘉定聞風皆

平定元

降松江路守將朱顯忠聞之亦降

十二月宋主小明王韓林兒祖○上與羣臣定議以明年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建官闕其常繕者以官室圖進上見其有雕琢奇麗者皆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皆竟之時葉矣士階采椽不剝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下稱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花園之娛窮與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官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口前代官室

事引從信錄

卷三

十六

多書繪畫今書此以備朝夕省覽豈不愈于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上曰爾不以知儉之道事予乃道予以侈麗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尋勅協律郎孫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并定樂舞之制○開浙江等處行中書省于杭州陞右丞李文忠爲平章收事下詔禁箋文頌美之辭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迺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戒以說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辭平實勿以虛辭爲美也

集賢堂



丁未吳元年 元至正二十七年

正月 上遣使以書遺元擴廓帖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等為擴廓所拘留 上屢以書諭責之竟不報至是復與之書曰予自起義以來拊地江右閣下之先以興復為名提兵河北徧去各天一涯繼聞今先王去世閣下克成其功且以尹煥章齋書致禮跋涉而來使予踴躍興起用遣汪河致禮同往為死者弔為生者慶初非無故也今汪河去而不還予請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時諸侯分治朝聘以時未嘗執其使者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聘以時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

誠道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况閣下控守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掾柄於潼關李思齊抗節於秦隴俞賢之兵蓄髮於肘腋王信之衆生靈於近郊恐閣下自以成功遂如泰山置之不問坐使諸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能救此深為閣下惜所以數四遣人奉書宣諭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于閣下閣下何為自矜倘即遣能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楨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於天下如其不然是又開我南方之兵端為彼後日之禍禍閣下其審思之母貽後悔

臣建曰使察卒不死天下分南北使察卒能勝我太祖此書之言而內和諸將外睦鄰交天下亦將公焉

附錄

南北此書所以為擴廓論者甚忠而惜乎其辭而莫悟也嗚呼豈非天微哉 皇明成化一大業耶 友德守徐州 二月元擴廓帖木兒遣驍將左丞李貳來寇兵駐陵子村友德堅壁俟其出掠乃將步騎二千餘沂舟至呂梁捨舟登陸擊之李貳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即躍兵奮擊刺韓乙墜馬其兵敗去友德度李貳必益兵來闕起還城開門出兵陣于城外令士卒皆卧鎗以待聞鼓聲即起擊有頃李貳果率衆至友德令鳴鼓我師皆奮起衝其前鋒李貳衆大潰溺死者無算遂生擒李貳獲其將上二日餘人馬五百餘匹掘江淮行省參知政事

命免太平應天鎮江諸郡租賦有差論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煖為人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稅宜與量免少輕民力者臣傳獻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 上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端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况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等處租賦一年

孔子曰  
子貢曰  
子路曰  
子張曰  
子夏曰  
子游曰  
子思曰  
子貢曰  
子路曰  
子張曰  
子夏曰  
子游曰  
子思曰  
子貢曰  
子路曰  
子張曰  
子夏曰  
子游曰  
子思曰

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徐達遣人詣軍中請事上勞以手書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上以爲之輔佐成周伐罪應揚奮與炎漢仗義舉義舉所以克集大勳肇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靡孱愚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官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與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其畧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曰上帝王創業之烈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于經緯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古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

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有差○俞通海既敗張士誠兵于滅渡橋復提兵桃花塢蕩其營中流矢創甚還京師上幸其第見其病革顧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遂揮淚出明日通海卒年三十八車駕復臨幸哭之勅從官皆下淚

按俞通海後追封忠武公諡忠武公配享太廟復塑像祭于功臣祠弟通海通海亦皆封侯

四月仁祖忌日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派下不止已而謂起居注磨同等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下不能仰視

五月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爲學士以朱升爲侍讀學士並知制誥兼修國史

六月天下雨上日減膳素食謂近臣災去病等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軍中所需諸帝臣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使爲之體其煩擾於人也既而大雨郡臣請復膳上曰亢旱爲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美能其味得乎民不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于修己誠于愛民庶可答天之祭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相國李善長率諸

臣勸上即皇帝位。上不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遂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遂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上曰。我思功未服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途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尊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遺議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按張士誠初起。高郵。福運已稱王。陳友諒方自江漢而即巴稱帝。我太祖平張。東一江。而福運謀害此人。之。和度相。去。何。遂。場。冰。漢。高。稱。漢。秦。成。項。然。後。笑。諸。侯。王。之。請。而。即。帝。位。真。主。覺。獲。固。自。別。矣。

中書參議李飲水。楊希聖。并懼。不由執政李善長。劾奏之。上命。毀二人面云。奸狡百端。詭譎萬狀。○張士誠被圍。既入突圍。夾戰。城左陣嚴。不敢犯。轉至盤門。欲奔常遇春營。遇春覺之。分兵北濠。截其後。遣兵與戰。良久未決。遇春撫王弼。背謂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曰。誠即馳鉄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即遇春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溢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與入城。勢益窮蹙。○丁德興。同諸將圍蘇州。八月卒于軍中。  
按丁德興後追封濟國公。聖德廟于功臣廟。

姑蘇圍急。降將李伯昇。欲說令士誠歸命。乃遣客詰士誠。

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為公言興亡禍福之計。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暗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窠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高無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懷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賚。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于弟。  
引從信錄

卷三

五十一

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婦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為將。白晝謀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于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洽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踰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熟。屢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甚急。公恃

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懼勢極患生存無變從中起有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為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今一介之使奔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戶侯况嘗許以重酬錢俟後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孤疑莫能決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因乘勢奮擊大破

則信錄

卷三

壬子

之追至城下遂築壘迫之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模城上踞銀鉤與於政諸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木及蜜忽飛礮碎其首而死然天瑞教城中作嚴礮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礮具徐達令軍中柴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能傷達督將士破葺門嘗遇春亦破關門新寨遂率眾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授兵降周仁徐義潯元紹及錢參政皆降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壘附登城賊已破城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

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室樓下及城破驅其妻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遂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挽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謂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扇扇之出葺門途中易以尸昇昇至冊中凡復其官為平章李行素徐義左右餘介參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縉陳恭周金高禮內使陳

伏誅

基左丞潘元紹等所部將校及杭州嘉興與松江等府官吏宗屬及外郡流寓之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上以書送神保大王等還元士誠在冊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太祖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叔將熊天瑞伏誅

按張士誠勢力竭雖肯城百戰無功竟天祐與士誠為聲援其部將楊茂華等亦天祐附屬士誠所為適卒所獲盜匪而勢之得以順心于是張士誠天祐處水往來因獲其彼此往來書數得士誠天祐處

九月我師取無錫州執莫天祐又取南通州師還上

召諸將見於轅門降勅褒諭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平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動自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必有名世之將以佐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啻千古之名將乎于是封右相國李善長爲宣國公左相國徐達爲信國公平章常遇春爲鄂國公徐達曾賜金帛有差○張士誠既平參知政事張昶欲亂政使人上書稱頌功德謂奉雄臣平宜及時爲娛樂上以示劉基基曰是欲爲越高也上領之既而昶陰事張命都

皇明從信錄

卷三

三

督等馮勝鞠之獲實昶伏誅○遣御史大夫湯和督諸軍討方國珍國珍之初降也約云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及克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覲我虛實爲叛服計又北通撫席帖木兒南交陳友諒圖爲犄角上累書責其懷奸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萬石國珍不報上遂遣湯和總兵吳祿爲副率諸衛軍討之論之曰汝等奉詞討罪胡縱殺戮當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爾吾所願也和等兵至慶元國珍懼遁遁入海島國瑛引舟師乘潮夜入曹娥江東垣遁遁至盤嶼與谷戰敗之大獲其戰船入馬輜重而還○復命浙江行省參政朱亮祖率

馬步舟師討方國珍弟國瑛于台州兵至天台縣縣尹張瑛以城降進向台州國珍出兵拒戰擊敗之遂攻城國瑛棄城拒守士卒無鬪志往往逃潰國瑛度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奔黃巖亮祖入其城遂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溫州陣于城南七里方國珍子明善將兵拒戰我師敗之追至城下分兵攻其四門明善遂挈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諭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將同僉喻伯通亦降○太廟成四祖各爲一廟德祖居中懿祖居東第一廟熙祖居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二廟

皇明從信錄

卷三

三

十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李善長爲左相國○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兵二十五萬由長淮大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爲征南將軍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顥滁和無爲等衛軍由江南取福建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兵衛豐等衛軍取廣西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常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戰即輕身赴

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爲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宜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雖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退春與參將馮宗異即馮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畧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關外之事汝責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西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密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

皇明從信錄 卷二 三十一

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勞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常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不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誠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汝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法從事吾昔徵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驚膽戰及後握兵權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

人犯令則斬以殉衆皆股慄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詳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而不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于汝於是達等拜命辭出上既諭遣諸將征伐復馳檄諭齊魯洛河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頽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定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裳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

皇明從信錄 卷二 三十二

敵兄至于弟收兄妻子丞父妾上下相習情不爲懷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濁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主主廟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其可爲謂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困人事所致實天厭失德而弃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

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志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問兵抵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相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痛心予奉天承命同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庶人民未知反爲我朝孽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實今歲歲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方且肯我者自竄于塞外焉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十一月命中書省詳定律令頒戊申曆先是上以唐宋以來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放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卽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羣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左相國平善長叅知政事傅獻楊憲太史令劉基翰林學

士陶安等同詳定律令論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賣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遠之法既而劉基及大史院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來上遂命頒行之○時方固珍遁出海島上復命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固珍惶惑失措和等復遣人招諭之國珍乃遣子善明奉表乞降既而親率子弟子姪并所部將士待罪軍門湯和送國珍于建康浙東悉平徐達等兵至山東界首克沂州守臣于宣降進取嶧州下青州攻益都路宣慰使普顏戰死平章保保降

十二月我師之東平元平章馬德弁城遁至東阿叅政陳璧以所部五萬餘人降又取萊州取濟寧元將平章陳東直出走○時有孔希學者先聖五十六世孫也聞大軍至率曲阜縣尹孔希東鄒縣簿孟思諒等迎見汪興祖于軍門于是兗州以東郡縣相繼降附以希學襲封衍聖公○巴西徐達取濟南○胡廷瑞等師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進攻邵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至建陽其守將曹俊曉

降○上復命湯和等由海道進取福州。僑廖永忠吳玘等自明州即寧波府嚴程乘風進舟不數日奄至城下。圍其西南

水部三門一鼓克之。守臣曲出遁。○上出視園丘。世子從行。上因命左右導之遍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惟樹五穀。身不離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草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于飢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復加之。以傾歛。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星明化信錄 卷三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國史書善惡○琴且李善長奉文武羣臣奉表勸進。上曰。吾始即王位。不能拒。勉從衆言。今卿等復勸即帝位。恐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等頓首復請曰。天生聖哲。本以爲民。殿下之即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固卻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殿下謙讓之德。著于四方。感于神明。願爲生民計。早徇羣臣之請。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第

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越數日。善長率禮官以卽位禮儀進。上允之。

星明化信錄 卷三



皇明從信錄卷四

東莞 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戊申 大明洪武元年

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祭告天地即 皇帝位於郊壇內  
羣臣朝賀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誦 太祖  
追尊 四代祖考妣皆爲 帝后

時京師雨雪連雲城市陰晦及祭告即地天宇雲霧風  
和某賓客竊竊竊竊竊竊竊竊竊竊竊竊竊竊竊竊竊竊  
文曰天下平實白而文上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與周顧仙言相照全活天門陰道一顧解不可復書

立妃 馬氏爲 皇后立世子標爲皇太子初 上率師

渡江 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與吳漢戰  
皇明從信錄 卷四

無虛日親率妾媵先輯衣輶助給將士夜分不寐時常助  
上規畫勦除事機 上嘗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毋

苦天下生民 后謂 上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  
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願者扶之危者救之收

集人心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  
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 上曰爾言正合我意及是冊立

爲 皇后 上謂侍臣曰管光武勢馮異曰舍卒無憂亭  
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

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舍卒自恐僕僕懷糗  
飯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

時

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爲

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獻 后先獻郭氏

總統其意及欲危朕 后輒爲寬縱卒免于患殆尤難於

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

之貧賤邪朕復爲愴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

罷朝因以語 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

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 陛下以堯舜爲法耳

一按我朝 高皇后之德無異姬姬其以志實處相  
賜以夫婦居臣相保難易致致尤深詳消渴之體

以李善長爲中書左丞相徐達爲右丞相章瑄爲御史中

丞○丙子以即位改元詔告天下○辛巳以李善長等兼

東宮官先是劉基陶安言于 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

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上曰取法於

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元氏問人 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

賢惟其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問未充更事

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務他日

軍國重事皆令諮問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

東宮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官取廷臣勳德老成

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

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

人各盡職故連袍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

工於是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湯壽潛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黃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内不當際問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妙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己弼弼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義繼世之君生長富貴狃于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阿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勅李善長陶安等曰自昔聖帝明王有天下莫不嚴於祭祀以交於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祀宗廟以崇祀事願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陽昭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充識以上聞於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圓丘曰方澤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中書省御史臺臣進所修大明令命頒行天下諡之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于後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于律刑措斯

亦不難故命頒行四方惟留臣庶體予至懷○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者出於朝廷不敢有所擅調自是征伐率以爲常○詔製宗廟器御○大宴羣臣于奉天殿○上居新宮○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海神○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

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折植之木

不可握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

者必蝕人而厚己況人有才能者或尼于私善柔者或昧

于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設尚寶司

職在禁遏字寶璽符牌印卷而審其所用有請於內

既奉而藏之凡寶十四曰今天之寶以佩萬國祀天

地曰皇帝之寶以賜諸王曰天子行寶以賜諸王曰

天子信寶以賜諸王曰天子之寶以賜諸王曰天子

寶以賜諸王曰天子之寶以賜諸王曰天子之寶以

賜諸王曰天子之寶以賜諸王曰天子之寶以賜諸

王曰天子之寶以賜諸王曰天子之寶以賜諸王曰

號三日停供樂以禮祀事凡饗餼餽之號五日馬水達通信  
通制命部

胡廷瑞等兵至建寧元守將同會達里麻參政陳子琦謀

固守老我師廷瑞督兵環其四門攻之不能支達里麻夜

潛詣營納款詰旦總管程也先不花亦率眾出降廷瑞整

其入城沈陳子琦送京師○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

先遣人招諭元平章陳友定不從遂進至延平分一軍渡

水攻其西門友定不敢爭鋒但嚴兵固守諸將數請出戰

友定疑其有二心殺其將士幸多踰城夜遁我師

遂併力攻之友定勢窮走于省堂听藥飲之泰政文殊海

是明從信錄

牙等開門出降我師入城友定復蘇遂械送京師太祖

以賜胡深子顧顧其肉以祭父

史臣曰陳友定外間珍雖託名元臣其是元賊終不能

自舉義舉計假元名號以引糾眾耳其所以無能者

之也受之二人才亦和時其言雖多而無實效

太祖既克漢吳此輩皆棄其技而歸我師矣

以偏師定之雖然使非聖武布耶播其宣力以肆討不

庭則其後滿堂皆難不能縱橫中原豈難于馬刀虎

震高而攻秦楚項平定中原而後始能征伐哉

兵方令納土其戰我聖祖之南征北伐此其功

海冰天同歸版圖者豈不大相違焉嗚呼此我聖

之所以功

高千古也

二月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王師已克寶慶

既而復為元將周文貴所阻至是廷進兵朱黃澤賊衆千

餘據險拒戰廷舉敗之周文貴遁去遂下其城○胡廷瑞

等縣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于是泉州漳州潮州郡

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

政未克祖為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

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

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

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徃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

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

彼聞八閩不守湖南已平中心寢息無固守之志若先遣

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

皇明從信錄

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要絕其

聲援木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

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

楊璟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畧率用是道肅清南服在此一

舉○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衛及南雄韶州等

鎮軍馬會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

湖廣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率

師由韶州直搗德慶三方進師為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

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撫輯生民

無縱使掠○又勅都督康茂才總率步騎大軍往山東參

第貳

第貳

第貳

同大將徐達等併取中原○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論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垂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徐達等兵取南昌路斬其守將申榮王元輔進克棣州攻安樂元守將俞勝遁去其郎中張仲毅出降○定賦役法

法以田一項出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遇有興作十畝隙地係上地恒官興作役及貧民放逐此例改太史院為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詔湯和還明縣造海壩清運北征軍餉

卷四

三月徐達等引兵上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取汴梁守臣李景昌遁○以劉基為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上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存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蒙聖上厚恩侍侍左右每觀妙策初謂未必肯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王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廣此尤所難也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矢石觀戰陣之事聞關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

其不拘古

何暇論古法耶○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先是君弼自廣州走安豐安豐破復走汴梁元將李克藥使守陳州上遣使陳州以書諭君弼曰曩者兵連禍結引一人之失予勞師者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疆與子接戰若欲獻計帥師復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子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墓桑梓之鄉豈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櫛櫛之妻獨居異處各天一方

卷四

運明從信錄

朝思莫望以日為歲足下縱不妻子為念何忍忘情於老親族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于是幡然而來予當棄前非仍復得以故舊則足下以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上乃歸其母子陳州君弼感泣至是王師下山東西至汴洛君弼納款降命為廣西衛指揮僉事○楊瑄等兵圍永州月餘不下瑄乃分兵遣周德興張彬進取全州元平章阿思蘭夜遁奔象州全州民以城降於是道州寧州桂陽藍山常寧守將皆來降攻武岡州守將曾權亦降○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至廣州招諭元分

史 1—63

騎攢聚刺遇春遇春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敵敗散上  
詹同等奔陝州其衆悉降遂營于河南城北門其行省平  
章梁王阿魯溫請降乘勝進克陝州直抵潼關李思齊部  
將張德欽薛穆飛等拒戰馮勝先登擊敗之遂入潼關攻  
李思齊營思齊奔輜重奔鳳翔我師遂取華州時陝西州  
郡皆李思齊張思道即張良二人所據○時河南諸郡皆下  
獨裕州守將郭雲勇而有謀素戰不克招之不從後以孤  
軍戰敗被執上嘉其忠義釋而用之○立山東行中書  
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為山東參政以翰林學士周  
安為江西參政○山東州郡新附詔今年夏稅秋糧盡行  
其明從信錄 卷四 上

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  
櫛若寵之大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  
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夫內嬖惑人甚于鴆毒惟明主能察  
於未然其他鮮不為所惑卿等為朕連女誠友古賢妃之  
事可為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朔州進竹簾鄆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  
目之娛玩好之失今朔州所進竹簾固為用物但未有命  
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  
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定天子祭祀冕服上謂陶安曰五冕禮大繁今祭天地  
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祭則服通天冠絳紅袍你不用  
五月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大將軍徐達調都督郭興  
守潼關先是馮勝既拔潼關請於達曰潼關三秦門戶最  
為要害李思齊張思道目所覬覦宜擇將益兵為戍守達  
遂以命興統指揮張龍于光等守之○上巡幸汴梁議定  
都兼謀取元都○廖永忠朱亮祖進兵取廣西政梧州元  
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  
木兒張瑄以便宜從事入廣西行次藤州聞我師至即欲  
募兵迎戰民無有應之者既而聞州守吳庸出降乃率所  
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斬之於是潯貴等州郡以

次降附亮祖分兵道府江進克平樂府。○時王禕出爲涼州府通判。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年之基。簡冊所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天民待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已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陛下建國之初，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特舉帝王爲治之大要，冒昧以聞疏奏。上嘉納之。

按我朝開國名臣第一，大勳龜其計，補疏，疏切，兩達理，與開召孔孟之作，若無以擬此。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六月立刻期百戶所，選疾行卒二百名，隸之以通提報。○楊瑞等克靖江路，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招諭兩江溪洞。○七月，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銜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各遣使貢印章詣軍門降。○廖永忠進兵欽州，容州同知明安普化率父老迎降。進次貴州，鬱林州知州張那海亦降。進克橫州，次南寧，元土浪屯田千戶朱真執其守將平章皎住等，遣使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遣指揮取天壁等討元平章阿思蘭於象州。師至賓州境，阿思蘭部將李戰敗，知執不可爲，乃率所部詣永忠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

聖明從信錄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北征廓清中原極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裕天  
入至中國將及百年及其子孫竟荒罔恤民艱天厭弃之  
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  
肆行屠戮達天虐民朕實不忍爾時將帥當以爲戒克城  
之日毋掠擄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  
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此  
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感激拜辭而  
行○以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留守汴梁○上謂羣臣曰  
至尊惟天張正常以天師爲號黎天甚矣其更之改其印  
爲真人印

事明從信錄

卷四

五

閏七月徐達等分布土馬規取河其自中濠渡河取衛輝  
元守將平章龍二奔城走彰德達克獲鼎降縣尹胡中信  
俾守衛輝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其部將楊儀卿來降得  
船八千餘艘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顯先遁邯鄲  
縣尹都文王率耆老降克趙州獲元將侯僉院進克臨濟  
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虞仁以爲向道遣撤諸將各率馬  
步舟師大會于臨濟進攻元都遣顧時浚開以通舟師先  
取德州克長蘆守將左僉院遁至直沽獲其海舟造浮橋  
以濟師常遇春等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遵陸而前  
元丞相也速桿禦海口望風奔走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

三

事明從信錄

卷四

一

梁兒只進巴等迎敵大敗之擒知院哈刺孫及省院將校  
三百餘人俺普等遁○師至通州距城三十里爲營衆欲  
速攻之指揮郭英曰我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吾力  
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天霧英以千人伏道旁率精騎  
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  
而出與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爲  
兩道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王孛羅達克通州○元王  
間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遲明羣臣會  
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白殿上出元主見而歎曰宮  
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  
復作徵欽噶壁求活其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廝  
等皆勒回守京城不聽印命准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  
慶童回留守燕京夜半遂開建德門北去如上都○八月  
二日大兵至燕京攻清化門填濠登城而入大將軍達登  
清化門樓執元淮王及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左丞丁敬等  
戮之獲玉印二玉璽一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及封故宮殿  
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持號令士卒毋得侵  
暴人民安堵市肆不殺

詔以汴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

按元主嘗以國祚間衛土對三千秋萬歲不  
慮惟日月並行河海同至是大明兵至而元



按我太祖雖國創業定鼎金陵然以六朝國祚不永而歷代帝王皆都中唐意致遠都及得汴梁親視之故有北京之建既而復謂其曰大梁四面受敵非建都之安者以漕運艱難而止盛京御史劾子孫遠都關中不暇入言議建都此非可以控制初唐以開延都無往不獲人地相輔對曰四主起自輔北是以立國在無天運已改不可國之今南京興王之地宜以立國在必改國傳曰在德不在險也復止後又嘗鳳陽為中都王祥天下從劉基之言而不遷也至我文廟國封點定都北平

是月六日夜京師天鳴十一日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惟十惡不赦○故元宮人○設六部官職分理天下庶務以膝鼓為吏部尚書樊世璣為侍郎前司農卿楊思義為戶部尚書少卿劉誠為侍郎錢用任為禮部尚書世宗實為侍

皇朝後信錄

卷四

三十一

即陳亮為兵部尚書朱珍為侍郎周頌為刑部尚書盛京輔為侍郎張仁為工部尚書張文為侍郎○御史中丞劉基請歸青田先是上北還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基見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上然之基素剛嚴督察內外有犯悉實于法復按初中書省都事李彬犯法罪當死善長素愛彬所縱其微某不勝奏上竟處彬死刑由是與善長大忤上回京善長懇之基求遂歸○命學士詹同等十八人行十道訪求賢哲應選之士○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為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新上曰朕富

有四海豈吝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汰之風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由小而至大也○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宰令厚賜而遣之上

策

諸中書省臣曰治國以得賢為先賢者天下之望今以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而後可責其成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九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陶安卒安在翰林上賜一對園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及歿上哀悼親制祭天遣使祭之追封姑熟郡公先是有御史言安隱過上曰朕亦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上

皇明從信錄

卷四

大

曰御史隱道略之言以錢聚人以此為肅職耶命黜之○徐開國大臣請封者甚多封公者惟李善長一人追封公者惟陶安一人劉基正廣洋二人俱封伯元將王左丞攻潼關守將郭興指揮于光奮擊大敗之李思齊等自是不敢復窺潼關○大將軍達達孫興祖俞通源等帥師進克永州常遇春傳友德等略保定中山今定河間俱下之○上以元都既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下詔求賢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干戈擾攘羈宇未一致賢養民之道求之深謫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守歟刑辟煩重而

策

策

士懷其居歎和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充舜若民者豈固泯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若允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吝棄○十月詔改元燕京爲北平府置燕山等六衛以都督孫興祖華雲龍守之○常遇春等取真定○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上覽之謂侍臣曰庶萬機之務而用心于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以者備梁真王儀爲太子賓客泰鋪盧德明張昌爲太子論德○時御史大夫湯和平

皇明從信錄

卷四

十一

章楊璟俱征南班師還京上復命和璟俱爲偏將軍統兵同大將軍征山西又調右副將軍馮勝師師由河南進征山西渡河克武陟下懷慶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關元守兵奔潰進取澤州破磨盤寨獲僞系政俞仁戮之進克潞州

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大將軍徐達師師伐北平道真定趨山西所過擇人守要害及平木附山寨遣傅友德薛顯將騎三千畧平定州擒其將湯同僉取七壕寨遣陸聚攻車子等寨及井陘鳳山城山欽山寨皆降之復取故關山寨承天寨○鄧愈討蜀之莽張獲之悉定金

商均房數州之境○召劉基還京師平詔曰爾嘗從朕于羣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則宿之羅布驗日月之何尤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至于彭蠡之塵戰砲聲擊裂猶天雷之臨首諸軍吶喊雖鬼神也悲哉自且至暮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勦冊庶不負昔者之多難但着鞭一來朕心悅矣基至京詔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上敘授基爵基固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

按明運策太祖使鄧督馬勝將兵攻其城命劉基授方略基書片報之使使牛出與云至其時見其方諸

皇明從信錄卷四  
至起即伏兵擊之有黑雲起者其賊伏也惟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同與官雲接者此賊歸也即出攻其後擊之可盡擒也某初與官信至夜半賊所始曉其後起如所言某以爲神矣故遂克拔擒賊而還遂散其雲而謂指示三軍往無不克此其一機也神基言見知天合

天合  
詔禁胡俗悉復中國衣冠之舊上克元都乃詔衣冠悉復唐制士民皆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員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其辨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延服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以魏觀侍太子說書命諸臣分番夜直上時臨幸商確古

遂引兵徑進，據廓帖木兒間之，果還兵，其鋒甚銳，萬騎突

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

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而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儉戒○又一日朝罷上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爲天子卿等亦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焚民居此心簡在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議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驕淫奢侈但恣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但不保其富貴遂至喪身滅名今曆數已膺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軍士安百官享勞外更未嘗設宴爲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爲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安南國王陳日燧遣使朝貢二年詔封爲安南國王○定三師制東宮僕上以東宮師傅皆助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東宮難同庶僚故命禮官考古定儀○頒社稷壇制于天下郡邑設城西左社右稷各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寸陛三級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詔立旌善廟京師於都督府治之後天下衛所千公署後以霜降日致祭○詔中書省令

王明從信錄

卷四

三

聖明從信錄

卷四

三

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從御史高原侃言京師四方視效送終尤禮之大乞禁元俗喪葬設宴作樂娛尸故有是詔已酉洪武二年正月高麗王王顯遣使奉表朝貢○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日嘗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之也夫步急則蹶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嚴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勅建元右丞余闕江州總管李繼祠肖像祀之○諸軍攻大同路克之元平章竹真奔城走追擒之傳友德願時等領兵巡太和嶺之西北次宣德府敗元將脫列伯○以功臣胡大海耿再成趙德勝廖永安俞通海張瑄勝系世襲配享太廟○免山東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等處稅糧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四年矣荷天眷佑西取陳友諒以安荆楚東縛張士誠以平三吳遂至八番直抵以極于海悉皆勦平重念中國本我華夏之君所主豈期胡人入據已及百年天厭祚恩孽難並起以致干戈紛爭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歡然來迎饋糧給軍不辭千里朕思斯民

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效順何忍復勞朕爲天下之主  
深用憫焉已將山東行省洪武元年稅糧免徵不期天旱  
民尚未甦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再行蠲免近者平蕪都  
下晉冀土地疆宇盡爲國家所有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  
斂尤甚齊魯之民及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新附地方洪武  
二年稅糧亦與蠲免河南諸郡歸附以來久欲惠之奈西  
北未平則出師所經必資糧諸是以未遑今晉冀平大軍  
已入矣其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尤思洪武二年  
夏稅秋糧盡行蠲免以遂朕之初意今大兵所克秦隴等  
處新附地方重念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斂其洪武二年  
夏稅秋糧一體蠲免以稱朕恤民之意○詔曰朕本布衣  
率衆渡江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肇興丕基其鎮江太平寧  
國廣德爲京師之翼郡創業之初與師旅定羣雄軍需錢  
糧供億浩繁止此數郡以足我用于孫百世何忘江左之  
民朕欲數郡之民次第蠲息故先太平次應天鎮江俱已  
蠲免稅糧一年今洪武二年夏秋二稅應天太平鎮江再  
與蠲免其寧國廣德及滁和無爲等州亦與蠲免以慰吾  
民稱朕意焉○遣使賞勸往山西諭諸將曰近者大夫湯  
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瑄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  
曾定賞爲大將軍等減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遣各官從大

將軍征進其驍兵出澤趨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算以累  
軍此亦兵家常事又何慮焉太原之捷得此以分彼勢亦  
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和居馬宗異之下偏將軍瑄居和  
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虜務在殄滅勿以細故爲慮○勅  
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  
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  
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  
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親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  
痛切朕懷人誰無死死而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若生建  
忠勇之節死垂無窮之榮身雖滅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  
司立功臣廟于鷄鳴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命中書  
省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濱山川城隍諸神祭禮○置  
河間長蘆河東陝西都轉鹽運使司  
臣聞朝以鹽課給邊彼饑而水旱凶荒亦藉以賑民故  
天下先權之利莫如鹽課鹽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者  
六鹽課提舉司者七而兩淮課三百萬至與漕運水京  
等次漸次長蘆次福建廣東又次河東其產鹽有課  
歲終轉運若提舉司其所轄出給課如目上以俟會船  
額者運理其商販各照上所定行鹽地轉賣每遇承合  
開引日各運司以曉諭戶部請內府印造給付而諸所  
開內鹽運所亦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販易爲之則召商  
納粟中已給引請驗行支鹽如目而販賣外支者實  
之課鹽出納經批驗所依驗驗所所官司辦驗放行  
其引與鹽運司同稅鹽運司所中者鹽運司已即所  
在運引運官運司轉運引者則所中者鹽運司已即所  
南中鹽及至利鹽所集之令其電丁勘實以冊近有丁  
產鹽實人徵兌免稅差差能其犯告杖斷失徒其刑

葬於一百仍舊置諸法今其兩浙淮河兩處並歸之  
行據皆之又往往出風意重臣亦第行天下直以爲常  
福建雖以行監無置地無置地河東場行天下直以爲常  
有專所無置司乃游東康之儀置提舉司云

定翰林院官制以待讀學士朱升爲學士陳樞同爲直  
學士○這前園子祭酒孔克堅祀孔子于闕里○命都督  
孫遇仙等一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濱之神○命祀馬祖  
諸神築壇于後湖

按周官春祭馬祖員祭教人冬祭馬步馬祖天驕星也  
孝經說云先牧始養若馬就始來馬者世本曰馬步謂  
神之天害

二月 上耕藉田既又命 皇后率內外命婦蠶于北郊  
以爲祭祀衣服○更定太廟時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  
星明從有錄 卷四

以中元冬以冬至○元學士承旨危素學士張以寧王時  
編修雷煥刑部侍郎程儒太常博士孫吾與胡益禮部員  
外郎曾堅主事王肅等自北平至京詔以新製衣冠賜之  
尋以素及時爲侍講學士以率爲侍讀學士益爲禮部員  
外郎儒爲刑部侍郎肅爲禮部主事○湖廣省臣言慶遠  
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酋爲安  
撫使以統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讓首來款附亦宜  
錄用以統其民 上從之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  
安撫司置安撫司同知副使經歷各一員以天讓爲同知  
王毅爲副使○詔立皇陵碑加 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

陵二年復更爲皇陵立衛守之○郡增天下神祇壇於園  
丘之東方澤之西○以待讀學士秦裕伯爲侍制

裕伯大名人先從父仕元裕伯學則監生官至福  
建行省郎中會世祖克己裕伯復遷地松江之上海  
時張士誠據松江裕伯入其城不納裕伯乃入元  
書樓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交元爵祿三十餘年  
背之不忠也裕伯表未終志東而出不幸也乃上書中書  
省因裕伯或元年復徵起之裕伯不出上乃許書論  
之曰裕伯之民好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裕伯堅守  
不叛有後裕伯拜書入朝裕伯辨博善爲說解  
上命爲侍讀學士以  
故辭不允授以待制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  
劍請諸密室自裁未嘗鄙辱之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  
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耻而君臣  
之恩義兩盡也 上深然之○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論  
學術 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後意不可矜志  
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情小則隨故聖  
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居于小而拘于  
凡近則亦豈能擴充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上與  
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上曰人  
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  
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  
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于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  
爲難○上謂學士詹同日古人爲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

以唐文  
文亦實

可也  
元史

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于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詔修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寶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況史紀成勸示勸戒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監修召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又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事蹟以明從信錄 卷四

汪克寬等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有一代之典表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遺醜弱胡虜之俗制度疏闊禮樂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信信不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否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纂修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旣而進濂翰林學士禕拜待制

每金多  
明史

抄布衣王禕字宗常者操行爲文本經術會稽楊維禎以次注聖賢傳禕之曰文不明道而徒以色驚惑人婦人所謂淫子文者也禕文  
大將軍達達承制遣楊瑄等還征唐州先是鄧愈下唐州以指揮朱某守之後唐州兵亂殺朱指揮蘇家寨賊將老馬劉及南陽郡縣皆相應而起事聞故有是命瑄至南陽首諭協應者曰今天下大定唐州亂兵欲何所濟使自速亡耳汝等皆有生理胡爲效尤乎歸田里轉禍爲福彼如負固罪有所歸由是協應者皆散乃轉攻唐州一鼓破之戮其首而有其餘南陽悉平○大將軍達達等兵克河中府遂會諸將進取陝西造浮橋渡河攻西安府○三月大軍至

西安府營長安城北其平章王武率官屬士民迎降遂遣馬勝進取鳳翔初李思齊之奔鳳翔也 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哉抑天使適至足下不能應而殺之歟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大軍平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爲首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事尚許方孔興等自爲保衛擴廓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勦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以失此機中原全爲我有向欲與足下相爲犄角者皆被靡蕞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

如終關  
而便之下  
相示非  
也

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  
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向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  
地不足以爲資。失其地不足以自損。使兵威常強。尚云可  
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巨測。一  
旦變生。肘腋不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  
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  
許。去夷就華。當以漢賓敵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  
齊見書有降意。其麾下誘之與西入吐蕃。思齊惑之。及是  
王師至。以思齊懼。遂率所部奔臨洮。○四月大將軍達  
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  
思明。從舊錄

卷四

三

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  
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  
北界河隍。得之其人。足以備戰。闕其地。產足以供軍。儲  
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勿  
郡自下。諸將然之。遂進兵克隴州。秦州。鞏昌。乃遣馮勝綽  
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舉城降。時張思道弟張  
良臣守慶陽。聞王師克臨洮。大懼。亦以慶陽降。願將戴德  
各將本部兵征蘭州。兄之大將軍送李思齊赴京。入見。  
上以其順天愛民。深嘉慰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  
食祿于京師。○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

神德便是  
第八并錄

今入學。○徵元回回曆官鄧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師。議曆  
法。占天象。給厚賜。服有差。○陝西鳳翔府寶雞縣進瑞奏  
有一莖五穗三穗者。一莖二穗者。甚衆。羣臣皆賀。上曰。  
朕爲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弔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  
暑時。五穀熟。人民有爲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爲瑞。肯帝舜  
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時倭寇劫掠蘇州。崇明  
沿海皆患。太倉衛守禦指揮金事翁德帥官軍捕之。遇於  
海門之上。幫擊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舟  
奏至。詔以德有功。陞本衛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給帛白金。  
有差。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往捕未盡。倭寇遣使  
呈明從舊錄

卷四

三

祭告東海之神。德承命往。倭畏懼。不復出沿海。遂寧  
五月大將軍徐達進征平涼。張良臣復叛。達怒。趨至涇州。  
諸將以師來會。達恐其黨相援。乃分將抄其出入之路。以  
兵圍慶陽。良臣挑戰。擊敗之。○上幸鍾山。歸。由龍岡步至  
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因  
憫其勞。不覺徒步至此。國之百需。皆其所出。爲司牧者。亦  
曾念之乎。朕爲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六月。上嘗謂  
廉曰。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厭言之。使國治  
民安。心神恬康。卽神仙也。廉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  
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



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元也。連復使通州。先是來使

曹良臣以千人却其萬騎。至是復至。上命常遇春以所

部軍東還。禦之復命李文忠爲副。由遵化度鹿兒嶺。敗元

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其士馬千計。至大軍也。連逆戰。敗走

進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斬其宗王慶生等。遂

進攻大興。文忠度其必走。乃設伏截其歸路。虜果夜遁。遇

伏大破之。斬其將丹徒。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

羊五萬。全師還京。○七月七日。次柳河川。常遇春得疾而

卒。年四十。計聞。上震悼。罷朝。追封開平王。諡忠武。柩至

龍江。上親製文射往祭之。慟哭而還。上念其功不置。

皇明從信錄 卷四 三

謂廷臣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土番。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

城莫不稽首奉命。以十分而言。過春居其八。九命配享太

廟。肖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二。追封三代。皆王。壽長子茂

封鄭國公。次昇。封開國公。長女許爲王太子妃。後勅葬還

春于鍾山之陰。○造太廟器成。上諭禮官曰。禮緣人情。

因時。宜不必泥古。近時祭禮。俱用古蓬豆之屬。宋太祖曰。

吾先祖亦不識此。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造

宗廟祭器。宜依常時用。于是造酒壺孟豆。及榘。搗。枕。簠。簋。

笱。帷帳之屬。皆象平生所用。○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

上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踴數千。卒爲大

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等所治。止于

酒醬醢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

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大軍圍慶陽。日久。王保保

欲爲張良臣聲援。遣將韓札兒攻破原州。守將指揮陳壽

等皆陷沒。徐達與諸將議以驛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

徐禕將兵控扼焉。勝亦駐軍於驛馬關之東。去慶陽三十

里。與禮後急相應。復令傅友德。薛顯帥兵駐靈州。審正守

邠州。葉國珍守彭原。以遏之。札兒復攻陷涇州。勝等追擊

之。札兒遁去。初。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兵精。可據以

守。又以其兄思道王保保爲聲援。賀宗哲等爲羽翼。嫌

皇明從信錄 卷四 三

等爲爪牙。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圍城。數戰不利。遣

人赴寧。覓求援。皆被獲。王保保援兵又爲我師所拒。不能

至。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乏絕。至煮人汁。九泥。噉之。姚暉等

知事不濟。獻門納師。八月二十一日。達勒兵入北門。良臣

投井中。引出斬之。慶陽平。并下平涼。王保保賀宗哲皆北

遁。遣薛顯等追之。不及。陝西悉平。達等班師還京。○征南

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自廣東班師還京。上命

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江入見。上撫慰甚復命。

皇太子送永忠歸第。○時中原南北皆定。惟僞夏主明昇

竊據巴蜀未下。上命楊瑄往招諭之。時昇年尚幼。國事

前賢承之  
事而即  
失其今  
矣其非  
而不知  
何如矣

聖明從信錄

卷四

三

皆決於毋彭氏及其偽丞相報壽琰至巴蜀論以禍福昇  
欲奉國入魏卒於舉議不決琰將還復以書曉之極言大  
小順逆利害之勢昇不能從○詔李文忠代領常遇春之  
衆應援慶陽文忠行至太原聞慶陽已平而元兵攻大同  
甚急文忠謂副將趙庸等曰吾與君等受命而來聞外之  
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受敵若候進止吾恐敵  
愈熾不可復制豈不失機衆曰諾遂由代出厲門關九月  
師次馬邑元邏騎數千猝至文忠與戰敗之擒其將不韋  
檣帖木越次白樺驛又擒驛房四人王時天雨雪文忠疑  
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觀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  
文忠至遂令遷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為營先遣人間行達  
大同城中方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悉衆來攻文忠令鮮  
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督人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  
疲乃分兵為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列伯  
降其衆萬餘獲輜重馬匹無算遂進兵追孔興至東勝州  
莽野倉不見虜而還先是元主走屯蓋里命脫列伯孔興  
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後德  
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無復南意○元史成李善長等  
奉表進上親臨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

中丞遂放情山水過異人技以大極數嘆時天下大亂

唐虞六司

聖明從信錄

卷四

三

乃詔有司于二丘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如  
值風雨則于此望祭○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虎都  
德來朝貢○功臣廟成叙功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文  
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  
德興俞通海張瑄吳良吳貞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  
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死者皆像祀于廟生者襲其位  
十月高麗使者辭歸上以書賜其國王王頴諭以特危  
保國之道戒其奉佛求福之謀而後人出沒尤當慎禦又  
以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賜之○命天下郡縣皆立學諭中  
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敝極矣使先王衣冠禮儀之

教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兄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其識粗豆。恒謂汨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傅教授生徒。以講諭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爲急務。當速行之。○以方克勤爲寧海訓導。克勤樂于育才。負笈來從者甚衆。克勤據經陳義。聞者悅服。○遣使致書元主。書畧曰。朕觀英雄割據。荼毒生靈。君不能控制。致諸將各懷不軌。靡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朕乃率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兩江皆入。皇明從信錄 卷四 三

示機策。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若其圖之。十一月以廣東行省參政周貞爲刑部尚書。上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不免。觀舜命皋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無刑。皋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深有所辨。即當體之。○甘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宋濂作頌以獻。十二月大賞平定中原。征南將士。徐達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廖永忠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胡廷瑞楊瑄康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傅友德薛顯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馮勝顏帖木兒禿祖那興等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餘將士各有差。上念副將軍常遇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優賞。○甘露降于鍾山。羣臣稱賀。上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涼薄。烏足以致斯。翰林雖祿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宰。中及萬靈。則甘露降。陛下徵奉天地。懷和民人。故嘉祥顯。若起居魏觀曰。帝王恩及于物。順于天。而甘露降。陛下寬租賦。減徭役。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寧上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于松栢。此陛下尊賢

步讀史記  
十卷五十五  
之內

養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廟。頒示史館。以永萬億年無疆之休。上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稽。然朕存心警惕。惟恐不至。焉敢當此。一或忘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為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示于天下後世也。羣臣皆頓首謝。○殘元王保保知大將軍南還。自甘肅來。襲蘭州。守將指揮張溫。挫其鋒。保保少却。還明溫。收兵入城。蔽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不與戰。守筆昌指揮于光來。援至馬關灘。卒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行至矣。敵怒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軍至。乃引兵去。事聞。陞溫都督僉事。遣官諭祭。光尋命配享功臣廟。○御史中丞章溢卒。上憫悼。親製文遣人祭之。

於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關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利。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禦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垂示將來。○上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勳。且能和輯諸將。上曰。是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上欲以楊憲為丞相。基與憲素厚。以為不可。上怪之。基曰。憲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冰。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庸洋何如。曰。此編淺觀。其人可知。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猜將。僥倖而破犂矣。上曰。吾之相。無踰於汪庸。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奈頑劇為之。且取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占城國遣平章蒲日麻都來貢書安南以兵使援其國達  
翰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齋詔至兩國皆聽命罷  
兵口李文忠以所得脫列伯等獻京師上曰彼亦為其  
主耳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仍賜冠服

皇明從信錄卷之五

東莞 陳建 輯

秀水沈國元訂

庚戌 歲次三年

正月追封外王父爲揚王立廟京師上親祭之

正姓陳惟揚人未詳其世系... 追封故元帥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州有司致祭

十九日王之手生石可... 皇太后上以尊大明

歲出師征沙漠命大將軍徐達平... 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募錄其碑

東莞等處 上曰前代僑居在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乃爲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

置宜以有罪人居耶○命制四方平定中

二月北平守禦華雲龍攻下雲州獲元平章大兒忽答右丞相塔海等○大同守禦金朝興取東勝州獲平章刺麟

等十八人○上行後花兒果鵬與哨之勞日食烏且爾兒人毋子之恩乎今羣臣有親老者許養○追封故元帥

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州有司致祭

三月詔再免山東河南北平三省及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和郡年稅糧其徽州池州廬州金華廣信嚴州簡

州徽州饒州等九郡以次歸附供給亦爲煩勞今年糧稅亦與俱免

鄭州知州蘇琦言時宜三事一屯田積粟以備邊需一選股肱重臣以分鎮要害一招抹耕種以實中原

命書參酌行之○諸郡富民人見諭以循分守法孝敬和睦周給運順之道賜酒食而遣之

薛應旂曰周禮荒政十有二一曰安富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心我祖所以如意于富民而稅戶人才亦擇

而官之也若爲富不仁者則則有所處矣後之爲政者宜當左顧右盼不肖其有過焉者則又不問善惡惟

於富者則權折之恐非先王安富意也

湖廣慈利土酋覃厚連結諸洞蠻爲亂命楊璉帥兵討之

務諭現日蠻賊恃山溪險阻出沒無常若誅其黨必深入山谷損傷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擊之使遠去不令出穢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現進兵賊眾敗走乘勝追至其塞山勢險峻三面陡絕下俯江水一面僅有路徑通一人官軍不能上羣崖乃遣人許降寮使卻下黃永謙往報爲屋所執盡知我虛實拒守寮欲爲持守計未請軍餉上遣使讓之限以日月平城寮懼督諸將士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大同守將汪典祖克武州朔州獲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人

四月以封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羣臣於奉天門及文華殿上曰先上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下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權施爲何如耳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皇帝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家子當封以上爵分茅胙土以名其國厥后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未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棖爲秦王第三子桐爲晉王第四子棖爲魏王第五子櫓爲周王第六子棖爲楚王第七子棖爲齊王第八子棖爲潁王第九子杞爲魯王第十子櫓爲蜀王任潁王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以危重

爲弘文館學士未幾謫居和州

[illegible]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歷五事試之○改濠州爲中立府定爲軍都築新城在臨濠舊城西二十里城內勢皇城官殿立郊廟社稷置文武功署一如京師以羣臣言臨濠帝鄉可建都也○禁索古色目人更移姓氏○遣使賞書與元主曰前者兩致書于君而使者久不還豈君尚以往昔君民之分謂不當相與通問邪是不然君者天下之義主何常之有顧人心天命何如耳今日之事非予所欲實以四方

兵爭所在紛擾斯民無主不得已而提兵一起薄海歸心  
此誠天命非人力也君其奉天順人遣使通好庶幾藉我  
之盛強號令其部落尚得收養於近塞以奉宗祀若計不  
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沒為邊民患則千大舉六師深入沙  
漠君將悔之無及矣近北平守將以雲中所獲爾平章火  
兒忽荅右丞相哈海等八人至京詢之皆君倚任之人是用  
待以不死再令齎書諭前惟君其養國之○安南使臣杜  
舜欽以其王陳日柱卒來告哀請命上素服御西苑之  
握殿召舜欽入見親製祭文命翰林編修王廉往祭既至  
副君陪臣出迎于郊讓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決廉厲  
聲河之乃奉御製文於龍亭迎入其殿別設日柱靈位于  
殿前廉南面布宣之其君臣拜伏以聽成禮而還○元  
寧四大王寇武州桂與指揮鄭進至龍尾莊獲其二  
大王脫忽帖木兒送京○徐達大破王保保兵于定西  
古城獲王公百餘人降衆八萬斬首二千級獲輜重駝馬  
不可勝計王保保絕塞而遁是役也都督孫興祖力戰死  
於五郎口右丞相德濟失利大將軍執其部下千百戶十  
餘人皆斬之械德濟送京師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  
遣使諭達曰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  
送京師請朝廷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德濟獨不聞獲

大全卷  
之論

宜之特莊買乎軍中有犯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死而  
號令不行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  
所謂關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  
又非關外之比矣彼常有救信州之功守諸堡之勞故不  
忍加誅思將軍兼此報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  
今務成克厥愛毋事姑息孫興祖事聞上甚悼之追封  
燕山侯塑像祀于功臣廟

劉基嘗言下上口誦道德帝鄉微非建都之地王保保  
雖可取然未易輕敵也至是保與祖胡德濟師失利王  
保保走沙漠不知所終服諸  
營中庶而半不服皆如基言

李文忠等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至察罕驢兒擒其平章  
皇明卷之五 宋王

祝其大白海之子驛脫山元太尉孛子平章沙不汀朵兒  
只八刺等拒戰敗之進攻紅羅山楊思祖等一萬餘人請  
降遂遣次開平獲元平章卜都等衆知元君于本月廿八  
日以疾殂于鹿昌麻文忠等進襲鹿昌克之獲元君之嫡  
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并寶王金寶玉冊大圭玉鎮  
圭玉罕王条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俾脫身遁追之不及  
過中興擒元將江唐國公降其衆三萬七千又至苦脫孫  
進太尉孛子軍擒元平章伯舍兒獲馬駝無算朔庭遂空  
是役也指揮孫興祖死於  
馬河事聞達封安南侯



漢師乘勝取鳳州生擒李參政等二十餘人遣友德爲先鋒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克界嶺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河州又令指揮金興旺張龍分領一軍由鳳翔入連雲棧攻取漢中守將劉思忠知院劉康祥以城降留龍與旺鎮守達還軍西安○詔給存恤之祿

國初所設都先鋒各翼大元帥都尉府亡物故無子孫承襲者其父母及妻族祿養之無俸失所

今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江西等火葬水葬凡民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濶地立爲義塚敢有徇習元人焚弃屍骸者坐以重罪令刑部著之律

夢槐歲抄云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開笑

足之氣多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俗推恩及于枯骨近世

王通之也自是王師所臨見骸骸必掩之而後去至

可謂仁人之仁矣

惟習於武夫至是詔太學及郡縣學諸生習射○夏至祭

地於方丘○定服色之制

戶部奏蘇州連遠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上曰蘇州歸

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濟民困可知若

連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實以輸官如是而欲

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詔定鎮海濱城墮諸

神名號

如水則以本名稱其神地墮則稱其府

夏久不雨上憂之乃擇日躬自齋祈至期四鼓上素

服神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靈席露坐晝膳于日壇前

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植進農家之食

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六月命都督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上諭之曰

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矣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

顯待功驕恣則名益墮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充

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士

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辨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

制勝以樹勲立名于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

萬古不朽其餘悍驕恣橫者及其成功之後即復縱肆以

致敗亡此蓋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古稱高而不危

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以長

保富貴矣○文忠捷至時百官奏奉天門闕元主還遂

相率稱賀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于

此因謂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

榜示凡北方捷至皆仕元者不許稱賀

太監閹宦延攬其機不獨其類而於藩鎮所出特加

之意故于戈未定而全國半歸之廷處廟中懷惟恐或

後北方使至元者不許稱賀其扶柩歸者皆稱賀  
蓋萬世人臣立極其數一瞻左右之難惟此而  
建文之制送多死難之士  
庶應之機與捷若影等矣

諸示進北臣民曰朕即位之初即遣使往諭四夷高麗古  
城交趾皆已奉表稱臣惟沙漠之地尚未往報蓋因輿申  
之君權殘兵於應昌故爾今彼祿位既終人心絕望詔書  
到日凡進北各枝諸王各軍馬頭目人等並依職來朝或  
遣使歸順當換給印信還領所部居本地羊馬草畜從便  
牧養朕既為天下主一視同仁華夏無間詔書到日敢有  
違者必大舉六師以清沙漠毋或執違以貽後悔○中書  
省以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諭天下上見有侈大之詞責

皇明從信錄 卷五

元

省臣曰卿等為宰相當法古咎致君於聖何乃習為小吏  
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誹元雖夷狄君主中國且將  
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  
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見之口雖不言其心  
未必以為是也改之○李文忠遣送元主孫買的里八剌  
等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獻俘于廟上曰古者雖有獻  
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  
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  
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  
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

令服本俗未以朝朝舉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憲  
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但令服本俗  
服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今就謝賜買的里八  
剌第宅于龍山封為奉禮侯○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  
上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間  
胡僧闡占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璉真伽為江  
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  
葬於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壓之又截理宗頭骨為  
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上歎息久之謂素曰宋  
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位元既棄其弱取之何

皇明從信錄 卷五

十

乃復肆酷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頂骨所在果得  
諸西僧廬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  
陵圖來獻遂勒葬于故陵○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  
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  
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軍儲之  
用充矣從之○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窄  
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  
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  
以所種田永為己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徵其  
稅於是徙者凡四千餘戶○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

七月僞夏吳友仁寇漢中，守將金興旺、張龍擊却之。友仁復來攻，與旺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守兵甚寡，歛軍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雞，請援。友仁攻益急，與旺發巨礮，摧石敵兵多死傷者。大將軍得報，即令傅友德領兵夜襲木槽關，中山賊令軍中人持十炬，燔於山上。友仁軍大驚，乘夜遁去。○詔諸儒修大明集錄，先是上以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務之士，禮送京師，纂修。于是各該有司，舉到儒士徐一夔、梁寅、周子諒等十餘人，令與修元史諸儒會。魯王克、免胡翰、陶凱等同纂修，其書以吉凶軍賞罰及冠服車馬明從儀錄。宋王

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六者為之綱，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具備，書成凡十五卷。○詔禁民僭侈。○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為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諸部帖給於民，令有司照開比對，有不同者，問發充軍，官隱瞞者處斬。○建諸王府。○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失朝，降為編修。○以劉基為弘文館學士。○以翰林奉陶凱為禮部尚書。○中書省左丞楊憲以罪誅。

抵意入中書，欲置要省中事，凡書更一切，罷出更用所遺因致忤權，乃辭為一號山河北，授示廢史以觀從違。翰林編修陳祖實曰：押字太寬，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青者，也。意大害，即奏擬為翰林編修制，限令御史劉炳超

奏侍歸左安，上覽之下，輒輟，輟吐其寶劍，基僭發其新狀，上怒，按問寔與，兩皆伏誅。

宋濂王禕等進續修元史。

八月都督康茂才從征漢中，卒于道。上聞計，震悼，追封新國公，親臨奠祭。○大將軍達師諸將西征土蕃，克河州，招諭土蕃，元帥何領南普花兒只等皆納印請降。追元豫王至西黃河底黑松林，殺阿撒禿子，於是河州以西甘朵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征哨極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

○瓜哇國西洋鎮里國各遣使來朝貢。○賜民教民務。

先江南諸大憲悉啟赴闕，時親臨諭之，自天恩隆，賜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統綱從嚴，風俗治，得夫之故，前時雖有，以言以義，其意之。

九月詔翰林侍讀學士觀觀，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禁勿稱皇太子。若為今。○廣西行省參知政事蔡遷卒，追封安遠侯。上親為文述其功，遣人祭之。

十月以湖廣左丞周德典為征南將軍，總兵討荊利土酋覃夏，復遁去。○改司天監為欽天監。○遣使致書元太子

愛敬識理達刺口君之將曠曠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今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定西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擒近獲微里帖木兒乃若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適元史告成朕以今先君爲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謚曰順已著于史君之子買的里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爲况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

十一月壬辰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軍駕出勞于江上○時大將軍徐達等征西師亦旋丞相李善長率百官上表賀丙申詔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

十二月從有錄

宋五

十三

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鐵家翰林院撰制誥丁酉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冊拜左右召諸將諭之曰汝等咸聽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放古先王之典壽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摧堅摧頑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立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若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得復有後言

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徐達太傅魏

國公食祿五千石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

國公馮勝宋國公御食衛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封

湯和中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

德慶侯傅友德紹川侯趙庸南雄侯楊瑄營陽侯

郭興雅昌侯顧瑄濟寧侯吳祿靖海侯唐勝宗延

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聚平涼侯周德興江夏侯

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安侯胡廷瑞豫章侯朱亮

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俞通海南安侯康茂才子

經斯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鄭遇春

榮陽侯曹良臣宣寧侯曹彬宜春侯梅思祖汝南

侯陸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華高唐德侯食祿六

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

正文臣徐達而下並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汪

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爵止其身

不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職有差是日也仍徧賜諸

大臣功臣綺帛惟李善長徐達賜文綺及帛百匹其餘有

差者追封故功臣馮國用鄧國公俞通海魏國公丁

德典濟國公加封耿再成劉國公

按錄案之封其形如左而刻諸文冊備見非或死後追

之數字或以金一時功臣鐵券數十其文不能悉錄姑

錄李孝長一案以表其所以體國首志服膺古昔王之  
 成大業者實由天假災祥乘機三創車轍加干四海而  
 天下未定定期而善長乘機三創車轍加干四海而  
 賊聞未定定期而善長乘機三創車轍加干四海而  
 數千是定府東萊縣降所至無不來降不一二年間兵  
 器仗米需缺乏現日不暇給爾轄軍以兵有然勝之言  
 此何有能服朕爾知之而人言未盡知也昔者漢高  
 祖上以糧服朕爾知之而人言未盡知也昔者漢高  
 祖亦遇也今天下一家爾亦乘朕本無意皆爾代用王  
 爾爾錄孫孫孫世承朕本無意皆爾代用王  
 之典與朕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孫子充一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  
 其爾人必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縣忠誠王終之各家承唐昭宗所賜鐵鑄使臣之  
 準其式而加指在島府有義則俗之十等封而為  
 一廟功加一廟功加一廟功加一廟功加一廟功加  
 封汪祖典為東萊底既而人有言其過者 上宥而弗問

然邦與諸券得與職都督遇有征伐自效以圖賞典與  
廬州合肥人張德勝子○優待諸降臣李思齊潘原明李  
伯昇王溥等並食平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等

十二月薛顯封爲永城侯時顯有專殺之罪上亦不與  
繼券惟賜文綺帛六十匹俾居海南上召諸將諭之曰  
自古帝王有天下爵賞以酬功刑罪以懲惡故能上下相  
安以致治也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帝非有功不侯所以  
重封爵也而功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  
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之功

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謂干法耳。今右丞薛顯始  
肝膽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征。  
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賊質宗哲。其勇銳意  
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爲性剛忿。朕屢  
戒飭而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駭警殺火者。又殺馬軍  
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  
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共所獲。率畜殺而奪之。朕欲加  
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  
今乃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贍富之  
家。一以贍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

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顧所爲。卿等宜以爲戒。上大宴羣臣宴畢。因語之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無諱于憂患。而忽于晏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于晏安也。今日與卿等宴。欣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免。明日徐達率諸將詣闕謝。上退御華蓋殿。卿達等坐。從容語之曰。曩者與卿等初起。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無救民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恃卿等一心共濟艱危。初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

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棄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割而輕士誠役而憾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役與戰官運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并力堅宅友諒必空圍而來我將散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于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盡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龍

三國後右錄

東王

十七

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龍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勢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則朕猶開聲勢扣關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于開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胃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設壇親祭戰沒功臣并及軍士且撫養其父母子孫俾食其祿羣臣莫不感勳○上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

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開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開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追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嘗以此爲鑒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名將並矣○戶部言陝西察罕屬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舉司撈鹽夫百餘人獨免雜役專事煎辦行鹽之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漢中西至平涼北至靈州募商人入粟中鹽果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驢牛羊之類贖值準之如此則軍儲不乏民獲其利從之○大明志書成○建奉先殿於乾清宮左自太廟一歲五享之外每日焚香朝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於此祭祀用常儀行家人禮○命京都府州縣及里社皆設壇祭無祀鬼神

辛亥 洪武四年

東五

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田若干頃佃戶一千五百戶守墳人戶一百五十戶儀仗戶二十家仍詔善長董建中都宮殿○詔給賜公侯徐達等臨濠田地佃戶守墳人戶儀仗戶各有差○賜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僞夏明昇尚據巴蜀上乃祀告于上下神祇命諸將

分遣伐之湯和爲征西將軍同楊璆等永忠恩德興豐良臣等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盟塘趨重慶傳友德爲征虜南將軍同顧時陳德汪典祖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上密諭傳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我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稟有甚於冬京師尚饒況北邊荒漠之地水厚雪深吾子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加給蔚朔寧夏等處將士○御史臺進擬竊竊四十條上親加刪定○中書省臣上天下府州縣官之數○製玉圖記

二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尚書○親策試進士吳伯宗等及第出身有差伯宗撫州金谿人○上謂中書省臣曰今天下已定政治之道在於任賢既設科取士今各行省建試三年庶賢才多而官足任使也自後則三年一舉若爲定制○定文武官歲祿○論中書省考古先聖帝賢王以及歷代帝王會主中原安人民皆春秋祭於陵寢禮部定議合祭帝三十五

在河南者十陳州祭伏羲開封高宗祭漢光武洛陽縣祭漢明帝許昌祭周世宗鄧州祭宋太祖○成宗仁宗在山西者少河東祭商湯在山東者相城縣祭柳巷曲阜縣祭少昊○在江蘇者祭

○廣德族華高卒，追封果國公，塑像功臣廂。  
閏二月，命禮部議定內官品秩。  
命大將軍徐達往北平操練軍馬，昇治城池，濟南、濟寧、青  
萊、徐州等衛悉聽節制。  
命馮勝往陝西繕修城池。  
命郭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軍士。  
三月，從行錄朱王  
以刑部郎中劉維謙爲尚書。  
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  
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秦植、芙蓉洞及覃厓、界岡寨。  
故元達陽行省平章劉益辭其軍馬錢糧之數，并達東州。  
郡地園，遣使奉表來降。上嘉其誠，遣斷事官吳立持詔  
往諭，置達東指揮使司，以益同知指揮事。○復命永嘉侯  
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征助伐蜀，大會征進。  
四月，傅友德等進兵克蜀，附州文州先是友德受命馳至  
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爲  
前鋒，繫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附州，蜀守將丁

世珍拒戰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遂克階州將至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遂拔文州○楊璠等進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遂平章其仁壽守之以鍊索橫斷關口開王師臨境又遣僞丞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益兵固守於鍊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整兩岸壁引纜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以拒我師遂遣指揮韋樞帥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其出白鹽山攻南城寨興與都督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

車田名作集

糸

三

賸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湯和廖永忠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漢口○傳友德既克沔文遂進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遂克綿州至漢口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縱成將進兵漢口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乃文達湯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友德進逼漢口僞守將向大卒悉兵迎戰友德擊敗之載毒間友德兵下漢江乃分置塘兵與大尉吳友仁還據漢州以併成都既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困遠來聞大卒兵敗衆必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迎敵毒兵大敗遂至

友仁走古城。友德追擊之，擒殺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詔免江西兩浙田租。○時湯和等師駐大溪口，欲候水平方進。上聞之，乃詔和曰：「俾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誤事。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詔至，廖永忠遂帥所部先次奮葵府，鄒興等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陣，前陣旣接，乃遣後軍兩翼傍出，與兵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衆。○以方

卷一

444

克勤爲濟南知府

初至官言不通諭諭以上愛元元之忠民不知言得  
諭旨自宜更習不得可憐日引者老婦人欲以得夫婢  
正士向被疑雖德各立班寧堂開射四鄉見其妻  
產科備約定等以凡有民欲歸商民便免稅于歲月  
餘日有貯水盆房米范州知縣發官有據其犯河海所歷  
免經師即與上夫渡河在則以軍法論免  
勤不忍勞民民時一天夜大雨數尺舟竟去  
五月詔勅典禮條上與廷臣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曰  
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上曰不然注重則  
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  
僞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鍊之溪水  
非不清而魚鱉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



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頭抽腸之刑秦  
夷之誅而困圍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怨罪當則  
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  
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  
之治也寧慚而退

六月永忠至瞿塘關山峻水急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  
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渡關以出其上流  
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飢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  
蓑衣魚負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  
出襲其腹分爲兩道夜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  
是明從信錄 宋王

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蜀人盡銳來攻  
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  
流揚旗鼓噪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  
進發火砲火筒夾擊大破之其將鄭興中火前死遂焚其  
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僞同金祐遠等八十餘人斬首千  
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  
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典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  
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  
抵重慶次銅鑪峽明昇君臣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  
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

此城亦大  
丁丁  
壽昌  
林成

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  
民雖數萬皆磨破心碎豈能効力若舉之拒賊所傷必多  
終亦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請永  
忠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會  
永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面縛詣壁與母彭氏及羣臣  
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其衣制慰撫下令將士不  
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

七月傅友德克成都先是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京  
拒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以毒矢火器衝之象  
中矢却走自縊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命湯和遣人報  
是明從信錄 宋王

重慶之捷及據渝戴壽向大京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  
都招諭壽等遂無聞志舉城降成都平友德分兵會朱亮  
祖衛未下州縣崇慶僞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  
寧執吳友仁蜀地悉平得蜀金寶玉冊銀印五十八銅印  
六百四十路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司二十五州三十  
七縣六十七○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諡之曰吏部  
者銜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  
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  
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竊官職職卿等居持衡秉  
鑑之任宜公平以辨別賢否無但碌碌取充位而已也○

淫蕩之樂悉屏去之

上謂房曰論事當覽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帝王為治之道同對曰帝王之治無過于唐虞三代上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為治者達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擇術不可不慎也○尚書唐同陶凱及協律郎吟謙等制樂章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天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恭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賡詞或鄙陋不雅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踏殿庭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誹謗淫蕩之樂悉屏去之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三

不地之文

應終不知所在自是不復見移數四方物色之文不能伯溫音為勝微與吳山泉石賦序三事題其所繪遠來仙美圖其人固有仙風道骨且事結弟兄于蘇澤長壽樓度牧豎明題要諸書紀載頗詳則其事固不可謂無

立徐王廟于宿州王姓馬高皇后父也后正位宮闈乃追封為王母鄭氏為徐王夫人以無他繼嗣而立廟于太廟之東歲時致祭既而上以稽典禮古無其義于是乃命有司即王所居州鄉立廟設祠祭器每歲春秋奉祭○置定遼都衛指揮使司以馮雲葉旺為都指揮使先是遼陽劉益既來降授官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昂共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左丞房嵩擒彥昂殺之保走故元將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等權衛事良佐遣使械送殺益逆黨平章八州知院僧兒等至京且言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附服之間皆為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典立鎮撫軍民上以立與良佐俱為遼東持權既而本衛復奏言哈出據金山據邊為患乞益兵為備及遣黃儒以書諭哈出被拘不還于是大為保固驅圖之計乃置都衛以雲興旺為都指揮總轄遼東諸衛軍馬鎮禦時遼東反側尚多雲等由登萊渡海順兵金州招降故元參政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三

元時從信錄

元時從信錄

嚴設守備一方遂安○存心錄成 上覽之謂諸傳三

朕聞歷代賢君事神祇肅敬休微類應及乎衣世之君選

天懷神感召災謫朕為是懼每於臨祭必誠必敬故命卿

等編此欲示鑒戒大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人是編所載

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以為法乎○初保寧有韓氏女

年十七避亂偶為男子服混處民間饒而彼虜居兵伍中

七年人莫知其為女子後從王珍兵掠雲南遇其叔賸之

歸成都人稱為韓真女○占城國王阿荅阿者遣其臣答

班瓜十農來朝奉表言曰大明皇帝撫育四海如天地覆

其日月照臨阿荅阿者欽蒙以金印封為國王感戴倍萬

其明從信錄 卷五 三十

惟是安南侵擾邊域殺掠吏民伏願垂慈賜以兵器樂人

俾安南知兵占城乃管放所被之地庶不敢欺凌 上感

其意及答班瓜十農暨辭命中有移咨其國王云占城

安南師皆臣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自擄兵既失軍上

之禮又失交鄰之道已咨安南仰日罷兵兩國所請兵器

朝廷若以典爾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

人語言有華夷之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能習中國華言

可教以音律者擇數人赴京習之并論福建行省占城海

船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司業宋濂坐考祭禮違

應諫知安遠縣

引軍進討  
古大皇帝

八月改制用寶金牌付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

有部急令調軍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山請寶如大都督

府先奏旨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者以奸臣論○遣佛森

國故民棍古倫持詔往諭其國俾知大明平定四海之意

○是月復開科鄉試○上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答

上言以為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

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

我當國掃除俗幣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校殺運並主承  
南帝道羅國王參烈昭異牙游泥國王馬拔沙三佛齊國

皇明從信錄 卷五 王

王吟喇禮八刺十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言○日本

國王良懷遣使朝貢○守禦北平華雲龍統兵至雲州緝

知故元平章僧家奴營于牙頭夜分精兵襲之突入其營

擒僧家奴盡俘其士眾駝馬復至上都大石崖攻克額驛

士等寨擊敗賊兒國公於高州武王步眾悉北奔之追拉

押孫恭等領軍軍口北招諭故元惠王伯都不花歸王伯

顏不花宗王伯帖木兒太尉驛于并并部下將士悉降獲

金寶二金印一金字團牌九銀字團牌二皆送京師 上

喜賜伯都不花等第宅帷幔什器衣服有差○明昇及其

官屬至京朝見制赦其罪封并為諸義侯賜居第京師

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傅廖二將之功

草本子記後以海月書明并同歸德府陳理住高慶

九月 上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

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

不傷顧謂待臣曰晁錯之言所諒者廣真氏之言所見者

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嘗思爲慈恤

民所重者民刑濫刑者陷人于無辜黷兵者驅人于死地

有國者當深戒也

十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

常情同頑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常命天下勿

皇明從信錄 卷五

秦祥瑞若災異則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

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寔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具行

天下遇有災變即以亮上聞○平蜀諸將班師還京論功

賞傅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紗以二十表裏徐

將士各有差以楊璉無功不當又詔汪典祖以有過從征

沒于王事仍授以原封侯爵賜銀赤子孫世襲

十一月冬至祀天於圓丘 上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

○命自今官吏犯贓罪者無作元未仕進若各路遺糧要

選置官爵下至州縣簿書小吏非納賂者不獲進 上深

知其弊嘗曰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令

按宋初嚴賊賊史之賊天下遠近皆捕獲而賊流轉無

軍以賊敗者猶故亦遠配故終宋世多屬豫南王元而

漫無忌憚無任其亂亡也哉 昭澤德此禁故犯賊無

費之今率製大器三輪車不忌豈非其聖子神孫

所當遵行而大小臣

工承爲等懼者與

上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側 上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

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 上

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爲私室是保身

家之道與英等駭愕請罪 上曰朕每思所以保汝輩之

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皇考嘗言凡人守分

枯貼如置田獲獲成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

官官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勤勞于國

朕既辭以爵祿是即恒產能守而勿失子孫永賴不然將

無後受乎

二月漢中府知府費震有罪逮至京詔釋之

初震在漢中多善政流大第中時之後漢中府知府費震

九其鄉民廉爲盜賊能禁是時前知府費震

石震即日聲令民受業即是後漢中府知府費震

來歸者今爲保伍輸丁給之額以金活者凡衆至數大

幾民悉以粟還倉上聞而嘉之至是以是事成也

上曰震民吏也釋之以爲牧民者耶乃爲古水州知州

後震官至戶部尚書

明從信錄卷五

皇明從信錄卷六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壬子 洪武五年

正月元遣摩梁王把匝剌瓦密窺城雲南特達弗臣遣翰林待制王禕行參政吳雲持詔往招諭之○成遼東命靖海侯吳楨總舟師出登萊轉運以餉之○復召用薛顯上給賜欽差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任國永城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議征沙漠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二三事未了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一統兵王保保未擒○三前元太子不聞音問今遣汝皇明從信錄卷六

天青

阮塞關塞而還○李文忠等兵據應昌進可溫河至哈爾莽來虜連遁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入難多重負乃留韓政駐輜重于驢駒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士剌河元將哈刺張整列騎以待文忠督兵與戰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厲遂力戰虜部追至驢海虜來益衆文忠據險爲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之水渴死者衆文忠患之至哥今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踏地泉隨涌出三甕賴之乃爲文殺牲以祭頗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迷失道狼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皇明從信錄卷六

宋六

當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遂掠其輜重羊馬還士卒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津河無軍深入虜虜戰沒事聞上痛悼之追封安國公卿像祭于功臣廟○遣楊載詔諭琉球○命禁下第舉人據拾子司二月上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雖不同皆當盡職昔范仲淹居官計日所爲必與日稱政有不及次日補之君子盡心于國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臣惟日餽肥甘不修職事生民疾苦漠若不聞紀綱廢而人心日離遂致土崩朕每夜側席未明視朝常恐廢怠民失所依卿等當體朕懷以修廢職○戶部言四川

產已茶凡四下七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俟定制新  
茶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  
貯候西番易馬從之

三月給僧道度牒今僧道錄司定期知冊頒行天下寺觀  
凡遇僧道即與對冊其父兄籍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即爲  
偽僞○夏辰州一十八洞及九溪九度水米坪散毛社溪  
等洞蠻夷作亂命衛國公鄧愈爲征南將軍楊璟爲副率  
兵討平之凡克四十八洞

右江諸蠻作亂討平之至是復命良率賓度衛指揮胡海  
等攻銅鼓五開潭溪曹滴膠浪筰莫洪州古州等處蠻諒  
星明從信錄 卷六

其首惡撫其餘黨使復業凡平尚寨二百餘所皆編戶附  
籍輸租奉法地方遂寧○元泰和州學正劉于卒

于元泰吉安永樂人至正間教泰和學正日中系亂  
將作死不見卒矣謝官放還山初命謝官召其  
人益其家其妻如謝官父提在宋墓銘其墓

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

五月詔境內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里指實  
白有司有司上監察御史按察司覈實開奏表門間如制

○定官民服色冠帶室宇簪馬品式○詔天下郡縣立孤  
老院民不能自生者許入院瞻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

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之一已改爲養濟院○詔有司舉

以養濟院之

行苑飲酒禮○徐達兵至橫北與虜戰敗績○夏至祭壇  
于方丘

六月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禮部尚書陶凱奏曰  
禎祥實由聖德上曰朕寡德不敢當之且州水之祥生  
于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與若盡天地間時和  
歲豐乃王者之祚也○命禮部議官女職之制○作鉄  
榜中戒公侯○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懸于宮中○定官  
官禁令

七月琉球國瑣里國各遣使朝貢○湯和等兵至斷頭山  
遇成與戰不利指揮章有道死之

星明從信錄 卷六

八月河南民獻白兔命放之野

九月周德興等討樊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征西  
將軍馮勝自甘肅班師至京○上念驛傳繁難諭中書省  
必以丁糧富庶者充役非軍國重差不許給驛

十月詔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今年秋稅

十一月征南將軍鄧愈楊璟等班師還京○靖海侯吳禎  
還京師先是顧督餉定遠盡收遠東未附之地至是還  
上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顧曰陛下威德加於  
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地今之天下即  
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淫國祚隨滅可不懼乎顧

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嘗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將官匿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上因諭之曰爲將者不私其是况於物乎昔漢祭遵爲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言唐漢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法當時訓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成書使議事者有所稽考從之

聖明後信錄

卷六

宋六

按馬氏史記強固漢書唐韓愈願宗書錄宋李壽長後世之不法我明御極以來其所以修元史者其以宋史爲法而無足述而聖朝至公不爲詭智紀載此其爲治開大聖士山肅處及于此必謂依洪武事例而修成訂天下也

遣使與元幼主書曰朕親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鴻即殺君家待宋幼主至削髮爲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朝混于民間豈有志于今日自辛卯益起汝穎斬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與師保身

聖明

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爲俘虜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社其遺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曰朕觀二生乃閭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少何也至正之君家座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遣使有諭爾君令取其子質的里八刺鐵二生宜營之母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六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亘於陰山二生若忠于君自當解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徇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聖明後信錄

卷六

宋六

十二月內使奏增餉虎肉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以宋濂爲太子贊善大夫先是濂坐失朝降編修司業又坐考祭孔子禮遲慢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遂擢是職○今有司考課必書學業學校之績

癸丑 元武六年

正月守令來朝上賜酒饌明日陞辭復諭以勉修厥德廣施惠政○置六科給事中掌奏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衷爲翰林修撰

克表揚州平陽人於五十五代孫  
也博學爲行商元至正成字進士

勳丞相汪廣洋

○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於禁中命三舉人  
年少贊美者肄業其中河南解額內選張唯等四名山東  
解額內選王璉等五名并各省共十七名上召見便殿  
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院編修命入堂中讀書詔儒  
臣宋濂桂彥良分教之令光祿日給饌每食與皇太子  
親王迭爲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數馬  
寵錫甚厚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蔣學方  
徵彭通宋善王惟古等皆拜給事中○桂彥良爲太子正  
字明復信錄

字入侍大本堂

上嘗從容語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  
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  
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忿怒是務去時上德元氏以寬  
縱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犯必誅無輕貸者蓋即周禮  
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之意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  
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  
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它日彥良侍上曰卿何官曰  
正字上曰卿常者師也又一曰謂彥良曰江南大儒惟  
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  
隆不如卿也○令沿海軍衛添造多櫓快船令將領之以

備作警○上謂儒臣詹同曰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其  
爲害甚于鴆毒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苟不知遠之  
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迷惑者幾人况創業垂統之  
君爲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陛下此言乃端  
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二月改奉牧監爲太  
僕寺○陞蘇州知府魏觀爲四川行省參政上以蘇州  
大郡難其代命觀復知蘇州觀深懲陳寧奇酷一以寬厚  
爲政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會計在京官吏作給及  
各衙軍士月俸月支米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石有奇  
○命宋濂等類編歷代藩王事跡名曰昭鑒錄以示諸王

皇明從信錄

卷六

○詔暫停科舉今有司察舉賢才德行爲本文藝次之○  
大軍出馬門俾友德爲前鋒虜絕塞遁追獲故平章孛羅  
帖木兒  
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諭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  
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商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  
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遠達於版築鼓刀之徒  
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  
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  
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  
稱者宜令有司求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



治○奉誠意伯劉基諫先是基言溫處之間有地曰談洋  
僻險民多負販私鹽幸通逃爲梗宜設巡檢司蒞之基又  
言郡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先關白中  
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適有旨逮豪猾吏惟庸乃使  
刑部尚書吳雲林吏誣基善相地以談洋有王氣欲圖爲  
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遂爲成案以奏  
上下之有司惟庸請加重辟又欲逮子璉獄上皆不聽  
惟奪其祿而已基入朝謝恩居京師不敢歸○以臨江侯  
陳德總諸軍出塞外敗虜兵于二岔擒僞副樞失刺罕等  
七十餘人師還駐陝西秋師再出戰於多刺河敗其衆斬  
首六百級擒僞僉樞忻都等五十四人○大僕寺丞梁楚  
僊帖木兒言黃河連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  
城東北至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腴舟楫通行宜命重將  
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可  
使軍民足食從之○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  
淮安侯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  
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  
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  
里俱繁擾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荆關及蘆花山  
嶺尤爲要路宜設千戶所守禦之

五月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  
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樂制  
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上自爲序仍命宋濂序之○以  
河南府學訓導開濟爲國子助教○詔定公侯以下家廟  
禮儀  
七月以左丞相惟庸爲右丞相中書陳寧爲御史大夫○  
黃胤國王忽兒那遣使來朝貢○命宋濂撰孝歷代奸臣  
之貽編爲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  
八月命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歷○詔西番王番各族  
酋長來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賜印俾因俗爲治以故元  
皇明從信錄  
攝帝師喃加巴藏丁爲噶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其衆  
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宜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  
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共酋長自是番僧有封爲灌頂國師  
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  
金章誥命領其人民間歲朝貢○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  
士樂韶鳳等上所制釋奠先師孔子樂章禮書牛諒復以  
所定禮儀進皆從之○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師  
孔子時胡惟庸劉基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賄上聞之曰  
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防既不預祭  
不當享胙命停基冕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

是不預祭者不煩肝○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

其制正殿五間以爲五室中一室居三皇東一室居五帝西一室居夏商周文王又東一室居周武王漢高祖唐高宗宋太祖元世宗

高祖唐高宗宋太祖元世宗

遣使賁勅諭徐達等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勛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昔即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所以致勝今將軍東有夏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諫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

其功以副朕懷

卷六

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諭中書臣曰愛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疾苦凡有興作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功亦甚難其朕進一服即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造作之士宜加給米五斗衣一襲庶不致饑寒也○詔禁四六文辭先是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遂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說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爲天下式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寔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間文

體日衰駢儷綺美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輩出雖欲效之而卒未能近時若詔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觀其形殊殊異古體且使事寔爲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誥諭臣下之說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國初凡在外司府州衛等衙門所選表箋皆令學官爲之當時以聲言字樣犯嫌諱而被誅者甚多後來遂於翰林撰爲定式如聖節冬至正旦賀表之類臨時惟書憲以擬而已其他如謝辭賀謝額賜表之類一切筆去至今

詔翰林修撰孔克表御史中丞劉基奏府紀善林溫以恒言注釋羣經時上留心經籍以爲經之不明傳注害之

聖明從信錄

卷六

十一

傳注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乃詔克表等取群經要言析爲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諸儒臣未達注釋之義親製論語解二章以賜俾取則而爲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曰羣經類要

天順目錄云高廟素書漢論英賢不棄於常解非朱文公集註嘗所爲宋字止謂老當因講義決矣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解曰夷狄貪欲也無仁義禮智之有君長者未聞爲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孔子之意謂攻去異端而德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朱氏乃以攻爲傳治之爲害也甚且不謬哉聖祖說經簡易明白如此

備大和鐘成。○十月涼州虜爲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迨至齊集，乃斬其渠帥也。逮兇擒斬，部落甚衆，又招降舊國公吳把都等萬八千人。○李文忠將兵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大明律。先是，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命儒臣同刑官議唐律，日爲二十條取進止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中，則覈爲損益，務求至當，未幾律成。

十一月吏部尚書詹同、御史中丞劉基侍，上燕于乾清宮之便閣，同醉而還。史館時舉人黃景在館校對，日曆同賦詩贈之。少選奉御傳宣召同等赴右順門會。上適乘

皇明從信錄 卷六

上

步登而至同餘醒猶未解，上謂同曰：卿醉未醒邪？同對曰：臣辨醒猶能賦詩贈黃秀才。上曰：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中。上顧謂宋濂宜急取之，濂取以進。上笑謂濂曰：朕卽和同詩，卿等爲朕書之。濂書訖，乃以賜景。○滁州貢人參，上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耘籽刈穫之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干遠方取珍物，甚得貽謀之道也。

十二月故元雲南梁王殺我使臣王禕、吳雲等，先是，禕奉詔至雲南諭梁王君臣曰：皇上聰明神聖，隆修大業，作君萬邦，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諭意。今能祇若明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地一民安。堵如故高爵厚祿，身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爲中國抗哉？不聽數日，又論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亦故命予遠來。爾不聞元綱解紐，諸雄割據，天兵一下，征

悉皆鉞鉞。惟爾元君北走以死，撫卹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當足時先服者賞。後者戮及宗嗣。乃今自料勇悍強獷，竟愈陳張土地甲兵，就愈中國。度德量義，就愈天朝，推亡

皇明從信錄 卷六

十四

固存，就愈天命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皇上命將將龍驤百萬，會戰於昆池，爾如魚游釜中，其亡可待。梁君臣駭服，已有降意。改館厚待，會故元太子自立沙溪，遣使脫脫微根雲南，且欲連兵拒我脫脫。脫脫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確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與副使吳雲俱被害。

按王于克有濟世之才，不獨文名而已，使傾軋事業，當有可觀。不幸厄于雲南，其志壯子惜之。

時崇尚釋老，徒衆日盛。上惡其惑世亂民，乃令郡縣止存寺觀一所，併其徒處之。女子非四千以上者，不得爲尼。著爲令。

甲寅 洪武七年

正月春間江樓成

上親爲之記○上謂都督會事王簡

等曰兵鎮北邊最重今皆坐食民租將不知教兵不知戰

猝欲用之豈能濟事況農夫百畝戰士一若徒疲民力以

供閑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

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

人庶不廢事今命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真

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爾各專之○定親王

國中所居前殿曰承運中曰副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

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儀上曰使諸王能親

星明從信錄 卷六

名思義斯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

二月命有司修治闕里先師孔子廟宇祭器法服其田產

荒蕪者悉蠲其稅仍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

○廣西行省中書省左丞方國珍卒

三月以兵部尚書劉仁州部主事鄭九成爲廣東行省參

政陞辭上諭以恩威兼濟之道仁等頓首受命○蘭州

八里麻民郭質的反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若

汝與其弟火石往招之郭質的不從者沙火石夜斬一首

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之上曰質的罪固當死然爲凡

第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罪天倫若賞之非

所

所以今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以呂鵬爲吏部尚書

四月上巡幸中都改中立內爲鳳陽府徙府治于新城

○置缺治凡一十三所每所置大使副使各一員

五月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古禮凡大祀齋之日

宰牲牛爲膳以助精神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

後三職所費太侈徒增僇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

禮古人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後世多

妄作自奉者乃欲法古可哉

○李本讀禮疑周禮略曰周禮語言繁雜事體瑣屑

明從信錄 卷六

生干周未而周室虛爵祿之制已去其舊治漢武帝時

其書始出諸儒疑前之不以爲實不經之書則曰六國

儒傳之或又謂周公晚年作此或又改以春秋小大

書失蓋信實則不知無書孟子於書且然矣况周禮

後之不當信也我聖祖以理斷之其真幸甚

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成凡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

者爲皇明實訓五卷○賜翰林承旨詹同致仕

按同徵之新安人爲元郴州學正調亂家黃州陳友諒

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及王師下武昌因見上校閱子

博士歷遷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汪是命致仕

六月立皇陵祠祭署以汪文爲署令劉英爲署丞專典祀

事二人上故里人也俾子孫世守之

○李文忠督兵攻大寧高州大

七月西番獻葡萄酒却之。○李文忠督兵攻大寧高州大石崖丸之斬故元宗王朵桑失里擒承旨百家奴。○八月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眾百餘人馬駝牛羊以萬計。○魯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家哥及其金印并斬其司徒谷俊海平章都知院忽都等。○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吳祿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鎮守北平淮安侯華雲龍有過人上書言之上命

鄭格何文輝代之雲龍回京卒葬以侯禮

九月成穆孫貴妃薨詔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在為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上以為禮近人情命諸儒臣

參酌從舊錄 卷六

偏考諸書以報于是上親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

升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名曰孝慈錄上自斥之。○

上御武樓宋濂侍上咨訪天下宿學之士濂對曰金縢郭

傳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上領之未幾復召濂曰

郭傳之文卿可持至平濂以其文進上覽之曰誠如卿

言既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稍白一心凡可以獻

替者咸無隱情權為翰林應舉陞起居注遷考功丞○中

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遣崇禮候買的里八剌北還命

宦者咸禮表上花帖木兒送之辭行上諭之曰爾本元

臣者咸禮表上花帖木兒送之辭行上諭之曰爾本元

此等事

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初今既長成故

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此爾

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愛猷識理

達臘諭以順天保祀之理使自裁審○先是上以祭祀還

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鑒戒之

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

頌美無復古意夫常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

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茲自恃者日驕自警者

日強朕意如此卿等今撰述毋有所避至是上所撰神降

神神既醺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同鑒樂歌其

辭皆存規諫其舞分為八隊隊皆八人禮官圖其制以上

命樂工肄習之

十月皇長孫雄英生○封燕帖木兒為定王

按安定臨城侯家祖曲先海等處古撒哈爾地前沙

洲為要其所有土門東界三危山出蒲昌海西界密土魯

在內八百餘里十是土遣使貢饗用刀劍賜金綺四及

仍詔其酋長立為四部各賜一印曰阿端阿真若先帳

里

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以李善長同列侯吳良周

德興等監督之命官給牛種開墾荒田永為已業

十一月其露降于鎮山劉基作頌以獻

按洪武四年十月其露降于鎮山五年十一月

又降今年春仍降如初帝德動天賴祥展見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紀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創尋雄定禍亂收元洪武今紀七年但才疎德薄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卒朕失撫養存恤蓋軍士為朕開拓疆宇膏不顧身沒于戰場屍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孥子幼一旦成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于北至今不能令聚失奉養者有之亦朕過也與言及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各令具名以聞朕當會赦存養使不失所

此詔即大禹飢溺出已之心即文王發政施仁之心則一夫不獲則予之澤之心歷代三代而後人君子有知我聖德者

聖明從信錄 卷六

官功臣庶子諸曰古者爵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廢人也朕於洪武三年定功行賞法前王之制今已數年暇中乘鑑窺形貌已蒼顏皓首矣靜思曩者髮鬚壯當尋雄授援之秋披堅宵晝提三尺之鋒鏖帥大軍而四出其野宿風餐與諸功臣立命於白刃之秒盛戰于猛士畿中其患難之苦朕備知之且朕有天下諸子皆封王爵立國方隅惟功臣庶子無所活者有之所以朕為諸臣庶子慮恐後無依故敕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倘後有能捍大患而禦奸僞則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數內或內有不恭而怠事者則律如篡竊○上

諭中書省臣曰太陰犯軒轅占云大臣黜免爾中書宜告

各省衛官知之凡公務有乖政體者宜速改以求自安

十二月御注道德經成 上以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有裨於養生

治國之道特親注之○靖海侯吳祿奉旨往浙東收籍方

氏台溫明三郡故兵三郡無賴扶私逞怨戕害平民富室

湖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罪必罪不可誣良民

為兵即上封事辭甚懇切 上即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

安士弘潯州人擢南雄府通判卒于官三郡之民悲思之

○使刑部侍郎李治通事梁于名琉球市馬

乙卯 洪武八年

正月各省郡縣入朝清寧知府方克勤有善政錫宴儀書

○洪武政記成學士宋濂以 上所行關於政要者編集

成書○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

根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

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鯨

魚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

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

於海濱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

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

不克副也

○使刑部侍郎李治通事梁于名琉球市馬

乙卯 洪武八年



未卒前數日以天文者授其子璉使伺服闋即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謂次子仲景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奏遣表無益也日後上必思我待有間當密為我奏其略以為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寬猛當如循環耳幸聖主留意基剛毅慷慨有大志每遇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誓立統外人莫能測其機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諫不以利害撓其中上亦甚禮基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基密為救解而免又以文章為當代首稱云所著有郁離子獲說集為情集筆眉公集○時丞相

胡惟庸傳

卷六

三

胡惟庸專恣以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剛直不屈惡之坐事出之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為國大憂上覽其奏即召還○上幸中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

五月遣內史趙成往河州市馬

初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果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乃前成以重貨交易已茶往市之乃命河州中時善權術以通互市馬稍集率摩撫償之成天意論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歲皆以馬

陝西按察僉事虞以文言嘗巡按漢中見其民多居深山遷徙無常以避徭役其背腹水由皆灌莽彌望莫有下山

開禧蓋因用力勞而又詔徵其稅以是不欲下山今若減其租賦寬其徭役使居平野以漸開墾則田益闢而民有恒產矣詔陝西行者遵行之

六月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三年一來朝貢若其王立則世見

七月禮部奏五祀之禮孟春祀司戶孟夏祀司寇季夏祀中霤孟秋祀司門孟冬祀司井制可

八月故元將王保保卒

按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峽愛爾達刺復任以事後從領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刺那海之側其妻毛氏自縊死云亦

胡惟庸傳

卷六

三

九月詔改建大內宮殿粉有司務從簡素毋作奇巧華麗游觀之事以勞民廢財

十月上命皇太子詣王出游中都以前武事詔太子賁善宋濂等從既行上閱輿地志得深築古蹟命內臣馳驛賜東宮令濂詢訪隨處言之太子至池河得上所

賜謂濂曰臨濠古蹟唯塗荆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十里間尚縈相屬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免修阻之患昔人所謂觀河洛者思禹功真亦一大觀也十一月壬寅太子過中都乃往游焉命濂作記其諸古跡濂隨處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命







三ノ

九月中書省言福建叅政魏鑑罷莊管死奸吏上賜望

副將軍總兵往討之○

平古錄

謬不辭  
罪辭  
此其  
罪辭  
更而  
又從而  
有罪人

鄉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

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衍怒欲

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

誅上答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耳烏

可深罪乎已而上覽疏中有足來者召阿意者詰曰吾

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

之言不幾誤罪言者邪

十二月置寧夏諸衛

皇明從信錄卷六

皇明從信錄

皇明從信錄卷之七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流園元訂

丁巳 洪武十年

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駐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當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為贅士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車送之著爲令

皇明從信錄 卷七

可勝嘆矣

二月宋濂辭歸潮行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又賜衣二襲上諭曰朕最慎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綉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上復囑曰大江漲不可行宜循內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既抵家上表謝恩後歲一來朝○上謂省臣曰士民貴賤有等越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復役其家庶民庶無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輪租外悉免役著爲令三月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

籍書麟考功監臣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上曰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

聖鑑稽于天大書

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逝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

四月鄧愈沐英等破番部川藏覆其穴窮追至崑崙山

斬首不可勝計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命監察御史李鐸往誠意伯劉基家取其親象玩占天文諸書先是基子璉違父命收諸書藏藏石室中伺服闋上進

及鐸至璉即悉取出送官從鐸赴闕言其父遺命上喜欲官之璉以未終制辭南釋服即除考功監丞尋兼監察御史復擢江西參政○始定天地令祀之典

先是郊祀一如周禮冬至祀天十間上親至祀地于方丘行之既久風雨不暘天多變異上因覽羣議

乃探古明堂通制即闕止之舊城爲崇宇名曰大祀殿并別合祀六宗之祫祭等壇

以人合天以明率由二壇皆祀

五月韓國公善長曹國公文忠總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

同議軍國重事○誅戶部主事趙乾勑中書省臣曰鄧荆

新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

賑濟民飢死者多矣夫民飢而不上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吾民者○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辭 上諭之曰

前次書教袁封駁之事以曾秉政爲通政使○宋濂入朝  
越十四日見于端門上見大喜自是日侍上遊恩禮  
備至

其人如

而後知人情必諸練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而欲改之妨事已多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後政事務于東宮者卿等三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置神宮監天地壇祠祭署及皇城門各設內使令丞正副品級有差○衛國公鄧愈卒

自河州班師至壽春食以灰卒計開上哀憫遣封亭河王誥武順車駕賜賻輿輓視葬地命配享太廟仍封爲功臣廟食晉書宏傳宏說殺豫恭懷密賜大赦而不聽帝大加而不聽隨置下士寔爲愛人所慶宣陽之民皆保其德

封沐英爲西平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于孫世襲○都督食

事濮真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

是征高麗被執而高麗王安其驛後降之不從王怒欲兵之有大馬口與高麗王我士必成兩國爾不知吾大夫天有赤心肯放爾耶我士必成兩國爾不知大禮遣使人朝計策并歸安從行軍士曰最真王虎難求焉不屈計策并歸安從行軍士曰最真王日英起率將志過雄師時與于興生南登月即極標中封爲西平侯以報其功

四川松潘等處蠻寇爲亂命御史大夫丁玉爲平羌將軍帥師討平之置松江衛戍守

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奉天殿○皇孫允炆生

十二月復守謙靖江王徙雲南尋安置鳳陽

戊午歲武十一年

正月上謂廷臣曰古者治天下必廣聰明以擴靈藏今布政司即古方伯之職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廢官曠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議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効有成即爲賢才天下何憂不治○追封湯和信國公○改封吳王爲周王罷杭州護衛○給朝恭文武百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奸僞○北平右警衛信國公湯和率列侯韓政郭興俞通源黃彬等練兵臨清以聽訓遣

二月戊申祭大社大稷前二日詣奉先殿告仁祖淳皇帝

配祭日陳設大社在東大稷在西俱北向淳皇帝在東西

向○議減鹽價

三月河間府知府楊莫安等考績入朝上命吏部曰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爲三等以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下坐有過而不解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于朝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禁奏事關白中書省○命太子正事杜良彥爲導

王右傳○上諭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士資格者爲常流設非爲賢才設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

次用之由是李文煥自西安府知府賈震自寶鈔提舉俱

擢爲戸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林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

四月以朱夢炎爲禮部尚書。○命江陰侯吳良督造皇堂于陵所。上以前所製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乃親製皇陵碑。備述昔日艱難。以示後世。上徵時同里。有劉繼祖者。常助其不給。且典善地葬。皇考妣即今皇陵也。及上得天下。念劉欲報之。而劉已亡矣。追封爲義惠侯。妻婁氏爲義惠侯夫人。親撰誥文。具道其事。仍親撰祭文。遣官祭之。○元嗣君愛敵。識理達刺。祖子脫古思帖木兒立。

帖木兒立

朱六

五月選武臣子讀書國子監○命東宮文學傳藻等編纂春秋本末

六月遣使祭故元嗣君

八月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徽州六郡及長興安  
吉宜興江陰四縣今年秋糧○蘇松楊台海溢○南番紇  
罕國及百花園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二國前代皆  
未嘗通中國

國王親下網者望沙亦遣入智度境來朝貢

九月上御奉天殿頒曆于諸王百官

十月甲子大祀殿成

十一月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破五開叛蠻捷奏  
至京○臨江侯陳德卒追封杞國公○以梅殷思祖從子爲駙  
馬都尉尚皇第二女寧國公主

馬都尉尚皇第二女寧國公主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皇太子妃常氏卒○封諸王柏爲

湘王	胡適死王明敏好學能文	桂爲豫王	後改封代王
武寧	善誦宋言多勇力善武藝	國大嗣其姪	
王女	樸爲漢王	後改封蕭	
	王十其州	植爲衛王	韓妃所生後改封遼
		廣寧五衛盡屯田給	

五禪王得巡邊  
出塞鍊簡士馬

己未 歲次

皇明從信錄

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自齋戒百官至將祭之夕天宇澄霽升壇星緯昭煥祥飈慶雲光彩燁耀上心甚悅禮成作大祀文并歌九章因勅中書省臣曰朕周旋禮樂事十有一年見其儀大繁乃以義起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歡洽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悅若有饗答于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記其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歆格

皇祇之歆格

論曰太祖親民育物教其神明明堂經文繫下周禮典二丘始分而終合四廟先黑而後明明堂下闕祀我則郊焉而侑仁祖太公適于漢祀我則廟焉而祫宗人有其來之至存懷老之官無可考矣我朝廟嘗之義蓋酌古今通變明鏡乎不可以有加矣當其時李喬長泰漢唐同陶安崔亮牛詵陶穀朱彥博鳳韶諸君子



皆能稱則夫能服表萃旗飾之品式以授制官制領之  
益之未盡後古聖王之禮而論厥後漢商賈至視諸不  
在典者矣不惟制而與防之亦可謂仰贊聖德一  
既行俗矣宜非博見之福烈乎九聖是常之功聖于二  
正時與勢實然也必改泰三紀下四岳侯  
正生千百九亦為迂遠而謂千事情矣  
西平侯沐英等討平西番等處亂寇築城東龍山南置洮  
州衛設官領兵守之

二月曹國公文忠督陞西寧軍務

三月樂風部為國子祭酒尋致仕○助教吳伯宗進講東  
宮首陳正心誠意之學皇太子嘉納尋改典籍○以萊州  
府知府董俊為兵部尚書明州府知府余文昇為工部尚

書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  
監明從信錄 卷七

學官李思迪馬懿誠默不言 上惡之勅諭國子師生曰  
賢者以學為本推而行之有裨于國家無愧于所學俾功

名立于兩間斯誠為賢也若懷詐自私上無助于君下無  
益于世朕何賴焉如李思迪馬懿者朕以其學官日召同

游期在嘉言善行啓朕未明輔朕不足乃終日誠默旁有  
講說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

豈朕昏昧不足以問耶抑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  
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弼輔

贊而誠默如故無異事朕之時其懷詐甚矣昔孔子懷聖  
賢之道恨不得用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

賢之道恨不得用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

思迪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就  
問之而誠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  
人三鍼其口曰此古慎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  
之辭果宜禁乎且思迪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  
乎朕諭爾等自今為師為弟子者一以孔孟為法以副朕  
責望之意慎毋如李思迪馬懿之為也○編春秋本末成

先是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  
其終始則艱于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傳蒧等纂錄分列國  
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先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公之

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外  
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

五月靖海侯吳禎卒追封海國公 上親臨奠葬塑像祀  
于功臣廟命都督俞事張赫代吳禎督遼東海運

閏五月勅遼東守將滿敬葉旺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  
筆率男婦來降特宥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

俗尚詭譎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含桑梓而歸異鄉者  
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壤慎勿妄生

小隙使彼得以藉口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  
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誠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

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北平久不雨。詔免其田租。

六月沐英等班師至京。上以諸將征西有功。封藍玉爲

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葉昇靖寧

侯。謝成永侯。張溫會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

朝典宣德侯。上又以都督仇成積有功。封安慶侯。並

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命都督指揮征大寧。

秋七月。曹國公文忠領大都督府事。○平羌將軍丁玉等

討蜀寇彭晉貴等平之。

八月。安置日本使僧于陝西。

北山國主世以行區。封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

三島又有附庸國。自餘。拘狎。韓。嚴。大。其國小者。百里大

不。過。五。百。里。小。者。及。千。多。止。一。二。萬。皆。修。德。也。漢。威

朝。鮮。通。稱。王。者。三。十。餘。國。最。雄。長。者。耶。馬。亞。即。耶

摩。羅。漢。漢。王。者。宋。高。宗。朝。貢。貢。王。最。雄。長。者。耶。馬。亞。即。耶

名。更。爲。日。本。其。修。房。子。耶。馬。亞。王。最。雄。長。者。耶。馬。亞。即。耶

屈。於。皆。跪。足。間。用。麝。香。水。銀。鑄。錢。白。珠。青。玉。等。物。產

金。銀。琥珀。水。晶。磁。石。等。物。產。金。銀。鑄。錢。白。珠。青。玉。等。物。產

重。男。女。婦。孺。皆。有。名。氏。其。國。之。大。其。國。小。者。百。里。大

都。野。及。淮。安。三。年。又。冠。山。東。轉。掠。遼。東。海。州。東。遼。東

使。隨。使。表。奏。諸。臣。入。貢。使。至。又。掠。遼。東。海。州。東。遼。東

祖。國。無。逃。開。諭。之。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冠。海。鹽。漂

掠。溫。州。初。今。浙。福。建。海。防。使。又。冠。福。建。海。上。諸。郡。六

年。以。於。縣。爲。總。兵。官。出。海。巡。檢。使。冠。福。建。海。上。諸。郡。六

○依大者  
言其處  
曰不治則  
不戒其罪  
以表

貢。無。表。文。命。案。量。之。

宋國公馮勝督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遣使齎諭之曰。

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

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遇此則天寒

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誠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

即放歸。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上御華蓋殿。與侍臣

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於欲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

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

于民。爲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理可以寧過肆

欲。必至滅身。

十月。定致仕官居鄉禮。

聖明從信錄 卷一

聖明從信錄 卷一

聖明從信錄 卷一

聖明從信錄 卷一

聖明從信錄 卷一

聖明從信錄 卷一

聖明從信錄 卷一

聖明從信錄 卷一

聖明從信錄 卷一

聖明從信錄 卷一

聖明從信錄 卷一

聖明從信錄 卷一

聖明從信錄 卷一

治之要

十二月開甜水渠

西安城中水不可飲李元忠奏請鑿渠

別龍首渠水入城蓋機民舍始得甘飲

詔徵天下傳學老成之士先是 上謂禮部曰為國得賢

不如為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

然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于窮餓不肯輕出宜下有

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時江

西布政使沈立本遣人招故元吏部侍郎伯顏子申子中

飲鴆死

子中西城人通奉秩五領鄉薦累官至江西行省都事

陞中書右丞相

星明征信錄 宋七

省中書省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

居進賢地山光不勝一足於是按察使陳路江潮時

復仕實懷越中書曰吾身且不有奚獨顧妻于越督不

義之不之強至是立本專使招之子中然然曰吾今死

亦破矣乃其性酒祭其祖父師友作歌七章飲鴆而死

徽寧國府訓導陳迥為翰林編修○番禺知縣秦言廣東

鎮守永嘉侯朱亮祖不法數十事皆實 上徵還以其功

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京師未幾病卒仍以疾禮賜葬○

貶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

南洋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為不法廣洋知而不

言上怒其然以流心補通廣洋內不省切責之廣

城貢物使者既至廣洋不為引見 上下書切責之廣

洋懼甚至是仰艾中丞余簡言誠意伯劉基為胡惟庸

之

公孫李

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問胡惟庸洋對無是事

上怒

上怒

上怒

上怒

上怒

上怒

上怒

上怒

上怒

上怒

上怒

上怒

上怒

上怒

上怒

上怒

上怒

上怒

上怒

上怒

上怒

上怒

上怒

上怒

訪求上筮人

庚申 洪武十三年

正月丞相胡惟庸等謀逆內史雲奇發其事皆伏誅

胡惟庸等謀逆已定詔言所居乃清醴泉遂 上性親

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內史雲奇知其謀不能違意

出亦方衛輝進勢馬御言狀方欲言其謀不能違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方欲言其謀不能違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方欲言其謀不能違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方欲言其謀不能違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方欲言其謀不能違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方欲言其謀不能違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方欲言其謀不能違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方欲言其謀不能違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方欲言其謀不能違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方欲言其謀不能違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方欲言其謀不能違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方欲言其謀不能違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方欲言其謀不能違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方欲言其謀不能違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方欲言其謀不能違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方欲言其謀不能違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方欲言其謀不能違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方欲言其謀不能違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方欲言其謀不能違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方欲言其謀不能違意

星明征信錄 宋七

按惟庸自得意謀後總中書政事專生殺黜陟以恣威

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 上曰惟庸之徒有

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 上曰惟庸之徒有

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 上曰惟庸之徒有

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 上曰惟庸之徒有

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 上曰惟庸之徒有

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 上曰惟庸之徒有

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 上曰惟庸之徒有

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 上曰惟庸之徒有

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 上曰惟庸之徒有

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 上曰惟庸之徒有

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 上曰惟庸之徒有

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 上曰惟庸之徒有

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 上曰惟庸之徒有

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 上曰惟庸之徒有

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 上曰惟庸之徒有

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享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

家必不知情乞救其死

至夔州以疾卒年七十二

皇明從信錄 卷十

華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設陞六部爲正二品衙門分理天下庶政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

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

間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  
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類彼此頗備

不致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重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卽時劾

秦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二月命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舊一

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

吳自昔稱庶富其未強士誠據以爲強其後者十餘年上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延且受困於室而更爲死守因令取諸家族租佃薄磨付有司俾如其數爲定藉故蘇賊特重節松秦湖次之蓋以范一時命滅其類

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罷○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將蘇

子文晉士壹南唐劉仁瞻宋曹彬元福壽丘五廟○故元國公大脫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爲邊患上命沐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丹丹

望明徵信錄

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火腹赤等敗

論太子諸王持守之道

西漢專刑禁私鬻東漢弛禁聽入稅唐劉晏設轉運法而

本置轉運司各場置令丞管勾掌鹽出納所給工本有多

爲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以米價低昂爲準兼支錢鈔以

清國海之  
本計

資竈民然其間有丁產多而額鹽少者有丁產少而額鹽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道分司即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場除額免科薪園得宜約量增額分爲等則逐一詳定均平實民便從之○是月燕王之國北平以舊誠爲燕府長史

四月賜翰林院編修張美和應奉陳淳致仕各御製詩文賜之○命羣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詔曰朕以匪德託于萬姓之上奉天勤民千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天禍失職肆奸擅權

使賢愚陷于不義朕思創革之艱難念牛城之不易有詠

皇明從信錄

卷七

二十七

使賢愚陷于不義朕思創革之艱難念牛城之不易有詠

奸惡鋤根剪蔓爰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焉其非上帝好生之德乃于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於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免天下田租○御史大夫安然罷

韓國公李善長總臺事○罷御史臺

六月詔受朝于正殿○上謂侍臣曰曩者奸臣聚斂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榜示天下使其周知○以蘇恭議爲漢陽知府

恭議爲漢陽知府

臣張錄

廷議者知懷陽縣民如恭議朝延遣使下縣取民氏散字他縣多以其民丁數規規充已責廷議者爲民兩縣恭議言縣今則稱是廷議五

臣張錄

時胡惟庸事敗上乃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權倖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賜名臣戒錄頒布羣臣俾知所警○震奉天殿詔停齊渾二王府工時江陰侯吳良董建齊王府宮殿于青州豫章侯胡美董建渾王府宮殿于長沙諭之曰昨者

臣張錄

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爲先其王府一切役作宜皆停罷

臣張錄

按三代而陳人君遇災而懼克謹天成未有如我太祖者

卷七

二十八

置諫院官唐鐸爲諫議大夫

七月罷秘書監凡內府書悉翰林院典籍掌之○上以古人父母既沒生日當倍悲痛即位以來常不受賀至是善長等屢請許之其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自明年始聽其表賀復京官家○驍騎指揮郭德成入禁內上以黃金

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微諾比出宮門納韞中得醉脫韞露金闕人以聞上曰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闕嚴密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聞安知上不以相試耶衆乃服

九月詔翰林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

品皆于 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徵  
至諸儒王本李祐襲教爲春官杜政趙民望吳淵爲夏官  
惟秋冬官未得其人以本等攝之歸賜生諸論治道且令  
圖其像各賜衣三襲又有待漏院記之賜既而王本犯極  
刑召前御史安然代之然以憂卒餘皆坐罪黜此職遂廢  
○詔戒守令曰朕君主華夷十有三年立綱陳紀所以安  
民冀因奸臣弄權恣行不法內外官貪竊憲政以干邦憲  
邇來有司皆出編氓深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是用授以  
職任相與國治當竭誠敬效無貽前非其有舊任未代者  
若乃肆意妄行則國有常憲

皇明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月以儒士宋誦爲國子學助教

十二月遣使詔諭日本國王不得縱民侵擾○詔列侯楊

瑒薛顯等赴北平督兵屯田兼往遼東訓練士卒○是年

瓜哇國王八達那巴那務遣阿烈彝列時奉金葉表朝貢

遣還

按瓜哇即古蘭婆國又名蒲家龍元龜瓜哇其國分東  
西二王所屬有蘇吉丹打拉打網底忽諸國國王宮碑  
廣闊而除三丈方三寸餘里處四丈地覆板家藤花  
藤樹狀而生民皆穿花藤而坐于內王達頭頂金葉  
冠遠頭安插結上天下後男必腰刀足踏藤椅則無  
男遠頭安插結上天下後男必腰刀足踏藤椅則無  
中國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鬪顏色黝黑髮赤頭生鬚  
無棉裙飲食無忌能噴蛇蝎虫蝎虫大如綫赤不爲  
也將男造女家後五日即能金銀月眉前後甚壯

被髮跣足柴炭絲帽戴被金珠銀犀角象牙琥珀青藍  
藥二藥惟死者所收產金珠銀犀角象牙琥珀青藍  
白鹿白狼狼洪武三年奉表入貢方物及黑奴三  
人納元所授宣勅已而我使至三佛齊國瓜哇要而  
之至是來貢還其使還詔諭責王還絕其使至永樂間  
復通

辛酉 洪武十四年

正月詔求賢○命魏國公徐達率諸公侯湯和傅友德耿  
炳文沐英等將兵出塞討乃顏不花至北黃河虜騎駭  
友德等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擒其平章別里哥樞密副  
使文通獲其部落人畜甚衆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  
面克諸州高州詮寧諸部悉驍騎河獲知院李宣并其部  
衆而還

皇明從信錄 卷一

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邪佞者上之部臣以邪  
正爲難辨 上曰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  
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諭禮部臣曰人君  
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枉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  
而罰是謂私惡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  
乃爲至當朕于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  
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于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  
耳○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 上曰天地生  
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大節浮費薄稅歛猶

一、漢書  
二、宋史

恐損人况可重爲徵歟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爲國家者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主當散財于天下豈可盡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孔璣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編賦役黃冊

漢書  
宋史

其則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數多者十人爲里民總可戶分爲十甲每里長一人少則一里之事城中曰坊通城曰局鄉鄰曰里十戶一坊里編戶一冊籍首總爲一萬縣簿籍所不代者則常管于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對于道後各曰案案前一本進戶納科布取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抄造一次遂爲定制

皇明從信錄

卷一

二月以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參議

宋史

是年春高麗王遣使入朝歷世以朝義聞時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者皆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弟欲行齊氏交通惟庸者兄第六人吏捕之急諸兄弟欲行從曰弟在其使使謂兄曰惟庸請吏謂兄曰惟庸兄老吾在弟之寡一不直弟當服事二人乎兄曰上聞之俱召至廷弟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弟肯從人爲非耶即有之詔賜酒食禮爲參議賜冠帶裝身三月大赦○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固廣德五郡秋糧莊滿大滿滿五府京師府翼之稅學基先勞之民天下狂民免稅至是又捐免爲直至洪武十八年並免狂民免稅至是又捐免爲直至洪武十八年並免之民者恩至源矣民之愛漢當何如耶

額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上謂廷臣曰夫道之不明辭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

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佞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於此也○始定翰林院官制○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各一員秩正六品

四月命國子生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五月河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彰其憂錄狀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智勇皇明從信錄

卷一

勛力之所能及禦災捍禍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討交趾厭客懷美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爾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與年老不忍使卿卿乃因請爰命爲大將軍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七月師至五溪蠻見兵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

六月海鹽捍海塘成○安南王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時思明府來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脫喇諸處上以其言命遣其貢以書誨責陳煒復勸廣

按安唐虞時九夷之亂為家所逐居於越而禹  
者號之已而舜子劉宋承漢元帝天下大亂東夷  
氏李公孫益又篡殺陳即王元纂李氏事以惠康  
不問其國安南日雙窟高皇帝不能自始附元刻  
子北齊為日燭遣使朝貢元亮天下大亂安南不  
與二年復來朝貢仍封為安南王元亮死明遣人  
叔明會仲之兄也尋因入趙貢暹羅猶當是時暹  
保留竟之通其國表款出西晉江北至順安江  
提山其地可四五百里其俗古未嘗言不知禮義  
州不相識雖稱人官實如蠻貊其山川狎狎勾瀉  
史明從信錄 卷七

工馬大產金銀銅鐵瑠璃香蘇合油利藥手磨  
云乃蘇木泥油蒜麵三越鼓  
城大法隆米泥油蒜麵三越鼓  
命以書責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玉居滄溟  
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己分但知瓊海為險限高山固  
肆侮鄰邦縱民為盜上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  
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其微并觀蠡測自以為大無  
乃構陳之源乎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  
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當時帝王  
或授以職或爵或以王由歸慕誠敬故復禮厚也若叛服不

八月時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茶壽郡縣上議征之乃祭太歲諸神于龍江曰上帝好生凡有國者必歛承而致之則民安物阜邇年以來西南諸夷歲爲邊民患斯患也稱自堯舜以至于今化弗循教征弗畏咸益恃崇山之阻險倚林木之深叢跳梁出沒虐良民而傷生今命江夏侯周德興充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充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毛其遣將發兵必欲摧堅撫順以清西南時德興方搜捕五溪聞是命卽偕仇成等移兵進討諸洞皆平之德興還京上敕賜慰勞賜田二千畝



師犬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也師行上出餞于龍江旌旗蔽江而上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桓等率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十月命法司論因擬律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給事中鄭伯同言國初之制凡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翰林院編修吳沉等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維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

星明從信錄卷一百一十五

卷上

三

之禮何得有異請稱臣如故從之十一月上召吏兵二部論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習故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士習分服達掖者不開武畧後甲冑者不通經術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輩文武兼資難學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爲也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達有志于學者若朕視爲武人不

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擒之并誅平福安縣亂寇八千人○江陰侯吳良卒上震悼輒朝親爲文祭之追封江國公肖像祀于功臣廟十二月傳友德等兵至貴安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故元累王把匝刺瓦爾密遣其僞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師英云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路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以爲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我師作欲濟達里麻擁兵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沂流潛渡出其

星明從信錄卷一百一十五

卷上

三

陣後次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友德等起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既濟整列進戰矢石砲鎗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鉄騎擣其中堅敵衆大敗生擒達里麻死者不可勝計俘衆二萬友德悉縱兵各歸本業夷人益喜慰軍聲大振友德自率衆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率師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敗棄城走滇海島中先繼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林臺無犯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寔是月二十四日也自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平友德亦自曲靖率兵循格孤

山而北以應永寧之兵遂搗烏撒諸蠻元右丞定卜聞胡海等兵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水以拒之既而海等造木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勢合威振定卜遁去友德今諸將士築城版鋪方具當寇復合兵來戰友德屯兵山岡將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有若部土酋率衆來援定卜合勢迎戰我軍鼓噪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冬山明降焉死蠻衆遂潰斬首三千餘級是卜率餘衆遁城易撤得七星關以通畢

其明從信錄

卷二

三

節又克河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懼皆望風降附○是年封皇子權爲寧王四千大寧

壬戌 洪武十五年

九奏

奏奏

奏奏

正月命儒臣重制九奏脩食樂章一奏炎精開運二奏皇風三奏天眷皇明四奏天道傳五奏振皇綱六奏金殿七奏長楊八奏芳醴九奏駕六龍○編類華夷譯語成

命天下朝觀官各舉所知一人○汝南侯梅思祖掌雲南布政司事張純爲左叅政○沐英等率兵掠檳榔江臨安沅

昌寧縣志

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二月進兵攻大理城衛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頭龍足上下二關險要土酋段世間土師且至聚衆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之牢不可破乃令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綴下關爲犄角勢別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壁而上立我旗幟遙明我軍踴躍歡呼賊衆驚亂斷關而入海率山上軍下攻之賊腹背受敵遂潰板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鶴慶平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及摩娑和混等部相率歸附又募建昌元平章月魯帖木兒降雲南悉平○論雲南諸夷詔曰曩者元政不

其明從信錄

卷七

三八

綱蒙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三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庭而雲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通逃擾我疆場用是命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特遣使齎詔諭爾西南諸夷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討之爾等其洗心游處效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乎○改國子學爲國子監○左春坊正字魏德壽舉文學汪叔瑜等詔有司各以楮幣譯之○前太子正字晉府長

史桂彥良入朝獻萬世太平治要策十二事 上嘉納之

○詔免直隸浙江及江西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稅糧

臣建業稅聖祖未即位之先已有免民租稅之令矣而際未有此十五年而捐稅之詔凡十餘下自漢文帝

愛民如此

趙肅討福建南靖盜及廣東桂鄉海陽龍川河源歸善及

東莞諸寇盜皆平之

閏二月遣使詣雲南賜各土官冠帶給以詔勅使任本州

知州等官○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遣人奏事初 上諭友

德等以雲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之

控制要害考元時所常留兵數并計茂支稅糧徭役之法

呈明從官錄 卷七 三十一

與凡事之便宜以聞至是友德奏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

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之要害

量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司徒平達里麻等嘗言元末土

田多為僧道及豪宦隱占今準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足

已督布政覆實雲南陳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易撒等衛

及雲益盤江等千戶所見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

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放官寺院入

官田及土官供餉監商中納戍兵屯田之人以給之上

可其奏

三月南雄侯趙庸籍蛋戶為水軍○置錦衣衛及鎮撫司

先是置儀鑾司至是改為衛所隸有大漢將軍力士技尉

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

推鞠

按本衛鎮撫司後以非法處置將本衛州具燒毀本衛

官皆得其罪因送法司臣謂既置州三法司又設

鎮撫司推鞠多此一司矣只宜依理武職年定制為是

且武夫庸暴其於

治獄尤非所宜

四月易撤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 上勅諭傅友德曰諸

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

諸郡蠻寇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也兵守禦○七月詔

至友德乃移檄沐英令兵進討之大敗易撤諸蠻之衆斬

呈明從官錄 卷七 三十一

首三萬餘級餘黨懼懼相率來降蠻地悉平乃以易撤易

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司○廉州府巡檢

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于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

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 上謂戶部曰珍奇之產中

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

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于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

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顧害豈可聽也○詔天下通

祀孔子賜學禮增師生廩膳○以儒士吳殿為國子監祭

酒○詔有司旌表遼東高希鳳家為五節婦之門裴錄家

為貞節之門

通鑑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通鑑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五月皇長孫雄英卒。○國學既成，朕將釋菜，今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為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劉仲寶乃與儒臣定議其儀，從之。○上幸國子監，詣先師孔子，行釋菜禮，成還御講筵，祭酒吳願等以次講畢。上諭卿等為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為教，使諸生知所趨向，後命取尚書大禹謨洪範親為講說，反復開論，學者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廣平府

更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給給沙窩等八冶，燒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鐵冶鐵。上曰：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于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上聞之，命基臣議屯田之法，諭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為富庶，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間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非淺已，要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

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舟以渡往來之人。

七月開濟寧試刑部尚書。

濟寧陽人元季常為縣軍，輸木兒掌書記，入國朝為河南府知府，招國子助教，以病免。十四年，四輔官安然處，其有治才，以母憂未終主。

上曰：錄四單，今御史袁凱送東宮覆樞密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足親，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嘉悉從之。○晉陽侯楊瑄卒，追封晉國公。○

宣德侯金朝興南征卒，追封沂國公。○漸泰侯康鐸南征卒，軍中旌求其定孝婦劉氏。

復劉氏韓太初妻，太初徵九時為知州，洪武七年，師還，劉氏以行劉氏事，姑寡氏甚憐之，在道遇疾，劉氏以藥救之，又值妹風疾，不能起，劉氏嘗呼呼明滿腹，和漸以進，姑愈，遇恩月而卒，劉氏瘞之舍側，國中德遂，葬于舅墓，凡五年，不能歸事，聞上遣中使賜劉氏衣，葬其門，復其舊，復。

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

八月命安遠侯吳復充總兵官，平涼侯費聚為副統領官，軍曹定等處勦捕，凡攻破營寨數十，諸夷懾服，未幾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聚署都司事。○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

關防

是月丙戌 皇后馬氏崩

皇明從信錄

[illegible]

順聖高皇后

聖明從信錄

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佐持慶壽禪寺

也永樂初由僧錄司左善世遷攝太子少師輔導東宮

復其姓名竟不書娶妻碑

封祭國公益恭靖昭孝太廟

傳信錄記洪武末姚廣孝在燕侍文皇帝宴時天寒

幸恩殿起坐對曰文皇帝曰朕嘗聞姚廣孝是主

期疾風暴雨對曰文皇帝曰朕嘗聞姚廣孝是主

勢則起臣豈不先知今日有

風雨哉意行毋後其後果驗

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

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

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竟難所難豈所知者皆

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

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為朕用於是濟

寧單縣儒士張寧以童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

人一策

十月北平都司言邊衛之設所以限隔內外宜謹烽火遠

斥城控守要害然後可以聳服胡虜撫輯邊氓按所轄關

隘曰一片石曰黃土嶺曰董家口曰箭密嶺諸如此類凡

二百處宜以各衛授卒戍守其地詔從之○徵者儒崇德

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八見恂等年皆

七十餘上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為文華殿大學士

輔導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固辭上曰朕以卿等年

高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

從其志朕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

焉卿等復固辭一日勅賜放還

嚴開詞林記原道南曰登封山新芝其瑞氣上天下

于我故人而巳思誠勸賜俸詔從之彼龍虎山降百安車前

置陳院官以耆儒劉靜閣賢為左右司諫兼煮坊左右庶

子趙肅何顯周為左右正言兼左右諭德○置殿閣學士

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誥

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

沈為東閣大學士○命禮部領到何說苑新序于天下學

校○朝罷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上嘉東閣大學士吳

星明從作筆

沉德業文學之美命書工繪其像賜之以示褒寵○刑部

尚書開濟奏曰欲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

外諸司議刑奏劾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一

日萬幾似此繁瑣何以能究此皆胥吏不諳大禮苟非禁

革習以成弊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朕甚厭之自今

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吏議

成式榜示中外

十二月吳沉薦方孝孺學行上召入見喜其舉動端雅

曰此莊士嘗老其才用之遣還鄉里以仇家得罪詞連孝

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見其各特開釋○孝陵成封都督

李新爲崇山侯。○設都察院以詹徽林駟爲監察都御史。  
○命長興侯耿炳文延安侯唐勝宗巡視陝西城池督軍。  
屯田訓練士卒。陝西二十二衛兵軍凡一十萬六千餘人。  
得驍勇騎士二萬餘人。習馬二萬三千五百匹。  
國初騎健性以屯田訓練二者爲急此兵食所以足  
足其秋所以長遠變所以安萬世則當遵守者也

皇明從信錄卷八

果究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註

癸亥 洪武十六年

正月宋訥爲國子監祭酒曹國公文忠領國子監事

時太學初設學徒口泉師生相習故已不行故廟用公

又以學中多公侯子弟欲得或聖重臣執掌之令其國

公領監事助其學術不復來就一時士皆稱其不

遺餘力發食學術不復來就一時士皆稱其不

朝詞家之通病道中使歸朝稟天命之性發其尼之誠

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奇道有異工至命繪

其得甚出上喜已公比之又其子錄侍養

上曰人主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命好功則貪名者進好

財則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言者進夫偏

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

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

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上觀唐太宗帝

範謂侍臣曰此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諸意備至曲盡物

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爲訓自後女王竊柄有華君

體學司少恩有乖建紀誚諫並進有乖求監中見者忌之

競倭者從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夫且政令不行于天下

夫且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

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二月吳沉等進精誠錄先是上謂沉等曰朕閱古昔帝

王其番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若能敬

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

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以類編輯至是書成上之

賜名曰精誠錄○傳友德等平蒙化府鄧州州城佛光岩

過金沙江攻北縣府橋橋平章高生復平麗江府平津等

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蠻民降者四十萬戶上以

雲南平命耿炳文往諭傳友德班師沐英留鎮雲南麗川

之外有國曰緬甸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

上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常傑等曰凡論囚須原情不

可深人人罪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并

欲罪之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殺之人之至情也故但

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

毋重傷人命

三月命刑部尚書開濟議定詳爲律條○上與侍臣論歷

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

其次莫如漢漢謀大夫唐鐔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

者咸稱漢高帝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

雜霸不純陛下草創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

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陛下留心聖學

親酒宸翰制諭萬方卓然典與謀訓諸相表裏是又豈漢







分辯了然

四月 上謂諫議大夫唐鐸曰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

邪言務欲諛諛言近于忠諛言近于愛惟不惑于諛言則  
聰日聰而謏人自去不眩于諛言則智日明而謏人自絕  
又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舍人言何由以知故廣  
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  
加罪惟諛佞而諛者決不可容也 他如德等凱旋至京  
論功班封文德賴國公食祿三千石封郭英武定侯胡海  
平則從信錄 卷八

皇明從信錄

卷八

東川陳樞普定侯張翼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並賜鉞參子孫世襲其仇成張龍王卿先已有功身受封侯今功著征南當及子孫世世承襲亦加祿二千五百石具復金朝興先卒亦授世襲侯雷鉞參加祿同餘陞職賜金帛有差○更定內侍監司局庫門宮品職○諭遼東守臣

五月鄒俊爲大理卿。

六月令朝覲官上土地人民圖。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愼。天命人心惟德是禋紂以天下而

二者補遺  
之續述也  
誤者也

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在德豈在地之大小○上御奉  
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  
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  
非所以振綱紀而立大中也禮樂並行始治化醇一若刑  
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爲治耳苟治徒務刑政則在上者雖  
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  
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  
卿等于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慎毋以禮樂爲虛文也○禮  
部製大成樂鑑頒天下臣等  
七月河南大水命賑恤之○增貽人獻天書伏誅○建朝  
皇明從官錄

望明從信錄

卷八

天宮設道錄司于內即吳治城晉西州故址○皮作局大  
使許士哲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其目曰明賞罰以清官  
吏問疾苦以安民生均賦役以甦民力嚴銓選以擇賢才  
棟精卒以杜妄費興武舉以羅英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  
禮樂以教萬民立平準以利商賈置常平以惠農民用直  
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通民情滅亡胡之餘燼以絕後禍  
鑒前代之興亡以壽國脉 上善其言

鑒前代之興亡以壽國脉。上善其言。

八月吏部尚書余煥定考績法○以通經儒士陳玄爲右  
僉都御史林芝爲司經局試正字。

九月超擢考滿課最官員河南淮慶府通判戴莊湖廣都

司副斷事高翼陝西靖寧州判官元善俱爲右僉都御史  
東昌府教授馮獻爲左贊善○江寧處士陳遇卒

遇初爲元溫州路教授兵亂隱于家爾初以泰元之歲  
上成書禮徵與諸大儒得與皮務義等相見厚報爲  
先生而不仕○上駕幸其第嘗以燒香校以官報辭  
爲公○徵學士者再又命爲太常卿爲禮部侍郎最  
後以○并出○入前後賜食無算○尋臣以道被疑老  
被以○上亮其誠未嘗爲件命其子充○爾亦辭  
○時退始終一致至是卒遣中官賜祭及賜葬

十月肅李氏爲叔妃攝中宮事○景川侯曹震請開四川  
峨眉至建昌古驛道從之○奏才六知等十七人爲監察  
御史

皇明從信錄 卷八

閏十月大明清類分野書成○欽天監博士元統言今曆  
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授時之法以至元  
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  
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漸差臣今  
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元推衍開曆勘司令王道  
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權大統曆法  
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大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  
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而  
不可相違也 上是其言權統爲監正欽天監監副李德  
茂又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

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  
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爲曆元及

消長之法方今天道疏泰元統復爭之 上曰二統皆難  
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  
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製觀星盤  
十一月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文爲曲阜世職知縣○上  
謂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  
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  
不行管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教夷男遠禮義女尚貞信  
官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饒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

皇明從信錄 卷八  
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况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  
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以造就  
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一月待詔朱善請弛舅姑兩姨子女婚姻禁從之  
乙丑 洪武十八年

正月劉三吾爲翰林學士○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命  
江夏侯周德興等往河南招集故元將校○福建按察使  
陶屋仲劾奏布政使薛大方貪暴大方誣訐屋仲至京事  
白大方得罪詔屋仲還官閩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  
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卒于官

皇仲初以國子生擢御史彈擊不避權勢上置之陸  
為按察使轉福建按察使又與學士  
數十人畫策其邪弊又與學士  
數軍民性儉薄俸給有餘悉施貧者

松州衛控制西番其軍士糧餉悉令附近州縣運給

二月初昏五星並見求直言○錄軍國重事太傅右丞相  
魏國公徐達卒達自五年北征還即命沿邊轉守歲鎮於  
無至是年始召還京師至冬疾作卒年五十四上愴悼

罷朝親為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  
上謂羣臣曰朕聞自徒步大將軍為股肱心膂戮力行陣

東征西討創平群雄克濟大勳今還胡未殄方倚任為萬  
里長城之寄而太陰累犯上將不意迷殞其命天何奪吾

皇明仁宗皇帝

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歎歎流涕思盡心國家為社稷  
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若

其勳烈宣于金石使後世知斯人為國之元勳也遂親製  
神道碑稱其平昔言謫虛精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

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屠與人無戲戾受命而出及成功  
而旋每不自矜至于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

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渝昭明乎日月命配享太  
廟望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一祖考三代皆封王爵千男

四人皆上所賜名源祖襲魏國公恭祖襲衛增祖左都  
督應緒都督會事女四人長仁孝文皇后次安王妃

次代王妃

傳信錄云武寧侯徐達之辭既命內侍送至為吳王  
時所召宿衛中夜酒醒聞曰此何處內侍曰宮內也  
起趨升陛下北面上拜三叩頭而出上聞之喜曰此  
意謂愛不殺武寧侯南征至姑蘇得一女子納之曰  
不即納當為後期及歸旋悔之令其女適父堅求送  
女侍中謝天孝與拒更還數十金謝資故以謝負約耳  
如此

會試天下貢士取分宜黃子澄第一新金錄子寧次之既

而殿試以建陽丁顯為第一子澄又次之並授  
翰林修撰○大學士朱清上守邊策略曰今海內既安

英本貢惟沙漠未遠聲教未及非治邊久滋患邊國  
幸若若窮追遠擊恐士馬疲費饑餉艱難陛下為聖子

皇明從信錄

卷八

神孫萬世計其若善備邊之策耳簡選固在乎足食足食  
又在乎屯田今諸將中豈皆借才於異代哉宜選其智勇  
謀略者教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遠近高下分  
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  
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  
之策也上善其言

三月遣使諭靖寧侯葉昇等曰邇者上天垂象沿邊城池  
宜加慎守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候其意  
歸恐擊勿失不宜輕出境外蹈其不測也○初選進士為

翰林院承勅監六科庶吉士上以諸進士未更事得觀

政諸司各照出身資格月給俸米其在翰林承勅監等近侍衙門者取庶常吉士之義稱為庶吉士其在六部諸司者仍稱進士

四月五色雲再見○思州及五開山諸峒蠻夷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率師討之蠻寇聞王師至輒竄麗山谷退則欲復出剽劫和等乃於諸峒分屯勦捕夷其窟穴俘戮四萬餘人旋師是秋周德興卒

按開國功臣皆有封贈即恩典德與無異者蓋從議也餘以此

湯和還京師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上喜之賜鈔五萬俾還鳳陽面諭和曰日本小蠻屢擾東海卿等老

星明從信錄

強為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一為兵以守之○吏部尚書余敏以罪誅時國子祭酒宋訥以嚴為眾所嫉助殺金文徵與煥同鄉謀逐之吏部移文令訥致仕訥辭上驚問故遂勒得實以煥專擅威柄并文徵等誅之

五月雲南叛服不常軍儲不給沔陽指揮俞事潘進方修屯田以足軍食甲兵精利遷為雲南右衛指揮同知○朱善進親心箴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機益仁愛之心生則伎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諂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恕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

方體之吏為民而優游也

此心不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而自無物我之累矣六月定天下官貢三年一朝實其紀功圖冊赴部考覈著為令○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金壇縣丞李思道以事當就逮民數十餘人詣闕疏其撫民有方特命釋之仍遣使往勞以渙○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至于用人蓋未盡道初將相大臣迎自代邸即位首拜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其諸將相公侯宗室大臣皆在所綏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賞誼而不能用竟死長沙賈廣因賢欲相之以后弟不可口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為天下用之何避私嫌乎此其於用

星明從信錄

卷八

入之道所以有未盡也侍臣言明帝亦漢之聰明主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兼聽為明通于人情察于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于細故則未免為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于聰明也

七月山東北平雨水愆期歲前有虧詔令歲秋糧盡行蠲免今後凡有水旱災傷去處有司若不來聞本處者簡連名赴京申訴災由以備優恤罪有司極刑○上謂學士劉三吾曰天下人民之氣豈能保其皆安朕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有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深矣上曰恩德亦非泛然



心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存心錄成。編纂歷代帝王祭祀禮。省躬錄。成于臣下者。十一月築飲天監觀星臺于鶴鳴山。○孟子子孫有以罪

輸作者。上命釋之。係論工部詢問。凡有聖賢後裔。在輸作者。依律釋放。○宜興縣王薄王復春。不有廢民之利。以

狗上官之欲。陞常州。同知。仍遷庶吉士。楊培齋勸勞之。十二月封王。賜為高麗國王。賜其故王額諡曰恭愍。

丙寅。洪武十九年。正月命相國公傅友德。長興侯耿炳文等。勦平雲南貴州

等處蠻夷。○上謂李長口。湖南人。自謀府州。縣六房。有主文先生。積年把持官府。害民。聞行文書盡行起

取赴京。發雲南五關等衛充軍。○雲南布政司張統言。僑

例商人納米十金。向者每一十給鹽十引。以發准米者。曉

商旅。幅奏儲蓄充溢。其後有司不許輸穀。商少軍餉。弗給

其。謂仍其舊。從之。○上謂侍臣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

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

以養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事。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

侯。惡勞。當簡興作。節征役。以安之。二月置行人司。○上與侍臣論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

可。儉者賞。然賞不可濫。○上諭戶部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

一亦其也

四月議取各處工匠。監其丁力。以三年為限。更番赴京。輪作名曰輪班匠。免其家徭役。著為令。○河南大水。命贖民

五月。上諭吏部曰。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曩進士

魏安仁等六人。嘗以過。謫為浙江按察司。其吏知自新

今已歷年。恐為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

矣。其召選用之。○上聞嘉興學德縣知縣。非輝縣丞齊衡

剛正。能官。遣行人齎勅往勞之。常州府官范好言奏言

有人王良至郡。賄貨不。遣人齎禮以勞。仍令械

良至京。罪之。○處州麗水縣賣土人。怨望大姓陳公望等

五十七人。詣問。誣告。謀逆。知縣倪孟賢。詢父老。無是事。謂

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于田土。今

使良善者。父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也。即具疏上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關辨其妄。上命法司論妄告者罪。賜諸老酒食。給道里費。遣還。六月。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致敬事長所



此並同前  
之政上舉  
天下無不  
臻之老矣

有田產足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作舊  
民羊八十以上賜爵社士成許廷帶典縣官年禮免  
免差徭正官廩一存問給賜之物本州縣委數  
萬生員按月請門禮送等得於與陳粟者爲今

七月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臣曰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  
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

敗代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棄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

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六十以下者則於

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八月上覽宋史見太宗收封松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

曰人君以四海爲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

如此它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

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藉其救

以貸于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

費何以貸爲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

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義別其名物參驗帳籍

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爲訓太

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

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

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六安侯王志辛追封

許國公

許國公

許國公

三

按志臨濠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平中原功多封祿九  
百石七年增千六百石十歲額二十三年罪謫安南衛

拾遺卒

九月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田令軍

士開耕以備儲蓄上可其奏又謂邊地久荒艱于用力

詔俟數年後方徵其歲輸之粟

十月頒志戒錄書凡百有餘事皆採輯唐漢爲臣悖逆者

賜羣臣及教官諸生誦誨使知所鑒

十一月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都司延安等衛官軍往

其牛聽征

十二月遣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河南盧氏縣主簿

皇明從修錄 卷八

徐存義言三代漢宋之盛建邦設都率居中土蓋以大義

爲天下之都會洛陽爲中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

伏望取法前聖毋安于江左蓋隆大業以取四方又言州

縣之職於民最親而郡守實民之帥師宜選廉能之士授

之若其廉能可稱則陞賞之貪污不才則黜罰之貴冑既

明則天下自治又言唐虞之世命夔典樂天神格神鬼享

自周之末鄭衛淫哇之音歷代因之未能復古宜修明雅

樂以成一代之盛典倡優俗樂不可復用書奏上嘉之

○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初上以天下臣民染元

之汚俗往往不安職業觸罹憲章欲做成周大誥之制以

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若爲條目大誥天下既而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天下之情緒爲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益切至詳盡上親爲之序

按先是戶部侍郎郭恒等犯賄賂事獲逆生者衆因此遂作大誥頒示天下今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有此一本若犯官杖徒流罪各等杖一每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無不爲戒大誥未降後大官斷獄遂有大誥或一等之文其原出此後人不知其原係以爲凡犯罪者大誥皆減一等誤矣天下事忘原失本承說謹陳如此

丁卯洪武二十年

卷八

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聖情豫暢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上曰敬天不獨嚴而有禮在右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人君父天母地子民皆分所當盡祀天地非求福已實爲蒼生也○軍按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絛下絛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礦前代嘗採取今銅開已久請復採之上謂侍臣曰凡此言利之臣皆敗民之賊朕聞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地產既竭民力消耗

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豈宜效之○詔修闕里孔子廟

二月上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于壇所諭之曰耕藉古禮也一以供案羞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卽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盡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羣臣享酢于此非徒爲宴飲之樂正欲聖臣知重農之意○御注尚書洪範成命篇善劉三吾序其後上讀洪範太息以爲天人之大統也以敘葵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皆本于天道而驗于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曰此五帝之道也我未有能焉朕每爲惕然命儒臣揭之座右時覽焉遂爲訓釋○置兩

浙防後衛所○浙江蘇州等處進魚鱗圖開先是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以田產詭寄親鄰佃僕謂之貼腳詭寄相習成風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上聞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爲幾區區設限長四人使集稅長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事悉書至名及田之四至編爲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成上之

按宋劉朱子知漳州以版籍不正田稅不均貧者恒斂無田富者有田無稅公私不勝其無德德操行經界圖初烏歸語經界是也嗚呼自井田之法廢而民得棄棄自限田口分世業之制不行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

西以有  
後可矣

以理和統  
得者

則刑平矣  
則刑平矣

地無立錐君子已爲之長太息矣至是復增境旁之樂  
差者生卒無稅之田資者空納無田之稅前者無稅而  
考而代補者稅多而資者空納無田之稅前者無稅而  
空補所以深惟脂火極難之處而更加整頓也  
今日此弊視國初通甚矣幾世君子其可忽乎

上謂侍臣曰人若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正  
水可以照鑑萬物○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  
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上曰爲惡或免于禍然理無  
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  
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于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  
者時有未至耳

三月雲南左布政張統秩滿來朝上以統在雲南能撫  
皇明從偉錄卷八

緩夷人俾復職賜書勞之○勝師出松亭關城大寧  
夏四月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築城練兵防倭○左都

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有免宜并  
論前罪誅之上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使人  
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爲縱惡不至死而誅  
之則爲濫刑今罪未至于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人之  
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杖而遣之

七月禮部請如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武成王  
廟上曰三代之上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即以太公之廢  
揚而授冊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

文德豈若後世武學專講結器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  
組豆拘于一藝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立武學用武舉建廟  
甚無謂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罷之○定親

王歲祿五萬石○真臘國貢象及香  
拔真臘本洪南屬國一名占臘在南海中附始通中國  
唐神龍中并扶南而分爲二其南近海多波澤爲水  
真臘多山阜爲陸其後復分爲二其南近海多波澤爲水  
爲真臘又有參半真臘其後復分爲二其南近海多波澤爲水  
衆人衆地亦廣其俗尚役軍陳向爲上右手爲濕懸銀  
繩足銅金諸香藥等物其國風俗武六年來貢至是  
正始列保昆耶等若者

八月封何眞爲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錢參子孫世  
皇明從偉錄卷八

九月故元納哈出降是京入見上賜一品服封爲海西  
侯其所部官屬悉賜本服冠袍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

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  
正月命征虜大將軍朱公瑄左副將軍張瑄右副將軍張瑄  
陳友德朱瑄張瑄王左在泰寧南離七侯備康定遠侯王  
陳友德朱瑄張瑄王左在泰寧南離七侯備康定遠侯王  
陳友德朱瑄張瑄王左在泰寧南離七侯備康定遠侯王

六月勝等奉江侯陳鑑所部與大將軍吳道揚和失陷廣  
公戰並未降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日榆林深處一

皇明從信錄

卷八

॥३॥

天  
卷八

美

安道廣  
西龍川

安道廣  
西龍川

1-142

請舉唐賢相張九齡宋名臣余靖祠典從之。○晉府長史桂彥良卒。

漢高祖不事書經于馬上之習晚年得一陸賈不過縱  
談慷慨之辭光武號稱博學過而一時儒生安事經  
籍于一詞賦下第賈自唐太宗宋太祖宋徽宗之學無  
聞于詞賦而于詩書帝王之道稽古之學無文之焉  
我聖祖以武功定天下而崇尚文學如飲渴之于飲  
食諸書既得皆待以腹心惟經術又文字者不獲而生  
成諸儒說經治生至于解經稱義又文字之理無有非  
老而彌益之所求是猶拔足躡機進而文儒相尚其萬  
一哉固一時略略足備拔進而文儒相尚其萬一哉固  
聖心之至使不得已而委于庸常是曾其所欲也故于  
治安之至甚加惓惓焉乎稱  
杜康之賢而不爰用稱哉

封都督裴赫爲航海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赫先以軍功歷陞至都督洪武己未命督遼東海運至是每歲一行

舉。昨。從。信。錄。

1 卷

折衝風濤勦勦備至軍食餉之同時有都督朱書者亦以督運粮餉有功封牘臘侯食祿世襲與赫同○河間阜城驛馬戶以莠生馬來進上曰馬戶飼豆之給其費不輕故嘗命驛馬戶生聽民出賣卒復來進豎朕言不信耶無亦冇司奉行不至也其還之

戊辰 洪武二十一年

正月命潁國公傅友德統著漢大軍征勦雲南諸蠻寇○雲南平緬蠻板結砦于馬龍也卽甸之摩罕勒總兵沐英遣都指揮竇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論吏部曰爲國以任人爲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貸賢者不以小疵而

知其過

久恭前任以簿書之過謫處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  
民者即有過亦可用也召復還其官○陞浙江道御史凌  
漢爲右都御史漢勸獄平起人有德漢者遇諸途厚報以  
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爲廉得其  
事較有是提

二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歷代帝王廟

風后女放旱陶窶能伯天給至伊尹傅濞周公旦召公  
奭太公望比方牧張良蕭何可食陳平周勃鄧禹馮  
異謝豐房王邯封如李才之張猛子佩曹彬潘美  
韓世忠蕭飛張俊大華濟何公何公謝水亦老潘伯顏  
有六人

聖明後信錄

入

遣官祀歷代帝王初帝王廟爲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故元四大王來降上欄而宥之且厚其賜資糧隨西平侯沐英戌守雲南○大將軍藍玉送降湖廣婦一百六十二人至京命以文綺帛衣四百八十餘襲鈔一千二百三十錠給賜之

三月平緬復舉衆號三十萬戰衆百餘寇定遠沐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旬餘抵賊管還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驕萬衆乘二十衆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則今諸將曰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筒分吾將士作三行俟彼象近則前行之

鏡前齊祭。若象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鏡聲不絕。象以反走。然後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旦。賊悉衆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猶然。橫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標射遠近。英分軍爲三。命馮誠領其前。蒼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復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卻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既交。彼象在前。我前軍火箭銃砲連發。雷聲電走。山谷震動。象皆反走。寇之勇而力者曰。昔荆亦殊知戰。戎左帥小部。更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帥活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衆復前。英責戰益急。三軍大呼而壓。賊衆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七十四象。餘象皆被矢如刺。蟬以死。帥刀斯郎斯郎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黨走死山谷中。生還者百無二三。自是諸蠻畏服。牛編歲入貢賦。不復反矣。○廷試進士。賜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亨泰襄陽人。上命有司。逮狀元坊。以旌之。建坊始此。○上召試官陳宗順等論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鐵之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于心。信心常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謔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

卷八

三

卷八

三

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上覽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上曰。竊齒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丁巳。要之君子。當以恭儉爲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云。○東莞伯何真卒。上親爲文。遣官諭祭。之命其子榮襲封東莞伯。

按此條。係明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上曰。竊齒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丁巳。要之君子。當以恭儉爲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云。○東莞伯何真卒。上親爲文。遣官諭祭。之命其子榮襲封東莞伯。

卷八

卷八

三



念軍士毋以加害七日事竣之會同僚盡心八日沿海衛所嚴於保障凡八條頒之將士永爲遵守○安慶侯仇成卒追封院國公

九月傅文德等率兵討阿資道過平夷以其山勢峭險各通龍海宜築堡駐兵屯守以捍蠻夷遂遷其山民往居早上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領兵千人樹柵置堡其地後以爲平夷千戶所阿資等率衆寇普安燒府治大肆剽掠因也普安倚崖壁爲寨傳友德等以精兵蹙之衆皆殺辟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沐英遣都督竊正從傅友德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

皇明從信錄

卷八

三

其黨大頭弁宗等五十餘人阿資勢窮受與其母請降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陵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遂降○改建歷代帝王廟于鷄鳴山之陽

列傳

冬十月乙丑頒武士訓誡錄上以將臣於古昔善惡成敗之事未能通曉特命儒臣編集申明以鉏廣獎喻金日磾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劉闊王彥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釋以直辭俾流武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時廣西江西指揮耿良戴宗以科欽激發

致亂生罪上曰武臣不知愛命守禦之方與夫名爵

享此福及子孫之道乃爲保寧勅頒之使知鑒戒○勅

五軍都督府申諭天下衛所屯種勅曰養兵而不病於農

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但使兵生食於農

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今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

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古之良將若趙充國輩皆以此策

樹勛當時番名後世其各錄諸將務在程督使之盡力於

耕作以足軍儲則可以繼美於古人矣○進封永昌侯藍

玉爲涼國公孫修爲金寧侯

其下此道公功所賞封王聖公適有封其私元

正紀者上聞大怒事中止至是公其後改封涼國公

皇明從信錄 卷八

賜和黃金三百兩白銀一千兩鈔一千五百錠文綺四十

端夫人胡氏亦賜黃金三百兩白銀一千兩鈔五百錠彩

段三十端○以庶吉士解縉爲監察御史未幾遣歸進學

縉吉水人天性英悟奇絕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十言年十

八舉江西鄉試第一連登是年進士上親選授爲庶吉

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寓大庾西室陰之

日爾稽試舉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退即草封事凡

萬言以進極論悉陳無所諱忌上嘉其議時兵部侍郎



沈潛思繹才誣其狎侮督轅上不能權臣察御史趙邦  
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  
繹揮筆立就歷誅其奸狀上慮繹少酒養將為衆所傾  
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  
歸益進其學又諭繹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  
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

按繹細封事其要畧有云臣聞下通上之書繹繹  
職不呈于重覽建不為君用之法所得取之盡諸錄  
朋奸固上簡法為奸之條所謂用之者其少又言  
下謀信有間則刑太繁無多自為之時無存無奏之  
又前律以人貸為重乃有拾他人樹木而斂之者  
恐侮節義之士又言太常非俗樂可建宮殿非人道所  
為可以學建律之世有立計之使使人倫經况之矣  
者悉火之以杜俗志治居用方向漢魏天德月德之類  
是則從信錄

三五

最其不經但中書之職不用建除之說又言陛下  
天啓清廟而學問不修蓋緣問無心乎無素與御取  
虛與偽莫明神而微應誕受矣信申明不吉之徒為  
天宜復掃地土恩等祖立備七廟之制臣言官之命  
公卿子弟之中皆以代掃地之役彼有司果以教民  
廉人於掃地事矣推理員職實施實與焉故實賢者蓋  
為等列辭人習此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  
刑為飾辭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問談論官人沒  
商賈之重誼宜任用忠良弗任意氣怒生殺按繹封  
事言言皆治平良規惜不能備錄也抑繹言切直如此  
聖祖非惟能容之且愛護而玉成之

以卓微為給事中敏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上罷重之  
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白於上曰宮  
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

使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  
以今天下耶上笑曰卿言是吾慮未及此耳

卓微浙江瑞安人年進士建文中選禮部  
郎左侍郎嘗奏防宗藩之變後竟貶

徐允恭嗣封魏國公封常昇開國公

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弑其王熾立叔明子日熾主國事

聖明從信錄卷八



錄鳳陽縣人重厚慎密大器稱其幼及至

詔以元良之地置桑顏泰稟福條三衛

北朝桑顏元帥等各差人來朝賜得并書詔以其地置  
遼河自奉安自黃泥崖輸糧備饒饒至開原日福餘必  
所部自是無虞朝貢

徙江南民田淮泗

五月狼洞黃平蠻作亂賴國公傳友德討平之置興隆衛

隸貴州都指揮使司

六月周定王去國之鳳陽遷雲南幸遣還國

七月召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還京師○虜也速迭兒弑其

皇明從作錄卷九

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

八月史定大明律○徵趙謙為瓊州教授

為是官作理臺布學兼六書本義廣百文字通發通化  
為已作發係自茲勸勉職名臣

十一月百夷思倫發入貢謝罪○詔諭故元兀納失里大

王○上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

書沈縉對曰君子小人未易議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

俗正而之簡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汚泥其色不變君

子雖于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縉又曰自古君子常少

小人常多亦患難去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惡者去

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伏賢者舉而不仁者遠夫

何難去哉○上與學士劉三吾論治民三吾言有北方修

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可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

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

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

無之君子懷德小人懷威施之各有攸當焉可堅以一言

乎○上諭年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貽危常慮患乃不

及患車行于峻坂而仆于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

天下亦如御車難治平何可不慎○撫德州同知陳彝為

人懷吉少卿

皇明從作錄卷九

十二月徵士梁寅卒

寅字叔玉江人家居貧方舉梁舉于鄉不第遂棄舉業  
一詩名士多由之定元為縣令梁舉于鄉不第遂棄舉業  
歸天下士起進焉梁舉于鄉不第遂棄舉業

寅在禮部中計論慎密不泄機密成將授以官劉以  
老病辭歸結屋於山門山四旁上多從之梁舉為五經

至是年八十二歲有司易志謹詩書訓義問禮考  
註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君臣事舉宋元史節要及石

雲南西平侯沐英入朝上以諸吳相服命即回鎮○南

安侯俞通源卒

通源舉人龍圖公通海郭也果湖歸城洪武三年以平  
蜀楚功封縣千五百石七年加二千石後以當事僉子

吳祖謀  
不得

高麗國相李仁人因禍而立其子昌爲王遣使姜伯淮來

貢第仁人子成桂廢昌而立定昌國院君王瑄主國事

魯王卒 上諭禮部李原名曰父子天性謹法公義朕不

得以私恩廢公義可謂曰荒

庚午 庚午二十三年

正月命晉王成祖分道伐虜○貴州苗叛延安侯唐勝宗

討平之○輪賊湖蠻叛命東川侯胡海爲征南將軍帥師

十萬討之師渡九溪大庸度天火嶺六古甲洞擒獲蠻首

夏三八古皮等擒送京師還大賀山擊斬蠻兵千餘分道

是月從信錄 卷九

勳捕敵毛部落俘獲亦于討還京師以公茂還鄉例賜海

金銀鈔幣歸老千家是年海卒○進士丁希曾言其母任

氏之喪以收嫁服止暮年願終三年之制 上命禮部議

之尚書李原名奏曰不喪出母古之制也希曾之母既以

失節難渝定制從之○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生

陳質言父戍太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荷國

教育願賜卒業 上謂兵部尚書沈縉曰國家得一卒易

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制其兵籍還歸進學縉對

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遂制其兵籍則缺軍伍 上曰人

才必養之未用之先而用之既成之後事有輕重難拘

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製成一賢才以資任

用其弊豈不重乎○定馬政

初江南一側以十一戶養一馬江北一側以十戶養一馬

增至五戶養一馬仍餘太僕寺江南江北各行牧馬

匹爲學生種馬其牧地牧地牧地江北之人每戶再

給鈔三百貫州縣馬學生以補是缺之數其正從馬

二匹官止歲收一駒餘馬以自養其養馬武英武三

衛校馬亦如江北五戶之側

二月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上曰王國有嶽鎮即以

嶽爲正次海次鎮次瀆風雲雷雨之神又次之于是禮官

爲廟以進使領之列國復命東海則應合皆祭東嶽東鎮

齊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晉秦北海○國子祭酒宋訥卒

是月從信錄 卷九

訥在成均館學規立師道嚴整以爲宗子爲 上爲

文選官致祭故事文選四品無給子者給自公始又

進行人鼓祭于案爲治典

寧國公監王討西番敗其衆于大渡河○龍州知縣陳敬

爲吏部侍郎

三月燕王師至通都故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唆住忽哥

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先是燕王出古北口諭友德

等曰吾與諸將軍受命從兵沙漠掃清湖廣今虜無城郭

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不得其難以成功

諸將皆諾即發騎哨得虜跡知乃兒不花等馳慮帳于進

都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燕王曰天大雪虜必不虞我

至宜乘雪速進遂抵進都隔一積虜不知也乃先遣指揮  
觀童徑請虜管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即相抱持而泣  
倉卒之頃我師已壓虜營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  
走觀童諭以燕王至毋恐乃兒不花素聞燕王威德遂不  
去觀童引之來見燕王降辭色以待之即賜之酒食令醉  
飽慰諭遣還營虜甚喜過望遂無遺意將至營又復召來  
如是者三於是悉收其部落及馬駝牛羊而還道人報捷  
京師謂乃兒不花等將校三百餘人入朝獻其銀印金錶  
牌併所受元宣命以乃兒不花爲留守中衛指揮使阿魯  
帖木兒爲燕山中護衛指揮使住店副都御史忽魯赤爲  
皇門從侍

宋王

工部侍郎賜紗帽金帶襲衣鈔錠有左  
後聖祖于北庭未嘗無史志謂元自克元都平關龍  
民振兵其後其征者一而後師勢不與焉不知  
我聖祖每出一命皆出師奉命以不敵而後下得已  
焉此處耳觀其北庭之禍謂有日宋衛諸失限山下  
海後世勿得輕伐惟北庭我之世也日不敵而師  
亦會三聖祖處其心聖祖之心聖祖之心聖祖之心  
千百里之外有將以重休而聖祖之心聖祖之心  
至是爲大猷矣其後天伐明聖祖之心聖祖之心  
而大猷與之聖祖之心聖祖之心聖祖之心聖祖之心  
而大猷與之聖祖之心聖祖之心聖祖之心聖祖之心  
而大猷與之聖祖之心聖祖之心聖祖之心聖祖之心

四月置龍里衛指揮使司○築京城外垣  
閏四月置五軍斷事司曰裕仁裕義裕禮裕智裕信○除  
百官其年奔喪之制  
舊以遇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計至是史部言祖  
父母伯叔兄弟者是其年限若只令奔喪計制或一人  
兼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繁  
而官事廢弛後除父母兄弟喪計丁憂外其餘期年服制  
人亦從之

施南忠建二宣撫司蓋城涼國公主討定之○置平靖衛  
指揮使司  
五月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先是  
善長坐他累削祿一千四百石既又以有胡惟庸黨類爲  
言者上亦未之究也是春榜爲功臣猶前善長會有星  
變其占爲大臣災上疑之時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  
請免其黨數人上大怒遂賜善長死

國論之機當時羣臣皆不願建惟解縉成部郎中王  
國輔善長與之謀下則一心出焉王以得王書曰病臣  
弟生封公死封侯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若謂其自  
國不難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抑之事理  
將全之爲善哉善哉惟縉一之黨也我雖至若任亦

不為失善長於性德... 趙明從信錄 卷九

趙明從信錄 卷九 以肅清逆黨事命刑部尚書楊瑞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下凡二十人

詔求仙人張三丰 按三丰一名玄洪武初人武當山修鍊應修美異求

詔求仙人張三丰 按三丰一名玄洪武初人武當山修鍊應修美異求

皇明從信錄 卷九 六月定東官司經局官制 選用者民有才德知故與者

皇明從信錄 卷九 將老矣今其錦衣還鄉特命爾為百大長令率兵百十有

皇明從信錄 卷九 七月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時多假以營私乃今都布按

幣有差○改錯監察御史印

先是院分察院各河南等道每道錄印二其文皆曰  
奉院印以出使事若其事則錄其印于內封  
道印家相類乃命改其制院印十三如前江道則曰  
史印餘亦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府州縣事酒則監  
印十餘皆五

定使節之制其式如漢節長三尺旌牛尾三重

九月以福建右叅政王純爲浙江左布政使

按院故元進士人國朝歷官右叅政嘗持節巡撫四川  
平賊有功司贈進士其國如不受或都日不受固善恐  
人誤以爲生受者受之

十月命劉基孫劉萬農封誠意伯復以基次子仲璟爲閩

門使

初基爵止其身不臣農氏而基養作胡惟庸爲所害基  
子璉爲江西叅政以爲惟庸當立木所賣實憤成疾  
卒于官及惟庸敗朝廷問之璉曰不臣農氏

命禮部試侍郎張智翰林劉三吾同徵至者儒臨安錢宰  
等修纂書傳 上以蔡氏書傳註說多有未安者命儒臣

開局翰林院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  
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合選令禮部刊行

按野記云 高皇帝親製學起德以尚書爲業和惟天  
下民二節蔡氏注誤常同傳以上日賦自起兵迄今未  
嘗五步復舊仍以舊儒生囑談因令諸儒臣改正爲書傳  
會選刻示天下學者其書曰凡前元科舉尚書皆以蔡  
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前日月隨天而左旋

今俗觀泉泉甚爲不然當依朱氏時傳十月之文註文  
既遷又如洪慶內惟天陰陰下民相輔厥居一德以  
天之陰陰下民清風雨澤萬物咸遂五穀蕃實立  
以養民之命此天之德也君之相輔厥居者何戴五穀  
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輔厥居者皆付之於  
天而君但安問自若清風雨澤萬物咸遂一德以養民  
君師之意義

時并令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 上覽孟子至草芥之譬

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  
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與  
視自臨但胸受箭曰臣得爲諫死死有餘榮 上見其  
誠懇命太醫院瘞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

修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爲主

本東月三云錢宰按成至京同諸儒修書門者皆去  
子節文服日微吟曰四鼓寒衣起若衣半門朝月尚嫌  
過何時得遂田園樂歸則人間無職事者以問明日  
文重宴畢進諸儒論之曰昨日許清然河官嫌汝何  
不用受完牢等輩懷

詔刊行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上以其字義

音切未盡命翰林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  
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

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 上覽賜名曰韻會定正  
命刊行之

十一月以重慶府永川縣知縣王佐爲翰林侍讀○置景

東家化二衛

十二月購遺書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  
權夷陵州學正張智為禮部試左侍郎章昌教授李本立  
為翰林院編修○國子生程通言其祖父以罪謫居陝西  
年過七十無他子孫侍養乞放還鄉里俾得就養上憐  
其志從之○是年潭王梓暴卒○航海疾張赫雄武侯周  
武卒

以餘戶西番攻封侯至是九十子與張招撫  
相人袁珙入燕

聖明從作錄卷九  
聖明從作錄卷九

聖明從作錄卷九  
聖明從作錄卷九

正月命都督劉真創立甘肅城池操練軍馬及提調屯種  
二月權河閘府景州學學正胡委安試國子祭酒○上聞  
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  
之爵子孫相仍以爲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

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  
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無賜以爵則  
賢人君子何以爲勸帝帝貽誤若此誠未盡善○改封豫  
王爲代王漢王爲肅王魯王爲遼王○以海運及防倭戰  
船所用油漆棕纜悉出于民爲費浩繁命利桐蔭樹于朝  
陽門外鐘山之陽

三月廷試進士賜許觀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故  
元遼王阿札失里寇邊屯朵顏山命傅友德郭英總兵討  
之師至哈者令利王友德遣下令班師解圍之以爲然越  
二日復起師深入至黑賴雅山等處次洮兒河獲人口馬  
聖明從作錄卷九

聖明從作錄卷九  
聖明從作錄卷九



聖恩不  
賜正  
人得力

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治工數人問之莫能容最後一人言範模不正故鏡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人君主宰天下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四月籍運天儀○上謂後軍都督沐春日虜人遠遁塞外清寧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衛衛足以守邊其守關士卒已命撤之而山海關猶循故事其七站軍士雖名守關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議家通逃餘悉令屯田

五月詔定文武官封贈舊制一品封贈三代二三品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時廷臣有奏賤子輩父職

例止封贈嫡母而不及所生母劉三吾亦奏宋制以子貴母亦以生子之秩封贈詔從宋制○更定六科官制

六月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七月定生員巾服之制上以學校為國儲林而士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上親視

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襖衫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緣卑僚飲巾垂帶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

傳信錄云上有天下欲審察民情為便行一日

至神樂觀見一道士下殿審察民情為便行一日

曰此網中也用以索之而上則高麗齊齊矣上主明

日朝廷上日召神樂觀昨日結網巾道士來至則命

何  
士  
亦

為道官仍命取其綱中十三項頒示十三布政司使一人無庸服皆首戴細紗冠為定制自元以前無此一人建我太祖創法垂憲不獨臣于禮樂制政之大理也朕我太祖創法垂憲不獨臣于禮樂制政之大理也

以彭友信為北平布政使

按友信以貢至京師遇一上微行出虹霓詩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雨繫天腰命爾之友信應聲曰

玉皇昨夜夢雲雨出萬里長空跨玉橋上大微問其籍命玉皇朕上竹橋同入朝友信曰富饒人不入蓬入城召信上殿前問故與彭友信曰

此秀才才學有行近接是職

八月皇太子巡撫陝西○命都督宋晟劉真統兵征哈密

哈密去肅州千餘里所城也晟等兵至其城破之擒其偽王子別列怯而王系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

皇明從信錄

梁只俘獲虜衆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賜長興侯耿炳文銀錢五萬造第鳳陽鈔二千錠與莒先

學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鈔一千錠彩段三十表裏優老

于家○翰林院侍讀陳迪為山東布政司參政捕蝗弭盜

民其德之

九月遣主事寬徹御史韓敬訴事唐政使西域○定文武

百官入朝次序○詔定建寧茶額例

按天下產茶處皆由廣成府督有定額惟建寧茶品為上

而產之為大小龍團以上以進

民乃罷德龍團惟採茶葉以進

罷開門使○嘉興府通判龐安私鬻鹽徒送京師而以

賈其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償贖入官且責取罪狀安  
上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豈可以一時之  
例壞萬世之法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  
之言自相違背自失信于天下也 上是之詔論如律

十月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一曰願養聖躬以爲民社  
之福二曰擬擇老成之臣以爲諸王之福三曰擬夷狄以  
爲中國之福四曰精選有司以爲民生之福五曰竄封祀  
典以勵忠烈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  
防外患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  
弊書奏 上曰所言知時務達事變但調易邊將一說未  
可明從信否

若邊將數易則兵之材力勇怯虜之出沒情狀山川形  
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如趙克國班超崔惟恐  
任之不久何以數易哉然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  
也遂命吏部擢堅爲樞密院右僉都御史○以吏部考功  
主事周丹爲新化縣令

丹初詳進士授新化令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通吏卒  
不敢欺辱民言及丁稅多寡第爲上中下籍知之遇  
有缺役隨時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成至于保訟文  
驗皆躬歷之吏胥不得爲奸罷諸役作民安樂安業流  
民之歸者益衆焉 上命吏部得復爲縣令仍命補  
道之

湖廣寶慶衛百戶舍人倪基言四事一任用武臣二制民

之產三興舉社學四選賢授職 上嘉之命參贊清平衛  
軍事

十一月命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皇太子還自陝西  
志欲定都洛陽爲圖以獻

十二月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廬州按視有  
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堦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開陸  
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礪一道至貴  
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便之○勅禮部清理釋道  
二教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  
併居天下僧道有創立庵堂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施

江衛吏以過罰書寫伯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蔡徽不許  
吏拏登聞鼓 上切責徽曰吏雖罰役大倫不可廢使母  
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  
者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爲勸徽大慚吏得終喪○是年擢  
寧海儒學訓導閻文爲將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恕

爲周府左長史徽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資  
宜試職 上曰師儒職雖異其道則導不可以資格論遂  
實授仍賜冠帶文綬襲衣

壬申 洪武二十五年  
正月征古州諸洞蠻首克銀賴洞及三門合水古州蒲洞



萬戶克餘和二州有功及渡江父老亦從征有功後勝父子俱死行陳今忠雖坐軍律當免然念其祖父宜報之於是宥忠罪陞為本衛指揮僉事子孫世襲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上哭之慟輟視朝親製文遣祭封

寧王蕭紹禧

皇太子少司馬開皇太子蕭紹禧不謹遂致失聲飲食

運今不族宗諸等御膳房中廚左右春坊分班直入華蓋

殿侍讀學士近前說民間利害時里林橋間陳古今孝弟忠

信文學材藝口以爲常

七月上御右順門與待臣論治道因及理亂上曰爲

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不急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

擾則不治故意餌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總之言雖淺可

以喻深○教官訓導有給由到京者上問民間疾苦

廣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和皆以守職在學士民

事無知對上以二人概言不知言也乃歷指古人在

田畝其心常在朝廷來伊尹齊威漢賈誼董仲舒唐馬周

宋李沆事以責之復諭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其教

諸生皆兼時務治民治兵水利算數等事當時得人皆難

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不出則所教何事

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汝等

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效汝等所爲朝廷焉能得人願謂刑

部臣曰若二人者立心不誠豈能爲聖賢之教庶庶靡不

無補于時宜崇之極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

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于國子監上喜禮遇獨優

賜歸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

按琉球在南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風利航七日

可至漢魏及唐宋不通中國隋唐時遣兵其男女五千

人心是使初論亦不從洪武初國分爲三中山王察度

命晉定侯陳桓往陝西修建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

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

八月葬懿文皇太子○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司官

景

時刑部已置西北太平門之外乃以宗人府吏戶禮兵

工五部列于廣教門之東中左右前後五府太常司列

于廣教門之西爲改建令規機

宏批論注事高適常置其後

靖寧侯葉升坐交通胡惟庸事受伏誅○頒醢食簡要錄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之最貴者

史 1 - 158

何謂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為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  
學者何當春之時鷄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  
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  
幾一或水旱蝗蟲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  
吾民之艱至有刻剝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  
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未計其用穀之  
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為之書至是編  
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九月立嫡長孫允為皇太孫以修撰黃子澄兼少詹  
事侍東宮講讀○遣都督宋晟總兵征罕東西番叛寇俘  
皇明從信錄 卷九

斬七千餘人獲馬二千五百半羊十萬而還○遣都督周  
興總兵討故元逆臣也速迭兒先是藍玉北征虜主脫古  
思帖木兒走至也速迭兒之追索所統其部屬皆奔散來  
附至是興等進討追至徹徹兒山大敗之胡寇自是不敢  
近邊者十餘年○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往知來試無  
不驗者必爵及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上  
疏切諫

其言曰周敬上疏在德厚廟年歷數年定陛下四當  
修德則皇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又言  
陛下連年遠征臣民困竭山窮水盡如為民不得其傳因  
寶祿之耳臣聞得國寶出日限國寶年主職以下和  
所得之玉珠之泰始皇秘之名曰御製自是以來歷代  
珍之迷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德可以守德曰仁

臣之心

是知仁乃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破國之君必先得  
寶而後不替五代之君皆得氣索不替而天下治安  
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天下之民皆安如  
在仁義而不在此則天下之大寶而為用之小寶也  
民困皆怨德之真近之大寶而為用之小寶也  
聖出天下明則物物乃難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  
聖又言方今力役繁興戶口雖多而民勞者幾何  
厚創繼繼而民不暇所謂德法也昔者漢高祖  
善也臨廢廢矣而民不暇所謂德法也昔者漢高祖  
治武備方今國威顯赫富強而外義何所感德  
願社稷之民則願廣民則願富民則願安民則願  
錢糧之民則願廣民則願富民則願安民則願  
治也又言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軍丁已時如之何其可  
宣十九年天下官軍丁已時如之何其可  
咸否一舉殺之聖無善人天下官軍丁已時如之何其可  
早進早表陳夫給米必不由我殺戮無辜威德和無之  
致也疏奏上頒給其  
言自是北征之聲猶見  
皇明從信錄 卷九

以方孝孺為漢中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赴任至官日與  
諸生講習聖學蜀獻王聞其賢命世子受學各其讀書之  
廣曰正學

孝孺字希古台州府海人父克勤如濟南府有異政  
諸生講習聖學蜀獻王聞其賢命世子受學各其讀書之  
廣曰正學  
孝孺字希古台州府海人父克勤如濟南府有異政  
諸生講習聖學蜀獻王聞其賢命世子受學各其讀書之  
廣曰正學

以服。上服在末時至酉末。遍體抽掣藥之効也。其藥味  
香若菖蒲而發京奴米。形迥異。足夜病愈精神日強。

峯關關吏以夜不即納毀門而入上聞之怒曾有言其陰事者上詰責之玉不爲意每侍上宴必止停傲總兵在外專制則問至遠詔出師追征西域意望進爵時已封涼國公上命加太傅玉不喜曰吾功不得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

蓋宦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謀乃命吏部同翰林院儒臣  
徵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其設官  
分職之類類編爲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詔刊行頒  
布中外○驗封主事崔晉署吏部事尋爲尚書 上曰即  
位以來封賞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爵祿食禮儀等  
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四時損益皆適其宜然第功臣多

武人不知書往往恃功驕恣踰越禮法其或時情疎浹  
儻不度及藍玉以反誅籍其家見其服金器用儻修喻制  
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  
號虛實之等第編輯爲書名曰稽制錄御製序文頒示功  
臣使之朝夕省覽以遏其儻

三月上諭戶部曰賑捐內帑之資付天下書民糴粟以儲之正欲前荒歉濟飢民也歲荒民飢必候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飢死者多矣爾戶部即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飢則先發倉廩以資民然後奏聞著爲令四月太白經天京師大旱求雨言錄因從

五月陝西民有坐事謫戍邊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賁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訴于朝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賁監送之人○魏國公徐輝祖崇山侯李新表考精制錄所載公侯家人及僕從戶存留如制錄請給付有司上命發鳳陽贖籍爲民

六月郁新茹常嚴震直爲戶兵工部尚書  
八月詔褒興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氏劾  
之遣官簡拔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旣至令自推  
衆乃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爲右春坊右庶子

撤江寧民自其祖傳教子孫勿異遷至清傳十世矣食  
惟以子孫人其賦納所司尤出無遺絲毫坊文何  
獲無敗執辦婦孺事太工不使與家政子孫訓行幸遠  
不食此家寶綬慶原朝我義衣衾不載卅三年不舞酒內  
其所處如此家以其多推擇臣通判時屬遇室典之  
識之後被如家託其田冬推擇爲縣吏則歸還到室典之  
從記者不問實與否必死而置其家其宗長廩庫無是  
徒爭提兩入爭先浹吏上獨據之曰我知鄉門無是  
也入誣之道押口牢家速布政司求減上問該治家所  
以長久之理捫口牢家速布政司求減上問該治家所  
之至是尚青巖震血直進其家世孝友以聞遂有是詔

從慶靖王于章州原封慶陽名臨余紀所生

九月復以劉三吾爲翰林學士○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  
巡按至孟津有司獻衆財以賂平平憾其人并所賂奏  
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書吏衣鈔

減平之半仍以勸善勞勉之。○頒大成樂器于天下。令有司如式製造以祀孔子。

十月徙封岷莊王于雲南。○改建翰林院、詹事府、太醫院于皇城東南。宗人府後。○勅宗人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名。上考驗陞轉。如常選法。宗人有罪宗人府即議量罪降黜重者奪爵為庶人不即刑。

十一月東莞何迥作亂。廣東指揮使司遣兵擊敗之。獲送京師伏誅。○封皇子樞為谷王。以劉璟為谷府長史提督調燕代肅遼慶寧六府事。○擢秦州訓導門克新為左贊善。紹興府教授王俊華為右贊善。時天下學官入覲者。

皇明從信錄

卷九

三

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旨獨克新敷奏亮直俊華善文辭故有是擢。上召二人謂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十二月永錄成頒賜諸王其書載歷代宗室諸王為虐悖逆者以類為編直叙其事又輯歷代為臣善惡可勸懲者名曰世臣總錄頒示中外羣臣。

甲戌 洪武二十七年

正月勅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雒陽山之陽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廟並列。通稱十廟云。○詔武官子弟習騎射。○改中都留守國子監為鳳陽儒學。○榜示天下寺觀僧

禮部  
刑部  
工部  
戶部  
兵部  
吏部

道伍不許奔走于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爲題號強求人計共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禪及學金真者聽三四人之旨毋得私相巷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于民所至僧寺必捐周知冊驗實不同者拏送有司問充軍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削髮爲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罪。○上諭工部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則忘飢疲則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人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論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粟且授以種植之法又令益種綿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皇明從信錄

卷九

三

二月都督劉德商高巡視兩浙防倭。○上與侍臣論人主聰明不可使有壅蔽學士劉三吾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奸邪臨絕賢路則視聽聰明爲所蔽矣。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泰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沈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妄所惑則亂何從生哉。



○陞行人司馬正七品左右司輔爲從七品行人爲正八品此設官四十員

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本上以舉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節至是始命以進士爲之凡設科第初奉使外夷則遣之使非奉旨諸司不得指差行人之任重矣

三月廷試進士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信浙江海寧人

○都督楊文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防倭

四月詔陝西乾州立唐忠臣渾瑊祠○更定蕃國朝貢儀

五月定武職比試襲職凡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孫未及二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者惟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不中者降充

軍○推恩功臣官至二品以上者皆得賜第于鄉置享堂樹碑先墓官爲給費○却安南朝貢○詔免孝子鄒安童

軍  
按安童永州南陽縣人父玄成定遣已卒安童補役以馬老無他兄弟供養且有姑手節老而無依請開自陳上請復其身

六月 上與侍臣論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速

朝而有愛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速朝而有喜色

大喜者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月至矣憂者憂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虚心而受人則人孰不

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伐楚暴鄰國

而罪非日衰故人君遜志納善人臣以道事君則天下之

事無不濟矣

七月 上因改定書傳附儒臣劉三吾等朕每觀天象自

洪武初有黑氣燒于奎壁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

簡等宜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

厚各賜以綺繒衣被

八月遣監生人才督天下吏民修農田水利○詔國子諸

生習讀春秋○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于醉仙樓

九月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

乃請于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肥旣而母病愈竟

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 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

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絕倫理亟捕

治之勿使傷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

部定議旌表孝行其例行于天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

親居則致其歡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托之良醫投以善藥

至于呼天告神情文懇切之至此爲人子所當爲也臥冰

割股前古所無雖出于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肝碎骨尤

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臥冰或至凍

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者此皆愚昧之徒務爲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殺死遺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告不得已而割股臥床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部從之○寰宇通志書成

按此書分爲八目東距遼東郡又自遼東東北至三商南西極四川松潘南又西南至南金嶺南逾嶺東至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至北平大章衛又西北至涿州甘肅爲縣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通各一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南廣西雲南之通各二四川之道三爲縣七百七十六凡天下道里總計一萬九百里四廣之縣不與焉

勅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

歷世從有數

卷一

三

千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闢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奸賊之臣伺格利作聰明上不察而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替之典如漢高祖刑白馬誓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遂致改其法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以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 皇天眷念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並元弊政至于開導後世復爲祖訓一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耳禮部其以朕祖訓頒天下諸司俾知朕立

法垂後之意永爲遵守後世敢有言更改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

十月罷建岷王官殿 上諭工部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今雲南土廣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始爲標亭以居候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工部遣人馳驛往諭雲南守臣罷其役

十一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計之阿資走○鳳陽府泗州盱眙縣者民劉木等詣聞言知縣方素易在職三年民受其惠今以母喪去官乞留復任從之復遣使賁勸往勞

素易受賜詣聞謝恩復命賜宴於禮部陞請歸喪母而後任詔許之

十二月申定皇城門禁約凡朝參午門先放直日都督將軍及應直帶刀指揮千百戶鎮撫散騎舍人然後文武官以次而入不許撓越○女直部野人冠遼東命都督宋晟劉真率兵討之○是年太子太師顏國公傅友德薨卒○定遠侯王弼卒○永平侯謝成坐法下獄死○安南國王

陳叔明卒葬于安生山謚曰懿  
按叔明明王季子也號恭定號友恭後博學明敏驍王立拜爲左相諡王天而無嗣廷議立明王已故庶長子恭肅子志者爲王叔明爲太師志者所出不正宗族輕賤之既嗣位居後不廣舉勵多德遠賢聖郭大夫人也

時宗人作亂捕斬枉濫并欲盡去陳氏之望大帥行通  
 明聖詔之宗族官贊相繼等臣助太師還臣以靖君側  
 便相謝曰諸君早還城臣已辭職明君易儲致治幸矣  
 聖恩有他謝君幸勿相迫來皆喧譁還諸就道近  
 臣已而擲出迎謝恭肅子伏地請罪太師仆地相持  
 哭曰主上何至此臣之不幸豈遠有今日也布相持  
 厲聲曰天命謂罪人安得多言相王曰可以照時  
 仁失于大義乃吃將軍決法使有司備禮奉太師王  
 稟非臣意所及以社稷故不得辭免有奉志在極禮在  
 器後黑漆無以金寶丹朱其於飲食服用依前節餘終  
 身之喪發世無改乃率亂政率舊章明賞罰其宗  
 族男女之孤幼者盡放歸養宮中視同已出湯其公  
 能婚嫁葬送者賜之末減文成誠恩誠惠矣是亦  
 和國人也化俗尚古風以已不未嫁者其意亦  
 弟有相恭自同使同雖敗足為帝王於王征伐不後于  
 聖訓無道叔明清虛而廢之以廢王太子入嗣位觀

明從信錄

卷九

三

其一心華在社稷得人而事不與  
 大公無私亦所可謂外之賢君矣

皇明從信錄卷十

東莞 陳·建輯

秀水沈

乙亥 洪武二十八年

正月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春討越州叛酋阿資斬之先是越州蠻龍海子阿資據龍窩殺掠害民命諸將征之師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愈肆猖獗春復討之衆以爲難進兵紫溪山擒其黨者宗春謂衆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及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以匿之今謂土酋悉從征謀羈絆不能過復多置營堡相犄角共出入授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梟其首以殉并誅同惡三

百餘人蠻夷震服

二月宋國公馮勝卒○山東布政司言青兗濟南登萊五府民稠地狹東昌則地廣民稀雖嘗遷開民以實之而地之荒閒者尚多乞令五府無田之民分丁就東昌開墾以足民食命戶部行之

三月秦王征土蕃回以疾薨諡曰愍王子尚炳嗣王

四月勞論遼東海南隔洮大同西河西涼寧夏至古北口西蕃諸指揮使令固強固○遼遼東曰遼海之東遼爲首疆中夏既寧斯必成守乃有蓋州諸將共意來庭固守其地以待命北夷罔知天命屢害生民舊冬十二月寇金州

爾指揮雲卿等忠義于天普周七卒以寡敵衆遂蓋諸將

深謀扼險渠魁已獲朕甚嘉之○諭海南曰南濱浩瀚中有甸藩方數千里地多炎熱時忽遼瀋爾等率壯士連歲

戍此朕甚念之○諭西涼曰朕惟京州之域北控朔沙西

南制戎羌爲鳥鼠同穴之地天時早寒今暑退金風生爾

等樂遠甚朕甚憫之茲特遣使勞爾爾宜外張威武內

懷多仁以服戎羌○諭寧夏曰寧夏之邑背山面河胡人

介之以爲旅拒趙元吳用之矣大將軍掃清河漢今命爾

守此關內之北門胡人之前戶卿其晨昏濇謀無怠下至

昌國守禦千戶亦御劄問存○停造遼王官室初武定侯

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况邊境營繕不

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

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

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

綠江凡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

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意必有深謀

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

所有直抵永平之境時遣不臣時時弄兵自今無狀今遼

東之糧軍士飢困倘不即發沙嶺倉廩賑之必啓高麗招

誘遁逃之心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擊諸軍何以應之

今當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人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七月河南確山縣野黨成。兩驍臣表賀。上曰。野黨成。禍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何用賀爲。

八月命征南將軍。左右副將軍韓觀。宋晟。參議軍事。兵部尚書唐鐸。帥師討廣西龍州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蠻。

按趙宗壽土官趙顯聖之姪也。洪武初。顯聖稱藩。納款。結事朝廷。及其已故。其妻乃與安。置都國公常茂。結爲。結親。誘令諸酋。爲不道。朝廷。示。捕。成。延。緩。命。於。與。師。問。罪。

貴州土官阿王作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信國公湯和皇明從信錄 卷一

辛先是和既歸鳳陽暮年多疾。上春念之。每歲必一召入觀。賜以安車。入殿庭宴。資備至。相對語。勞。感。泣。

賜緡紗。預爲葬之資。至是卒。上嗟悼。輟視朝。親爲文。

授使者以祭封東甌王。蓋襲武望像功臣廟。復祀辛。太廟。上之初起兵也。和爲於陽王。曲率先。推戴聽命。惟。

謹願。上嘉焉。恩禮之隆。時莫與比。

按王洪。親密。而。功。高。不。願。受。封。上。心。器。之。一。語。不。從。行。王。洪。親。密。而。功。高。不。願。受。封。上。心。器。之。一。語。不。從。行。

按王洪親密而功高不願受封上心器之一語不從行。

按王洪親密而功高不願受封上心器之一語不從行。

按王洪親密而功高不願受封上心器之一語不從行。

按王洪親密而功高不願受封上心器之一語不從行。

按王洪親密而功高不願受封上心器之一語不從行。

按王洪親密而功高不願受封上心器之一語不從行。

按王洪親密而功高不願受封上心器之一語不從行。

按王洪親密而功高不願受封上心器之一語不從行。

按王洪親密而功高不願受封上心器之一語不從行。

按王洪親密而功高不願受封上心器之一語不從行。

按王洪親密而功高不願受封上心器之一語不從行。

中將爲南錦六指揮使。封靈璧侯。嘉靖十四年。卒。子。放。襲。嗣。王。孫。龍。勳。居。丹。使。嘉。泰。元。年。巡。撫。周。凱。其。尤。放。錦。衣。百。戶。等。陞。正。千。戶。從。楊。綬。趙。榮。使。尼。刺。達。臣。指。揮。餘。事。尤。參。將。延。祥。虜。寇。邊。過。害。風。動。才。志。敏。捷。知。兵。若。詔。論。

龍州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命楊文等移師奉議等處。

九月燕王進呈永清左衛龍門東嘉禾一莖三穗者二本。

二穗者六本。上親製嘉禾詩賜之。○徙岷王國于雲南。

○重定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六局。及宮正司。并神宮。尚寶。孝陵神宮。尚膳。尚衣司。設內官司禮。御馬。印。校。

直殿。十一監。午門。東華。西華。玄武。奉天。左順。右順。七門。鐘。

鼓。惜薪。二司。兵仗。內織。漆。針。工。巾。帽。司。苑。酒。膳。麵。六局。內。

皇明從信錄 卷一

承運司。鑄內府。供用三庫。東宮典。寶典。藥典。膳典。服典。典。

典。乘六局。親王府。承奉司。典寶。典膳。典服。三所。並門官。內。

使等官品。職。○免五府根。詔曰。朕二十八歲渡江。二十九。

歲入建業。勵兵秣馬。與羣雄並驅。旌旗甲仗。一應供給。皆。

出我江東五郡之民。○又詔曰。山東布政司。供給遼。

內軍。諡今朕老矣。思民効勞。無可撫字。今年合納官秋糧。

盡行蠲免。少蘇前日之勞。○又詔曰。山東布政司。供給遼。

東軍。裝山西北平軍需民勞已甚。今年應納官秋糧。盡行。

蠲免。

蠲免。

蠲免。

蠲免。

蠲免。

蠲免。

蠲免。

蠲免。

蠲免。

蠲免。

聖九月皇明祖訓成。上自為之序曰朕親自古國家建  
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思威  
加于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閭閻人既多  
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  
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初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  
四委身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雄習練兵之  
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翦  
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  
羣臣定為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汚濫之徒且羣  
雄之強盛詭譎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

皇明從信錄

卷一

五

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已來即  
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  
而行之民漸知禁至于開導後人復為祖訓一篇立為家  
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親覽以求至賞首尾六年凡七勝  
稱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史嘗譁文  
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則與果斷則其眩惑莫能有所成  
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欲  
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  
負朕善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平作于無窮矣嗚呼  
其敬戒之哉

洪武六年祖訓錄已作更次頒發直至今世武宗始定  
恭錄聖祖訓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  
之七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初而孤貧長值兵亂年  
少亂日常多無不勝此為戒遠矣

祖訓首章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  
情善惡真偽無不歷洩其中奸頑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  
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  
然此特權時處置頗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  
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懲刺剗割割  
之刑云何蓋嗣君生長內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  
所施不當誤傷良善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又武學臣即  
時劾奏將犯人交還全家處死○又一章云四方諸夷皆  
皇明從信錄

卷一

五

眼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  
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  
國患而我與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  
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與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  
西非邊境密邇累世戰攻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臣建曰觀此二章見我聖祖慎重兵刑之謀為治內  
承外之器焉見勝謀燕翼之遠焉見創業守成之跡焉  
嗚呼

更定親王族祿萬石并定郡王將軍中尉主君祿郡王千  
除嫡長子襲封外餘皆授鎮國將軍食祿一郡王孫授輔  
國將軍食祿八郡王曾孫授奉國將軍食祿六玄孫授鎮

陶中尉食祿四世孫授輔國中尉食祿三六世孫以下  
 世授奉國中尉食祿二皇女曰公主食祿二親王女曰郡  
 主食祿八郡王女曰縣主食祿六郡王孫女曰郡君食祿一  
 石曾孫女曰縣君食祿三玄孫女曰鄉君食祿一  
 故自成化以來宗室分封日繁日盛一遇歲終常賦不  
 足以供親王而下多貳半支給矣然近年宗室愈繁不  
 盡履廟堂之虛而不可無幾通之術矣  
 王世貞曰賦不足供之而宗室之孫子其麗不復  
 盡大農之賦不足以養之而宗室之孫子其麗不復  
 民之有司莫不伯仲焉而不知宗室之孫子其麗不復  
 祿者有司莫不伯仲焉而不知宗室之孫子其麗不復  
 親親之有司莫不伯仲焉而不知宗室之孫子其麗不復  
 六民之有司莫不伯仲焉而不知宗室之孫子其麗不復  
 僅有王不不足果自南直隸及浙西三都財賦之地不  
 皇明從信錄卷十  
 是以開未刻其若陶若廣若貴若劉之重職不  
 之東南諸望郡可以來同儲君代郡王而下其用不  
 賜地民分史所從皆歸宗賜地民分史所從皆歸宗  
 下止以策空取歸官給資養而不通焉不給資養不  
 奉歲祿不限城野以自給年終始予品服祿不林  
 者下四民之集以自給年終始予品服祿不林  
 京民自錫國以上以路民而亡奉歲祿不林  
 間視下不議其此在天下斷斷而行之非可以人臣  
 與也易曰易則變則通則久此又不可含意弗制  
 意也是議大足持而通事者每率同于困復業同類  
 其何  
 冬十月冊馬氏爲 皇女孫妃光祿寺卿馬泉女也○楊  
 文等師至奉議州分兵勦向武都康龍英等州斬叛首黃  
 世鉞黃嗣徽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分兵勦六麻城

江南總運花寨等處徼賊擄戮其叛苗陸允公等餘悉撫  
 定之擒賊共一萬八千餘人開散奉議南丹潯州慶遠四  
 衛向武河池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鎮守其地遂班師  
 ○上以千孫蕃衆命名應有重復乃于東宮諸王世系各  
 擬二十字爲一世以其字爲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  
 定議以爲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復擬續增如燕王  
 位下二十字則曰高瞻祁見佑厚載珣常由慈和怡伯仲  
 簡靜迪先猷是也  
 十一月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朕嘗令儒臣書于  
 殿壁朝夕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  
 皇明從信錄卷十  
 警惕○禮制集要成  
 十二月洪武志書成○是年給事中傅安郭驥使西域  
 丙子洪武二十九年  
 正月杜澤爲吏部尚書○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  
 部尚書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蒙  
 至治 上曰雖充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安  
 業朕恐未然何遠言至治○擢韓觀都督同知賜第京師  
 ○選才問石以浦江鄭沂爲禮部尚書郭翰爲監察御史  
 按洪武中多選用稅戶人杜湖州富民嚴震直授布政  
 司參議果宿官蘇州富民沈萬四有孫曰坤權戶  
 部員外郎珍受官幹祿上深重之如丘壘湯行之屬  
 皆大戶盡洪範所謂凡厥正人既庸方斂亦聖主用人

之一

定天下官員朝覲之制以辰戌丑未年爲期○朝鮮王李即李旦或挂遣人請印誥不許

二月征虜前將軍胡冕討彬桂蠻平之命濟常州武進縣奔牛呂城二壩河道以便漕運

三月燕王奉勅率師北至徹徹兒山遇胡兵與戰擒其首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亮城遇哈刺兀復與戰敗之班師

四月命會同翰林院考國子監六堂師弟子甄別高下送吏部以次提用

五月湖廣辰沅諸郡宜桑乃命淮徐取桑種二十石遺之使分給布種

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廷議大夫楊雄從先是行人司副行人楊砥上疏言孔子廟廷從祀諸賢皆有功于世教

若漢楊雄嘗仕王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干名教甚爲乖錯宜及時改正黜雄進仲舒以彰公典上從其言

八月頒表箋文武式于天下前是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麗上厭之乃命劉三吾王俊華等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於天下人皆便之

復免應天五郡今年秋稅

改六部屬部爲清吏司上以六部之屬皆稱部混而無別故易其名

九月大賚致仕武臣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勩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臣皆感激叩首謝有墜淚者

十月詔定各司奏事次第○甲寅晦皇曾孫文燧生太孫

允煊長子也上以十月數終又生于晦日命內庭勿賀

十一月詔翰林院議定制凡官民房屋墳塋等第及食祿之家禁例爲書名曰稽古定制頒行天下○以修撰張

信爲侍讀編修戴彝爲侍講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韓愈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講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以都督顧成克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率

貴州都司軍馬征勦水西不納稅差蠻夷十二月攻破濶水起宗那革賈母龍等關寨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餘



人成有勇略鎮貴州二十餘年前後則平峒寨擒斬蠻賊不可勝計諸夷懾服

按成陽州江都人永樂初封鎮遠侯開國功臣至永樂方封侯者惟宋晟鄭成二人

復永州府知府余彥誠十人官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等十人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具着民具列各官善政請開以請上嘉之賜多減幸褒衣靴鈔遣還仍給耆民道里費

丁丑 洪武三十年

正月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副將軍武定侯郭英備虜關中○漢沔盜起炳文計平之○都督楊文往遼東操練

軍馬提調屯田○頒爲政要錄其書載文武官屬體統及

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

十三條○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改太常光祿二司爲

寺儀禮司爲鴻臚寺○諭川陝守邊衛所甲嚴私茶出境

之禁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親善自信

題爲考試官取泰和宋琛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

預者二月殿試賜進士以閩縣陳郊爲第一被黜落者咸

以爲言上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

其科第于是侍讀張信侍講戴羹贊善王俊華司憲司直

張謙校書殿叔載正字董貫二府長史黃章紀華周衡王

樞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與信詣至其所囑以卷之最陋

者進呈上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字奏進益怒謂其胡

意餘黨命刑部拷訊惟三吾信蹈及司憲爲監黨餘皆胡

黨戴羹不與焉詔宥三吾論戍邊餘皆凌逼于市於是覆

閣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古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聚

攻龍里守禦千戶吳得鎮撫并平令人馳報貴州都司堅

守以待其援賊攻燒益急得曰我等爲國守邊又有父母

在城今賊勢如此若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于君

不孝于親吾何用生爲卽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

星明從信錄

搏戰不已遂中毒弩死牢繼戰亦死十陣城遂陷事聞

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今吳得并平

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得爲指揮僉

事卒爲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

四月晉王燕王練兵備虜○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爲刑

部右侍郎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人委

金而去詰旦思恭言于朝上善思恭有守遂陞其官仍

以其金賜思恭○令民有一材一藝者得自陳效用○命

燕王築大同城

五月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

人並賜鈔遣還。勅晉燕代遼寧各六王勅兵備虜。  
六月賜禮部覆試貢士韓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翰林  
院學士劉三吾奏卒。

詞林記云：太祖嘗欲易太子，學士劉三吾痛哭曰：「太  
子天下本，太易之置，恐害二王。子何地作？」  
薄士等復學士，易微事竟難。又考：文皇帝封建諸  
王，是考實欲立厥為嗣，則知聖祖果有此意矣。但  
歷千載，而二王而不果，爾至洪武末，二王相繼繼而  
聖祖繼亦憂聖祖使更得一二年在位，庶幾而天下  
無難，而天下免數年戰爭之苦矣。嗚呼！聖祖遺錄  
所謂欲運籌未除耶。

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先是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  
等處，令西番納馬易茶，以私茶出境者斬，國監不覺察者  
處極刑。時駙馬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貿易，倚勢橫  
逞，因從官錄卷一

援藩閩皆阿順，不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  
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集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把  
檢司史某被捶不堪，以其事聞。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  
并倫賜死，保等皆伏誅。

扶倫向，帝女安應公主，高皇后所生也。國初行法  
之嚴，雖貴戚至親不少貸，如此是以法必行而天下之  
民安。

七月，上諭群臣曰：「凡人所為，不能無過舉，而其心則有  
公私，但當平其心以觀之。若其心本公而所為之事不當，  
此則識見未至。若緣私意而有移戾者，此則其故為之也。  
君子小人，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

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不事掩覆，小人巧於修飾，多所  
隱蔽。人君不察于此，則君子小人莫辨矣。○勅楚王湘王  
率其軍築銅鼓城。○置都知監，掌內府各監行移銀作局  
等處內府。

八月詔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造，勞吾民。若  
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定諸王見東宮  
禮。

九月，上命戶部下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  
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  
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又令民每村

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聚眾鼓鳴，督會田所及時，力  
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  
令凡遇婚姻喪葬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調給，不限貧  
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

十月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倭遼東海運。

十一月平緬蠻，刀幹孟叛，遂宣慰使思倫發，命西平侯沐  
春為征虜前將軍，何福徐凱為左右副將，置率師討之。○  
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  
貫。」責之曰：「農夫疾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繰絲，婦織麻，纈績  
卒成，其勞既已甚矣，乃上場下機，公私通索，交至竟不恤。」

爲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  
膏粱純綺之下農桑勤苦渺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  
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于衣驕奢若此  
豈不暴殄自今切戒之

十二月上不豫廷臣數問安初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  
又安何期至正之君失于勤民慢于事神由是假手羣雄  
倡亂華夏兵興之時朕潛州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  
稱尊者幾人恣爲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  
定荆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爲眾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  
大明收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矣靜而思之非  
皇天眷命安得

天位若是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  
非朕無心于天下以救民爲心故天特命之子近者失調  
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皐稷稷契  
伊傅周召爲之臣其有志匡王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  
忠修職副朕至懷○是年太子少保掌刑部事唐鑑卒

戊寅 洪武三十一年

正月詔督山東河南民耕 上以二省民惰于農事以致  
衣食不足乃命戶部遣人材分詣各縣督之仍令籍其丁  
男所種田地與所收穫之數來聞○定吏員出身資格以  
九年爲考滿

三月廷臣請討朝鮮不許○乙卯享太廟○晉王薨諡曰  
恭○齊恭爲兵部尚書

按泰深木人初名德傑武丁爲惠天廟諡第一得安和  
于上改賜今名初授禮部主事一日當震謹身殿  
上躬臨于天樞九年無過官員皆稱恭深爲忠  
部左侍郎至是進尚書兼領兵部選授名表歷數無  
遺又欲考諸國輿泰出袖中于  
冊以進甚悉自是益沐春寵

四月罷回同欽天監○勅邊將分道率兵從燕王代遼寧  
谷王出兵北平禦虜

五月西平侯沐春擒刁幹五思倫祭還平頗時都督僉事  
徐凱亦執木瓦寨叛酋賈哈刺送京師伏誅

按泰深木人初名德傑武丁爲惠天廟諡第一得安和  
于上改賜今名初授禮部主事一日當震謹身殿  
上躬臨于天樞九年無過官員皆稱恭深爲忠  
部左侍郎至是進尚書兼領兵部選授名表歷數無  
遺又欲考諸國輿泰出袖中于  
冊以進甚悉自是益沐春寵

甲寅 上不豫○命都督楊文總兵北平恭贊燕王○總  
兵武定侯郭英副總兵宋晟從遼王出開平備虜○罷成  
都聖慶保寧三府及播州宣慰司茶倉四所收貯茶課聽  
商人交易及與西番市馬○上病少間羣出御右順門召  
諸醫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

人也事無預汝無恐

按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于丹溪未幾修初  
仕御醫事太祖嘗御極夜風雨即免元禮朝太祖  
廟大孫即位諸侍衛者獨拜元禮太醫院使遂簡  
王儲莊王慶緒任皆齊來至京門大孫道太祖諱  
元禮勞元禮前王題仁義字大軸莊王增王爲贊諡賜  
元禮或曰文皇以恭思德元禮院使者誤也初洪武



日月之長欲使士常接清涼而一弊於心  
舊信錄云洪武間朝延清明聖賢  
以冀免者果如山西陽縣人怕做入獄  
史應元等及詐以它件作已名號先就  
如太平一境富金場園是此類甚多可  
然乎落一說不免於劫掠一時聲勢頗  
救困憐記當慈惠沙僧備有戒行管預修永樂大  
與客問其太倉曰洪武間考士做官此  
相與刑朝廷出多少三刀到頭時也小過犯輕典大  
重則刑還債的還末聖恩寬多少好受用薛得做許  
飲食衣服宮室車馬多矣這便是國家無負士大夫  
天下士大夫負國全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還債士大  
之說因佛家語餘然謂今日士大夫負朝廷則確論  
也言之能

[illegible]

智曰敬天勤民曰家法之嚴曰兵政有統其善言聖治而揚休烈者哉

皇太孫治喪禮 太祖崩于西宮 太孫被髮哭踊哀動  
左右 勅有司喪儀悉遵周禮于是徹金縢遺制前朝後殿  
左右角門及西宮內寢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有久不  
御者即以香湯洒掃之陳祖訓于東廡設重氍于西廡  
殿京官四品以上朝服執鉞立于諸陛之上自初十以至  
十六日哭臨如禮晝不飲勺水夜不就枕覺先是 太祖  
不豫多暴怒遭譴戮者甚衆 太孫入侍事必躬承服藥  
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杖以起嚙壺溺罷之屬靡不手提  
以獻而慄色婉容藹然可掬 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宥

當深更夜分侍衛驚寢際呼無不應應無不起蓋終夕未嘗交睫也 太孫素豐腴至是哀毀骨立矣是日諸大臣迎之于大明門外羣臣百姓望見其毀瘠之容深望之而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 天子純孝舉嗚嗚然有至德之思焉靖難錄誣稱 太孫奉 太祖靈輿后父呂本同祀西宮嚴禮之主斷不然矣

是月辛卯 皇太孫卽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我皇太祖高皇帝受天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億萬

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弘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于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十六日卽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  
友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正心攝治永維寬猛之宜謨布維新之  
政其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

帝諱允熈。太祖之孫。懿文太子于干子也。洪武十一年。已卯。懿文繼妃呂氏所生。至十六而薨。其兄隆慶。又十年而懿文卒。高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藩門對宴。臣法崇士劉三善進曰。皇孫世當于春。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德。高皇曰。善。是年四月。立為皇太子。孫太孫生而意甚好詩書。及古典禮文章。性孝友。太孫太子于方過文之病。痛也。痛楚然性。時太孫年十四。合派流麻查夜。不警。聞是聲。起。性憤。若欲生殺。其寶珠之周布。無如始。始始始。太祖聞之。侍文問狀。得其實。歎曰。有孫如此。此後復何憂。更二年。侍文表其太孫入侍。曰。盡苦。及歲。天嗣。疾。事。事。也。禮。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太祖憐之。曰。既不能戒。性體也。爾。汝。誠。用。行。布。案。十。手。

[illegible]

是日奉孝陵授遺詔。詔下，諸王會集。時諸自秦晉外皆尊屬。各擁三護衛重兵，地嫌勢偏，恐其窺伺。乃草遺詔，諸王哭臨。惟在本國，毋得奔喪。又令王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怒。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泰言于帝，令人齎勅勒使還國。

大驚曰：「性嗜讀書，計無失于此者。」上下從竊謀殺之。次日，壬戌，痛至情以背脊之日而弗克，斯斯且葬其室。溫能忍之不勝念主心，雖然易足怪乎。當是時，海內未敢宣播方策。諸王分踞要衝，雖重難當，必不固以猜測欲人之無信，得乎齊黃祖盡已見岸舉之以方正之才也。正日未更化，而命不獲人，固大義無有不信于人，雖耳矣。也特其神聖而命不獲人，固大義無有不信于人，雖耳矣。以太祖之神聖而命不獲人，固大義無有不信于人，雖耳矣。又曰：鄭端履疑其違詔先亡之也，父兄不濟，漢何以令。勸行，鄭端履疑其違詔先亡之也，父兄不濟，漢何以令。勸皇先來弗可止也，其不奉詔亦非可也也。

詔行三年喪禮，有司執例以請。上出諭曰：「三年之喪，自

天子達于庶人先太子殂向欲終之而不可得茲當大故  
 數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宗社生靈  
 爲重惡得徇庶人之節况遺詔在乎復傳諭曰魏文帝胡  
 人也猶能守禮况朕讀書知禮義不能違古先王之定制  
 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有司復奏曰陛下  
 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郊社宗廟之際不可久  
 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廢故漢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  
 因之遺詔詳諱欲一如漢文行事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  
 至情俯循衆議請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社  
 宗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展冕  
 麻裳退則齊衰杖衿食則饉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  
 爾輩真以爲安乎羣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  
 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詔內外五品以上文武及  
 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法

六月甲辰上 皇祖考大行皇帝諡曰欽明啟運峻德成  
 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昭憲至仁文  
 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尊母呂氏爲皇太后 皇太后太常  
 門金川聘進人選太后至選不得已起兵之故太后文惠  
 宮次選依例王允禮居焉何遜居太子僕不知所終  
 立孝陵衛○革冗員○初省州縣詳朝野編

朱昱曰德昭民代有禮局紹漢武後而不知安輯以  
 肅至治是失局也 建文上志切漢民而所爲多戾西

年之聞今日者州明出省縣今日并歸明日并歸今日  
 更官制明日更制門門各地名地日新陳以下支往  
 德乃解不更張之當時休一何操也傳曰張而不弛  
 正學之過也然在後世其幾千多故然于列國重以  
 中官出使道路驛驛則官舍邑之事固在存足和  
 未可謂建文

以中書舍人塞義爲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爲本  
 部右侍郎○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  
 事○以平江知縣陳彥周爲徽州知府

按泰泰人姓名彥周年進士校中書舍人  
 吏部郎中 人稱義士彥周名彥周字彥周  
 於市即位 人稱義士彥周名彥周字彥周  
 中鳥之 人稱義士彥周名彥周字彥周  
 月即位 人稱義士彥周名彥周字彥周  
 明往信錄 人稱義士彥周名彥周字彥周

時王督學 人稱義士彥周名彥周字彥周  
 不 人稱義士彥周名彥周字彥周  
 年貢人 人稱義士彥周名彥周字彥周  
 門前 人稱義士彥周名彥周字彥周  
 國兵 人稱義士彥周名彥周字彥周  
 與也 人稱義士彥周名彥周字彥周  
 雲謂曰 人稱義士彥周名彥周字彥周  
 武中以 人稱義士彥周名彥周字彥周  
 康肅明 人稱義士彥周名彥周字彥周  
 事知 人稱義士彥周名彥周字彥周  
 父老 人稱義士彥周名彥周字彥周  
 山復 人稱義士彥周名彥周字彥周  
 七月召 人稱義士彥周名彥周字彥周  
 天淵閣 人稱義士彥周名彥周字彥周  
 從 人稱義士彥周名彥周字彥周  
 太祖先 人稱義士彥周名彥周字彥周  
 命也 人稱義士彥周名彥周字彥周

於昔廷臣薦年獨數至太祖見之日此其志也  
其才以驅放放南是命其同鄉於時為漢陽知縣  
尤難者書曰凡人有天下用其才者固難能而  
未能自其才者也子房之干高祖能用其才而後  
言之未嘗不先高祖得用其才而後言之未嘗不  
以短之于是文帝不能復用其言而高祖之屬得  
一時但天下之勢固不能行其言而高祖之屬得  
封建之類是也亦有行之則人之從之也勢難行  
行之則人之從之也勢難行之則人之從之也勢  
民受其惠也則人之從之也勢難行之則人之從  
所貴乎得時指之宜也

以董倫為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紳為國子監博士  
依倫在勝國時即兼翰林院學士王紳為國子監博士  
士太子亮出為河南參議留情民疾苦上封事數千言  
俗而太祖心導以詰誤免官與教誨南上漢開心

化不忍斷其其人雖鑒重變望皆知向焉  
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據賜書贈老三字及後  
王錫爵元軍王錫爵元軍王錫爵元軍王錫爵元  
卒家毀臨禮未幾後亦被殺與吳興忠忠忠忠忠  
徐然負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窮其指歸未幾一見  
器之曰子元有後矣嗣以王聞其言幣聘致校尉郭神  
蕭父遺器未返丘墓白其情王聞之給道里費以行至  
至南訪求不獲則死所哀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  
給事中徐誠等薦之遂有是報時聚表品吏部與時序  
沉練之

摩周王植為庶人人有告王與燕相代岷四府通謀  
帝召黃子澄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曰燕權重兵素有大  
志當先以不軌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已久卒難圖也  
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

隆即訊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反執之及其世子圍  
官眷屬送至京師削爵為庶人遷之雲南○燕王簡壯士  
為護衛

宋驛曰人臣無將將則誅然以手足骨肉之間有異志  
無叛微處之要自有道太上然銷之賈誼之梁述主父  
懼之惟思是也其六代論之至再至三而後加討焉獨  
曰議親之辭不可過也歸周王已事節不能就誠低  
干法反謀未布聞也慮以貪夫念素強坐不原道一王  
而諸王心戰又可禁乎相繼告變雖能爭卒成大故  
伊謫咎也夫抵齊齊計歸千州國而慮不能達正學志  
法汗法言而目不見近人事實雖侯可謂盡天意耶  
以張鳳李衡趙福張福汪賓孫端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

敏劉政為錦衣衛世千百戶有差  
按鳳等皆西宮廟製宮  
人父所謂朝天女戶也

八月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  
以勾逃軍為各招致異人術士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為言  
由是靖難之志決矣時建文帝尊禮賢士慕行古道民  
皆從之惟僧道衍行號知兵且知天文謂圖大事必成燕  
王帝諸道衍以人心所向對曰天之所造何論人心自是  
遂以道衍為軍師燕王妃輝祖之妹也輝祖雖與燕  
王至親而心在帝室嘗召對密言機情帝信任之詔  
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同謀圖燕  
道衍於洲操練幸也初視晏為相滅妙智卷僧明法名  
道衍字斯道時相城應觀道士薛應直曾讀書學道  
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  
者已而至京口賦覽古詩曰憶當年來陳地乾龍虎



自牛驥雜處野田山迤邐金甌滿漢廣濟南夜月齊江無  
 語則斯道斯道寂寞薄而胡天疑而高吟樂道行在燕佳  
 持北平廣譽孝弟英官進對文式與才出開德王召見曰  
 五勝王自祝壽識道之暇王曰暇下撫臣自告之進街進  
 以相和勿謂識道行練然而退也道行嘗遊嵩山道街進  
 近與相和之字繫於相和尚乃爾耶三角影自形如  
 前此作必奢發它王以名王中亦入肆城一現脚趨拜依  
 千禮王玉勇服錐衛士中亦入肆城一現脚趨拜依  
 王師曰其爲他日太平天子王大喜其供于道街僧  
 金世傳二王時與道街語多高秘者王甚重之道街  
 家謂此二王時與道街語多高秘者王甚重之道街  
 以爲謬之國寶起于道街云  
 賜太學諸生高第裝衣束帶歸省親

召王景彰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郝常免張純爲吏部尚書

武王景毅名景字以行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教誨歷左  
政議布政使上召入與修高麗國書○張瑄富平人  
洪武中舉通經累官至雲南左布政使上知其地遠  
令從樞密公廨上十六年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卿  
嘗曰曩者討平西叛南命官撫守備故當先誅信相  
言出則計表聽臨西南布則四野瞻皆首往信任相  
克乃嚴今年秋來報不備考而朕知其出平定矣  
二牧之官哉弗汝復命仍治嚴南至是爲弼天部尚  
書濟人如失失其期時朝廷延化須求隱見丁丑歲

不授任士大夫有彈冠之慶焉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祿府審理副留翰林充編纂官

士奇江西泰和人蚤致力學手不釋卷長游楚中人多慕之至是廷臣以名儒薦授教職時年二十六未

留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

統奏士奇第一除齊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

禮部尚書鄭沂免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爲禮部尚書

增國子監司業以學錄張智爲之○命何福爲征虜將軍

總兵征百夷都督徐凱爲副平之

九日羅刹鼓，衛城召徐輝祖吳傑還京。○長星西墮，

九月罷築鍾鼓衛城召徐燧禱吳雋還京○長屋西僧

聲如雷○雲南總兵西平侯沐春卒

十月置陝西洮州茶馬司。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還去。

三  
日  
金  
一  
元

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

起期在明午。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

李因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于獄

十一月召顯戎在而先是成以都督急事克征南將軍

十一月詔顧成班師先是成以督餉事充征南將軍

師征水西蠻旣又征五開所向克捷至是征平州六洞

長官司一百二十七砦皆平之悉撫諭復業師還駐常

待命詔諭班師還京賞勞成及其副將何清宋晟韓觀

待命詔誦琅歸還京賞勞乃其歸光化乃奉朝  
差○昭舉山林岩穴懷材抱德之士○謫前監察御史

差○詔舉山林岩穴懷林抱德之士○詔前監察御史

籍爲河州衛吏先是太祖令籍歸進學許十年來朝

用未及期會太祖賓天續趨赴臨大臣謂赴臨非詔

一惟切  
以東

入使  
子無  
之九

道滿河州。○帝視朝稍晏。御史尹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底績。成寧天下。又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繼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昃忘食。常如不及。斯為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于伺候。蠹廢業荒。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也。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頒行。徧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干。超事也。○以工部右侍郎張萬為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為都指揮使。時燕齊皆有告變者。帝以問黃子澄。曰。孰當先討。子澄對曰。燕王久稱病。而日操練軍馬。且招異人術士。使在左右。此其機已彰露。計之不可不亟。帝召齊泰問曰。燕王素善用兵。計之計將安出。泰對曰。今邊報北虜聲息。但以防邊為名。發軍戍關。平其燕府。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為矣。不乘此時圖之。噬臍無益也。帝領之。乃擢用曷貴。俾察燕府動靜。徐為之計。○遣代王桂如蜀。時代王貪虐。將為不靖。方孝孺謂以德化道之。命往四川受教于蜀王。○以王銍為戶部尚書。召鄭賜于安東。起鄭徒中為工部尚書。賁福為右侍郎。十二月辛丑朔。帝省郊壇。○封右都督沐成嗣西平侯。○召宋懌還京。以為翰林學士。○以進士曾鳳韶為監察

御史。○以流人劉有年知太平府。○召韓宜可為副都御

史。  
按有年。龍陵人。徙沅州洪武中。起明經為御史。學行著聞。歸官。養母。母亡。言請還朝。書不報。得僅給十八。屬下州故吏上之。詔赦稅關。上起有年。使中韓宜可。初為山西布政使。諫雲南召入。方言諸藩當從寬大。悉加防範。勿遽誅。計不能從。

陞何福右府都督同知。○詔求直言。○調食都御史劉觀為加典。府知府。○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詔曰。朕即位來。小大之獄。務從寬宥。獨賦稅未平。農夫受困。其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詔釋刺面軍及徒人還鄉里。

皇朝通志

皇明從信錄卷十一

東莞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卷十一

已卯建文元年舊為洪武三十一年

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上御

奉天殿誓戒百官夕宿文華殿齋宮已卯出含皇邸尚

進素食廣展子夜展事上脫烏登大祀殿秉圭夏璜

與俯拜跪如禮昧爽還宮御奉天殿受羣臣賀方孝孺進

郊祀頌上嘉納之遣使告即位于天下神祇司業張

智詣闕也勅修高皇帝實錄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董

倫王景彰總裁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侍講高異志翰林待

詔方孝孺副總裁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

知縣葉惠仲齊府審理副楊士奇訓導羅恢馬龍它即旬

長官司吏日程本立等纂修官

按察司史才謝遜孫氣等撰源事修撰實周正兵藏龍

澤達典家人謝自經死謝子思仲常一名子謝大

足人性命當經衛自衛人翰林檢討票選刑部左侍郎

鄭四年死鄭初年各年八十餘年子五人皆滿歲正

德中御史熊相立祠祀之其弟初子義以孝稱起金

義辭以親之遺體有二子數日言凡無後天不絕子

二子當免之遺體有二子數日言凡無後天不絕子

夷仲並有文名稱二葉惠仲以知縣充史官充考試

知府承平元年二月生魯賓錄書增聖學以證儒學

承平本立字道原系出伊川百抗世從德之祠鄉讀書

不勝章句義行能與海豐沈孝子齊庚友善初舉

經考不厭恭開晉長史謝龜龍他鄉旬從一聞起首

單騎入百夷喻諸者歸命參計入京留修資餘陸斷林

傳以左食御史明年改江西按察司

使宋至聞愛悅悅繼歿所著有異隱集

部京省開科鄉試○遣燕府長史葛誠還燕初燕王使

誠奏事京師使視朝廷所為及至帝召問府中事情誠

不敢隱遂密有奏託使誠為內應誠許諾還至燕復命

覺其顏色有異遂深疑之

二月都督韓觀練兵于德州○命都督僉事耿獻左僉都

御史景倩祝軍北平尋召還

按此役為燕王安二人及三司官袁瑛子忠微

酒相之安瑛白曰瑛忠面方大身短氣凌張湯面方

五小步如如謝貴早肥氣短景倩身矮聲嘶耿獻

所傳後也如飛火皆當不得將耿獻長與侯長于瑛

兵敗承平軍命曰龍死果信本耿獻其軍人洪武二十

七年進士性慧調備向大國官既曰生叔書約一

運故為其其無記大國官既曰生叔書約一

不遺一字其人反無記大國官既曰生叔書約一

子致秋大其故相廢耳又復起刺出信特選之曰吾

孫信前之夜妖不至遂書景倩在此四字狀絕試禮部

史收御史大夫軍命曰瑛忠面方大身短氣凌張湯面方

朝人發之一日軍命曰瑛忠面方大身短氣凌張湯面方

座甚急文皇因瑛忠面方大身短氣凌張湯面方

詰之日我恐不死為不成人也瑛忠面方大身短氣凌張湯面方

興學考察官吏旌孝賑貧拊歎聖賢順民鬻子誠田租

皇朝既建文皇帝元姓及皇子生養命文忠誠

口此儒生常願耳不願天子氣象及後建文年號

王聞之訝胡乃不願至是使臣民通呼年

與律同無乃不願乎小子且見其欺也

申詔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進封江都郡王為公主

儀賓耿璠為駙馬都尉掌前府事○都督俞事宋晟總兵

鎮守甘肅

族痛亦長與便子尚 懿文長女男博有藝文其征璠

勳直賜北平縣侯之已開張數敗快快抱滿對公至泣

上通去痛矣罪族壯門不出竟生罪

死公王仍係為郭王明年亦幸

以周府紀善周是修為衛府紀善留史局

按是為江西太和人少孤力學衆明詩為重丘學訓導

人見 帝問其居何為對曰數人子皆博學力用 高

以周府紀善周是修為衛府紀善留史局

卷十一

終以孝廉用府正軍陸紀善吏文初王有過是更是

士數陳論闕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次國用車者楚共

之衣等且侍僕車轎入應天府學禮孔自為警禁

不順天命諸如進錄 上曰彼食其祿自當其心勿

問是修為文誠聽者有詩小序論諸廣術太極圖

網常盤龍通言家訓竟其是思其當曰忠臣不以君

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烈文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

不果用取忠節忠節者有約約外者已而俱其約也

日士奇為是修傳傳其子曰朕我死誰傳而爾爾皆

更定官制先是齊州訓導劉亨應求直言上言文武並用

子祭酒師表天下不當在太僕下武臣子弟宜立學教之

使知事土使下禮義 上嘉納之已與孝孺等議乃大加

更定

族平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中徵賢人告于

路奉親報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學士尋以

諫事劾奏州訓導上昭明事多未用歷次進退不

保康泰有治精勤歷官諸難後生亡事罷歸杜門不出

師法宋宗大典及考試官俱不親宜德中為孝老學堪

陳法字自述朝辭甚懇 帝曰朕生九十尚 傳經八十

當少教官何不可尚書郭理曰老者安之朝廷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

上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 燕王智慮絕人

詔類 先帝夫北平者疆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從封

南昌以絕禍本夫胡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

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上覽奏大驚袖之翌

日語敬曰 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

非父子耶 上默然

臣竊謂武末年進士是文初為御史劾濫王入觀失君

臣竊謂武末年進士是文初為御史劾濫王入觀失君

臣竊謂武末年進士是文初為御史劾濫王入觀失君

臣竊謂武末年進士是文初為御史劾濫王入觀失君

臣竊謂武末年進士是文初為御史劾濫王入觀失君

臣竊謂武末年進士是文初為御史劾濫王入觀失君

臣竊謂武末年進士是文初為御史劾濫王入觀失君

臣竊謂武末年進士是文初為御史劾濫王入觀失君

臣竊謂武末年進士是文初為御史劾濫王入觀失君

臣竊謂武末年進士是文初為御史劾濫王入觀失君

之獄以姚廣孝言卒族之昭報後各數日變起家  
國史家士三十一年得一事嚴厲其誠也文皇帝  
國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諱之曰忠貞嚴立朝抗嚴  
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  
充達所著詩文五十卷率峭拔磊落

### 華松番衛

三月丁巳祀先師太學上齊戒牲盧獻拜跪禮如廟御  
葵倫堂祀師生賞幣鈔有差○燕王還國○召樓璉爲翰  
林侍書

三月丁巳祀先師太學上齊戒牲盧獻拜跪禮如廟御  
葵倫堂祀師生賞幣鈔有差○燕王還國○召樓璉爲翰  
林侍書

勅布按二司官糾察屬吏○擢神策衛經歷周璠左會都  
御史

按帝山東諸縣人官會都  
御史璠擢不居僅死之

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燾至京師尋遣還時太祖小祥  
也文皇帝遣二子來或沮之曰不宜偕往文皇帝曰往哉

令朝廷勿疑也齊泰請收之黃子澄不可以爲彼將先衛

三兄弟輝祖拂也輝祖亦勅上留之且言高煦勇悍無

輒寧惟叛王將叛父輝祖弟增壽力保無他遣之肅入輝

祖殿中取良馬馳去世子既還國文皇帝喜曰天贊我也

父子得聚其後增壽兵起高煦宜力爲多上悔不用輝

尺

祖之言○博士黃彥濟閑步于市見兩兒食粟退讓有禮  
坐其旁觀之食畢餘一粟幼者遜其長者長者不受推遜  
良久遇旬者舉以授之又見有得紗于街者輒拂其塵置  
之高潔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濟歎曰何風俗之厚也明日  
入朝備述其事且曰陛下德化雖中牟三異何以過此  
上曰昨日宮中二人歐譁聲徹內朕呼而諭之曰朕寬和  
尚德兩年來中外愉愉爾獨犯教意者朕有非德歟行事  
無禮歟外仁義而內實多欲歟憐然感愧自責而二人始  
叩頭謝過夫一宮之內尚未能齊斯言何敢當也彥濟拜  
賀曰萬邦時雍而有子獨傲四方風動而有弟未諧宮人

相爭是其常事陛下引爲已過愈見感德

遣北平右布政使曹昱按察使陳瑛副使張瑄至京師時

北平僉事湯宗首告瑛受燕府金錢結爲心腹辭還昱及

璉于是俱逮赴京下詔獄既而編管瑛于廣西昱放爲民

璉降爲銅陵典史

三月帝用齊黃策命都督朱忠調綠邊各衛馬步官軍

三萬屯開平燕府精壯悉選調隸忠麾下下朝騎指揮闕童

等在燕府者悉召入京師以都督徐凱練兵于臨清都督

耿繼練兵于山海關而張岳謝貴則密伺動定約期俱發

○調北平承清兩衛官軍屯彰德順德

按宋忠純衣指彈使督勇名漢北此職校百  
戶上稱其血討酒旗皆涉已死雖字樣皮死

命都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充訪探使巡行天下問民間

疾苦實廉平吏贖食墨不職者得便宜行事暴昭採訪北

平具得蘇藩情事密封以聞力請為之備

按昭山西人後掌平燕布政司事有罪兵  
入城昭被殺不屈至去齒數年乃口免

京師地震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奸臣專政陰盛陽

微謫見千天是以地震執政惡之出知福寧縣上曰求

直言而以直弃之人將不食吾餘命復原官

按周公輔成王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使欲申大  
義于天下不勝使相遠疾說有說誤使須議從不夫字

里明從信錄卷一

不可得余不報革命日昌隆名在奸猾騙出就現刃  
當際大呼曰有奏議在可獲也檢有之曰火燒兩早從

北王行都主事發生日震誕死昌隆法和人

四月湘王栢自焚死先是湘王僑造寶劍兼凌虐殺

人上降勅切責召之王怒焚其宮室美人已而乘馬馳

弓躍入火而死○齊府人曾名深上變告廢齊王栢為庶

人○幽代王桂岷王棟于其國並廢為庶人

五月以蘇德葵為左拾遺宋徽為宗人府經歷王叔英為

翰林修撰

按德葵奉化人與萬黃同童兵事後不屈死之宋徽數

言取諸將失律陳心時難後得送不屈死王叔英

黃若人與孝謹同僚為漢陽知縣上即位召入上

資治八策皆提古說今可施行等語雖共通江江叔英

本語乘兵至廣德開樂會亦奔至御池痛哭則後  
舉已而知事不可為謀路衣冠皆絕命詞帝中自益汗  
玄妙觀之銀衣樹有樹葉豈不佳所見良獨龜之句  
其家曰生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能然庶幾懸尸  
後也其在祠山無未中中修御守益滿州廣德祠祀  
以英妻金紫銀死友二同遊并死府有貞烈祠淑英所著  
有願

以趙諒為留守左衛指揮金事時奉密命往來軍中諒

能效職諒開平五朔壯勇

六月召解縉為翰林待詔○詔議燕時朝廷深疑燕文

皇因託疾佯狂走卧久之被讓遂稱病大暑圍爐淫顛曰

寒甚宮中亦校而行朝廷猜不為意誠達辰告昌貴曰殿

下本無忌公等勿懈防恐一旦不可測貴等謀益急○遣

中官逮燕府官屬

七月壬申燕府靖難兵起掌北平布政司事工部侍郎張

昂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疾之

先是文皇稱疾不出每間偕道衍起義期對未可至是

遣逮官屬又密敕張信手致文皇信鴛告母母曰不可

若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非女所能執也不如轉

禍為福信因請見文皇陽為感風不能言信曰殿下果

有事當以告臣文皇稱疾益堅信曰王果無意乎臣奉

密勅在此當就執文皇始誠告之且曰生我一家命者

子也疾召道衍謀事忽然檐瓦墮地碎文皇不憚道衍

曰天欲殿下易黃為耳。乃喜遂定謀時謝貴等集兵布陣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門。張曷約盧振內應。一面飛章奏聞有所親吏李友直。竊其草獻府中。文皇急呼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率勇士入守。能日先禽貴。餘無能為矣。文皇曰。不如以計取之。俟內官來處所坐名收下。就令內官召貴。貴付之。將必入。入則縛耳。初四日壬申。文皇稱疾。愈御東殿。集官僚。伏兵左右。貴為不深虞。果入。為壯士縛。文皇尚扶杖坐。方進西瓜。令校尉拳碎之。已而曰。水出。不堪取力。剖之。于是兩廡伏兵盡出。梓葛城下。殿文皇擲杖起曰。我何病。為爾輩奸臣所逼耳。誠等不屈。

皆斬之。圍者驚相告。稍稍散去。王遂命張玉帥諸將夜攻九門。克其八。西直門不下。燕將紿守者曰。毋自苦。朝廷已聽吾王自制一方矣。亦下。

按余達辰子彦章。宣城人。兵起之日。泣謀以死。彰二見謝貴殺急。將馬大呼。集兵得千人。將入攻會府中。健碎出。

都指揮使馬宣巷戰不勝。走薊州。俞瑒走居庸。關都督宋忠帥師次居庸。退保懷來。留瑒守關。靖難兵中止。稱元年。不稱建文。自署官屬。以丘福。張玉朱能為都指揮。僉事。擢布政司吏友直為本司右參議。戍卒金忠為燕府紀善。

按金忠與坦士袁瑛同縣。忠當去趙州。不果行。瑛見曰。此尚書曹法當大費。瑛即願曉矣。忠請丁上。至燕。瑛

召入以起。義命。上之。大古。遂。署。燕王誓師曰。子太祖高皇帝之孫。今為奸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誦兵誅之。以清君側之患。今禍迫于躬。實不得已也。義與奸邪不共戴天。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必有顯戮。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燕王上書請誅齊泰黃子澄。

書曰。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肇國宗社。為磐石之安。不幸。皇考崩。天下嗣。大賈。而奸臣。齊泰。黃子澄。包藏禍心。恣謀不軌。年。間。並。見。創。李。雖。有。怨。過。來。聞。不。執。報。制。王。爵。齊。王。士。轉。從。流。離。行。路。於。側。指。尤。可。謂。閭。室。自。皇。明。從。信。錄。卷。一。

英聖人在上。朝等。思。此。豈。非。出。陛。下。之。心。皆。奸。臣。所。為。也。心。尚。未。足。又。以。如。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演。畏。小。心。奉。法。循。分。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于。使。日。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為。諸。王。洗。而。事。人。前。慮。致。陛。下。之。聰。明。誠。直。為。枉。加。禍。無。辜。純。臣。奉。事。人。前。恭。利。燕。衛。極。苦。毒。追。言。臣。謀。不。軌。遂。分。兩。味。誣。貴。派。芳。等。於。非。平。城。內。外。甲。馬。驟。突。于。街。衢。鎗。放。喧。鬧。千。道。遇。關。守。臣。府。周。臣。奸。欺。詐。之。謀。端。地。呼。天。掉。頭。無。說。人。族。貴。君。始。詢。知。如。奸。欺。詐。之。謀。端。地。呼。天。掉。頭。無。說。猶。念。臣。於。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雖。奸。之。心。不。止。害。臣。響。臣。大。謝。先。朝。附。枝。親。藩。與。明。宗。雷。運。之。罪。決。發。德。音。去。此。兇。惡。以。清。清。朝。足。以。永。安。宗。社。以。保。全。親。滿。漢。仰。天。門。敬。啟。恩。德。陛。下。念。之。臣。已。死。矣。新。好。之。黨。必。已。殲。結。奈。國。恐。賊。王。調。兵。得。偷。報。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誦。兵。誅。之。伏。乞。天。子。睿。詔。諸。王。統。統。侯。侯。少。討。平。之。臣。謹。俯。伏。候。命。

江北總有司諸督捕。上曰朕以不德致蝗。又殺蝗以重。

朕過。臣民其極言朕失。俾得改有司其鼓。疑獄指通。祖用窮乏。以修實政。是歲。雖不為災。更有秋。丙子。故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遇戰。宣及衛鎮撫曾添俱被執死之。靖難兵降薊州。居庸破。填走懷來。甲申。靖難兵攻破懷來。都指揮使陳寶引師來援。都指揮彭聚孫泰力戰死之。都督宋忠都指揮俞瑒被執死之時。忠守懷來。瑒守居庸。相為聲援。將謀攻北平城。燕王謂諸將曰。居庸北平之襟喉。百人守之。萬夫莫窺。必據此乃可無北顧之憂。初至。衆心未定。易以取也。令指揮徐安率兵往攻瑒。方部位未定。燕前鋒將千戶徐羊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殺入。瑒軍敗走。遂拔居庸。于是填走依宋忠。王謂諸將曰。宋忠擁兵遠來。居庸有必爭之理。因其未至。可先擊之。忠輕躁寡謀。復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王據鞍指博。有喜色。先是復謀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為燕府所殺。宜為報仇。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為先鋒。衆遂識旗幟。又識其父兄子弟無恙。相呼輒應。皆喜曰。我家固安。遂多降者。忠衆列陣未成。王麾帥渡河直衝其陣。忠大敗。入城。燕師乘之而入。忠急匿于厠。搜獲之。并禽俞瑒斬首數千級。并斬都指揮彭聚孫泰於陣。獲馬八千餘匹。餘

衆悉降。靖難兵既克懷來。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關平龍門上谷雲中守將往往降附。

按張米之戰。恭先登多斬獲。中流矢。斃。血力。斃。平。日。引兵援忠。敗走。退守大。同。軍。命。日。被。執。不。屈。死。之。

庚申。靖難兵攻永平。指揮使趙襄郭亮叛降燕。○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卜萬引大寧兵號十萬出松亭關攻遵化。逮萬獄。

按大寧。居遼東宣府之中。在吾塞關外。俯視北平之背。軍王恭封在焉。大寧都司所統軍士。華成。諸。海。故。用。劉。真。陳。亨。卜。萬。李。繼。四。人。總。之。真。性。勇。不。屈。而。亨。在。二。心。惟。萬。智。勇。總。家。一。心。朝。廷。燕。王。忌。之。用。反。間。計。遣。監。萬。空。稱。萬。毀。亨。召。所。獲。卒。放。歸。殺。萬。置。書。中。書。書。之。而。反。故。令。同。護。卒。得。獲。見。之。亦。請。行。計。得。同。歸。獨。無。引。從。傳。錄。卷十一

八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謝馬都尉李堅都督。竇忠為左右副將軍。同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陳。順。平安等。帥兵三十萬。分道北征。

按是時。命將出師。俱出齊太黃。千。濟。善。意。帝。惟。召。學。士。韓。詩。論。局。官。法。居。便。陳。孫。李。翰。而。已。○。真。弟。文。陰。入。君。用。之。子。子。遠。東。稱。老。將。善。戰。非。征。南。不。真。定。先。敗。除。○。李。堅。武。材。封。永。樂。初。陳。瑛。瑛。上。意。第。七。墨。英。國。侯。公。王。孫。質。才。勇。壯。壯。陳。瑛。將。士。福。文。王。命。被。送。北。平。道。率。行。莊。嗣。承。繼。中。陳。○。吳。傑。侯。建。文。中。出。兵。大。永。平。不。克。被。燕。反。間。制。將。永。樂。召。守。大。同。被。執。歸。







承平吳高退保山海關復襲破大寧都指揮使朱鑑死房  
寬叛降燕劉貞陳亨自松亭關來援亨飯饗貞降燕吳高  
既遁去燕兵追殺數千人遂議攻大寧詔將曰劉貞守松  
亭急未易破安取道至大寧也且景隆必援北平不如還  
師徐圖之文皇曰今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兵  
壯者悉聚松亭城守特老弱易敗耳援城之日撫安家屬  
則松亭之衆不降必潰北平高堡堅持而吾以大寧既拔  
之勢赴之必克之第行亡撓計貞亨聞有靖難兵急趨援  
大寧亨向有二心大寧破遂欲附燕出貞不意獲之貞悔  
曰吾失斷也不得已浮海還京於是松亭師潰諸驍將悉

降燕

按宋鑑北平行都司指揮守大寧靖難兵至力戰多  
斬殺既而不支死之上聞之加卹典文出板中所闕  
者卽死也  
靖難兵以寧王還北平大寧既拔燕王駢師于城外遂  
單騎入會寧王執手大勸惟訴窮蹙而請甚切寧王爲之  
草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并  
恩歸之士皆許之既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僧行  
揭諸胡及護衛官校戌卒皆從大寧城爲之一空靖難兵  
自此愈盛寧府妃妾世子皆擄其財貨隨寧王還北平自  
後大寧奔與操類諸虜其行都司隸于保定而京師東壯

遂失一藩籬矣○李景隆帥師圍北平不克時景隆聞  
燕王在大寧遂帥師渡盧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  
能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于鄴  
縣親督之以待燕王之還令壘營人各爲戰非受命  
不得輕動遂攻燒順成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將梁銘等  
拒守甚力世子嚴肅部署選勇士夜縋城砍營南軍獲亂  
退營十里惟都督瞿能勇奮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  
營掖門銳不可當顧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威  
功使人止之候大軍同進城中于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  
冰結明日南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燕王至會州簡閱

將士立五軍命都督指揮張王將中軍宋能將左軍李彬  
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  
寧歸附之衆分隸各軍

十一月庚子靖難兵及李景隆戰于北平景隆敗走還德  
州時景隆日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凍死及墮指者甚  
衆燕王諜知之謂諸將曰違犯天時自斃其衆吾不勞  
而勝矣景隆遣都督陳睢領騎渡白河燕王帥精騎  
薛祿等追擊之睢敗復悉銳攻一營莫有救者遂連破七  
營遂逼景隆營張玉等剽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  
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北兵破其四



按本中平人精通經史王無事本請登臺觀兵見大水  
 帝孫三上無事王駿同本此水遠也及師師向水  
 志本上上無事王駿同本此水遠也及師師向水  
 別云去取不本不本不本不本不本不本不本不本  
 不云去取不本不本不本不本不本不本不本不本  
 無祖臣燕亦復為宋王義士二十萬于無也日食師瓜  
 一員募義勇先鋒收放民官悉區區為大總李景隆  
 監軍義勇先鋒收放民官悉區區為大總李景隆  
 出無義勇先鋒收放民官悉區區為大總李景隆  
 平出無義勇先鋒收放民官悉區區為大總李景隆  
 兵方欲用之奈何級本命收放民官悉區區為大總  
 知所潘占候信厚厚沉穩從征引步兵防胸有攻不

大將軍軍務高使燕親願使燕拔忠膽陳禮義曉  
 禍福許之至燕稱國朝處士臣親上音 燕國大王不報  
 按本中平人精通經史王無事本請登臺觀兵見大水  
 帝孫三上無事王駿同本此水遠也及師師向水  
 志本上上無事王駿同本此水遠也及師師向水  
 別云去取不本不本不本不本不本不本不本不本  
 不云去取不本不本不本不本不本不本不本不本  
 無祖臣燕亦復為宋王義士二十萬于無也日食師瓜  
 一員募義勇先鋒收放民官悉區區為大總李景隆  
 監軍義勇先鋒收放民官悉區區為大總李景隆  
 出無義勇先鋒收放民官悉區區為大總李景隆  
 平出無義勇先鋒收放民官悉區區為大總李景隆  
 兵方欲用之奈何級本命收放民官悉區區為大總  
 知所潘占候信厚厚沉穩從征引步兵防胸有攻不

院編修

此

按本中平人精通經史王無事本請登臺觀兵見大水  
 帝孫三上無事王駿同本此水遠也及師師向水  
 志本上上無事王駿同本此水遠也及師師向水  
 別云去取不本不本不本不本不本不本不本不本  
 不云去取不本不本不本不本不本不本不本不本  
 無祖臣燕亦復為宋王義士二十萬于無也日食師瓜  
 一員募義勇先鋒收放民官悉區區為大總李景隆  
 監軍義勇先鋒收放民官悉區區為大總李景隆  
 出無義勇先鋒收放民官悉區區為大總李景隆  
 平出無義勇先鋒收放民官悉區區為大總李景隆  
 兵方欲用之奈何級本命收放民官悉區區為大總  
 知所潘占候信厚厚沉穩從征引步兵防胸有攻不

王忠李遠以城降遂逼大同  
 二月試天下貢士禮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黃觀等知貢舉  
 翰林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遜志充考試官右拾遺宋達  
 吉吏官吳勤葉惠仰遊友士徐旭張秉義同考試官御史  
 王度俞吉士監試  
 庚辰建文二年  
 正月丙寅朔天下官員來朝免賀○靖難兵攻蔚州守將

衣被觀其地人貧  
 補洪武二十四年  
 皇末諸朝勳王至  
 知夫人姓二女同  
 急場二女并率家  
 至舟人急釣之得  
 宛之對子市籍其  
 忠賊我人通經史  
 以風裁十餘上多  
 度除陳便宜四年  
 部均江浙賦入得  
 不均民不可待而  
 以懲一時頑民耳  
 豈可爲定則以重  
 國家有雍正之供  
 田賦

○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田賦既均，蘇松人仍任戶部。湖廣左叅議楊砥上書，請罷兵，安置遼東。

燕王自居庸關還北平不得戰內兵凍死甚衆景隆因致書北平請息兵不報○保定知府翟僉叛降燕

三月策試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人賜胡靖王艮李貴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靖良貴授翰林修撰二甲吳溥

梁楊渾授編修金朝孜陳繼之梁成黃鉞胡濬授給事中皆知名士稱得人後勲名顯者甚衆

初靖初名廣對策親藩陸梁人心不悅上喜擢第一  
且曰胡豈可廣乎要名靖○陳繼之誦田人既授石

[illegible]

黃治事家無知者一老人引至葛澤農牧蔽路御史步  
抵縣令試從素幕中對語移日供養席面別口康居弗  
允雖衣其弊致如此誠時北兵四出捕考吏察言且  
升爵籤籤視交人自免福獨不避長沙守吏談言且

朱鷺曰高皇帝起布衣奮一劍成帝業孝惠右武而  
常曰一城瓜分輻輳歸命爭効死以集事勛名爛焉方  
是時左班不得望幸澤而亦無短長可效不過定制度  
修詔章貌敬奉上官而已至建武皇帝定制度

學恬武競文縮狎親而介出疎于是翰苑有錫盜尚書  
厯一品而文臣莫不踴躍致身趨死如歸其禦藥充節  
者無慮萬數百數者振古一創見而武臣率懷揚武叛附  
後重其爵專主文士

不登都督  
 主謝有  
 治指  
 世揮  
 德者也  
 威文  
 武延  
 終柱  
 之積  
 不忌流  
 何處  
 豈非  
 非有  
 上  
 有  
 餘  
 化  
 哉  
 人  
 皆  
 身  
 爲  
 國  
 朝  
 相  
 臣  
 增

四月朔李景隆會兵德州郭英等進兵真定以圖燕○靖

史 1-192

難兵至白溝河景隆率諸將兵合戰都督平安斬其將陸  
亨靖難兵復戰內師大敗都指揮羅能俞通淵勝聚力戰  
久之魏國公輝祖殿軍還

陸軍是月辛丑王孝家渡馬勒橋南駐紮於五泉  
等日軍九江志大平先至白溝河郭英胡深等自景  
隆軍至期會於白溝河王進至固失調九龍  
平失其味無能為也知彼左則右不然而不不不不  
不相應從多無益也從彼將帥之不戰而或令不一紀律  
不列連之即致至令竟竟竟竟竟竟竟竟竟竟  
將志求則三軍之勇不奮而敗跡形矣其三軍之多  
軍之如於地矣若吾之憤焉等過故林焉戰是日  
明從信錄卷一

王孝家渡馬勒橋南駐紮於五泉  
陸軍是月辛丑王孝家渡馬勒橋南駐紮於五泉  
等日軍九江志大平先至白溝河郭英胡深等自景  
隆軍至期會於白溝河王進至固失調九龍  
平失其味無能為也知彼左則右不然而不不不不  
不相應從多無益也從彼將帥之不戰而或令不一紀律  
不列連之即致至令竟竟竟竟竟竟竟竟竟竟  
將志求則三軍之勇不奮而敗跡形矣其三軍之多  
軍之如於地矣若吾之憤焉等過故林焉戰是日  
明從信錄卷一

子孫

省死之  
五月景隆奔濟南靖難兵人德州轉掠濟陽儒學教諭王  
其謀勇者失其力而況于膠濟之流乎  
蘇文之所陰鳥在一德焉國皇太子幸其乘而子產乃中  
我文皇之大業也天之所運雖智者失  
其謀勇者失其力而況于膠濟之流乎  
蘇文之所陰鳥在一德焉國皇太子幸其乘而子產乃中  
我文皇之大業也天之所運雖智者失

督餉山東參政鐵鉉率軍高觀自臨邑還守濟南靖難  
兵攻濟南景隆出戰敗奔入城被圍鉉及統兵盛庸力  
禦却之  
景隆有死志鉉隨之以臨邑一時城壁堅固風奔  
景隆有死志鉉隨之以臨邑一時城壁堅固風奔  
景隆有死志鉉隨之以臨邑一時城壁堅固風奔





等率胡騎奮擊我東北角於是西南漸薄 燕王易服奪  
躍馬以出燕兵爲火器所乘大敗走庸邊兵追之擊殺無  
算丙辰再戰燕又敗步卒先走庸乘之復殺傷無算北平  
震動先是庸鉉聞燕兵且至先簡閭精銳屬衆督師盛備  
宴將士人人思奮遂大勝燕出師以來未有也當燕兵敗  
北時 王獨以一騎殿後恃也 帝 適高照領指揮羣聚等  
兵至獲庸部常指揮等數人而去諸難兵旣退駐館陶而  
庸遂飛檄冀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以邀燕歸路竟不及  
然燕大喪氣矣○詔舉優通文學士以處士唐愚士爲翰  
林侍讀○以鄒瑾爲大理寺右丞

上特制林方孝謹等集古初以來經史中事爲一書以  
放諸亂邦學成等篇首薦愚士名之漢以字行山陰人  
名愚士得海公贈關家謙爲之禮讀此愚士來喪歸葬  
求父遺文暨友辭爲聖聖集不遺爲文蔚讀長于詩  
達世故曉通達至君之○鄒瑾永豐人洪武末薦  
至京起教諭選監宗衛史主紳稱其志爲才敏  
議論磊落忠義其天性也軍命且不屈死之



澄諭燕罷兵○靖難兵上書請召還德定諸師詔大理少

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違闕而傑等必欲求榮譽不  
見捨與比所下詔書背馳誠有以中臣將士之疑

臣父之族幸也。臣出而歸。如此今日。則臣之  
臣自散之計。敢一日而忽。然臣之計。已  
為奸臣所阻。復此恩。任。雖侯。上。覽。臣之  
為。奸臣所阻。復此恩。任。雖侯。上。覽。臣之  
為。奸臣所阻。復此恩。任。雖侯。上。覽。臣之

調刑部左侍郎王良為浙江肅政按察使

故王良字天性。解晉人。歷官。衡。南。文。二年。開。國。人  
。故王良字天性。解晉人。歷官。衡。南。文。二年。開。國。人  
。故王良字天性。解晉人。歷官。衡。南。文。二年。開。國。人  
。故王良字天性。解晉人。歷官。衡。南。文。二年。開。國。人

六月靖難兵掠濟寧及沛都督袁宇率師邀擊敗績

六月靖難兵掠濟寧及沛都督袁宇率師邀擊敗績  
。六月靖難兵掠濟寧及沛都督袁宇率師邀擊敗績  
。六月靖難兵掠濟寧及沛都督袁宇率師邀擊敗績  
。六月靖難兵掠濟寧及沛都督袁宇率師邀擊敗績

七月靖難兵掠彰德都督趙清禦部之壯兵日援城下無

採清出兵追之輒引去于是城中之薪毀屋以炊王遣  
人招清清對使言殿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清清不敢不  
至今為朝廷守封疆其敗棄命失職王悅清言緩其攻

江干平村敗績

書勇

安當平村離場五上里。歷其。勝。敗。世。子。齊。家。固。主  
。安當平村離場五上里。歷其。勝。敗。世。子。齊。家。固。主  
。安當平村離場五上里。歷其。勝。敗。世。子。齊。家。固。主  
。安當平村離場五上里。歷其。勝。敗。世。子。齊。家。固。主

遣紹衣衛千戶張安貽燕世子書

遣紹衣衛千戶張安貽燕世子書  
。遣紹衣衛千戶張安貽燕世子書  
。遣紹衣衛千戶張安貽燕世子書  
。遣紹衣衛千戶張安貽燕世子書

八月丁巳燕王渡海沱河留其將孟善等保定丙子車

定總兵遣都指揮韋諒率兵餉援後房昭  
。定總兵遣都指揮韋諒率兵餉援後房昭  
。定總兵遣都指揮韋諒率兵餉援後房昭  
。定總兵遣都指揮韋諒率兵餉援後房昭

九月甲辰燕兵攻定州都督平安進攻北平不克還次

真定  
。九月甲辰燕兵攻定州都督平安進攻北平不克還次  
。九月甲辰燕兵攻定州都督平安進攻北平不克還次  
。九月甲辰燕兵攻定州都督平安進攻北平不克還次  
。九月甲辰燕兵攻定州都督平安進攻北平不克還次

十月平安等遣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昭水西  
寨燕王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承山山下王濟兵出英  
陣後合戰英瑄及都指揮王泰楊德忠等俱被執房昭

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攻永平不克出兵攻昌黎遇燕將劉江戰敗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命兵部右侍郎徐庭招集兩浙義勇平安攻嶺難兵于楊村○捷迎通燕寇鐵嶺○皇少千文圭生

三母從信錄

十二月丙寅燕師復出北平。○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

肝膽出六命曰股間安大驚懼各至  
驚指血爲書以招族衆數日君在兵君

皇之二年冬陳侯言有私謀又且說我得開明年

冬、殷仇家都督譚源、指國越驛、令人誘殺、死、笮橋下、驛

罪兩人。兩人曰：「上命臣等，若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兩

羽馬安宅上

武選司郎中古什爲右司郎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詔吏部試翰林史官楊立奇等以次錄用仍留士奇于諭  
林○改程本立爲江西肅政接察副使肅政建文所易○燕兵日  
南○

進遼府紀善程通長史、心、龔泰爲禮科都給事、

# 從信錄

事機切釋否則俱溺先無辱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以徐真馬溥爲左右府都督克參

將率偏任

殊之刑、

壬午建文四年、舊爲洪武三十五年、是年

六月己巳、天皇御臨。

正月命魏國公徐熙率京軍徂討山獍（秦齊平安侯）

通州不克指揮賈榮等兵。賁于德水。靖難兵攻礮東門。

及東平指揮詹璘被執吏目鄭華死之

曰吾必死義奈親老故少何妻泣對曰惟君所命華因

走，革獨慨率吏民，憑守之力，不支，請援山東，又不至。



會等百五十餘人皆被執性善死之時平安營于賓壁令  
 燕王遣萬人遮餉道而高煦伏兵林間安率馬步六萬護  
 餉突至殺死燕兵千餘燕王麾步軍橫擊斷為二遂亂  
 何福出牌來援與安合擊殺燕兵復數千却之高煦伏起  
 燕王遣兵來戰福遂敗奔入營堅守下令明日三砲突圍  
 出師就獲于淮河與及燕軍三雲砲攻營福軍誤謂已砲  
 競趨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墜壕堦俱滿營遂破安  
 及諸將及監軍等悉被執福單騎脫走王敏性善等南  
 性善朝服躍入河死自是南兵益衰識者知金陵不守  
 矣

五月遼東兵潰于直沽其兵南來上用齊黃謀調遼東  
 吐蕃寇陷保寧所

兵十萬至直與鐵鉉合力以絕北兵後總兵楊文勝之  
 直沽遇燕將朱貴等殺殺遂潰竟無一人至濟南者○靖  
 難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叛降○靖難兵渡淮大將軍敗  
 績遂克盱眙縣

時肅親王步騎數萬戰數千列營淮南燕督淮北位  
 軍查北兵連渡淮縣  
 南岸遂攻下府治縣

守淮河兵部主事樊士信死之○諸將分屯鳳陽淮安靖  
 難趨鳳陽知淮安府徐安邀阻之不克靖難兵至天長遂  
 至揚州守將崇剛御史王彬死之時燕兵既渡淮王會  
 諸將圖所向或謂先鳳陽徑趨滁和渡江或謂先淮安自  
 舉明從信錄卷十二

高郵以達揚真即渡江可無後顧虞王曰不然鳳陽樓  
 櫓堅完所守既固非攻不下恐震驚皇陵淮安高城深  
 池乘饒兵衆攻之不下曠日持久屈威挫銳援兵一集非  
 我之利不若直趨揚州假真當是時徐安守鳳陽毀橋斂  
 舟以斷來路梅殷守淮安不肯假道又都督孫岳備禦甚  
 嚴也

徐安鎮人洪武中舉人材官如清南時調鳳陽靖難兵  
 自備真總兵京師兵馬調遣真督出鳳陽安謀和  
 之計許總兵相拒守北兵調渡海以清後安降  
 逾年舉遠還復任數載北兵調渡海以清後安降  
 文皇帝日脫昔高郵為周元若曹泰安府民雲南○王  
 彬究之車平人洪武中舉人材官如清南時調鳳陽靖難兵  
 會捕押王禮有二心賊降無與與明當之親體及其黨

●

大華丁案

宣本州、

卷一

知府王璣

[illegible]

子

新刊

嶺南山海樓藏起上餘丕不翼、

爲衛鎮撫軍前差遣

皇明從信錄

典史周羅糾

張友友就京人建文元年以給事中乞便養改知縣  
王兵至江上乃為游兵孫至本縣署白樞按察司  
如士登昌邑縣集父老韓壽治清白堂之後以明精字  
伯紳武昌人廉選而能樹義旅勤王戎器畧具聞宸厯  
民間后械至京請興州  
壬午選年八十歸鄉  
六月癸丑朔難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命都  
督會事陳瑄率舟師援廂拔降燕兵部侍郎陳植歿之  
文皇瀋口之政欲口濡和北還命高麗貢朝詣至大馬  
連起按甲序餽銀兩背日勒之太子小侯于是賜殊死  
會事陳瑄率舟師援廂拔降燕兵部侍郎陳植歿之  
府南江上虜下趙勝金帛厚乃遣無賴兵誑偽通語  
遂為所殺公率衆禦其處賞首級輸械以表義憤  
白雲山



熱得陳瑄陳遂渡江處庸奉海艘出高資港嚴陣以待一  
王奮力先登大駭庸敗走○鎮江守將童俊叛降燕○真  
申靖難兵至龍潭遣李景隆如瑞王佐如靖難兵議和分  
遣諸王守城門

景隆性依地得臣天命誰敢得還舊怨上復令同  
言狀上會羣臣謝安或勸幸漸近勤事

魏國公輝祖開國公昇分道出師禦禦并夜安置○甲子  
遣人齎報書四出趨援兵為燕騎所獲○乙丑靖難兵門  
于金川上書皇太后○李景隆及谷王穗開門迎靖難  
師入城門辛亥謝勸哭去之京師大譁

文皇幸兵進海金川時谷王與景隆守金川谷王登城  
見無開城門父皇遂入京遂逃入家遂逃入高麗  
見上帝處已而忽不見據漢謂李景隆還金川人年十七  
為金川門卒風有志復還中謂以好學成名數里  
無則城門一歸李景隆為李景隆所殺其子景隆  
衛李景隆無歸人皆冠好義王景隆海先逃法已而燕  
王在難調曲靖難升行次忽聞天哭曰福祿一介成  
不為焉竟不食死焉元氣盡其地守節以死里人  
之

帝手詔徐增壽于左順門靖難兵薄金川時左都督增壽  
薛迎降監察御史魏見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殿之幾死  
會變朝冕及大理寺丞鄧瑾當陞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  
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至是上大恨手刃之欲并誅景隆

不果

見永豐人物直有才貌延設謀降者明日諸臣多避附  
見日即降附必不降附附必降附附必降附附必降附  
省國是死慎不使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

大內火帝以崩聞皇后馬氏崩時六月十三日也城  
中如沸上倉遽不知所出諸內臣譚言不如避去上

弗聽欲自殺程濟告以視髮出亡可免難從之  
或曰上方急時一言捧太祖遺體至日震受命吳

大難則振振得勝勝能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  
何立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

其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二年得勝命給事中胡濙濙治所三年以他事賜死凡  
六監鄭和等造船募士下西洋物色之竟不得相傳建

文選去先入教沐養人漢書桂陳廣西貴州諸寺中正  
官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

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  
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

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  
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

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  
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

\_\_\_\_\_

臨歿矣○太子登赴召未至齊

大令費處千石齊縣州日死無不如他之以爲後聞

未竟日何後嗣之有即天機心向關立自

燕王發喪治葬命如禮 燕王清宮三日詰問 上所

宮人指后尸應焉 王還出尸屍壇中伏而哭之曰小子

無知乃至此乎用王景彰議禮葬之時宮人遭戮略壹惟

待罪建文者留耳○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袁杖哭關

下○帝位虛凡三日 丙寅丁卯成服

已巳 燕王謁 孝陵還即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橧齊王

韓爵土○壬申葬 建文皇帝○命復洪武舊制○革除

建文年號稱洪武三十五年元改○遷興宗孝康皇帝主

於陵軍去廟號仍稱懿文皇太子遷呂太后于懿文陵○

改封懿文太子第二子吳王允熲爲廣澤王居漳州第三

子衡王允燾爲懷恩王居建昌第四子徐王允熿爲敷惠

王隨母呂氏居懿文陵尋復允燾允熿爲庶人允熿改賜

寧王後三人皆不得其死○追封都督徐增壽居陽武侯

謚忠愍 上憫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即位首褒封之事

追封定國公孫世讓武一臣與國公侯○下魏國公徐輝

祖子獄

時武臣無不附附者惟輝祖不屈上親召問不答一

語始終無推讓意遂引通取伏誅輝祖然無悔意

語始終無推讓意遂引通取伏誅輝祖然無悔意

語始終無推讓意遂引通取伏誅輝祖然無悔意

語始終無推讓意遂引通取伏誅輝祖然無悔意

語始終無推讓意遂引通取伏誅輝祖然無悔意

語始終無推讓意遂引通取伏誅輝祖然無悔意

語始終無推讓意遂引通取伏誅輝祖然無悔意

開國功臣王孫免死 上大怒然以元勳國恩難誅

召淮南總兵謝馬都尉梅殷還京註詳前○齊太被執至族

誅之幼子甫六歲給配時部抄抄臣九族外親之親以大

爲首高壩等二十六戶皆就逮抄沒充軍先發興州也繼

次年調運東三萬衛又一年發甘肅衛多道死者○責于

澄被太倉衛百戶湯華等解至京族誅之從子文富福遠

等六十五人皆死遠其九族外親四百餘人皆發充軍○

族誅右副都練子卓○下方孝孺獄既而族誅

先是純廣孝孺 文皇南下必召殺孝孺孝孺必不降

法之以勤天下好學者 文皇歸日我法周公願長居日

祭滅王不在何曰成王于國流 文皇曰國無長君日

不立成王之弟許音繫獄族誅 文皇曰天下非先

生不立我弟許音可先立我弟許音繫獄族誅 文皇曰天下非先

生不立我弟許音可先立我弟許音繫獄族誅 文皇曰天下非先

生不立我弟許音可先立我弟許音繫獄族誅 文皇曰天下非先

生不立我弟許音可先立我弟許音繫獄族誅 文皇曰天下非先

生不立我弟許音可先立我弟許音繫獄族誅 文皇曰天下非先

生不立我弟許音可先立我弟許音繫獄族誅 文皇曰天下非先

生不立我弟許音可先立我弟許音繫獄族誅 文皇曰天下非先

生不立我弟許音可先立我弟許音繫獄族誅 文皇曰天下非先

生不立我弟許音可先立我弟許音繫獄族誅 文皇曰天下非先

生不立我弟許音可先立我弟許音繫獄族誅 文皇曰天下非先

生不立我弟許音可先立我弟許音繫獄族誅 文皇曰天下非先

生不立我弟許音可先立我弟許音繫獄族誅 文皇曰天下非先

生不立我弟許音可先立我弟許音繫獄族誅 文皇曰天下非先

生不立我弟許音可先立我弟許音繫獄族誅 文皇曰天下非先



淵閣諭以委任腹心至意專典機密雖學士王景不得與焉尋復以胡靖為侍講楊榮為修撰楊士奇為編修金幼孜胡儼為檢討七人並直文淵閣時機務孔殷每旦百官奏事退內閣大臣造殿前進呈文字尚機密承顧問率漏下數時刻始退七人江百五萬浙各一籍言水光盛陳士奇太和初改朝餘嚴前昌榮建安進承  
○逮谷府長史劉璟至京下獄上既登極聚臥  
家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行親戚饒之戒曰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為魏徵可也蓋順天心毋自蹈刑劉璟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死生之分決矣至京校以官不受對上語猶稱殿下遂

王明從信錄 卷一

主

下獄自經死  
按帝時死其諸臣外無非藉口魏徵而劉作孽乃傳之  
不在此耶士固各有志也嗚呼承順則劉當劉期勝連  
則許與立至而一時之臣任其死則劉當劉期勝連  
况我國初人心風俗自商頑民後倖再見之矣  
九月四日大封增維功臣○丘福洪國公歲祿二千五百  
石朱能成國公歲祿二千二百石張武陽侯成寧武安  
侯朱其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成侯並食歲祿一千  
五百石陳珪奉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並食歲祿  
一千二百石王忠靖侯徐忠永康侯張信滕平侯李遠  
安平侯千石徐祥與安伯徐理武康伯唐雲新昌伯趙美  
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張輔千信安伯譚忠新寧伯千石

以上並世襲房寬恩伯食祿八百石世襲指揮使房勝  
常昌伯千石劉才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千孫世襲指揮同  
知李景隆茹璠忠誠伯食祿一千石以終本身王佐順昌  
伯陳瑄平江伯食祿一千石千孫世襲指揮使駙馬王寧  
永春侯不附權貴以懼誣昭故封世襲餘將士論功高下  
陞賞有差

王世貞曰文皇帝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下京師即大  
位因其年為洪武之三十五年又二月制詔吏兵部差  
安等十一伯已又錄降州功增陞國公侯伯等十三伯劉  
漢忠誠等三伯明年封增五伯郡縣表等二伯進爵  
功封豐城一侯明年封增五伯郡縣表等二伯進爵  
侯至是增難封始定論平安五年功進封新城西平二侯  
省為公增豐城侯雲陽伯各五百石已進封濟遠一  
侯安遠建平二伯終文皇帝之世凡再大封至  
皇帝之元年論功門進駕功進武清侯為忠國公封太  
平侯與濟文安等四伯已又封武功一伯自是終  
帝世僅一大封而其化被軍殺將戰亂備工之封封  
不與焉嗚呼增難難諸將臣從漢陽起以一旅之師  
之地出萬死者三載而遂定宗社于太山之因此其  
誠巨然其主責軍功攻堅拔險論神機以安南內自侯  
衛宋鎮而下抑何德也況與之相安南內自侯何  
能趙河而下其功已存存者存其世而後所當復如  
侯之虞雅待之寄之級號七以主其封自伯而而侯若  
今初以昭綿延雖也以此此後漢不封自伯而而侯若  
李除伯後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  
千首尾未暇一覽耳之然主名實不肯輕再而而不  
于重賞不費大倉冰消金為之干股實速之權東  
廣積紳至萬餘其所過故國皆慨然其贊贊與化徵  
固也夫斯而不曾辜放余  
故表之以告夫同職者

詔諭四夷君長○徙封谷王趙士長沙黃福爲工部尚書○移東勝左衛于永平府東勝右衛于遵化縣

按此實非所地洪武初以其地屬順天府爲遼寧宣德中復升開平爲宣化府各二百餘里遂以延綏大興宣府歸公儲爲邊侯

十月初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命曹國公景隆爲監修都總裁官尚書如璫爲副監修侍講解縉爲副總裁○宰

王權來朝改封南昌○僧道衍爲左善世○令解縉等結閣建文時筆臣章疏時上於官中得奏章千餘通覽之

多干犯者乃命解縉等閱閣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悉焚之既而從容問諸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對修

聖囑僅傳錄十卷上曰爾獨以無爲贊我其祿

賜李貫進口臣實無之上曰爾獨以無爲贊我其祿此心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廷侍獨無一言可手朕非

惡盡心于建文者但惡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爾等

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則忠於朕不必曲自逆敵

也

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册妃徐氏爲皇后○陞解縉侍讀學士胡靖黃淮胡儼並侍讀楊榮楊士奇金幼孜並侍讀○陞莊平布政使郭資保定知府羅僉爲戶刑部尚書仍掌司府事功也

十二月權右通政李至剛爲禮部尚書○詔求隱逸以江

西伯士軒伯昂爲山東布政司左參議○戒諭靖難功臣

卷十二

宣明從信錄卷之十三

東莞臣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成祖文皇帝

癸未永樂元年

正月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復封周齊代祿王○定官俸米鈔兼支例今在京文武官一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半兼支正品六品六分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新鈔三錠折米一石九品雜職及吏典旗軍並全支米

按此官俸折鈔之始黑朝以來又有折米折鈔之說  
明初歷代賦調徵稅未嘗不以日計三錢以夜則有  
二分米八分鈔或三分米七分鈔或一分米九分鈔  
不常然者兵燹之餘法通行猶可及後鈔一貫僅值錢  
二文也嗚呼後漢之衰也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率百官賀上曰王  
帝能修德行政位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通以陰而  
不見豈果不食邪勿賀○命監察御史巡行天下咨訪利  
弊興革之宜以聞○命三法司會官覆審獄囚以清冤滯  
二月詔以北平高北京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為北  
京行部以郭資維翰並為行部尚書平安行都督兼事所  
屬分置吏戶禮兵刑工六曹清吏司改北平府為順天府

其北平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衙門俱革○詔諭趙程尼力  
亦可汗曰元運既衰我皇考太祖皇帝受命于天撫有  
天下朕太祖嫡子奉藩于燕恭承天眷入繼大統嘉興  
萬邦同臻安樂比聞北地奉可汗正位特差指揮梁兒悅  
德等齎織金文綺四端往致款意今天下大定華海內外  
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同為一家使邊城烽燧無聞  
彼此熙熙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勅諭廣太師右丞相  
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  
以遣使往來之意○皇子高煦率兵備開平武安等  
處

三月朔文武百官復上表請立皇太子和谷曰覽表具悉  
朕嗣承大寶思惟永圖負荷之艱夙夜兢兢無別在長子知  
職未廣德業未進儲貳之位豈當遽求必欲以正元良預  
成其德業未允所請

按我成祖及以先封功臣而後冊立太子通達歲月  
感人之道至矣抑以消詳高拱儲貳之位而太子寺丞  
為言難

廣寇逼東三萬衛都指揮沈永不能進襲又不奏聞上  
以數蔽誅之令兵部榜諭天下都司衛所凡有草賊及廣  
寇聲息不以聞者鎮守官以下職無大小罪與永同○衛  
河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太行山下經衛輝城抵直沽入

海南距河陸路五十餘里軍士唐順請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命廷臣詳議候民力稍足行之○改寧王府于南昌徙北平行都司于保定散布與營衛于京府之境以大寧并元良哈

元良哈地在為龍江南漁陽寒北元為大寧路關初平行都司類兵營等二十餘所洪武十四年封皇子三子衛以威降期而以阿北史里等為三衛指揮使同知馬氏舊職行多有功至是乃以大寧地盡召元良哈諸酋率前屯衛等處近處府為三衛白雲山為大寧衛前屯衛後屯衛三衛兵額最盛地又最險自是屯

泰西曆

第十三

三

定命婦朝 中宮之期洪武中中宮文武四品以上命婦朔望朝 中宮至是克之命遇節來朝○使山西澤潞無田之民耕于河南潞州○命修比干墓及祠

鄧州官牛疫死有司責民償至有鬻男者上聞大怒曰畜牛本以為民今反毒民命悉免償所鬻男女官贖還之令治有司之罪

四月勅諭中外文武羣臣曰帝王國治必審于用人或取諸亡國或舉于仇怨惟其賢而已若唐太宗用王世充微

封還散德宋太祖用范質王溥石守信輩相與協心同力共建功業載在信史垂光後世昭然可鑒也朕惟許以契思惟文武羣臣皆 皇考舊人推誠用之職悉無間比聞羣臣猶有懷疑不安于職者此蓋不明天命不明朕心故也凡爾文武羣臣皆 皇考所教育以遺子孫者蓋異國與仇怨之比乎昔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見稱孔子朕每讀之慨然希慕故今所任機務之重密之嚴者盡嘗前日靖難之人此天下所明見而共知也又何懷疑之有哉其各盡乃心其乃職履職共事可以永保富貴朕言不再其深體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江治水時

泰西曆

四

嘉興蘇松諸郡頻歲水患屢勅有司督治既無成績原吉至浙江按視咨訪利害奏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州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嚴山等湖以入三卯頃為湖港澮塞滯流漲溢傷害禾稼抽泔之法要在浚滌兵淞諸湖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上從之於是發浙西軍民十餘萬浚吳淞南北兩岸安定等浦引太湖之水一自嘉定縣劉家港徑入于海一自常熟縣白茆港直注于江又浚松江府苑家浜至南潞浦口上達大黃浦以達湖泖之水以復高貢三江入海之跡水

吳淞有湖在蘇州府江之西府縣二仲以上達大黃浦以達湖泖之水以復高貢三江入海之跡水



唐書文書 有能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洪武中鈔法初行每鈔一  
金凡幾文 實折銅錢一千文銀一兩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不  
鈔法以舊 得以金銀銅錢貨物交易違者治罪鈔幣廢者許入行用  
洪武中得 庫換局重收工墨價值然鈔幣易于偽鑄雖有倒換之令  
難以手交 然收受艱難法雖嚴而竟不行如故○代王桂繼泰殺人  
奪不使相 取財賜書戒之賊王叔所為不法擅拘諸司印信激變吏  
呼其不行 人詔悉降其王府官職事

按二王始以不道見廢于建文復圖而  
獨不從者此其死前獻王瑞鸞逆則

表家南衣 進封駙馬都尉袁容廣平度李讓富陽度子孫世襲二人  
通和無忌 皆有守城功封爵永及羣臣以為請 上曰朕非忘之侯

卷十三

諸將士封賞定然後論之耳至是始封○續封功臣李彬  
等為侯伯 上慮封賞靖難功臣有未當者今洪國公丘  
福等議擬以聞於是封都督僉事李彬為豐城侯故涇國  
公陳亨子陳懋為寧陽伯金鄉侯王與子王通為武義伯  
王友靖連伯陳賢榮昌伯張興安鄉伯陳志遠安伯俱食  
祿一千石子孫世襲○石副都御史黃信以洩漏獄事殊  
先是李至剛妻父有犯都察院連問當處以重刑至剛乞  
免于上上曰法司鞠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曰  
此黃信與臣言 上命錦衣衛鞠之有實狀特命讓之○  
定軍民諸司相見之禮凡府官以公事至衛者行正道以

平禮相見通路相見分別而行遇聖節正旦今各衛官悉  
於府治行禮其千戶所遇有文移須申本衛不許遷移文  
府與亦不許凌辱有司官吏開讀詔書乃布政司職事差  
人於府開讀則附近本府衛所官一同行禮其邊海衛所  
從布政司抄勝差人開讀而都司不得復差人下衛所開  
讀科斂軍士違宴餽送命禮部行諸司遵守

五月號諭 呈考姚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  
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  
后○勅府州縣叢陰荒田租稅之數○論天下諸司事干  
王府者速祖訓朕知之有司合行事務不許一舉廢諸若  
之病何也

王府事有相關即遣人馳奏不待報而擅承行者論以重  
罪

六月曹國公李景隆及侍講學士解縉等修  
帝實錄成共一百八十三卷

七月 上諭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跡散載諸書不易檢  
閱朕欲志采諸書所載事物名數類聚而統之以類庶便  
考索常觀府等書采摭不廣爾等將自有書契以來凡  
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理志陰陽歷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  
為一書毋厭浩繁○戶部尚書都新等言淮河至黃河多  
淺灘淤坡運糧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

運入淮河沙河至豫州潁岐口跌破下履以殘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嗣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入柳樹

畢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從之

八月命平江伯陳璘總督海運糧五十萬赴北京及運東

陸二時會通河未開故為此海

內臣督善提督廣東市舶

九月高唐州民王政言事稱旨特擢為吏科給事中○鎮

守雲南西平慶沐歲暮車里宣撫司土官刁通谷侵威遠

地唐其知州請發兵討之上謂兵部臣曰兵易動難安

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如

其不從然後加兵未晚乃勅沐晟遣人諭之才道答果情

懼乃還所據知州及威遠之地遣使入貢方物謝罪○上

御古順門謂侍臣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

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敷計何郡近罹飢荒當加

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嚴守備旦則出與羣臣詳議行之

近河南數處旱蝗朕心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

斯民小康朕之願也○刑應城侯盛庸薨下獄死上初

命庸鎮守淮安旋移山東庸每不自安至是都御史陳洪

等劾奏庸口出怨言心懷異圖遂劾爵下獄死諸子皆被

戮

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自縊死炳文長子璠尚懿文長女刑部尚書鄭賜及陳瑛等劾奏炳文服器僭奢命籍其家

炳文遂自盡諸子皆死

孫建文諸將北拒戰如耿盛及平定何福孫璠輩初

雖已歸附一時復叛而後卒保不得其死嗾諸人之死

若數輩輩之為從自殊無愧乎

日本入貢○賜貴州鎮遠度顧成銀幣○上謂侍臣曰漢

武帝窮兵黷武以示夷狄金盛之力遂至彫耗當時雖得

善為豈足償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

姓安阜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找擾之以嚴

敬生民近臣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方此言甚合

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奢之流以是稍嘉獎之○禁

投匿名文書○兵科給事中言今天下衛所官吏所進軍

馬文冊或類數虧盈或姓名互異或不用印信或書名不

編臣或不著年月日若此者索無識識之心皆當治上

白臣之才力不齊而軍馬之數繁或短於計數或成於迫

速容有謬誤姑釋勿問其條舉所失詰之俾更其詳具進

奏

十一月上欲知民隱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考滿

至京選其識達治體知恤民者于六科詳言令各言所治

郡縣事久未有言者上謂給事中朱厘直等曰朕夙夜

在左者  
可也

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為汝曹未能盡知故選郎縣考滿  
官假辦事之名俾於六科隨汝等在朕左右如朕有所欲  
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者

夫郎縣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  
默沈沈于里尚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下江西  
左參政孫應元劉使卿祕書制給由者條陳本處民  
情利病自行具奏於鴻臚引見之日徑赴進呈浩等考滿  
至京不遵此制故令法司拿問○命工部尚書黃福羅漢  
濟河民夫初決武中免直隸應天等府夏秋二稅但擇其  
丁壯每歲農隙聽供力役及是內河淤塞發其丁壯濬治

卷十三

九

通時曉暖齊樂赴工將畢是日早風淫寒上召福等謂  
曰民供役久衣食未必盡給今且遽寒其各賜鈔二錠罷  
遣歸未畢之工令京衛軍士次第成之

閏十一月封黎倉為安南國王李芳還朝鮮國王○山東  
男子獻陣圖上片云之

列女傳

十二月解縉等奏勅修古今列女傳成上親製文序之

○令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軍民之家有收藏  
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仍重賚之

○上謂蹇義陳瑛等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  
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

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拔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才行  
必考滿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

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貪廉之實具奏○  
定新舊武職比試蔭襲例令

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獲功陞職者為  
新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襲元比試三十一歲以前者  
為舊官子孫十五出幼襲襲元比試三十一歲以前者

元年以後獲功者出幼比試與舊官同  
選天下富戶實北京○許諸人得義利民利國之事○勅  
吏部臣曰朕以眇躬纘承大統圖維求賢以資治理宵旰

皇皇急于儲滿其令內外諸司於厚臣百姓之中各舉所  
知或堪重任而沉潛下僚或可剴弊而優游散地或抱道

懷才隱居田里無聞遠近並以名聞毋媚嫉蔽賢毋徇私  
濫舉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我哉  
甲申乙未崇二年

正月召世子及高煦還京○復命夏原吉往蘇松治水原  
吉自蘇松還言雖由故道入海舊河港未盡疏通非經久

計于是命復行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命侍讀學士解縉侍講黃淮為考試  
官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遣應天府官祭先農命郡

縣耆老陪祀著為令  
三月改封懿文皇太子第四子數惠王允熾為臨寧王奉

其

懿文太子記○廷試賜曾傑周述周孟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于國子監命侍讀學士王達撰記○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都督宣信制之帥舟師海運江西糧百萬石至直沽以給北京歲為常○日本入虜寇濱海郡縣是時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二十餘人于是達通政趙居任賜日本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吏帝刀鎗並以冠論日本愧送居任不受而還上喜厚賜之○禁瀕海居民毋得私鑄海船交通引歷命有司嚴防出入

卷十三

十一

四月戊戌冊立世子御名高熾為皇太子郡王高煦為漢王高燧為趙王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並兼詹事府詹事禮部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陞解縉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黃淮胡廣為左右庶子仍兼侍讀胡儼楊榮為左右諭德仍兼侍講楊士奇金幼孜兼左右中允召北京刑部主事尹昌隆為左中允修撰李廣為右中允陞編修楊溥中書舍人姚友直俱為司經局洗馬餘贊善司直司謙清紀殺書正字等官俱擇人為之初上議建儲武臣咸請立高煦謂其有尾從功惟文臣金忠以為不可復召諸解縉等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

高煦

上又密問黃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復召問尹昌隆昌隆對與淮同上意遂決○冊立長子妃張氏為皇太子妃○擢左善世道衍為太子少保始復姬姚賜名廣孝

上自是稱為姚少師而不名亦終不畜髮娶妻居止多在文華寶德寺常賜二宮人亦不近上乃召還之○文華寶德

先是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為書以授皇太子至是書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修己治

人之要具于此書克齊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知要便是為治法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

上顧侍臣歸綰等曰朕皇考訓戒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為書名曰儲君規鑒錄此書勸充廣之益以

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守此足為賢君○進士李衡白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于法臣不常違令干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為子能改父行政願聞于世足以為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

合中道爾能力學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誅爾而

其勉之○吏科右給事中孫瑋密奏前日禮部所定八人

頒詔外國皆素非誠實者時已行二日上曰此非專出

禮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部與閣鈐注之

事彼既不誠則未行之先當言何必伺之既去乃言夫人

之

史

1-214

史

1-214

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也亦在人主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偽在漢則誠裴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本是一人但在人主馭之得其道耳

五月 上諭講臣曰帝王之學貴切己實用講說之際凡一切浮汎無益之語勿用 上將詣孝陵錦衣衛請具法駕 上以 皇考忌日正屬感慕之時不用

六月封哈密阿克帖木兒為忠順王

[illegible]

設關外七衛曰喀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

西去廣州東去吐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

大百里只等為指釋等官  
特本兒為忠賢王以頭目為

分具衆居苦嶺  
東新司以明輝送臣并十分合也日先是  
二火

日下重分聖道入後生一用華風一合古訓

田于遼東命禮部遣人徵牛于朝鮮至是其國王李芳

遣使送耕牛萬頭至遼東命戶部每一頭酬絹一匹布

匹仍賜其王文綺表裏各百匹○命翰林院出題更試

我下第舉人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貢士張鉉等六

人以奏  
上召見  
皆賜冠帶  
命于國子監進學  
以俟後

且勉之曰士當立志立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等于

蘇淵

正相

悲當如是耶。唐孝賢還兵往見姊姊担之曰。責人何用。至貧為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安用。蘇軾詩云。多卿曾見鹹和尚。下底是圓好。人言早安。

運尸肉  
不復見

七月山東郡縣野蠶成繭有司以錦絲進獻禮部請百官

表賀不許。○饒州潘陽縣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

設康各關閫之說上覽之怒曰此需之賊也遣行人押

友李遷饒州會司府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書

卷十三 十四

土城高二丈闊八門以便出入菊道四五七端重報革督聚于此無警則各居本宅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兵則寇無所據此特守也事朕過計如此其攻取

戰守之策在箇深思之

按近日近邊地處聚皆當選此皇漢則

軍中

周王改於鈞州獲驕虞王來朝獻之羣臣稱賀侍講楊榮

作頌以獻既而四方奏甘露降嘉禾呈瑞野蠶成繭外

國獻麒麟白雉白鹿白象玄虎白象靈草之屬甚衆並與

解縉胡廣金幼孜梁潛等咸作歌頌以進

九月侍講學士王達侍 皇太子進講訖九四又舉儲貳

為說諸事

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此恐無儲貳

之說達不合議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合議

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 皇太子曰對哉言此常人得此

又亦舉此說乎士奇曰 殿下此問最好固舉程子云凡

升六文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眾人有眾人人用君有君

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皇太子悅曰福廷布政司奏有

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皇太子悅曰福廷布政司奏有

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皇太子悅曰福廷布政司奏有

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皇太子悅曰福廷布政司奏有

理之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殺歸或往琉球導之去口

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

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朕嘉爾等恭

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

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始始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端

等叩首言 陛下不以臣等淺陋垂信任敢不勉勵圖

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言欲召見爾七人

命婦其令即赴乘儀殿見是日縉等妻入見 中宮訓勞

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裏○鄧賜勅奏廣東德州

知州陳敏同海南衛千戶陳善等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

糧濟軍士請逮問之 上曰運糧所以蓄軍有急安得不

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 上曰事有權宜待報而

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

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宋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

上諭侍臣曰任事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

盡拘文法令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勸之曰前者御史言

御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為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

卿以閫外之任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率

用此道思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

十一月山西蒲州河津縣高門渡黃河清自是月十七日  
至明年三月十八日始復舊○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  
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大公至  
正之速有功則實有過則刑刑貴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  
公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辭以爵賞矣今有  
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設天  
津衛于直沽 上以直沽海運舟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  
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沿海諸衛軍士築城戍守建百萬  
倉以儲海運糧餉以小船轉運北京

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 上曰數年兵革災

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此石機不可食庶不可忘念何是  
以此重累吾民不勝

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仍賜學士解縉及

黃淮胡廣楊傑楊士奇金幼孜各二品金織衣一襲與尚

書同縉等入謝言體禮太過 上曰朕于卿等非私厚代

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賢則不

在尚書下故於賜養必求其事功何物品級自是凡有賜

賚縉等皆與尚書同 上御奉天門建國既多務省高應

有杜抑者復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諭曰自皆久于獄而

初至朕前久于獄則雖枉而不求辨初至朕前則要或而

不教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簡等更以朕言從容審  
之果尚有冤即奏白○解縉等進所纂錄類書賜名文獻  
大典賜縉等百四十七人鈔有差賜宴于禮部

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者至 上命禮部劄陳天平見之  
使者錯愕下拜感泣裴伯者責以大義皆惶慙不能對

上聞之謂侍臣曰誠主篡位暴虐國人攻奪鄰境此天地  
鬼神所不容也其臣民共為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如何

可容已而命御史李琦行人王樞賁初往諭俾具奏李陳  
氏之實以聞○贈徐增壽世襲定國公鑑曹國公李景隆

之初實景隆死贈其四庶今故門有世田世人造狀  
上初實景隆死贈其四庶今故門有世田世人造狀

分女直地建置都司衛所時海西女直野人頭目來朝設  
建州毛憐必里兀者赤不罕等衛封其頭目為都督都指

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賜印及誥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  
朝貢自後東瀕海北至奴兒干北海港境皆來歸附自開

原遠北因其部族建置奴兒干都司一為衛者三百八十  
四為千戶所者二十四為站為地面者各七

戶直曰 文廟以女直種類歸數分置建州毛廣海西  
等衛各提指揮等官所以濟其軍用不煩他處以共

初至朕前久于獄則雖枉而不求辨初至朕前則要或而

中國外集北唐載以

今各處衛所屯田若官軍營寨家人自願耕種者不拘頃

畝任其開墾子粒自收官府不許比數

按會典載洪武十三年詔陝西河南山西北京等布政

司及州縣屬縣原屬民開田土耕種力開墾者免其

起科人二十八八年今山東河南開荒四地永不起科

尚書稱世宗皇帝親耕耒耜聖旨勸諭金北直隸各

先年挑民及開墾地土不務土墾民軍金強力開墾各

不起科比事體之義祖宗惟恐墾下足民不務墾民

富國強得王道之意

巡按山西御史張肅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地方切近沙漠

軍衛實則庸不敵犯比軍人使流罪者悉徙興州屯戍恐

邊衛軍士圖易逃難必多故犯以求遷徙則隊伍日減邊

備不足乞令臨邊衛所軍人犯徒流罪止從法科斷仍留

原衛戍守從之

乙酉 永樂三年

正月九順天永年保定田相二年○命學士解縉等選新

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于是稽等選修撰

曹榮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

王道余鼎章故王訓榮廣致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

章朴余學夔羅汝歲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謙荀楊勉

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庶吉士同悅自陳年少願

遊學 上喜曰此有志之士也令增悅為二十九人遂命

司禮監給紙筆墨硯給朝服膳部月給膏燭工部署

近第宅居之仍令解縉領其事 上或時至館中程試課

業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政實以驗所學每五日一

休沐使內臣隨之授尉備驅從人散其學○軍夏總兵何

福盡心屯田積穀最多奏請更定屯田賞罰為經久之計

降勅許諭之○國子祭酒胡僊請申明洪武中所定學規

從之

二月四川布政司言舊制諸番以馬易茶不許夾帶私物

但有司違禁又應杜絕遠人 上曰互關互市所以資國

用來遠人也其聽之○賜國子監雲南天全六番招討司

等處官民生高虎等五十人夏衣

四月 上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先唐言路蓋天下之大吏

治得失生民休戚人不言 朝廷何由悉知又曰早來在

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

朕以一人之智處萬機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

置不換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叢雜者爾等宜悉

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

遠投道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詔命婦朝賀止于三品以

上餘忘先著為令

五月 上以代寧泰普永興高平年陽諸王過失日多思





難功大補多從征功也

十月封宋晟為西寧度食祿一千一百石其柔遠安邊之功也子號尚安成公主球尚威寧公主○忠誠伯兵部尚書茹瑺有罪下獄除名為民生不送趙王也○殺庶吉士章朴先是禁收方孝孺詩文敵有收藏者奸惡誅之時朴偶註誤與序班楊基同生事朴與基言家有孝孺文集善楷觀密以奏聞上怒逮朴戮于市而復善官○禮部進覓服圖簿儀仗圖并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禮制集要稽古定制等書上曰議禮制度國家大典前代損益圖宜參攷祖宗成憲不可擅更改命頒所司永為儀式

卷十三

三三

殺附馬都尉輔殿前注

卷十三

是歲安南胡奎遣使臣阮景昇等隨御史李濟等入朝上

長謝深請陳天平歸國

北京刑部尚書誰念言事得罪上以其奏示羣臣于是都

御史陳瑛等劾奏倉居官貪婪暴虐擅作威福十餘事伏

誅○降禮部尚書李至剛儀制郎中以刑部尚書郭賜代

之誰真定知府呂震為刑書

丙戌 永樂四年

正月河南中寇竊發上謂兵部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

元末可登也遂命豐城廣李彬新城吳復輔率兵捕之○

遣使齎書褒諭日本國王源道义先是對馬岐亭等島

海寇劫掠居民勅道义捕之道义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

滅其黨類上嘉其忠勦故有是命仍賜道义白金千兩

織金彩段二百匹綺繡衣六十件綺繡帳褥枕席銀盤器

皿諸物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碑其地 上

親製文賜之○韃靼頭目滿束兒灰等率眾來朝授以官

仍賜各姓名以滿束兒灰為都指揮同知賜姓名崇志誠

阿兒達台為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汝誠餘皆授以指揮

千百戶等職並賜冠帶袍靴及衣服鈔幣有差俾居涼州

莊浪軍夏三衛○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

卷十三

三三

上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論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居臣之

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

毋以將曙朕倦于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

卿等計議自今凡有事當商畧者皆于晚朝來庶得盡奏

曲○詔建 孝陵碑代石龍遷山得石龜長尺許其文主

蒼儒臣楊士奇等撰詩賦以進

二月趙王高燾居守北京○上以太祖親製嘉禾詩勒石

裝潢成軸賜諸王尚書侍郎內閣學士侍讀祭酒司業○

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王連沈馬樸海為考試官取

朱縉等二百二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林環陳全劉素等及第出身有差○上視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揭孔子服執祀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上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解綰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多闕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況于朝廷可闕乎遂命禮部令擇通知典籍者遣使四出購求○命哈脫脫製針忠順

王  
按元帝王勿師史里哈王宮在元哈木兒省勿師史里之事上登極遣使親朝貢屬回紇為忘順王庫為虎力未帝元無端其子脫脫幼傳入中國王是合襲王爵賜以金印玉帶遣使送還國

卷十二

十五

天平還國農賊黎季犛伏兵殺天平中等引兵還先是安南國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執季犛上表薦姓名為胡一元子易名登詐稱陳氏絕嗣登為甥求權署國事上從其請踰年天平由雲南老撾走至京師慰其責上遣人責之季犛卑辭表請還國上未知許遣中等以兵五千護送天平還時大理卿韓岳捕唐西中果以輔行既入安南境至丘溫季犛遣陪臣黃晦卿等以廣饒迎候及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百拜舞蹈躍中道騎前視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盡聚相屬於路中以為實然遠邇迴度隘留難後二關將至片站山路險峻林木叢密

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忽伏發大呼劫天平遠近相應鼓譟動山谷寇且十餘萬衆中等亟整兵擊之寇已新絕橋道不得前天平與寇皆死中等不得已引兵還事聞上怒謂成國公衆能等曰蕞爾小醜罪惡滔天猶敢脅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為所欺此而不誅兵則要用○勅鎮守雲南西平度沐晟曰比遣都督黃中等送安南王孫陳天平還國中等輕視黎嗣率意而進以至辱國今與師南伐勅四川等都司選卒七萬并勅蜀王于成都三護衛選卒五千聽爾調遣入軍合用禮謝須預為會計規畫輸還不可後期賜白金五百兩

卷十二

十六

五月還忽都帖木兒答剌罕骨初諭見力赤部下何魯白台賜以鐵金文綺二端○晉王禕之國上諭曰毋忘忠離轉至國漸驕縱陰蓄亡命養刺客僭帝號為詛訊輒用護衛兵守青州府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接花園築塔垣城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洪曾名深等上變告得匿入減口上賜書索洪及論棟改過是時周王捕上書悔罪上以檄書示檄檄東朔面謝廷臣勅構罪諸論如法構屬聲曰奸臣喋喋無乃致建文時殺我當盡斬此輩上聞之益怒留構京師奪其護衛誅指揮柴真等罷遣罪斥裔府諸僚盡出玉繫囚及諸不法器械羣臣又以教授葉

垣等不正教請罪之 上曰齊王山惇縱恣性習使然朕與王君臣兄弟出之園囿寵以爵祿恩禮浼洽誠心溫潤聞諭至六七不悛教授索王何況垣等皆先自歸發其事可勿論轉留京亦有怨言乃召其諸子至京父子並奪爵為庶人安置廬州

六月回結思并遣玉琬 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達歸○雲南西南夷大古刺小古刺等部落皆來朝貢詔遣宣撫使司二長官司五以統之先是中官楊瑄與雲南千戶孟景賢等詔往撫諭諸夷至大小古刺及其鄰近諸番曰底為撒曰茶山曰底板曰孟倫曰八家塔等處皆遣使隨瑄

卷十三

華入朝貢方物且言古刺等部皆在西南極邊自昔不通中國今天朝遣官宣布恩命人民皆願內屬乞設官統理仍招諭附近未附之民從之于是以古刺商賚的那浪臣馬撒西臘同怕並為宣撫使餘皆授長官司長官遣官賁詣印勒得往賜之

無二宣慰三長官今一統為官制皆不載

蓋以其荒遠之極後終不能通也

上親朝罷御右順門召成國公朱能新戚張輔謂之曰安南黎賊罪大惡極天地所不容今命汝等將兵討之汝等由廣西入西平廣由雲南入度用師幾何能等對曰臣聞仁不可為衆也仁義之師天下無敵臣等奉揚天威當

一鼓掃滅師之多寡惟 上所命 上壯之

七月大發兵征討安南黎賊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雲南西平度沐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叅將軍陽伯陳旭為右叅將命兵部尚書劉偉叅贊軍事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治督軍餉置神機游擊機海鷹揚驍騎等五將軍選都督都指揮等官充之共二十五將軍督兵分道進發命沐晟率四川雲南兵由臨安府蒙自縣入朱能等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今彼此特角聲勢相聞協力成功○上以侍講學士武周文老賜勅致仕乃諭胡廣等嚴守藩

卷十三

三十一

時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處蓋易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違之說最得要領惟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為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閏七月詔建北京宮殿○平江伯陳瑄兼江淮河衛轉運使

八月 上以甘肅寧夏山西皆近邊可畜馬勅守將宋晟何福吳高等相擇牧地計議以聞

九月己巳甘露降 孝陵松柏醴泉出神樂觀命中使取獻宗廟分賜廷臣○戶部人材高文祖言時政首舉建文

事次及救荒卹民言詞率直無所忌諱 上命禮部會官議行之陳瑛等劾奏其言狂妄請寢之法 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其中言有可采勿以直而廢之○設陝西甘肅苑馬寺

十月朱能奏有疾留龍州張輔等率師發德祥度披雲關入安南境南哨破隘留及雞陵二關賊皆敗走輔等進度岸站至昌江橋市進浮橋濟師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沐晟亦率雲南兵至白鶴道人來會時賊恃傷東西都及宣江沱江沱江富良江以為固于江北岸緣江樹柵多邊陲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民二百餘

卷十二

二十九

萬守之又于富良江南岸緣江置柵盡取國中船艦列于柵內諸江海口每下柵不以防攻華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袁陣于城柵內致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三帶州駐市江口造船圍進取○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卒于龍州年三十七先是師踰度嶺上謂侍臣曰朕夜察天辰西師有憂休能其不免乎能足辨斯事第慮氣候非其所習耳計聞 上震悼報朝五日柩還 上親為之祭之極其悲愴迨封東平郡王諡武烈能狀貌魁偉身長八尺聽捷有膽力每遇勁敵大呼馳鬪以一當百敵皆辟易出謀制勝靡有遺策為將善撫士卒殺之日將校皆流涕○朱

能既卒即命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督兵進討安南○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寇劫沙門島瑄率眾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衆

十二月張輔等克安南多邦賊既而都亦清先是曉騎將軍都督金事朱榮敗賊于嘉陵江沐晟軍亦至沱江北岸與多邦賊對壘輔率大軍營于城北之沙灘與賊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北沱以陷人為城上守具嚴備賊勢如蟻時官軍攻具亦完輔乃下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成功名在此舉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皆踴躍用命議遣兵夜襲其城以烟火吹銅角為號是夜四鼓輔遣都督黃中等銜技昇攻具過重濠至南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等皆登以刀亂砍賊眾驚呼城上火炬齊明朝官就响城下將士俱奮勇繼登賊倉皇失措矢石不能發皆走散我軍遂入城賊將又于城內列陣接戰張榮當前輔督進擊將軍朱

卷十二

三十

能既卒即命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督兵進討安南○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寇劫沙門島瑄率眾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衆

唐等以真獅蒙萬神鐵將軍羅文等以神統翼而前處皆  
股栗又皆銳箭所傷皆遁走奔突賊衆官軍長驅而進殺  
賊帥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拿圓山賊死者不可勝計西  
都賊聞之亦焚官室倉庫逃入海於是三江路空江沱江  
等州無次第皆詣軍門降○徵天下道士至京師朝天宮  
神典觀洞神宮修奉金籙齋法薦皇考皇妣車駕幸齋  
壇七日而畢○既享王允熙暴卒即中忽火起驚仆地卒  
時年十六諡曰哀簡  
丁亥 永樂五年

正月出翰林學士解縉為廣西布政司右丞議先是縉與

卷十三

三十一

丘福等所議易儲事頗洩于外漢王高煦恐語言於上  
曰藩邸舊臣無洩者惟解縉洩之 上怒遣出縉廣西尋  
復改文趾左中允戶部隆亦改禮部主事後縉與昌隆皆  
坐事死○張輔調兵襲破安南洞江寨及萬劫江普賴山  
等處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又敗黎賊于木九江斬首萬餘  
級溺死者不可勝計都邑相繼來降○直隸及浙江諸郡  
軍民子被剝為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人禮部以聞  
上怒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  
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急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  
二月命西僧高師哈上麻於靈谷寺啓建法壇薦記 皇

天皇皇帝  
御製  
皇太后  
聖訓  
卷之五  
五

皇太后師率天下僧伽舉揚香度大齋料十有四日  
慶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鳥白雀連日畢集一夕  
檜柏生金色花徧于城都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雲青獅  
莊嚴妙相天燈導引幡蓋旋繞種種不絕又聞梵唄空樂  
自天而降摩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應歌  
頌自是後 上潛心釋典作為佛曲使宮中歌舞之

按香傳多善有術此所謂慶雲天  
花白雲青獅之類無亦異其有也與

三月封西僧哈立麻為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  
尊普應祐國衍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菩薩自在佛領天  
下釋教賜金百兩銀千兩彩幣寶鈔織金珠袈裟金銀器

卷十三

賜印譜金幣等物宴之于華蓋殿○張輔沐晟等追賊至  
富良江賊憑衆拒戰每舟聯五十餘里橫截江中用剡船  
載木立柵以拒官軍輔乘柵未備躬督將士力戰都督柳  
升等繼以舟師橫擊之賊大敗殺其將卒數萬人乘風過  
黃江直抵閩海口獲賊舟無算黎李輝父子僅以數小舟  
遁去偽吏部尚書范覽大理卿阮飛卿等皆詣軍門降○  
督木工部尚書宋禮奏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  
谷達于江蓋山川之靈相之賜其山名神山山達禮部郎  
中王翊致祭建祠碑命胡廣製碑文

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御名曠基時年九歲命太子少

師姚廣孝翰林侍詔魯瑄鄧璋等侍講讀 上諭之曰人

於學問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

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

天下者日與議論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

廣也它日所資其大不必如儒生釋章句工文詞為能也

廣孝等頓首受命尋復召前禮部郎中李繼鼎說書不置

條屬○張輔等奏言前蒙 聖諭安而平定訪求陳氏子

孫保繼王爵今其國中耆老<sup>可謂</sup>指臣數陳情惻謂當繫賊

篡逆之時搜求陳氏子孫謀夫已盡其可繼承又謂安而

本古中國之地其後淪沒化為異類今幸 聖朝掃除殘

賊再睹衣冠願復立郡縣設官治理以漸沐聖化洗滌吏

習臣伏計秦賊父子旦夕就誅郡邑既平之後宜有所統

陳氏已絕無可訪求必令開設郡布按三司統率郡縣撫

輯兵民奏上羣臣亦以為請 上曰俟秦賊父子悉擒而

賊獲船三百餘艘賊遁輔等乘勝追之至日南州奇羅海

口并前哨復與賊遇賊因敗黨與皆散走生擒秦聲及其

子澄于海口山中復于永豐海口高望山復傷大虞國王

黎蒼偽太子黎茂并賊將偽柱國東山鄉侯胡柱等餘眾

悉降交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零八戶三百一

十二萬

六月置文趾都指揮使司以都督僉事呂穀掌司事黃中

為副兼掌布政司事以前工部侍郎張宗顯為左布政司

僉督選人以充置文趾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

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嶺山新平又安順化升華共十七

府宣化嘉興歸化廣威廣濟共五州以統諸州縣置十衛

二千戶所官軍以守之○上諭都察院曰去年曾令李進

軍前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按北

閩進許傳詔告大為民害所在官司都不來索即違御史

二員徑詣山西將進等一千期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宜重

法若都布政司有干涉者并窮治之雖閩皇親亦不恕○

勅張輔沐晟劉備訪求文趾人才禮送赴京擢用

七月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晟卒○兵部侍郎黑麟卒

麟使西高陵人性嚴刻以賊守功陞兵部侍郎麟為副

文趾以非罪被戮則一報長及病見機則去已而歸足

為萬幸





十二月戶部給事中胡濙奉命提訪吳人張三丰垂十

年始還○廣東布政使徐奇入覲載嶺南蘇軍將以親廷臣  
選者獲共軍日以進 上親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  
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與督作詩文贈  
之故有此親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熱亦不允今蒙召雖與  
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雷亦無他 上意解即以軍因付  
中宮令燬之○以 太祖高皇帝戒飭功臣獲擢及勅旨  
頒賜或臣○是年徐輝祖卒年四十 上曰輝祖與齊太  
祖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今  
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輝起係見賜名欽

聖諭所及  
臣等

今襲魏國公遜之守墓 上怒謫居中宮○撤馬兒罕同  
哈里達人送給事中傅安郭驥還

戊子 歲次六年

正月堂交趾布政司司書黃福言交趾和平其地微歛  
不一請酌量輕重為定制 上曰比除交趾郡縣官數數  
諭之為政務寬簡以紓新附之民無重徵歛福所言良合  
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二月定巡狩禮

三月福建巡按御史奏以柏生花為瑞 上賜勅賁之詔  
而蘇州揚州二府復言檉花為瑞 上曰近蘇松浙卽水

潯為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柏花為瑞者已責其  
欺罔今又言檉花小人之務諛悅者可惡仍降璽書切責  
之○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剝髮冒為僧者并其父兄違京  
師發五臺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為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  
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為民種田

密報曰奸人避罪多剝髮為僧及僧民不日即亦剝髮  
為僧故凡僧道並著王比之禁也我 成祖深察其弊  
凡子弟剝髮為僧者俱發北京種田  
則不惟達力可周而貧民亦得所也

交趾總兵張輔沐晟等班師至京輔等上交趾地圖東西  
一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共四  
百七十有二

七月諭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為英國公西平侯沐  
晟為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于孫世襲豐城侯李彬雲南  
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俞  
季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俞季高士文進封建平伯並  
子孫世襲親擒黎季犛軍人為首者王崇胡超陸指揮使  
為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俞季先是交趾平 上問  
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實孰便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  
有限陞賞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 上從之于是惟  
陞元功餘皆班費有差

賞費于一時有陞陞費千後日無窮此忠臣之計也  
也惟陞元功餘皆班費此 祖宗創始功賞法也至正

史 1-227

封爵王員屬川之役封爵諸將至萬餘人天帳中有一  
物官至二千餘人皆失滅化中天下罕睹至八萬餘人  
正德中遂歸十萬矣使然則實功皆遠 祖宗良  
法大業允推王萬壽曰聖於凡王萬壽其永無怨

韃靼太師阿魯台迎立本雅失里建文末屠王坤帖木兒  
破鐵鬼力赤立非元裔也部下叛之阿魯台統有其部落  
至是迎立蒙古之族本雅失里而鬼力赤為其下所戕尼

刺三商馬哈木等不附阿魯台自相仇殺乃來朝貢詔封  
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虎字羅為安樂王○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  
通政馬麟對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間一

二處有之不至大害 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  
恒陽皆本于人事不修厥德即方書等曰朕與卿等皆當  
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

於上麟言是識天人感應之理  
八月戶部言舊定屯田賞罰例已刊著紅牌發 聖諭以

田工新開墾所收不能及數期三年後依紅牌例考較今  
已及期當舉行之 上曰屯田固重務若徵收固重人不

能堪仍依輕例○命黔國公沐晟總兵討平文趾亂寇簡  
定

州城內城守先吳已歸附府道赴京師復返回與化  
龍元居吏明黎德等聚眾謀作亂應等指父為王指親  
功奏請派兵進命賊酋黃南貴四川兵教黃往捕之

仍命兵部軍事  
于闐入貢其國在肅州西南六千三百里○勃泥國王率  
其妃及家屬陪臣來朝尋卒命其子襲王遣內官及行人

送還國○滿刺加入貢詔封其王西利八兒達刺為滿刺  
加國王其前未嘗通中國

丘海曰三代盛時其疆域西不達流沙南不盡無山東  
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地盡內止漢始通西域開西南

自名長其國未有受天子命者有之聲自今日  
是時諸番入貢者復有西洋古里國蘇門答刺國榜葛刺

國呂宋國合緬里國暹羅國打回國日羅夏治國忽魯母  
恩國古里班辛國井抱里國蘇林國各遣使來朝貢方物

蘇大明朝會典及一統志所載永樂中入貢諸番又有  
枝蘭國彭亨國忽魯母國小呂宋國占碑國文島國

暹羅國占碑國亞里國蘭蘭國奇刺泥國英勒國滿山  
齊八可魯國坎巴魯國在法應國等遣國入貢  
商國日魯國凡三十餘國皆西洋國也

十月 上將巡幸北京詔曰成周營洛啓二部有虞勤  
民允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祇奉尊無統馭之初已歷順天

府為北京今海內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者方於時將  
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朕所經之處親

王止離王城一程迎候官吏革低于境內朝見非經過之  
處毋得出境道途一切供給飲食之費皆已有備不煩于

民諸司毋得有所進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信議楊崇  
（連丁親喪乞歸守制以將巡幸北京不許

十一月命丘福塞義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  
等兼輔導 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曰表玉質龍姿  
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其志寧勤必中規言必  
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嘗試之  
以事孰能哉決得中斯實宗社之幸上天錫慶篤生異質  
以福祐天下卿等其悉心輔導

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趾賊簡定戰于生厥江敗績兵部  
尚書劉偁都督俞事呂穀交趾布政司各政劉昱等皆死

卷十三

四十一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六  
四十一

之于是賊盛熾攻陷謝郡縣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為總  
兵官清遠侯王友為副帥師二十萬往征之○山西巡撫  
縣民李天秀妻朱氏一產三男

皇明從信錄卷十四

東莞陳建朝

秀水沈國元

己丑 永樂七年

正月達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封海神宋書惠夫

人林氏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也建祠于京

師之儀鳳門祀之

五氏海曰永樂初命中書臣福自福建之長非五虎

門地大瀛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百里

滿剌加由是而達西洋吉里大國分航徃來國

二月車駕發京師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庶務惟文

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悉啓聞處

分乃命吏部尚書兼詹事寮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古

本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

奇輔導監國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汝四人

輔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妥宜議朕

此意朕奉無怠因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聞講官

今日講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

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這才而無耻君子

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

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小人都不

可也朕喜其學問有進汝等其盡心輔導之於是命學

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扈從

前忠誠伯徐名珪等有罪下獄死會試天下貢士取陳

璉等一百人以

上巡幸北京故未廷試

三月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泰卒

○是月壬辰車駕至北京

上登午門樓召胡廣等三人從

上曰此處好看山今日風沙不見無風沙時來觀下樓御奉天

門謂廣曰汝初至此未諳風土食後不可即臥好生瘧疾

身欲常溫不可過涼有汗不宜解衣適風此間能致疾朕

居此久故知之廣三人叩頭曰陛下念臣至此天地生

成之恩豈敢忘也

○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泰等

兩淮應州軍民缺食請發庫帑貸

皇太子遣人視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啓請待報汝等何

如人也即發庫賑之勿緩

四月給事中郭璘等使北庫

閏四月擢兵部侍郎方賓為兵部尚書時禮部尚書趙柱

傳奉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益當簡用

大臣皆出親擢公朝傳旨行之也

按歷宗朝用人皆吏部具數聞

上則簡除

其本而後命今吏部

會推而實月推至宣德末二機斷

正

益之

五月營山渡于北京昌平縣天壽山時 仁孝皇后未葬

上命尚書趙樞以江西副地理人袁均卿等擇地得吉于

昌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為天壽山命武義

伯王通督營山陵○賜 皇太子聖學心法書 上嘗推

輯聖賢格言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者為萬四

卷曰居道臣道父道子道名聖學心法親為之序至是預

印完遣人齎賜 皇太子○置邊城調軍勦合 上以邊

設危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為勦合

六月朔廿肅總兵官都督何福曰前命給事祁驥往使不

雅大里為所殺從行者亡歸言本雅大里阿魯台俱為瓦

剌所敗餘數斯空窺臆胸河缺收清敗之眾入寇此慮莫

朕思朕殺使臣又欲擾邊罪不可貸爾且整所軍士以待

○命洪國公丘福帥師北征本雅大里以福為征事大將

軍武城侯王聰為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為右副將軍靖

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為左右叅將福等隨 上密授

方略令慎行之

八月張輔兵至交趾敗賊眾於鹹子濶太平海口等處斬

首數千溺死無算生擒賊黨偽酋門衛將軍潘城等二百

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酋阮甘美等棄其屍身逃○丘福

等出塞與虜戰敗績福及王聰火真王忠李遠皆死之初

福率將校千餘人先至臆胸河遠度遊兵與戰敗之遠東

勝波河又獲虜書一人福飲勞而詢之言本雅大里知

大兵至惶懼欲北逃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曰可疾馳擒

之是時官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不可信且

駐兵候諸軍俱至先遣精騎觀其虛實何如然後擊之毋

墮虜計福不從令所獲者為鄉道率眾直薄虜營與戰相

持二日每戰虜輒作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輕

信譚者徑渡河懸孤軍至此虜故示弱誘我深入進必不

利吾等恐難時 聖諭難功何以至此遂挫之李遠為

虜所陷一舉未捷侯再舉將軍衛志之乎至則亦力言下

可福皆不聽先馳馬揮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俱行

虜眾奄至圍之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攔賊元遠及福等

並為虜所執皆死之全軍皆沒

九月封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為寧夏侯時虜尚脫脫

不脫王把虎王賽因帖木兒國公等官率所部來歸上

嘉其有義遠安邊之功故即軍中封之○遣楊榮齎諭

福曰脫脫不花等既來而止於赤集乃遣遠日久或致出

變爾可與楊榮計度從長行事須期酌量宜處之務在得

當○遣書諭 皇太子曰比遭洪國公丘福等帥兵征虜以兵久從征戰授以善略謂必能任事乃冥頑驢懷遠棄威言拒弗衆論不待各軍齊至輕犯虜營安平侯泣諫不從同安侯不得已隨往皆沒于虜其損威辱國如此若不再舉殄滅之則虜勢猖獗將為禍於邊境矣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也遂命選兩京各衛及陝西山東山西湖廣屬衛騎兵共十餘萬各賜鈔給行糧皆以去年三月至北京隨征

十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征虜餽運法 上曰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為難朕欲以所運糧緣

奏十四

五

途築城貯之該留官軍守護以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夏原吉等議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割酌貯糧以俟回軍仍留軍守之如虜覺而遁則躡其後亦如前法築城貯糧 上然之名所築之城曰穀胡平朔○鎮守寧夏寧陽傷陳應將兵敗虜于城外詔進寧陽侯○西域火州國入貢 其國東南至朔州一月程○西域哈烈國入貢 其國東南至朔州一月程 贊善王汝玉母於 皇太子前論說賦詩之法 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為詩皆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風解慍之

詩唐虞之君之志尚矣後世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嘗取百王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放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萬世之鑒戒也殿下欲娛意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辭高古其間亦可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辭不足為也○皇太子覽真德秀文章正宗義其學識純正楊士奇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于為治皇太子取閱大喜遂命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趙軫曰北京天氣嚴凝舉臣早朝奏事久立不堪今後朝見畢欲於右順門內便殿奏事爾與管臣斟酌可否於是軾同夏原吉胡廣等議奏每日常朝 上御奉天門 行叩頭禮侍班漢鴻臚寺官引謝恩見辭者行禮畢駕御石順門退去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拾朝望朝如常儀制曰可命自十一月朔始行之

奏十四

六

終篇第優等授山東新威知縣夢堂窮冠與同里莊公理契厚能詩喜草書

庚寅 乙未 八年

正月張輔賊賊餘黨阮檣於東潮州新首四千五百餘級生擒二千餘人勅召輔還補奏留黔國公沐晟雲陽伯陳旭等討餘寇而自帥師還京○簡定伏謀

二月朔 上將親征北虜命 皇長孫留守北京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兼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導 皇長孫○

是月丁未車駕發北京學士引廣傳講揚茶金切改危從○以親征銅虜詔告天下

三月大閱于鳴鑾成○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有通海近水皆賊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忽有清泉湧出 上命取觀嘗之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泉○車駕次凌宵峯登絕頂望漠北顧朔庭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尚敢經強果何所恃哉因問廣

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算在上星火之揮何能上裨日月 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咨于蓍龜之言何況居臣之間言編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行必盡衆人之情曷嘗專任一己以掩衆策

四月車駕次玄石拔製銘勒于玄馬峯之石銘曰離日月

剛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興之愆久○次長清寒夜南望北斗次潤澤海其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膽胸凡七河注其中五月車駕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 上麾前鋒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遁去

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來戰 上率精騎徑衝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以其家屬遠遁時熱甚無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車駕次擒胡山勒銘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清洗泉勒銘曰於鏖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威武既而軍士乏食 上

令以御膳所儲糧鈔散給之且下令凡軍中還鈔者許借貸回京倍酬其直三軍乃復全濟 上在途中每曰秦猶未食○言諸進膳 上曰里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之

開于宴勞軍士 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芻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己之

七月車駕至北京○上聞周王構於國中作殿不祀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天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棄於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僭

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為而為之不可為孝王其恭禮而信毋始物議

500

所定以爲之勞苦 戒祖教太深深得 太祖心法普

任可自大康人而毅不曉吏民安服然

辛卯 永樂九年

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總兵復往交趾會合黔國公沐晟勦

二月命工部尚書宋濂等修山東丁亥之亂會通河

[illegible]





七月張輔至文趾督兵賊黨阮師胡具郭甚吳等子九  
真州月常江尋復敗蔡蓋兵於福安斬之○滿刺加國王  
拜里達蘇刺率其妻子及陪臣入朝○戶部言賑北京臨  
城縣饑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石有奇 上曰國家  
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政豐年則歛凶年則散但有土  
有民何憂不足隨聞皇間大旱民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  
聽民流移就食未歲計所積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  
不固湯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鑒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  
卽開倉賑給毋令失所

九月通政司言貴州縣民告瘡民特建文時士人包英古  
所進楚王書稿與眾聚觀書中有干紀語請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瘡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卽位命百司凡建  
文中上書有干紀語皆朕未卽位以前事悉從之有言  
者勿行今復行之是朕今不信矣況天下之主豈當念舊  
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卒相與成治功帝  
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道  
咎往事所告勿聽○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有官兵千  
戶不得朝令輕發兵捕盜賊請治其專擅之罪 上曰國  
家養兵正以除在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眾捕之使其  
免於暴橫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

遠大則勢張民之苦多矣

○哈密忠順王脫脫罕封克力帖木兒為惠義

王尋卒封子額帖木兒為忠順王

十月詔重修 太祖高皇帝錄以前監修總裁李景隆等  
瑋等官心術不正久成於怠從末極精詳故也遂命姚廣  
孝夏原吉監修胡廣胡儼曹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為總  
裁

十一月 皇長孫冠命為皇太孫○張輔率舟師追捕陳  
季擴等梟賊首千五百餘人以徇餘賊散走林莽泥澤中  
追殺殆盡自是惠康福安諸州縣皆平

十二月遣指揮本答哈阿升哥齋勅諭福餘朵顏泰寧三  
衛頭目昔元良哈之眾數為趙粗抄掠不安乃相率歸附  
守臣節我 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窮設福餘朵顏泰寧  
三衛而授兩等官職俾各領其眾臣屬既久復竟叛去及  
朕卽位復遣人來朝朕略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生  
聚蕃息朝廷於爾可為厚矣比者爾等為本雅失里所脅  
掠我遼卒又遣苦殿兒等結云市馬實行覘伺狡詐如此  
爾等可容今特遣指揮本答哈等諭旨如能令悔過還所  
掠戌卒納馬贖罪不然發兵搜叛悔將難追○六部尚書  
塞義泰在外布被兩司及府州縣官職在成流宣化以撫

○

字為職必須得人然得人之道在銓選精廉薦舉有法宜  
 今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  
 官各舉所知五品以下官及無過犯人民賢能廉幹堪任  
 牧民反居風憲者一人吏部考驗擢用妄舉者違坐 上  
 命所司達行之○唐高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并女直  
 吐蕃諸部屬其約束 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  
 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為心則易制若併為一則難圖矣此  
 舉實其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  
 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鑄永樂通寶錢  
 壬辰 永樂十年

正月元宵節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禁山三  
 日自是歲以為常 上或御午門示御製使儒臣奉和以  
 為樂是時尚書夏原吉侍其母往觀禁山 上聞之曰此  
 賢母也命中官齎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以為賢母惜  
 也○命從書登萊諸郡無田民就耕于兗州東呂定陶等  
 處蠲其役三年○上諭蹇義等曰守令郡邑之長昔人每  
 戒其易益牧守之器甚重須久於其職比聞諸司以造作  
 雜務輒差正官意在成事之速此俗吏不識事體自今一  
 應公務不許擅差守令俾專職理民○二月會試天下舉  
 人命楊士奇金幼孜為考試官取放謫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鐸林誌王珪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勅  
 戶部且曰朕為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者國之本一民  
 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故每歲遣人巡行郡縣凡歲之豐歉  
 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聞河南民饑有司不以聞而往往  
 有言穀豐者若此欺罔獲罪于天此亦朕任非人之過其  
 不遠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難不  
 言者悉追下獄○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太孫年  
 長有智略朕欲令學問之暇兼講武事歲時射獵其選民  
 閔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捷有才貌者送京師傳充隨從  
 四月尚書宋禮奏近聞衛河水患令臣相度措置臣惟自

衛輝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一處若不究其源折其流  
 入但路修築堤岸恐水復衝塌不克屢著民力須定長久之  
 計臣看得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於彼開二小  
 河以泄於土河則無漫衍之患今復視德州城西西北亦可  
 開小河一道蓋自衛河岸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三里內五  
 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給二里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  
 舊黃河至海豐縣大沽可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  
 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 上命工部候成後為之○遷  
 官籍官教民畜馬居永平薊州通州者就留本處教民居真  
 定州者更徙順天府教民令悉飲朝之宜若等惠不



復降○洪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置左右玄宗歲喪唐宮徽欽幾純宗許夷狄之患可為明鑒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為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蘭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家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服為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極用蒙古難阻而外漢人南人以至誠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上言罪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嘗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承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為大臣有此言不忠

癸巳 永樂十一年

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免賀及宴先是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朔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即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為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賀宋仁宗時元旦日食當朔請

罷宴徽宗曰夷簡不從獨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從之○免齊黃奸黨之禁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人與韓子寧有姻嫌先是連治奸黨習禮偶獲免然恒為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稟聞以聞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上巡幸北京皇太子孫從命尚書奏裁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皇太子監國○始置貴州布政司及思州等府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為左布政使

洪武中設貴州思州兩宣慰司管生士民及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既而思州宣慰使田宗鼎與思州宣慰使田宗鼎相攻代統抗叛朝命乃勅鎮遠侯

成以兵援而誅之命戶部左侍郎夏原吉等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思南四府

五月五日 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子孫而下諸王羣臣以次擊射皇太子孫擊射連發皆中 上大嘉射畢 上曰今日

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

皇太子孫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 上喜大宴羣臣

命儒臣盡歡而罷○山東曹縣縣人呂震請率羣臣上表賀不許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通當務為國為民汝能效李沆所為則善矣震退 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

術者也○上命禮部侍郎儀智侍 皇太后孫清慎先是

上命吏部翰林院簡擇老成正大儒者侍 皇太后孫清義

楊士奇共舉智 上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體

飛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

與楊士奇言先賀是朕從之智可用

石山東高縣人溫重端慈由教習累遷今職巡事務別

白是昨不少附會能而智以年老為其同鄉訓導戴

事十值及建廷

七月封贈太師阿魯台為知軍王母妻皆封夫人賜金

帛仍居漢北○遣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

諸國

十一月民刺馬哈太平把克字羅三前授○以野蠶絲

衾命 皇太子奉薦太廟先是山東民有獻野蠶繭絲者

羣臣奏賀瑞應 上曰此祖宗所祐也將命織帛染拓黃

製衾以薦

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於愛子江獲陳季瑛及其將潘

經等檻送京師交趾使手

甲午 元泰十二年

二月 上朝退坐石順門所服夏衣袖蔽垢納而復出侍

臣有贊 聖德者 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

每日自念當惜福故每洗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葺改衣

皇老見而喜曰 皇太后居當責如此勤儉正可以為子孫

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侍臣頓首曰陛下如此恭儉乃

誠萬世之法○詔親征瓦剌命安遠侯柳升領大營武安

侯鄭亨領中軍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瑞領左右哨武山

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為前鋒

三月庚辰車駕發北京命 皇太后孫從行 上謂侍臣謂

廣福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慮智勇過人今令侍行

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

不可偏廢營中稍聞爾等即以經史于長孫前講說庶幾

有益

五月駐蹕楊林 上問武之暇 皇太后孫侍語及創業守

成之難 上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

不通古今不識民艱於經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於亡者

朕常以之為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凡天

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

歷多自然心胷闊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

如此不惟不負 祖宗之付託亦有福澤被及下人勉之

勉之

六月駕至撒里哈兒之地馬哈木及太平把克字羅等帥

眾逆我軍發神機銃砲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剌



傳

三月廷試賜陳情李貞陳景著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復命翰林院再試下第舉人積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時端履寺無御寺丞張斌任事特守城功最優庚多所中傷人頗憐之以不與讀卷致爭論 上前不已御史黃宗載奏斌不學無識不可以讀卷乃敢煩瀆 聖聽請伏法士論壯之○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船二千艘以從河運瑄建議造平底淺船時甚便之歲運三百餘萬石

四月征吳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卒

新晚曰忠憲處居臣父子兄弟之節不能  
擬獲後以某身此其人宜為我

五月開清江浦河道時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挽運甚勞平江伯陳瑄總理漕務故老為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無清河口相連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上聞遂發軍民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相宜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閉復就管家湖築堤十里以便引舟凌儀真瓜州通潮鑿五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儀陳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餘臨清德州皆

建倉便轉輸河漢處親勝舟漢河置倉五百六十八所倉置設夫俾專舟緣河提鑿林木便人行○嚴禁告奸之禁六月有人納銀于瓜以饒刑部主事劉寧者寧妻安氏發之詔嚴寧平日康信于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絳幣八表裏

九月書陵成進封武義伯王通為成山侯

十月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還先是誠等奉命出肅州嘉谷關自哈密歷土魯番至火州亦力把力干關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答商柳陳賊逃里迷渴石養夷塞藍達夫于沙鹿海牙凡十餘國無不通曆宣布國家威德既而諸國各遣使隨誠等詣關謝出使往還凡三歷寒暑誠回備錄其所經山川土壤人民物產之異飲食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為西域行程記上之詔付史館藏江

卷十四

二十六

西吉水入

十一月麻林國進麒麟將至慶臣敘上表進賀不許○初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鄧淮安揚州武平歸德睢陽衛諸衛所屬步騎兵達龍幹指揮千百戶統領操練

（考）侯赴北京閱視○元剌馬哈木達使貢馬謝罪

十二月賜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曰元剌使者言元剌馬



哈木應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為己害撤七月率眾至幹  
難河北候冬襲阿魯台斯言雖未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  
益虜多譎惟有備斯無患矣大抵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  
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大同開平遼東皆如之○定北京計  
丁養馬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遼東  
為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從之

丙申 永樂十四年

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時高煦  
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勅曰既受藩封豈當常左  
侍下前討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

卷十四

三十一

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

之命更不可辭○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贊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謂  
即照上奏未嘗不惕然于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

詩所謂

未嘗言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

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且帝王之有闕於後者在德

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胡廣作封禪頌以獻

四月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紀綱以賣權作威伏誅○召交  
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師輔經營交趾前後凡十年

七月遣將練兵海上防倭

八月作西宮初 上至北京仍御舊宮及是將徹而新之  
乃命工部作西宮為視朝之所

九月初令御史巡鹽○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近日馬  
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匹  
立羣頭一人五十匹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種草  
之半從之令民養種馬者二歲納駒一匹凡種馬倒死羣  
生不及數皆令賠償自是養馬遂為北方民害

十月 上還南京

十一月將建北京宮殿以營建重事命羣臣會議於是文  
武羣臣上疏曰惟北京 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

卷十四

三十一

太行東連山海南倚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

夷制天下誠萬世 帝王之都也比年車駕巡狩四海會

同人心協和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貨充溢良材巨木已

集京師天下軍民樂於趨事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早

勅所司興工營建以為子孫萬世 帝王之業天下幸甚

上從之○周王橐楚王楨相繼承朝例次日謁孝陵周王

先至道隅節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孫陪謁已出東

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時楊榮金幼致瑞士奇皆至 上

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

雖略定三人試言之楊金未有對士奇對曰周楚二王屬



脫散封順寧王

九月修孔子廟祀工 上親製碑文刻石○達禮部員外

郎呂淵等使日本時捕倭將士擒寇數十人獻京師帥首

皆日本人 上乃達淵賜勅責之

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日己未督工奉

寧侯陳珪右都督薛祿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

霧綢繡流動爛徹雲霄庚申金水河水凝凝瑞路具瑞象

至己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化春舒彌滿殿閣御雲內

又出五色瑞光圓圓如日正當御座已而西度宮苑映

上今所御殿終日不收官軍人等眾目共睹於是禮部率

羣臣上表稱賀○工部右侍郎蘭芳率

戊戌永樂十六年

正月 上以奎光圖并群臣所上表及詩文賜 皇太子

以書諭曰陝西耀州民獻奎光圖臣以為瑞且請朕禮所

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

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昌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

明主民無業此國家之瑞也復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

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來有之流徙之

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虎之異喋喋為說夫好

直言則德日廣好攻言則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

憂

寄

寄羣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書即理勝然

而懷不能遠矣○交趾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

總兵官豐城侯李勣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走

按利初從李勣反充偽金吾將軍後身歸降以為巡

檢校中懷反至是降勣平定王以弟榮不為相國

民奉高侯都督不勣兵

計賊之獲斬數百人勣去

禮部聞之奏文臣運平仍命英公鎮守之為得衆如

洪武中沐英既平雲南即命沐英之子孫承之

何也西南夷之所服者惟沐氏非它族也

今交人所服者惟沐氏非它族也

總師常平三國運而叛亂者交南三叛沐氏

威德所及國之民也沐氏之德也

吾中國藩服與雲南三叛何異止一機逆依二十二

州郡士民後論其誠不特與雲

而用法 聖化也可勝慨矣

二月行在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曹傑侍講王英為

考試官取董璫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李騏 劉江鄉珍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太子少師姚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諡恭靖庶常嘗

著道錄錄深抵程朱識者非之○皇太子手書賜贊善徐

善述曰今晨覽卿為余所改之詩甚丰采清雅真有益子

日新但今卿年邁輔余為勞似卿補直苦口者百無一二

面諛順顏者比比有之卿母憐勞獨成余業惟藥治之日

甚一日毋勝寵錫隔諱之慮余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





種兩股皆有日炎飛騰通內外典素不出山教化人罕知之有中官使汴康得其名運奏朝廷通西番進一僧至言三教九流無不通徹堪為中國王者師上悅曰聖明天朝豈無一人可當之詔徵德璋至賜金襴袈裟銀鉢盂明旦普召羣僧各坐高几辯對其僧談吐出入九經治治如注水琤訥于應對眾和疑之有頃忽問胡僧諱字何義胡僧應緒遽跪乃大聲訓解福大藏探儒書應示以字學之義曰此而不知焉用辨學胡僧羞慙頂禮數服辭去上喜召入賜坐即日授左善世為作室鵲鳴山以為修藏之所年五十七說偈示寂詔起塔于山之陰賜御祭者三

卷一百一十四

三十七

○初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於汾州舊塘開工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步夫役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塘產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以進

七月御製佛曲成備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敕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脚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異景續頒佛曲至淮安給散又見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見菩薩羅漢天龍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烏白鶴盤旋飛繞續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彭齋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

上喜嘉悅中官因是益重佛

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御雲團光寶塔之祥文武羣臣上表稱賀上喜嘉悅中官因是益重佛禮僧建主梵約以祈福者遍兩京城內外云

九月列仙傳成上親製序文

十二月學士楊榮疏言十事皆指斥兩部法司積弊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為腹心之臣若進此言恐厚臣亦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于是得

監察御史鄧真昇入奏率皆殷樸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後改怙終者不赦口頒為善陰陽孝順事實二書于天下學校先是上命儒臣輯錄古今載籍所記為善陰陽之

事可以垂勸者得百六十五人尋復輯古今孝順之事可以垂教者得二百七人上於各條之下親為論斷并系

三十八

以詩各次為十卷上親為之序既成編頒之○上親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強弛漢唐

世遠姑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將勇兵強削除暴亂四海宴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虜虜僭竊至海內分

列宗社土權元世祖時成部嚴整甲兵強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淫軍政廢弛庸雄並作竟至覆亡我皇

考太祖高皇帝受天命定天下于時將帥效勞士卒奮勇肅清奸宄速建洪業朕嗣位以來夙夜惕勵惟恐貽累元

覆轍以墜王儲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爲國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甚至通同有司受贓責放取回軍明有程限今縱其在外或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所取回軍十無一二猝有緩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國何賴焉是皆爾等下不恤軍上不忠國所致自今宜整古人之得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奸宄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巡按交趾御史黃宗載言交趾人民新入版圖勞永安賴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官多儒而廣雲南等處歲貢生員下第舉人困其願仕遠方選授以職既乏太學教養之素又非階司應試之才所以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候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到任二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污能否實蹟以憑黜陟庶幾有所勸懲上從之因謂行在吏部曰守令民之師帥不得其人民受其殃前除交趾郡縣官出一時之宜今御史所言良是繼今宜慎選之

是明從信錄卷之十五

東莞 陳建輯

秀水沈園元計

庚子 永樂十八年

正月以楊榮金幼孜為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院學士  
○擢用人材十三人為各布政司官擢左布政使四人馬  
麟湖廣盛順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毅廣西布政三人孫  
豫山西江潤河南文瑛浙江左參政二人陸龜四川吳徵  
陝西右布政二人楊微福建李泰廣東右參議二人趙瑛  
江西金恕山東

二月山東滿臺縣妖婦唐寒兒平賽兒縣民林三妻自稱  
佛母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為人馬相吸問往來

諸州縣煽誘愚民奸人董彥泉等率眾從之據益都印石  
棚寨為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衝擊  
鳳等陷沒事聞遣人馳驛招撫之董彥泉之眾以紅白旗  
為號劫掠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上

勅安遠侯柳升分兵剿之至益都圍之賊遣人乞降許云  
寨中力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即往據之夜二鼓  
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  
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賽兒等遁去時賊黨廣鴻  
等攻安丘知縣張旗縣丞馬揚集氏夫八百餘人死拒賊

修憲益帥官州即墨萬衆併力來攻都指揮衛青備倭游

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進城中人亦鼓譟夾擊賊

擒敗走殺賊六千餘人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

于賊既而斬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猝出之青不為

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

於諸城盡殺之山東之賊悉平於是陞張旗山東左參政

馬瑤左參議衛青陞都指揮使王真陞都指揮僉事○刑

部尚書吳忠等劾奏升方命失機矧功忌能遂下升吏部

放知之

四月湖廣按察司副使靳義卒○廣寧伯劉江卒諡武忠

五月交趾參政侯保馮貴禦賊死之

賊來攻賊死○武武陸人撫解流民歸附日衆有土兵

之者皆其土兵反奉招反衆強貴剿捕以廣平數百過

賊而死

七月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

素易江西南平人洪武中為時昭縣縣丞平恕吏民

歲之陞浙江金華府同知治行益便永樂初生累擢成

興州府同知至京以左通政參政命諭交趾陳平

撫遠未幾復奉命往恩惠康黎山宗榮等罪狀陳平

其實還除湖廣衡州府同知往捕往陽州明免龍卯

泉說言御船已死素易不信已而果獲送京陳平







之尤峻。上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亦云朝廷不宜輕去金陵建都于燕故有此變上曰方選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固妨都院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在午門對詔都御史王彰等懼昔日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上命中使出問大臣與言官對辨如何衆皆紛然呼罵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況應詔陳言所言皆實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復命。上仍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初。上悅遂兩宥之。三月食有食  
傳吉今回各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衆謂非原吉之言又將有蕭儀之誅矣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實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招不小衆始歎服○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駕親勞之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義設使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於諸侯之上況夷狄耶長揖而已。  
十月阿魯台叛款寇邊○敕黎利爲清化知府  
十一月下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獄兵部尚書

方廣自跋時。上以北虜搆貳命大臣議將親征原吉等其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奉命。上召詹泰言今糧儲未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幾八九災青關作內外俱疲况。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懌即令原吉往視關平糧儲既而吳中八對與方廣同。上益怒召原吉還籍其家與中等皆繫內官監獄于是廢罷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檢邪誣罔。上信之命戮賓尸將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爲榮力言其無它此舉貽後悔矣。未十五  
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僦運爲憂諍才力或不及檢邪未之見也。上由是怒稍釋置不問○李慶爲兵部尚書壬寅。永樂二十年。  
二月命英岡公張輔等同六部官議北征僦運輔等議分爲前後運而運隨大軍行後運稍後前運用總三人隆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景車運僦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恭寧侯陳倫都御史王彰及都督御史郎中等官三十六人領驢運者鎮遠侯顧興祖尚書趙鼎等三十五人後運惟車輛用總督官二人保定侯孟瑛運安伯陳瑛副者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十四萬駝車十一萬七千五百餘

輔挽車民二十三萬有奇。還報凡三十七萬不。○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上遂決意親征。戒誓將士。諠曰：啓行。駕及鷄鳴。山房聞之夜遁。四月，次龍門。雲州閱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簡擇來者，若不閱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五月辛酉，端午節，駐蹕獨石。賜隨征文武羣臣宴。乙酉，車駕渡偏頭，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惟敗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丁酉，六閩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

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冒

熱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戊辰，觀士卒射。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二錠，銀碗二。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上親製平虜之曲，俾將士歌以自勵。庚午，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陸平侯張信應城伯豫亨、新寧伯譚思與、安伯徐亨，令就營中聽射。上親觀之。惟輔升想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信不至，降充辦事官。上謂諸將曰：爲將之道，勇智貴兼全。可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籌深遠無

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辛未，車駕發圍寧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所。上望其頗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况一亭乎？可以爲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癸酉，車駕發西涼亭次，閱安下令軍中牧放撫捺，皆不得出長圍之外。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一十里。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論曰：兵

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

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于同列尤須和叶。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六月，開平報虜復攻萬全。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還，擠其巢穴，故爲此卒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張膽，況敢攻城哉？不足慮也。○車駕次通州，次玉泉。○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嘯者，言阿魯

台閣 車駕親征大懼盡奔其馬馳牛半轡重于稠深海  
之側與其家屬遠遁乃發兵焚其輜重收其車馬遂命班  
師召諸將諭曰所以羽翼爾等台為梓逆者兀良哈之寇  
也密還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疾進至屈烈兒河虜衆  
驅牛馬車輛西奔上麾兵進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  
追奔數十里抵其巢穴擒斬虜酋數十人盡收人口牛羊  
駝馬十餘萬而還○九月 車駕還京師○工部尚書宋  
禮卒

禮字大本永年人有才幹治績所功最著卒之日家  
無餘貲然死年呂震言禮與典未備與舊祭正德七  
年賜祠祀

是月從會錄 永十五年 二

下尚書呂震奏義及學士楊士奇于錦衣衛獄以鴻臚寺  
序班言震之婿戶部主事張鶴朝參失儀 皇太子以震  
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士奇亦以輔導有闕并下  
獄已而皆釋之

閏十二月 阿魯台弑其王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癸卯 永樂二十一年

二月 蜀王椿麓謫曰獻

王在蜀厚奉友黨理亂法備斬學讀書不習書吏按罪  
仕大夫誹謗或臣或民不為聲色遊歷之游除宗室中  
為嚴禁朝廷待之  
蜀王椿麓云

五月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謀不執事總旗王瑜告變賢

等伏誅

先是 上以東家不親朝中外事悉皆 皇太子處分  
檢部之使不便而中丞張瑄江保等素與王椿麓為  
怨之日譏 皇太子之知于上意高懸以在諸外人由  
是賢等遂萌邪志而謂 皇太子王椿麓成與賢等密  
曰觀天象不久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  
孟三羽林前衛指揮陳杞通州右衛鎮撫陳興與州後  
屯衛老軍周正等晝夜磨謀

定正密以告其甥漢衛總旗王瑜瑜駭曰房氏奈何為  
此計遂謀不從瑜遂詣關告 皇太子趙王文武大皆至  
上見所傳通謀案焚之 皇太子趙王文武大皆至  
高疑曰誰為之耶 皇太子為之者瑜曰高疑必不預  
謀此下人所為耳遂悉伏誅籍沒其家

是月從會錄 永十五年 三

七月 車駕復北征次于宣府時房中有水降者言阿魯  
台將犯邊 上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驅塞外以待之  
虜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寧陽  
侯陳懋等為先鋒 車駕遂次宣府

八月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以及柳梅靈芝其表云今  
歲萬壽聖節太岳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市  
踰時不散又石山產靈芝柳梅結實符歲往年此聖壽之  
徵也于是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官進賀 上正色却  
之

知忠安號稱紫雲而亦進瑞光圓相率及誠何  
也其親呂震之不卒無術相去可恨以至此

九月朔 駕次沙城虜中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爲瓦剌所敗掠其人畜殆盡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遁貴復有南意授阿失等俱正千戶

十月 駕次上莊堡驍韃王子也先土千率衆來降時前鋒寧陽侯陳懋探知虜在飲水河北爲瓦剌所敗追至窟鬼山口遇也先土千率妻子部屬來歸懋引入見 土著謂驍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爲都督其部屬察卜等七人皆爲都指揮餘爲指揮千百戶所領撫者復數十人

卷十五

十一月 駕還京師賜金忠詔命俟來金印玉帶金百兩銀四百兩鈐絲五十表裏紗羅綾各二十四匹牛百頭羊五百頭米百石及第床褥薪芻器用咸備歲給祿米千石別賜其妻金銀等物各牛之賜把台罕察卜等銀鈔銀金衣紵絲布帛冠帶鞍馬牛羊薪芻居室器用各以等第給之

甲辰 永樂二十二年

正月甲申勅緣邊諸將整兵候北征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王虐人違天逆命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爲先鋒自効 上曰卿言甚善但事煩有名至是大同開平守將奏阿魯台所部侵邊 上乃召公族大臣議且

皆以忠勇王之意羣臣皆請從其言遂右是命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榮侍講今鼎爲考試官取葉恩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邢寬梁禮孫曰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大閱

四月己酉 車駕發北京復親征胡寇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爲前鋒

五月涪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耆民社于八蜡祠越三日有烏數萬食穀殆盡 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乎○次長寧鎮楊榮金

卷十五

十四

初夜侍 上曰漢高祖過相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於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等對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王均亮等聚衆劫掠漸致滋蔓巡按御史王復奏請兵進剿楊榮金初夜曰此愚民無知或爲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逃竄山林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復且堅其爲盜之心況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 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如負固不服調軍剿之未遲○車駕次清鎮即元之應昌路○車駕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 上召楊榮金初夜論曰朕夜



國山各立十二碑泉北計及同鑒所至如盤踞翠秀等山  
 茂之類皆碑以對名都石垂永列各國貨物自孔雀  
 燕紅白鸚鵡鸚鵡鸚鵡鸚鵡鸚鵡鸚鵡鸚鵡鸚鵡鸚鵡  
 燕紅白鸚鵡鸚鵡鸚鵡鸚鵡鸚鵡鸚鵡鸚鵡鸚鵡鸚鵡  
 南亞細亞人則有金衣銀衣又足金白銀白中國亦自  
 夏金紗紅珠琥珀奇花之類物充道途城人  
 之類珠琥珀奇花之類物充道途城人  
 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原吉等繫內  
 官監四年至是 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令出視事原  
 吉言言東南民力困於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繼請撫  
 流民罷西洋取寶解止雲南交趾採辦金銀數事○出前  
 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洗馬楊溥正事金同等于獄三人

義屬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仰理試共聽之士奇奏



言見部南下而借薪傳旨賦北京山東東八十萬斤以供  
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來言必  
有理即命減四十萬顧義等曰庚戌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  
事須盡言庶幾以輔吾不逮○詔止西番取寶船○赦解  
縉妻子還鄉官其子顧中書舍人

釋初被疎遇 文皇帝手書大臣十人奏義等各授緡  
曰汝輩其人品十人者皆典綱相善其言曰曰義大  
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儒強  
有才幹不知顧謙斯賜可謂君子顧短于才李至剛謙  
而耐勞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疑案陳瑛刻  
用法奸惡顧端端體直而可人志不他馳 治疏通聖  
筆亦不失正剛朕已洞餘餘餘來宮因問建文所用  
人如何對曰此皆洪武中人辦事已不足論文所用  
皆隆王汝王封曰昌隆諸子而道不喪汝王文倫不  
時從作錄 卷一五

改淮府長史王榮為吏科給事中荆府長史曹曼辭為翰  
林院修撰二人侍 上於奉宮凡書表奏及機務文字悉  
專之至是改其職不欲其去近侍耳○黜太常少卿周納  
為交趾所屬知府納永樂中為祠祭郎上疏詰封禪不許  
未幾丁憂至是來朝 上曰諫佞之人宜寬遠外不可以  
玷朝班遂有是命○幸王權奏欲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  
國 上遣書答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  
懷懷但 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國與各王

封鎮不同叔母 先帝已二十餘年為國南展非封鎮  
而何惟叔審之○免遠安王晉榮巴東王貴煊為庶人二  
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至是免之論羣臣曰正風化  
當自家族始○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為交趾按察使紀諱  
為交趾布政使召前峽山縣知縣戈謙為大理寺右少卿  
謙初為御史巡按江西言事剴切 上心識之故有是命  
○罷海千至西湖巡視官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  
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惟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  
况山澤所產哉

九月癸酉朔上 大行皇帝諡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  
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肅仁孝皇后仁孝慈懿誠明莊獻  
配天齊聖文皇后○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  
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 太宗皇帝遺命倣漢  
制以日易月釋衰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 上  
命廷臣議楊士奇以為為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顏色蒼  
然蹇義從旁解之請兼取二說具奏 上宜服素衣冠黑  
角帶羣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鞋出殿  
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餘文武羣臣  
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召蹇義原吉及士奇等論  
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聞時吾已疑

其非但總臣下易之。梓宮在廟。豈忍易後。聞士奇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就。是固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從其便。○進義少傳。加楊士奇少保。並兼職。如故。加楊榮太子少傅。兼護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內閣位進三孤。始此。士奇等旬月間。自五品起。遷至一品。○次日。賜義。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圓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謬。諭之曰。卿等皆國舊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失。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言之而朕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母憚千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所。而朕與卿等不負。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十月。冊妃張氏為皇后。郭氏為貴妃。李氏為賢妃。后河南永城人。追封后父。指揮使張麟為彭城侯。○冊立皇太孫為皇太子。封次子瞻埈為鄭王。瞻埈為越王。瞻埈為襄王。瞻埈為荆王。瞻埈為淮王。瞻埈為滕王。瞻埈為梁王。瞻埈為衛王。越。廖。梁。衛。四王後。絕國。○以翰林侍講學士王直為右春坊右庶子。仍兼前職。及兼記注。於聖訓之當修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召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以兵部尚書陳洽鎮交趾。布按二司事。悉令掌之。  
福治交趾。前民所祈。社民所惡。勞。福訓。使。躬。勤。不。倦。每。或。都。邑。吏。曰。新。造。之。城。宜。修。德。以。安。民。故。福。每。以。交。人。安。謀。如。父。母。中。朝。士。大。夫。以。選。滿。至。者。咸。加。恩。結。族。新。野。遊。獵。之。獲。賢。者。與。之。共。事。及。以。道。教。其。民。中。為。是。者。明。從。作。錄。不。下。五。三。  
福。其。吏。曰。此。君。子。不。求。于。小。人。其。其。泰。福。居。交。趾。十。八。年。上。念。其。久。勞。于。外。召。還。交。趾。日。時。交。趾。所。待。者。二。人。張。輔。用。兵。如。神。賊。寇。皆。擒。今。既。不。以。張。輔。鎮。守。後。召。黃。福。還。則。愈。失。之。矣。交。趾。自。茲。益。難。安。矣。宜。非。一。時。輔。相。之。過。與。正。平。從。文。敏。以。交。前。之。從。失。歸。步。於。三。楊。諸。人。也。  
大理寺奏決重囚。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為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致傷大地之和。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煢煢。先

○通判  
○少卿  
○少監  
○少卿  
○少監  
○少卿  
○少監

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畧不留意。甘爲  
酷吏而無愧。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同往審決。○詔舉德性  
醇篤。行止端方。材能出眾。政績顯著。或文學堪稱。識見優  
遠。諸人才。并嚴蔽賢。濫舉連坐之法。凡在京七品在外五  
品以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及軍民中訪舉。○  
賜緣邊將士鈔濟時。上御西角門視朝。顧謂侍臣曰。今  
日始寒。重城中猶覺聲聲。寧邊將士晝夜嚴警。殆不可勝  
遂命書勅遣使賜以鈔幣。

十一月朔。赦奸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先是。上謂  
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次日。御札付禮部  
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受顯戮。家屬初登  
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之家爲奴。今有存  
者。既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土。凡前爲言事失當。請充  
軍者。亦有爲民。

按初治奸黨。齊太一子。南六歲。給配。至是得免。還鄉。黃  
子澄一子。屬姓逃隱家湖陽之成字。至是聞宥。乃復姓。  
不絕方陳則無餘諸人不可悉考矣。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  
州縣。秦除荒田。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與抑年飢  
衣食不足。或加以疫癘而致亡歟。自今一切科徭務。擇節  
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修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奉

賑卹。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趙王高拱奏。辭常山左右  
二護衛從之。王遣長史趙季通奉云。一衣一食皆朝廷所  
給。安坐無事。而虛擁三衛三衛三衛。上亦虛受。根賜請以左  
右二護衛官軍助國家戍守。止留中健衛供使。今足矣。

上初未許。王奏請再三。乃許之。○改趙所募牧千戶所。  
今直隸及各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保備從英國公張輔  
兵部尚書李慶等之請也。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  
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畧倣此意。無廢也。極令畢農事  
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皆不妨談。○改大理寺卿楊時  
習爲交趾按察司使。復廣謙大理寺卿。初謙降楊士奇。乘  
聖朝從會衆。

問言曰。外間皆云。時習無先導之言。時習臣鄉人。亦語臣  
無此言。今冒居卿位。慚懼不安。且謙歷事三朝。頗得大臣  
體。今所犯不過耳。上曰。吾固悔之。因問時習何如人對  
曰。雄起于吏。然明律法。公正廉潔。上曰。吾有以處之。會  
吏部言交趾缺。應使。上諭尚書梁穀曰。左遷處謙無過  
失。其復大理卿。時習改授交趾司憲。

翰林學士楊溥密疏言事。上嘉納之。御札賈論之曰。覽  
卿所奏。爲國家之計。誠合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  
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辭報。今賜卿彩幣  
一雙。鈔一千貫。卿其領之。○追贈兵部尚書金忠少師諡

忠義以其子達爲翰林檢討達年始十歲令還鄉支俸○  
加寒義爲少師楊士奇少傳夏原吉少保仍賜原吉純德  
糾謬圖書○上御西角門閣廷臣諸辭顧謂楊士奇楊崇  
金幼孜曰卿三人及寒夏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朕  
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善者即當盡言  
觀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  
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祇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  
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致令入主  
因循肆志卒致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爲戒君臣一體始  
終協心庶幾可以共圖久安因取五人諸辭親筆增二語  
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  
事明作像 卷十三  
卿等勉之○捕治前御史舒仲成既而罷之初上監國  
時仲成嘗以事件言遲遲湖廣按察副使至是因事命都  
察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言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  
即位皆有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詔  
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吏臆之上覽疏喜即有旨罷  
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曰覽卿所奏導朕以仁助朕以  
德欲朕爲唐虞之君愛惜俊良共成王化此實金居之言  
誠爲忠良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所慮恐卿等以朕尊居宸  
極畏有譴責不敢盡言今覽此奏朕甚欣喜足慰於衷但

卷

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副朕委託之意其成王遣之  
美朕深感卿特齎白米十石彩幣二表裏寶鈔二十貫實  
彰眷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以慰朕懷○加陽武侯薛祿  
歲祿五百石祿時奉命帥師巡邊適北虜入寇雲州祿督  
兵追至太松嶺斬獲甚衆上喜賜勅嘉獎遣中官及鴻  
臚卿即軍中勞之加歲祿世世承襲○上諭戶部尚書夏  
原吉曰古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  
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先帝所立屯種之法甚  
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侵之既失其時  
遂無其效所在儲蓄十不及一二有司不免勞民轉輸矣  
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  
十二月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  
先是上諭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  
軍民休戚之所繫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朝夕省覽其有善  
政則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盡力致斗米三錢外  
戶不閉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廡間暇  
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  
司布政司按察司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  
稱其賢否邪正至久不能不忘爲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  
自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治効備

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名歷履揭諸西序  
朕得閒暇觀之以考察其行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  
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域賈胡入貢西人受官乞罷其  
貢上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黃驥常來使  
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陝西人不悉耶爲大臣存國體恤  
民艱毋侵削根本驥所言其從之○是月庚申葬 長陵  
○授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二十人皆爲給事中先是詔  
擇國子監生之有學術者二十人俾翰林嚴試之拔其尤  
者二十人命試事六科未幾皆授是職○封都督張景爲  
彭城伯歲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景 皇后之兄也○  
皇明後存錄 卷十五 三十一

加太子少傅大學士楊榮兼工部尚書○作觀天臺于禁

中

仁宗昭皇帝

乙巳 洪熙元年

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設樂不作羣臣止行  
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曰陛下初登大  
寶天下文臣武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  
朝之儀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等言不宜用樂  
未得旨榮趨出士奇與幼孜淮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退  
午門官入奏乃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次日 上召士奇

卷十六

等四人諭曰呂震每事朕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爲君以受  
直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爲臣以能直言爲賢不能  
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會朝從嚴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  
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未嘗有當但盡忠言之毋以不從  
爲慮各賜鈔千貫文幣一表裏○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  
學士黃淮爲少保戶部尚書兼職仍舊加楊士奇兼兵部  
尚書金幼孜兼禮部尚書俱三保並支士奇淮請辭尚書  
一保從之于是楊榮金幼孜亦各辭尚書一保 上曰卿  
等事 皇考屢經屢從勤勞多矣况 皇考賓天遠在塞  
外煩卿等盡力維持朕每奉膳几筵未嘗忘之今與三保  
皇明後存錄 卷十五 三十二

皇明後存錄

卷十五

三十二

豈爲過多卿等勿辭○罷給朝覲官奉牧馬先是兵部尚  
書李慶言于 上曰今歲北方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以  
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則民甚便不可重困之  
今遠近方面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馬一匹令牧之其華  
生唯民間例無者追陪太僕寺提督考較 上令與義  
原吉議亦從慶言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  
以禮復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責  
馬以蘇民是責民而賤官也 上曰慶幾誤朕顧士奇曰  
少頃即批出罷此令內批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  
領馬者過半矣士奇復奏 上曰吾偶因事稽遲爾當即

批出午刻。上御恩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覲。李慶章曰。震筆交口。必爾。朕念爾孤。立慮。爲衆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負百度而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意。細掃地矣。上曰。爾親據此草狗。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私矣。上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章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但皆先朝舊臣。未可遽退耳。

此與永樂中。擢崇疏言。諸司補。韓而。文廟宗。使。御史言之。同。意。若臣之。備。清。意。交。下。管。父子。曾。肉。漢。庶。有。此。也。

皇明史稿卷一百一十五

三九

建弘文閣。先是。上諭侍臣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機務。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容訪以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蘇州儒士陳繼對。遂命吏部召繼至。是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作印章。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上親舉。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造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識進來。未幾。繼至授翰林五經博士。兼義復舉學錄。楊敬訓導。何澄。梓。實。即授敬翰林編修。澄禮科給事中。皆兼弘文閣與進同職。賜三公及六卿。天元王展祥異賦。上諭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爲二途。有功

皇明史稿卷一百一十五

三

於此必應於彼。朕以侍。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未嘗敢忘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刻賜。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朝臣在外久者。今皆令還鄉。展省得諸勑者。足爲家鄉之榮。然到家有養祭賓客之需。往返道途之費。計其在官俸祿。給日用。尙鮮有餘。貴自今歸省。皆賜鈔一品二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千貫。餘有差。於大學士金幼孜。左春坊大學士王英等。並乞歸省。○大祀天地神祇奉。皇祖皇考配。○命內官監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在內典太監王景弘。朱木。花。唐。觀。保。協。同。管。事。遇外有事。同襄城伯李隆。驛馬都尉沐昕。計議而行。○韓王冲城。襄陵王冲棟。樂平王冲煥。各獻詩頌。上嘉歎。賜勑獎諭。○哈密遣人進疏。黃。上謂從前不開哈密產此物。先帝時亦不曾有。進疏中既有疏黃。製造火器。不患無人。猝遇戰關。亦須有備。勑大同宣府總兵知之。○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爲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子孫世襲。信其國公張輔從兄也。○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儔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電節於大向有旌典。况大臣捐軀爲國。可無褒卹。其贈儔太子少傅。諡節愍復。妻謂震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爲大臣。惟阿順取容。爲保祿圖位之計。國亦

何類。

二月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以疾乞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加襲封恭順伯吳克忠為恭順侯封其弟都指揮吳管者為廣義伯。

按忠父允誠亦襲平章把都帖木兒采樂中舉果滿都督從大軍征亦集乃多所俘獲戰必盡力累功封恭順侯克忠管者並能以忠節自勵勤勞于國克忠後從都督克忠同及于難追封建化伯管者累封忠孝侯贈故宮僚少詹事都察院左贊善徐善述天台兼太子少保賜清謚文敏善述謚文肅命有司立祠墓側春秋致祭復贈善王汝玉蘇州為太子賓客謚文靖遣官祭之

三月撫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為文華殿大學士

權徐州人以為舉如舉安舉遷督及父早喪事母至孝母病茹荼末以自代母疾哀毀遂至三日不食卒哭不葬之人兩伍轉運起程是歲又有王賊者盜都人府學錄權為右贊善後仕至吏部右侍郎

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切直上頗嫌其矯激尚書呂震吳中樞御史劉觀等奏其賣直沽名諱罪之楊士奇言

於上曰謙不識大體有之然其心感陛下起懼之恩欲圖報効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陛下容之不然而進言者將懼而以言為戒矣上不悅遂免謙朝奉令百官言事毋以諫為戒因輪士奇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

能容然終知悔爾知朕心毋吝于言也○舉廟享禮詔隆功臣四人配享加封河間王謚忠武張玉加封寧國公謚忠莊王真加贈少保榮國公恭靖公姚廣孝及東平武烈王朱能並配享文皇帝廟廷

按功臣配享之制考之唐宋累朝皆有之我明惟太祖成祖二廟為然至仁宗以來此禮皆未之建謂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名臣顯應時而出為之股肱心膂父安四海與國成休是故在在宜時有若夏三楊諸人在仁廟時則有若張輔李賢王翱諸人在憲宗時則有若丘濬銀錢王恕劉大夏諸人在武宗時則有若謝遷薛文舉諸人若謝名事蹟約約在人耳目固無愧于唐宋諸名臣誠運之祖士固無愧不可者此果朝缺

奉明倫彙編卷之五十五

命北京諸司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刑部及行在後軍都督府上時決意復都南京云○陞楊溥太常寺卿仍兼翰林學士掌弘文閣事○禁民告誹謗

按楊溥之刑部御史陳瑛掌院時為其有干言涉及國事瑛以誹謗為說一呈名於此身瑛除之快也

諭刑部尚書金純等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於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若加人宮刑者朕亦惡之蓋刑宮下死刑一等爾亦須嚴切禁止願楊士奇等曰此事須

以詔書行之。○趙王高燾之固彰德。○改禮部左侍郎胡濙爲太子詹事兼南京國子祭酒。○擢儒士吳訥爲監察御史。○命征夷將軍榮昌伯方智率師討交趾黎利。○徙王榘于武昌。○遣漢王高煦于瞻圻。於鳳陽守皇陵。文皇北征晏駕高煦于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資萬計。先是瞻圻傲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朝中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安樂。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毛榘子不足誅。遂鳳陽守皇陵。

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秋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問少師葉義所對亦然。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今章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皇上憫恤民艱。誠出於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始徐之。救民之意。卿等始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上覽畢。命用璽遣使齎行。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

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爲天

下主幸與民尺寸計較耶。

建曰。仁廟履歷未久而所行無非仁民之政。正從善轉曰。政通不察規模弘遠事事可爲後法。宋仁宗未嘗高宗周成康之匹。天祚文皇帝宋仁宗未

足多也。當平李國太。漢陳之無祿。高宗

鄭府審理正俞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爲出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蓋有年

未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心修己治人之道。一旦俸

俸排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率意任情。民皆受其弊。自

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覈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

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

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

賢才之用。上諭禮部臣曰。所言甚當。其即行之。又曰。科

舉之士須南北兼取。南人須善文詞而北人厚重。此果科

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士

取六分北士取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各數以聞。

建曰。欲行科舉之法須用俞建輔之言。不爲無益。須救

得時弊。一。近時止以正文體法。鈎深爲對。弊者未爲

如本之論也。如本之論。莫善於

命。皇太子往南京謁祭。皇陵。孝陵。因留南京監國。時南京屢奏地震。軍臣或請報王及重臣待守之。上曰。



非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製印二及手勅二賜小師  
塞義及少傅楊士奇。上自少侍。太祖明於星象。監國  
時嘗以教士奇曰。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及是月十  
四日。甲寅。義偕夏原吉。楊榮及士奇奏事。永天門畢。上  
問夜來星象變。曾見否。對曰。未。上曰。義等三人雖見。不  
能知。士奇當知之。對曰。士奇愚昧。亦不能知。上曰。天之  
命矣。歎息而起。明日早朝罷。召義及士奇。諭曰。監國二十  
年。爲謬恩。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  
遂保全。言已。然義士奇亦淚涕。對曰。今已脫險。即夷。皆  
先帝之賜。陛下孝誠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上曰。即  
皇明從信錄 卷十五  
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印。賜二  
人。義得塞忠貞印。士奇得楊貞一印。皆拜受而退。其賜義  
勅曰。曩朕監國之時。卿以先朝舊臣。權兼詹事。日侍左右。  
舉建兩京政務。方殷。隨事盡心。適中爲難。卿以善諫。君以  
義。徇國勞心。焦思不顧身家。歷艱虞。未嘗有咨嗟之意。  
及朕嗣承大統。督襄治理。用濟斯民。喻朕於道。不懈益恭。  
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朕篤不忘。茲以已意。創製塞忠貞印。  
一枚。賜卿用。藏于家。傳於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於  
國者。良不易致。宜加保守。朕之子孫。亦知卿弼予於難。體  
憂國之心。以保爾子孫。庶幾上下相安。與國咸休。書曰。惟

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惟  
茂。永終是圖。欽哉。楊士奇勅意同。而詞小異。○有違言太  
平之政者。上召塞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以其章示之。  
已而曰。今朝無關政。生民皆安。義等意皆然。惟士奇以  
爲尚未義等對曰。臣等觀陛下即位以來。詔書勅旨。無  
非仁政。百姓無科歛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士奇對曰。  
臣觀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  
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更須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  
皆得所。上笑曰。吾意非爲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  
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  
勅。來義三人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  
三人有慙色。  
五月。上諭塞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  
者。可任。新進小生。遞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爲之  
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  
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  
相與爲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皆不用心。安在其  
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擢。以清風紀。既又數曰。都  
御史十三道之表率。如都御史皆清廉公正。各道御史雖  
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懼。今之不才者。無畏懼矣。爾其容訪

可任都御史者以關○選方面官恭贊各邊方軍務上  
以武臣疎於文墨乃選任方面官于各總兵官處整理文  
書商確機密參謀軍務督理邊儲大同則山東奉政沈鳳  
宜府則參政劉建遠東則參政周順廣東則副使劉紹後  
考滿陞候或轉京職協贊漸稱提督重權矣○翰林侍講  
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爲監御史尋下之獄時勉  
以時政違節條成二本上之 上覽之怒命武士撲以金  
瓜十六七腦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時汝敬亦言事但  
改爲御史令日間因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上乃下錦衣衛  
獄先是時勉折騰內尚不相着及用挺棍而其斷骨忽自  
車明從作錄 卷十五

接人謂忠誠所感臥病一月而愈

帝惡卿上言改過不吝諸臣知帝心久矣卿之以詞  
諍重之以錢愈結諸臣之望有言必聽其言必從卿也  
時兩編得君滿能言而何當此亦黑黑耶後朱申大體  
陳辭之曰諸臣亦無  
行教者其將安歸哉

是月十一日 上不豫召養義楊士奇黃淮楊榮王思善

門命士奇書勅遣中官海壽馳召 皇太子於南京次日  
上疾大漸遣詔天下傳位 皇太子遂崩壽四十八時以

皇太子未至未發喪羣臣請鄭襄二王監國

鄭曉曰 帝天稟純明至性孝友謙讓之言未嘗不聞  
臨深約禍謹久自守治二弟賢慈由意調護或正色訓  
誨在東宮肅心寡欲被服寬博宛若儒生專志愛民細  
詢疾苦既即位盡行其志每一節下萬姓蒙恩尤遇水

皇明從作錄 卷十五  
六月三日 皇太子還自南京宮中始發喪○是月十  
二日庚戌 皇太子即位  
七月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敬天體道推誠至德弘文欽  
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尊母皇后張氏爲皇太  
后○冊妃胡氏爲皇后孫氏爲貴妃后山東濟寧人妃山  
東鄒平人○罷弘文閣命直閣楊溥王進等各還原任仍  
命溥與楊士奇等同治內閣事○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  
例先是 仁宗定一科每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至是  
復分南北中卷以百名爲率南北各退五名爲中卷北卷  
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  
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漢中府寧

訓導李養進端本策十六事 上嘉納之權養爲兵科給

事中○進擢東宮舊僚以左庶子陳山爲戶部左侍郎洗

馬張瑛爲禮部右侍郎戴綸爲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建

爲鴻臚寺卿從善閣從善王議爲翰林侍講惟中允林長

懋出爲鬱林知州既而道戴綸出鎮交趾 文皇欲太孫

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長懋及綸每諫不聽

初不知本 文皇意也故最爲 宣廟所不樂而陳山張

瑛以每事順旨被寵未幾長懋綸皆以怨望下錦衣衛獄

上得綸奏親詰之綸抗辯激切 上怒筆之至死長懋被

禁十年正統初赦歸綸諸父賢及希文合族被逮籍沒而

希文幼子被宜賜名懷恩成化中爲司禮太監

八月敕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尚書

蹇義復原吉爲監修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及陳山張瑛楊

溥爲總裁

九月壬寅葬 獻陵

十月命陝西都指揮同知李英率番漢兵剿捕安定曲先

諸寇英擒其巢穴虜安定王俘掠人畜萬計邊境悉平超

陞左都督尋復總兵討平西番即見加族之亂封會昌伯

十一月鎮胡大將軍陽武侯薛祿巡開平宣大○平江伯

陳瑄鎮守淮安兼都督漕運

十二月瓦剌馬哈木立脫脫不花爲可汗○漢王高煦陳

奏利國安民四事 上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勅榮

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及交趾三司曰反賊黎

和包藏禍心已非一日信庸人之言惟事招撫延今八年

終不聽命養成倡厥之勢使忠臣無辜而罹害良民被害

而未厭其誅之過初至陳智方政事督進兵務在協和成

功不許緩機誤事若來春捷報不至責有所歸

皇明實錄卷之十五終

皇明從信錄卷十六

東莞陳建輯

秀水陳國元訂

宣宗章皇帝

丙午宣德元年

正月遣使齎勅命瓦剌賢義王子體烈忽襲王爵○遣使祭故哈密忠順王免力帖木兒仍命其姪卜答失里嗣封忠順王○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報謝

二月禮部進耕籍田儀注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宗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冀有實心耳為人君者誠念耕辛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

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賦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

三月陳智方政討黎利兵敗于茶龍

四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呂巖卒以胡濙為禮部尚書先是濙為禮部左侍郎仁宗以濙有承樂中嘗有茶龍統之改為太子詹事兼南京國子監祭酒至是上知其忠

誠召陞是職○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泰將征交趾征勦叛寇撫安軍民仍命尚書陳洽參贊軍務削陳智方政官爵上視朝罷御文華殿

塞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

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有自不付量來擾我邊者為不祥若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

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弑其國王毒害國人文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

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茲與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為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

請建都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于奔走甚矣皇

考常念父之深為惻然故即位之詔于彼特原昨日追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

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等皆未有對上曰此固

不背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文皇帝乎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勞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上顧士奇祭曰卿南人云何曰

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于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為聖君漢唐以來交趾雖嘗為郡縣叛服不常我師費財不可殫紀

漢元帝時珠崖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崖郡  
前史稱之天元帝中王猛能布仁行義如此况陛下父  
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豕輩較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四人  
更審思以對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  
明日士奇策奏事畢上曰昨日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  
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釋義勇衛軍圓  
翠兒等死罪

翠兒等死罪  
翠兒妻毛素泥李宜以告翠兒弟毛氏被殺之毛干  
是到翠兒與崔輝九人密知被殺陳黃素泥御史悉于  
新黃被劫之日官軍有等事他實不為盜擊也聞  
新黃上曰干人豈可殺其弟以事施通當有盜殺  
都察院審之至是行勸有實檢上命釋翠兒毛氏等  
廣寧法審御史劉觀曰昔蕭楊帝令汪士海治盜但  
今日復何益

五月擢戶部左侍郎陳山爲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改禮部右侍郎張瑛爲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並入內  
閣參預機務  
關恭預機務  
陳達曰宣廟用陳山張瑛二人則用楊士奇  
張達曰青宮舊恩也然山漢人品不逮故皆不得久居  
一內閣焉

以四川按察使陳璉爲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  
璉廣東東莞人以鄉貢爲桂林教校遷助教承奉判如  
璉有治才惟衡州府巡按使時能教樂村農是民所大

文皇帝

和文皇帝幸北京脫過先遣廷臣會奏詔大興  
言辭給是廷臣陽問如府防軍總州事在萬十年  
同食試進待頒平朝銀樂歌吹提四川按察使  
會吏部信德某有文樂乃召樂是屬鼓兩千餘  
殿修王角備  
殿三賢祠云

沈慶爲行在翰林學士○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婢  
滿駕到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上曰爲孝有道孔子  
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割股謝胎此豈是孝若  
致殺身其罪尤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  
愚人倣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戊申午朝退上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耜之時  
因編勸農中勦永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

農夫又曰朕入九歲讀書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  
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  
常教以農事銘于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  
如注

六月命造石室華表享殿之屬楊榮言太祖開創太  
宗中典固宜設此以表功德此後守成之朝自可免設以  
省民力且一費百萬于先帝何益上從之遂著爲令○  
上謂夏原吉曰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飢荒必須  
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饑死河南新安縣山土瘠  
薄民多困乏知縣陶鑑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

其專擅。○廣寧中屯衛軍士馮述請建三萬濬陽廣寧義州諸衛學校以教官軍子弟從之

七月順天懷柔知縣邵原亨奏本縣山場舊禁樵採輸官薪炭指辦實難今自黃花鎮東主三臺山主天壽山已遠乞弛禁以便民上可其奏仍令以曉諭之毋恣意砍伐

傷其根本成幾可常資用○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絳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蘇杭等府織造上令減半造

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討平之

高煦在彰安求奪一日乞反仁宗朝謀逆失招集亡命以謀備拍王成爲部督樂安知州朱恒爲舟車

懷德人富約英公限蘭等罪爲內亂執斬其外海

上親征上上夜召輔臣入議坐屏左右楊榮首

上親征上上夜召輔臣入議坐屏左右楊榮首

上親征上上夜召輔臣入議坐屏左右楊榮首

上親征上上夜召輔臣入議坐屏左右楊榮首

上親征上上夜召輔臣入議坐屏左右楊榮首

上親征上上夜召輔臣入議坐屏左右楊榮首

上親征上上夜召輔臣入議坐屏左右楊榮首

上親征上上夜召輔臣入議坐屏左右楊榮首

上親征上上夜召輔臣入議坐屏左右楊榮首

上親征上上夜召輔臣入議坐屏左右楊榮首

上親征上上夜召輔臣入議坐屏左右楊榮首

上親征上上夜召輔臣入議坐屏左右楊榮首

上親征上上夜召輔臣入議坐屏左右楊榮首

上親征上上夜召輔臣入議坐屏左右楊榮首

上親征上上夜召輔臣入議坐屏左右楊榮首

○高煦反

走南京高煦反多時能內實生衛備事欲叛不

斷今散反縣限以平新造諸縣未附不聞順行

即遣將未得其平初約南華安成縣正司官知縣

余不得與父南華安成縣正司官知縣

兵取南華安成縣正司官知縣

與耳聞親父南華安成縣正司官知縣

受試恩賜于初六師罷境王即擒賊劉崇來

悔無及失平已謀殺我軍高神機設高無異

城中股衆諸將多殺我軍高神機設高無異

皆不答原中人多殺我軍高神機設高無異

願做今交通明出歸罪上許之是爲高無異

王城等立止日軍一最及無爲人擒高無異

王城等立止日軍一最及無爲人擒高無異

王城等立止日軍一最及無爲人擒高無異

王城等立止日軍一最及無爲人擒高無異

王城等立止日軍一最及無爲人擒高無異

王城等立止日軍一最及無爲人擒高無異

王城等立止日軍一最及無爲人擒高無異

王城等立止日軍一最及無爲人擒高無異

王城等立止日軍一最及無爲人擒高無異

王城等立止日軍一最及無爲人擒高無異

不

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孝左都御史劉觀齋手勅諭趙王時高煦既擒車駕將還京尚書陳山迎謁請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上召楊榮及蹇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謂宜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上領之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今錦衣衛實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實狀何以服人心因謂榮及義原吉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

星明從信錄

卷十

有疑則嚴防之亦可無虞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矣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溥曰吾二人請見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門者不納義乃以士奇言白上上意不釋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義原吉不復召士奇及溥上至京始思士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王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母恩尋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子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袁容及劉觀

列而

齋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聖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已召士奇曰使朕不計親親禮卿之力也○交趾總兵官成山侯王通帥師討黎利不利兵部尚書陳洽

疾之

先是仁宗遣中官山壽貴勸黎利之棄命為清化知府利不從黎黎遂發兵大屯神機營官軍性怯冷以爲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視賊勢通欲渡河而陣冷反覆諭以利害且陳方賊遇自己至夫力戰五有勝以義奮不能止次率賊與賊遇自己至夫力戰五有勝兵治奮馬突入賊陣賊其首惡身被創遂通賊師起節愍官其子權爲給事中

少保大學士黃淮有疾上疏乞骸骨不許令歸用養疾疾愈仍來供職時淮父性年九十猶無恙膺封爵與子同當

世榮之淮亦優游林下二十餘年至正統末方卒

陳忠曰頃綴錄則黃文簡好游安同列一日宣廟問淮何所東陽對以淮素病疾病病樂人自是有言免奏對久乃告病侍親又考三朝聖訓記述省親胡廣楊士奇二人于文廟然則文簡好游安同列傳周府之耶淮皆不與豈亦所謂及伯之罪爲二楊諸公所短故耶以此觀當時內閣諸臣云

交趾平州知州何忠爲黎利所執疾之

黎利既擒賊將以忠爲使使使陳潘清王訓至是夜步走出城二百里賊賊俱兵所執諸賊首善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其兵不難服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忠以黎利地大馬多食肉中房而流血盡覆遂通黎利上深憐惜之物進兵門賜給日忠節忠廉從黎利時

日再里孤城久困時屢平機奏請王師紅崖失路風霜苦日憂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生還壯圖定無期英龍不廷臣風散

遣御史清理軍伍時軍政大壞奸軍匿籍反誣授良民充伍所司利其賄民多受枉上知其弊遂命御史分行郡縣清理令無枉民縱奸

十月復檄飭貴州思州府通判凱在官九載當陞其民詣闕乞留上聞而歎曰民不恤萬里跋涉求其復任必其撫字有道命即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之

十一月雙流縣知縣孔友諒上六事一日汰冗員二日任風憲三日重守令四日慎科目五日厚俸祿以養賢六日薄征徭命行在禮部會議行之○上諭順天府尹曰古之

仁政必先蠲寡孤獨朝廷設養濟院意正如此近聞京師頗有殘疾飢寒無依之人行乞爾爲親民之官何得漫不加省其悉取入養濟院毋令失所○釋翰林侍讀李時勉

之囚復其官○張本爲兵部尚書○是年陳祚于謙爲監察御史初作山鹿吉士性豪潑以言事忤上知○封西番大寶大乘闡教附化贊善五王

丁未宣德二年正月申明屯田法二月上御文華殿召輔臣奏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

濠諭之曰古者君臣異不同心同德以成天下之務君有失則爲臣者匡救之臣有過則爲君者訓戒之庶幾更相警飭兩無猜嫌信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遇者也爾等當

祇事我皇祖皇考二十餘年竭誠效忠始終一致及今侍朕左右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深用嘉悅茲特賜卿等

鍍金銀刻圖書尚體朕至意永承無斁賜義圖書曰忠厚寬弘賜原吉曰含弘貞靖賜士奇曰端方貞靖賜榮曰方直剛正賜濬曰清和恭靖

直剛正賜濬曰清和恭靖按得文徵家集記受賜銀圖書五類曰方直剛正曰忠厚寬弘曰端方貞靖曰清和恭靖曰忠厚寬弘

聖明從作錄卷十六進大學士張瑄禮部尚書仍兼大學士○命試天下舉人取趙昉等一百人

三月延試賜馬瑜杜寧謝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驕虞復見楊榮獻頌○改轉運爲支運○命定遠侯柳升帥

師赴安陸征黎利以兵部尚書李慶泰贊軍務陳昺既敗死黎利勢益猖獗遂圍交州成山侯王通奏請益兵詔命升等將七萬人以往且勅慶泰六卿之屬有才畧者以自助慶泰郎中史安主事陳鑑等十餘人偕行○命都督食

事山雲充總兵官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時猛獍數聚擾邊故命雲鎮之





不示弱以誘我兄勸書數次戒說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愼意明日前進以百騎獨行之副將崔聚及慶等皆在後升前渡橋既渡橋墟後軍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卒又明日崔聚被圍聚固宿將倉卒賊擊衆聞衆亂聚被執賊大呼官軍降即不殺安鑄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工部尚書黃福歸自交趾先是馬駟既激發交趾陳洽繼福寧布按二司印累奏乞還福舊任以交人思福之深上從之命福與柳升偕行我師既失利福爲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壯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其酋長饒以鐵糧乘以肩輿隨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龍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成山侯王通棄交趾帥師還柳升等旣敗死通入懼乃集將士議以城不可守戰不可勝不若全師北歸衆皆從之乃與黎利約和且爲利請立陳氏後于朝遂棄交州城引師還通至京宥死軍葬○黎利寇陷詔諒江府知府劉子輔死之

補江西盧陵人初爲縣吏樹察使坐累去遷知江府爲人守將士民衆咸愛之附寇有功累擢城兵民皆與子輔俱兵民衆咸愛之附寇有功累擢城兵民皆與子輔俱

先子輔死上聞贈子輔卒賜祭復其家

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孫高表乞立爲陳氏後  
上覽之露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  
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謀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  
乃召蹇義夏原吉問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  
于天下二人退復召楊士奇楊榮諭以三人對曰今日吾  
與汝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  
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若因其請而與之  
可轉禍爲福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  
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  
年來民兵困于交趾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  
皇明從作錄 朱十六  
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之盛德何  
謂無名且漢素珠崖前史爲祭何謂示弱臣侍仁宗久  
聖心數數追憶此事願陛下今日明決上曰汝兩人  
言正合朕意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明日朝罷出晶表  
示諭文武羣臣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  
得民安朕何恤人言遂遣工部左右侍郎李琦驛汝徵齋  
詔冊封陳高爲安南國王罷征南兵

解所望而廣焉者便之相親親愛可復取則其之不  
解所望而廣焉者便之相親親愛可復取則其之不  
解所望而廣焉者便之相親親愛可復取則其之不  
解所望而廣焉者便之相親親愛可復取則其之不

十一月 皇子生慈天下孫貴妃所生

十二月 皇后胡氏上表讓位賜紫靜慈仙誦退居別宮

冊立孫貴妃為 皇后先是皇子既生胡氏稱疾請開寶

妃逐正位中宮既而 張太后憐胡氏之賢仍命居清寧

宮進膳如常儀無燕命必命居 孫后之右焉

按歷代通鑑輯覽中書省奏請命居 孫后之右焉

皇明從信錄 卷十六 此與宋仁宗廢郭后郭妃追復事類同後

以黃福為戶部尚書尋改南京○薛瑄為監察御史

頭模日錄云宣德中召用舊人奏罷等皆依和順惟

會稽等項何以不食日臣切謂安師嚴兵數滿日臣不

轉任南京戶部要關之實誠之也而臣等又謂公昔如

此特正其弊未必盡舉之則君德可降天下可治矣

從范驥二先生人知如松年十一作請國些河等之補長

其其所作詩賦心子定志寬食學第試第一進

日其系科第公口無不稱讚得屈下第亦已

上御文華殿儒臣進講孟于 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

而歸文王及武王此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

以不同對曰大公以救民為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為重  
上曰太公之心在前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天下生  
民計也○侯奉事 詔繫于都察院獄以恭穆漢府反  
狀復受人賂故也

戊申 宣德三年

正月以哈密忠順王卜答失里尚幼遣使立故忠義王免

力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為忠義王俾嗣忠順王孫

撫部屬○王通之與利賊盟而班師也凡文武吏士得還

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利賊聞留不遣者尚數萬人通

皇明從信錄 卷十六 至京舉臣交劾通及梁瑛等下吏勒王通失律喪師棄地

山壽曲護叛賊馬驥激變藩方皆論死聖詔獄籍其家梁

瑛等坐罪有差○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成

二月冊 皇長子細名祁鑑為 皇太子○封后父孫忠

為會昌伯

三月工部侍郎李新宜河南還言山西民飢流徙至南陽

諸郡不下十餘萬以有司軍餉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民饑流移實其得已仁人君子

所宜矜念昔富弼知南川飲食居處醫藥皆為區畫山林

湖泊之利聽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

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卽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

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

四月寧王權奏乞賜南昌府附近灘城一鄉上田俾衆子

耕種爲自給之計上諭戶部臣曰古人云王者當食租

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

宜遣人往勘待報處置

五月贈祭交趾死節諸臣○汝南王有勲新安王有燕以

罪免爲庶人○上出酒諡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醇酒相

繼敗故作酒諡○珣汝敬還利表陳高卒乞守國侯命○

汝敬復諡利訪陳氏後

皇明從信錄 卷一 六

上許之併飭張有司

八月壬午 帝第二子生是爲郕王○上以是時秋高馬

肥恐胡虜侵邊欲親歷諸關警飭兵備遂勅諸臣暨齊士

馬以候塞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王驥施禮吳忠愛

妻和楊漣姚文直等扈從駙馬都尉袁容隆平侯張信尚

書張本張瑄郭敦仁郭御史顧佐等居守丁未軍駕發京

師渡洛河駐驛紅橋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州官省朝見

上諭州官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

之歌流聞至今爾曹勉之又進其耆老諺曰今歲斯郡獨

豐稔無他虞苦訓勵子孫務禮義廉恥之行毋安于溫飽

皇明從信錄 卷一 六

皇明

皇明

望見黃龍旗始知 上親征悉下馬羅拜諸降皆生縛之  
丙辰斬其酋渠驛蹕寬河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節賜應  
從文武官宴并舉將士仍遣捕房來潰散之黨至是有俘  
獲還者 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甲子詔班師車  
駕發錢將軍店乙丑駐蹕偏頭嶺丙寅車駕入喜峯關駐  
蹕開內庚午駐蹕三河縣諸王文武官進平朔表壬申駐  
蹕齊化門癸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

陳建曰 宣廟英武亞于 成祖故平內難受外夷皆  
躬親戎伍如維帖帖行由太孫時皆曰我謀武從 成  
祖之征皆知用兵耳然亦以去國初未遠乘 祖宗百  
里之險威將士冒于成博戰勝改元固非偶然也至正  
皇明從征錄 卷十六

統之末國事承平已久 英宗生長深宮王張不知而  
家故之遂致家應之禍故建書謂正統土木之失宜德  
之也 此後

加大學士楊榮少傳先是 上率鉄騎出喜峯口擊虜文  
臣獨榮扈從既還遂加是職○加忠勇王金忠太保以討  
兀良哈會前斬敵功多也

十月擢通政使願佐爲右都御史左都御史劉觀有罪下  
獄請居遼東先是 上召楊士奇楊榮至文華殿諭之曰  
京師端本澄源之地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  
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日甚耳 上問永樂何如對  
曰十五十六年以後 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官放肆無

所顧惜請托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微九重但未舉發耳  
榮曰是時貪方熾最甚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

對曰其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  
不肖御史疲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者士

奇對曰通政使願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  
風采榮曰亦嘗爲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

願佐乃能如此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又數日陞佐  
右都御史勅令考驗不肖洗滌積弊佐奏出其屬不肖者

二十餘人罪甚者發遼東充吏于是御史連章劾奏觀賊  
貪狼籍并奏其子輻脅制諸道騁私滅公皆明著實迹遂  
逮觀父子下獄議罪當死特宥之發輻成遼東而令觀隨

住  
按天順日錄宣德初諸臣營燕樂歌妓滿前以者相帥  
自願從焉者御史奏難貪淫列正百餘條用歌妓朝綱  
始振天下想  
聞其風矣

擢福建按察使邵玘爲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時南京  
諸司幾弛御史尤多貪縱效尤成風賊獷狼藉至是玘奉

勅考察奏黜不肖御史三十餘人紀綱大振與北院願佐  
齊名○上以尚書蹇義夏原吉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四人  
皆年高欲優逸之賜勅嘉榮命蹇部院職務朝夕侍左右

史 1-280



皇明從信錄卷之十七

東莞 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庚戌 宣德五年

正月兩朝實錄成 太宗皇帝實錄一百三十卷實訓一

十五卷 仁宗皇帝實錄十卷實訓六卷○少保戶部尚

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諡忠靖

原吉天性寬平廉德不報廉德不報其意財賦以節愛

不驕驕色無所不勝悅人無不從其言其言皆實

才德兼備有城功陳病請辭欲辭去吉力薦

才德兼備有城功陳病請辭欲辭去吉力薦

才德兼備有城功陳病請辭欲辭去吉力薦

才德兼備有城功陳病請辭欲辭去吉力薦

才德兼備有城功陳病請辭欲辭去吉力薦

才德兼備有城功陳病請辭欲辭去吉力薦

才德兼備有城功陳病請辭欲辭去吉力薦

才德兼備有城功陳病請辭欲辭去吉力薦

才德兼備有城功陳病請辭欲辭去吉力薦

才德兼備有城功陳病請辭欲辭去吉力薦

才德兼備有城功陳病請辭欲辭去吉力薦

才德兼備有城功陳病請辭欲辭去吉力薦

才德兼備有城功陳病請辭欲辭去吉力薦

才德兼備有城功陳病請辭欲辭去吉力薦

才德兼備有城功陳病請辭欲辭去吉力薦

才德兼備有城功陳病請辭欲辭去吉力薦

才德兼備有城功陳病請辭欲辭去吉力薦

才德兼備有城功陳病請辭欲辭去吉力薦

井應給之人便立案願以掩人目宜寬治之因賴侍臣

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草士羊斟不鬼

遂致喪師勾踐投醪于江與衆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

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三月廷試賜林震龍鍾林文等一百人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是科得原莊劉實○清明節 上侍 皇太后幸天

壽山謁 長陵 獻陵戊申 上奉 皇太后幸皇后還

京師道中下馬從容詢農夫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

推 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耜不勝勞况常事此乎命賜

耕夫人各鈔六十錠一路如之遂錄其語至京以示養義

楊士奇楊榮曰卿亦當體念不忘也錄語云庚戌春暮謁

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倦而耕不仰以視召而

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晚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

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也

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兼饒反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逸逸

平日冬然後努力役于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

四畝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

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我

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買者矣亦莫或

不勤辛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近或一月遠或十日而



以賜民  
恤其子

以賜民

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歸  
室夫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  
農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  
給一歲且旦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  
朕聞其言喜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親惟知買之勤  
乎抑尚他有所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于縣籍  
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  
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于今民思慕之弗  
忘也其一人車晝出坐廳事日未晏而人民休戚不一問  
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坐人此我所目睹其  
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實而有理也  
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之而遂記其語○改江南  
民運為兌運○頒寬恤之令上御南齋宮召楊士奇論  
曰今春已和吾欲行寬恤之政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  
悉知汝當效勞助益遂命內侍具格筆上曰免災傷稅  
糧當是言事聞民間虧欠畜馬驢驘所司追償甚迫民計  
無出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  
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艱故一切民瘼  
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尚非止此兩事上曰汝所知  
者具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

此款  
之與  
亦無  
分

司責償甚急皆常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祖額皆  
重細民困乏蘇州尤甚郡縣以聞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  
民多有妻奔逃徙者○遂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買  
辦諸物但一條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  
數十倍價買納臣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  
不許一條均派苦民年來刑獄冤濫者多感召旱游悉由  
于此請戒飭法司改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弊尤多  
四方每戶不問幾下悉徵在京役於公者十不一二餘皆  
為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以致嗟怨盈路臣請命官巡  
察究治及分豁戶下之半放回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但  
知苛責下民而不能清察奸弊有忝厚祿矣爾所陳有益  
于朕有益于民此皆應行命即草勅用早頒行○上于文  
華門御道所左右衛諭士奇曰楊榮家畜馬甚富察之皆  
得之邊將榮父通邊將甚密豈可任于親密之地對曰榮  
與諸將交蓋因永樂中扈從北征太宗皇帝命掌兵馬  
之數以此與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邊將之強弱才否遠  
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知之臣等皆  
所不及且其在密地凡制勅于奪高下皆稟上言又有  
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事且臣與同官久亦當觀其  
擬為三五匹有之多亦不能盡盡裁求易辦上曰爾

未知其家馬多即鬻于市朕知之密失渠數詣復水無以  
來調衛官軍朕詢之兵部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  
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可用幸姑貸  
之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增置嘉興府秀水  
嘉善桐鄉平湖四縣

四月重修玉牒成上覽之太息曰國家宗族繁盛皆祖  
宗積德所致今于朕雖有親疎然本原一人朕何敢忘焉

○朝鮮國王李禔遣使獻海青薦使還賜王磁器論王國  
中多珍禽異獸朕所不欲不在此後勿獻

六月初尚書張本奏以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  
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關無寧田禾豐稔邊衛  
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  
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羅每歲穀  
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為常儲為糧餉則民力可  
省邊儲可充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

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鄭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軍兄  
缺絲綿布絹棉花大同宣府缺布絹棉花冬鹽及農器  
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為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  
絹棉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運人運送陝西委參政

陳瑛山西委參政樊鎮口外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

事從之○置萬全都指揮司

七月罷刑部尚書趙鼎侍郎余士吉

○本朝所置諸司各處官員皆由吏部奏請其  
大其後復出於人漢有城州安撫使衙門同官民選  
之州縣等處所置官員皆由吏部奏請其  
刑部等處所置官員皆由吏部奏請其  
刑部等處所置官員皆由吏部奏請其

趙吏部郎中趙鼎刑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張瑄  
都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賈福言請于濟寧  
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

以充國用上命戶部兵部議至是戶部書都資兵書張本  
等言于錄河屯田實為便宜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

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田驗丁冊令官  
給以牛仍支官錢收買農器如此則軍民樂于用力但山

東近年旱飢流民初復故業官軍亦多有差役宜先遣官  
往同有司按視田地以俟開墾上從之遂遣新等經理

仍命福總其事既而本等惑千人言今軍民各有常業若  
復分撥點差未免勞擾本以開于上事竟不行

○本朝所置諸司各處官員皆由吏部奏請其  
大其後復出於人漢有城州安撫使衙門同官民選  
之州縣等處所置官員皆由吏部奏請其  
刑部等處所置官員皆由吏部奏請其  
刑部等處所置官員皆由吏部奏請其

○本朝所置諸司各處官員皆由吏部奏請其  
大其後復出於人漢有城州安撫使衙門同官民選  
之州縣等處所置官員皆由吏部奏請其  
刑部等處所置官員皆由吏部奏請其  
刑部等處所置官員皆由吏部奏請其

○本朝所置諸司各處官員皆由吏部奏請其  
大其後復出於人漢有城州安撫使衙門同官民選  
之州縣等處所置官員皆由吏部奏請其  
刑部等處所置官員皆由吏部奏請其  
刑部等處所置官員皆由吏部奏請其

巡邊至黃嶺遇虞廷戰悉斬之盡獲其家口等語捷聞  
故有是命秋卒祿焉將勇智兼備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  
犯善撫士卒裹創赴闕有進無退故所向成功迨封新國  
公諡忠武

按水東日記銅石參將黃璉言少當軍事武安侯鄭瑄  
武侯南顧而建康如斯人今皆不可復得矣武安治大  
同縣有威嚴前明一出時則大邑皆走避之則望惟騎  
馬過城徑前則舉手曰大哥好無賴徐守則騎一不  
顧也璉武策獨石陰處諸城野動早聚軍中蕭然不  
髮科長等以病還湖廣武安所據之則食焉之屋作矣  
考璉大同時年已上餘則正有為一志為國年時  
語不及私惟以此大同為國家後有死矣後宋時  
何人勿變我軍事也建康武安勝此不獨  
可為智勇名親璉謂之野結亦何幸哉

皇朝御覽

卷十七

上

上不許勅羣臣口古之人君所謹者莫大于天威日食又  
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而後當食不食傳  
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史也  
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况經  
明照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必有見者此之  
不食天可欺與朕向闕修省以答天意其止勿質○以監  
察御史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  
謙浙江餘杭人初與京七歲便解書見而奇之  
此後日數時相也嘗承平訓誨才貌英  
傳音如洪鐘過事不辭惟飲此笑而為大  
既得上命謙數其不辭辭服此笑而為大  
言自是愛知至是河南山西兩省各奏災傷進議徵事  
大臣經略上親署謙起赴之時年三十二餘皆事

設題卷

以趙府長史周忱為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督理糧餉  
時越王已絕故也先是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十年未完者  
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莫能完至是用大學士楊榮薦遂

舉忱往

忱江西吉水人為人謹恭言若不出口謹處一初  
故無弊者為之虛心訪問善惡參長一二二年間累欠之數  
皆完矣除之弊日見充溢小民賴以  
賑恤咸凶無慮成輸之米甲于諸省

提兵部郎中柴車為兵部左侍郎

車鎮揚州人案于教授武惠軍事選員外以清廉得召  
江西參議入闕中取大木調度有友民不勞而事果  
經廣信府信守與車有舊鍾家一壘車每遇鍾家視之  
皆白金車笑曰故人如提提不知故人提不愛提提提  
人每歲萬石中從理雲胡時計和潘當官提提提  
江蘇都司員外以車如揚州居三歲都大府復召為廣  
至是居無件郎

以禮部郎中兄鍾為蘇州府知府

鍾江西路安人若為吏書事禮部尚書呂安家素其才  
授廣南司主事進鍾至是大臣奏蘇州等九府大  
從軍餉治進鍾鍾九人為知府授以軍實以便宜  
當合便期有善義鍾鍾之通判趙時時是鍾鍾不  
下事鍾言原有朝廷初未嘗官今山江提提中  
係屬不法鍾言自拿問之于是諸吏皆驚懼鍾言上呼  
不能如聞鍾七子自為訓諭今以風若等提以善以  
戶報之善者否鍾視之則謂鍾鍾鍾鍾鍾鍾鍾  
鍾言其日恭事鍾事作如北版應應路路于然于其日  
舉如之舉言其服不報鍾鍾鍾鍾鍾鍾鍾鍾鍾鍾





以四騎出臨士奇宅前報者言范太監士奇倉皇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

之身而自輕發後塵埃昏暗中舉議至尊萬一或有議

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

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

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偏違官明日遣

太監范弘容闕士奇車駕臨幸萬不謝對曰車駕夜出意

臣追今中心惴惴未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違弘問士奇曰

今天下平寧上時時微行何足慮竟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思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者

窺伺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盜皆殺人

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

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至盜中此盜不

疑以其謀告遂為所獲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

即日遣范太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日七奇入謝上諭

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先是寒義

嘗以天下太平勸上可微行而生日得賜鈔及馬故至

是有愛朕莫如士奇之說云

八月忠勇王金忠卒

按忠勇名也先仕于元太祖不仕六世孫自永樂二十  
一年以其御屬來降太宗嘉之封忠勇王賜姓佟食

忠義德三年尾從更遷至會州通廣忠義當先有

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上曰

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未免稅其無謂令以蠲民

十月普諭伊王時李驥知河南府伊王屢有非理之求驥

不從府中官校虐害百姓驥又為禁嚴自此王府含怒今

年冬至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初唱瑛已就列王以為

遲執繫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遇節行禮未嘗

有在四更者驥蒙恩守土遭王推辱遂以情奏上謂都

御史顧佐等口朝臣于大廷朝賀皆昧爽之際未嘗以四

更行禮此必王府護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故戒戢之

更朝臣行錄

十二月大學士金幼孜卒贈少保謚文靖

幼孜易虎驤不伐著聲名病卒士奇奏聞之故能言矣

子齊來煥著于所職

壬子宣德七年

正月朔日食免朝賀少詹曾榮卒贈禮侍謚襄敏

榮中丞諱申進士延對成祖親寵大下昭其文明前

於於不雅貝朝或校修撰係不察大為誤也

二月頒寬恤之政以減官田租額為首

三月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若舉堪任方面郡守

官若有犯并爵舉至○又令各處有司舉文學才行之士



此二類  
國門如

諸學校皆有一定體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越禮  
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開其貪暴畏其糾劾諂諛拜跪甘受  
晉辱聞有本法持已不肖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  
福便賢良不安于位而邪倖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上命  
禮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命有司致祭康澤廟  
按廟在商鄴城西北湖中神姓吹名遇德宋哲宗時人  
天性忠實此面為神農見其忠誠封為康澤廟神日  
康澤廟之有廟行無反海之患旱災有止而之康澤道  
請今有祠春秋祭祀 上曰神有功德及民應在祀典  
其節

八月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清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  
章示楊士奇且諭之曰福所言皆知感深遠可行今六卿  
二月任信使  
中其誰之倫士奇對曰福受知 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  
為人正直明果一志于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  
初建北京刑部命之綏輯洞察及得交趾命撫藩憲之政  
安新附之衆躬勸夙夜其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  
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  
政事享佚樂與馬騁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  
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  
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  
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  
陛下任使明且 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

者皆悅蓋 上之納直言明于用人類如此

長樂以  
方物等  
賜者

九月蘇州府知府祝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  
太湖曰甬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縣屬廣家凡  
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  
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  
水不為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  
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于農隙時疏濬則一  
方永賴矣 上命周旋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十月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刀之雅遣人貢方物○南番  
白葛達國入貢又有西境天方國舊名天堂默德那國即  
回回祖國各遣使來朝貢  
十二月修祖陵奉陵  
癸丑 宣德八年

正月 上元夕張燈內苑 上侍 皇太后往觀 皇后  
皇太子咸侍稱觴上壽次日勅文武諸臣及四夷朝貢之  
使京師軍民咸得往觀楊士奇撰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  
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  
李交達進德解縉之益于親德而謂諸人之不及其美



古碑之特正不阿如謂諸人後建亦不取也

初南京守備葉城伯李隆同巡撫侍郎周忱總督南京各衛所屯田較其所入之數以充軍倉必使耕種以時毋令小人侵擾○行在兵部奏北京行太僕寺所管直隸河間等衛府山東濟南等府五年六年華生馬驛駒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一匹宜分給直隸保定等府及應天所屬無種馬民戶牧養從之○賜文武重臣及侍從遊西苑致仕少保大學士黃淮以謝恩至預為先是淮父性辛驥擊以一品禮至是淮赴闕謝上曰淮與英國公張輔及養義楊士奇等十餘人同遊西苑賜宴于萬歲山之麓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黃淮及少詹事王直為考試官取劉楷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曹鼐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本典定官軍人初奉命試中已後授代刑學正職與太監同至京職乞試中會試第二廷試策問委為河外參政參政士尚受重之責  
○明倫彙編士商典訓上親開為第一投翰林後為入選延不數年入閣重政  
○黃淮辭歸上寬錢之十四死之太液池酒宸翰製詩送之仍賜金織衣一襲  
○詩曰天香早折仙村枝芳花五夢晴風海遠來之山直  
○李隆史有九萬天尺尺承監聖人慈和而端臨者  
○陳壽說仁皇監國文華承監聖人慈和而端臨者  
○百君朋友相與共理資賢良所心為懷任賢者而聘引

皇朝

皇朝

歲先運鄉五歷星霜後相見霜鬢蕭蕭秋滿面是時新  
魁沈升舉殿明相對清言良慰情舊之累月未盡意  
又欲東南歸太叔清公滿堂滿堂之累月未盡意  
聖駕臨幸南宮太叔清公滿堂滿堂之累月未盡意  
歌聲鳴鶴白羽君臣大業十所聖心雖在祖酒在使工  
鴻禧高情不及中酒滿堂滿堂之累月未盡意  
在天南望天北望之  
當是作矣天字覆之

七月置武職騰驤四衛

八月江西吉安知府陳本深言廬陵縣城南舊有忠節祠祀鄉先賢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此來曠缺祀典人無激勵乞舉行之上諭禮部口虞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其從所言令有司春秋祭祀仍以時修葺祠宇

皇朝衣布象

八月戊午景星見于天門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直進頌○南海外諸番國各遣使來獻麒麟凡四楊上奇進頌○部各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連名保舉賢良方止一人起送吏部量才擢用○又今天下凡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貢國子監時言者以士子之有學校者多衰老不得及時進用遂有此令以居常行之○冬詔令臨御以來三科進士御支華殿親試之拔其尤者御定等二十八人與修撰馬愉陳循林震曹鼐繹修林文彬翁鍾復趙恢評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其後禮給賜一節水樂甲申之制仍賜御製詩以示勉勵云君若崇文閣乃在城北隅登

高一聯望聲飛切雲衢其上何所微千載聖賢書其下何  
所為未完薛唐虞國家久興學側竹登俊儒顧此閣下人  
幾哉情居諸○又令內閣考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  
餘人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禎廖莊宋建教諭  
黃紀徐惟超訓導晏升七人 上令改進士為庶吉士填  
知縣教官俱歷事六科以備用○巡撫南直諒侍郎周煥  
奏定添農倉之法

按南直諸郡蘇州明稅最重而松江常州大之貧民給  
官以積有多年積欠于富家而陷其困其困甚于困家產  
子不以其子為子民益其困之困甚于困家產子不以其  
疾苦下以爲子民益其困之困甚于困家產子不以其  
州知府况連松江知府趙應麟常州知府廖應麟陳而力

這明從信錄 卷一  
行在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江常州有差分貯于各縣  
名其倉曰濟倉是年夏江南旱縣民民先三石府秋  
口之穀不以其子民益其困之困甚于困家產子不以其  
積欠之穀不以其子民益其困之困甚于困家產子不以其  
疾苦下以爲子民益其困之困甚于困家產子不以其  
州知府况連松江知府趙應麟常州知府廖應麟陳而力

八都司之

江南又大是令諸郡大聚

十月平江伯陳瑄卒益恭襄開漕渠而罷海道至今賴之  
致合肥人以指解豐都督金事總舟師江上靖難兵至  
江北以濟濟封伯永泰初僅北兵海濱伯萬定倉戶見  
清城天津衛都兵萬人咸守崇淮揚捍衛入八百里  
羅海運漕會通河南北師道城清江浦以近淮陰設  
真鳳洲糧聖徐州呂楚漢集力陽南旺湖堤開日塔河  
通江萊高郵湖堤自淮至臨清達開四十七處除淮  
通倉以便轉輸置倉卒導舟設井樹以便行者總理  
密華任使均勞逸秋毫不取于下故能倡此永利公  
柯清江浦然漕渠亦在往存之

十一月修理南京官殿○賜朝鮮國王李禔五經四書大  
全諸書○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會事王瑜督理漕運鎮  
守淮安先是夏河民運民率僱舟又經年往復多失農業  
皇明從信錄 卷一

周忱始與平江伯議奏民舟至淮安或瓜洲水次補給脚  
價兌與江北衛所漕者出給通關運繳軍民兩益至  
是參將吳亮言浙江江西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  
兌南京江北船于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  
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于  
瓜淮兌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于小灘山東濟南  
州縣于濟寧其餘水次倣此是爲兌運  
十二月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郭資贈湯陰伯益忠襄  
官其子佑戶部主事公有守城功受春三朝慶登八座衣  
食僅充幾不能葬

甲寅 宣德九年

正月八日大雨祥以爲豐年之兆。上喜召輔臣遷義楊士奇楊榮及六部都察院堂上宴于史館巡撫周忱趙新以議事至亦與焉凡二十五人。○无刺脫款攻殺阿魯只立元之後脫脫不花爲主哈喇噶等部皆應之。○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奏今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乞將舊例二十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從之。○南京刑部右侍郎段民卒。

三月庚寅

百官朝皇太子文華殿

○交趾黎利死二子開

弱好臣黎問黎黎據黨仇殺良民驚懼諒山府土官阮世軍七源州土官阮公庭各率家屬及部下三百餘人避難來歸願于廣西龍州及太平石居住。上勅廣西總兵山雲飛備邊兵嚴謹守備阮世軍等避難來歸聽便居住使之得所無失遠人來歸之心。○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德魏氏奢後之弊刻薄之政敬儆以恭儉及平吳之後頗事宴游怠于政事掖廷始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

內外曾不一傳而洎生閭閻致戎叛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興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于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爲幸矣。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爲遠圖樹立失宜何托非木末花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我寇遽起東晉僅能守國逆臣接踵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以有賢人爲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滯儒士習浮薄先王之禮樂教化于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九月車駕巡邊至洗馬林而還

宣廟御極十載巡邊閱武者四焉宣廟所

以不聲也近日巡防死地之餘無聲聖子神孫能

防武宗之巡邊也爲其然耶曰宣廟之巡邊也爲道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于官

端字正夫河南通德人爲南理學教人務躬行實學曰事者述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出諸經又考經通經性理文集諸家宗統源流有氣發後行焉等書其及遺教五味不入以資其統緒始終不易其意存法

夜行獨一書與父論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其天路其言甚精在羅浮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郡人亦貴

意而化方為靈不取以屬禮後至其朝必敬謂之  
九考授諸生必請瑞生主去後從諸生瑞生正堂學  
和子草願前之蕭岸弟子亦上草學之貴州先生瑞  
允汝克勝于溪一郡人謂中巷哭重子亦志在其德化  
處人

陳述曰曹月川學行雅在永康康與謝之尤揚方處理  
學錄乃康漢而謝月川為其朝理學之冠又學從  
司馬鏡子領吳學致書河南學撫曰我朝一代文明  
視孔子領吳學致書河南學撫曰我朝一代文明  
學之德則跡自施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南浦君江直考

鑄官德通寶錢  
十月都察院右都御史陳與平

皇明從信錄  
都御史會同從信錄  
都御史會同從信錄

十一月翰林侍臣講周書畢上因論周之王業及成康  
治效侍臣曰成王即位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公以流  
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保文武之  
業亦不易也上曰當時皆以為周之不足及成王定奄  
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大又大雷電以風雨彰周公  
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  
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震撼  
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為守成之令主周君  
為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十二月瓦剌順章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陸獻命指揮  
康隆等送之還并齎勅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  
人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克見王之克復世仇  
所云已得玉璽欲獻已悉王意然觀則代傳世之久歷年  
之多皆不鑒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  
表裏○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聖壽者上斥之  
既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若商中宗  
及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  
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求武帝求徽宗崇僧道效驗可  
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也○差監察御史一員巡視

在倉倉一員巡通州倉一員巡視各處牧草一員巡視甲  
子等庫一員提督象牛羊等房錢糧一員巡視光祿寺凡  
內外官員人等多支食料及需索擾擾者皆令執奏先是  
楊士奇言南方運糧至京人力甚艱而倉廩無關防奸人  
盜竊動輒千萬前者就教後者復繼皆無畏畏前命風聲  
關防巡察上從之遂命御史分投巡視禁革奸弊一年  
一代至今因之  
乙卯宣德十年  
正月上不豫初三日上崩壽三十七時皇太子方  
九歲內議頗有欲立長君之說于是浮言籍籍楊士奇楊

梁與英國張輔入視瞻畢哭請見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臣亦隨呼萬歲洋議乃息○初十日皇太子即位時勿冲或請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上乃詔凡朝廷大政自于太后然後行

陳建曰茲因難記宣廟有天曉張太后以為國有長君祇獲之福取康寧符入內欲害王立之以二楊學士議不諱而止遂按二楊當主少弱王之時而能然不諱卒定大議以安宗廟無忝大臣之責矣  
 朝議政務容成去物極其仁惠等四方每奏水旱蠲免即進朝視賑發帑賑濟江南農民困窮屢諭方岳縣守不恤飭界弟令余來賑佐佐民青諸公物豐方玩意注司覆上則各事重寬宥獨慈惠可結成虛不如其諸諫諍斥言諸直則應德用防諫諫諫有直言惟

皇明在存錄卷一  
 臣等後世心實畏人非獨用言知賢不用用也  
 下職事是在其為一能也以故體微大臣元明家未官場人當是時舉賢效庸臣姓相安雖有美狀益蘇水旱之憂不害其為治平也

少師吏部尚書蔡義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諡忠定

義歷事五朝五十餘年所履坦坦無一日之憂然性乏骨鯁遇事無所屈辱所居神機營中其方之義其後義為永樂之不暇切中其為人所共知  
 前代諸府之弊積後宋之三任宰相之流亡  
 恭上太子皇帝尊諡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  
 寬仁純孝章 皇帝廟號宣宗○尊 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為太皇太后 聖母皇后孫氏為皇太后○封 皇弟

稱銓為郡王○命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溥復入內閣

奏議

奏議

奏議

恭預機務溥自丁憂起復不久閣至是始命復入○釋前舊林知州林長椿之囚復其官○釋前監察御史陳祚之囚復其官并釋其家屬先是祚父母皆死于獄祚義且未成服祚再上疏乞歸殯終喪制許之○進士李賢上疏言帝王之選在保赤子黎民禽獸夷狄雖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養養禽獸者今京師隸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俸五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遊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隸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俸曰朝無伴位則食之者寡此豈伴位之比况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

鑒哉乞斷自宸衷為萬世計初兵部漸次出之于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疏入不報○楊士奇等上言 皇上登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去年十月宣宗皇帝諭臣士奇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人臣謂此第一事望 皇上留心不幸 大行上須臣未遑放言然此至重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 聖學宜慎擇儒臣及左右侍御之人其學術不正立心行已頗僻者皆宜屏遠使不得上

惑聰明宗社生民之福實關于此疏奏 上與 太皇太

后皆嘉納焉

六月戊申葬 景陵○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贊南京

軍務時楊士奇等言 上初嗣位當整肅以輯寧邊防以

奠安內外南京根本之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其老成

忠直如黃福宜令參贊軍務有事同議而後行朕幾

無關從之南京恭贊機務自此始

九月勅修 宣宗皇帝實錄○擢兵部郎中徐璠為兵部

右侍郎巡撫其肅

按察使州江陰人出身吏部為人廉潔有容止縣縣三

具酒食令妻妾服而出迎之吏有違色時從容而志傲

其文移成時日何其日涉何至此李為厥免在館

著時同官一主事鍾向晉曾與馬意相疎不為

意後主事及為舉舉送之歸後李兵部請其才

信問初化行時云蓋肅亮見機之下赴趙武大公案下

馬松江守運賢子厥作郎道成舉與鍾濟名

三人皆以吏員為御史除為部者不可謂數所以然

史之徒而皆平自應舉食祿為部者之術所以辭者

使為部者之途而資格之法為部者之術所以辭者

使為部者之途而資格之法為部者之術所以辭者

使為部者之途而資格之法為部者之術所以辭者

使為部者之途而資格之法為部者之術所以辭者

使為部者之途而資格之法為部者之術所以辭者

使為部者之途而資格之法為部者之術所以辭者

使為部者之途而資格之法為部者之術所以辭者

使為部者之途而資格之法為部者之術所以辭者

會以衛卒之字居庸者在役聞聞逐大見

親舉後累官都督總辦將軍鎮守宣府

皇明從信錄卷十七

皇明從信錄卷十八

東莞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英宗廟皇帝

丙辰 正統元年

正月九日開經筵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循侍讀苗衷伴講高穀修撰馬愉習爵並充經筵官進講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畢賜宴及賜金幣鈔錠有差

天順日錄曰考功郎中李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經筵講文與面已不通務務太平氣象未必無

皇上下臣  
聖德不臣  
聖德不臣  
聖德不臣

意外之禍從來未嘗有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爲考試官取劉定之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令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在民田起科並秋糧

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七升以上

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升一斗至二斗者減作一斗從巡

撫周忱之言也蘇州府遂城秋糧八十餘萬石他府有差

○命兵部左侍郎榮車參贊陝西軍務先是虜酋朵兒只

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出兵往援遇虜而退虜隨

逼京州廣閉門不敢出虜大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  
徵賞車劾其罔上又陳其欺誑不法事甚衆請寘之法詔  
械送廣父子至京下獄又劾奏寧夏失律亦召還朝廷  
以車公廉詳慎爲國盡忠賜白金三十兩并三表裏○召

應天府尹鄭瑄爲兵部左侍郎

○聖訓廣宜人初爲陝西按察副使有廢其父家數至  
廣嘗以修易一紅袍贈之其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  
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  
物汗我即封還以書責之其父見其改不可得以此爲  
教訓居間或問其所以書責之其父曰此子不才如此汝  
德曰此子無如汝是意司官爲考官何以家且其辭  
前于人又以書罵之其父怒曰汝爲官何以家且其辭  
難爲附尹瑄獨其除其爲官錄之以風世

六月石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爲石都御史

身錄  
身錄  
身錄

○智武昌咸寧人初爲御史純忠嚴明陝西按察使  
任十五年多忠政陝民誦德之遷江西南陽按察使  
不豐廉自守其子作亂賊時歲凶民饑食其子之從  
嚴平賊等千餘人皆獲賊時歲凶民饑食其子之從  
上而報賊者三百餘人皆下今日所食賊者其子之  
民饑賊者三百餘人皆下今日所食賊者其子之  
吏治民爾尚能保家乎今爾曹自赴官若能出衆第  
民富安爾家爾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不勝不勝  
許至是召陝西都

許至是召陝西都

增鄉試會試取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者解額有定

副榜數少以致天下教官類多缺員吏部遂建議議考監

生補除教職往往在任辭選列不稱師範竊以爲縱科舉取

人之濫猶愈于監生考選也惟量寬解額專取之于副

精熟燒餅，得人賢才，無滯于議增科目有差。○吏部尚書郭璣出身早，不違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爲戶曹屬。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違早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歸罷田里，以謝天譴，璣獨以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但至上劾冲吾輩皆先帝簡任，受付託，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繼者題之。始設提督學校官，負各省設按察司副使，或會事各一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諸勅專一提督。○優免先聖子孫差役。

上明宗集錄

卷十一

三

七月徙封襄憲王于襄陽淮靖王于饒州

十月望車駕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升源等弓躍馬三發三中，上大嘉之，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聚陞三級，今日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已耶？竟無殊報。○令僧錄司復照洪武舊制，造僧人周知冊。

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遼，先是鎮守平涼等處，僉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處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將費用都指揮安敬議，逆遁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還縮，安用汝握重兵爲？且汝特畏

必耳死三尺法孰若必敵貴等變色以芻糧不繼爲解，亨信卽上章劾之，上乃命王驥更飭邊務。

丁巳 正統二年

春 太后御便殿，召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左右文官無佩刀劔侍衛，察然。上東立輔等西下立，太后召問輔等五人皆有獎勵之辭，因顧謂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 皇常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上受命頃間宣命宣王振至，太后顏色頗興，欲誅之，上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乃得解，先是宣廟崩，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委任三楊。上初卽位，初冲有詔凡朝廷大政必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尚確卽以稱閣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由是正統初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也。嘗考正統初選經筵官，閣下悉以翰林充之，張太后內批云：如何不見居外賢良以 旨付弘文館，于是劉球等以部屬進次經筵，后之進賢遠好卓絕千古矣。王驥巡遼至甘肅，斬有罪都指揮安敬，遣兵敗北虜于莊



浪先是驍受命馳至其肅稽問邊備見莊浪永昌山丹路守兵俱少烽候不飭軍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而欲禦侮凌難矣翌日大集兵衆于隸門問先年大軍遇虜于魚海而先退者誰歟咸曰都指揮安敏引兵出斬之獨千衆曰自今遇敵畏縮者視此三軍服慄因簡閱戍軍謹斥堠嚴部伍勒訓練利器城軍容肅然既而虜酋已悉衆入寇莊浪驍遣都指揮衛榮授以方略擊敗之俘獲甚衆寇知有備引去道知院何魯等納款於朝璽以甘州軍元整徒費糧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咸轉輸之勞驍請還京師

五月左都御史顧佐致仕是年佐考察罷御史邵宗元檄滿在吏部上為原宗詰佐遂請老去家居十餘年卒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懼以故見捨之去楊士奇薦御史彭鼎提督南畿學校師道卓立竟庵得中一時東南士風翕然振起

六月行在會都御史曹穆卒

宗人詢之皆曰妾于本許禮也元子始服罪趙恩金都御史召入臺移自初舉動與衆異兄稍長改苦女欲力學博經史入臺後有文得衆贊百可飲此人官請帝不行問趙恩趙恩曰正謂清心寡慾無政體民外羣內怨犬疑變才氣生威臣官中外三計餘年家無餘蓄不能致

京師早

時街巷小兒爲土龍廟而歌曰帝雨帝雨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學呼聲不知所起未幾有監氣城隍者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後悉如議

九月甘肅守臣報北虜復犯邊十月勅驍復詣甘肅總督諸軍以備之平江伯陳豫子陳儀言于上請于寧及甘肅簡精銳候春煖俱發諸道並進且約瓦剌犄角殘虜破敗之餘必就擒戮此萬全計也上然之○召溫州府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文淵江西廣信人初爲監察御史宣德中朝廷以江南諸大郡難治者命大臣擇京朝官出守召見宴勞之賜璽書馳驛之任文淵有治才在溫六年廉靜寡欲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爲第一尋入覲召入便殿命近臣傳旨獎勵并賜御製招隱歌至是超陞是職

按何文淵後居家率多不滿人意而治郡聲名更卓蓋一時所以然者由當時時弊甚多而文淵獨能爲之革除中才者自當勵而善如強者爲仁乃其有義爲儒良也不但解印綬歸而里而己朝廷賜服如此是充資吏不但解印綬歸而里而己朝廷賜服如此是所畏懼而不敢恣肆之甚也近以此義斥其惡歸一府付之尋常資格而貪墨者不遇此於免官而已甚矣

者無所動獨惡者警所警後來之  
流不知祖宗之盛德惟其然矣

初方面郡守有缺照舊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時有言方  
面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  
故事皆令吏部選除上命內閣議之楊士奇等上疏言  
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  
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自茲以還多得其人  
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  
不行糾舉以致如此皆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  
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  
京官無人舉保造為謫語專欲壞壞先帝良法伏望

聖斷只依先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賊必須  
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  
其議

天順月錄記宣德初楊士奇請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  
且舉未幾得入乃於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  
私室之議保舉初始雖此制又曰西楊師倫而進私尤  
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年以後復  
張太岳閣二楊相繼而行進天下人才之權遂倒運  
矣此非法之不善人之不幸

選賢理陝西軍務侍郎柴車祿從二品車盡心邊務每  
勅將佐堪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憐以後患車曰至職愛  
身以誤國也潛泊自處守正益堅每有功賞雖勅下必

驗而後行許昌必糾正之張州土官都指揮后能以家人  
肩功得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以為請上宥之車反

覆論其不可曰許昌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發皆請罷今  
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指瓶赴敵者安以待之  
詔嘉車忠誠遣使賜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仍遣從二  
品祿

正統初年三楊當國西事之役朝廷處置頗為得宜  
後自戰安敗而後軍令嚴密訓練頗為整頓正統  
之許昌而後功罪後付王驥以便宜而後歸外專實能  
車之德誠而後人臣之忠誠名勳守法不不以此而  
所以終以功而後人臣之忠誠名勳守法不不以此而  
戊午正統三年

春宣宗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楊  
溥進少保餘進秩有差○王驥等率師敗虜于塞外虜酋  
阿台朵兒只伯走死先是驥至邊復申號令將士咸奮願  
一戰居無何虜人寇邊驥選精兵二千追都督蔣貴將之  
臨行戒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父子  
感奮以往繼遣趙安率兵由東涼州逾白鴉孤口北抵赤  
林鐵門諸關為犄角之勢費過虜於石城兒泉破走之驥  
與鎮守魯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夾關與貴期以狼心  
山舉火為號貴襲阿台及朵兒只伯巢穴與任禮等縱兵  
夾攻于梧桐林擒其驍賊虎都丹等三十餘人後進兵至



為考試官取楊爵等一百人廷試賜施繁楊爵倪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楊士奇乞致仕不允命還鄉省墓道中官阮江護送且促歸尋還京師○逮英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下詔獄祚按湖廣益持風紀上言遼王不執教事上召遣官械繫下獄論死未幾王事自覺乃有之吹南京雲南道御史尋陞福建僉事乞致仕○新作京城九門成○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為戶部右侍郎

三月京城大水詔求直言賑恤軍民被水之家○翰林編修劉定之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實必罰不為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數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船畧七言守令之官宜加詳察八言鑄官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過僧尼○陞蘇州府知府况鍾

廉正三品仍知府事

按征九歲滿日赴京當代軍民請願乞留者數萬人詔令復任滿士清滿以表其孝于郡民競立祠祀之

終在蘇也盡心民事則除奸慝罷苛賦設局賑食防大備餘理同案簡約易行

陞吉安府知府陳本深廉正三品仍知府事

四月倭寇浙東先是日本來貢人船刀劍不奉約束宣宗諭使臣後貢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十續來貢知約束受之及源道義幸命太監雷春弔祭嗣王遣使貢謝自後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至客者為盡可條奏即復許貢云不為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開貢稍如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是年寇大為人挑誘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焚燬塚

可  
第  
七  
卷

基東孩兒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啼哭拍手笑樂捕得孕婦付度男女刺視中否爲勝有飲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噴涕於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壁謹斥疾修戰艦合兵分費屯駐海上寇盜稍息

五月沐晟沐昂奉命討思任發師次潞江思任發遣其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發未叛時才寶王嘗遣詣晟晟見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發伴許諸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都督方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英還曰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展聞賊遁春暮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藩臬以事聞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王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卒

六月西域撤馬兒罕遣使進良馬色玄踰額告白賜名瑞類詔書史圖之○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途空閒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僱力耕種免納子粒

胡世寧言奏議廣屯種以足邊儲天屯種不敵廣屯而差官督辦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得利也夫收不收而種今如此則有科無種人樂于墾種矣以開米穀多則價賤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建按邊儲之策有三趙充國之留田漢中韓重華之營田代州皆上之策有三廣種以待餉召商開中以代輸者次也轉輸千里終歲散敗腹中待餉策斷下矣然近日諸邊海山行下策謂之何

七月上命吳誠吉詳監督諸軍討思任發敗績十月廢遼王貴哈爲庶人坐滅絕天理實亂人倫也十一月造渾天瘡璣玉衡簡儀○退封故廣西總兵官都督同知山雲爲懷遠伯謚襄毅雲鎮廣西十餘年康熙仁勇繼其後者皆莫能及○楊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皇明從信錄卷十八

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有備故也太宗皇帝篤意養民其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散飲又因其地宜開浚陂塘修築圩岸開渠以備水旱大小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奸弊日滋豪滑侵漁穀糶愈踴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係甚切請令戶部擇遠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糶以備荒賑塘開渠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官滿以此舉廢爲廢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弊一盡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實稽

三  
通  
鑑

從三書  
史記卷四  
卷九

嚴麗人民不至復得新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

十二月從封荆憲王于斬州

庚申 正統五年

正月辛備南京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成化中贈太保謚忠宣○今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勅分枝總督各布按二司并府州縣處置預備倉察所在庫銀平糶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旌其義復其家○今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召守備南京袁斌伯李隆還提督京營

七月少師大學士楊榮還鄉省墓畢事還京至杭州武林驛病卒事聞上輟朝贈左柱國太師謚文敏所著有兩京類稿玉堂遺稿北征記退思錄點齋集等書

京類稿玉堂遺稿北征記退思錄點齋集等書  
水東日記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以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  
西楊南楊東楊  
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授陳揚之才此大事決必泰輿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文前不樂甚至發怒東楊至親奏成事決快悔

馬公而下俱遜俟三楊先生失之西楊之末嘗共

文仁宗時亦非引之當

項顯錄云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下吏而定宗室未

不更官民相安天下歸為太平三楊之名所以有考時

以知故獄獄因公室不決請議于三楊之過對品降調而

故今論賢相

星明從作錄卷一十八

能時無記云正統初三楊在內閣博士官進保而少

治而宗成相之後征之馬紫于焉為管總兵移大

充軍之法非不能用皆不能講究修後三楊相業醇

考矣

命侍讀學士苗衷馬餘侍講曹碩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枝山野記王振謂三楊學士曰朝廷新三位老先生

安撫三先生亦高齡矣惟先生其後當如何西楊曰老臣

型日即同曹碩苗衷馬餘侍講曹碩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章壽

大兵攻麓川賊大破之思任發遁先是軍至雲南賊攻大  
侯州甚急驛遣兵敗之遂進至金蘭分兵爲三道徑抵上  
江上江者賊窟所在也夾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風縱火焚  
櫓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敗走保險爲拒戰等麾兵深入  
破連環七岸于沙木龍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險賊死  
傷十餘萬思任發遁去王驤移兵討韋郎羅韋郎羅者維  
摩賊僭稱廣新王驤遣偏師抵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  
賊黨驚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入安南道賊安南人懼斬其  
首并縛其妻子來獻七年班師還京

章明復

卷十八

十九

閏十一月李特勉爲國子祭酒勉入太學崇廉恥抑奔競  
別賢否示勸懲一新條教髮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  
棄死不能葬者節給餐錢力爲賑給督諸生誦讀與竊有  
常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咸洽不啻父子太師英國公  
輔借侯伯二十餘人請告諸國子聽講既至時勉令諸生  
各講五經一章講罷燕飲酒侯伯咸識坐惟英國以耆年  
與祭酒抗禮餘列坐諸生咸集歌鹿鳴之章如古儀迨暮  
乃散

壬戌 正統七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王英侍讀學

士苗衷爲考試官取姚葵等一百五十人

廷試賜劉儼呂原黃詠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論破麓  
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王驤靖遠伯兵部郎中侯廷陞禮  
部右侍郎工部郎中楊寧刑部右侍郎餘陞實有差  
天順日錄記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其屬蔣能與士半  
同昇貴先出征衣被雖不設一人親帶而行與兵士  
無異蔣能所領短於謀謀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  
朴實志忘已之勞雖人相推  
威遠侯黃亦明之名將也

今南京造遮洋船三百五十隻給官軍由海道運糧赴前  
州食

陳建曰按大明會典載此則正統中循行海運後來不  
知何時始廢又按山東登州衛年表載遠東布莊  
皇明初有食米一百五十石統開領存三十餘隻後來至  
鎮原設海船一百隻正統間領存三十餘隻後來至  
路不復行而莊原設海船一百隻正統間領存三十餘隻後來至  
不虞且習水戰以還使  
威海衛爲國遠慮也

命右僉都御史王驥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  
朝廷以爲憂乃命驥往督之令便宜行事驥至守將以下  
庭參驥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再三哀請乃已于是三  
軍股栗莫敢不用命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  
高橋垣深溝壑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候珠連貫貫  
仍簡閱戍卒更老弱賑貧窮配餼寡俾成室家謂邊境不  
可以法律治凡詞訟專用贖法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絹穀  
果贖罪雖人命亦令償之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時或



是以濟其用在遂數年措置糧數萬石銀萬餘兩馬千餘匹邊用充足糧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戰守

六月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

中山東武城人以前國子生積宣今鹽性貪鄙其妻愛正一日迎謁其妻拜呼子日將吳中一袖語來宣之政

文止叙應平生為人何者有前廉

七月擢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為工部右侍郎

永和初為教習後任兵科時方營建諸司屬署役繁事

始置戶部太倉庫

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諡曰誠孝昭皇后

按枝山野記太皇太后崩召內閣諸臣至前問

廷高有年何大事未辦者楊士奇對曰消一二事其一

仍用建文年號太皇太后曰曆已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

日曆日行年一時實錄舊世信史豈可家庶武之年凡

隻字者論死乞免其禁又辭不保國事者晚今有之

太后然未答士奇等即趨下叩頭請受命而後出按

此記稱文貞所對言謹其正第不謝受命而有此言

不稱疑文貞果朝元老自洪熙末即得治行改言正

從使果有此意待太后臨崩而巳亦遂期後齊乃正

平機方氏文貞久已免禁持行第首一事尚有待耳

復命定西侯蔣貴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

督軍務討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甸大軍還復

出為寇命貴驥再督諸軍往征之至雲南緬甸令縛送

思任發緬人懷詐黨惡匿思任發不遣貴等促兵攻緬破

之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旋師加貴驥歲祿各三百石

癸亥 正朔八年

四月雷擊奉天殿鸛吻詔群臣言得失侍講劉球上言下

獄錦衣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校前持

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

小校持刀斷球頭流血被體屹立不斃

按小校臨死人初為馬順所迫后斬失慘恨不已未幾

其馬順子發狂疾代球殺順果一時謂為球所感而發

其然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里田  
歸出院婦初  
讀不入問王馬  
妄罪匪盜山振  
臣欽服眾少阿  
蔣決悅其指上  
大然竟不京解  
臣自憐還因誰  
中免後之附會  
救之者史書大  
皆何吏妻用者  
覺龍取義士音  
名爲馬其安奇  
所獄喧喧多屬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上京王振奏恭敬宗名托巡撫周侔往道其欲見之意敬宗辭他日乃遣終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希彼往謝敬宗爲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一見十八年不得遷敬宗浙江慈谿人○冊立皇后錢氏○足剌太師順亨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歡

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浸強盛至也先益橫屢犯塞○召  
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鑑還轉左都御史掌院事

十月，徙封鄭靖王于豫慶。○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薨。

天順年錄記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已而有奏  
人命錄記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已而有奏  
起朝廷爲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焉  
之鄉人孫爲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焉

甲子 正統九年

正月新建太學成。上臨幸祇謁先聖。行釋奠禮。先是太學舊因元。國史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于太學。所創新者莫多于佛寺。舉措如是。三才從作錄卷十一  
可謂舛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

三月少師大學士楊士奇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所著有沙羨集文籍志東里集諸書

楊文貞薦進士類多陟清華吾蘇一郡蓋有三人尚書  
楊者都憲災納松討陳繼陳初教書臨生文貞初不相  
識惟於周文襄處見其一詩  
遂薦之亦今人所不能及者

何孟春曰崔書之云錄兩可移勢之所使不言而喻楊  
女貞在閨時其婿朱京久之當歸念無遺資會有知府  
某犯贖十萬貫其坑數千求嫁時某知府已入都家  
院獄女貞下之今後道諸司理日遣一吏持金食至

院云楊小江知府送候該道官送親下獄某知府刑具候其知府凡事一切聽令分寄遂得還職與朝

三殿既成宴百官

四月大旱遣官詣雨于岳鎮海濱

五月以刑部右侍郎楊寧奏贊雲南軍務

六月浙西大水

七月兀良哈三衛夷人寇邊發兵二十萬討之分爲四軍

威國公朱勇出喜峯口由中路左都督馬諒世界橋口由

北路與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都督陳懷出古北口

由西北路蹕濠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

福餘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朵顏又擊敗之御史姚

鵬上其功詔加勇太保亨進封典安侯諒封招遠伯懷平

皇明從信錄卷十

鄉伯徐進爵有差

乙巳正月

正月安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使丁鑑等千禮部鑑等廉

能著稱治行超卓上特加勅諭獎賞各賜衣一襲鈔百

錠賜安于禮部復任後吏部選缺相用

按此官在嘉靖長成典祖宗廟間一行之今日遂爲

定例與者未必能大凡復任者不通給勅諭無復游廟

而與矣

命官清理順上大馬房諸處草場侵占無紀上聞勅內

官地一境內使淨軍五十餘餘悉還官歲差科道巡視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學士馬愉

爲考試官取商輅等一百三十人

三月廷試賜商輅周洪謨劉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商輅浙江餘杭人永樂舉三元者此三人而我朝取三

元者惟商輅官內閣學士一舉而進其時名臣初技雖

惟江西獨盛故有商輅多士永樂朝內江西

之盛此後漸省遂盛于天下江西而不反

始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

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答上嗣位初冲而議遂廢

至是始命廷臣內閣會議具本奏決○命禮部右侍郎兼

侍講學士王英代祀南鎮時浙江台寧寧府久旱民遭疫

故其累乃道英資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瘼英至紹興大

雨水澤二人灌獻之夕而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埜沾足

皇明從信錄卷十

感應記刻石于廟

丙寅正月

三月降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爲大理少卿仍舊

巡撫謙巡撫二省十餘年上章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

代忤王振意嗾言官劾其擅舉自代之罪降職罷巡撫二

省之民咸赴闕懇留乃復命巡撫

水東日記于謙入京議事未嘗有土物饋當路諸

人除謝其詩曰手袖麻絲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饋隨

此不能如權貴在鎮凡十有八年

七月少保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謚文定

按國錄記云：韓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竹，為言所  
通。韓公使送之，韓之勤惟此。韓公使送之，韓之勤惟此。  
韓公使送之，韓之勤惟此。韓公使送之，韓之勤惟此。

十月 上閱武于近郊

丁卯 正統十二年

奉詔選翰林院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詔，讀中秘書，侍經筵。  
選講讀以下，儀表俊偉，有才望者。于是侍講汪淵、裴綸、  
讀杜寧、謝璉、王至、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詔、  
俊等皆預焉。朝廷意欲備之以備他日內閣之選也。○許

奉南從信錄

卷十

主

祭酒李時勉致仕以蕭鑑代之。○巡撫大同宣府總督也  
顏部御史程亨信上言：虜酋也先專侯驍驍圖為入寇，宜  
預於直隸要隘增置城衛及修各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  
大患。或者竄不行，時參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  
三丁取一為兵，軍餘盡種屯種，量起科。亨信奏言：北虜  
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離舊，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  
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  
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

復于謙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先是謙丁父喪詔起復之。  
當時謙忠信，公孫羅公辛信，謙于水然而而。○  
應言之而惟于王張真然同覺，然亦願也。

累疏乞終制不允，遣行人汪來諭祭營葬。事畢還朝，陛見。  
遂復前職，留京，既而復聞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  
復。○以都督僉事石亨為左叅將，守萬全。

七月，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寧失榮澤，入淮。○下霸州知  
州、皮島獄，請戍邊需才，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泊守霸  
州，見其民游食者多，每日置一簋，列其戶，各報男女大小口  
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俟暇示之，既  
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  
者，不一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後朝親至京，遂受旌異之  
賜。時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至其郡，異之  
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而管之領牧  
者，諸之于振捕之下獄，每楚幾至于死，竟請成邊城人感  
惜之，而莫能救也。

戊辰 正統十三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工部侍郎兼學士高穀侍講杜寧  
為考官，取中岳正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以



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縣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  
萬來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瑛不可卽誅明松等尸于  
市賊聞之遠巡遁去







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十四日  
欲行虜已過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至十五日將午人馬  
不飲水已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爲  
退圍遠使持書來通和召曹爾革勅與和道二記事與虜  
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旣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追  
之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跳陣而入奮  
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  
蔭野塞川官侍虎賁矢被體如蚍毛上與親兵乘馬突  
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百官死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鄺野王  
佐學士曹鶴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遂頭赤身踰山  
陞谷連日飢餓幸得達關驛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  
重悉爲胡人所得○虜酋也先奉 上居知院伯顏帖木  
兒營我師旣敗績 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虜索衣  
甲不與將爲不執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  
也先之弟賽刊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  
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日部下獲  
一人甚異得非 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曹使中國二人  
問是也一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嘗祝天求大元一  
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  
言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

呼也先爲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開口權  
其面曰去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  
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死亡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  
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蟠龍猶在安  
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  
不有萬世美名時衆虜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于是也  
先以 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今護之伯顏也先弟也○十  
七日 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是日 皇太后遣使齎黃  
金珠玉衣龍毼疋等物駝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車駕○  
十八日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閣下命 廊王楷總萬機于  
午門南面見百官啟事奏令施行○二十日 皇太后詔  
立 皇長子 御名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 廊  
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二十二日百官奏請族誅  
王振而衆官殿殺奸臣馬順于朝 廊王今言族誅王振  
家是日早朝六部及科道官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  
廊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言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  
今日若不逮正典刑滅其族何以安慰人心因慟哭聲徹  
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閣門衆隨擁入太監金瑛傳令旨  
且退衆奮欲梓英英懷復傳旨言籍殺王振等家英脫身  
入錦衣衛指舞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敏懷起

梓馬順首曰順平青馬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覺其奸黨也衆爭駭之蹴踏槍裂頃刻而斃血流于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殺殺之都御史陳鑑奉令旨籍振家并其黨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跪于庭衆共唾罵之是時衆競誼譁班行譁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應死勿論獎百官各歸蒞事皆拜謝而出時過午刻矣明日移王座入奉議門左受朝由此即真之議益急振家在京城內外凡教處重堂遂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經

皇朝從作集

卷十九

上

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車發山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二十三日虜擁上至人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都督郭登開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既獻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矢因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

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阻者既淹久虜營援而去○上既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而震死也先所乘青驃馬上令袁彬出帳房外竊視但見赤光罩定御帳虜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遮護帳外畏怖而去虜人由是益加敬禮馬袁彬者錦衣校尉頗知書識字爲虜所掠得侍上左右又有哈銘者先隨伊臣吳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駕留虜庭維時調護以至旋軫二人之力居多○二十八日上至野松林也先營在焉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半馬設宴其妻妾以次奉上下酒歌舞以爲娛復居伯顏赫木兒營伯

皇朝從作集

卷十九

上

顏與妻見上亦如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或馬逐日進牛乳馬乳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牛黃牛之類來獻又進窩兒帳房一頂差達婦管起管下○二十九日皇太后遣太監金瑛傳旨皇太子勿冲未能踐祚遽理萬幾郎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得禍亂于是文武百官交章勸進擇日行禮○是日令召命翰林修撰商輅彭時入內閣辦事○廣州盜黃蕭養圍廣州殺副總兵都指揮使王濟

蕭養者南海人其間一日而有報數生靈在郡縣海中所耶竹床皮忽青色生竹葉同葉者

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福也。因致以不軌使人乘利奔。極極中。賊脚。越。而。出。凡。十。九。人。其。黨。無。以。侍。遇。人。海。賊。某。等。亦。有。出。而。至。是。大。開。城。官。軍。聖。之。賊。為。所。破。城。中。無。死。者。如。是。則。等。皆。公。車。所。城。賊。為。所。破。城。中。無。死。者。如。是。則。等。皆。公。車。所。城。賊。為。所。破。城。中。無。死。者。如。是。則。等。皆。公。車。所。

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欲送 上遣京師使同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賜也先○是月六日 郝王即皇帝位進尊 上為太上皇帝大赦天下改明年為景泰元年

于是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也先復遣使至書辭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見 帝泣言曰虜賊不道氣

事則從作敵

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為計應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今其悉兼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麻費夜併工成造攻載器具京師九門宜用都督孫銓衛訓等統領兵士出城守護刻管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冀分投巡視勿致疎虞從郭外居民于城內隨地安插毋為虜所掠通州甯上倉糧不可損并以資寇宜令在任人員悉詣關支帶作月糧之數實為兩待 帝皆嘉納施行之○推廊府左長史侯錦為禮部左侍郎右長史

青和

遺人

楊恭為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為太僕卿審理副俞鑑逢金都御史伴讀俞山為鴻臚寺丞楊輿為戶部郎中先是帝在邸與吏部奉勅擇儒官為官僚人皆托故避之銘等不得已而就銘由翰林侍讀蕭由修撰為長史綱及儼由中書舍人為審理山與輿由訓導為伴讀皆不由科目發身者後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蕭終禮部尚書山歷吏部侍郎輿至戶部侍郎綱送入內閣加太子少保○擢兵部郎中羅迪給事中孫祥皆為副都御史分守庸紫荊等關○命侍講徐理楊鼎檢討王珣等行監察御史分鎮河南山東等處要地撫安軍民○始令各處招募民壯就命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命武清伯石亨總京師兵馬年有威望方面鉅艦巔垂至膝望之悚然先協守萬全堡不救來與械繫詔獄赦出之使總京師兵馬退虜贖罪

十月朔也先以送 上皇還京為名與其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荆關京師戒嚴先是內侍查寧胡種也土木之敗降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為鄉導奉 上皇自紫荆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齊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洵人無固志太監金瑛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理以占象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瑛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

抗言京師天下根本 宗廟社稷寢處在百官萬姓皆  
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一  
步不得離此球是謙言言于衆曰此則君臣同一處死  
耳有以還都爲言者 上命必誅之乃出榜諭衆衆心稍  
定固守之議始決

陳亮曰水東曰記云巴之變徐元王最具有時有太  
監金瑛趙開計以南通對張然前成山族王通亦以  
提策京師外城爲大益與宗所屬二時似皆未爲得  
也等語趙史曰慶興吐在慶興城一時似皆未爲得  
是也然以靜少爲守據所招如安乃爲守據守之  
見其君以還都爲安在于諸石亭草以嚴守之守  
之守守成而後安天下將而復流華謂之守守  
人固可幸心于內則雖外有千謙亦無如之何  
皇朝從傳錄 卷八

而宋南渡之禍蓋至矣宋高宗時將相皆有人惟在  
帝左右無其安民所以李綱宗澤之才無所施展  
之乃爲趙史所譏也  
時承平日久城外城上處處倉場草束荳料堆積動以數  
百萬計于深閑房隔關急分造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  
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危在門前  
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虜也此持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下公此舉監趙宋時金人  
初九日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焚我長陵獻陵景陵命  
石亨等軍于城北干謙督其軍都督孫鏗軍于城西刑部  
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趾舊將王通爲都督

與都御史楊善守城時衆論戰守不一陳循等言兵敗之  
餘宜固守且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尚  
實司丞夏瑄陳四策謂虜乘勝遠闖其鋒不可當然能野  
戰短于攻城且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氣沮然後出  
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一謂虜深入吾地宜令死士夜襲  
其營令各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虜既舉國入寇邊無所  
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  
軍依城爲營進兵死圍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  
以三隊爲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徇容而不斬者同  
罪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趣行其策召宣府遼東兵

延慶子

宣府文

中原集

明

入援石亨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復奉 上皇北去虜  
既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虜  
知我有備少沮其銳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  
衆知其詐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  
榮爲鴻臚寺卿出迎復等至虜營露刀夾之見 上皇及  
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  
等來復辭歸 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惡爾等宜急去二  
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擄掠攻城益急石亨抹弓厲聲  
曰宰相不出計策其能及矣先是陳循等疏請勅宣府遊  
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是又請爲

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是又請爲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同轍輟及護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寫書作喜罕與司禮監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詔許之爲也先遷卒所獲旣而宣府遣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爭挺刀持巨斧突入虜陣所向披靡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連夜遁復以　上皇北去是月十五日也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　上皇出紫荆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裹衫執持哈鉢亦隨之旣入虜境也先來見罕馬被刀割肉燐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朝廷卻之胡濙王直言脫脫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聞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二日遣都督楊洪孫鑑虎虎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之未去者連破虜于固安逐至關盡殲之奪回人口萬餘其貨胡人不過百餘騎散掠各郡驅人之旨以自權衛望之若萬衆然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爲所殺○命都指揮董寬帥兵督河間瀋陽等衛緝捕盜賊時舊降虜安置畿內者乘時並起爲盜故也○敗戶部尚書周忱爲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隸時蘇松糧運不繼仍命忱巡撫振撫民運數百萬石永造軍器數萬件皆饒

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管不并則六師何以陷土  
木索荆白羊不飲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  
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  
如郊社壇壝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  
居庸為便從之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官府孤危既而  
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益皇皇或欲  
遂并其城眾紛然爭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生當  
門拒之下今日敢有出城者手斬之眾始定城中老稚懽  
呼曰吾屢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必以守虜知有借  
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按古今立國者急我朝建都幽燕近胡境大  
寧既失所恃者宜府少為屏蔽耳正鎮之末嘗區者  
惟知保京師而不知保宣府之於胡胡雖世門矣何以  
山後皆為寇境發蒙之計而胡胡雖世門矣何以  
為國幸而宣府公忠義金餘少以守不獨一城生眾  
禍而京師之危殆也故世宗皇帝嘗以宣府為第一  
為要衝從征虜有功是年秋擢都督食事宣府大同  
同則京師之危殆也故世宗皇帝嘗以宣府為第一  
為要衝從征虜有功是年秋擢都督食事宣府大同  
開人心士庶不安至者流涕之口事已至此奈何空曰  
天若神兩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形近則傷為虜虜虜虜虜虜虜虜虜虜虜虜虜虜虜  
是既而陽侯京師遂擢率所部并統兵以與  
援先以翼奮馳來大暑謂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兵擊外使賊亦退遂逐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患誠切已散忘報聞之心成賊在天不為萬臣之辱矣  
至賊已退報聞之心成賊在天不為萬臣之辱矣

以賊來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寶等討福建盜執郭伯孫誅之餘黨  
悉平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  
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  
與斬敵同賞于是奮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崇者人  
龍溪山中降其眾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聞自度  
七起事恒倚仗之遂崇乃為書遺之許其自新使謀降若  
誤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  
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  
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命都督同知董興  
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驥贊理軍務  
會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上皇北至小黃河薇武廟  
者嘗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撻刺阿除促令使女設帳迎駕  
辛辛近床進奉尋值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蟬衣貂裘筵  
宴上皇在房庭末嘗少降辭色也先以車載其妹欲以  
上寵時譯使吳官會隨侍言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  
而為胡婦耶後史何以載卻之則拂其情乃慰之曰爾妹  
朕固納之但不當為野合得朕遠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  
止又選胡女數人薦殺復却之曰留侯他日為爾妹從嫁  
當併以為嬪御也先益敬服聖德曉衆每夜見上皇  
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視不見

錄與袁枚俱常宿御寢傷天寒甚時母夜 上皇令彬以

上皇令彬以

兩鵬溫足一日 上皇晨起謂銘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

手壓我胸我不動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先武與嚴子陵

共卧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銘頓首 上皇曰回朝着

你做都指揮也 上皇或夜出帳房仰視天象指示二人

曰天意有在 我終當歸也 上皇嘗使吟銘致意于伯顏

妻今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為雖然官人洗濯

我侍巾帨亦當進一言伯顏嘗因獵得一雉并酒一盃來

獻銘因奏一比喻曰大海水潮時有一大魚隨潮落在淺

水灘彼大海中魚如何在淺水中住得記大魚急欲還歸

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旦時潮水接着淺水這大

魚還歸大海也 上可寬心時至自不能留愛慮成疾悔

無及矣○虜寇遼東提督都御史王翱等嚴兵禦之虜遁

去○十二月虜寇耳州提督軍務都御史馬昂舉人畜悉

入城堡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胄出屯山隘以何之虜聞

遁去○尊 皇太后孫氏為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為

皇太后冊妃汪氏為皇后 上皇宮嬪周氏為貴妃即

皇太子生母也○追封英國公張輔為定興王諡忠烈輔

上皇令彬以

文廟功臣平交趾進封公 累朝皆優寵之天下倚取四

夷知名後殉于土木以永食葵為補沉靜勇毅敬禮賢士

為武臣之冠

改刑部尚書金澤為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天順日錄記金澤淮安人初為御史有聲自永樂以來

之案歷觀御史逮諸劾以充足後歸京師奏對宏壯

上傅之拜刑部尚書則與平問冠歸加太子太保

改戶部喜結鄉人性宿惡刑部取積弊充國課商民困

或或不暇結鄉人性宿惡刑部取積弊充國課商民困

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綱金陵人

無他才能以生員薦入翰林應寫 宣廟實錄除中書令

入改邸府審理正至是以舊恩寵驟進得預密勿時以為

異入閣三月餘改南京禮部侍郎○令順天府所屬州縣

等養各處起解備用馬匹照北直隸事例納糧分俸

故國傳記因訪問馬養于各苑馬寺各監先而巳永樂

末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

末京師有茶馬萬進販以備軍資養之馬天府近京屬縣

滿寄馬騎馬及京師無事皆養之馬不復散至至金

運為故事每歲學生賜福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

馬之家雖云星免糧差而聽補受粟尤多北方民力疲

上皇令彬以

大端也

恭仁康定景帝紀

庚午 景泰元年

正月朔 帝受朝免賀○上皇在虜營為表祝天行十六

拜禮也先迎於斷頭山作年壽 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

也先妻妾皆出叩頭來酒○初七日 上皇書至索大臣

何休

策

公孫操

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固奏請遣官使北進冬末有言有能藏太上皇者行羣臣但謝罪繳納原奏事遂寢○人學士彭時乞終繼母喪不許梓育去

閏正月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麻尋召還○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略及侍郎儀銘命山俞綱祭酒蕭鎰侍講學士劉鉉論德趙璠皆兼經筵官進講相傳是時每講畢命中官散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一講官常拾以助之識者病其衰憐

京師烈風震晦

勅大理寺丞薛瑄總督松潘糧餉

以副都御史軒輅鎮守浙江兼理塩課

進內閣學士苗襄兵部尚書尋致仕

給事林聰等疏單增罪下增千獄○都督汪全恃威嘖勢

縱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之有旨責全歸其田于民

按此一草  
言不私  
私能  
明矣

北虜入朔州大同總兵郭登敗之詔封登定襄伯虜月展

勝以來出入自由未聞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拊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爲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驛賊入境登率兵蹕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搶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爲善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銳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新捕虜二百餘騎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勅褒美進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衆數千自虜入寇以來此爲戰功第一登爲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

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在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曾挫衄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已意設爲機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堦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乃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以爲神云○侍講劉定之上言十事一曰守禦昨者紫荆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人又不能退虜之出名爲關塞是則坦途蓋軍士寡弱亭障缺敗賊踰隙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過處停蓄號曰水網或多



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一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里或乘伺機便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嫁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渙化之庶可省全棒之給減漕餉之勞。一曰練兵臣觀向者兵士受粟布千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于是手不習整器械攻刺之法是不習坐作進退之宜且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爲商或習學校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以供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犬羊以當虎狼幾何不敗哉今宜篇壯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一曰議政夫人主當總攬朝綱親決政務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大臣奏于前近臣侍于側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吏官書其言勤以示勸懲陛下遵而行之則決于萬幾也益以熟而察千百官也益以明聖政日新天命日隆矣其六事言職陣選將選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敎武官皆切特務。上嘉納之○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

一千人止其上選舉例與歲貢同  
舉入監之例至此漸廢矣後來正榜此例以填餽  
舉至後漢以按察大工自正統以來永平日久天下之  
舉無不日人于玩視廢弛  
使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升至奉先堂即得銓選  
京職方面由進士等拔選然初選進士吳信等爲給  
事中厥後其法浸廢迨至納粟上馬例行與舉貢并  
例拔次極速選進士等拔選然初選進士吳信等爲給  
事中厥後其法浸廢迨至納粟上馬例行與舉貢并  
是之舉大司成止爲文選之官博士助敎從爲  
民無所事率太學處文選天下郡縣學校相去何能以  
可勝數何  
贈前侍講劉球爲翰林學士諡忠愍  
按球二千八百餘歲其子孫世爲進士其子孫非劉  
姓門家亦不爲進士進士之門戶公忠義  
白子內以出而任矣乃出進士之門戶公忠義  
舉進士者  
兄弟並選進士納仕至左憲政新選劉應吉士改  
兄仕至雲南按察使後子孫仍第第不絕以開天國  
所以報  
忠愍云  
四月叛臣喜寧伏誅寧懷貳心數教也先遣遊且不欲近  
上皇還京 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竟京不有期也寧又  
思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 上皇急救之乃免及是彬與  
上皇親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前督與俱密書繫繫解開  
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參將楊俊  
出與寧領書磐抱寧大呼俊縱兵遂縛至京師誅之自寧  
既誅虜失其鄉導於是亦服兵矣○都督董興等大破麻  
州賊黃蕭養誅之楊信民先爲廣東參議有惠政思信崇

卒於民及受命遷撫王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  
益喜賊衆日散既而信民卒與等帥兵至時天文生馬軾  
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雞鳴輿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  
時鳴而實謂不明顯公嚴重令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  
軾曰皆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粟  
船河南十餘艘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若復  
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  
輿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岸軾以所占告曰  
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輿帥官軍至大州頭輿賊遇累大  
破之蕭奔中流矢就擒伏誅餘黨悉平輿後封海寧伯天  
皇朝從有錄

朱十九

三

順中坐曹吉祥黨滿廣西○大同參將許貴言虜請  
乞答使緩兵下兵部議尚書于謙議曰貴遣都指揮官  
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穹廬虜騎已至關口從  
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  
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危處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君父  
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饑虛食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  
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  
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許貴○國子祭酒致仕李時勉率  
○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初謚文安改謚文忠英字時彥  
金谿人平生直亮好規人過不爲三楊所喜

五月處州賊陶得二危武義縣浙江按察副使陶成德之  
戰歿

後得二先已招降賊而復叛率衆來攻武義無備木  
賊大至成德兵與賊自辰至申賊而賊中伏起盜賊  
有潛入城內應者兵遂大潰成德馬蹶死之李四  
驥在參政諭察御史趙國公大海斬賊其子魯爲廣東  
新會縣丞成德西營林人初舉鄉試告歸  
友授支縣其史以存爭存爲累存至今職

立京營閱操法兵部尚書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神  
機三十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選撫  
奏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揀選諸營馬  
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  
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都指揮或用指揮一十五員把  
總每五百名用指揮三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常  
今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  
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不亂迄今團營之法守而不  
易○城固原○魏左都督楊俊先守備獨石馬營等處  
土木之變奔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八城皆不守既而命爲  
參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擅調承寧守備官軍千糧來  
守備將承寧城西門砌塞于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威福  
招有不問俊又以私怒都指揮商忠杖楚凌辱而死其父  
洪懼禍奏取俊還京既而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獨石奔  
城喪師辱國及懷挾私仇獲死邊將之罪謂非誅俊無以

朱十九

三

懲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於是連三法司議罪斬于市

六月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先是也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參政完者脫欲齋番文赴京請和是時韃靼國政皆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鼎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弊則均受及欲和脫脫意而陰使阿剌來言于是禮部會奏遣使迎復當從明日市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壤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是虜後信等

卷十九

主

謂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遣使勿使有他口之悔帝不釋口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少保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發使盡禮紓邊患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太監興安復出傳言呼言爾等固欲恭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荅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今日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至再興安復命院而陞都給事中李實爲禮部左侍郎羅綺爲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勅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請內閣白之遇興安與安曰汝奉黃紙辭

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虜使北行

被水東日記興安雖每於木翁於僧佛郎二三故舊大臣然能守廉人不易汗以私惟下迎復則謙罪也七月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先營也先見實等歷詰南次所遣使臣見殺不還之故實等一一荅之也先因曰大明皇帝是我仇人白領軍馬與我廝敵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裏衆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著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候不曾怠慢你每捉住我留到今日麼實曰此足見大帥仁厚之心也也先日你每來的奸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日入馬到北京也明日引實等見上皇赴紆絲

卷十九

主

四匹及糧米魚肉爆炒燒酒等實等泣下行禮畢見上皇所居者布帳布葦席地而設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爲移營之具而已上皇謂實等曰當時朕非以遊畋而出乃爲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輩所致也及也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因問聖母及今上安好上皇茫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實固奏曰昔陛下錦衣玉食今朕食飽睡不寐困極言王振向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駕蒙塵之禍上皇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恨何及實即事賦一詩云重整衣冠拜上皇偶聞天語重憂京

麗麗充服非天祿。神靈爲居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國柄。終  
教胡虜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舉登南旋省建章。也先  
宰馬置酒以宴實等。實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大明皇  
帝粉膏肉。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大明皇帝留在這裏。  
又做不得我征的皇帝。是一個閒人。我選你們千載之後。  
只圖个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及大臣來迎。  
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復再三言之。實等十  
四日。上皇歸也。先遣右丞相赴京。復遣人同羅  
衲往大同。調回山西大同一帶邊人馬。○時虜主脫脫  
不花。普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和。朝廷復

皇明實錄

卷十九

三

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報命往問。上皇道遇  
李實。乃實告以虜情。善至虜境。虜遣使迎之。因問土木之  
役。南朝將士何以不戰。乃解甲白漬。善曰。承平日久。將卒  
不習武備。況此行原擬。扈從非選銳攻。戰何得不敗。善因  
言。今上英武。戎政聿新。招募武勇。收攬舊策。虜所恃惟  
馬。中國今以鐵製椿。擬備堅山。損。但騎過無不中傷者。又  
新製礮石。發可擊殺數百人。又南方箭弩。中人馬。無不立  
死者。今以三十萬人。習弩射。皆精技。又以礮置鎗火中。名  
神鎗。可洞重甲。及三百步外。凡此類甚多。特無用矣。虜使  
曰。何情善曰。今南北通好。何所川之。虜皆以白其酋。既至

見也。先也。先問曩南朝滅馬。傾故華言。言使臣少。不過三  
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朝廷皆厚賞宴。厚爲燕。也先問  
何故拘留其使。善言。或使臣所從人。爲奸盜。他所遇害。中  
國留之何用。善又言。賊馬。以人言入貢者。非正使。乃賊  
幣數。又使臣多自。起欺。隱。非朝廷意也。先又問市金事。善  
言。此小民市易。朝廷豈知善。又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  
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天怒。反復辯論數  
千百言。皆確中肯綮。○二十一日。李實等至京。奏討使臣  
奉迎不計。文武大臣。上皇。張。遣使。亦不計。市間李實  
也。先謂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片入番境。彼處虜人皆  
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  
人馬相繼。病死。又因離家。駐邊日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  
帝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

皇明實錄

卷十九

三

八月初二日。楊善等至虜。也先見善等。至甚喜。許送  
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迎。皇帝善曰。太  
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還。爲財物乎。此舉萬  
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御史  
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我以國華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  
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再難更改也。也先曰。堯  
舜當日。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





有名號者厚與賞賜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十一月 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羣臣朝 帝詔免朝○以禦虜功封宣府總兵都督朱謀為撫寧伯○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內閣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也見表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于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已事安得善終

張浙江嘉山人初舉鄉試為松江訓導教有成英以薦陞大常寺上景遷至京官為人端重誠信簡約勤廉居官有在望然若不勝衣雖王振亦不憾

十二月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荆憲王請朝 上皇不許

辛未 景泰二年

正月 上皇在南宮○勅御史練綱巡視兩淮鹽課自是權貴中鹽者斂戢

二月命右食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飢民死者相枕籍城至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倖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官儲賑之近者入日餉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萬餘全活數百萬人擇醫四十

人空庾六十糧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費家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窮理有所委任必委而減減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飢 帝于樓轎上閱詠警曰奈何百姓其飢死矣後得茲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飢死我百姓矣○朝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爲吏部右侍郎文曜嫺附于謙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以文曜爲于謙婢妾內議患其黨比乃調文曜爲吏部

甚哉人情之僻也無論性骨稜稜往往爲衆伙所牽以文肅之正直一時昵于文曜而不能絕况乎其也

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時翰林學士周叙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即于午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朝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盡所欲言人極畏憚而事機不泄成憲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用事上下隔絕于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對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止與數對令知他人不得與聞庶得吐露肝

膽而不宜泄于外時不能行

丘濬曰我 祖宗以勤爲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間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焉誠以自古亂之端皆起自怠或乘微之由定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是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見而不相親睦見而不見也故

聖祖御製大陣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

會試天下舉人令戶部侍郎兼學士江淵修撰林文爲考

試官取吳滙等三百人廷試賜何濬劉昇王傑等進士及

第出身有差是科鍾同馬文升余子俊林鶚楊守陳蔭

高明後皆以功名顯○都御史王來擒苗首章同烈香

山平

六月巡撫李臣破州塘賊

七月王來率兵討貴州賊○詔擇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

裔希文並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誠憲伯劉基七世孫

亦授是職○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勸聖學顧

聖祖御製大陣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

聖祖御製大陣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

聖祖御製大陣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

聖祖御製大陣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

聖祖御製大陣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

聖祖御製大陣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

聖祖御製大陣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

聖祖御製大陣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

聖祖御製大陣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

聖祖御製大陣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

聖祖御製大陣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

聖祖御製大陣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

聖祖御製大陣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

聖祖御製大陣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

聖祖御製大陣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

聖祖御製大陣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

聖祖御製大陣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

未達于上耳

其語曰命方永初出九重治銀毫生強良口頭顯句

奪天巧朱面進入選深宮御手銀毫生強良口頭顯句

金階下萬寶珠走玉盤一天兩顆銀毫生強良口頭顯句

多過油金鑽牛腰銀毫生強良口頭顯句

生清臺閣知昨日六宮中神水春風金作豆

盤拾得半車不至然六宮中神水春風金作豆

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

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

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

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

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

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

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

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

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

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

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

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

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

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

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

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

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

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

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

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金作豆也



叶漢達使房舉奉 奏與宋帥

後上皇復位被寇錫未衛百戶  
浙蘭益平進兵部侍郎孫原貞爲兵部尚書撫鎮南省遂  
爲浙江奏立宜平雲和景寧泰順四縣福建置永安寧寧  
二縣地方以寧○巡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乞致仕命

戶部侍郎李敏代之

按忱在南畿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觀事上任既專  
忱亦盡心職務爲人謙恭不立崖岸諸屬長善揀舉  
無任輸有常度賦米官儲久且有贏餘遇屬郡有荒  
歉即以便宜從事撥給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  
供應軍需馬草稅銀鈔驛馬鋪陳餉項概省裁出  
於所積餘米蓋民賦餘利之優諸縣學校充實祠各鄉  
之及已而宮前燕復疎利之優諸縣學校充實祠各鄉  
編深河道盡爲修葺濬淤一切取諸木失於稱考奏建  
成固以取之其後戶部言決農餘木失於稱考奏建  
屬當招時之於忱於是撫撫都然通自若人盜匪枕

皇明從修錄 卷十九

之功德後二年

忱卒諡文襄  
思善錄曰周倫如致仕歸等及蘇松連康大水撫臣救  
濟開閘似民休籍于道雖英德曰安得周公復生以活  
我耶自是撫臣守其法則范希之則司閘有如其所當  
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其所當歸而莫如其所以徵其  
其患也

杖中書舍人何觀調外任觀時辦事文滯閣奏言大臣舊  
老如尚書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同附權奸今此輩老耄  
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宜舉置于南方忤旨下六  
科十三道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爲奏稱謂既証陷大  
臣擅開邊塞宜正觀罪等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  
不從盛曰朝廷大朝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

等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猶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入至  
今以王振馬願爲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震之下萬一不  
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  
獨不爲它日身計乎王心解乃稍易數語而奏之有旨令  
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追遇錦衣衛二鎮撫語及杖  
觀事二人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

皇明從修錄 卷十九

九

三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

東莞陳建輔

秀水沈元訂

壬申景泰三年

正月 上皇在南宮。○刑部侍郎耿九疇鎮守陝西至陝除弊屏貪威望大著先是六部卿佐外使文務不得送下按察司以故僱寒不受約束曉奏得下時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哨議奏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泰銳氣一可當百加以賞賜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後先食耳竟不增戍○遣使貽瓦刺可汗書云我國家自祖宗來與可汗無嫌已因使臣往來間構生隙除是明從信錄 卷二十一

前事不必留意念可汗能敬順天道復遣使皮兒馬黑麻等遠來朝貢厚意良善朕優與陞賞宴勞酌貢馬真可汗索罷附去云云使事往有報書恐小人有短長言語傷和奸使使利歸于下怨結于上但瓦刺人朝貢者聽然亦須人少賞待可得厚中國人民男女在瓦刺者後使與信來重賞不吝

二月也先攻破普化可汗來獻捷○北虜也先遣使來通好固意我使往報居言路者以爲虜懷寬宥之心宜絕之勿往報便執政柄者以爲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侍講劉定之言宜遣使聘之使我得以此修內治 朝廷從言官

之議詔絕之而今事臣具議備邊長策○兵部侍郎李賢

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子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

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疾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

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

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

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製四圍箱板內藏其人

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

橫排銃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而二百

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腳之城內

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御陣箭不得傷人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一

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其威

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

陳鼎曰今人進言欲立大器皆陳車戰之利而不知

以爲臨陣中者謂不得行也故之而代名將用車制勝

者不獨一附青如馬隆平涼宋超石却非等車戰走

得大服唐符尉簡馬延宋魏勝皆嘗用之破敵何不聞

以爲馬勝耶愚故以治安矣

議以修車戰爲備邊之計

以右僉都御史李秉贊督宣府軍務總督邊備抵任請銀

三萬兩買牛給食之軍民樂業邊餉充足時北虜以剽掠

男婦易糧米朝議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某曰

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礪劍秉曰

何忍使吾民赤子爲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典

之後聞 帝以乘爲能

四月令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中葉盛爲山西右叅政協贊軍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平謙曰棄之則不但宜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荐安授以方略命盛贊其軍處至列其利害仍爲八條以進次弟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先後如舊盛又請官錢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戊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稅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罷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故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之○學士商輅言邊外田地極廣因在京功臣皇明從信錄 卷二

與鎮守總兵參將并諸指揮等官將附近城堡官田地占爲己業軍士無可耕之地今日守邊要議妥善于興復屯田之制事下所司議行

王榮曰此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王法取敵一鎮當屯二十鎮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創屯田法中內有三費之利外有三禦之備今法因西羌唐薛平唐薛平之利東起張武西逾雲川極於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今日無能行之者何故

五月一日詔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生母杭氏爲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 上皇長子皇太子爲沂王次子

見清爲榮王見淳爲許王廷臣俱兼官僚先是 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乃聚與王誠舒良謀先啖內閣諸

學士

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惟知感恩遂以太子爲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瑬以折禦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庶兄黃玠欲奪嫡陰謀殺弼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聲玠情罪置獄當死玠知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等曰已與衆將覆奏署各王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衆酒泣都給事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止奏上意廟出就游邸而見濟立于足陸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節兩尚書之議王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皇明從信錄 卷二

大事乃出一變夷耶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侃歷詹事府丞聰陞右春坊司直皆不辭也玠以大赦原免復職幸陞都督殺降黜榮致仕及 上皇復位玠飲藥死歸柩輓口于政等行伏誅○上既冊懷慈爲太子尚書楊森以潛邸舊人自吳入賀僉事陳祚一見語之曰異哉公之此行吾謂公當諫也吳賀爲翁無以應○初 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上爲之默然恭 上所言者謂見濟是英所言者謂 上皇長子也與魏微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死矣

皇天祐下民作之君又傳之于已所屬也乃今

生來亦多室礙故也。

彭韶曰我朝初創是建監御史巡按方隅或大憲重臣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巡撫而止無定員蓋以關中江右等處地大而要領命官更迭無不罷去正統末南方突起北虜犯邊於是內省邊疆備置

命兵科給事中郭林操綠圍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其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皇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卽今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兵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兵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

星明從信錄卷二十  
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相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義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陣間乎陣者也若夫造備里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所以然也天將居十玄武之位而非微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也浙江常山人時居兵利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大馬難

蹈致死効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命太監阮安往治張獻決河道卒安交吐人爲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修營非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庫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皆大著功績工曹諸屬受成而已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之不易得者

按我祖宗盛時內臣不預政事否皆致貽無述正統後司禮監用興而後賢否分而亂安金焚佛地盡得錢名爲高僧而後內臣難干若人之遇安者皆得而人益益所而人益益所

皇朝從信錄卷二十  
召大同總兵九襄伯郭登還朝先是登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官亡廉恥惟肆貪婪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肅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指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正欲大興屯田以病召還  
九月左都御史陳鑑致仕尋卒鑑吳人先鎮守陝西十餘年有惠政陝人尸祝之  
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還治張湫決河先是河溢榮陽縣自開封府城井運甬濮以入運河至兗州

府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

河遂淤漕運艱阻先後遣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

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弗成底績至是集廷臣議于文淵

按有貞先名璵以倡南遷之議爲太監金英所叱遂懷

家習知庶朝廷忘其議而薦可允也乃更名至是遂舉

梁凡四百餘里。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甲戌 景泰五年

正月上皇在南宮○積雪恒陰詔求直言○會試天下舉

人以兵部侍郎兼學士商輅洗馬李紹爲考試官取彭華

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孫賢徐濟徐韜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是科張寧內丘濬何喬新楊宣耿裕鄧廷瓚皆以功

名庶

四月南京大理少卿廖莊疏言上疏不報

留虜人。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元皇帝鑒  
與未復虜警。未報爲意。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徵五

典之也也兩府府神神皇皇上上朕朕美美逆逆臨臨皇皇方方南南

事中大興寺丞時觀上皇卽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使緬甸書郭璉爲正副使冊封皇上奄有大國

每遇正旦冬至令節羣臣見皇上于東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天下其有不治乎今幸上皇

100

\_\_\_\_\_

俗體  
 不奪  
 二至  
 三至  
 春

新	生	快	鬼	之	其	兵	言	臨	鑑	復	建
新	生	快	鬼	之	其	兵	言	臨	鑑	復	建

報  
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爲群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不  
念日星變電震且鶴出巢水涸災異并見非上臨之  
宗然天下皇上仁宗宣宗之繼體成者此天下也太  
宜令近儒臣論治經書以待聖嗣之皇上天子  
明使可平而辨之心如此則善所係之事又不憚  
宮伏望聖明憲法或諭旨發之仍將時觀今上居  
臨欲鑒前朝之失思善治之暇將時觀今上居

新建隆福寺成、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道、太學

生楊浩上疏 陛下卽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

快覩今又弄儒術而崇佛道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

鬼而可垂而受者即義制部中章綸亦流亡非者表水

之法非聖人之遺以萬乘之君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

之萬世實繫聖聰上覽疏即日罷行先是虜也先弒

其主而併其衆。浩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諸路。

兵討之。二疏既上，浩名震京師。時又有太學生姚顯瞻

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極爲壯麗車駕不時

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武帝足

鑒前車諸自今凡內外修葺寺院悉行捐募用備倉廩勿

建詩二百餘言，隸官不言，故二生取重于世焉。

卷之三

史 1-336

五月下禮部章繪監察御史鍾同于獄時所立 皇太子見濟遜疾殤祖鍾同手疏請朝 上皇復沂王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宗漢縮不敢對曰作狀作死同不聽竟上之下禮部會多官議適章繪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 太上皇君臨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 陛下嘗受冊封是 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羣臣朝見於 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而又復注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 沂王於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矣疏入 帝覽之大怒時已曠宮門閉乃傳旨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刻逮捕入獄拷訊又二日并鍾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不服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殞死卒無一語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勅錦衣衛縶其獄令囚禁終身○時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以書上于謙略曰奸人黃斌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朕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總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爲安州知州○時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奏請召見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

真復位者寸望廢太子 沂王嗣位者 陛下不可不慮宜出 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鉄 帝怒點爲雲南經歷復嘗所淫者未行乃誦成鉄鎖衛又有御史滑縣人某亦言南城多樹事巨測遂盡伐之時盛夏 上皇嘗依樹涼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

按上皇復位之後下御史謂獄杖殺之徐正受凌遲之刑

召薛瑄爲大理寺卿先是瑄爲王振所陷落職家居已已之變以薦起爲大理寺丞尋陞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於家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幸被召命時蘇松飢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舍蹈海以避罪遣王文往按其事坐以謀叛逮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辨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囑強循昔○齊庶人賄懽谷廉人賄傲移道南京六月初儒臣纂修宋元史書傲朱文公公例編纂上接資治通鑑綱目共爲一書

七月復勅禮部纂修天下地志○詔頒君鑒錄于羣臣吏部侍郎李賢擇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爲鑑古錄上之

按天順日錄 景帝見此錄不省問中官王調等曰此奏欲何爲誠實曰欲 陛下學此數君耳乃銷之





製之至縣尚膳膳膳藥之湯爲賜 駕幸萬歲山伐竹  
爲難以和藥尤尤異數也言官嘗言柄川過重與安言只  
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不問家計 朝廷

正要用人似此才等一個來換于其家官默然而退

陳建曰按裁員補記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因  
信任于公萬隆是職未幾例于公過見陳奏之 崇禎  
吾自知卿卿勿德也公既出傳下堂迎問曰今日不  
是處賢第富而言之未必不從也何恐至此乃出奏示  
之偉惟局無地意巨相向如此舉得而歸之子公  
所以致信任之專實由典安令多治人之方又兼瑣錄  
錄於公聞州人多寄訪于少卿于時秋祭嘉禾縣瑣錄  
於再四少卿曲意從之因中使言上上二日退朝瑣  
少卿至文華殿尉左沈龍之日後有員難有才華然其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一

三十一

順天河間二府民飢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所  
素無蓄積又連遭大水公私皆竭瑄奏乞裁省冗官停徵  
糧紳免追久欠馬騾牛羊暫罷供應柴炭夫役聽其採取  
皇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中納鹽徵抵其斗數借水次官  
倉之粟濟民凡七事行之○調工部尚書石瑛爲兵部尚  
書調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汪淵于工部時于謙以病在  
告 朝廷欲求一人協同之淵在內閣與同官不相睦欲  
求出補兵部王文與商榷密擬內批調瑛於兵部而以淵  
代之淵不知之明日旨出淵太惠矣

陳瑛河南臨漳人由舉人爲人平易類頗脫刺進舉附  
明漢不可犯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以致仕歸其田  
僅百畝鄉人有爲典史者瑛性其家凡上陳銀錢前  
列金和十餘兩曰汝官費者瑛笑曰汝官費也曰何錢  
曰乃民訟吾貪奉職瑛曰嗟夫使  
我治汝汝焉能還鄉里哉携挈去

四月沙灣堤成

五月洗馬柯潛奉命主考應天鄉試初入境時泊舟淮安  
有應試生暮夜投謁潛叱之彼以重賂遺前因請潛命  
左右執付有司以法懲之○寰宇通志成內閣先承祭宜  
擬陞總裁纂修等官之秩時閣老皆職保傳止進舉官獨  
擬前轍陞兵部尚書錢清自贊善兼檢討擬陞論德兼侍  
讀延臣自編修擬進中允福定屬轍繕正轍退海兼編修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一

三十一

若誤準然陳循欲改如初擬轍言海既越衆陞二級則無  
官豈宜復陞遂付王忱太監將進諸閣老下堵卻步衛獨  
追送出關門耳語王忱曰諸總裁皆止進舉官轍豈可獨  
陞亦須從衆例轍却不知至期手勅出轍仍舊兵侍兼學  
士加兼太常卿乃愕然不滿○尚書胡濙因災異乞罷不  
允時年八十二矣○秋欽賜大臣子陳英王倫爲舉人舊  
制南北京開例令四方之士遊太學及伊親仕官者皆得  
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右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王  
諫爲考試官時內閣陳循于英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選  
循等論奏儼諫二人間卷不公如監試御史林鶴同邑林



奏議 景帝十七日出 祝朝合 辭懇請復舊太子王幼  
東宮議已定而不知 帝病甚 公不起乃與軍兵都  
督張軌張覽先詣御史案內應勘勘告到謝覽見太子  
皇孫迎 上皇後 遂降結中官曹吉謝覽見太子  
有自宅時通報此房能容許十八日既張軌覽等會于  
非當有名納兵入內謀不可者軌覽有自宜乘此以肅  
天與家人謀日事成社稷之福不成滅族之禍隨人不  
歸鬼矣遂往會亭收諸門納兵近十人時夜月  
談天色晦冥王軌等性急頗謂有自日事當濟否有自  
大言日時至矣勿遲遂請前宮城毀垣樓門而入宮等  
入見 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為王軌等俯伏合聲請 降  
下 上皇後門即等為 諸各對某官某送升奉大號  
是前項之南波呼噪疾地率即失色  
史籍載大略 上皇後位矣率即入賀  
逮少保干謙王支及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王勣派永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一

等下詔獄 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典  
機務明日陞有貞兵部尚書兼職如故 逮內閣學士陳  
循蕭鑑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  
澄沈敬等下獄 出前禮部郎中章綸干獄權為禮部右  
侍郎 擢太常卿許彬為禮部左侍郎 大理寺卿薛瑄為  
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徐有貞辦事  
按石亨輩初為逆復之謀徐繼出之指日此義舉也  
臣子當為第排之無能為也乃召有貞亨輩遂與內  
有謀以成助等至是亨與徐相用之  
于上壇亦為泉望所隔故相用之  
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為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  
都督張軌為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軌為文安侯都

御史楊善為興濟伯並食祿一千二百石並子孫世襲  
親英國公張輔弟也軌尋更名賜 諭降駕功擢鎮撫哈  
銘試百戶袁彬並為錦衣衛指揮僉事 二十二日斬于  
謙王支范廣及太監王誠等于市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  
曜免死發日外缺嶺衛承遠充軍蕭鑑商輅王偉等原籍  
為民先是于謙等下獄徐有貞猶豫張軌揚言日若不殺  
謙等今日何名微遂決

千慮行實日 英帝光復復實天與人歸之會石  
亨輩貪天之功掩為已有殺奪門迎復之功以欺  
廷誣逆立外藩之罪以報私怨其設心蓄謀此罪何  
則彼功不高不大殺股肱言官勸謙不亡不俱成黨通  
大獄則權不專果敢言官勸謙不亡不俱成黨通  
同勒得金價有指見有禁電則謙 王等皆揚言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一

無罪跡其意則有及是徐有貞自命所司加擢王  
大不勝憤反盡力辦謙首不降但言等意也徐  
奏止 司不降等風言力以竟微二字附會必欲  
前日若不 謙等良友日死今日之事為無名 上意遂決  
謙與文官史等 謙等所集家屬諸謙文官充軍  
外藩依謙反者皆交與處死陳循項文曜王支  
等謀反故縱者律斬斬呼亦酷矣天順日錄曰王文初  
謀于謙等未必知石亨輩不過因謙為總督而除之其  
兵政專而行之事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仇而除之其  
除皆因平日不足為而中傷之未必皆王文之新謀  
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之者皆多非其罪乃曰  
其報與之陰而等意遂為徐  
納謙罪作正統己巳之變于謙以社稷為重力辦事  
職選將練兵生擒逆虜光輝何于公效用之日正小人  
知之豈虞殺身之禍哉奈何于公於是乎歸免死臣等  
日之故故事執一變于公於是乎歸免死臣等

公之受封為王于稱臣之心和于言官  
 之言裁干法吏之手斯固公論也夫  
 高宗曰英宗歸不復辟者無所失  
 立外藩之說此亦必有之然復英宗非其情也而議迎  
 恩所以處之當時諸臣皆謂英宗之立太子不遇失而  
 命帝不超宗廟臣已仍舊英宗之立太子不遇失而  
 其心無非必欲之矣英宗當時不遇失而英宗之得延也然  
 之謂之英宗英宗當時不遇失而英宗之得延也然  
 或謂上延時宜本太子若輩儒學等見不以此議  
 者謂非見不及此也特以祖宗之社稷為重者人于  
 系以則唯父為重天下為輕大理至情必屬迎復明故  
 立英王是不以金止而以元注竟致社稷覆矣上皇  
 立英王是不以金止而以元注竟致社稷覆矣上皇  
 立英王是不以金止而以元注竟致社稷覆矣上皇

以于戶盧旺彥敬為錦衣衛指揮使一日亨引二人荷子  
 文華殿前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心腹人也如  
 迎諸陛下復位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權二人為指  
 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職者四千餘人令翰  
 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職以景泰易儲故也○科  
 道劾司禮監太監興安弄權亂政鎖門易儲與王誠舒良  
 等為黨明知逆謀不能諫阻心特兩端坐觀成敗以為何  
 背乞泉其首以戒權奸上謂安罪本當死姑從寬貸之  
 勿令視事○奪郭登定義伯以為南京督僉○太子太傅

高毅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致仕時內閣諸臣  
 皆流放竄殛惟毅以忠謹故上嘗曰毅在內閣每議迎  
 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毅無他賜可致仕  
 毅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  
 間事者輒不應官至台內而家素清貧然毅居瘠田僅足  
 衣食其方穀瑞瑞無私卓然有古大臣風也○直  
 長宏律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儉然及接人和氣可漸  
 既棄銓軸留為人才于翰林院檢討○榮平易寬和廉  
 不為分意也應于積為翰林院檢討○榮平易寬和廉  
 瑞泰徵自奉簡薄與居有常未嘗言過色人皆知  
 焉○于長者脫去道于長穿入謝後歸未幾無

二月朔皇太后詣諭廢景帝仍為鄭王歸西內越數  
 日命鄭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為宣廟賢妃廢皇后汪  
 氏始為鄭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上曰朕心有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  
 所不忍仍舊書之是月十九日鄭王薨葬祭如親王諡曰  
 哀妃嫡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贈故御史鍾同  
 大理寺丞官子啓知縣啓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園土歸葬  
 時同歿已久矣血漬臂間洗出侏鮮好後諡恭愍○少監  
 阮浪贈太監仍命儒臣撰文立碑○召前南京大理寺卿  
 滿陝西定羌驛丞廖莊還復前職尋陞南京禮部侍郎○  
 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為右都御史學院事召南  
 京督餉副都御史斯輒為刑部尚書九疇輒二人皆廉介  
 苦節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故復位之初首召用焉  
 親初為進士差往淮上權撫參其身行慈謹本報出  
 道君得一歸或自費有司急為禦衣一襲歸之不問

蘇門答臘行見在 寶山山見在 蘇門答臘行見在

管子曰增銀駭民有貞不然弊言其謬如此

四月己巳復立 元子為皇太子○調禮部章綸于南京  
○部處士中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高尚不求聞達者  
所司具實奏聞

重箱曰國初用人為舉為重其舉火之科舉為輕公則  
科舉為重其舉火之科舉為輕公則  
科舉為重其舉火之科舉為輕公則  
科舉為重其舉火之科舉為輕公則

義王瞻墻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 皇太后

乞命 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

復仍乞訓諭郡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己八日矣至

是得疏于宮中 上覽之感歎手勅取王入朝禮待甚隆

上問王所遇官吏賢否時按察使王舉以詆誣下獄王避

席對曰臣過汴汴父老避道為臣言王廉使冤乞奏 上

還我王廉使如是者不絕願幸裁奪 上立命雪舉比辭

歸 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 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

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 皇上省刑薄斂為萬姓自愛

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按諸王自各府發後鮮朝久矣自  
遷都北京來朝禮絕至是復行之

黃翰曰天順初王文才以謀逆立禁世子被逮及後  
王來朝 上禮作良際其後世子旁聞曰仙姑始親睦

其間然則幽立之謀  
無幾未幾發何如矣

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

土木之難言官勅其舊體狀國有謂今陷房中反為藩  
用者振族黨並坐謀反第宅於入官改為京察武學堂

是振堂以聞 上大怒曰振為寡所殺朕親見之  
言諸通實告朕朕懷原官刻木為振形置現以垂  
勸懲嗣類曰 上曰

五月逮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等下獄後逮都御史耿九

疇羅綺內閣徐有貞李賢皆下獄降謫有差

按是時李賢言請事性功悉獲御史楊瑄自河間印馬  
還京師劾奏李賢言請事性功悉獲御史楊瑄自河間印馬

請有員及督同御史張鵬等合漳糾序不法兵部給事中  
王瑄知之請以告李賢李賢有員與賢主失逐與吉祥

乃已請其理駕奉門之功兩等欲加糾彈上怒曰  
官談及十三道御史承從于致崇崇謂王瑄之

乃已請其理駕奉門之功兩等欲加糾彈上怒曰  
官談及十三道御史承從于致崇崇謂王瑄之

乃已請其理駕奉門之功兩等欲加糾彈上怒曰  
官談及十三道御史承從于致崇崇謂王瑄之

乃已請其理駕奉門之功兩等欲加糾彈上怒曰  
官談及十三道御史承從于致崇崇謂王瑄之

乃已請其理駕奉門之功兩等欲加糾彈上怒曰  
官談及十三道御史承從于致崇崇謂王瑄之

乃已請其理駕奉門之功兩等欲加糾彈上怒曰  
官談及十三道御史承從于致崇崇謂王瑄之

乃已請其理駕奉門之功兩等欲加糾彈上怒曰  
官談及十三道御史承從于致崇崇謂王瑄之

乃已請其理駕奉門之功兩等欲加糾彈上怒曰  
官談及十三道御史承從于致崇崇謂王瑄之

乃已請其理駕奉門之功兩等欲加糾彈上怒曰  
官談及十三道御史承從于致崇崇謂王瑄之

乃已請其理駕奉門之功兩等欲加糾彈上怒曰  
官談及十三道御史承從于致崇崇謂王瑄之

乃已請其理駕奉門之功兩等欲加糾彈上怒曰  
官談及十三道御史承從于致崇崇謂王瑄之

乃已請其理駕奉門之功兩等欲加糾彈上怒曰  
官談及十三道御史承從于致崇崇謂王瑄之

乃已請其理駕奉門之功兩等欲加糾彈上怒曰  
官談及十三道御史承從于致崇崇謂王瑄之

乃已請其理駕奉門之功兩等欲加糾彈上怒曰  
官談及十三道御史承從于致崇崇謂王瑄之

乃已請其理駕奉門之功兩等欲加糾彈上怒曰  
官談及十三道御史承從于致崇崇謂王瑄之

乃已請其理駕奉門之功兩等欲加糾彈上怒曰  
官談及十三道御史承從于致崇崇謂王瑄之

陸 陸下新復實正當以肅爲法以秦爲刑繼之

駕臨邊陲登引中國有君之語以汨旋復之謀也○達魯

正繁詔徵謁成肅州正既降同知欽州通海縣以年老留  
關月兵部尚書陳汝言希曹石意派還者以私事中之違  
繁錦衣衛獄持掠備至譴成肅州銀夷千戶所正既謁  
上每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體後曹石欺上思正  
言乃成還為民

九月勅左順門關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等官不許擅進  
時石亨張軹輩每朝頻入見或因小事順情或無事亦輒  
入見此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而趨附之上厭之召  
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  
無事亦頻來甚不宜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

然後往。上覺其意故召諭之上自此親信賢凡左右  
薦人必召賢問其可否以為用舍○擢監察御史林瑪為  
鎮江府知府河東運司判官楊浩為順德府知府時上  
勵精求治命吏部選內外臣寮為郡守陸辭日召至文華  
殿親賜戒諭宴勞及給鈔為道里費

十月遣行人曹隆賁勅書禮幣聘江西處士吳與弼  
是時石亨用事頗欲邀名歸退其門客謝躬者微服至  
教諭京師楊龜山後事以貢士事從之因在內閣  
事見李賢諷山後事以貢士事從之因在內閣  
之子景祥不起賈漢賈詩書勸遵古風等語然日

不為代為事索即日之上之數日。上召賢謂之曰  
賢卿如何賢曰與卿諸者之高而自古聖明王  
行此一事書本朝舊事上從之

時廣西李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  
邊乘機取之。上召李賢問曰何如賢對曰景泰以來年  
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  
宜與之休息况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  
恐不可若寶璽泰始皇所造李斯所棄亡國之物不足為  
寶。上然之乃罷巡邊

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先是于謙  
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汝言家財  
物于大內庭下。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  
且專沒無餘物汝言未幾何得賂之無算也時上怒甚  
色變石亨等皆悅首自是上漸悟謙冤而惡亨等矣初  
于謙等之故。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為上諭言  
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之事實定日  
久察迎立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軹曹吉祥等對曰臣亦  
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於是上深悔亨輩有貞所以

有金齒之行而亨輩卒俱不免○太平侯張賜卒  
賜先名軹景泰初自貴州征召還于謙劾其失機負  
罪不可用。景泰帝自是賜與亨輩恨謙最甚  
門使徐首謀殺謙以謙能任范廣誠其同逆併殺之廣  
既死賜一日過諸諺為拱衛狀左右問之曰范廣誠



陽家發

戊寅 天曆二年

正月郊天後 上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  
實賴 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報前代尊上徽  
號如何賢曰 陛下舉此可謂孝矣於是命擬徽號賢定  
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復加贈 太后兄弟五人長  
孫繼宗歷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又  
爲其宗親求恩澤者 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  
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 太  
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若果日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  
如此物必衰一日有于國憲者不能救今若聞求恩澤  
必大怒矣賢曰此 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  
政繼宗爲侯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爲  
內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獨悔曰侯爲人淳謹不妨  
但後不可爲側耳 上曰然○禮部請 皇太子出閣讀  
書 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  
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 太后不便妨以左廊居皇子卿  
可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  
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  
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嚴僧徒濫度

之禁景泰間京師風俗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至是

又如期 上謂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此濫賢曰 陛下

明見最是正宜禁止之遂出揭曉諭○勅內閣及翰林儒

臣修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令袁原古楊榮等纂修天

下郡縣志書未成景泰中重修寰宇通志僅成未及刻而

上復位遂命李賢等再修刊布賢嘗謂翰林實儒紳所居

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

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銓浮薄之流一時無由而退至是

上欲將通志重修頒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

居此托闕阮達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除之

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翰林爲之一清

按永樂中德簡翰林不拘進士出身而不關孝廉舉銓

之諸房孝廉爲上奇胡濙輩非進士而文名擅一時今

李文達乃有此論豈非世變然則自是厥後名重進士

之科翰林之選非進士起家不得居翰苑爲江鄉非翰

林出身不門入內閣居有

宮典 祖宗時大異矣

建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次子也先是 上非徐

當閔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宴故以語袁彬既復位

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內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謂李賢

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

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

右或以爲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遂遣居鳳陽

今有司供給柴米罷用聽其婚嫁出入自在歲入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羊亦不識末幾底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二月禮部郎中李和囑權近求爲侍郎士論不平上問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不知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

王翱亦不甚許官日以學士李紹對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上遂除紹爲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四月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守邊使武臣不得逞因罷之居亡何邊境騷然上召李賢

謂曰如今華主各邊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貪暴縱肆謂曰如令華主各邊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貪暴縱肆

士卒罷敵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爲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也卿與朕舉進才能者用之賢因詰

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要人最急上曰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于是定議以太僕

卿程信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會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使陳璘在寧夏陝

西布政使蔣繼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召守制山西右布政華盛至京擢右會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乙終制不

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兩鎮守將譚淵自異是以討賊無成功盛至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于梧州居中

調度則賊可平矣衆是其果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募兵上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嘗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

何喬新撰宋英神道碑云聚與中興撫兩廣合兵剿賊屬興陳亦議宋公英督軍討賊亦清范信以兵會剿大

賊雲屠戮殆盡次欲奔還賊等鄉省之以爲初革議公力爭其非辜且遣間使請華公至班師諸鄉民知免屠戮之慘貪功妄殺行兵大戒當時所謂破賊者以兵獲新

數萬平民屠戮如宋永平頭者不知其幾矣案文莊當時頗被殺之始始亦有由焉呼以快談是謂之是故聖人與之是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會昌侯休繼宗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上命殺之家人抵法顯宗姑免其罪而赦之

五月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上謂李賢曰與弼當授何職賢對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宜授宮

寮次日召吏部命爲左諭德朝士皆驚異與弼具辭因辭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曰久聞高誼特來聘爾如何不就與弼對以老疾衰朽實不堪供職上曰宮寮亦從容

優閒不必辭於是賜以文綺羊酒宗米太監牛玉送至館上謂賢曰此老非迂澗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具疏三

辭賢叩其所以與弼謂勸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解解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朝廷致敬盡禮

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傳前爰立儀

相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所辭不允，亦當就難以荅。朝廷至意與病，亦不從三辭，復稱病留。邸兩月，諸賢乞回，賢爲言于上曰：「果如此，亦難留也。」復召入文華殿，賜勅，褒嘉賞以銀幣，叮嚀毋忘者，述以繼前賢命。有司月給米二石，以資供膳，仍令行人王惟善送歸。於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

三  
五  
行  
從  
信  
錄

— 244 —

然則耶時也。即如傳說之愛小官而規卿相之位。與顯顯  
之不辭職。亦所謂不愛小官而規卿相之位。與顯顯  
之後至他日。臨事所當請則自爲之門下士耳。以爲其  
宮族居於小而不得爲顯極權好的一黨而已。嗚呼。以門  
下士仕宦乃若論與野季附則見其文集序諸作皆  
夫臨情。至於曰錄所記有多說旁而錄在卽註要見文王  
孔子與未大中間提張漢進學歸定何章來請教至再  
三焉。又謂知中問提張漢進學歸定何章來請教至再  
賢附聖聖尊命世故同贊然家行必恭謹。誰毀譽春秋  
之美善者固宜登載其所附明無所  
臆自遁隨承現揚之清於有識耶。

漳州布衣陳真歲詣門上稱朱正學篋裏不報真歲字刺  
夫初治舉子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  
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有功於主  
敬嘗曰大學誠意爲鉄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至

是用伊川故事諸闕上書不報乃鐫開聘吳君與劉欲往見質之行至江西張元稹編修止布衣宿叩其所學大加稱許謂程朱自有真傳計嘗齋吳州廬亦未是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尋卒

陽延利謂不可見之必不足炊矣康齊多矣羅  
 峰平生未嘗一語稱康齊其復從之惟推道德  
 陳眉曰夫盛訟於府庭不必見之之意同庶貴之  
 庶曰百歲訟於府庭不必見之之意同庶貴之  
 紫王正公諱昇客先生久病虛名於茲此時  
 州番陽張公頃也州刺史張頌傳有載此也  
 尹雲見之辭林下至其辭論論三性而後見之  
 官其之而大藤整齊公欲西人其學未得有得而謂  
 所此謂之遊經公欲西人其學未得有得而謂  
 世俗多窺名而惑北如粉桶名而實實抑其異哉  
 向客之南惠省曰楊方廣所幾理學名臣王并論之

李賢商議可否且厭書吉祥石亭等于預察之間非私專

絕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拂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且從客論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攜彼之勢，自消

雲南總鎮沐璘卒，都同沐瓚代之。○字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連戰敗之，進都督同知，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時欽副彰武伯楊信守延綏，字來入寇，神木縣欽出兵禦之，于柴溝斬獲甚衆。旣而虜復入安邊，管欽分道拒之，連戰于野馬澗等處，俘其將鬼里赤獲馬駝兵仗倍于柴溝。上褒嘉之，遂有是命。先是，也以殘虐爲其部下哈剌所殺，哈剌復爲字來所殺，諸酋逃爲雄長，自相讐敵，久之始定。於是字來毛里孩阿羅出，字羅忽等相繼入寇，東掠延寧，其涼西侵宣大，其邊無寧歲矣。



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對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  
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若果泰果不起率文  
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乎後雖欲陞賢以謀爲  
功老成者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  
羣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  
擠排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尤信 上曰然  
庚辰 天順四年

正月朔觀官吏至京勅吏部都察院退其不職者數百人  
旌其才行起越政績顯著者布政使賈鈴等十餘人賜以  
鈔幣乃賜字于禮部於中召布政使蕭瑄爲禮部尚書吏  
部初奏擬賈鈴爲戶部尚書 上問李賢何如賢以我不  
稱名對乃以鈴爲右副都御史 召巡撫山東副都御史  
年富爲戶部尚書時戶部尚書缺 上命李賢擇人賢以  
富號法不格可居此職左右不悅富者其衆謂賢曰 上  
不喜此人不宜再舉一日 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  
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賢賢曰 上曰  
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  
之○致仕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穀卒  
成化初穀妻爲穀請謚上言高穀雖直不同端亮有  
始以翰林學士侍 英宗經筵入內閣輔政後改爲

格特公論景泰間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 駕獨  
建廣德海運使順初以老疾乞歸遂卒于家 建南  
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謚表

臣等得體太俯謹曰文義

二月今員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收正時法司奏石亨  
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李賢曰此事可否恐驚  
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  
安欲自首猶豫未決若 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安帖  
上曰然遂行之于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自首改正或  
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傳旨乃免

○德秀諸王出閣讀書 上皇嗣六長 皇太子次德王  
次秀王 後風 次崇王次吉王次徽王後秀王國絕○會試

聖

天下舉人以學士呂原尚寶少卿兼修撰柯潛爲考試官  
取陳選等一百五十人時舉人不中有怨考官者以李賢  
弟李讓不中楷賢亦怒考官遂鼓其說奏考官較文顛倒  
宜正其罪 上疑之召賢問曰此舉人奏考官弊何以處  
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  
公 上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人荒疎且其人狂妄

遂枷于部前奉議方息

三月廷試賜王一麥李一通王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有兩順者廣舉舉人進于學問廷對當爲第一

以其姓名近 與薛於傳 薛於傳 薛於傳 薛於傳 薛於傳

云此榜得陳建 張元順

張悅 謝傑 周 黃孔順

起軒輒爲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石亨旣死上每念其廉正不易得故復召用

八月虜酋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

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雁門關代

勢忻州一帶四散掠搶焚火德于京師人民驚疑奔家走

遷據入京城勢莫能止李賢言于上曰京師宜此軍乎

紫荊佳馬一關駐箠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以二則

同殺賊。止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暴。

重都督領老領兵赴紫制閫馬宗領兵赴利馬關森比

既有所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勸二關之軍世

門人民恃以不恐既而虜亦引去○南京刑部尚書耿九

上聞之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之。誅

曰清惠

齊曉曰公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交游不泛請謁不至其門雖權貴亦敬

不敢犯論是非確然不肯諛隨如善嫉惡別自  
太過以故與衆不合累遭謫削子裕亦爲名臣

十月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令三營管操侯伯都督都

指揮指揮皆騎射以三箭爲率 上親按籍記中否賜錢

有差旣而試御馬監勇士亦如之罪黜其畏避不趨事者

自是將士知所奮厲○命食鄴御史韓雍巡撫大庾陞辭  
召至文華殿賜鉞上諭之曰善爲朝廷守北門。

亂國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况亨得志時誰不蠲

聚其門者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  
衆以爲然歟

禮部左侍郎掌欽天監事場亭有罪下獄峯爲太常寺少

御仍掌監事。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火於推

算不行救護、上召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失

於推算如此。因言湯序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

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詳之語，

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說以進。且朝廷正欲印選

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

忠之道乎。于是下序獄降職。○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

史崔恭爲吏部右侍郎

按按國雜記天順中南直隸育理軍伍御史郭觀持法頗刻崑山縣有一人誣首至逮二十四人充軍者欲所

免於選撫崔公或云選撫與御史各領勅書行事詰之無益或云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訂允無礙

方敢決斷御史在外行率傍若無人刑獄苟有冤抑卽  
理平反非與撫而讞訴之崔公果爲平反二十四人皆

復經民時又有提督學校御史都考校多不公被劾  
者併于公公一一覘試之與選者搬送入學其後多顯

者名

釋徐有員歸田一日 上御文華殿與李賢王輒論人才  
高下 上曰若徐有員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只是  
石亨張軫輩言之寧免後世議論可原籍爲民

辛巳 天順五年

四月 上謂李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  
軍官俸一季開銀十四萬餘兩奈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  
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  
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頷之  
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  
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有金書鐵券誓以

上明仁宗 卷三十一

永存然于孫不一再傳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  
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  
多軍少民供其休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固可慮當徐爲之○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卷

七月曹吉祥謀亂及其從子昭武伯曹欽逆當誅之  
被吉祥者正統景泰間襄陽兵出紅崖下多達官驍勇  
善戰結爲思義收以順心天順初呼召此輩思義保衛  
大略不平事獲有功者俱上其姓名召召吉祥所處不  
動自守城上厭其驕恣欲誅之吉祥辭不有安撫所  
異圖從子欽有功封昭武伯凶暴殺人無忌御史所  
請上原之而下刑部議置之臣奏吉祥逆謀已發與吉祥  
謀不軌欽幽上于南宮而立曹欽爲太子時作監局所  
以是月初二日都指揮趙錦遂官都督伯顏與兄等皆  
錦從兄都督錦弟都指揮趙錦遂官都督伯顏與兄等皆  
獲請殺孫錦等說錦兵入宮爲亂而吉祥爲內應是日

卷三十一

親恭順侯吳璘及都指揮完者亮知其謀請長安門  
告變段二鼓官中聞變即傳直中官馳告西長安門  
衣衛指揮達泉并左都御史阮安等率兵入城門閉  
寧侯劉安親王朝於東朝房時禁門閉發不開欽與  
火焚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惶散此王師始集  
詔曹昌侯孫錦宗請之孫錦督諸軍先登恭順侯吳璘  
及諸將分道迎擊馬昂以精兵殿之大戰于東華門外  
自辰至午錦敗走斬之璘以精兵殿之大戰于東華門外  
除錦矣陣餘發神臂弓射之斷級及將至西長安門  
家滿井中伯顏也先鎧城遁之璘是晚出御牛  
門朝百官下吉祥等千御史張俊侯謙等家以實  
將士餘黨並流徙南時京師有實三老耆耆欲要父也  
先是見欽聲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微服求一官力  
親謀實焉盡三老復先

旌死事追封吳瑾梁國公諡忠莊贈寇除少保諡忠愍○  
論滅賊功加孫繼宗太保孫鏗進封懷寧侯馬昂王朝李

賢並加太子少保進完者亮爲都督餘將士陞賞有差  
論曰蓋云三司之意也當與不十數載事爲滿千  
人而上下皆三司之謀可乘之說誠似調諷諫焉也  
有能治官三司之謀如風驟驟成耳雖非其幸其謀  
之也也官三司之謀如風驟驟成耳雖非其幸其謀  
爲之內應也三司之謀如風驟驟成耳雖非其幸其謀  
大作也官三司之謀如風驟驟成耳雖非其幸其謀  
也乃其功者大可知也

以大理寺卿李賓爲右都御史時寇深被害舉代者李賢  
首薦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 上曰此曾在吉祥處通情  
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乃用賓○以擒賊賊詔告天下布  
寬卹開言路○賜兵部尚書馬昂王帶及緡金麒麟服昂  
初附曹吉祥嘗薦曹欽得管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功



冬虜會阿羅渡河入套寇延綏  
按河套週起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故塞二千里清江城址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三百里即周之麟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建

國子監  
丘維岳洪武永樂間取士之途科舉有定議  
學按貢舉吏部選其數過相常當時選者  
拔者多而爲選者少聞洪武初因科舉  
上馬人監等名目十年不貢之外惟推選  
下人皆輕視洪武嘉靖天下  
下而欲爭理民安靖矣

壬午 天順六年

正月虜酋毛里孩阿羅出猛可與李來相仇殺而立脫思爲可汗虜中言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李羅忽三酋始入河套爭水草不相能以故不深入爲寇時遣人貢馬

二月復設提學憲臣

三月陝西督糧布政司參議尹昇奏賊退河開軍馬衆大人民供輸困極請乞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三月人民疲困已極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軍馬見其供給人民愈加逃竄糧草既缺人軍亦難駐劄況今年不得耕種明年愈乏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庶使民得乘時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快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種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爲九當 上命廷議從之○調知鎮江府林鸞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修飾鸞奮然曰塑像非古我太祖于太學易以木主百年裏修乃革彼末壞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鸞云

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況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十是并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

丘濬曰聖像之設中國無之自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廟者有主無所謂像設也也不如泥舌孔聖何時而始爲像嗚呼此則謂像設也泥人者門徒則泥人固非中土聖人法也後世英聖其非亦何異而爲之耶異縣殊長如肥瘠不一其狀豈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遺也篇觀聖祖諸聖聖祖之制以革于古之美教豈非萬世儒道之幸歟

四月朔奉天門奏事畢上起召禮部尚書石琚珣奏出班趨走欲上右階湯臚寺官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授初選犯朝罷上召李賢曰石琚動止失措如何爲禮部尚書賢曰宜令其自退庶全大器之義因薦戶部侍郎張

廉代之賢即報珣疏乞致仕上見珣疏不忍其去曰珣爲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勅吏書王翱與賢議留之陞張廉爲戶部尚書仍管糧儲

八月內閣學士呂原以憂制去位未幾卒贈禮部侍郎諡文懿

原字達原秀水人天性純孝貌容端偉少好讀書博洽歷出入經史父景州學官原不能歸喪服闋景州時治喪劇原入爲之流涕已而奉母南歸不置甚方志不棄如府黃恩閣具文請之原見其誠誠之學業文詞理皆歷問之經書無不悉通感其孝與之教原生信及以孝理實舍餘材授之及不愛太守人皆曰生信是時太守得輟補學諸生感通公入學是秋登解新江明年進士第二入翰林時正統七年也既而充講讀官

曹錕請于東閣原奏中進請學士兼中允天  
事知左奉養禮待即入內閣尋授學士石晉龍用  
修大明一統志充提議以母憂去道經州縣不  
修本義舟中發店枕塊極哀毀病抵家幸得歸  
公在閣六年端緒不斷畧示性倫病無餘年  
賜衣數襲子意欲試中書舍人蒙天恩試選  
掌印行學行原典賢同在內閣賢通達應時原守正持  
所至不同

九月四日 皇太后孫氏崩尊諡曰孝恭章皇后○太傅  
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文端

建曰按承樹哀哉王卿遠政歸秦初自有數本花詩  
云最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  
此不用臨流起莫忘思卿抑庵自登進士即入翰林爲  
侍從三十餘年爲家宰十六年無日不在左右之  
晚年贈三孤位一品奉入奉而後州政五版極矣乃猶  
有飄蕩委泥沙之歎然則必如三楊之幸于位乃爲不  
幸取之也此其前篇於不與共政內閣而出理部  
何附之也

以項忠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爲陝西按察使  
通陝飢患以極民爲已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聞繼母  
喪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反任明年徵爲大理卿陝人復  
赴闕借留

天子欲慰陝人乃有是命  
校正所奏本項忠後以明部員外郎從此陝上未之敗  
而南越四日馬發運有馬步營度步營度七良馬  
宜府視其足暗察察判者百數不知也也考李文達  
及明尚書瑄當時亦以部屬免從部不知也也考李文達  
之陳文武瑄瑄亦以部屬免從部不知也也考李文達  
命自天竟何不爲

癸未 天順七年

二月會試場屋災○是月晦夜空中有聲李賢密疏曰無  
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憫  
念元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具現上  
覽之復命賢具寬恤事條密封以奏賢因疏十事上陳

上皆從之即詔行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匹及磁器  
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及止下番所遣使  
臣停中外買辦採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 上不從止  
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皆棄陳同列亦爲賢懼賢  
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  
安危者豈可默然以苟祿位然 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爲  
忤也

廖道南曰嘉謀嘉猷人告于內與國言數奏者不同內  
閣事功稱三楊一朱熹其所遺陝西考也夫惟筆色不  
動而誠意著焉固歷歷多而語足素定乃可以當此然  
亦雖矣岳正任內閣密書言言辭不字罪惡二人語之  
未信而諫是也正曰先生犯孔子成矢問之云何則曰  
取不盡心者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盡大正之言誠甚  
也沈心之論造膝之謀初不出于表暴而天下自鑒受  
其賜此內閣之所以異於諸官也

建議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 孝恭皇  
太后既崩 錢皇后爲 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爲仙姑  
其死也人畏 太后殮葬皆不知禮勸 上復其位號



此內臣分生十  
二營之始也。

○是月十七日、上崩

[illegible]

朱三

而彭時極力繼其後上孝事兩官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官以成大禮焉○下待讀學士錢溥微病廣東

順德知縣出兵部侍郎韓雍為浙江參政洪武廿江華亭人洪武初進士時太監王振請內侍者或請試著為時大如韓與時振

洪武廿江華亭人洪武初進士時太監王振請內侍者或請試著為時大如韓與時振洪武廿江華亭人洪武初進士時太監王振請內侍者或請試著為時大如韓與時振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唐老唐皇帝廟號英宗○葬祿陵○錦衣衛都指揮門達

有罪下獄滿戌南丹衛召募彬復還舊職言官劾其欺罔故殺諸大罪數十滿戌烟瘴遂卒死諡所彬復職候送還

彭教陸武羅睢等及第出身有差是榜共二百四十七人三月復前御史楊昉張鵬修撰岳正等官○廷試進士賜

內劉大夏張敷華戴瑛樊瑩謝鐸李東陽倪岳後皆顯著○甘肅總兵官宣城侯衛輝巡撫俞都御史吳璥率師討

西番破之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璥等討之璥與璠將中軍督甘肅蘭鞏山丹莊浪等衛所官軍三萬五千人

分五路以並進追至驛驛山斃乃冲殺唐川俘斬共千七

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復定襄伯郭登爵錄守甘肅卒召還提督十二團營

歷仕于孝有文武才勇疾雨創設作美以進居喪哀感有立不肉食案諸者三年所上章職皆自寫之虎善吟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吏部尚書諡文清

瑄為學嚴於一旨一動於體有違更自於心不安其出處光明安於富貴利達泊如也遺教人樂行於復

性喜日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發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所著諸書錄數十卷多

東建曰近錄名臣言行錄記薛文憲公內閣瑄事也瑄明有官居丹陽無地起樓名賢人以爲

七月立 皇后吳氏英宗今文清高風介節懷之不更奇耶

八月 上御經筵賜講官學士柯潛等白金文綺寶鈔修 英宗睿皇帝寶錄

十月廢皇后吳氏立 皇后王氏下詔言 先帝臨御之日為朕簡求賢淑以定王氏育子別官以待期不意牛王

卷一百一十五

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意舉盛堪八內閣李賢素不  
悅盛沮之乃轉左食都御史巡撫宣府盛至鎮修復官牛  
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  
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  
按永東日記宣府官田成化初買補官牛五千七百餘  
頭墾田四千餘頃及祖繼繼七萬四千有奇衛所驛站  
官牛也獲不在此數也我朝  
邊臣留心屯墾者無如葉文範

華太平侯李瑾與濟伯楊宗等爵時有內直將軍憑天順  
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穢職非法意上  
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因紛然入訴不  
已李賢言于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一

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等官以雪幽  
枉上是之即命兵部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  
俱奪爵于是冒功者俱革而紛紛入懇者始息矣

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一所據為  
官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地二  
十四頃八十四畝共三十五頃五畝之立始于此  
七十五頃數十年食占之數過於原額幾十倍莊田之

益滿初老科進官監防文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其  
七十五頃數十年食占之數過於原額幾十倍莊田之

卷一百一十六

憲宗純皇帝紀  
乙酉歲化元年  
正月詔釋成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鄉王文宗彞于  
謙子見謙婿朱驥等並放還仍給還家產見自龍門所即  
上疏訟父謙之冤上憫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馬璇往  
祭其墓復見世襲千戶見後奏換文階累官至應天府尹  
王宗彞後第進士官至尚書  
泰雪文克復官賜贈及諡

據真定府東鹿知縣盛顯為邵武府知府  
其相成曰是當幼結縭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顯至獲其  
擊為獲衛吏更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  
復其服闋相率詣闕乞職再在從之顯至不復用刑罰  
有平訟者論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辨都邑訟多年  
不決者各承荷解折之以片言俗心服而去時人有清  
如木明如鏡之語邑界真定二府間四境之民亦聞風  
趨赴郊外有落落地訟然聚以成市邑人聞稱清官  
累陞左副都御史

部業掌院事  
無碑乎寧添服之乃退而易章以進翌日御批茲為兵  
部業掌院事

左右有間密以奏章請教于內閣李賢曰求訓讀耳見章  
晒之謂寧曰為人但當言其可用若預擬其官於事體得  
無碍乎寧添服之乃退而易章以進翌日御批茲為兵  
部業掌院事





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子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子三石以下者存四丁時得丁壯五千餘人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由始也

盧祥廣東東莞人在延綏三年獻武備

陳亮曰明初編置民兵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常而強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常得壯壯二千八軍至是成之勢官無養兵之責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財富也據此則軍兵于農安要之兵此土兵之法相出入其意堅可待焉于治安要之兵此土兵之法相出入其意堅可待焉于治安

二月命京官符舉方面官員

重修闕里孔廟成

上製

文紀之○太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許命內使林興護送賢還鄉視葬○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學士萬安爲考試官取章懋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羅倫程敏政陸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倫吉安永豐人對策時用程伊川語人主一耳之問獲賢士大天之時多說宦官官安之時以執政欲去下句倫不從直聲

於時送奏名第一  
祭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官文中有云  
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聞者感嘆

鎮守荆襄王信擊走派賊石和尚等陞都指揮同知

江淮旱人相食命右副都御史林聰往賑撫之聰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都督趙輔食都御史韓雍等討廣西蠻寇大破之兩廣地方悉平先是輔等受命會同監督軍務太監盧未陳宣遊擊將軍和勇帥大軍至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及達官從游擊由虔鎮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古者伐鉞臨戎專制關外今兩廣已無完郡而大藤峽賊之巢穴不是之圖而趨其未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雷廉果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須于逐乎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于是搥率諸道兵選進用土兵爲先鋒先破修仁荔蒲遂進搗大藤峽覆其巢穴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澗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爲險峻官軍直抵其上磨崖記歲月而還蓋自國初以來但能威之使不出而巳未有窮其巢穴而破之如此役者遂易峽名斷藤以誇武功乃遣將四出雷廉高雷諸寇以次削平自此蠻夷畏懼兩廣安雅等之力也雅性剛果主斷聞疑賞罰明信

廣西

號今嚴肅故兵出有成功  
帥率從變奏調達官達軍千餘名衆命都督俞幸一員領之兩廣編糧出入山林利用總辦解以諸短兵不能

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一  
宋紀一

論平蠻功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權韓雍左副都御史  
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仍歷雍一子錦衣衛所鎮撫○  
置靖州○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琰奏延綏慶陽二境  
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管堡迂疎  
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為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  
十餘自切狹游河套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  
海子葭州等民多出教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  
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片地名一顆樹起至柳溝  
連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離石海子回回基紅  
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  
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  
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沙難據已  
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徙直道是  
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琰所奏移堡防邊甚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  
官議處以聞

薛應旂曰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往觀于偏頭關花馬池  
二千里間凡諸營堡咸為險要論之皆官故老諸營皆

德陽瑯之策且曰曹鑑幾不能有其  
計豈不出此偏頭等處而設身也

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奉勅賑濟南京流民衆議欲令官員  
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禮部尚書姚夔奏言困于監乃  
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今行此將使天下以貧為賢士  
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子治哉宜別為處置上從禮  
部議勿許

閏三月兵部奏哈密地方被北虜亂加思蘭侵掠忠順王  
母率部屬避居赤斤苦峪今北虜已退宜勅王毋復還喀  
密舊地將其衆以衛邊塞詔可

五月李賢還京復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復入閣視事○請  
編修羅倫為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時倫上疏請許李賢終

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後請賢  
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內批出倫提舉御史陳選等交  
章乞留之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  
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冀雖貶出而士論益  
榮之○襄陽賊首劉千斤僭號于南漳命撫寧伯朱永尚  
書白圭督兵討平之時千斤以石和尚為謀主劉長子苗  
龍苗虎等為羽翼每戰輒勝遂僭稱帝號勢甚猖獗事聞  
命永為平虜將軍總兩京及諸路兵討之以圭提督軍務  
至南漳湖廣總兵都督李震率土兵來會永有疾圭督震

分道進攻一鼓摧其前鋒賊退保寨柵官軍乘勝攻破之擒千斤并苗龍等劉長子石和尚脫走深入巖險已而承逆領兵攜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誘執石和尚出詣軍前賊遂潰敗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賊將劉聰等百餘人而還既而諸將爭功忌張英謙于大將謂英多獲賊賄挫殺之班師論功永進封張英封典寧伯加圭太子少保○北虜毛里孩入寇延慶等處都御史項忠盧祥與彭武伯楊信嚴禦之虜引去

十一月命兵部尚書王復鑿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時復大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東有黃河岸府谷堡

星周從信錄

卷二二

五三

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紮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禦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據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收臺疎空關難以防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新移底幾可守越今北虜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芑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漠領響水

星周從信錄

卷二二

五三

堡移出黑河山上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兔鶻堡移出響鈴塔白峇城堡移出觀音兒寨門堡移出務柳庄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神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地名厓寺子三眼泉柳樹灣元節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堡量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聯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塹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容客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終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遙震軍威矣

按斯地營堡整置使有遺址率多廢人出入如無平地當營者自傳指地輒收歛人面之外一萬里展展之皆用漫不爲意求如王復諸固不可得矣

十二月進北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入貢

按舊例進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實實實勢優於他處主是營三帖木兒等乃探探探三衛人從事口以三衛常禮待之營三帖木兒以特禮不平形於言通事諭之哈三帖木兒等服罪仍以小等禮待之遂物其母過待馬哈三帖木兒等過四十八人必

房大埔服

少保吏部尚書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諡文達

賢鄧州人宣德入年進士恭莊端重練達時務初  
請減漕官內奉新太學崇奉中正本十策議禦  
策上入君鑑古錄天順初請發內帑銀二十萬賑山東  
王李程姚寬鄧江南北伏以所處籌總策厲開吹軒  
曹氏之刻蠲蠲門健之健然身未虎而上亦從悟之  
陵初位請出宮人簡近習及去上道中所見軍民利  
病八事以言  
不得受賞游有常所母起離宮賜有常度母得途獲  
雁皆名這誠擬時之譽相也但正聲激濁終身弄雁而  
奪情起復遺誠羅倫則  
未免于相業未光云

刑部左侍郎廖莊卒贈尚書諡恭敏

按莊心性坦直遇事敢為廉頗之  
使公陝校治復歸一疏伏節嶺然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二

東莞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丁亥 咸化三年

三月國子祭酒邢讓請鑄欽降監規于石樹本監中永爲遵守從之

三月、召前兵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商輅。至京、復原職入內閣辦事。○召巡撫宣府左僉都御史葉盛爲禮部右侍郎。

○召羅倫還復爲翰林院修撰尋以疾辭歸○貴州山都掌蠻作亂破四川合江諸縣命襄城伯李瑾爲總兵官陞

是明從信錄

卷之二

漢兵討平之

先是山都督張發兩鎮守營不相上丁兵戈無功創議  
遣憲憲大臣督發戰討通官軍中者急為發得功謝  
智軍又叛張大喻山營發合信上永豐分大等三  
督軍大憲城伯李璠發在討賊合上永豐分大等三  
由督人至金池四川軍軍進至李丁開發船備特除  
拒敵飛樓下礮石如雨而我軍徐神鈺助戰賊却拔上  
順風火其其龍背影尾二寨賊俱退人皆責賊軍  
賊其後四日雲南軍向其左右賊營賊不支連破賊  
寨斬首五千餘人三寨賊走入天井水姓二洞賊竟  
奔逃不可入空洞守守乃徐賊死免及九姓比洞賊  
承運賊歸剿永寧王部移益州前長官劉鑑督諸安分  
川立長官司轄無漢諭功勳大吏特許  
奏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許一人送監讀書照監例  
出身有志科舉者聽若大臣果有助勞于國出自特恩錄

出身有志科舉者聽若大臣果有劬勞于國出自好思錄

用其子者不在此限

按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應子  
一人以世其祿惟武于諸同職拿一員職常子雖庶敘正  
一品子世五品飲用從一品子干從五品飲用二品  
以下是以爲差後乃漸爲限制惟三品以下及咸王軍

初必須試經書是也然後授以經事其有不通者發問習學再試疏恩博而無濫近日則惟論父任台崇或若鎖剝卽得京朝美職雖曳白有所不論矣

封周太后弟周壽慶雲伯周或長寧伯並歲祿一千石尋加世襲壽進爵爲侯壽子璋璵璣璫或子璿璫皆授錦

苑清河三縣地共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

下學時從信錄

卷之二

四月六日十三道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半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霧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在一方實聞朝廷氣數況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防之時伏望以教爲所以慈自應遊廣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仍于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勅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人心

上嘉納之

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正樓

七月虜寇榆林孤山參一虜勦力戰死之○六子云條

七月虜寇榆林孤山參一胤勦力戰死之○太子太保

七月虜寇榆林孤山參一胤勦力戰死之○太子太保

七月虜寇榆林孤山參一胤勦力戰死之○太子太保

雖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机營是爲三大營居常則五  
軍以建吾陣三十以肆之有神机以肆餘手 駕親征

聖慈有見于此。所以有永不超科之例。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本。終少。猶得隨處耕墾。以幫助糧差。不致坐食。



豆、洋、異、異、此、人、書、如、白、重、吾、之、錄、  
 故、遇、時、以、二、經、前、導、之、士、爭、奪、而、後、三、年、  
 生、未、嘗、見、其、妻、已、之、為、妻、之、盛、即、與、不、後、也、  
 生、一、本、十、理、學、士、風、靡、然、時、靡、落、竟、失、中、  
 腐、敗、其、風、節、如、此、  
 戊子 成化四年

二月，以水旱免直隸高郵州成化三年秋糧馬神○改府  
 軍前衛副千戶于冕為兵部員外郎

按見：按兵部尚書之子以父功獲武職天順初球  
 取見：邊遇報得還至是自陳乞改汝鎮上從之

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眾反據石城官軍討之失利朝廷  
 差官於建黎陳介任瑄吳琮劉清馮傑等俱赴京師下獄

按開初成元平涼萬戶把什平衆歸附其部落散處開  
 城平縣以資散附驥生天順末虜酋李來毛里孩內

侵邊丹孫滿四與其黨李俊等有北從從意果時初  
 軍過丹事覺上問捕之急會將都督郭瑄清討瑄

反按石城土城者四面俱山崎嶇瑄遣千餘人山脈  
 可容數千人劉清鎮軍與瑄不利瑄西徙瑄部

揮那瑞申登率各衛軍與瑄戰于城下申登敗之瑄  
 逃鎮官軍大潰遂追瑄任瑄等聞朝廷命陳西

御史陳介總兵李遠領兵討瑄會討之李俊兵至  
 至介與瑄皆不知兵不戰而歸兵至瑄兵直趨石城軍  
 士旁田穀湯為所焚瑄遁  
 賊死者數千人賊勢空虛

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皇太后 上嫡母也司禮監  
 傳旨命大臣議葬所眾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曰此  
 一定之禮無可議者 梓宮當合葬 裕陵神主當附廟  
 禮部尚書姚泰 曰此正禮也太監及時曰不可遂

慈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只宜別葬彭時曰 太后母  
 儀天下近三十年為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  
 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後世內臣不以為然彭時謂同列  
 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 上有失德已而 上御文華殿  
 召內閣與諸內臣至前面議 上曰 慈懿太后當如何  
 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 聖孝 上曰朕豈不知  
 依正禮行是好但與 周太后有碍故令爾等合議務要  
 處得合宜商輅曰外議洵洵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于  
 聖德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亦  
 不可從也 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因是孝若因此失 聖

母心亦豈得為孝乎彭時曰 皇上大孝當以 先帝之  
 心為心 先帝待 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于左  
 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指 周太后也  
 上雖未允而玉色甚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  
 本言之乞 皇上再三申勸 聖母以終大事 上頷之  
 即日曉時等具疏進簡言附葬附廟所以體 先皇慈夫  
 婦之懿昭 今上全子母之情斷不可有異議又謂夫有  
 出妻之禮子無弃母之道此事關係綢繆不可有失貽萬  
 世譏議辭甚懇切有旨令百官會議皆云時等言是內廷  
 猶未允仍欲別擇地于是時等及姚泰帥百官伏文華殿



號哭不起聲聞于內 上感動 毋后亦倍即傳旨宣諭

日卿等昨者會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慶廟而朕素

志但 聖母有碍事有相妨求即命九朕心終不自安再

三據禮祈請 聖慈開輪特賜九詔卿等其知前議施行

勿有所疑故諭百官開命惟呼之聲動地

皇祖承繼失而卒正國形時等因爭之力而 志

以旱災兗江西南昌等府衛官民田并山塘屯田秋秧子

粒

七月 上 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八月以都督同知劉玉為總兵官督京宮官軍五萬詳滿

四以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太監劉祥為監督復以

南京大理寺卿馬文升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九月慧星見掃三台彭時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 上優

詔答之

光緒 英廟令宮人萬氏侍 上千東京司監衛滿督

普福及 上登極冊為貴妃專寵居昭德宮太監段吏

事其官事 父貴為都城邑吏至是以妃貴校都督同知

兄通亦為錦衣衛指揮滿漢馬達官校官權寵震耀

之安除使人結通之妻性虐于家希進奉章章劉古其門彭

時因見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 上千東京司監衛滿督

先而中規本籍馬王等凡女子年過四十無子雖

有所生亦多不育滿三千出多其年所生者多不育

不與之期後世世其官其官其官其官其官其官其官

家以康催嗣為宗祧大託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曰

刑部郎中彭韶陳策政誠言未終者四事不報一日正家

之法二曰駁官之術三曰持倫之德四曰用人之道○給

事中觀元等因災變條奏時事 上納之

奏略曰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于東方光

輝台垣人心洶洶臣聞君之與民猶天之與地不可得

而乖者以言言 陛下下中官或有與惑之者得

半年而昭昭能宮進膳不減中官不增宮牆雖深而廣所

甚近臣席難微而應奉甚著 陛下富有春秋而廣宮

向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奉儲一之所

人言民困日甚益聞口盛則實誠民困在初教人心益

憾乞罷征稅之務發內帑之財道官賑濟又言朝廷於

信使過於信待而西番則皆已等又加以法王名號不

得請建醮修禱又言番僧玩好太多或甲施能識法

月多有多 奏三 上曰所言有理官中事朕自處

御擬行之

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陳破房策沮于眾議

一有吏營擾農內臣惡惡其有可撤者三亟往邊防機

二三日程是彼為客而我為主以客為主以客待主一

也自恃強索而亦諸部之滿氣盛兵驕者敗驕者息

人馬發先二也此來邊報見賊四萬火有一二百里宜

車師騎兵一萬言人同各一萬三千人今之計宜選

得十人統之嚴其賞罰使人言人言人言人言人言

意重臣更行謹其品級之必受者李將所出其一

使漢廣大夫我今宜其未之早為之所欲則圖防

賊致守則防兵力不敷

竟不行後無復徵為復至之言不抗事增開會統之計

十月，吏部九卿李秉等，俱午朝失期，不及入侍，聯名上奏。

特罪詔爾等常以勤政爲言及朕視午朝却又怠惰既引咎宥之○進商輅兵部尚書兼學士仍舊先是御史林誠因星變劾輅不職因及景泰中易儲事輅求退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欲誑謫誠輅奏言臣嘗勸陛下優容言官已荷嘉納如修撰羅倫等皆復收用今因論臣而斥責之如公論何上從之乃釋誠復其職

十一月，劉玉項忠等討滿四擒之餘黨悉平。

時朝廷遣將出師賊聞懼遂退保石城官軍居固原  
兵馬六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戰與戰伏羌伯

忠特男自領族卒登山仰攻賊陳陰力拒毛忠戰公  
平遂退軍忠却陣斬一千戶以面示之南定遠近聞  
之

忠義益壯罷兵卻尚書程信及撫寧侯朱永定襄伯

在兵赴援其月勢出西方中外洶洶占者以應在東

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吳元忠守

道於其傍近地。賊夜渡者。設伏擄之。賊人馬輒潰。勢甚

益困  
朝廷尚寬師淹歲月詔問忠否益兵忠即上  
軍怯不請戰益之無補時兵部懼賊來屢勝益  
疑謂京軍怯不請戰益之無補時兵部懼賊來屢勝益

劉玉等不足任。許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宿

嫌其張皇欲止之擬旨令姑蘇軍裝待所無急報除行

召兵部計議程伯日事急矣行不可緩時呂

固不一兩月賊必困方成擒矣宋軍何用再行商辦

日頃忠軍若賊必斬二人然後發兵去耳時廷臣

100

二月定節除保舉官比例

修葺運河壩閘

正統初年，運河壩閘，經年失修，水患頻仍。經臣等議定，撥銀修葺。計開：一、修葺壩閘，二、疏濬河道，三、修築堤防。共需銀兩若干，已撥充。其有不足，再行籌措。臣等謹將修葺完竣，伏乞聖鑒。欽此。

戶科給事中彭岸上疏言十事

臣等竊以國之興廢，繫於政之善惡。政之善惡，繫於官之賢否。官之賢否，繫於法之嚴明。臣等謹將十事，上疏陳言。一、嚴明法紀，二、簡拔賢才，三、寬恤窮民，四、節儉用度，五、修葺學校，六、興修水利，七、賑濟災荒，八、修葺城郭，九、修葺衙署，十、修葺倉庫。臣等謹將十事，上疏陳言。伏乞聖鑒。欽此。

詔定中書舍人陞進分出資格

臣等竊以中書舍人，職任重要，陞進分出，資格宜嚴。臣等謹將資格，上疏陳言。一、出身清白，二、學有淵源，三、文辭優美，四、品行端正。臣等謹將資格，上疏陳言。伏乞聖鑒。欽此。

乙丑歲化五年

臣等竊以乙丑歲化五年，國事艱難，臣等謹將國事，上疏陳言。一、嚴明法紀，二、簡拔賢才，三、寬恤窮民，四、節儉用度，五、修葺學校，六、興修水利，七、賑濟災荒，八、修葺城郭，九、修葺衙署，十、修葺倉庫。臣等謹將國事，上疏陳言。伏乞聖鑒。欽此。

臣等竊以國之興廢，繫於政之善惡。政之善惡，繫於官之賢否。官之賢否，繫於法之嚴明。臣等謹將十事，上疏陳言。一、嚴明法紀，二、簡拔賢才，三、寬恤窮民，四、節儉用度，五、修葺學校，六、興修水利，七、賑濟災荒，八、修葺城郭，九、修葺衙署，十、修葺倉庫。臣等謹將十事，上疏陳言。伏乞聖鑒。欽此。

臣等竊以國之興廢，繫於政之善惡。政之善惡，繫於官之賢否。官之賢否，繫於法之嚴明。臣等謹將十事，上疏陳言。一、嚴明法紀，二、簡拔賢才，三、寬恤窮民，四、節儉用度，五、修葺學校，六、興修水利，七、賑濟災荒，八、修葺城郭，九、修葺衙署，十、修葺倉庫。臣等謹將十事，上疏陳言。伏乞聖鑒。欽此。

臣等竊以國之興廢，繫於政之善惡。政之善惡，繫於官之賢否。官之賢否，繫於法之嚴明。臣等謹將十事，上疏陳言。一、嚴明法紀，二、簡拔賢才，三、寬恤窮民，四、節儉用度，五、修葺學校，六、興修水利，七、賑濟災荒，八、修葺城郭，九、修葺衙署，十、修葺倉庫。臣等謹將十事，上疏陳言。伏乞聖鑒。欽此。

臣等竊以國之興廢，繫於政之善惡。政之善惡，繫於官之賢否。官之賢否，繫於法之嚴明。臣等謹將十事，上疏陳言。一、嚴明法紀，二、簡拔賢才，三、寬恤窮民，四、節儉用度，五、修葺學校，六、興修水利，七、賑濟災荒，八、修葺城郭，九、修葺衙署，十、修葺倉庫。臣等謹將十事，上疏陳言。伏乞聖鑒。欽此。

臣等竊以國之興廢，繫於政之善惡。政之善惡，繫於官之賢否。官之賢否，繫於法之嚴明。臣等謹將十事，上疏陳言。一、嚴明法紀，二、簡拔賢才，三、寬恤窮民，四、節儉用度，五、修葺學校，六、興修水利，七、賑濟災荒，八、修葺城郭，九、修葺衙署，十、修葺倉庫。臣等謹將十事，上疏陳言。伏乞聖鑒。欽此。

義伯吳琮都御史陳介俱謫戍兩廣都指揮劉清守備拈

臣等竊以義伯吳琮，都御史陳介，俱謫戍兩廣。都指揮劉清，守備拈。臣等謹將此事，上疏陳言。一、嚴明法紀，二、簡拔賢才，三、寬恤窮民，四、節儉用度，五、修葺學校，六、興修水利，七、賑濟災荒，八、修葺城郭，九、修葺衙署，十、修葺倉庫。臣等謹將此事，上疏陳言。伏乞聖鑒。欽此。

學士劉莊侍讀學士劉吉為考試官取費閱等二百五十

臣等竊以學士劉莊，侍讀學士劉吉，為考試官，取費閱等二百五十。臣等謹將此事，上疏陳言。一、嚴明法紀，二、簡拔賢才，三、寬恤窮民，四、節儉用度，五、修葺學校，六、興修水利，七、賑濟災荒，八、修葺城郭，九、修葺衙署，十、修葺倉庫。臣等謹將此事，上疏陳言。伏乞聖鑒。欽此。

三月廷試賜張昇丁溥董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臣等竊以三月廷試，賜張昇、丁溥、董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臣等謹將此事，上疏陳言。一、嚴明法紀，二、簡拔賢才，三、寬恤窮民，四、節儉用度，五、修葺學校，六、興修水利，七、賑濟災荒，八、修葺城郭，九、修葺衙署，十、修葺倉庫。臣等謹將此事，上疏陳言。伏乞聖鑒。欽此。

滿四伏誅

臣等竊以滿四伏誅，臣等謹將此事，上疏陳言。一、嚴明法紀，二、簡拔賢才，三、寬恤窮民，四、節儉用度，五、修葺學校，六、興修水利，七、賑濟災荒，八、修葺城郭，九、修葺衙署，十、修葺倉庫。臣等謹將此事，上疏陳言。伏乞聖鑒。欽此。

興化知府伍正致仕

臣等竊以興化知府伍正，致仕。臣等謹將此事，上疏陳言。一、嚴明法紀，二、簡拔賢才，三、寬恤窮民，四、節儉用度，五、修葺學校，六、興修水利，七、賑濟災荒，八、修葺城郭，九、修葺衙署，十、修葺倉庫。臣等謹將此事，上疏陳言。伏乞聖鑒。欽此。

臣等竊以國之興廢，繫於政之善惡。政之善惡，繫於官之賢否。官之賢否，繫於法之嚴明。臣等謹將十事，上疏陳言。一、嚴明法紀，二、簡拔賢才，三、寬恤窮民，四、節儉用度，五、修葺學校，六、興修水利，七、賑濟災荒，八、修葺城郭，九、修葺衙署，十、修葺倉庫。臣等謹將十事，上疏陳言。伏乞聖鑒。欽此。

臣等竊以國之興廢，繫於政之善惡。政之善惡，繫於官之賢否。官之賢否，繫於法之嚴明。臣等謹將十事，上疏陳言。一、嚴明法紀，二、簡拔賢才，三、寬恤窮民，四、節儉用度，五、修葺學校，六、興修水利，七、賑濟災荒，八、修葺城郭，九、修葺衙署，十、修葺倉庫。臣等謹將十事，上疏陳言。伏乞聖鑒。欽此。

臣等竊以國之興廢，繫於政之善惡。政之善惡，繫於官之賢否。官之賢否，繫於法之嚴明。臣等謹將十事，上疏陳言。一、嚴明法紀，二、簡拔賢才，三、寬恤窮民，四、節儉用度，五、修葺學校，六、興修水利，七、賑濟災荒，八、修葺城郭，九、修葺衙署，十、修葺倉庫。臣等謹將十事，上疏陳言。伏乞聖鑒。欽此。

六月調吏部尚書崔恭于南京吏部以禮部尚書姚璽為吏部尚書

有旨召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張參為刑部左侍郎先是寧夏城皆土築鑿至始甃以磚導河流以溉屯田若干頃寧夏地方多永樂所置降虜滿四之叛朝廷慮其為變參

受參勸撫安之得無事參松江人後至南京兵部尚書宣稱奏議曰自陝西築為邊境為溝渠幸秦襄故迹之利也賜一清曰陝西沃壤若得人力盡開耕之三邊軍餉不煩運自足然饒裕尤遠國曰市河自陝州上抵德安和扶末能可行角若沿河州縣設本色水陸糧運而上輸林其沙縣乎沿河州縣設本色水陸市官民間所以備邊者轉作大風于焉請于五原宣武黃月歸于河運其入中書侍郎溫茂傳曰麗為長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  
得今致令可用帝乃使桑顯和整邊大道召江甯船工大發平治義無按比土之南長河德南方之靖大江其用者端在乎人耳

上復御筵視午朝○給事中李森等言符奉英宗勅諭皇親多有強占軍民田地及投獻者悉發邊衛充軍當時貴戚罔敢犯法近給事中丘茂建請不許權貴奏求田地倚家聖諭俞允中外惟所鼓舞今錦衣衛帶俸指揮

周歲明聖夫人劉氏屢家給賜田土今歲又求武強武邑二縣地共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頃陛下念及親親不忍拒之殊不知裕經之欲無厭畿內之地有限小民賦稅未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為生伏

○對勸有司仍將二家之田地與民為業上以所言良是得勸報區處○侍議兼學士劉定之本

定之永新人正統丙辰會元文宇通達新名揮老運思精不湯幅廣化初以和閣所擬議附古訓或曰永百發一彈九劉傳廷議重擬性勇放變化不窮正景司上時政十事敵機十事又請遣使迎駕前治法請取威節上時不獨長于文已也

九月刑部郎中彭韶御史李琮下錦衣衛勅初錦衣指揮周歲奏請武強武邑二縣空開田地事下戶部至事戴玉會巡按御史黎福按視因據民田籍步之每畝百步之餘皆沒入為餘田得七十四頃有奇或不滿復言於上駁命韶暨琮覆按韶往不復步田但言田皆貧民恒產近於

京畿之內不當動擾以失民心且自勅不能步田之罪韶以田歸諸民因責韶等邀名方命昧大體命錦衣衛遂治之

十一月時都御史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食事閩魯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為二以是賊入寇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馬昂葉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一巡按御史龔展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

廣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于一而貴有所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為唇齒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籍廣東之糧餉今巡撫等官各位頗煩議論之際甲乙否宜如粵等所

請上命兵部會官議舉其人以聞

十二月禮部尚書鄭幹等奏天順年間因建州等衛野人女直來朝人眾供給浩繁初令一年一次來朝其數不許過五十人今年自正月起到十二月止遼西等處女直人等進貢者已踰千人宜勅遼東鎮守總兵等官照例驗放仍勅通事都督武忠等省諭夷人使知此意○贈故園子祭酒李時勉禮部左侍郎諡忠文

庚寅歲次六年

余以太監陳瑄總督兩廣起復韓雍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命平江伯陳統往征蠻將軍印鎮守兩

廣開督府於梧州居中調度其兩廣總兵巡撫俱裁革四月以水災免直隸深水深陽句容六合江浦當塗蕪湖七縣糧稅○京畿大水命右都御史項忠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患多於官廩又設分勸法得米十六萬石銀布牛俱各萬餘所活二十七萬八千餘人

牛俱各萬餘所活二十七萬八千餘人  
庚寅歲次六年  
余以太監陳瑄總督兩廣起復韓雍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命平江伯陳統往征蠻將軍印鎮守兩廣開督府於梧州居中調度其兩廣總兵巡撫俱裁革四月以水災免直隸深水深陽句容六合江浦當塗蕪湖七縣糧稅○京畿大水命右都御史項忠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患多於官廩又設分勸法得米十六萬石銀布牛俱各萬餘所活二十七萬八千餘人

辛酉

命亟已之

七月初三日巳卯 皇于生即 奉宗皇帝也 皇紀紀氏出先是巳丑九月 幸昭德宮 皇妣在御妻之烈上幸之既有瘵萬貴犯知而患之百方苦楚胎竟不墮上令証病出居安樂堂以瘵報而屬門官昭官至是 聖嗣誕焉 皇妣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巡撫漕運都御史陳濂等言蘇松常嘉湖五府輸運內府白熟梗糯米并各府部運梗米每歲十六萬石俱官給以船今經沿途磚廠鈔關必欲如民船帶磚納鈔兼過水湘字關又為運軍凌逼及抵楊村等處則攬頭包攬巧肆剝削是以留滯日久困于貨貨諸罷帶磚納鈔之例及禁包攬之害仍移

不地水利文以等若能使盡守令勸民農祀開等澤  
之要通之可以製而不敢長此也昔王臨晉國  
陳之何承之公非言而無機試觀太常所奏補所蘇米  
召募江南入耕種京費幾刻地不相補通流種足其之  
事可知矣今歲能因二公之言  
罷建西山佛關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早曠夏秋無收百姓  
嗷嗷待餉和義流民強梗陝西虜寇掠今乃起無名之  
工為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關果有福利  
執若以之賑濟飢民實勞軍士其為福利豈不大哉 上  
命亟已之

文漕運官令軍民船魚貫而行其有漂流糧米以該納京倉者改納通州省脚價以補其數議上詔可○是年致仕工部左侍郎霍瑄卒

寄寓上城下鎮首尾聲言不啻如城正統己巳  
 丙馬鳴鳴避應荒輶絕等物出府庫金幣焉  
 化初因敗事屬阿英經評其體費工料墮不自  
 伏至是來道費卅少天勸子幹理在大同最久  
 休至不來

辛卯 歲化七年

正月京畿饑，勅戶部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凡糶，惟以升斗計，滿一石者不與。飢者復濟。○定長運法。

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氏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  
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千內轉運千通州天津  
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于是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糧併

俱于瓜州淮安補給腳價充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爲充運矣至是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充運令官逕赴江南

又變爲長運矣。至今爲定制。

按前代之曆運也以日月星辰之所在定其歲月不若愛國之爲念也蓋度裏官更不半驕惰無所事事不以遷轉一毫無所用之勝日卯之定長運誠一可復恥矣

陽賊李胡子作亂命右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討平之  
進忠左都御史

按本鄉千本製千斤餘當恒流民為亂此遠人持械入  
山招諭其負隅不服者發兵抄捕凡發還鄉者百四十  
萬編民萬餘  
斬首四千餘  
更金雞千易毛藥刀製百斤帶匕首

設金華府湯溪縣○設汀州歸化縣

五月詔令陝西布政司將庫貯茶課及棉花等物易銀遣官領送湖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茶馬司收貯移文巡

茶官同守衛分巡官市易蕃馬依給甘涼固原靖虜慶陽等衛缺馬官軍騎操仍行甘肅寧夏延綏總兵巡撫等官

救貧缺馬官軍數目亦如前例行之

皇明世宗憲皇帝 卷之三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錢驥卒年九十八諡文端  
驥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食不別治生病革遺書  
其子示以勸儉鄉里經營墳墓時有司已得請如例  
葬元示以  
讀書從之

置榆林衛○設常州府靖江縣

十月、立皇子祐極爲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尋患瘡疹。薨。諡曰悼恭太子。○濟通惠河舊道。上諭戶工二部

諸昌平縣踏勘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州地方各河道故跡楊萬喬殺乃逐一查勘及據元史并各關見樹

十一月彗星見出天田入太微垣廷臣建言皆謂君臣驕

情意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面議收機彭時亦對司禮監言莫謂上不得見離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于是諸內臣乃約一二日間上御文華殿召見眾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時等諾之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時言天變可畏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准御史建言京城官是諫與修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仍舊以安慰之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等安遂扣頭呼萬歲時與商輅皆同聲叩頭上命賜酒飲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為口實

皇明從後錄

卷之三

三

云萬歲閣老陳是日閣臣初懷不得盡言故於召見及至見時不能盡言反謂諸老太監莫謂上不得見離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于是諸內臣乃約一二日間上御文華殿召見眾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時等諾之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時言天變可畏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准御史建言京城官是諫與修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仍舊以安慰之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等安遂扣頭呼萬歲時與商輅皆同聲叩頭上命賜酒飲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為口實

天監  
漢書  
通鑑  
宋史  
明史

西邊思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何築城堡抵東勝使民耕守其中者盛受命往議方略回奏謂其地沙深水淺難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耕種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剗創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資邊選土兵以助守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為長便也從之

陳建曰秦家拓逐匈奴取河南地漢武帝用王父嚴策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南五朔方郡固為固後赫連助立本難遠據此地雖于北方元昊雖之遠勝夏金唐兩州之州尤宜在今食北東地其地雖五朔方省額本開傳記謂近邊關中大飢流民入其中求食者皆被殺之也秦家拓逐匈奴取河南地漢武帝用王父嚴策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南五朔方郡固為固後赫連助立本難遠據此地雖于北方元昊雖之遠勝夏金唐兩州之州尤宜在今食北東地其地雖五朔方省額本開傳記謂近邊關中大飢流民入其中求食者皆被殺之也

明從信錄

卷之三

三

死中國守邊諸將也生內而拒虎虜于其外今河套在外焉不亦危乎嗚呼張仁愿猶能禁三受降城于河北以絕虜寇路而我朝乃不能因河為關以守河而南使虜得入據為巢穴以為圖矣  
十二月大學士彭時等言比者彗星屢見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証告警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也因進修德大端安民大要七事曰正心術謹命今親接見候賞罰納諫諍屬官守恆軍民上嘉納之心諭德謝一藥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一日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快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表費以足財用上怒斥之

正月。生。癸。免。慶。成。宴。

二月勅吏部右侍郎葉盛詣陝西延綏軍夏會議邊務兵部尚書白圭上言虜性桀驁宜勅王越等俟盛至日即調甘涼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二月大舉搜索廢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擺堡運糧計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充總督總兵勇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駙馬鹿角棒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啓行上曰其令盛與越等計議以副王越覆奏言虜退日久邊境稍寧宜罷遣休息

卷二十一

١٠٠٠

上乃召趙鼎俱還京○會試天下舉人以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萬安沈馬江朝宗爲考試官取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入廷試賜吳寬劉宸李仁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擢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秦鞏築增設衛學屯田事皆悉心經理煥然一新自是榆林謀爲重鎮雄于諸邊子俊之力也○子俊四川人

馬王廟子者燕嶺  
勢也乃築於城延  
上即教習林氏發  
延德縣之南城及  
信傳授而府臣正  
裁裁強督成三統  
西營有滿百十家  
有不建路六命  
又議守不啻水都  
連加果山節聖帝  
處地典官而謂他  
處連州原屬一抵  
此地地爲土著化  
後前勇第者實七  
此凡子弟貴士皆  
盛行內中婦人置  
三教善俗亦有策  
總千噸船偏入城  
之地不設年也  
中盡皆自歸籍于  
延德縣

[illegible]

卷之七

11

四月兵科給事中梁璟等言頃者荆襄盜起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諭令罔及非辜倭賊首王彪被擒盜亦漸息宜令附籍者聽其生業水附籍者對酌驅遣恐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今附籍者不論久近一藥逐之文縱兵騷逼略無紀律以致冤聲震天肝腦塗地比之夷狄侵擾慘酷過之不聽旣而忠上疏力辨且乞致仕不允

五月陝西都指揮董縉失機延撫馬文升械之至京上



日給既臨陣先遁不賞處死姑從寬典降三級令當先殺賊今後失機將領監候奏治不必解京著爲令

七月刑部尚書陸瑜乞致仕許之

諭旨江蘇巡撫人父居法查明于法令嚴習國家典典故案刑部反事下達轉錄送部錄以爲反形已具消會案瑜獨明其寃達恕論後錄瑜曰法司所載者祖宗之法法有教在人以誠爲之罪達論瑜出反者上不所止法瑜曰達達典制微任情輕重不可謂無非然觀記于瑜綱馬順則有間矣達卒不得死瑜平恕寬厚類此

北虜寇臨洮華昌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敗之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鉄烈孫斬首數十級命兼節制三邊九月虜復

屯寧州深入固原及好水川文升檄召諸路兵暗伏焉

虜至遇伏驚遁盡奔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收其糧爲

得勝坡勒石紀功○修隆善寺陞工匠三十人爲文思院

副使爲碑官爲尚寶司少卿工科都給事中王詔等極諫

請追寢前命以慎名器以正國體不允

八月哈齊人殺忠順王李羅帖木兒王毋理國事

癸巳歲化九年

二月以彭華爲翰林學士

華江西安福人彭時之從弟同年何喬新與之書曰古之善用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之用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說者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而得之始聞之以爲人言不可信餘而察之乃信者悉皆假借自守者性性論

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惜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愚謂當崇義捨利之工抑遠名競之徒以乘名教于風類俗靡之際人入遇殊遇大恩賜以榮命者君子也雖榮命之隆小人也不必故也十得八九矣果君子與後而用之不必也

可私也豈不亦不避也辭言去焉不可向也此時之大

有閣下官爲學士職繁思時政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子

下問其職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學士

所論奏諸事從採擇經義而已故余三子而能法焉

非僕所望于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買承國鈞

古人有云政將及行可不慎處而運圖之耶

吏部尚書姚夔卒贈太保諡文敏

給事中韓文梁璵王詔等以都御史王越邀功啓蒙會劾

列其狀而推德望素著前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越

復丁內艱涉兩官事上怒逮至文華殿拷訊之王詔頓

首曰臣等愚觸忌諱犬馬之誠實惟爲罔上怒解乃釋

之○朝廷好實玩是時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常遣

王三保出使西洋等語所獲奇珍異貨無算上然之命

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頃思爲兵部尚

書劉大夏爲車駕司郎中忠使一都吏于庫中檢舊案大

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忠答實都吏令

復入檢如是者三曰水程終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會科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會料  
道運章諫其事遂發後忠呼都吏諱曰庫中案卷焉則失  
去大夏在傍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  
萬軍民死者亦有萬計縱得珍瓏於國家何益此一時繁  
事大臣所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  
追寬其有無哉忠聲然降位對大夏再揖而謝之指其位  
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為公矣後大夏果至兵部尚  
書勅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梓刻以傳編修  
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于書  
不能推之于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如二  
君之徒好上嘉納之○旌表海康民吳金童妻莊氏節  
義  
按新會縣民劉榮發同江海東寶校將運康民吳  
出德工部給見金童妻色美屋欲犯之下從二人乃謀  
與金童抽魚計殺之劉榮發殺莊氏而逃金童死存數  
日金童尸浮銀門道莊氏出報其夫乃先投研安于水  
廬然得劉榮發死狀賴力不能報仇乃先投研安于水  
李連春買棺收葬銘銘其尸并之大海吳嗣自外  
歸得屍尸于海濱乃訴于官備生李像李妻及開連安  
等李連莊氏劉榮發士人所有同即詳報劉榮發夫莊  
氏劉部尚書已前劉李連等三尸其為妻李  
遺骸報官命有司即其處是之立石大書其夫婦姓名  
于永久深可

六月延統後鎮榆林  
七月初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性并肅親復哈齊  
城

時哈齊院為上常備邊備可力所賦累求救獲兵第言  
哈齊入西域諸夷咸之他若奔而不滅焉哈齊力家  
古千東面先安定苦哈齊之州等備亦為上言其所屬  
我邊之藩籬盡撤矣上命集廷臣議會昌侯孫承  
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遠使勅亦斥哈齊等東等  
諭以大義俾知居亡齒寒之計且哈齊何力今亦遠使  
文等自知其情宜委以從事仍飭文等往  
十月上閱武干內苑公侯而下皆騎射英因公張懋三  
蔡連中上大嘉賜鈔千員白金五十兩金幣一束尋命

掌中軍都督府等提督五軍營  
十一月勅翰林侍臣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添設蘇松常  
鎮湖州五府并所屬縣勸農通判縣丞各一員尋復添設  
北直隸深趙平谷等七十二州縣江西南昌新建等二十  
縣湖廣沔陽黃岡等十州縣河南光州及尉氏等十三州

縣各州判縣丞一員  
按設官制農意因美矣第恐實難辦名  
事久而既則又未免于官家民擾之弊

其閉門坐視見賊及退者乃生失機○命大學士彭時等  
纂修宋元綱目

甲午 咸化十年

三月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寧南京都察院事先是爲都察院者務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幸士論殊不直之及聰寧院事諸御史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幹其屬聰曰已不能言而又逼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賜諡文莊

以水災免直隸高陽和三州霍丘等八縣咸化九年秋報

鳳陽留守方等七衛并共填湖十戶所丁位○以旱災免

湖廣武昌漢陽黃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咸化九年

秋武昌衡州常德靖州沅州五開奉陵黃州長沙銅鼓

辰州十一衛子粒○太監張敏死其姪太常寺丞張傾敏

家資進奉托左右求陞侍郎上問何何出身曰由承差

乃諭之曰侍郎六部執政官豈與承差出身之人其按南

京三品官左右以官制對乃與南京通政使蓋上不知

通政亦執政官但南京間秋月

秋刑部尚書王傑卒

傑字同卿廣陵人敏達有才暢習史事爲河南按察使

所至案無留積保無冤詞不暇朝使臣丁職督其墓王

入朝爲上自其寢還召羣臣右副都御史趙汝愚等

勅公侯伯兼駙馬初襲授者送園子監讀書習禮祭酒一

依學規教之懶惰不律者奏聞

九月以水災免直隸吳江等一十四縣并蘇州衛子粒

十一月復邸王帝號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先是

上欲復景帝位號遣太監懷恩至內閣議尚輅等力贊之

輅舉手加額曰吾皇上此舉實舜之盛德也明日遂劾

論文武大臣曰異者朕叔邸王踐祚數難保邦冀安宗社

亦既有年屬發疾彌留之際奸臣貪功生事妄興謠言

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奸于法不

幸上賓未及舉王朕嗣承大統一紀于茲敦念親親用成

先志其邸王可仍舊皇帝之號遂上尊諡云

先志復其位號加以美諡云及進成

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雍鎮兩廣垂十年承

制專決一以法絕下不貸大吏威震百蠻百司悚懼于是

有上書言雍不法事者朝廷遣使勘究多虛妄引疾陳

乞致仕歸

十二月罷湖廣廣慶等府縣淘金時內費日侈督金漸乏

乃命賁、慶等麻武陵等縣開原額金場、淘煎以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一場，歲役民大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于蛇虎死於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二十五兩。巡撫等官奏工多金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之。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二終

乙未、成化十一年

官利之思  
無不借口  
備述

春詔開河南宜陽等處銀銅兵科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可開竄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銅在山谷中道路險阻礦脈細微所得不多徒費民力詔命封閉○少保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等疏文憲

時雖平關北，不南到生枝園。誠哉遊。慈鑑非獨杭確。  
正宮閣。餘謂正論三年是朝政有感而引錄出。  
真不當稱殆零本。此言是朝政有感而引錄出。  
之。呼失如此。一代人當上。此言是朝政有感而引錄出。  
思之。其言國史方。又主論伊嚴等外知內兩並  
胡。十年本。不在公案退未密語。子親以嚴重於。

河人、  
經之、  
不、  
然、

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徐海濱講學。上召海爲考試官。取王鏊等三百人廷試。賜譚遷、劉敬、王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吏部侍郎劉翔、兼翁仲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時名東劉先生許賜圖書去文曰謝陳贊明

四月欽天監大官鄭憲郎劉仲泰自朔武以來凡天象有變本臺官輒自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得萬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之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爲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少卿重軒出

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皆假借書。不以實對。上宥之。命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

五月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四營之後迄今備驗二紀稽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餉如故良由總兵等官因襲作弊之嚴加追究上命窮理之○上親定皇子庶名書于玉璽遂令文武大臣謁見于文華門

[illegible]

具年之十得登樂鄉  
擬以至誠之實意  
聞六時公宴近滿  
不來朝臣之責賤  
不稱有野儒比其  
公卿之有華臣  
切經之公卿誠  
定會之文籍其  
名同之木部  
白籍給問  
病籍使  
性面下  
手授  
物雖  
日得  
賦遂  
皇子  
子孫

六月 皇妃紀氏薨 尚書李玄寶妃故事 言得諡焉  
恭莊僖淑妃 嬪嫔悉如禮  
時紀氏有疾 命太監黃賜 張敬猷 阮德方 醫治中  
宮 既而黃妃 謂以黃紀嫔之 侍生兄太監云  
亦曰 我令人誦說 至六月 終細不一 豈不無狀云  
少卿 朕中侍 孫至之 故 絲細不一 豈不無狀云

七月采顏等三衛夾人請開馬車不許。  
十月命國子監科貢納粟兩途監生分序撥放。

十月命國子監科貢納粟兩途監生分序撫歷

時兩處監生各執一議...  
 十一月立 皇長子為皇太子  
 丙申 咸化十二年

正月都御史原傑奏議設湖廣鄖陽府及竹溪鄖西二縣  
 陝西商州及商南山陽白河三縣河南桐柏南召伊陽三縣  
 縣設撫治都御史行臺于鄖陽統治之詔可

陝西商州及商南山陽白河三縣河南桐柏南召伊陽三縣  
 縣設撫治都御史行臺于鄖陽統治之詔可  
 陝西商州及商南山陽白河三縣河南桐柏南召伊陽三縣  
 縣設撫治都御史行臺于鄖陽統治之詔可

聖旨  
 入直

應從之權道宏為大理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  
 兵部尚書白圭卒諡恭敏  
 此尤過人者

五月設大同左雲川衛右玉林衛左城鎮虜衛陽和高山  
 衛四儒學○通惠河成自成都東大道橋

七月京師黑警見時方郭鄉民家男子夜多露宿忽有一  
 物負黑氣一片而來其疾如風或自戶闖入雖密室亦無

不至至則人皆昏迷或手足或穿面被傷出者水數日過  
 城驚擾於夜多持刃縱擊自防見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

以退之有見者云黑而小如龍修尾狀類大狸一日早  
 上御朱大門觀朝待衛軍警接兩班亦喧亂上欲起太

監候恩援之頃之乃定兵部侍郎馬文升警飭遼東邊  
 備高設浮橋從之

秦墓曰遼東地方三面受敵城兵分三路以備外侮...  
 東二百里有遼水一闊分崇寧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遠  
 行千二百里有遼水一闊分崇寧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遠



福建都指揮營畢家

先是畢以賊死人命家差刑部錄吏衛官驛使等事  
京師臣等大夫書差與家與押錄吏自戶部與家與  
英正欲從西陲辦事而無由押錄吏自戶部與家與  
卿之台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  
事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  
下海軍不曉明日直入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  
具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  
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  
泰亦死干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家與  
三月罷西陲

三月罷西陲

商韓張重七罪劉明亦吉立履之後事情紛擾于國家  
安危關係非小會兵部尚書項忠借九卿亦張重及李  
瑛過惡上怒即去西陲張重及李瑛復坐誅  
編妖言事張重于都市人眾不便之

四月復命汪直坐西廠仍舊刺事

時御史蘇舜以九年歲不得陞陳言直所行皆公不  
下兵部尚書項忠獄禍幾不測忠廷辨恍惚詞頗剛直竟  
除名

五月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致仕戶部尚書薛遠

侍郎程萬里兵部侍郎滕原皆致仕

時御史蘇舜以九年歲不得陞陳言直所行皆公不  
下兵部尚書項忠獄禍幾不測忠廷辨恍惚詞頗剛直竟  
除名

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勸事還至通州西廠官投言其有所

密報執而繫之轉無實釋之○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  
綱同使安南還浙江布政劉福起復至京臨選有構其事

者執繫西廠獄○太醫院左通政方賢院判蔣宗武俱下  
獄○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俞子俊為兵部尚書先是民  
山番作亂子俊督兵破之克其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  
上喜賜勅獎勵召拜尚書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張文  
質憂去擢禮部侍郎周洪洪為禮部尚書洪洪嘗手製璫  
璫王衛國以不代之規製工巧所著有四書藏板錄洪洪  
四川長寧人初鄉試以歲滿中解元滿場者頭場止經書  
義五篇國初舊制也○大學士商輅乞致仕許之詔加少  
保○加王趙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增正一  
品祿仍掌院事

三月從信錄

卷三

八

遼東巡撫彭誼致仕歸以山東左布政使陳鏡代之  
陳鏡在遼東十年嚴武備實金產銀靜有為自小山之  
後乃今所遺通不敷於遠方本經略院議處者皆自履  
達者以軍法從事處務極急達人德之自道歸城代為  
巡撫遇功外奏達方  
十一月山西太原府奸民吳冲代提  
昔人同府山西府有男子習女工為婦人製以誘淫夫  
宋婦女有不從者同府嚴懲淫之冲盡得其術而後之  
州有男子淫淫之婦其婦官職至京都察院具  
命廣達于上以其淫婦惡有傷風化  
是年兵部郎中陸容奉命往畿內及山東河南三處印馬  
咨訪馬政之弊有北馬每歲通注而不孚謂之飄沙新樂



縣一蒙養此馬每三年陪二駒九年已陪六駒產重慶矣  
有司莫肯爲理蒙養呈于本部擬行各府縣如民間  
有此駒驗無詐以馬送舉走通別給標馬責令領養至  
以舒民愚爲忌者沮之時論極焉○暹羅國遣臣坤祿  
謝提奈英必美亞二人來貢  
戊戌戊化十四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尚書兼學士劉吉學士彭華  
爲考試官取祭儲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會彥陽守誠曾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諸儒臣充東宮官時東宮內官典  
璽局郎單吉溫雅誠爲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

不能通轉導東宮之功爲多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  
動作舉止悉遵以正殿開講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  
桑事務以次講者導導安國諸祭祭官之口在老矣安

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  
曉以不當愛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

財爲左右之利而已堯舜之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  
而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卽以孝經自攜吉跪曰

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東宮出講

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  
燭不以爲然古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

之所未出入居處者也去左前使正人入也去右  
生而正事則正言行止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簡內廷侍從之臣蓋內廷之臣其勢親其情密其言  
身人尊得正人尊則正人尊則正人尊則正人尊則

孝宗穆宗在東宮時與吳寬輩之多賢亦將如之何  
忠吳寬輩之多賢亦將如之何蓋外廷講讀大參

呼批有天下者當勝之至急與  
福建上杭盜起詔起終養僉都御史高明討平之

天請以身代又調廣南被擄中府食之類念歷進仕  
明弘治間金溪平賊留延撫福建明後上章乞骸骨辭養

南京翰林院修撰致仕羅倫卒  
倫性廉潔善過事無所迴避以犯顏敢諫爲先故時行

歸結字居于金山取拾字隱以爲詞倫不受既辭疾  
近午亦嘆然不以爲意日與學有講學無十年而終年

先生正德中謫文錄  
章振山謫錄口贈一峯東風太感勝得人嘗謂其可正

謂一峯分明有曲肱飲水芹堂前賢之  
意其視一生喚看不足之語不啻免之  
七月浙江按察使楊宣卒



致宜加罷職不允鼎乞致仕從之時溥以連表至京吏部尚書尹旻等誦江南時事溥答以南直謀大然謂以歸諸公北直隸大水皆溥與薛某當之旻笑曰諺云女嫁牙疼却灸父母脚跟家爲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笑具溥不得已亦乞致仕先是薛遠已被劾退是春以有援復起奏登南京守備機務至是聞劾亦馳疏乞罷有旨慰留既而當道者又欲求缺處知已乃謀于腹心復嗾科道重劾王復薛遠與禮部尚書鄒幹當罷疏賜歸

冬陳鉞等奏建州衛女直破之先是陳鉞既謝黜馬文升復說江直立功重久已亦得辭進于是虛張邊警言賊酋

伏當加欲糾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子俊以爲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祖宗時罷廢節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當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嚴守可也江直不聽遂

言于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陳鉞提督軍務直爲監督

便宜生發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之于廣寧竟誣以窺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唯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舍而還遼東倉庫數十年存

積錢糧耗費一空

命徙延綏安邊營于中山坡

余子俊後建州西時建議安邊營于順勝山其後都御史丁川復以安邊營爲便而更按御史李敏亦言此地封疆百里城連三座豈可禦敵若曰空曠難守則建州馬池河以助守卒曰糧運艱難則高橋兒何以運餉與川合至是子俊爲兵部尚書固守備議官臣等謹請建州合守邊事宜安邊及漸興沐等處水少昔克其明發以今廣未嘗棄守可棄東勝不守其明發以今廣未嘗棄守可南京吏部尚書崔恭卒諡莊敏

恭寬平坦夷中無介辭好善惡惡則于天性辦事剛而不亢柔而不弊其在吏部懷情八杜養救後愈廉諸自

故也  
庚子歲化十六年  
勅魏國公徐備奉祀孝陵例以孝陵奉祀事敕皇親

奉兵部尚書余子俊奏請給衍聖公驛傳船馬之數

神宗聖公年歲上京朝賀給途水陸驛傳船馬之數

命太監江直監督十二團營○建州女直入寇遼東

以復仇急歸軍深入臺陽清河等縣焚其民廬殺

兵別處皆女直以兩翼飛奔次系以爲其急擒掠中

論征建州功加汪直祿米三千石進朱永爵保國公權陳

鉞右都御史。未任。改戶部尚書。督餉郎中王宗英。陞太僕少卿。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餘陞實有差。○兵科給事中孫博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一令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准條例。輔翼律令。並行。一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官各府知府。每於歲首。卽開僚屬。考語。開報。巡按御史。以俟考覈。其一言衛尉緝事。旗按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按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按可信。及有過于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指定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本當究治。姑恕之。

以劉昭爲工部尚書。○大學士劉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上疏辭復托外戚萬善言于上。固留之。侍講陳音與書勸其力辭。吉不答。

六月。御史強珍劾奏遼東總兵侯謙。前巡撫都御史陳鉞。失機隱匿等罪。奏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題請旨。詔從輕罰俸。○福建長樂縣。崑山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尋復于其左湧起一山。廣高五丈餘。其旁一池。忽生大蛇。民取食之。味甚美。乃爭取食。食者不數日。患痢死者千餘人。

按雙槐歲抄。謂其品如土。或黑之如漆。或如石。時有此災。但今異幸小耳。時時德意。實地事。每待宸遊。必脫別。

以從上。愛之忘其德也。  
七月。下御史強珍獄。請戍遼東。珍疏劾陳鉞等。被旨罰俸。鉞怨。掌院事王鉞。縱珍諷西廠逮心腹。指彈往遼東。同王宗燾審勘。宗燾阿意。誣珍。遂械珍赴京師。執珍入內。酷刑逼招。受起所使。珍不服。下錦衣衛獄。會多官延勘。無敢與辯。乃請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官皆認罪。奉旨各罰俸。

滿都寇榆林。○龍征安南之議。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辭。叛逆之形不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遠禍不細。已傳真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亦在職。方故匿其籍。尚書余子俊力言利害。事乃寢。

是時東構怨于女直。北挑釁于韃靼。二方已兵連禍結。殃民辱國矣。安南之役。使復逞志。天下安危未可知。幸而本兵諸公協力沮止之。豈非祖宗之靈。社稷之福。斯世斯民之大幸與。

山東民穿窖。得古塚一甕。貯水。輒涸。樹上作聲。惟而破之。識者云。此寶甕也。能照數里。○朝鮮請改貢道。不允。時朝鮮使者爲建州女直邀劫。請改貢道。下兵部議。職方郎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鵲關出。遼陽經廣寧。

遇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大鎮此 祖宗微奇  
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遂不從其請  
速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秦紘下獄既而釋之調巡撫河  
南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既食治不少貸秦王不能  
堪秦紘取減親藩 上怒逮紘下錦衣衛獄命內臣尚亨  
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敝衣數事平回奏紘貧狀 上親  
閱其貲嘉歎良久詔釋紘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  
撫河南秦紘既抵任汪直亦以事至時當威勢震赫無不  
崇奉比巡撫官率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略不為屈直以  
上知其廉亦加敬焉不為較紘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

皇明卷之三

卷之三

三

方後直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 上

以紘疏示之直叩頭服罪稱紘賢不置 上釋之

冬封王越為威寧伯時越偕汪直帥師巡邊出大同至威  
寧海陸虜營所在亟發兵襲之擄男婦百七十斬首四百  
餘級以大捷聞論功封越威寧伯歲祿千石仍兼左都御

史  
以陳鉞代子俊為兵部尚書余子俊憂去也

進祭酒丘濬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濬廣東增城人博學強記世無與比時士于為文以作  
落屬東增城人博學強記世無與比時士于為文以作  
乃復厚士有真進學若或過為詭異之行以徵名譽

因考會試發策首之俾士習越其中正其掌太學歲十  
年論者謂編道尊嚴無愧幸時飽而時人以爲過之是  
特有一世某會試改字有句云長庚去而夫子問於又  
數視一不第五文莊之體系說無異歐陽修之體劉幾也  
廣東左布政使 必奏乞停罷市舶與夫革書所請造辦  
進貢均徭餘戶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塍

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  
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創作營造  
之大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  
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  
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  
夷絡繹矣初田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 上用儉朴今

皇明卷之三

卷之三

三

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  
版行漫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  
人情皆好奇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  
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爲繼况又更侈他端而益以雜用  
其何以善後哉

而彭應康言之已如此使過今日又當如何

遣戶部員外郎官濂等勘覈東宮庄田時景州獻縣阜城  
民田萬頃界接東宮庄管庄員役畝冒占且千粒十倍公  
家民甚冤之訴于朝乃遣濂偕御史錦衣官往勘督左密



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率兵三千赴宣府相度警賊。

秋汾川王貢錫奏求書籍。上以勸善書爲善陰陽李順

事實與之。○既定縣學教諭俞正已上言曆法下綿衣獄

正已計曆法失差由不得古人隨時增益之帝悉召

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本曆元以步算又以陰

陽曆盛之理求之以驗今曆滿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

十二月初一日已丑子正初刻今朔冬至月與天同

會于斗宿七度至三月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西

正初刻今朔冬至月與天同會于斗宿七度至三月

氣朔分齊是爲一章者也今將通月開生編算一冊

數至月朔開月一節者也今將通月開生編算一冊

數至月朔開月一節者也今將通月開生編算一冊

數至月朔開月一節者也今將通月開生編算一冊

數至月朔開月一節者也今將通月開生編算一冊

數至月朔開月一節者也今將通月開生編算一冊

數至月朔開月一節者也今將通月開生編算一冊

數至月朔開月一節者也今將通月開生編算一冊

數至月朔開月一節者也今將通月開生編算一冊

數至月朔開月一節者也今將通月開生編算一冊

數至月朔開月一節者也今將通月開生編算一冊

數至月朔開月一節者也今將通月開生編算一冊

數至月朔開月一節者也今將通月開生編算一冊

數至月朔開月一節者也今將通月開生編算一冊

激發之思。詔可。

令備安南。

戶部尚書翁世資致仕。

宿州民妻王氏磨石側裂生一男于

壬寅成化十八年

泰召回大同遊擊將軍京營等官獨汪直王越共奏

虜酋馬亦思同擁衆施大同報威寧海下之怨邊將與戰

失利命戶部尚書余于俊總制諸軍事山京營兵禦之子

夜乃分兵戍守要害已而虜引去師還加余于俊太子太

保

呈明從省錄

卷二十三

延撫山西右副都御史何喬新敗虜于灰溝時北虜寇邊

喬新督將士伏兵灰溝營虜至與戰斬獲甚多陞左副都

御史時山西連歲旱饑米價騰湧喬新發倉粟三十萬減

價糴之民賴以濟

按出勝自余于俊城營休養不大人寇邊者數至至是

四歲寧海于之怨遂連歲大舉深入邊境禍遺未盡野

王之罪于是乎不可定

命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蘇松

等府先是恕自巡撫雲南右都御史召還改南京都察院

參費機務未幾改南京兵部尚書考選官屬不受請托爲

同事者所忌尋復改是命恕以近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

國言古之明王有投珥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也恐因而如政害事所以投之抵之却之璧之以固結人心爲宗社計也乞崇節儉爲天下先凡錢糧造官一切取回珍玩奇貨令四方毋進貢疏上不報洪武以來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五郡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免欠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仍歸下戶恕乃爲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是時有錦衣衛千戶在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懼其害韶上疏言狀忤旨遂調貴州廣州父老皆流涕如去父母焉

皇明從征錄 卷三  
按是時賊酋爲期與多友伯書曰閣下轉鴻黃州州  
其所謂當爲初非姓名也但舉世不爲而已獨爲之衆人  
遂以爲好名耳然名者何過矣先哲有言不士千三從  
上之愧惡其知者未士于三代之世惟恐其不知名者  
世之爲士貴皆知姓名又安肯叩稽爾行苟且以此舉  
以求美官乎因本君嘉穀志完有願者無以此舉自  
滿士之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僕亦願閣下勿避奸名之  
嫌力行之所當爲者保舉世不棄知安知世之下不  
知知我者乎不可因此自沮也此書深得讀書輔仁之  
道公所以勵人如此  
其所自勵從可知矣

獲主初成爲盜盜據傳匪歷年子凡物雖佳其目  
 猶去或取人財物投水而自斃出資發還此見  
 得爲盜者天刑命王瑞李德王昇吳子湖游江厥  
 松等處所至工銀無積元寶至二千餘錠見江南有書  
 至蘇州命工銀無積元寶至二千餘錠見江南有書  
 玩恐之弊經者拾括石重復拘養庫諸生曰錄故不

臣萬安亦以此爲非便宜革去之遂劾劉珝同上疏珝不從  
安乃獨署名以奏。上從之。

都督馬傑劾陳鉞奸貪欺罔倚法弄權克取官銀營求陞職御史張珍劾其失機隱匿侍郎馬文升發其激變夷情鉞輒陰謀報復誣陷二人誦成綱史王崇之不從其濫報功次亦被誣陷降官其子澂冒授錦衣千戶恃勢爲非上免其勘問今鉞致仕饑困在樹澂永平衛帶俸差操

秋以廣東舉人陳獻章爲翰林院檢討俾歸終養  
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舉于鄉與王陽明同  
吳與陽明同出此門雖異趨而皆以明心爲宗  
焉蓋無所不講然未始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  
書無之志忘食如人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  
書無之志忘食如人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  
體然呈露常若有所從乎是然自信所學必  
臨法可便乎吾宗而後其爲學與楊龜山此日  
丙戌我獲太學祭服而後其爲學與楊龜山此日  
陳名之聲曰龜山不如也爲之延譽由是名顯  
學益四方從者皆至至是後王陽明亦起焉  
余竊謂其學愈久而愈益之言行上特旨授翰林  
時太監張芳亦慕其學不識其言行上特旨授翰林  
謂其親如張李者如白沙先生



時陳良沙鷺名輕馳海外然其學專主靜明而於  
詩爲懷此聖集不與偶以故當時推尊之者固多而較  
生有問之者對曰吾王所以視聽言動者非他人也至京  
論大政輒解官歸沙鷺雖于家有大計必涉焉其一將  
名士如陳公茂烈蘇軾之才矣李公弼策賢若出而爲  
鼓動一世如此誠無敵之才矣孫若則著意樹山莊  
若何散五欲願若陳益庵琅琊皆有煙霞骨其若爲惡處  
乎別未可盡已辨之至紫雲瑣綴錄則誤謂已甚極罕

聽李德人言諫垣王色謹言劾王振輩增石梁等奸罪  
對迎參諫易儲大節尤著雖饒靖盜多患政反難院庶  
李刑曹風裁屹然但共鞫馬文升  
稍徇汪宣所以來齊沉之議云

命取古書藏江網并盧岐僧院刻絲作觀音羅漢進用

賜勅戒諭晉王降慶成王。府奇潤爲庶人。  
奇潤抗父命，占樂婦，打死平人。地方官奏聞晉王奉  
教，數慶成王，教不啓，不奏。責奇潤前項罪過，降爲庶人。  
癸卯 咸化十九年。

春御製文華殿大訓成命曆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進

講時 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萬安等以爲勞苦講官宜跪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

而不知所  
法尊矣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時韃虜小王子寇大同假邊

將畿內靈鷲、勑番新巡邊相險阻、築城堡、儲精壯、礪器械、  
爲戰守備。番新獲虜、諜知小王于營右邊守者多老弱、奉  
請選精兵間道出、揭之會虜引去、不果用。進大同副總  
兵周璽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代州三關時、虜酋太師  
亦思馬因大舉入寇、璽分兵三千守懷仁、寇退夏米莊中。  
軍失利、璽還兵內接、夜忽直虜營、時賊未勝、勢銳甚、璽大  
呼厲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退則無還類矣。」如是衆  
爭奮死戰、銳弩齊發、碎震天地、翼臂中流矢、今左右拔其  
鐵臂戰益急、斬獲十餘級、會遊擊將軍兵至、合爲二營、中  
軍潰卒多來歸、兵勢乃震、賊既退失律者皆得罪、獨璽得  
聖明從信錄 卷之三

陞職○權職方郎中劉大

陳建曰實布志士識趣自別但恐人負言今世幾人  
念此又按李惟山語以言當易惜不得做堂語如此  
外官自有知識山僻則以其言爲愚易不得做堂語  
見與則東山界則公天世俗情每知重內輕外至十  
尤不屬爲公天世俗情每知重內輕外至十  
識見卓越古今矣宜其爲一時名臣與

復項忠兵部尚書致仕○南京禮部侍郎章綸卒

綸浙江崇德人好讀書賦性孤介遇事敢諫前倭寇不下萬言俱被杖後遇清時難之思落至千請復任后以正學後復派王以定國

四月滿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鄭時為貴州右叅政比陝西饑時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上言保國利民五事盡

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他

率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上怒謫之陝

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先是有榮芳者進諸淫巧以薦上

心拔買奇玩引用方術以呈錄異書為名實緣傳旨與宜

不由吏部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因致至

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千人如李孜省

繼曉皆芳之所薦引尤尊顯用事鄭時所疏五事專為芳

發也

起前兵部右侍郎馬文升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

汪直既敗文升寬始雪詔復其官致仕至是起為巡撫

文升與遼東凡三往皆樹勛績東人尤思之

工部侍郎張頤致仕

八月復降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為奉御除戚寧伯王趙

名追奪諡券安置安陸州鞏南京工部尚書戴鼎錫永備

齋條指揮吳綬職俱為民

直用事久有中外官阿五者事倖諸北喻於忠諫司吳從

及嘗于上前作陳本有東方朔諷諫之風心懷直所

弗能于聖每于前劾奏

帝怒命直從此罷歸安矣

帝怒命直從此罷歸安矣

帝怒命直從此罷歸安矣

帝怒命直從此罷歸安矣

帝怒命直從此罷歸安矣

帝怒命直從此罷歸安矣

帝怒命直從此罷歸安矣

帝怒命直從此罷歸安矣

帝怒命直從此罷歸安矣

帝怒命直從此罷歸安矣

帝怒命直從此罷歸安矣

帝怒命直從此罷歸安矣

帝怒命直從此罷歸安矣

帝怒命直從此罷歸安矣

帝怒命直從此罷歸安矣

帝怒命直從此罷歸安矣

帝怒命直從此罷歸安矣

八、速自轉  
六、妙茶何  
以初試之  
三、而而  
製之

總督兩廣右都御史朱榮還掌都院事尋加太子少保  
其在兩廣經緯之數值兵荒之餘民多困乏採銅及  
走散者各至連城大賊張大勢剽掠劉琨得疾卒安  
平其功每有前代勳力勞未久而撫臣得疾卒安  
等官飭諸士定來在府從之許遣後業其一切征徭供  
餘如大河荔浦傳誦詔去其巨數年留所增戶一十四  
爲職貢工手勤勞獎補具協謀謨於便計益之衆化  
爲樂視彼勞師理費僅成獲却之功者損益六不侔  
云

陳應德曰國二者之皆不致因不可無圖畫之仁則耳  
既得思之義二者之皆不致因不可無圖畫之仁則耳  
試武勝縣廢祠之非類武勝縣廢祠之非類武勝縣廢  
可于天武勝縣廢祠之非類武勝縣廢祠之非類武勝  
莫不相不反廢祠算錄撫恤之非姑息也外宜地按屬

皇明從信錄卷三

江西處士胡居仁卒

居仁宇內。散心餘于年少學。果業慷慨之慨。而顯其  
志。去舊學。一以宋道爲心。事職心于其學。其學愈信。愈  
野。未如行爲。要因以微。求。齋。靜。語。三。述。未。嘗。少。違。  
對。妻。如。對。有。客。因。執。義。求。說。驗。簡。三。述。以。入。寢。室。家  
貧。漢。子。華。食。失。與。之。泰。或。爲。之。沽。酒。一。瓶。詎。見。不。義。身  
以。牙。爲。齒。爲。生。食。失。與。之。泰。或。爲。之。沽。酒。一。瓶。詎。見。不。義。身  
二。伯。子。夫。問。諸。有。多。美。善。者。諸。道。人。之。城。壁。學。金。子。李  
不。如。存。有。客。爲。之。亮。亮。能。過。遠。八。德。學。金。子。李  
齡。聘。詩。王。教。白。鹿。洞。書。院。施。王。殿下。講。席。易。待。以  
有。時。之。禮。卒。年。五。十。一。  
新。唐。書。列。傳。卷。五。十。一。  
楊。廉。曰。本。朝。以。理。學。爲。倡。伯。河。東。薛。敬。軒。其。講。書。錄。終  
然。一。出。于。正。未。有。成。之。先。者。也。通。年。及。丁。傳。傳。千。所。陳。齊  
所。爲。居。見。止。其。言。痛。陳。國。當。亦。然。然。山。丁。正。可。謂。其。議  
之。外。所。居。見。止。其。言。痛。陳。國。當。亦。然。然。山。丁。正。可。謂。其。議

以山西陝西等處饑荒令天下生員納粟入監又令被災

臣當以二臣爲戒而復敢進言者竇爲天下國家慮耳今

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遷移區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獻言之今崇實之于法人皆以言爲諱設再有奸人言曰陛下何疑知之乞復林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其荒○繼曉乞歸養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詔許毋終仍出供職繼曉自知以釋衛選罪將不容于公論故僞陳被恩以來每有微忠陳善之益希免後禍○內侍傳旨遣吏部尚書尹叟爲太子太傅取丁憂中書杜昌及軍殿凡論凡加太臣保傅皆賜朝服之具獨出傳奉又與杜昌同受命前此未有也○萬全右衛百戶庫煥伏誅

南京戶部主事張倫陳懷運事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路無碍請量摘淮安瓜州兌軍糧十萬石南京密平烏龍潭等倉糧十萬石運至河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五萬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餘

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實錄定章又以給軍餉所謂其言皆可行且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京宜遂令奉勅督運俱從之

正月朔星殞有聲詔求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李孜  
省僧繼曉等罪惡勸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譴  
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修身末言方士釋老  
宜加斥絕進士敖毓元亦上言四事曰慎選大臣慎選臺  
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惜皆爲攷省繼曉革發也疏入俱留  
上則從傳錄

中尋以他事謫吉雲南景東府通判發貴州普安州判官  
毓元亦除雲南臨西縣丞

[illegible]

時御史姜昂疏論李孜省奸罪詔杖之

姜昂字恆頌太倉人爲賓強令清淨不擾已爲御史以言事獲杖後還守河南一月縣令自解去者三四人吏

民傳相... 戶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誠待從以清朝政等入事兵部郎中崔陞蘇章共疏星變爲宵小干政妖僧蠱惑愛庇王愴寬逐忠良所致致文官尚書王恕今之伊傳不宜置之南京疏入皆不報時言者頗及宮闈秘竊上怒因書言者六十八姓名于屏復林俊復嚴

三月泰山屋震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震丙戌四鼓復震

傳日帝出  
子慶雲  
方慶雲  
萬東修

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核報漸繁上頗有易樹意而未宜露言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意遂已

九月大學士劉珣乞致仕許之時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却力爭之謀遂沮然亦以此不安于位爲同官萬安劉吉所誣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僕卒辦之求退朝即疏乞致仕歸養

劉吉所誣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僕卒辦之求退朝即疏乞致仕歸養

劉吉所誣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僕卒辦之求退朝即疏乞致仕歸養

劉吉所誣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僕卒辦之求退朝即疏乞致仕歸養

劉吉所誣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僕卒辦之求退朝即疏乞致仕歸養



[illegible]

五月下翰林侍講尹龍從陷名爲民罷吏部尙書尹龍  
龍學之士吳銀更不諒姑欲去之因吳與徐衡者二十有  
回年相與甚密吳銀更不諒姑欲去之因吳與徐衡者二十有  
細伯與吳城欲密殺吳銀尤與吳銀相爭吳銀事官安所  
而龍安爲侍講尹龍入獄龍之吳更有惡聲不允而以其  
爲之說而益深至是安與直館薛洪致有讎笑尹龍  
上面龍辭道翰之言吳銀其子龍達爲民安其  
太子孫令致仕出及吳銀更故官皆降職外  
安獨記尹公吳行不滿人意遂請出推卸  
爲從先開薛洪之門又奪其卿人遂充反叛國文據  
龍等得進士羅修職治不意羅計其必成吳銀遇害

美職塢辭歸接此則是父子果有可議去之不爲過但惜乎安直輩立黨相排去之以私不以公耳大率實勝之牛李

詞工部尚書李祿爲吏部尚書祿江西豐城人先是李孜省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尹旻不右江西人故協謀擠罷而以祿代之復起永新劉泰爲右都御史擢新是謝一夔爲工部尚書安福劉宣爲吏部侍郎高安黃景爲禮部侍郎輿議喧然不平惟姜旌江何喬新之介特初都御史閔珪以江西多盜緣京宦佃戶高聚占檢不發乃奏欲併坐其主一變與尹直銜之調珪廣西按察使或問之一變日珪之謬也非吾省李孜省密奏里開其爲紅巾乎自是人益知朝政紛更皆孜省之爲也

擢浙江參政馬寅爲山東布政使寅松江華亭人疏言兩  
京竝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無聊  
宜在賑卹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爲禍不少宜選大  
臣有實望者鎮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  
爲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  
寅性剛果端楷數行竝下善屬古文平生誠心直道無  
意授自茲仕於朝者三十年爲朝臣四十餘年未嘗以私  
語告人嘗與劉宗周等二十餘人爲朝臣四十餘年未嘗  
一可惜也虎身開竅二可惜也虎身一歎三可惜也  
名官地



區部志  
職事亦  
公孫公  
上吉慶  
八層受

致仕少保吏部尚書護身殿大學士商韓參論文殺

我浙之洋安人申三元正統己巳入關時天下象風  
心濟河津力注章南內南并黃延易從初五首說新  
回鑾盧志安官南內南并黃延易從初五首說新  
不用機務數載授按察使初授以化初五首說新  
此其立廟之大致也若錄海岳充作標識之不與安  
休休者無賴方果好直言與文王陳爾商安彭時萬安  
劉吉先從共事每遇大議能持正吉嘗曰余與公處  
數年未嘗見其文違一人焉銘陽曰我新警佐商公  
第一揚文真李文達不及也其子良臣翰林侍閣  
丁未成化二十三年

正月吏部尚書李祿奏曰朝觀考察天下官員舊例沙汰

之目有四曰老疾曰罷軟曰貪暴曰素行不謹但遲鈍似

軟偏執似酷二者于老疾不同復無所屬乞創立才力不

及一途通前為五凡考居此者俱照品級調備僻衙門用

從之自後遂為定制

以爲附李祿省得大用故爲此

國子生虎臣上疏陳萬歲山勿架柁棚從之

臣鳳翔縣人嘗從有氣節實以吹學通萬歲山架

臣鳳翔縣人嘗從有氣節實以吹學通萬歲山架

臣鳳翔縣人嘗從有氣節實以吹學通萬歲山架

臣鳳翔縣人嘗從有氣節實以吹學通萬歲山架

臣鳳翔縣人嘗從有氣節實以吹學通萬歲山架

臣鳳翔縣人嘗從有氣節實以吹學通萬歲山架

臣鳳翔縣人嘗從有氣節實以吹學通萬歲山架

臣鳳翔縣人嘗從有氣節實以吹學通萬歲山架

復見山東青州府城縣人父貴爲縣吏謫居鄆州地  
局處出入投送及并伶侍上于青宮即位遂專寵星  
之統警衛等處合于如及皇后王氏正德中宮中  
上之愛不覺凡欲以實買爵者皆由之故威福弄  
兵禍禍害無窮主之也孝宗親上太后以知之故  
西內數年所至是處成宴慶上上意忽變其  
欲退廢觀覽其家無一孝宗仁厚重不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諭德吳寬  
爲考試官取程楷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費宏劉春喻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禮部致仕侍郎楊宣下獄

宣妻王氏如得校報使女十餘人宣不能制輒取妻得

其事奏之下諭永備鞫問併逮治宣刑部擬宣贖放仍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三

八月庚辰 上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于文華殿文武百

官朝 皇太子如常儀○夜金星犯元宿○上大漸召

皇太子至命早即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凡國事之

切要者誨諭備至 太子頓首受命○己丑 上崩遺詔

諭文武羣臣 帝仁恩英明少更多難兼之德聖

不剛不柔有張有弛遠覽不舉而任之必事遂行不

我財力廣亦難廣內外事無不備而任之必事遂行不

朕江准大校裁減諸藩是文示繁簡身有聖臣惟德

朕江准大校裁減諸藩是文示繁簡身有聖臣惟德

朕江准大校裁減諸藩是文示繁簡身有聖臣惟德

無介帝梓然于死國心奏者也以故雖  
獲有諱字之異而國家康諸有歸然矣

九月初六日 皇太子卽位。尊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

壽大皇太后 母后王氏爲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

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諡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

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李孜省有罪伏誅僧繼

曉發原籍爲民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等俱誅戊邊

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降革職事并追奪累次

誥勅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住居。罷吏部尚

書李祿及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等皆附李孜省

者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三

十月丙子五鼓有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蛇蛇

如龍 朝宁之閣人馬辟易下詔求直言庶吉士鄧智

疏言星變見于 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

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佑寵殊無厭

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許懷

奸至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

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巡

撫南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

願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官禁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

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豈不知下臣之不可

弄大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錄正心之功未之講也  
疏上不報

智四川合川人生而穎敏聖人十二歲能文筆舉鄉

史一過目即不忘居遠處無繼繼之給則得問

著之矣以照前書連試第一即入集賢院上計多

立歲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三郎入集賢院上計多

積泉海北者皆生儒爲三四第一衆體上計多

人何用大相驚計儒道也二與時向書王想家

居智佳見之且曰治道有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

故學邪辟毒智此非但爲貪試正欲上疏 聖天子

使進君子退小人則天下

其庶幾乎忠笑而不答

除進士李文祥爲陝西咸寧縣丞

文祥陝西廣嗣人有名與萬安孫弘壁同年進士安

欲引文祥有已使女壁兒欲子家爲萬安孫弘壁

筆作請云云爲來風雨罕罕其莫如天恩爲文祥

之文祥見評沉世事者無片且謂惟與鄧智及御史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三

第中書舍人吉人等下餘人亦未前自標標前部

路文司上新政廣請一權立法進督辦海廣信納諫

通外百召諸道門中宜德信品中與再進等語以爲

不辭文司與容論對而出安志等言令吏部選除文

不歷後遂補成等

昇 茂陵。詔集議祿廟國朝自 德祖至 英宗九廟

已備及 憲宗山陵畢神主將升祔于制當祿廟乃下禮

部集羣臣議禮部尚書周洪漢侍郎倪岳議曰國家自

德祖已上無可復推則 德祖視周后稷 太祖視周文

武皆百世不祧 德祖以下當以天祧遷今 憲宗升祔

當祿 然祖宜于太廟寢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

夾室之制每歲集令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禘祭

姜嫄爲帝嚳大妃后稷之母蓋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詣指  
 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  
 宋元德懿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  
 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 幸穆神主  
 宜于奉先殿傍別立廟歲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 上  
 從之  
 時有斷丞徐頊者上疏請定皇妣姜嫄之錄以復不圯  
 戴天之號當時彭祖太醫阮使訪賢於中吳簡伯宜建  
 官聞者家問焉按劉直道舊萬家歸德相禮其妻陳氏  
 曰我與萬家同不遠來直道之憶此日事其妻陳氏與  
 大綱修述爲外堂先施之德慈安等屬之在廣西者也  
 或云 皇妣本姓李入官時誤懷李爲妃以有以爲實  
 皇月從有錄 卷之三  
 丁姓者流求數年竟不得其時 上幸思不  
 已念吳岳保抱恩命官中遲歸如母后禮  
 萬安  
 安先是結萼黃妃兄近進輸器院以固其寵與李孜省  
 深相結納上附已者百計獲之與已者百計去之東漸  
 與之爲度心取爲疾官亡獲爲御史日廣漸房中衛也悉皆  
 意宗廟內廢十宮得權一小儀史坊中衛也悉皆  
 安臣進上遣使慰撫至下日是大安所爲平安者  
 其至不悅一安已而科道交章劾之止令像設以意  
 今猶其所謂不歸日請出安安得復安馬而弟初  
 被強在內道慈慈三台星異復用也其婦如死報國以  
 侍太師諡文康其子異爲南京禮部侍郎孫弘聖爲  
 侍從太子不贊平無獨家財鉅萬計  
 爲吳澤江衛衛懷懷奔奔無餘計  
 禮部右侍郎寧國子監事立 著大學衍義補撰濟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先是奉以西山黃氏大學衍義有  
資治道乃復采經傳子史有及于治國平天下之事者分  
門類輯附以已見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上之上  
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  
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令刊行  
十二月尹直罷至正德中方卒諡文和○擢南京刑部員  
外郎林俊爲雲南按察副使廷臣交薦之也

記者稱漢俗崇信見編慶玄化幸賴有活佛歲時土  
女會集舞戲萬人陣以金泥其面狀模範慶命焚之  
先言祀之者詣致電報錄候與到發發候之果電即止  
無他端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遂遣方諸淫祠  
三百六

前俗信錄 卷三十三

子二

時言者請尊孔子帝號楊守陳上議曰孔子賢堯舜而配  
天地自生民以至于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事之追  
而王之同禮也而未爲之至者說者謂孔子周人常用周  
制故稱王與周天王埒亦云尊矣夫周制則當稱魯大司  
寇耳雖公之與魯公埒且不可安可王之與天王埒乎故  
字之者後世追崇之典非周制也夫周制則王猶帝也在  
後世則帝爲君號王爲臣號冠履之分懸絕矣而追王孔  
子而尊帝是猶臣之也禮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况異代之  
師而可臣耶是後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爲尊崇之極  
矣故先儒雖終身謂宜加以帝號而褒崇之誠爲世不最

以變

之至論也吳沉作孔子封王辨曰王君之號也天子人臣  
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無臣而爲有臣夫子責子路  
之欺天非王而稱以王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何書  
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之尊與君等大師也者君  
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留千天子無非而所以尊師  
也褒之以王者之貴焉若事之以師之尊乎彼以王者之  
貴爲隆于稱師者看俗之見也夫尊聖人在明其道而豈  
在于王與不王乎

論者以吳楊之論皆所以尊孔子然不若吳氏爲得聖心  
所安而亦不失其爲尊崇也或曰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  
聖明從信錄 卷三十三 五十三

宗主不加以諡號將何以稱瓊山丘氏曰子萬世之下惟  
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存爵  
位名稱也斯言確矣至嘉靖中我皇上英明卓見斷然  
行之一如吳氏所議丘氏所稱且滅去塑像易以木主盡  
洗前古之陋一正百王之典猗歟偉歟

是年南安知府張弼卒

張弼讀書不殆章句獨慕古詩節佛行其卓犖之氣無  
所避每發丁詩文及詩律狂放不羈流俗人聞弼海外  
之遇每求以爲具實成化間官兵部郎不便棄職歸  
以直道作長沙乃出知南安安撫衛之廣若葉橫浦之  
前總定役道更番之制以  
兵部尚書王竣卒 正德中竣莊毅

被江夏人正統四年進士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爲給事中值土木之變與學振憲馬順氣節果然反其守賊寇起督有威聲賊畏其多相逆督則奸貪是廉巡撫則兵民慕其心純政平委曲調劑蓋一代之偉人也

黃孔昭爲南京工部右侍郎

黃孔昭太平人幼學有志趣卓然在父憂十有五歲不釋云見其書則如賢者之得道見其憂則如小人之不得退信至言也

成化間宋景濂墓壞巡撫孫仁爲遷葬成都通蜀王府承奉宋景濂新作壽藏于成都東門外孫仁令人求以葬先生本奉以其同姓名人也慨然許之因以葬焉計其直可費白金千兩

成化間翰林陳師召所乘馬售錢六百文李西涯以詩

論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時刑部李若虛舊屋爲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

西涯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卽前師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至于今相去不啻霄壤儉侈之際可以觀世變矣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三

皇明從信錄卷之二十四

東莞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孝宗敬皇帝

戊申 弘治元年

正月以給事中賀欽為陝西左叅議

時欽以母病上疏懇請且陳四事一曰貴其官以崇聖  
母二曰高其才以輔於道三曰新其會歷事監生陳欽  
天性高明學識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  
太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禮其初照舊浮屠受  
誦之邪術樂行朱千表其正德其所請守成業而致  
盛治也但初政之方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名辭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左庶子劉健進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叅預機務○召  
遼東巡撫馬文升為左都御史○召南京刑部尚書何喬

新為刑部尚書

二月上耕籍田禮畢宴羣臣時教坊司以稊朋承應或  
出押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難豈宜以此

賞寵宸聽耶即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謂即  
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于是得釋時論偉之○十二月初

開經筵賜講官學士程敏政等筭及白金寶鈔有差十三  
日文華後殿早進講尚書孟子及午進講大學衍義自後

以為常講畢賜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

三月上視大學謁先師○初修憲宗皇帝實錄○南

京吏部主事儲巖上疏薦舉諸籍遠不先是中書舍人丁

璣主事張言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得罪遠

謫巖惜其才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

今皆弃之瘞夷嶺南之間募募瘴氣與死為伍情實可憫

乞取而貢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

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以付吏部起用

之○加贈前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

傅諡肅愍建祠墓所賜額曰旌功令有司春秋致祭時給

事中孫高言謙功在社稷宜賜贈諡廟祀從之

按子謙於河南時公解在馬軍驍西天順初謙被誣死

嗣子謙之弟謙嗣之成弟謙和謙故後復以謙配伍子

謙嗣之弟謙嗣之弟謙嗣之弟謙嗣之弟謙嗣之弟謙

少詹事楊守陳請勸講學聽政上褒納之○吏部尚書

王恕奏請聖駕日御便殿宜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

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賜其章奏如此則大臣之賢否與

庶務之得失皆無眩溺矣

按王端毅之言正與楊文懿令孝宗晚年舉召

公卿大臣議政便殿未必非二公之言諒之也

四月天壽山大風雹毀瓦傷傷震驚殿殿上遣官祭告

成諭零臣修省

八月定封贈繼母例○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

○擢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爲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

遷宗山西陽城人爲嘉興知府止帶茶鹽一人如旅宿然滿九載未切遽道留之不忍捨去授兩江按察使累綱振肅積蓄泉諸司所用取辦千下鎮守之官供給日費萬錢遷宗一切革去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地

方外職官家世出多佔民間地土繼宗悉奪而還之檄  
貴徽南寧化乙巳星架土陳左遷雲南副使復累擢  
撫雲南平黎宗爲人妬善惡出於天性與人不苟  
人多歸其方嚴居官三十餘年其剛直廉介之操歷歷  
人誦千古

以都指揮王欽梁宏爲都督僉事旣而罷之

時李良用事典御廐爲宏欽乞厩既得旨矣武選郎中陸容上疏極論勸省武官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偉之

冬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卒謚文安

載之盛專門尚書恒不滿千縑傳欲訂者爲書未成而卒

擢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叅政

茶見山人有志經濟球力經史百然至不通輿務兵革測漕  
運水利之類凡上凡勇健虛實地理賦役兵力分合皆精悉  
具中肯綮事下三達悉人驚服祖祖兄力分合皆精悉  
李良臣問策事下三達悉人驚服祖祖兄力分合皆精悉  
均平鈔法損重會議言才久任切時劉吉相國疑參校官  
將江尤有聲而充以俊爲言于吏部得出爲恭容洛流  
冬餘諸鎮遠近有黃式齊稱知府盧澤宇已愛民而得罪上  
客徐居謙云云近有黃式齊稱知府盧澤宇已愛民而得罪上  
司懲刻主職曹濂疏之恃其所親貪暴自恣兩京考察  
皆得免壹時有濂疏不來天沒服  
曹濂重到地無皮之語聞者快之

乙酉 癸丑 癸卯 癸辰 癸巳 癸未 癸申 癸酉 癸戌 癸亥

二月太尉兵部尚書李元俊卒。元俊，魏大伾記庸。每子俊，字士英，晉神人。博達，有千畝宏施。利而不殉世耳。目以說事功。初，平西安轉擅發賑及引渠爲民利，咸批

中歷陳西藩使并經界榆林城至延平二千餘里  
爲固備且諸置陽城衛軍驍士乃屯田計虜至  
莫敢近又開運糧道以便救靈山也田計虜至  
北更戌校岷番之捷大畧在遼廣儲蓄有警輒厚賞下

乃用命事  
史册多不

謫御史湯壽州知州劉槩戍河西庶吉鄒智廣東石城

千戶所吏目

按彙先是御史差印馬赴內閣會勅言新政之初公等輔國政未見盡善萬安曰我輩極力贊襄裏而不從屬遂即上疏安等不富以裏面二字語外人由是內閣與臺銜之及安罷劉吉當國適齊州知州劉堅吉滿來安與樂生反論時政聲言遺書與與一人騎牛背上

脂澤中公立手把五色石于右手提牛角引入正路其  
人謝而去蓋人騎牛背正爲朝姓字惟五色石不可  
曉者公昔抗疏論時政爲朝之第一義歷歷中關惟  
馬文升發其事衡史魏璋即卓疏署陳景隆等名劾奪  
典壽州知州劉景表言朝殺獻節智者劉吉因入智名

官欲欲智觀身三衣便冷暗暗神色自若無所出故經  
 道者不宜以智觀身三衣便冷暗暗神色自若無所出故經  
 生賢之策說此大綱瘡地或無諸或論浮朝不宜以生事而  
 生賢之策說此大綱瘡地或無諸或論浮朝不宜以生事而  
 善之爲初無其意衆亂民之情今此藏紙言論死使人因  
 善之爲初無其意衆亂民之情今此藏紙言論死使人因  
 於中談話不傷天地之和不當依何這等來觀且蓋  
 後漢史記卷之五重都智論十六  
 石城所史曰後二年重都智論十六  
 校青臣錄智論中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  
 垂青臣錄智論中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  
 辭朝詩有曰盡懷中應如何日望見懷衣象只此爲底事  
 太平無一事言謂人臣以何意爲懷衣象只此爲底事  
 言無如言謂人臣以何意爲懷衣象只此爲底事  
 就因未可量而不  
 李固命矣失權而  
 李固命矣失權而

大理寺議事夏鑣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祿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忠有論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賢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非人主之福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庶其名罪愈輕而名愈鮮而名固歸于人主之一身矣疏奏留中○調南京給事中周紘爲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昂言南京通政司知事

先是統等奉命南京救傷典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刀墮劉吉票旨令吏部調外任王愬執奏發萬奏命點軍不宜調吉不聽愬復奏吉吉稱不聽計遣交奏以為老臣言宜聽統等乃得改京職吉在內閣專以報

無保人  
型是此  
以性之

恐爲緣上初卽依官論事大臣必以王怒爲首及  
 勅諭大臣必以斥逐安設法爲京利道保舉王怒入  
 速罷去臣等奏劄所行治法從中阻撓之時官將  
 與臣等內外不合奏給事中方向羊吉票有賕者  
 等字簡內外不合奏給事中方向羊吉票有賕者  
 論刑名改南寧光祿少卿又爲大吏少卿白思明  
 論都御史知府應選級古卿屢覲求諍人皆知怒爲  
 調外知府應選級古卿屢覲求諍人皆知怒爲  
 謝絕畏其威權不敢言惟以陳懇在內知怒之降吉  
 謝加苦

韓鼎上言。陛下繼體未立。不置妃嬪。切惟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弗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福于神。不已惑乎。上嘉納之。

李夢陽曰：「奔廟不立，與婦人言，宜有以匹夫之節，  
者，或謂之『不讀禮者也』。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  
星明從有蚤。」

有數語。或疑一戰尤如疥癩。  
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慘。海鹽煎然。全合  
資灶戶。雖有分業。然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水免預借他人  
稅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糲  
糲飯。不能飽食。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賤。欲寸  
無人不守無薪。此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時。束衣登場。同煎  
吸海下汗。如雨。隆冬硬骨。亦必爲之。此淋滴之苦也。煎煮  
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  
此煎辦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者。自嚴逼辱。聚家遷





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上命貯禮部備公使之需。○致

左布政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復舉

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堤以防漲減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引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

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焉

本東陽曰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漢以後決無常時不治  
小異而有棄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曰朝臣曰决後  
爲其坎斷也徐有貞治之有捷其議者曰不能决河而  
節閘之則使者曰徐出示一壩二竅五竅者各一江而

命有司廣積倉糧每十里以上務積糧一萬五千石三年  
次查盤小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

分弘治四年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

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不阿。有御史邵登謀墮陞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魯遂誣奏喬新受親故餽遺。囑托。因聞劉吉素銜喬新。遂下錦衣衛鞫訊。無驗。喬新乃乞致仕南歸。

被髮跣足得先是勿喬惟重玉如婦不平劉吉所行  
 古愾之及得劉吉劾遣從役中主其罪狀令致仕魯後  
 滿代爲仇家駭辱略其雙目劉吉卒其罪終  
 大盜白晝入其家驚怖而死夫道好還如此

御史秦紱亦下獄坐免景在鎮貪暴不法紱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法追賊鉅萬禱其爵景求援于戚畹蔣寧族于內降冀滅其賊且據他事訟紱亦被逮坐免既而景賊銀追及八百兩有旨免其餘欠彭韶上言論之不

五月賜死節雲南臣吳雲與王禕同祀祠額曰二忠  
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

皇朝文獻通考  
卷三十四

八月修憲宗皇帝實錄成

王鑒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書祇齊南史皆以世守職司馬遷直同皆世受官故通典典故總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前之知覲見當時之事別命書之史官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 上欲封 張皇后弟伯鸞命革

撰諸奏言必盡封 周 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

貨欲稍進以俟順 上惡其專權使中官至其家勸令致

仕○是月二十四日皇子生即 武宗皇帝

十月擢吏部左侍郎張悅為南京兵部尚書

懷柔人為學力行居官恭慎守法以不敢為本未嘗  
以恩惠刑罰御其心嘗謂人曰吾之罪人其過人甚遠  
此所為皆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復使今之人去  
私心改言而有諸善不善故官者悅笑曰此正不善  
者耳悅素清約自庶僚至重任四十餘年始終一節

十一月與蘇王徙封于安陸

十二月起本誌為南京戶部尚書核既免王恕極言私請  
忠不宜罷逐起用之

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朱驥卒

驥性度寬厚謙恭書文新麗正于月少保下議以  
其之天祐仍請為權臣驥亦不以為然及卒家無餘資

補選白驥得選任二年以兵部尚書驥命其子驥  
補選白驥得選任二年以兵部尚書驥命其子驥

人與惠者為書以送驥為驥所不許驥遂殺之  
皆當坐死驥曰自昔者驥事其父驥其子驥

以台驥府之曰此安耳取書焚之驥其子驥  
大旨所司驥其子驥其子驥其子驥其子驥

不刻云 周朝設錦衣衛官制職任權要其掌  
御乘輿則懷奉車部尉之職也其家世世承襲官都民

封

安仁伯源專進爵為侯

壬子 弘治五年

二月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為忠順王守哈密○提督軍務

副都御史鄧廷瓚總兵鎮遠侯顧澤討貴州蠻

廷瓚知安如與開民疾苦事施惠取不來楊祥名  
廷瓚知安如與開民疾苦事施惠取不來楊祥名

之等廷瓚知安如與開民疾苦事施惠取不來楊祥名

山東與徐繼舉為難始乃以廷瓚治之廷瓚悉心規

廷瓚悉心規

廷瓚悉心規

廷瓚悉心規

廷瓚悉心規

廷瓚悉心規

廷瓚悉心規

廷瓚悉心規

廷瓚悉心規

廷瓚悉心規

廷瓚悉心規

廷瓚悉心規

廷瓚悉心規

廷瓚悉心規

廷瓚悉心規

廷瓚悉心規



正月貴州都勻清平夷叛。詔平蠻將軍出湖湘之師征之。師既集貴。指揮使允禮等若千人書姓名于一卷。題曰南征紀績。指日而誓。乃進薄其巢穴。燔其寨。俘獲不可勝紀。澤鄉肅清。居民安堵。

二月兵科吳世忠疏曰昔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鄒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爲疑而不敢言此

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 太宗嘗謂羣臣曰人君  
立賢無方竊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 仁宗即位之初即  
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誅抄沒充軍者悉  
皆赦回此 二聖之所已行者且 仁宗旣罪今時勉而  
日後又有文忠之議 英宗旣諫于諫而未幾又有廟祀  
之議 祖宗雄畧率多類此 陛下以 祖宗之心爲心  
褒美諸臣 九廟聞之豈衛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  
不行○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  
少詹事兼侍講士陸簡爲考試官取江俊等三百人○命  
疏濬河南等府州縣渠堰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

高平萬全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南陽府有召公渠崇寧府有桃坡等堰許州有裴祗河渠皆盡人力可蘇民困巡撫徐裕以聞勅參政朱瑄董其事隨宜流通置開啓閉臣王府也官之奸非豪右碾磨之侵據悉懲正之五府一州田得灌溉旱熯得以有備

三月廷計賜毛湛徐稷陳煥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刑部尚書彭韶罷先是亢旱求言詔陳時政得失乞減去  
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乞速明正乎王蒞苗通高永之  
罪皆當時所難言者左右及戚昵皆不悅大學士徐溥亦  
與韶不協韶乃辭疾乞骸骨歸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  
忠安

御史史林俊奏請移都文學經緯陳圖貞風正色名  
 其說宋史之修魏龜姚文粹人及而易其名曰  
 人漢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後之義舍人緯細不類其  
 天下之心

十月勅南京內外守備曰我國家並建南京南京乃  
 祖開基重地 列聖相承恒必慎擇其人爾等受茲守備  
 之寄不爲不重惟昔成周避營洛邑而猶宗豐鎬唐人  
 都長安而尤重晉陽我 祖宗慎重南京在永樂鼎熙付  
 之監國儲君自宣德正統以來委之內外重臣其憂深慮  
 遠思慮預防之心盡與古人同一掎也爾等具思 祖宗

十二月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居一人烈婦三人

按李琬密告人自願至身同居五世長幼和睦室無異  
財鄰人合體人五世同爨兄弟攜不來異財朱男戾  
面安東所干戶其門曰五世同孫梁後川人自祖娶及梁  
官於五世同居各居其門曰五世同居義門李需遷用縣  
十餘合門有旌表各旌之曰義門王益州人氏世官曰  
給過各門有旌表各旌之曰義門王益州人氏世官曰  
原衛人聖字剛毅故友亡友妻世嘗病而死而已曰成  
不無感至其夫所遺帶自縊于柩側張高氏潘斯卿及

自禧元各應曰貞烈  
甲寅 弘治七年

春 興王之國安陸州 上皇弟九人興王岐王益王衡

王雍王壽王汝王湮王榮王岐雍二王後國絕○儲君  
吏部考功郎中、權留意人才、考注、賦否、無不曲當

夏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鏐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

湫淚河，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乃

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之人曰河惟猛悍張渤乃工

河襟喉未可輒治治下且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其

波且防大名山車之應候其後附而自以不美也

河以入于海，決口濶至九十餘丈，壅運愆期，時說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陝饑，雖勞無虞，乃復命

知時茂仁上疏曰官多則民擾治河旣委劉大夏又差李

興陣氣車權分而此乃國之將興錡耶耶專委人夏且詩

力陳策也其然否宮中爲之有司人方其時

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茂仁楊守陳子也○塞張淤堤更

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于黃陵岡南浚買

卷二十一

南江中流至潁州東入于淮又後出府治於河曰陳留

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滑

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

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湫隄分土命丁五旬而事

較

宋蘇洽河議曰比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墮平曠夾河無彭蠡洞庭以爲之漚故河帝橫潰爲患其勢北多爲

之委所埃與海表呼以加勝絕自鼎沸水之後無冲壘  
者數百年以大任而下僅爲二渠至于大陸燼爲九河

以入淮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

九甚莫若凌人蕭蕭河使其水漸復平古道然後導入

理學  
上上海  
符之  
一限

延慶廟王母金印以去其妻金印竟居廣州及嘉祐初年續  
召密命王母經聖立十八年抵廣守臣來聞請討王母  
開力死子督智厚憤爲立類王卒懷德守臣來聞請討王母  
外甥都督智厚憤爲立類王卒懷德守臣來聞請討王母  
使送入峽獄中與集匪下後乃假結而設之窮途  
使元阿黑祿封不許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  
印城撫民會曲先安定王遣使人貢書自稱速斤三  
蓋射人救之其實非也五年兵部尚書馬文升請詔王  
急從目陳功遂立安定王輝映巴夷忠順王善德先  
移訂成例倉卒遣使送之諫者曰夷患難王相繼出  
番必安定本擬駐劄別強合爲一又復平慎異失王  
西戎不必心服阿黑麻所遣頭目萬保滿達等四十餘  
人以報至京師阿黑麻乞所遣頭目萬保滿達等四十餘  
人貢至京師上遂命侯海蘭伯經奏之海等至  
甘州遣使覲見論阿黑麻願天追歸臣久不敢降得  
疏言遠矣不可加兵未則無新臣二十餘年已遠得  
命修舊款關捕通阿黑麻願天追歸臣久不敢降得  
夷疾廣西海南等還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陞安西  
參政謝在洵開仕寓亦滿達兒等四十餘人皆安西回

明有金鑑 卷二十四

乙卯弘治八年

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卒年七十六贈太傅左柱國謚文莊

清自 上登極建大學衍義館即蒙養齋訓至入閣尤  
加條任存言必應大行然孝期多病自庚戌以來漸覺  
不食休戚幾寸餘上求不起帝甚憂之每悉衆相輪問光  
而己上禮儀節束于學的反大學衍義錄諸篇行世  
平生好論說上下千古熟讀國家典故致政可謂知  
典大臣官誦是非即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歸朝取  
說商確性事時論出意見高奇竊家典放政事行世  
說人龍能如論秦檜其于高奇竊家典放政事行世  
無見范仲淹斥革庸飛末不能慨激著將朝可斷焉不  
其純元正統斥革庸飛末不能慨激著將朝可斷焉不  
偉矣然當其時府吏叛遁斬獲易位勃使旁午頃迄西



ざ外

家迫前山曰武水關將有剽掠風之謂大寇李謙之  
 張大王之雄成胡元方將軍之勇猛決意濟江寧州南  
 隔大嶺之雄成胡元方將軍之勇猛決意濟江寧州南  
 則有李文莊之別體趙文安之談叢然景龍爲一代文  
 也自是以後程嘉樹李西莊諸公諸賢文君之風而  
 也自是以後程嘉樹李西莊諸公諸賢文君之風而  
 也自是以後程嘉樹李西莊諸公諸賢文君之風而

與我贊曰瓊海浩渺珠崖渺茫冷淥淥和銀生文莊屬  
橋若人萬夫之傑牛毛蘭綵日光玉潔衍義有補世史  
有綱潤色皇猷傳益與常我髮未燥誦習仰止布帛菽  
粟有香

名臣錄曰丘文莊公誦悟絕人筆書不煩其勞已之學  
臣錄曰丘文莊公誦悟絕人筆書不煩其勞已之學  
見於天下學者之譽況于大學教義大綱國主世庇  
律已之嚴理學之傳著述之富無出其右者茂探發  
日好學也詩文滿天下終不爲選作其於性二也

日多有參。朱三四  
陳東四第始終不屬其廉端三也。臣等以爲本  
朝選爲要職而責陳三李璘未辨兵燹天子向檢木條  
謝靈王蓋二學士諱書循理毋仰快族支子向檢木條  
推遷廷對京多山小學史斷今無自得以故翰林不合二  
臣

多之緣人皆疑文道法之孫公孫瓚子謙云  
劉猷文正交清而僅得謚文恭其以此大  
按近口譏丘文莊者述者惟劉猷謝錫王瓊其獨闕老  
常戲謂曰丘仲涿有一丘散髮以衣素衣文莊戲之曰  
劉希賢有一丘素衣只欠散髮便然然其愧亡音漢之  
所著義補謂其情而不從辭而併譏及其西山樹峯

謂其日差鳴呼而西山餽一書蓋惜人君之體益  
政之平純上之憂呼而補之論盡諸君子見模範  
益大與足表裏前書並傳不朽近日聖君賢相往往  
其言次第施行之天下士君子傳誦虞學士擬濟出  
明經適用詞臣生哉趙前轍所  
一代誠非過情矣厥後者何多云

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讀學士謝遷

東陽朝散郎陳人曾能作大書  
上林瑋果六歲八歲復兩弟之試講尚者天順十年卒於家

至金谷	<small>編修纂要</small>		<small>願天鄉誌連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small>	
-----	---------------------	--	----------------------------------	--

上坎從之大

安何受占成其國王辰清命官生問其罪

學士徐溥等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

茫徒悼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  
損威已多若問罪與師貽患猶大宜弗聽乃止既而中宣  
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溥等復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

贊于祭祀時謂弗欽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  
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請諭  
經史培養本源獨正得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

上嘉納之  
板內閣學士之職疏未數等賞盡之居此職者宜知所  
自目盡矣弘治間內閣多弊而孝皇慈育納諫之至  
尤三代而下不遇湯十  
八年之治厥南信幾

命廵撫甘肅副都御史許進總兵右都督劉宰帥師經界  
哈密入其城而還

孰諳吏情、兵部尚書馬文升、誦以襲叔牙問之策、謂從

公之

軍東鄉至密道路徑若湖平東青兵三千馬先必  
以漢兵三千為後援各持數日如舊軍裝束之類  
矣文升言乃奏請嚴密守口如舊軍裝束之類  
駐師嘉峪關外候軍東兵久之不至乃使副總兵彭  
督兵自陝西至密道關之北將士從容而去他處亦  
八百人至臺自復還關之使下將士從容而去他處亦  
乃止僅新舊四十餘級而還然西北自是知畏中國文  
所言兵難抵陝前然未獲而關防亦少延及太監  
慶開不遵制從政密城益于事但軍士遠征勞瘁  
宜使督加休百有進左  
副都御史前都督參事

四月張敷華收陝西巡撫時有妖僧據山中為逆朝議且  
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授計山中  
父老果縛妖僧至○命工部侍郎徐貫復經理蘇松等處  
水道

八月詔設江西巡撫于南贛時汀漳多盜而嶺南潮潮奸  
民和之肆掠掠為東南大患三司議為宜設巡撫臣置  
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政令一而鄉

境有司協心盜易平矣奏 上從之○以副都御史金澤  
總制江廣湖福軍務撫捕刑翼率益○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耿祿卒 諡文恪

福建其父九時之教世守清操不營產業不治  
居業儉約澹然無私廉潔表儀精神濟濟其美

貴州大震禮部以開 上命南京文武羣臣同加修省  
直言闕失戶部主事無胡耀耀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  
者也西北旱熒父子相食東南飢疫骨肉流離大變也  
陛下添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騰引用劉  
良輔等左道惑亂 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

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于  
權要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為耻言官有所舉劾瞻顧後  
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異易由彈平乞用臣言則邪佞斥  
而陰惡消矣疏入人皆為憐危既而廣等果以賄敗

丙辰 弘治九年  
奉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  
鏊為考試官取陳瀾等三百人廷試賜朱希周王鏊陳瀾  
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給事韓祐疏曰馬政近何計丁  
牧馬當于各府量其里分多寡賦役輕重而配之牧馬計  
丁與機諸于十年造冊之時命官閱實地去則馬歸得業





乃數通賊之良民或萬及千以謬功總括其妻女為汴  
兵之居民故通年兩廣兵與賊未聞兵期則里戶  
兵不及賊境良民已恭兵遺獲米糧賊已復出漢劫矣  
之之功由今  
乃益著云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求直言時有刑部主事鄭  
岳以直言下獄戶部侍郎許進疏救得赦

八月 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  
戊午 弘治十一年

正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 皇太  
子問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厚之士以資啓沃不  
宜雜以浮浪之流恐或損虧盛德 上嘉納之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五

月少師大學士徐溥以老疾乞致仕幸卒贈柱國太師  
諡文穆國史稱溥立朝最久因事納約隨才罷使從容委  
斷湯易弘裕屢遇大憚保全善類云

字漢長諱記餘文穆在內閣亦稱吉士威福  
後漢一以安解誠信中外成憲行政不必出已惟其  
是用人不必出于已惟其賢則用其休休有大匠之度  
傳常命范施置農田以足食歲命十朝 上優詔褒  
答後其從役以雪世讎其子不計爵祿  
八山以充之清設木次平訟者紛然

五月陝西提學副使楊一清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一清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大作土疆土有傳記嗣者  
有修文詞者有攻象業者有志道德者雖所學不  
同而曲成之歸誠入府三歲學必成一小試錄解編不  
遺其素士愈久愈益方謀職威靈濟法希冀左右  
領一文言者及謫諸所素文詞以發家聲結見又命  
都邑製諸禮樂之舊俾諸生肄習久之發蒙丁酉土

又以朱子自處朝親及程盡其子則諸諸可以證上之  
尤拔諸髦士于書院躬授經傳博學成方之士咸得親  
出七八人入之於外所取諸人皆名士或為卿大夫或  
五十餘人方進之士出而佐理五十年及恒中世必  
卒如所言其所進之士出而佐理五十年及恒中世必  
當其時雖室室不能養生而佐理五十年及恒中世必  
籍籍不虛推誠謂之權為國朝振興之策

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兵部尚書馬  
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奏泰泰守衛者因乞嚴武備以防不  
虞兵部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富衛盜亦  
宜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既而禁  
中亦火乾清宮燬或問孟春傲于古出何書孟春曰予不  
曉古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己酉永嘉災而數日有熊自甬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五  
液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倖趙九緇曰熊于字能火郡  
中宜慎火燭果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  
意其亦驗也

九月清寧宮災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各乞罷以應災  
變不允還復舉學士吳寬王鏊自代亦不許○李廣自殺  
十二月總制三邊少保都御史王越卒贈太傅諡襄毅越  
濟縣人慷慨善用兵凡邊境險易虜情真偽將士強弱盡  
知之尤能識拔名將但多機變結權援與士論少之

已未 弘治十二年  
秦復送前忠順王陝巴入哈察從兵部尚書馬文升請也

按是時陳已離暫入谷不數年復失之焉兵當作見  
 復於家亦自益其所謂矣其意以謂天下之  
 勞中國以事外夷並非其意也天下之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李東陽掌府禮部右侍郎  
 程敏政爲考試官取倫文敘等三百人廷試賜倫文敘  
 程敏政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述程敏政及給事中  
 景林廷玉下詔欲罷敏政官調景及廷玉于外敏政尋卒  
 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榜景敏政受賂題  
 詔下景獄命東陽等重閱試卷既揭榜同考試官給事中  
 林廷玉復疏敏政場屋開卷可疑六事上之遂與敏政并  
 下獄多官廷鞫問黜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令敏政  
 致仕調景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海州判敏政未出京憤  
 卒敏政徽州休寧人早舉神童大學士李賢妻之以女至  
 是亦卒所編著有皇明文衡宋遺民錄道一編諸書  
 汪循曰錄曰程某傲若羅殿得勢利二宅當爲我朝第  
 一等人惜其不能可歎  
 陳建曰程某傲若羅殿得勢利二宅當爲我朝第  
 一等人惜其不能可歎  
 去經年長時有取焉至晚年益相水底之山早歲集  
 具自明徵遺散徵滿陸陸年乃取三之二年早歲集  
 頗例變之遂奉命二家以爲早歲集之二年早歲集  
 爲早年誤錄山而晚年之誤錄山而晚年之誤錄山  
 飯成爲人之志朝火安一切後學而不知其誤錄山  
 慨因效法家編錄也其誤錄山而不知其誤錄山  
 憤慨因效法家編錄也其誤錄山而不知其誤錄山  
 後世學有下

五月陞浙江右布政使泰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  
 初泰在浙江時家眷漸聚泰人衆尤至千輩  
 盜橫行泰先收勢家人挾弄于是降泰之  
 史延撫宣府府有泰將李裕不法其惡泰具草將  
 閣于上上謂泰曰已受責罰自新泰曰此亦軍法也  
 下杖之三軍服罪已而猶藉泰于殿前而不言官遂  
 幼泰以擅廢將官屬退居肆曲則堅不涉威而  
 六月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時外戚張氏  
 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附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  
 詔加稅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上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  
 久旱貧民即退離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  
 之害且王府賜田倒畝稅三分而此獨加稅人皆謂朝廷  
 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民  
 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爲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  
 國戚異矣疏至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爲東官  
 莊者上因經奏皆抵之罪一時貴戚近幸有所陳請經  
 一切裁以法皆歛不得肆  
 八月命副都御史顧佐按嚴遼東所報禦虜三捷佐勘事  
 還奏稱總兵李景監督任良都御史弘玉令總旗魯麟等  
 轉督錦州義州備禦官魯勳王璽計誘泰寧夷人入給鹽  
 米因以醉取之斬首二百六十人又督寧遠鎮夷守備官  
 崔繼魯祥鎮靜堡提調官錢英俱用勳計斬首四十四人  
 下兵部議以景等素無鎮禦之略而以詐取藩籬之夷是



勝劉福上意亦以爲然但止可令督神機營提督團營  
頂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海代之因問溥如何健等皆應曰  
甚好即令撰手勅既成上親書之健等復奏曰今邊方  
多事幸皇上留意武臣親賜勅臣等不勝驕仰

訓林記曰唐末以來臣僚奏奏凡有所批答皆臣下代  
言中書省多其弊貽誤於後學士傳之其武官衙門  
外章奏皆上徹御覽等語臣等所著天壽閣通覽  
取古有所可否則命翰林院臣等所著天壽閣通覽  
禁洪歷三朝各衙門內閣違違客議人不得與聞通覽  
之意其專然批答出自御書本當委之他人也至宣德  
時始令內閣楊士奇輩及尚書曹義原等古于凡中外  
書批出御書親覽及遇大事始命大臣面議議便  
傳旨處公不待批答自後始專命內閣臣中無依違  
皇明在自錄

以梧州府知府張吉爲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  
吉江西餘干人進誠衛下申敬令修武備教士習射  
全焉的中者與之又以意創爲營院偏架種世衛  
教射者謂之與世忠克敵之爲者以府江山山明  
賊恃險入又以其必死厚募解解多軍旅時重賞  
賊散出入又以其必死厚募解解多軍旅時重賞  
尤甚速併力于東江東江之賊散出入又以其必  
乘時而起鎮巡以聞部促吉還任吉在府  
江七年後以陞遷去任後來者莫能及之

秋命徽國公朱熹十一世孫學幾五經博士

冬火歸入河套○是年旌表寧海故民婦陳氏貞烈之墓  
按陳名小奴年十五爲王三童生二男一女三子孫  
歸至門羅虎患陳門內住進處至山前營擊之虎進去  
陳負三子奔歸延鄉里京而陳之陳婦居鄉衆子素過  
聚之陳婦居鄉衆子素過聚之陳婦居鄉衆子素過  
抱幼女趨文音潭上置女潭側投水死有司議奏處于  
素畏得罪以隨廢之後二男俱故女年素知府葉賢馬  
貴因知縣陳劉之請贈于朝誠清是命  
辛酉弘治十四年

正月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朝城縣地  
震尤甚聲響如雷震倒官民房屋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  
百七十自朔至望震尚未息縣東安昌八里偏地窺眼湧  
皇明在自錄

水有震開裂縫長一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干  
是本兵之馬文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  
也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于君夷狄不承于中國之兆  
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于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裂湧水

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陝西四藩番  
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齊通朝日地震未已而胡虜十  
五日擁衆入寇夷狄侵凌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  
異驚愕莫知所措即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  
首火篩者最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觀其所行其  
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



此正安內攘外之職修德弭災之日也伏望 陛下祇畏  
 災異修省尅責行仁政以安泰斯民重臺諫以廣聞言路  
 府庫之金帛重爲撙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給譴  
 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穀之空虛正傳奉無創之官  
 蠹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  
 際乞將陝西織造絨絹使臣早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  
 困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奉聖旨覽奏具見忠愛都准行○  
 命保國公朱輝佩征虜將軍印總諸路兵赴榆林禦虜右  
 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驍等至邊提虜所在營師河套傍  
 其巢穴會夜大霧虜聞砲驚遁殺其虛帳斬老弱百餘級  
 皇明從信錄  
 而還○擢大理寺丞陳壽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火  
 篩侵犯剽甚邊堡失事鎮城薺開善兼程赴任先師陣亡  
 官軍隨易諸路將領與虜戰三勝虜遂渡河北遁地方危  
 而復抵開邊耕耘架梁採牧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時同  
 事者譔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富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  
 不諳弓馬竟不許○保定府獻白鴉詔斥遣之  
 三月南京大理寺評事夏錄上言民困數事言養馬困于  
 責駒煎鹽困于賠課近王府困于侵奪近戚里困于恣睢  
 當孔道支應爲困有土產貢賦爲困下所可知之  
 四月降鴻臚卿王璟爲倉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先是命

大同中鹽餉商人無應之者蓋以近者王府逐食鹽之說  
 織造開賣鹽之端此等假欽賜名色帶帶私鹽橫行江湖  
 致使官鹽阻滯商人不應故差重臣整理之  
 五月命工部郎中陳督建關里孔子廟  
 六月起致仕會事章懋爲南京國子祭酒時遭父喪詔司  
 業署事員缺不補聽懋終制赴官  
 七月廣東提學僉事宋端儀卒  
 張鑑志理學堂編年  
 廣西火篩復據衆寇大同咸遠京師戒嚴 上灑宸翰賜  
 馬文升以尚膳品餌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命保國公朱  
 皇明從信錄  
 縣等整擱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壕修戰具既而虜引  
 去○遷城王府房價及開礦造墳價銀  
 按天順以前各土府郡王將軍而下等官皆屬  
 營造成化中始定爲則例給價自行營造開礦造墳  
 將軍六千六百兩本國將軍六百兩中尉將軍三百  
 五百兩縣王四百六十兩縣王三百六十兩中尉將軍三百  
 四十兩至各省王府府僉事不同其造墳夫價物  
 料則例縣王三百五十兩縣國將軍二百四十兩中尉  
 國將軍二百二十五兩縣國將軍一百四十五兩中尉  
 一百二十三兩縣王一百二十五兩縣王一百二十五兩  
 兩縣王一百九十六兩縣王一百八十五兩此外又有  
 開礦銀器銀不敷送命各款支給至是後案  
 日繁支費數內銀一百兩府城二十兩縣城十兩  
 免其郡王以上縣來俱未錄中牛兼支郡王而下縣來  
 則俱本色四分  
 折銀六分



我與朝學置校博士員而罷諸學未聞也迨夫廣至  
帝始與太學置校博士員而罷諸學未聞也迨夫廣至  
州縣立學官猶未始設也家有天下壓數世至仁宗始  
馬臨臨南重府之官不輕授蓋發也余下及邊陲  
焉惟兼領于有司而已哉朝廷下法葺千餘員調導三  
建學議官教授學正各二百餘員教養千餘員訓導三  
尊嚴視親老婦皆循循後民知敬學止安樂日禮曰  
驟然後進尋道者然復民知敬學止安樂日禮曰  
人其往取之者惟儒學其後科以興乃取之乙補豫  
之遇有優異者不次擢居學其後科以興乃取之乙補豫  
臨深視之教書人所面風華美朝廷得人周富  
自師道之立也近世人多不屑就者乃取成均之士若  
之禮而乙科舉人所謂教法者薄然矣初穆公今宜如  
取先儒選不必謂諸法起惟一如國初以典起無解處  
家敦行孝之效乎建碑刊成之錄

家收得人之效乎建請以所成之蹟  
與王文莊之議今日皆鑒鑒可行

裁減光祿寺添設供辦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吏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以不足用乃責京師舖戶買辦宮中不給召累市井賒借至是都御史劉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卓而不勝查筭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上爲之惻然卽下令裁減官民乃慶後光祿卿艾璞曰劉東山此奏後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沽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與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謚文毅。

岳父諱大宗伯諱文恭諱北岳裔于神岳呼夢碑樹  
神人室家而亡曰各邑及長體貌豎項目光炯然爲  
翰林進講劄切洪熙間召人方之楚相禹  
在吏部發佐抑躁人不敢干以私

十一月以張敷華爲南京右都御史。崇大體。慎廉隅。介然不輕言笑。足以表正臺端。

壬戌己治十五年

正月都御史林俊平江西新昌盜逋改巡撫嚴務一新  
廷試賜康海孫清李廷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陞開城縣爲固原州開設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

上欲于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掖以開多  
夏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

恐亦是此意未解一從吳門言杜允

上可之遂執都指揮戴諒答任其事乃有帟拜請于宮門以譖大夏上曰官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忿不得私役

此軍者所爲耳○詔飭沛軍官各兵於十月宣大府各人  
劉大夏以工少人多奏請減去十分之五立命內閣傳

溫音勉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音下彼將以不職固



十日各處金安望扣清應八日各處金安信言耳下無事

史 1-431

者與老太監踪跡離遠不知何以如此崇曰宣朝大臣公

名第一榮敢被賢也

名臣錄記劉忠宣公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大政大建面

人談決斷在右貴延元融融相有不與同公亦不以治

貴州女苗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戰兼左副都御

史督兵討平之米魯晉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成晉王州事

殺其庶子欲自襲大職錄延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

因鎮守內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勢甚熾事聞命統統湖廣

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

斬首五千餘級加載太子少保○詔武宣設像修醮劉從

等上疏稱聞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為無

益矧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解兵

猶恐不給宜斥邪妄以遏無良逆罷

十月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又令撰真人誥命時學士劉

從等上疏極諫俱報罷

奉聖十八載之間詔諭諸事之失無不備

冊成湯之從諫弗改遇不吝哉

先是內官監太監龍綬請支鹽價以給織造戶部復奏鹽

課為遺儲被棄而談 祖宗時未嘗輕用從之

十一月南園子祭酒章懋服闋到任後謹矩度嚴操行屬

康耻諸生翕然向風

甲子弘治十七年

春監察御史茂烈以母老陳情乞終養許之其疏曰臣方

十三歲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躬

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

麻糲蒙 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連綿不禁踰跣

重達故鄉臨別叮嚀語甚悲切臣待罪于茲二年矣願以

菲才無補風起又蒙 聖恩錄臣前任徵虎賜之勅命容

家幽明感被 天龍端分吳堪固宜捐軀圖報于萬一

奈何慈聞表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深

以再辭母年不可以多得也況臣又無兄弟無兄弟

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

輒就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

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猶可慮也伏望 皇上憐母于孤

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

草之忱雖祇奉龍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尚期

涓埃之報于將來再効犬馬之勞于未死豈敢釋然而長

往者臣心實懇切謹具奏聞 上憫其情特許之

按茂烈世為福建興化衛總旗少父茂烈繼其後

志遠不與其兄依在少壯年十八歲始娶日苦學

聖人者莫如顏淵之克己曾之曰省非學之法也

乃作者莫如自孝如進士為吉安府推官明允公

孝慈教為御史袍服簡於常朝一枕馬身若無官而自  
 擊風祀之重傷不疑健實乞歸養終身不治事  
 終新妻子服食粗糲人所不學而孝終身不治事  
 亮無經書與宜體察身心隨得隨健皆曰舊有向上  
 大詩文特  
 上直耳  
 二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諡曰孝肅廢皇后尊詔罷  
 尊諡仍稱 太皇太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子 孝莊錢  
 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  
 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 太后崩隨上尊諡曰孝肅貞順  
 康懿光烈輔天承聖廢皇后同孝莊之制矣說而大學士  
 劉健等覺其誤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于始為家  
 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于是召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  
 上曰御西角門召劉健等出示 裕陵圖一紙及 孝  
 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  
 大非禮當登正儀等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為廢正  
 仰見 皇上聖孝盛德越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慕 上曰  
 先生輩如何得知此不識道理之人所為  
 上云昨見成化間彭時姚襄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為  
 國如此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 孝莊  
 太后居左今 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太廟  
 臣引唐宋故事為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  
 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

已非若三后尤為非禮謝遷奏曰後三后一乃繼立一則  
 所生母也 上曰事須師古末世節義之事不足學李東  
 陽對曰 皇上當以堯舜為法 上曰然宗廟事關繫綱  
 常極重豈可以毫髮僭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  
 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 錢太后乃 皇祖母立  
 正后我朝 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緣  
 起恐後來繼亂無紀極耳且 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  
 稱為 皇太后別祀于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容  
 奉 太皇太后于此他日奉 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  
 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 皇上言及 孝穆太  
 后九見太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  
 處行之則禮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之意又違群臣會  
 議會議猶可奈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固  
 重而 祖宗之制為尤重耳先生輩是朕心腹大臣好為  
 處置健等奏曰容臣等計議上聞時掌詹事府禮部尚書  
 吳寬與會議眾推執筆上言曾頌姜穎閣宮春秋考仲子  
 之宮皆于禮為別廟之說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  
 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為配者非後子孫追尊  
 之比惟宋李宸妃之沒仁宗傷痛出于至情乃用追尊而  
 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眾皆從之會議跪上 上復召

內閣臣問曰此議如何劉健等奏曰正是古禮上曰仍稱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符當上卽袖出奉殿圖指示其東一區曰朕欲于此建廟還孝穆太后併祭于此如何健等對曰甚當上曰位序如何健對曰太皇太后當中一室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議既定上御批會議錄云視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祖宗廟制已明白都准議建廟奉享仍稱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爲定制于是中外翕然稱得禮云

恭親王奏此舉抑至簡禮制反覆詳備務求至當以第一代之典而祖唐宋諸君于不居所謂惟聖盡倫惟正盡制而唐虞子爲能守而後天

南國子祭酒章懋請開貢下所可議行

試以常貢外令提學憲臣千人才素多去處行應貢之法不分應磨增廣性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者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果試優等者乃以充貢計通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分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之如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才多少開一行之如此則成材有差附選及時登惟差擬恒充兩將官使克稱

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及還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部議行之七月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棧閣

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掘毀墩軍延緩遊騎兵累調未至乞增兵馬甚急上曰墩軍皆吾赤子乃敢殺傷朕當倣主可選京軍三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卽日起行健等奏曰皇上聖念赤子一言誠社稷之福京師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遂繼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當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朵顏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見顧彼失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耳健因偏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近誠宜先處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措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亦力言京軍未可輕出上曰我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根有草有馬有兵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根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于法令非惟不能殺賊抑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爲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

按嘉靖中北虜果出古北口謝可川經撫京師北關及通薊等州大捷而去果將諸臣所慮右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璫累以疾求退不得一日私



懇于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曉，也公同年好友也，受知于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大夏言珊有病，累疏乞休，出于實情，伏望皇上憐而允之。上曰：彼救卿來奏，乎。大夏曰：珊在告，臣往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陛下，日爲彼申達下情。上曰：卿去說與戴某，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先歸乎。大夏以「上語告珊」，泣下曰：吾不得還家矣。  
泰親王 孝皇帝 臣下推赤心置人腹中，其至誠惻隱之衷，以報而不散。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一

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吳寬卒。  
按寬字原博，長洲人，爲諸生時有文行，卽有重望。成實入太學，舉鄉試第三，會許穀試世第，一歷官滿當，爲信家厚，麻情方嚴，家皆屬望，稱用而忠者，溫之贈太子少保，諡文定。  
 八月，令京官六年一考察。○令禮部禁服色。上謂劉健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爲，奈有不知道理，尤多僭妄者。對曰：誠如聖諭，但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爲不可。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皆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乃內

府人不許用耳

九月，上展御機閣，召輔臣議政事。一日，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輕易啓戎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處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如恐號令從此不行，徒亦力贊其說。上復申前說，健奏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一  
 日：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于旨意說出，乃爲重耳。謝遷曰：今遵聖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爲宜。且軍法亦不專爲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是月，賜日復召薛臣入見。上曰：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聞邪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辱次他，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

去聲

道理皆是音上原有的。不是舉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登。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還曰。聖明如此。諱官愈好盡心。李求陽曰。今年聖學純熟。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以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語偶及此。意以為不若敗決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頗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論。益知上意所嚮云。

乙丑弘治十八年

春賜尚書劉大夏都御史黨瑄各元寶一錠。時上有大政事。每召二人面議。至是召二人對畢。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菓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路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廣西官軍討思恩府作亂。土官知府岑濬誅之。改設流官知府。

二月禮部欽奉 聖旨。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謏言。除祖

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于治體。但有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會試天下舉人。命掌詹事府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楨。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楊廷和。為考試官。取董璵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顧鼎臣董璵謝丕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戶部主事汴梁李夢陽。應詔上疏。

大勢以天下之為病者。一為宗者。三又為漸者。六一日元氣之病。指士氣之病。二曰腹心之病。左右是也。則比無窮。臣故以為心腹之病。夫倉庫之儲。錢穀之委也。則比日食之充。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二曰民食之病。重而民食之貧。累在餉。累不下流也。三曰蠶民之病。民之宮。蠶田被占。咸熟草場。受侵于官府。一日蠶民之病。既以兵燹之

上明在。不金。○月。二。三。若。廣。曾。一。日。益。之。漸。美。益。之。漸。其。機。在。民。窮。三。日。廣。名。器。之。漸。變。則。風。行。無。未。當。四。日。免。法。令。之。漸。五。日。廣。名。威。嚴。之。漸。指。釋。道。六。日。貴。

下戶部主事李夢陽。獄既而釋之。先是夢陽疏。既上。皇后母金夫人及壽寧侯張鶴齡切齒之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不得已。下夢陽詔獄。科道官交章入救。金夫人

猶前泣訴。求加重刑。上不聽。既而銓撫司具獄辭。以請上。徑批旨令復職。惟調休三月而已。他日。上海南宮

二張夜入侍酒。皇后。皇太子金夫人皆進。退出遊。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進見大張免冠觸地

羞。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

上曰近外事若何太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僅呼聖德如天地之大上曰夢陽本內事聞戚戚且言語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提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官中之怒使朕受衆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令釋復饒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掌詹事府事太常卿兼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上嘉納之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令元禎管內閣諸劄將所用之書上不豫不果

四月二日命兵部將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上管軍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開寫進來以備觀覽

按此即仁廟書各都司及布按二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之意嘉靖中復用兵科官言增入實地年歲及會審大臣官職奉科欽及督否考滿定例按季進呈遇有各項員缺推補職一覽則其人品優劣歷任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暖閣袖出數號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鎮巡官劉健對曰昨所擬已是切實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與當草

者如責在餘廼今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督應曰諾上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對曰固然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奸官上曰然洪鍾在薊州時以潮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奸李東陽曰好處儘多上言彼言卑詭大臣要剛正有氣節若果有卑詭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健曰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足上曰若大臣有曠職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皆留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弊云留着辦事即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上笑問曰然則先生章意欲如何處置健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上曰然○復召輔臣至暖閣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傳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率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傳爲御史奈何寄人私書于理不當且夫役係是舊餉何得擅減李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寄卽是則例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爲不奏健曰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六

東莞臣陳建輯

秀水

沈國元訂

武宗毅皇帝

丙寅 正德元年

正月何孟春奏增鹽州鹽課疏略曰楊一清額外奏討鹽引召商納銀商買雲集近日買馬數目助益邊方實多其轉核區處之宜臣不能悉竊以向日馬少引常有餘今日引多鹽反告乏天地生財本自無窮顧人用之何如耳臣竊雲州花馬池間二池之鹽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煖水凝而鹽如雪如霜隨取隨足以今觀之課仍舊額傷

于狹矣又訪得華昌府漳西縣二縣亦有鹽池額課御史王愷曾奏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額除鎮鹽池該驛公用外鎮番境內外鹽池數多獨無可資于官者乎臣愚乞勅楊一清即其已效廣為永圖前項鹽池大約可增至千萬引鹽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可得銀二十五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軍昌鎮番地方鹽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魚河等處土鹽各加禁約不許與販販國用益充邊軍可無缺焉矣。上耕籍田

二月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失職辭避重任言臣等俱

以庸愚遭遇 先帝簡任內閣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惟恐

以陛下為托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相望太平而

朝今夕吹訖無寧日百司庶府儆戒成風非徒廢格不行

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能幹者以為生事累章

執奏則為之奏援查革舊弊則為之紛更憂在民生國計

則若罔聞知事干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

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遽備朝之公

議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據虛銜或言從中出略不預

間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

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

位若謬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

乞賜罷黜 上降旨慰留之

三月朔星如雨○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為南京兵部尚

書參贊機務瀚在南京吏部嘗上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

已而請老不允至是家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介薦瀚

學優才贍剛方員介乃改南京兵部尚書因災異會陳十

二事○上幸太學請先師

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府部官奏懇等上書諫時

略曰昔漢文帝從霸陵欲西馳下峻坂其臣袁盎諫曰

主不乘危不微佞今驛六飛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

漢自輕矣高廟太后何宋孝宗嘗親牧馬其臣薛學宜諫曰德馬之事雖陛下所以習勞振武至于衛生之害積于細微御歷之危起于所忽則不可不慎今陛下釋瑞拱之安犯垂堂之險不但上累聖德且負天下臣民之望上是之

六月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

七月望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天

八月冊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后父夏喬授都督同知尋封慶陽伯妃父沈傳吳讓並授錦衣衛千戶

尋進指揮僉事並給腰田為莊田○南京國子章懋三載

任滿上疏乞休不待報而歸

然平路七十老病不能赴京結由懇辭遂公後呈請史

卿不待報尋獲東歸復三疏始得請時朝政日紊而公

卿多皇皇不能安其職素性忠厚而後去後赴南京

大常卿辭不就遂南京禮部右侍郎任再赴南京

任正德末卒諡幼潛心大業慨然有范文正公之志

書無所不讀力行誨誘深至四方學者多從之

登仕籍五十餘年終官不過十載立朝僅四十日歸

身退之節天下高之學者稱高鳳山先生有鳳山語錄

然于集平歸太

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章四上從之

大夏自入仕以來由能至老不替用宅之利官至大明

馬不為子孫謀恩澤大夏歸後大臣有言不當廢而自

乞澤者言官奏聖不允曰言劉大夏官居一局而子孫

富得恩與大夏亦不以屑

十月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并提督團營兵馬○大學士劉健謝遷龍○李東陽乞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東陽祖敘劉謝秋歎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出一語則同去爾東陽默然○戶科給事中劉蕡上疏極陳時政下獄

蕡諫累云事勢艱危人心憂懼願明漸散解政日滋臣思方今當邊無虞策日增年削之銀理財無良謀費及

泰歲入不敷出諸幾五十萬小民困窮而征歛益甚

勸心虛言地方艱辛何必數散便便割切爛時先數

刑科給事中呂柟上疏乞留劉健謝遷下詔獄

十一月命吏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率

加芳太子太保兼護身殿大學士專在內閣

詞林記類芳性險愎始此尹貴父子是敗出侍薄學上

滿桂罷州同知復累遷至尙書劉健與文謀解朝政

芳謂為同知是健等相繼斥罷劉健夢日職未幾芳

入閣時意為奸凡免奏成憲經格臣工杜泰吉疏營

軍民皆芳主之堅克孝廟實錄總裁官革制任惠

氏先正名卿悉加職後意欲以故其官宜

杖飲天監五官監低揚源時連日靈務交作源奏官宜

天戒以低治道被杖謫成歲肅州路○南御史薄彦徽等

奏留大學士劉健謝遷論及時事遂與呂柟劉健數疏

等俱下獄杖黜○罷戶部尚書韓文文為瑾所忌乘一驢

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論救除名文于高唐州知

州士職刑部主事士奇亦皆生爲民○加卒東陽少師素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西河豐慶云西河少入詞林聖在館閣四十餘年正德  
中爲首輔有止西河首輔以詞林聖在館閣四十餘年正德  
中爲首輔有止西河首輔以詞林聖在館閣四十餘年正德  
中爲首輔有止西河首輔以詞林聖在館閣四十餘年正德

十二月工科給事中頃諸言通者當電文作飄殿瓦拔社  
木 陛下當風夜恐懼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視爲泛  
常志意于馳射釣獵而正人君子彈于視面國政聖事怠  
千究心乞查究日逐侍從遊逸諸人數其誤國之罪報聞

○以中書李憲改選給事中中書得預利道之選自此始  
丁卯 正德二年

正月罷戶部郎中李夢陽事復下夢陽獄會有密解之者

復赦歸○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冕下獄廷杖之請貴  
州龍場驛丞

○疏言南科給事戴冕等以吉爲名如其言善自宜嘉納  
如沐澤亦宜包容以開忠誠之路今逮至南回還中小  
以言爲諱自是而後雖忠誠之徒亦不敢言矣

○疏言南科給事戴冕等以吉爲名如其言善自宜嘉納  
如沐澤亦宜包容以開忠誠之路今逮至南回還中小  
以言爲諱自是而後雖忠誠之徒亦不敢言矣

八月初十日 肅皇帝生千泉麻是歲黃河清慶雲見  
軫分野當湖廣分○羅繼制三邊軍務都御史楊一清以

寧夏花馬池界害本虜數由之以入乃率官屬緣邊巡視  
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  
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濬壘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  
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與義達境危期完功會到連城

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僅築四十餘里  
後嘉靖庚子第一清上疏言夏花馬池界害本虜數由之以入乃率官屬緣邊巡視

○疏言南科給事戴冕等以吉爲名如其言善自宜嘉納  
如沐澤亦宜包容以開忠誠之路今逮至南回還中小  
以言爲諱自是而後雖忠誠之徒亦不敢言矣

○疏言南科給事戴冕等以吉爲名如其言善自宜嘉納  
如沐澤亦宜包容以開忠誠之路今逮至南回還中小  
以言爲諱自是而後雖忠誠之徒亦不敢言矣

○疏言南科給事戴冕等以吉爲名如其言善自宜嘉納  
如沐澤亦宜包容以開忠誠之路今逮至南回還中小  
以言爲諱自是而後雖忠誠之徒亦不敢言矣

○疏言南科給事戴冕等以吉爲名如其言善自宜嘉納  
如沐澤亦宜包容以開忠誠之路今逮至南回還中小  
以言爲諱自是而後雖忠誠之徒亦不敢言矣

○疏言南科給事戴冕等以吉爲名如其言善自宜嘉納  
如沐澤亦宜包容以開忠誠之路今逮至南回還中小  
以言爲諱自是而後雖忠誠之徒亦不敢言矣

○疏言南科給事戴冕等以吉爲名如其言善自宜嘉納  
如沐澤亦宜包容以開忠誠之路今逮至南回還中小  
以言爲諱自是而後雖忠誠之徒亦不敢言矣



為莊田承業

扶嘉靖初差科道官查勘糧餉原額一十九萬

提南京左副都御史雍泰為南京戶部尚書既而罷之

泰陝西咸寧人風度凌厲由進士為知縣御史家謫  
泰所至無不有遺愛紀綱肅然人不欺于以私慮憲山  
時以事擢太原府府尹珍為珍所討奏察部職左遷  
廣參政尋擢原撫宣府參將李傑不法部下訴于泰將  
劫奏之傑庭參謝罪泰按軍法呼左右縛餘大棍撻而  
三十三軍嚴禁際有與傑泰通以擅打者官勒從有販  
前書為文月劉大負交薦之言官清鑒等後疏奏有販  
死之歸克祀之尤許進泰香泰薦之赴為南京工部  
都為富事者所阻致仕仍歸米千石歸千末泰宣府  
以力大復升藩輝等數十人皆以果泰引未有差

十二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順卒

元順字子金

元順前官人潛心性理之學探源經傳歷其所著書多  
居丁家者三十年歷年以纂修再出遂為時輩所忌誠  
其書求入閣者恨沒于院論者以為不若薛德應應

志不出

戊辰 正德三年

正月李慶陽下錦衣獄

翰林修撰康海

康海之乃得釋

南康縣民吳登顯等三家端午競渡以擅造龍舟捕之摺

其家自是人帖服○吏部尚書許進落職為民調兵部

尚書劉宇代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王鏊掌詹事府吏部

尚書兼學士梁儲為考試官取鄒銳等三百五十八人

三月廷試賜呂柟吳勝戴大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改翰林院編修顧青等為部屬官先是焦芳于焦黃中既

會試中式芳意欲處以大魁既而眾論取呂柟為第一黃

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謫所以傾之改清等官

授黃中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六十七人俱為庶吉士數

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修○下御史徐禎獄謫戍邊未行

死于獄

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入內閣參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

建前德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釋不治時以其築邊

太費也王鏊為言曰一清有奇才重望為國修邊力可以

為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之乃得釋放還○前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王恕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諡端毅

恕平生好學至老不倦所著書有潛庵遺稿

志餘卷淡錄清集意凡解籍條一書等述

八月逮劉大夏下獄王鏊居滿力為之辯謫戍肅州衛

大學士王鏊致仕

鏊見時事日非居常戚然不樂進退則乞休歸養性

學之所論荒書擬作守溪叢書長諸行步世間多嘆

云嘉靖初年

以南京右都御史張奉為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

奉廣東順德人清介

八月南京提學御史陳琳上言老成不可不惜狂直不可

不寬請廣東揭榜縣丞

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為祭酒未至卒

清福建晉江人歸行年六十好學家無餘資但借貸于人

以一生不短歸任寓天又嘗自錄有曰善愛其身者能

受者以其聰明而際時譽名者從以就其一己之私

盧齊文集

已巳 正德四年

正月運瓊州兵備副使吳廷舉請成鳳門

廷舉初授順德知縣廉惠正節肅清世禍以平

麗總督漕運右副都史邵寶

寶無錫人初知武州以古文古行知名論諸生義利公

私之辨及忠孝大節開者感勵尤急民事躬課農桑

朱文公社會立檄法行計日澆田法為備荒計提學

道學于聲色貨利絕口不言惟禮思著書問知古

今在重海內後建誅起為吏部侍郎以母老乞終養至

五月 辛宗皇帝實錄成

○遷御史審大版殺薛鳳鳴督

捕盜賊于真定等處

因安承前職文安等地方屯軍糧船往往延賄知

鳴奏收取錢糧為州府干求果位什伍進淫之法捕

奸人雖所察歷承與縣官為仇鄰御史

八月榮王之國常儀

十月虜寇寧夏殺總制向書才寬

以治未議復河套會 辛宗嚴飭一清得罪去我

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眾作亂侵陝西漢中等處又有藍

廷瑞鄧本恕廖惠等亦保寧流賊糾眾至十萬侵湖廣鄭

陽等處○大學士焦芳致仕命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

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提吏部左侍郎張綬為吏部尚書

皇明從作錄

魏陝西人焦芳為子璠言錄有才可用陝西提督劉宇

入閣遂以錄代之錄當勸學今天下諸司有錄之虛稱

者悉取于官更則錄于小民取之無益不可不錄其

去之其後正德五年

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鑑兼左都御史總制軍務督陝西川

湖三省兵征勦四川流賊

四月慶府宗室安化王寘鐸與寧夏都指揮何鑑指揮周

昂丁廣等集眾反殺鎮巡守臣傳錄印章封拜其黨傳機

以誅劉瑾為名刻期渡河關中大震

五月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前

右都御史楊一清爲提督師中外兵討宸儲。○寧夏游擊將軍仇越襲執宸儲父子賊黨悉平時神兵猶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剿越爲內應遂手斬周昂執安化王父子枷繫之又執何錦丁廣千外并誅其黨于是令神英師師還張永及楊一清仍往寧夏安撫地方

七月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調發官兵及僱回否延等處土兵討敗之廖惠被擒藍廷瑞奔紅口會合鄂本怨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八月太監張永還京獻俘宸儲等伏誅以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諸軍事○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張永等發其謀執瑾就內獄上命法司鞠瑾于午門外具得反狀置之極典抄沒財產金三十四萬銀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十斛金甲二副金鈞三千金銀湯盥五百捧去四百七十襲牙牌三櫃穿

官牌五百袞龍袍四八爪金龍盞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玉帶四千二百六十束

按瑾之與平人本姓謙初自宮授中官劉姓者得進因見其姓與己同遂與之親密瑾嘗口稱平人及至極由錦賊司入司監時上幸觀改日嚴密計始瑾知上意巧爲迎合乃奏置大條制前軍民使人

曹自教不給上悉以權務委之大小章奏不復親決

下吏部尚書張綏獄必獄中○罷大學士劉宇曹元前太學士崔芳及子侍讀名黃中有罪竝除名爲民天下快之

○論平宸儲功封仇鉞爲威寧伯召楊一清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平

底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于是封張永兄張富爲恭安伯弟張容爲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爲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

爲平涼伯谷大用弟大珣爲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爲永壽伯竝食祿一千石給誥祭世襲復廢李東陽楊廷和子各

一人爲尚書司丞楊一清子一人爲中書舍人○工部尚書畢亨請毀劉景祥墓

族先是都督同知劉景祥卒以瑾兄賜葬祭加公卿另賜後車馬輿蓋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葬又陰召重親友親屬之屬蓋街瑾敗之外家皆封拜門閥私誼雖親謂八月十五日既而進則其官家與三同

逐定計欲爲變是時夜禁甚嚴犯者至死屋出後族然無發大聲有中夜痛哭者聞甲兵鋒然相繼及瑾之敗先景祥葬期二日云

省曹雄死謫海南茂

雄素附瑾以逆黨論斬省之與妻子俱永遠謫戍不赦

奪神英涇陽伯爵以賄理得者故削之○復陳熊平江伯熊曾漕幾爲瑾所陷李東陽力救得成至是復爵

九月以誅逆瑾部天下

十月御史張芹疏劾李東陽冒庸恩蔭乞賜罷黜不聽時  
張永欲矯劉瑾者借之弊以窮若魚菜四字為題東陽及  
楊廷和等各作詩以獻東陽為窮字詩折點畫為句極工  
巧

內侍谷大用兩具疏遞 祖制辭免西廠辦事時 上以  
詔言一事欲復設李東陽言昨已諭令各該衙門禁敘若  
更添差官校誠恐人民驚疑事體未便臣等不敢不盡其  
愚伏乞 聖明採納

十一月以章懋為南京太常卿辭不赴  
十二月陞廬陵知縣王守仁為南京刑部主事

是年禮部尚書致仕周經卒  
前吏部尚書許進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毅進八子六登仕  
籍長詔舉鄉試早卒諸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諸仕至少傳  
兼太子太傳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詩工部郎中訓知  
府諭令兵部尚書提督團營我 朝垂二百年來官業之  
盛無如許氏者

辛未 正德六年  
正月四川巡撫林俊調兵討江津亂賊謀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劉忠掌詹事府吏部侍郎兼學士新貴為考試  
官取鄉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楊慎余本鄒守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慎  
大學士楊廷和子

按節冬序錄宋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為相蒙正之弟蒙  
章奉進士禮部高第萬名既廷試與昉于宗諱並以父  
兄在中書故罷之仁宗朝既廷試與昉于宗諱並以父  
弟名體不肯試大廷奏入官制嚴于舉進士者以進士  
此體未嘗稱國而于傳稱舉皆于省試廣試冠蓋士遂  
為士論不齒我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為榮景泰間大  
學士陳循王文公卿試不第至自訟馬弘治己丑科正  
德辛未科開老皆有人試其父因嫌不預滿舉其子  
遂得及第也廷按前此成風其弊以于黃中不得其元  
典視宋為猶寬而公卿  
與劉不建宋人遺矣

四月大學士劉忠省墓還家上疏乞致仕許之  
忠河南人性峻寡合是泰崇禎辭疾未允強起主會試  
出院後乞歸歸省墓上一日偶會試錄所刻文字諸  
者疾忠聞之遂乞休後卒諡文肅

江西盜起召總制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等處軍務以  
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發兵征之先是江西諸郡盜  
賊蜂起領賊犯新金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起王嶺瑪  
瑯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姚源河等處  
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共征之

五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逆瑾誅大夏自甘  
肅放還在道蒙詔復前職致仕還家遺疾卒年八十一諡

忠

忠

忠

忠宣

言行錄云劉忠宣公之為人也明諸品體如買太僕通  
議事如性傲與實直不阿如漢長陽廉不取如包  
氏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吳郡先民之遺教也白  
人有言愛民如布帛先  
客以無官公足以當之

六月加洪鍾太子少保陞林俊右都御史監軍副都御史  
時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謀多不合軍機率制軍  
不得速還計延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制軍  
縣治殺命事王源洪鍾及會林俊督四川兵伐西巡撫  
都御史監軍王源洪鍾及會林俊督四川兵伐西巡撫  
見官兵違違求招撫今至四川東縣縣金縣縣斗縣縣  
給榜示并檄召延瑞等將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至六  
月十四日始至信地山縣治或臨江市縣其來方出見且要  
取旗牌官為實鍾等俱許之鄂本起來見回營德延瑞

聖明在作食  
使役來見且降月建殺掠仍于整樹壩劫奪民家計欲  
改設官兵分日延瑞以所掠女子許為己女與與兵  
士合治世瑞為妾以結親瑞白軍門受之遂避賊首  
王營會鍾今延瑞所親瑞白軍門受之遂避賊首  
六日帥諸將二十八人同至彭澤縣北渡賊兵分道近  
朱開樊遂大潰四出奔散女老弱歸馬休養提聞  
劉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歸馬休養提聞  
族有足履實既而江津仁寺寺方門作  
蜀子及麻六兒等復殘破

七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劫掠畿內州縣  
按劉六等皆霸州文安等縣人賊時大監奉大用馬永  
張忠皆霸州文安人劉六等皆霸州文安人劉六等皆  
內至劉六等皆霸州文安人劉六等皆霸州文安人劉六  
遂聚眾拒捕劉六等皆霸州文安人劉六等皆霸州文安  
輸已獲齊彥名等皆霸州文安人劉六等皆霸州文安人  
旬日周聚至數百所在鄉民響應增至數千遂橫行北

八月流賊劉六等擁衆北向京師飛嚴上命兵部侍郎  
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上召  
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  
緩不及事適令兵部追還陸完令東出東陽等對曰甚  
但恐官軍在北賊若南奔遂不可制上曰張俊等皆在  
南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  
有成效上慰諭令退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乞致仕  
許之時見用事者每各邊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  
籍冒報功次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衆皆惡之且與總制  
洪鍾謀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內批即允時蜀賊餘黨猶  
未平科道保留不得後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之  
寇復熾矣

名臣錄云俊平生不愛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  
強禦犯顏敢諫之幾高麗遣使易長之風用兵以嚴陣  
為大戒以無端為上策蜀人咸畏之如神  
明比于宋張詠嘉靖初起為刑部尚書  
改兵部尚書王敝掌通政司事訓部尚書何鑑為兵部  
尚書時流賊勢日熾敝束手無策言官等論敵不職遂改  
敵而以鑑代之○以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副都御史  
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流賊劉六趙風子  
等分掠河南山東  
按風子名趙霸州文安縣諸生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  
六劉七齊彥名而老虎楊虎率眾萬餘攻掠文安縣借

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汚之適恐驚住該傷二  
賊馬六刺七所擒因降為盜父之劉六等欲步騷馬  
河南劉六劉七等名馬一騎旋掠山東  
南京吏部尚書張燦等會疏言儲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  
報○權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壽為南京刑部尚書尋致  
仕壽登仕四十年多建明樹立而廉名為尤著○建總兵  
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錫下詔獄  
二人受命征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皆未經簡閱中錫  
書注欲發廣遠化諸將立事相繼解散後竟將之玉  
亦不知其真偽此中錫通賊諸將所獲以不死劉六等  
在官所不請捕獲其供食若所撫持以不死劉六等  
兵劉六等馬都督中錫然其供食若所撫持以不死劉六等  
諸中書無他傳書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軍械至京候報  
冬大發兵討劉賊命伏羌伯毛鏡充總兵官太監谷大用  
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先是馬中錫等無功  
內廷因是以為此非書生所能辦遂命谷大用總督令  
與陸完居中于臨清駐劄調宣府遊擊許恭承承大同副總  
兵張復遊擊江彬各鎮邊兵入征內地俱令谷大用陸完  
節制調遣○逮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巡撫真定都御史  
蕭紳下獄除名為民時兵部奏二人撫取無方遇賊失機  
者為今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例抵死

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達為山東按察僉事備兵于武定州  
達河南開始人進士今樂陵縣月今行樂陵縣流賊  
勢甚南開始人進士今樂陵縣月今行樂陵縣流賊  
城內高過其舊城其舊城如土堡今人守之各處  
賊近樂陵以千騎犯利津達率象追至南苑斬其首四十餘  
敢近樂陵以千騎犯利津達率象追至南苑斬其首四十餘  
賊近樂陵以千騎犯利津達率象追至南苑斬其首四十餘  
何景明作樂陵令行云山東郡縣一百八無有一城無  
封侯唐初公卿果如雲平原太守不兄前者寇盜時此詩以  
各亡命止梁白馬終日行路上萬旗相蔽史州門  
樂陵令平原太守不兄前者寇盜時此詩以  
平原太守不兄前者寇盜時此詩以  
御賊之平原太守不兄前者寇盜時此詩以  
賊攻徐宿等州靈壁虞城等縣官兵及賊戰于白龍王廟  
小黃河賊楊虎以舟覆死  
時遊擊將軍許恭承敗賊景州谷承敗賊景州谷承敗賊  
山副總兵李達遇賊賊敗景州谷承敗賊景州谷承敗賊  
轉賊破臨山州州城陷四馬武德通等官皆被賊殺  
知府劉祥率兵通賊不戰自潰清水死者無算河間賊  
縣被賊攻宿州不能破賊焚其西門賊陷河間賊不  
欲殺之賊止宿州不能破賊焚其西門賊陷河間賊不  
城內高過其舊城其舊城如土堡今人守之各處  
武平衛指揮石堅率兵千人擒兵三百人遂擒皆獲  
僧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渡小黃河兵皆河上虎慎  
幸壯士七人奔歸渡河與賊官軍以土石擊獲其舟虎

冠疑者共推元疑者共推水滸水滸三島三島奉天奉天征討征討大元大元鐵旗鐵旗更名更名懷忠懷忠  
 老成老成名號名號分分二冊二冊柳竹柳竹懷德懷德二十二十餘謀餘謀人指人指國名國名神神其其靈靈  
 金鑰金鑰之之天父天父造貨造貨三千三千直抵直抵幽燕幽燕之地之地龍龍九九鼎鼎重開重開  
 滿而滿而恩恩者者則則幸幸矣矣  
 無無犯犯臣臣者者則則幸幸矣矣

令太子建殺之。攻破裕州。殺都指揮唐濟等數千人。劫唐唐四王道人謂燧曰。德壽非我子。任若等殺之。攻唐唐縣。不能破。僱賊鞍轡二十副。燒民居去。○流賊趙風子攻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贈采光祿寺少卿。廢其一子。聘又。有河南上蔡縣知縣霍思賊。破城被執不屈而死。寔定事。強縣知縣侯彖。與賊戰。死。朝廷憫之。贈官賜廕。○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節制寧夏。延綏諸路軍馬。討河南流賊。○流賊趙風子入泌陽。闖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髮。樹屋數其惡命。劍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益盛。

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尚書家在園中引衆去之  
按狗州以馬尚書故去之不攻而于其處聞之  
如此然則善善惡惡之良心難盜賊亦未嘗不耶  
擢吏部右侍郎傳珪爲禮部尚書

正月黃河清河上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  
 按是時胡使弄權四方盜賊侵擾而胡乃有此瑞異美  
 漢語清聖人出義嘉福聖天子受命之符也按嘉福  
 元龜卷上至平丑黃河清自平陸二門而下至五津五  
 里皆清凡七口河通歷歷可數順之權雖不準作  
 聖日河清王者之瑞胡為不樂耶順帝曰傳曰黃河清  
 聖人主當有代朕者胡不樂耶嗚呼黃河一清于前五  
 而兆二太祖龍興于江淮清于今日而  
 兆我聖天子龍興于江漢清至是豈發矣

伏我 平 毛 鏡 帥師而流虜至是戰大敗復回京師

按鏡老名性篤所領京營兵萬餘皆未嘗經戰陣在大  
 用騎營糧陳來自新舊年堅城統帥鍾士真定地旁通  
 七等關塞大敗張叔胤官軍失矢擢重無算通官莊逃  
 許恭便兵至校被擒歸官軍以身喪失去所領軍兵數  
 京師以典谷大尉同事因而不問鏡  
 夫君臣師之義俱歸歸罪而已

陞提督軍務陞完右都御史

先是內閣票旨從編一清之議有能補新益賊二名額  
者便一級將到六到七齊名者竟獲補新益賊二名額  
拉船從之徒其親信民勇善戰者不過千人官軍奔  
進及賊首驅隨賊民與官軍對敵并賊所掠財帛奔  
逃而去官軍取賊帛及新獲賊首十餘人何處  
勅獎兩端功罪無一差者甚至賊已過而官軍大獲  
功殺之而報功大同遊擊江彬過其州人家殺二十  
三人有司申報多大同遊擊江彬過其州人家殺二十  
萬兩府庫為之虛耗  
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七贈太師諡端肅  
遣太監陸閣監金督諸軍討流賊罷禮部尚書傳珪  
時內以陸完等請賊未有成功乃立監營名今聞統軍  
命下多官議可否衆體作中真意觀望依違不決陸  
抵譚然思屬屬旦夕及宗就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唯  
時陳金樹副使周應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寇時兵進  
其二賊兵失期不至意其乘隙而進乃山谷賊賊進  
高發捕石之兵敗死多其間賊死之者溺從他父被賊  
馬前救之中兵失期不至意其乘隙而進乃山谷賊賊進  
其子考烈乃命給事中黎興勸賊功罪金樹按察司王  
下南昌知府李承勛事兵勳之功乃期賊首黃奇真  
中奇威期至山下期不期今土賊聚說其黨多來  
者與賊期至山下期不期今土賊聚說其黨多來  
既見復期之去今山下期不期今土賊聚說其黨多來  
登山崖重慶止責奇真與賊期至山下期不期今土賊  
賊亦合夥三更奇真與賊期至山下期不期今土賊  
人率林遂平于堤寨兵營馬海寨東山嶺賊皆平之

南昌知府李承勛破華林賊

二月流賊攻河南總兵馮順戰歿  
三月彭澤遣兵擊賊于西平大破之  
五月賊殺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  
時炳然携家赴官賊遇之于鄉泥備  
馬與俱至南京馬怒馬之遂遇害  
流賊趙風子伏誅  
按風子寇掠河南州縣為延尉李夏官軍所敗轉死至  
六安官軍追擊之其衆多散亡歸三楊虎而虎虎俱  
死走至商賊風子知事不濟遇一僧奪其度牒削髮  
為僧號漢江按西江賊等將漢江武昌軍人趙成等  
殺之趙成  
成正于戶  
閏五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參名等為官軍所敗遁走至黃  
州府擄掠軍民船入洋子江下南京探江官軍不敢逼至  
鎮江官軍禦之賊劉六等欲自通泰登岸趙淮安復還  
山東為揚州官軍所逼六月復自通州奔流上至九江七  
月又下過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  
八月劉六等舟至通州狼山遇颶風大作舟覆賊盡死  
按南京探江之備起自劉初我太祖自淮西渡江  
以舟師平江江南遂定全隸一中原有天下故江防  
前代尤嚴常探之月歸船相衛賊無敢窺者所以備  
食無所甚重自成祖後船相衛賊無敢窺者所以備  
賊死無比夫以劉六劉七等敗劉六等不識舟楫不習水  
能孤勝然乃縱使至底豈不貽笑萬世使非天幸  
高其命也母重運東山東之民不遇茶毒乎  
觀當日國家二百有年盜賊亂未有甚于此者侯  
漢清天令之泰斯耳當時諸臣所以控制之略未見有  
持必勝而得萬全者始焉馬中錫策倖固失策既而



九月論平流賊攻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寬爲高平伯陸閻弟陸水爲鎮平伯戚寧伯仇鐵達封咸寧侯並賜諡朱世襲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取同掌院事陸子錦承銜百戶其餘權勢所托奉壽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都督錦承都指揮指揮千百戶者千餘人又以盜賊平定縣內開官運籌定議之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贊宏各底一子錦承銜正千戶東陽等因辭

按正統辛巳六月給事中袁吉卿奏稱本公查李隆監  
武衛軍職歷年冬令各處巡邏之法蓋其弊有三泰  
數太多名額之失失資帶運之法蓋其弊有三泰  
老幼不分今則領兵之老幼不分今則領兵之老幼  
養功師不在邊故有一人而數處兼帶一時而  
或日勞執旗牌或日無警無警之虞或日無警無  
前或勞執旗牌或日無警無警之虞或日無警無  
之實其弊正重值備功加損之類  
私謀巧術弊出百端難以枚舉

冬調邊軍入衛京師時近臣有密獻計者託言京軍不習  
戰陣又謂大同宣府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  
充數成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倒上卽欲行之邊司  
監與谷大用同至內閣議李東陽等力辨以爲不可今  
部科道皆文章以爲不可不嚴復道司禮監文書房官至

閣促令擬稟旨。上坐乾清宮門必欲是夜批出東陳等復陳其十不便狀翌日乃以丙降傳旨行之大同遊擊江彬等因此得入京彬遂有寵于上。○少師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既致仕猶歲時賜養及頒上尊珍饈與見任同鄉祀慶成光祿猶致宴云。

汪循名錄曰今人食貨而疎事爲一身之見重日退快  
亦爲名成身退人譁張而張專爲一詩云兒輩不振錫  
虛名見我歸來時適公辭致不致屈辱者庶幾天機矣  
應伯詩得爲今時公辭致不致屈辱者庶幾天機矣  
內閣學士多入任三楊繼任終身南陽沈後一統而  
黨陳隨漢高澄諸士繼任終身南陽沈後一統而  
十年李賢十年萬安劉建昔陽九年謝道李微萬國五  
年劉古任四年徐濟十四年楊九任之可也非賢皆任如  
萬安劉古事遇反以災異擢賢滿歲之如與食積而重  
之計而已如國象士民何

十二月妖人李五以幻術惑衆倡亂

紅城化之街伍千石和銅石縣知縣作重山山西李姓者以  
李五世曾孫恩衍開來延興府世富天下一某字內令其  
使武選佐其女爲后妃傳猶異水一金今其自立照見  
各樣銀名鈔隨其出則富如人皆驚不疑沈沐撫置銀錢  
武庫金名鈔隨其出則富如人皆驚不疑沈沐撫置銀錢  
其姓金名鈔隨其出則富如人皆驚不疑沈沐撫置銀錢  
所藏金名鈔隨其出則富如人皆驚不疑沈沐撫置銀錢  
破產亦所藏金名鈔隨其出則富如人皆驚不疑沈沐撫置銀錢  
走先通

虜亦不刺殺阿倫可汗，走西海。虜中立阿不孩爲可汗。





江右布政使鄭岳生事為民提學副使李夢陽落職

住

時帝王族濫竽充數告軍民岳先為按察使每事執法  
沮之遂致怨恨理敗奏請送赴周懷遠以夢陽有文  
名最之每以宋杜詩文交懷遠而懷遠亦與夢陽有文  
江廣賈國事相托奏行撫制都御史陳公壽三司掌  
印官會同岳岳與夢陽言相相議夢陽遂致  
岳與夢陽門子持報還無名狀私若于素差大理評議  
忠陽門岳岳因岳陽士論不與冠希開住後家之  
禁錮以岳岳過嚴獄不免岳岳林俊惜其才力救之  
終身

月不視朝無敢言者思具疏以諫降遼方雜職

九月降編修王思為潮州三河驛永時上押虎被傷

十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卒

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

王循曰錄曰給事中王君陽明曰朕謂言天下事無窮  
家宰楊公亦一時之選也王君陽明以酒法窮之朝廷

收禮大民不飲以小人臣問之章丁請臣等

收禮大民不飲以小人臣問之章丁請臣等  
有也此後事乎人等今一等矣既亦不獲要數月之  
推尊復其職中事華端正耳每恨字文達陳之陸相  
器難離今文達之端正耳每恨字文達陳之陸相  
反前被推今文達之端正耳每恨字文達陳之陸相  
累也天下枯示之嚴史氏紀之實可畏也一日之私情  
則風所係扶正人則善類而士風以振矣  
以直諫之謫非功德之澤刻之碑矣  
西和縣人云

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

楊草皆微折色銀兩解邊

楊草皆微折色銀兩解邊  
楊七年邊關諸自是邊用益甚遂有米珠薪桂之嘆  
兵饑民困失在官經買一費難能成可食也  
二錢有餘他可知矣嘉靖初學士吳忠肅于掌錢治  
沿邊糧餉計絕不吝如今日者其故由乎掌錢者以  
遇有軍餉折色舊法意那後便扣逐金銀者以  
色色所不度稅稅是土銀為銀萬俾郎又改銀為  
折色作備  
乙亥正德十年  
泰大學士楊廷和奏去命少傅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

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聖大教奏議曰：漢相俱由郡守，宋相須歷州郡，蓋取其知開闢之義。漢相俱由郡守，宋相須歷州郡，蓋取其知開闢之義。漢相俱由郡守，宋相須歷州郡，蓋取其知開闢之義。

四月庚陽伯夏儒卒

楊一清曰：自古君天下者，操春秋褒貶大綱，仲伯之意，以尊龍列戚，而隆日宸，廣其德，使之預政于朝，特恩而寵，不制而顯，故之者，此也。國朝禮遇戚族，雖實寵而制不治事，有踰節病民，未始不誅抑之。故凡姻婭，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其令，有若慶陽以椒房之恩，榮被顯制，列于五等，為忠義令胤，心至子姓，戚族皆遵約束，不敢恃恩，降為駑庸，其家若慶陽，不失為外戚。

閏四月召總督井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京掌院事

是澤于二月初旬遣通使火信等齎段幣往土魯番，取贖

城印，猶未至。番境澤即奏西夷事，乞休致奉命，彭澤待

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時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

奏言土魯番之首長尚爾驕驕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

使講和，大開溪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

形非惡臣所能逆視。時陸完猶在兵部，饒其奏院而澤又

奏言土魯番連壇滿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

金印獻還，乞將鎮總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

金印獻還，乞將鎮總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

金印獻還，乞將鎮總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

金印獻還，乞將鎮總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

金印獻還，乞將鎮總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

金印獻還，乞將鎮總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

金印獻還，乞將鎮總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

金印獻還，乞將鎮總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

金印獻還，乞將鎮總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

七月大學士梁儲等言：近兵部取司禮監太監劉允性，四

川諸教臣等愚昧，備員輔導，不敢不言。西番本夷人之教

邪妄，不經承辦，宜德年間，雖嘗有遣使之來，我祖宗之

意，以天下初定，時藉之以開導，愚迷鎮服，失秋非真信其

教而崇奉之也。求平之後，累朝列聖止是因其年例，遣人

朝貢，厚賜賞，答其勤，渠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夷境，陛

下今遣內侍近臣往送，番供朝野聞之，相顧駭愕，以為不

應有此輕舉，而尤求討，豐引數萬，動撥馬快船至于百隻，

又欲聽其便宜，處置錢物，差撥官軍護送，于法于例俱非，

所宜益開中，鹽引本為供邊，今虜患未寧，三邊糧草缺乏，

希冀空虛，緩急接濟，惟此一策，且各運司鹽課俱開中盡

絕，若許其帶鹽，不過收買私鹽，發賣射利，乘機夾帶之弊，

不知幾何，鹽法大壞，邊方何仰？況京儲處運與營建，大木

併在雅河，議者猶恐不能疏通，若添此等鹽船往來，挾勢

騷擾不止，地方受害，而糧運大木二事亦為阻滯，且四川

大盜初息，民困未蘇，所欲便宜，措置錢物，在官已無積蓄，

未免科派軍民，窮盜起，漸來之變，殆不可測。況自天全

招討司出，涉歷數萬里之程，動經數年，方達烏思藏地

方今所費官軍人役數多，沿途俱是化外，非有驛傳供給，

途間倘有不給，不知何以為處？又聞番地多與王達子相



千撓有司底宗室有磐石之固。朝廷舒南顧之憂矣。于是宸濠恨其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時世寧已還。福建按察使過家宸濠。又囑其黨巡按浙江御史潘鵬。并搜捕其家世寧。乃潛行赴京。按察詔獄繫。再經冬。拷掠備至。幾疲死。中外莫不冤之。御史徐文華等咸訟其冤。乃得減放。論請戍遼東。世寧浙江仁和人。

丙子 止德十一年

正月。王守仁爲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二月。吉平循車枕等案苗及其酋阿傍阿皆阿革皆僭稱。

王據香爐山爲巢穴。糾合苗衆焚劫居民。及與監僑頭。

平越折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都御史曹祥同鎮。

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參議蔡湖監視且勸。

引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鄒文盛代諸苗首固不聽撫。

聞。上下聖書命文盛勸之。別勸湖廣巡撫都御史左公。

總兵官楊英以兵會文盛檄湖廣四川兵未至先東貴州。

兵以參政胡濂參議蔡潮都指揮潘勳指揮余大倫各監。

統諸將進。皆砲木寨伏。兵計擒賊首阿革。進掃羅微寨擒。

賊阿義阿黎。

按貴州地。既寨險。阻林菁。衆多。易。爲。寇。苗。生。反。

山。俗。性。悍。得。時。機。又。皆。匪。或。時。利。據。苗。民。多。爲。寇。苗。

利。或。諸。苗。無。

三月丙寅起。拔開住將官馬昂爲右都督。科道官經張淮等極諫皆不報。

昂以有孕女。窮。獻。干。上。嘗。騎。射。解。胡。樂。達。語。上。甚。

幸之。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祿。衣。大。婦。皆。呼。昂。爲。舅。又。

賜。第。太平。門。東。上。嘗。從。數。騎。過。飲。院。時。有。

所。召。平。上。大。怒。昂。前。病。歸。女。弟。始。嫁。

四月。時江彬與許泰劉暉等皆率兵入衛都人稱外四家。

兵。諸邊將遂皆有寵于。上彬尤近御用事。遊卒縱橫。

悍民苦其侵暴焉。上乃于西內練兵。時令彬等率兵入。

習。管。陳。校。騎。射。或。時。爲。角。觝。之。戲。上。戎。服。臨。之。鈇。鉞。之。

聲。不。絕。于。禁。中。彬。等。日。狎。昵。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

臥。起。或。親。搏。虎。爲。樂。又。提。督。錢。寧。掌。錦。衣。衛。事。彬。泰。暉。等。

皆。賜。姓。朱。氏。江。彬。與。張。忠。虛。明。秦。用。蕭。敬。等。倭。人。賊。賢。長。

程。弄。權。爲。奸。利。諸。司。章。職。多。沮。格。不。上。然。諸。刻。寬。皆。出。彬。

下。彬。等。時。導。上。出。宮。禁。濫。獵。近。郊。卒。臣。屢。諫。不。聽。安。

南。國。王。黎。嗣。爲。其。臣。陳。嵩。所。獄。無。子。固。人。共。推。立。其。兄。子。

黎。譚。管。治。國。事。改。年。光。紹。陳。嵩。子。陳。杲。占。據。諒。山。府。等。處。

稱。王。僭。年。號。天。應。

按。黎。明。乃。黎。利。曾。孫。黎。利。當。宣。德。初。始。附。其。

國。至。是。僅。四。傳。猶。未。及。百。年。而。爲。陳。嵩。所。滅。

七。月。少。師。大。學。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諡。文。川。先是。東。

陽。與。楊。一。清。皆。湖。廣。人。極。相。善。權。倖。欲。害。一。清。東。陽。力。救。

之。一。清。深。德。焉。至。是。東。陽。病。劇。刺。不。起。一。清。偕。同。列。祭。備。

新貴就問之東陽以諡爲憂一清等曰 國朝來文臣未

有諡文正者請以諡公可乎東陽即起于床上頓首稱謝

莫美于文正彰彰正色立朝今名滿海內仰望乃不

得文正之稿而欲使以惠安子之手西望在內閣端

得文正之稿而欲使以惠安子之手西望在內閣端

得文正之稿而欲使以惠安子之手西望在內閣端

得文正之稿而欲使以惠安子之手西望在內閣端

得文正之稿而欲使以惠安子之手西望在內閣端

得文正之稿而欲使以惠安子之手西望在內閣端

得文正之稿而欲使以惠安子之手西望在內閣端

得文正之稿而欲使以惠安子之手西望在內閣端

得文正之稿而欲使以惠安子之手西望在內閣端

得文正之稿而欲使以惠安子之手西望在內閣端

得文正之稿而欲使以惠安子之手西望在內閣端

得文正之稿而欲使以惠安子之手西望在內閣端

得文正之稿而欲使以惠安子之手西望在內閣端

得文正之稿而欲使以惠安子之手西望在內閣端

得文正之稿而欲使以惠安子之手西望在內閣端

得文正之稿而欲使以惠安子之手西望在內閣端

得文正之稿而欲使以惠安子之手西望在內閣端

得文正之稿而欲使以惠安子之手西望在內閣端

得文正之稿而欲使以惠安子之手西望在內閣端

得文正之稿而欲使以惠安子之手西望在內閣端

得文正之稿而欲使以惠安子之手西望在內閣端

得文正之稿而欲使以惠安子之手西望在內閣端

得文正之稿而欲使以惠安子之手西望在內閣端

不

上肉與後哈答之實方爲而奉城也金明

外矣數十年來康寶兵使方旋而乘雲之師已抵于

戎之死命非惟不得哈答絲毫藩籬之力而反爲西

境何如大寧河套密窟開關大寧藩屏京師今皆淪于

何爲房梁之議者舍此則國而顧漢源今與昔論于

亦以千古光武聖訓以制西陲之實論者以爲長

宋太祖以奇書大梁河日此非吾有也誠者解局

以國家遠誠遠也國以招我朝諸臣之說勞費

以國荒遠誠遠也國以招我朝諸臣之說勞費

以國荒遠誠遠也國以招我朝諸臣之說勞費

以國荒遠誠遠也國以招我朝諸臣之說勞費

以國荒遠誠遠也國以招我朝諸臣之說勞費

以國荒遠誠遠也國以招我朝諸臣之說勞費

以國荒遠誠遠也國以招我朝諸臣之說勞費

以國荒遠誠遠也國以招我朝諸臣之說勞費

以國荒遠誠遠也國以招我朝諸臣之說勞費

以國荒遠誠遠也國以招我朝諸臣之說勞費

以國荒遠誠遠也國以招我朝諸臣之說勞費

以國荒遠誠遠也國以招我朝諸臣之說勞費

以國荒遠誠遠也國以招我朝諸臣之說勞費

以國荒遠誠遠也國以招我朝諸臣之說勞費

以國荒遠誠遠也國以招我朝諸臣之說勞費

以國荒遠誠遠也國以招我朝諸臣之說勞費

以國荒遠誠遠也國以招我朝諸臣之說勞費

以國荒遠誠遠也國以招我朝諸臣之說勞費

以國荒遠誠遠也國以招我朝諸臣之說勞費



俗之徒樂與取斷之流而先發機微之士抑委病  
活機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以至今官醫以此病  
下之變故能成天下之生靈天下之生靈天下之生靈  
事歸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弘治弘治不弘治弘治不  
不奉消長生才有高下耶抑有之而未用耶用之而未  
盡耶觀空同之端闕  
世變者寧不重有感

丁丑 正德十二年

正月 上獵于南海子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靳貴少詹事顧清為考試  
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舒茶倫以訓崔桐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大學士靳貴罷

先是利未春與王三會試官事者其其人受賄賄題  
至是利未春方以病在告既而孫急使出與余談益致群  
疑于是官復  
上微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玉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寺朱

寧所營建也窮極壯麗乃邀 上幸焉

六月左都御史彭澤落職為民

時以兵部尚書王遵勛其振奮遣人請孫士魯番後文  
詩惜矣夫於致勝遠矣故也澤果復振賦有坎及是國  
部大臣及言官多致之者命于多官會議戶部尚書石  
喻禮部尚書毛滂等議以為大出資戶部尚書石  
國奉專之可也奏上朱寧等皆有感于澤內閣被職為民  
民臣錄云正德間都御史彭澤嘗與言官論朱寧念曰  
吾儕不手刃此奴有白于大司馬王瓊老瓊以語等且  
日為君致彼君私孽之于是澤屏屏後序過瓊瓊激

之澤復大罵寧由是銜之建按彭濟物因一時剛挺臣  
為之才然輕哈咎咎事則實不為無過正項黨附權臣  
誤構澤罪株連九畹因失之而當時廷臣一切庇澤近  
則尚書世崇奏議謂彭澤未懷忠勇身負艱難乃亦荷  
且行事不終而還不  
為無罪斷言確矣

南顧巡撫王守仁請疏通鹽法初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  
餉立廢于贛外抽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起正德

六年至九年止至是守仁以勅諭有便宜處置語疏請暫  
行待地方平定之日停止從之○召大學士楊廷和還京

陳先是兵和守制不出梁儲力請起之既至儲遷廷和居  
已上

嘉靖初楊一潛任內閣萬起前大學士儲遷既至梁謂  
一清必遷謝居者相執而不然人以此少之而多梁公

本能  
實謂曰嘉靖初言官漸疏劾大學士致儲假辰淡儲  
兵請下獄止其罪余不勝惟曰余只致仕去已矣勿論  
廣深剛兵事由也人曰是公大罪奈何論平公終不  
辨功者猶不已久之始知與廣深剛兵非公也廣深  
楊公廷和也權傾凡閣下雷制擬言人親察附若筆跡  
焉敢不得誣錄之也君子曰梁公與廣深楊不齊二惠者  
近厚號曰厚翁

斯名偶情矣  
詔許恭泰藩封壤既而不行時秦王疏請陝之邊境益其

封壤朱寧江彬及幸臣者張忠輩皆受其賄助之請 上

許之兵部及科道支章疏奏謂 太祖高皇帝有公禁  
許之兵部及科道支章疏奏謂 太祖高皇帝有公禁

士不可界藩封不可聽許 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

學士楊廷和雷草制思念若遂草制界地秦藩恐貽後虞

執不章制則怖。帝意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病見亦繼引疾。樂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于是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界藩封，非各也。念此土廣且饒，蓋封得之多，畜士馬既富而騎，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為朕念親親，界地不足稱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非臨奸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弗與事遂寢。○南頓巡撫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八月，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遊獵。大學士楊廷和等屢疏請回鑾以安衆心。且言居庸關外臨邊境，北虜不時出沒，穹寇正統末年，英宗皇帝誤為奸偽欺蔽，妄言親征，遂致駕陷虜庭，往事未遠，可為明鑒。不職。按江彬宣府人欲被上自念船游為西北之行，既幸宣府，遂營建國府，時使出入高門大戶，即攝入之，軍士懾服，不繼至。殿民屋廬以供養。長。

九月，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水，饒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又明日，繼賊以衆數萬圍陽和轉掠應州。上命諸邊將擊之，虜遂引去。○王守仁督兵攻桶岡賊，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燹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勝。

從千餘流亡復業。

冬，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疏乞急除奸惡以安宗社。大略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義雄之資，懷險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道非或游衍驅馳，或聲色貨利，凡可以惑感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游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任虜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為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

十二月，內閣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駕有禁，不得出關而還。

閏十二月壬申朔，上留宣府。大學士楊廷和等以次出視郊祀，牲如常儀。有旨戒諭京城九門守門官勿放朝官出城。丁亥立春，上迎春于宣府，備諸戲劇，又飭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各執圓毬，車既馳，交擊毬頭，或相觸而墮。上視之大笑，以為樂。是日順天府官于奉天門迎春，如常儀。○未旬，帝還京，封左都督江彬為平虜伯，許泰為安邊伯，俱應州功也。

戊寅 正德十三年

正月郊祀畢 上復出關遊幸

二月二日 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還京 謚大行太后曰

孝貞純皇后

三月王守仁平江西諸賊 設開縣置官司 明示約束 盡為

治境 度吉人皆立生祠祀之

四月朔 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附葬 親詣天壽山祭告

六陵 遂往黃花鎮客雲等處遊幸

五月未旬 上還京

六月 上復議北巡 楊廷和等諫 萬乘不宜輕出 上不

聽 乃自稱威武大將軍 太師 鎮國公 朱壽 巡邊 又欲以朱

彬為威武副將軍 扈從以行 命內閣草勅 廷和等上言 詔

旨一出 中外臣民罔不驚駭 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為天子

四方萬國皆其臣民 今何為假稱威武大將軍 國公名號

無故自損下 同臣民 地位 延復 混 弟名義 乖誤 自古

及今未之有也 通者 皇上時出巡遊 久不親政 天下人

心無不危疑憂懼 奈何又復為此 萬一宗藩之中 或有援

引 祖訓 指此為名 具本上請 不知 陛下之左右及臣等

代言之臣 又將何以自解 臣等一介寒微 戮身亡家 固不

是值 但恐 朝廷之上 禍亂或從此始耳 此臣等之所以

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 疏上不省

按此疏大學士毛公純等也可謂肅切矣

時 上必欲內閣草勅 屢遣中官促之 于是楊廷和稱疾

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梁儲而促草勅 儲奏曰 勅不敢草

上曰 何逆命耶 對曰 凡事可將順 獨此勅不可 草 上曰

何不可 對曰 陛下為君乃自卑而倒于臣 臣草勅是以

臣名君故不可 上大怒 手劒立曰 不草勅 齒此劒 儲免

冠 解衣帶伏地流涕曰 臣逆命有罪 願就死 草勅以臣名

君臣死不敢奉命 良久 上亦悟 察其誠 擲劒而起 不復

促草勅 既而體部廷議建儲君之時 朱寧陰受寧王賂 謀

入寧世子司香 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 滿朝臣各陰

有所主 梁儲正色曰 皇上春秋鼎盛 建儲本宜輕言萬

一有他 吾輩伏鑕矣 邪謀豈可聽 狗兵部尚書王瓊吏部

侍郎王鴻儒亦助其言 議遂寢

七月 鞏州擁衆深入陝西 周原靖虜 臨洮 鞏州 奉州等地

亦殺掠而去

許氏曰 北虜自朱鞏州之役 百餘年 今生聚既繁 浸

陷 朔方 關中 東勝 河套 之地 皆為所據 自也 先六

路之役 益壯 體中 國恃其長技 往往深入 風雨飄忽 動輒

數萬 我軍擊之 不過依險 結營以守 而無能 不戰而

堂 堂一戰 後驅掠 莫敢 詳 則虜志 日 騎 氣 日 甚 遂 聚

衆之勢 強 弱 之形 具耳 所幸 幸 狼貪 鼠竊 無有 他志 計日

數程 不能持久 第一 大集 饑 困 掠 馬 頗 亦 勞 費 若 得 不

償失印便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勇勇  
轉輸既速得利心益欲饒而官者復難其間最難  
雄關控強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驍悍通逃之徒  
知內地虛實者一旦改處不為狗鼠之計則久缺之銀  
豈能外償便之或生  
內憂誠不知邊事所務矣

七月丙午 上復井幸黎明出東安門出羣臣知送者五

十二人丁未 上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跼

宜所

初正形勸 上下宜所治行宮處歲乃成慶費不可磨  
計復修彩房臨臨諸珍玩及建道所教婦女寶典中  
上其樂焉每稱曰來東還求後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  
專慶得諸幸臣不得近數導上遠出及度居庸仍  
戒守者毋令京朝人未往羣上殿大內  
初以豹房為家室是使以宣府為家矣

九月戊戌朔跼蹕大同

先是鎮守太監馬錫以總兵葉椿弟為獻送為都督府  
居焉又奉都指揮關山指撥後宅軍店二所改為酒  
肆榜曰官舍庚午上至備頭關時車駕至貴近各先  
接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數十輩在道日有城者左右  
不取

南顧巡撫王守仁 上議以為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

于軍餉賦省于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于奸究利  
歸于豪右况南顧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  
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將非利取于貧民必  
須仰給于商賈夫民已貧而歛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

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為宜開復廣鹽著為  
定例從之

十一月 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奉納欽女戊寅  
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山西石州文水諸州縣

十二月戊子跼蹕太原

先是幸偏頭關取太原府府藥工楊騰  
妻劉良女嬖之及是復召見大得幸

上在榆林

已卯 正德十四年

正月戊辰發太原壬子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  
冒風雪以行有司具葦却弗御

二月壬申還京師

三月有吉甫巡時 上意欲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京下

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徧觀中土繁麗人情洵淑時江西  
寧藩久蓄異謀俟釁而發內外咸以為憂大臣科道交疏

諫不聽于是翰林及諸部司屬咸起而諍之修撰舒芬等  
疏先入兵部郎中黃輩員外郎陸震同疏入考功郎中夏

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各疏連入太醫院  
士高釜以醫諫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員外馮

滙兵部郎中孫奉刑部郎中顧崇等率部僚合疏入又明  
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周敘等行人司副余廷

瓚等並連名疏入于是 上大怒下黃輩陸震夏良勝萬  
潮陳九川高整千鍾衣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馮滙孫

奉顧榮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璿等七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華等六人亦跪五日于是數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自橋高四尺橋下鐵柱七根折折如斬是月二十五日也有金吾衛指揮張漢者以是為變故明驗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赤于前以死諫于是有責命錦衣衛將舒芬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為首者調外任調福建市舶副提舉等官餘俱罰俸六個月

四月命錦衣衛將黃華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高盤發充軍翟震民陳潮九川俱為民林大輅周敘余廷璿杖五十

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昨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璿馮涇十餘人駕遂不果出○福建福州軍亂誅其首惡進貴等

衛軍之弊如此故于治安要議

五月御史蕭淮劾奏寧王宸濠不法事勅去太監賴義駢馬都衛奎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戒諭之其其護衛先是上巡道無已繼成未建且御節皆馬丹已校林于宮中外議籍籍然深恐其變也

保赤乞朝廷奏獎以固密籍差人誠金寶于誠實處分饋贈要且屬所差人曰事在不可知若都御史奏事榮俱與王母臣完言急去孫繼別刑一都御史來言事隆文四張惠附機與朱寧有隙欲借機以傾榮及程絳等奏至忠因請行上曰朱寧誠實交通幸王謀不軌朕下不知因請行上曰朱寧誠實交通幸王謀不軌朝政政議陛下不朝也上曰陛下之東閣太監張欽初和但欲復舊反復舊儀已而知其有是保力絕之與楊廷和之言言復舊反復舊儀已而知其有是保力絕之與楊廷和之言言復舊反復舊儀已而知其有是保力絕之與楊廷和之言

六月寧王宸濠反殺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遠遂遣兵攻破南康九江府

先是差勅差元顏頤壽既行京師盛傳以為必擒治寧王不知止事宸濠南康府侯宰林華在江寧師乘隙飛報以六月十三日至江寧所厚致仕右都御史李司等安撫人劉景正及承奉內官劉吉等與謀逆史三司等其子為儒童劉景正及承奉內官劉吉等與謀逆史三司等其子為儒童劉景正及承奉內官劉吉等與謀逆史三司等其子為儒童

逮錄寧賊質俱下獄籍其家以交通宸濠也。

蔣王所見餘孽宸濠之策而省未上  
 遂告兄銀錢贖贖之策而省未上  
 畏禍而守兄銀錢贖贖之策而省未上  
 途經歸義見以宸濠之策而省未上  
 江西北路應請而省未上  
 杖散坊有樂官誠賢施銀司監于午門仍發成廣西馴案

辭籍其家

按以俗人得命于宸濠通使厚遺之使行賄于用事者欲向書陸完等者朱亦持其內與禁中勳時莫不密報于張故反謀金四至是事覺則連累及

九月上發京師至涿州留太監張忠私第○王守仁發

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都朝侯上親

與遇戰而後奏詔論功遣道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

過玉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

遭塗炭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

逃聚山谷為亂昔助濠尚為屬從今為窮迫所激好黨舉

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與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

三月從信錄卷三

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羣小在官側欲調護左右以點輔

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

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于是守

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上至南京命張忠寺同安邊伯

朱泰左都督朱暉統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前往江西勦捕

宸濠餘黨給事祝嶺御史章綸隨軍紀功時江西已安忠

等搜求微隱羅織平民妄濫誅戮以為功而沒入其財貨

軍馬駐省城五閱月糜費浩繁江西之民不勝其擾

按朱泰即許泰朱暉即劉暉皆邊將姻姓也嘉靖中

已結黨出師地方已弊乃假民索賄利及後過縣

縣一空江西平民再遭荼毒矣

將處人成功地為已

流賊忠許泰之罪大矣

權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為江西按察使贛州府知府邢珣

為右叅政以擒宸濠功也先是宸濠反江西諸司無官者

二閱月至是始錄補○改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

按王守仁浙江餘姚人半仙安號陽明山人自幼聰

穎承貴州文華氣節一舉推重理學復起累遷至右叅

政海內提督南寧等處軍務屢平勦寇至是復倡議討

平草莽之變整齊益盛嘉靖初論討新建伯仇鸞而

奉命率撫兩廣撫平思田叛亂初鸞王受之亂以病

辭不待報而歸行至江西南康縣縣令有言謂其不

合章議隨還非大臣事君之道遂制其獄且斥其為

論學書有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面目即吾聖人

良知從信錄卷三

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即佛氏之當程程亦是當存他本

來面目耳又曰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謂之神以其

陰之精即良知之氣也聚則為精散則為神此

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矣又曰良知之氣即良知之

而德所不離也蓋良知之精在於心而良知之氣

全宗德佛而假借書以文之此三書之言乃其肯綮

妙固以大段漏露分明招誘矣近日士大夫乃有以

謂陽明文章功業偉足以及名世不消講學諸君亦不

宗信佛老而誤信程朱之說者夫愚于學部通辨

果矣卒來傳學之極創設之倫惜夫愚于學部通辨

之顯詳志道

庚辰 正德十五年

正月 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眾儒等言南

非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恃恩跋扈。傲狠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時山西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爲重。宇持正而鎮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懼不敢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警駭。督府遣人來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取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不行。○執黨逆畢。負劉瑯劉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獻等下錦衣獄。坐通謀宸濠及朱寧黨也。

皇朝集賢錄

卷二十七

三十八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石瑄侍讀學士李廷相爲考試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上南巡。故未廷試。

三月楊廷和毛紀題請回鑾。舉大禮以安人心。切惟大祀之禮行于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見卽時。廟令俱改卜至再。甚爲非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聖賜頒師回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

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虞。不報。○張忠朱泰慶矯僞命召王守仁。不赴。乃譴于上前。謂守仁必反。上問曰。何以驗其必反。對曰。試召之。必不至。張永聞之。乃密遣人報守仁。旣而召守仁。守仁卽行。忠等復拒之。蕪湖守仁入九華山。宴坐。上使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召之卽至。安得反乎。仍命還江西。從湖口過南康。過開先寺。刻山石紀擒宸濠事于讀書臺後。

五月。上在南京。辛牛首山宿焉。○江西大水。

秋。上駐蹕南京。旣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浙。游湖湘。登武昌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衆儲蔣冕自執章奏懇請回

皇朝集賢錄

卷二十七

三十九

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口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閏八月。上詣孝陵。受江西保送。旋譚。祭龍江。壬寅。詣于江口。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祭郭。自瓜州。清江。登金山。遂如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焉。入書室。取綱府元龜文獻。過考以進。又明日。飲于其第。樂作。分題製詩十章。賜一清命和進。爲易數字。一清厚有所獻。上大悅。又駕還。凡五幸焉。又幸故大學士靳貴第。時樞在堂。上臨撫嗟悼之。命所從番僧爲誦經薦福。庶



戊發鎮江壬子復宿望江樓癸丑上至揚州仍舊總督  
府丁巳撫按等官設宴慶功用金銀牌各二軸一旌帳綠  
帟若干疋其餘折價以進戊午發揚州庚申上至寶應  
復漁干范光湖鎮守等官丘得索賁物不得以鐵索繫知  
府蔣璠辛卯駐蹕淮安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等進  
賀功金牌花紅綵帳上戌服簪花鼓吹入城過山陽縣  
學入取學宮通鑑諸書以出遂宿故尚書金藤第丙寅至  
清江浦復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上自泛小舟漁于積  
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而出

十月上自南京班師凱旋駐蹕通州宸濠及逆黨宗室  
查明從信錄 卷十七

拱維等皆伏誅先賜自盡乃燬屍揚灰  
時羣黨欲自獻俘嬰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矣  
何襲之乎是以大將軍鈞範令王忬仁重上捷實守作  
于跪而上之詔議北旋

十一月庚申執吏部尚書陸完至行在是日復執通濠商  
忠杜裕李英羅明泰用趙秀蕭敬銘永指彈薛蕡陳嘉御  
史張瀚山東布政使林王茂等下錦衣獄

詔以兵部尚書王瓊為吏部尚書○起胡世寧為湖廣按  
察使未抵任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先是世寧以論宸  
濠謫戍遼東及宸濠反乃釋還鄉自便既而廷臣交薦起  
之遂有是擢

按嘉靖中胡世寧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至隆慶  
一保益增秩公初無幾而天性淳樸仕而四十餘年  
尤愛惜人才志存經濟如無不言言無不盡其汲汲焉  
奏陳十卷可見云  
辛巳正德十六年

正月上還京加藩見少傅戶部尚書護身殿大學士毛  
紀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召南京吏部右侍郎羅欽順為

吏部左侍郎欽順嘗上疏言久任良法而併及超遷之說  
大意以為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為流通超于前自可  
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時不能用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庵江西泰和人世翰林編修累官  
官嘉靖初歷南京吏部尚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歸養  
丁憂服除復起為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家居二十年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為事有問知說若干  
刺焉陽朱陸之說卒益文莊

二月上不豫寢疾豹房  
飲藥臣先嘗上疏曰古禮臣之事君如子事父故君有疾  
朝夕和羹一如人子之節養所以養定危極而後安  
也近日常聖躬偶感風寒先朝養病數日陛下累氣  
自展宣廟得宜調攝感風寒先朝養病數日陛下累氣  
自古臣子愛君體國之誠足為國家防微杜漸之道自當  
止于門內今自免朝之後榮恩不聞親視王公等奉藥臨  
至請命日許內閣府部侍郎下卿恩寵重遣客一員朝  
夕請安所候問尤勤藥餌令其先食然後飲何法哉且是  
內閣左右何人太醫院何官何人何法哉且是內閣  
細問第揭帖送內閣來聖陛下起居之說既得漸白  
于外人情自無從處置也及外間傳言漸透野白

御使來之  
居此深處  
此深處  
聖之至者

四十  
上

相朱奉尚書王憲選各管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

十餘件江彬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其餘奏

戊寅司禮太監韋鑑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至興邸帝迎園門外既受詔乃登座受符朝羣臣。

四月壬午。解園寢。癸未。發安陸。帝毋蔣妃戒曰。吾兒行。荷重任。毋輕言。治原。帝嗚咽曰。謹受教。羣道所經。屏絕諸王。有司覓獄。帝從官的及番此。非憂也。

儀制郎中余才擬儀狀由東安門入冀日百官朝見勸進擇日卽位於那至京師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卽位時久旱俄而大雨沾漑頃復開霽景象一新識者知爲中興之兆云

夫人輪曰正德丁卯歲黃河清者三日庚雲見翼軫分  
脈上入月十五日生神武英斷筋盡亨不再振

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葬康陵○少  
師大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

按儲立朝四十餘年。多自蔽掩。不諱其功。不言人過。失  
施德于人不責報。有此德。反操大者。亦不肯言。言至  
居之恬然。疾瘳初未反。多納交士大夫。所親皆有籍記。  
及凌誅閹宦。籍惟儲無之。平生輕財周急。志慕清修。田  
園子負。積穀未幾。子孫或不免空乏。至德中。而處子錦  
剛子負。積穀未幾。子孫或不免空乏。至德中。而處子錦

案贈太師登文康  
霍朝曰梁文康公在武宗朝時色溫言孫無所作于  
是奸滑濟各圖釐奸亦不大肆追德大節則屹不可奪

無武大尉軍救或死公莫上崇懷節地片言足之復  
 威茂大尉軍救或死公莫上崇懷節地片言足之復  
 者益鏖鏖亦譏公曰汝公飲之黃綰李相城田縣公主甲戌會澤  
 取士也亦譏公曰汝公飲之黃綰李相城田縣公主甲戌會澤  
 不教惟史李錡語公趙公數曰月大理丞銓銓格  
 宜驅推諱李錡語公趙公數曰月大理丞銓銓格  
 去新羅錡天下諸公者皆獲直官名公不避仇  
 文庫公曰公實得大無不辨者直官濟危重足  
 曰挽拒擢不中傷士惟公云

陸秩有差。○殿試庚辰年中式舉人禮部奏武官喪禮事宜從簡。上御西角門發策問賜進士三百三十人。○諭閣臣曰朕入繼大統。非妃遠在藩府。實切戀慕。卽遣司禮監官奉迎。○南京給事中孫懋上疏。本正始。疏一養聖德。

二正聖學。三勤聖政。上嘉納之。

上諱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喜其合禮今上宜以孝宗爲考而稱興獻王爲叔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獻稱考而顧稱益王爲叔帝曰父母

可互易若是耶其更議大學士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頤  
濃議最爲得體興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  
王後情理允愜不報○張璁疏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叙

興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述耳。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  
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

非爲孝宗後也。稱與獻以皇叔子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不爲皇上臣子。謂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與獻王廟。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庶全父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因諭廷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帝乃召廷和等入。諭且手敕曰。卿等所言亦是。但罔極之恩。不容不報。今尊父爲與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所生者爲伯叔。不啻降其庶且異其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勅。○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遊。跪門責打致死者。追贈諡祭。脩子其降調充軍爲民者。起取復職。陞用。○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查革武職上疏。謂祖宗開國立爲武爵。專以待有功之臣。品秩之尊莫有過於公侯伯者。我高皇帝開天啓運。一時翊運元臣。懋建厥功。然在當時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至我文皇帝克靖大難。其所封拜亦不滿十餘人。列聖相承。益加慎重。未有權勢弟兄封拜之濫。爵賞之極如先朝者。竊維悖逆實逆。連結憤所致。仇敵一舉平定。他人攘爲己功。既而又有谷大用馬永成陸閏。魏彬等。並

後集

受賂崇於是。張宸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陸永聰魏彬各封伯。其他俱加陸都督都指揮者。又不下數十人。今仰遵詔旨。俱已查革。合行該部追奪誥券。削爲編民。又凡正德年間。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兵部尚書彭澤。覆奏盡行革退。積年宿蠹一旦蠲清。九月癸酉。聖母至通州。以徽號未定。駐留不入。帝聞之。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遜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懼。不知所裁。至壬午。日。至京。由大明門入。帝迎于闕內。從朝議。不謁太廟。止見奉先奉慈二殿。下劄諭曰。罔極之恩。無由以報。其勉承朕命。朕考稱與獻太皇帝。聖母稱興獻皇太后。廷和言與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稱。是忤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死不敢言。帝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加皇字。母爲托詞。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爭皇字不可加。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云皇帝婚禮。將與共加與獻帝后皇字。朕不敢辭。爾等臣其承后旨。廷和等乃乞罷職。不報。○給事中熊治兵部主事霍輅。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疏議大禮。一如張璁之議。上令禮部知之。○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奏。興獻帝宜止稱皇叔。請去父字。十二月。楊廷和寓書致仕都御史林俊。俊上奏曰。司馬光

謂泰漢而下自荀爽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  
后皆取議當時貽議後世 陛下何忍襲爲之奏入留中  
○內閣九卿翰林科道連章累疏皆言張璠倡爲邪說願  
罷斥之不聽○除張璠南京刑部主事先是 帝下大禮  
或問于禮部時楊一清家居遺書于吏部尚書喬宇曰後  
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至廷和街璠授意  
吏部除爲南京主事尚書石璠語璠曰慎之必大禮終當  
行也廷和泣告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爲大禮旣  
難我其恩快執而去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八

秀水沈國元訂

世宗肅皇帝

壬午 嘉靖元年

正月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爲新建伯○禮部尚書毛澄

等上言皇上加恩本生御批帝后之上又各加一皇帝

似于正統之親無別何以告郊廟而布天下也不聽○乾

寧宮小室災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清寧後殿豈典獻

帝后加稱 祖宗神靈或有未備者乎給事鄧繼曾王事

高尙賢等亦各上疏 帝心動乃悅從廷議稱 孝宗爲

皇考慈壽 皇太后爲聖母典獻 帝后爲本生父母不

稱皇而給事朱鳴陽因言清寧火災揆厥咎徵典禮失中

實爲厲階蓋禮既徇私直言者始不見用希進者特藩邸

之私而冒濫始多亂政者恃調護之私而大法始壞咸曉

侍官掖之私始得妄求貴近侍逢迎之私始敢干預惟

皇上仰畏天變俯恤人言以端本而肅弊焉不報○陝西

甘肅五衛軍大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焚其屍

被銘之妃趙氏李隆以私憾誣部平殺之及尉

報兵部則謂給事劾激發軍士開諭竟無惡焉

兵部主事霍韜進三劄

一言通同學修政事爲先務二言當開賦輿登耗官簿

增減之數開列者記以典與德權節之思三言諸司吏

清弊益宜一一嚴舉而整飾之至于其本及在上下

交臂太甚貽誤日深臣聞遊宦家召向復原

吉岡遊西苑飲酒甚歡英宗召李夢陽面奏

事李夢陽曰臣向蒙大恩歸朝索與陛下不必

法三代第近親人報聞

御史馬紀請如國初之制設起居注官下所司知之○御

史朱永給事中邵錫上疏陳時政缺失

太謂近者言官奏進章疏陛下御批有日知道了有

日已有言矣夫言官之言行力行之也言官有言而

言足非晚過之也錫謂陛下御批有日知道了有

或半載而即更奏請方行或期月而後改即如選諸

府蘇廣及宣軍徐廣二部部臣屢批而不從中官一

言而遂失認書不從中外傳聞雖入乃悉下孫同

大能仁寺妖僧亦瑞竹正德間謀領聖書金印賞賽無算

帝從工部侍郎趙璜言簿錄財貲及玄明宮佛像毀割金

屑一千三十兩悉給商以償宿逋○先是人有建議毀京

師諸淫寺者竟寢不行事屬禮部郎中屠應埈一夕發檄

偏京師悉從拆毀士論偉之

二月詔曰聖母慈壽 皇太后敬相皇考 孝宗訓育朕

兄武宗廟有今聞皇親表正宮闈毋儀有年 聖祖母貴

妃事我 慈宗澤蔭摩佑本生父與憲王聰明仁孝本生

母與憲王妃莊敬勤儉誕育朕躬丕承前烈謹奉冊寶上

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 皇太后皇親曰莊肅皇后又本

聖母慈旨上 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

獻帝母曰興國太仁以大禮既舉洪恩誕敷布告天下

三月以水災免河南開封府及汝州秋稅。○帝念胡戴功封廷和是紀爲伯給諫衆世襲及壽安太后弟郭亨與國太后弟蔣倫各封伯爵寧侯張鶴齡加太師太監張錦等九名承奉官等二十七人皆授太監加祿歷官其部寺臺諫各賜金綬有差。○戶部尚書孫交兵部尚書彭澤會疏國清歲四百萬石領運十有二艘其領衛所一百四十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校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艘近來漕規盡弛軍亡船廢恐悞大計。帝命總督漕運嚴報四月詔廣東看守珠池之使不許預地方事。○陝西巡按喻茂隆劾總兵李隆以私憾殺巡撫許銘命速勘以聞。○正德中北虜太師亦不剌殺小王子畏其子報仇走涼州與阿你克厮數萬乞我曠土住牧守將難之亦不剌怒大掠堡砦住西寧外境攻破安定王族盤據西海其子麻八台復侵番落兼有西土列噶眼班板丹之力諸部漸掠西度給事中張紳蜀人也上言西土諸部南距林漆西踰甘肅周匝千里土廣人稠國初歷以爵賞懷以茶利非徒藉其互市亦漢人斷匈奴右臂也今虜乃併有諸番踰秦隴則可以窺關中出階文則可以向劍外其不爲膏肓之疾乎昔吐谷渾以靈東鮮卑西併諸羌遂爲隋唐歷世患况虜既有定穴而復兼以富強之種落乎及今不治爲患

不細疏下本兵  
新建命下王守仁疏辭 上不允  
五月給事中張九敬御史江淵主事霍韜言 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天人共屬楊廷和何與定策太監扶安何與贊襄駙馬崔元之捧符惠安伯張偉之迎發與蔣鄒効勞諸臣皆臣子常職何足爲功侯國非軍功不封錦衣非軍功不授晉秩及于爛羊爵當輕于敝袴廷和見紀乃上疏辭封本兵彭澤奏正德中權奸用事封錫太濫皇上藩草殆盡乃以定策之功封廢至五十三人非所以爲訓也宜聽辭免 上從之各廢一子惟外戚伯如故  
六月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卒  
華守仁父才謙宏達持堅定方道理嘉稱士大夫皆趨之華獨不往嘗守仁劾之連怒逐守仁而素敬慕華  
南京禮部尚書章懋卒諡文懿  
懋浙江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平生志行高潔熱心大業居常不爲異同至臨大事決大疑斷疑經綏遠慮平不穆凡皆延攬不人其心第居二十年諡懋忠諫日自晏仕九卿至入宦居官不過十年歷降臨滿三才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明年九月金華如前王九華奏其隨從貧困乞優卹 上命月給米二石待出物  
汪珊疏十漸下所司  
疏曰 皇上即位之初每事獨斷今成里左右或獨斷獨陰既一漸也初每事訪大臣今禮親王監國而

流遷一海也初罷諸不經遂嗣今乃稍稍復三潮也  
初罷遂一海也初罷諸不經遂嗣今乃稍稍復三潮也  
日官幸親今忽而不經遂嗣今乃稍稍復三潮也  
兄貴初罷遂一海也初罷諸不經遂嗣今乃稍稍復三潮也  
以正法今犯法者率皆死而罰金復何益乎  
復有過者初言不得任用今鑄字官備稍替換件日  
不准有司上訴罪未正直遂答曰有南浙潮地距拒人十  
海也

南京風雨暴至江水泛濫官闕城垣大壞民多溺歿勅諭  
文武羣臣同加修省以圖修復復遣官巡視賑卹被災之  
家

九月辛未立 皇后陳氏勅兵部陞后父鴻臚寺卿陳萬

言爲中軍都督府同知后母翼氏封夫人給誥命

十月給事中章僑御史梁世鏗言三代而下道學至朱熹  
大明近有倡爲異學者以陸九淵爲簡捷而以朱熹爲支  
離宜嚴禁以正士習 上曰祖宗表章六經初崇正學欲

成正大光明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文辭艱險有傷治化行  
督學禁論之

給事中張原請去蕭敬不報

十一月兵科給事中夏言云陛下奉天法和德懷乾綱  
明目達聰大開言路宜詔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  
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章奏紀其數目以防乖蔽

原缺第六葉

著

又奏請于朝觀時乘輿御食以風官僚納之○庚申尋安  
皇太后鄧氏崩○大學士王鏊以上遣使存問疏謝因上  
講學親政二篇 上褒美之

十二月羣臣奏請安 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古典御  
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鐘鼓不鳴鞭  
癸未嘉靖二年

正月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地震給事中黃臣請塞傳  
乞之門以消災變不報

論從龍功蔭已故太監趙山之養子各趙雲者以爲錦衣  
指揮太監楊璉丘清死復援山例應養子楊倫丘顯南京  
守備戴義次復應其從子戴錦戴俊太監張欽請贈養子

李賢以爲錦衣世襲指揮本兵彭澤及科臣夏言許復禮  
安樂許相卿爭之不報○大學士楊廷和言食事史道論  
臣再三荷 皇上下道于獄而今吏部鴻臚寺官慰臣公

論明而國是定矣弟聞道有老母隨養京邸乞曲賜矜全  
以慰其母俾道改過自效詔曰卿忠誠體國正大光明史  
道挾私誣罔取罪卿更何之陳乞具兄休休有客俟鞠明

處分是日 上復遣中使至廷和第賜之羊酒廷和疏謝  
溫旨慰之○巡撫何天衢言洛陽乃周公經營之地宜建  
廟賜額令守臣春秋致祭登封縣舊有觀星測景二臺公



遺跡也。土圭表漏具存。乞勅欽天監委官考正制度。尺寸書之史冊。從之。○謫言官史道爲金縣丞。曹嘉爲茂州判官。閩閩爲蒙自縣丞。

三月。廷試進士。賜姚來等及第出身有差。○楊廷和疏請斥逐。信道停羅齊。九卿齊字等。各疏諫止。上曰。覽卿等言。其見忠愛至意。朕已知之。

五月。丁丑。雷雨交作。擊觀星臺。使風杆連石壓碎之。○興廟祀典。太常卿汪舉請用十二邊豆。如太廟儀禮。官賈諫言。正統本生義宜有異。八佾太廟之禮也。安陸似宜少殺。以遵二統之嫌。上曰。樂舞已定。令所司修之。何孟春等力諫不報。

六月。叛人宋素卿等伏誅。素卿假充日本貢使。率其黨竄慈縣。縱火大掠。殺信輝劉錦。蹂躪寧紹間。已而浙江鎮巡官。捕得素卿及妻人。中林望古多羅等。具獄論死。

七月。錦衣百戶張瑾監倉。索羨慶人。王華難洪戴。擬劾之。瑾故哀懇。願受笞。洪戴以爲實畏已。竟笞之。瑾遂以違制。植提錦衣官奏聞。命卽逮訊。科臣劉永清。書林俊孫交客。疏救不報。因各求退。上慰留之。

九月。林俊致仕。

前倭以李以陽事。賊詰已。有去志。及後。泰九。皇不聽。乃相與乞降。虎之。酒。際。其。以。行。

吏部右侍郎何孟春。傲漢魏。相因歲不登。條奏故事。引漢魏以下諸臣奏列爲八事。一引漢魏相之言。諸禁止奢靡。一引唐陸贄之言。請慎重賞罰。引宋王禹偁奏請減百官俸。一引范鎮奏請裁革冗費。一引葉衡奏請廣聽納。一引范仲淹奏請勞。安撫江淮百姓。一引廖剛奏請諸州縣不許逞寵。一引趙汝愚奏。災傷州縣。請預免來歲稅錢。上曰。制祿養廉。朝廷常典。文武官俸。勿減餘如議行。

十月。永福長公主。憲宗妹也。卜以是月。于歸蔡瑛。時孝惠太后服未小。祇而禮官上儀狀。謂駢馬常。拜公主坐受其。二科臣安磐言。昔唐衛山公主適長孫氏。子志簡。以太宗服未除。爲言高宗從之。閭閻小民。有新喪者。不得婚嫁。今太后几筵未徹。而輒行婚禮。何以作極。且駢馬雖賤。而公主坐受其拜。夫婦之禮。亦甚乖謬。舅姑儀節。尚未定議。亦宜酌裁。以復古道。不報。

十二月。光祿少卿華湘。攝欽天監事。上言。堯時冬至初昏。昂中。日在虛七度。今冬至初昏。室中。日在其六度。計未四千年。已差五十度矣。自至正辛巳改曆至今。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至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洪武中。博上元。統言我朝曆法。雖名大統。實沿授時之舊。年數漸遠。天道漸差。洪武距至正一百四年。歲差尚爾。況至今。已二百四



忍大器之不安也。雖入上怒下繼會詔獄幸降金墮縣丞○初制郊祀畢宴諸大臣名曰慶成上以災數不宴修撰唐阜言祭祀禮重却丘君臣情通宴享帝王所以報本始而薦慈惠也皇上潛升百度惟新而臨御三年君臣未同一日之宴誠爲闕典不報○大理卿鄭岳言臣勘事陝西道經畿內河南見太行西倚潼關東繞懷衛北極燕冀水皆東注南入于海虛易渾泥琉璃清洛衛沁洛潞其大也宜令瀕水開田築堤鑿渠平疇無水者量潞潞或爲陂塘下通水泉上蓄雨潦數年之後皆爲沃壤矣戶部侍郎王承裕覆議行之

生明從信錄

朱子人

三

三月修撰舒分御史朱潮等各疏言皇上孝事兩宮當如一日與獻太后聖誕既已朝賀今昭聖誕辰遽傳命婦兒朝禮數頗殊關係不小尤當議禮份更之日此報一出人心驚疑乞別降給音以彰至孝上怒其出位妄言各逮訊

四月給事中安盤上疏言今欲別立一廟于大內則是明知恭穆萬萬不可入太廟矣太廟既不得考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上曰朕本生聖母躬親奉侍而本生皇考遠在安陸於卿等安子奉先殿西室所司其修葺

以盡朕歲時追切之懷禮官即詎日具議仍執違旨者罪

無赦

五月大學士王鏊卒贈太傅諡文恪

鏊字士衡會稽人廷試第三初授掾不羣學問瞻博爲文卷帙備雅當時式之至其立朝大節卓然在人耳目士大夫多惜未究其用云

修撰呂柟以修省自勅不職十三事言甚切直下鎮撫司

拷訊○上定奉先殿西室名觀德殿奉安典獻皇帝神主

○霍韜赴召力辨二父兩統之非而席書亦上大禮考議

瑞寧至復修七事以上俱留中鴻臚少卿胡侍言祖訓兄終弟及蓋嚴嫡庶防覲視耳魯嬰齊不受命歸父漢病已

生明從信錄

卷二十一

三

朱子

六月以張璁桂芳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讀學士○土

嘗嘗滿速兒寇其肅巡撫都御史陳九疇禦却之○詔廷

遺忠劉湛賜祭葬復其家追念首倡誅瑾之誅也○員外

薛憲上爲人後解二篇爲人後辨一篇上命鎮撫司逮

訊○御史段續陳相各疏尋等假議禮以干進不宜驟加

清秩帝怒其排妬忠良逮獄謫補外南京尚書楊旦顏

願壽沈冬魁李嗣充翟文奎侍郎陳鳳梧等都御史鄒文

盛伍文定等各上言俱切責之

七月璁專上言今日典禮願與禮官辨晰列十三事以上





史 1—480

後擬如文華規制出入不與 太廟同門坐位不與 太廟相並祭用次日廟欲稍遠庶以 成祖廟獨尊之體避兩廟二統之嫌 上可其奏命度地興工製定其名曰世廟

七月命建崇先殿 上以觀德殿規制窄隘宜於奉先殿左別建一殿奉安 皇考神位工部尚書趙瑄言與奉慈殿對峙恐 獻皇之靈弗安況外有世廟可勿更書亦言大二相繼民力宜惜 上不聽復諭大學士賈安宏請勅該部十日興建○壬寅世廟垂成 上自製樂章示宏等命更定曲名別於太廟

皇朝實錄 卷五十八

按更議世廟崇先殿神曰永和初獻曰清和亞獻曰康和終獻曰中和禮部曰太和禮官曰季和

辛卯 帝奉 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 帝諭輔臣曰

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知宏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初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以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也聖母謁廟不可 帝以問恐尊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穆夢所引開元禮不可為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帝書劉龍曰 高皇帝準

古廟見禮為大婚禮后之制未及施行復定冊后止謁奉先殿璣所引俱婚禮今乃行大祭禮不可附會 章聖皇太后宜奉主後謁觀德殿以守祖法璣等曰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衮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袿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于與后共承宗廟也 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禮未為不可因具議上席書等不能難乃請 皇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勅建處士吳與弼祠

八月致仕刑部尚書林俊卒病時疏言身後乞免祭葬以安存歿矜錄議禮諸臣以慰幽明廷杖之法成化初皆厚綿重贍止以示厚逆瑾亂政始解衣焚楚非仁厚之道也

皇朝實錄 卷五十八

頃德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拱霄鍾速宜引用以裨聖德

支大綸曰見素立朝正直不妄說

楊一清請勸西虜 上慮降衆命具制勝方略以聞

時清已起致仕為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提督陝西三邊軍務

上念歲災民困欲暫止仁壽宮役大學士蔣宏等言 昭聖皇太后久處仁智殿意或不安以漸修復庶足以見

陛下之孝又方有旨修建不待 世廟工完旬日之間再難改更 上曰時值災傷民生困苦殊其欲暫停以恤元命 皇伯母安處仁智殿亦為宏飲但孝奉不可一日或

缺而小民亦當愛念所遣各官毋得科擾

九月 上以四方災異命輔臣撰直論上下同加修省大學士費宏等奏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於科歛工匠不能停減則民力勞于奔走近京地土半爲莊田而民間養馬富差之費無從辦納入庫錢糧賠納過多而遠方承領管解之人無所控懇太倉無三年之粟而冗食者收充不已京營無十萬之兵而徵工者借撥不休冗忠直之士以觸忤得罪而未蒙寬宥臺諫之臣以敢言爲讎而每加詰責有罪當刑者屢經密錄而不爲處決無冤可辯者或加僇言而仍令看詳皆足以下致民怨上干天和又前日

皇明律例卷一百一十八

三

皇上憫念民窮欲暫停仁壽宮役臣等不能將順聖意若因修省暫且停止亦未爲不可也疏入 上曰覽其見忠愛輔導之意近日或兩電或呈變朕以惶懼故命卿等撰旨省察此非下民之咎其失在朕也卿等所奏工役木造者停止見造者亟完各監局匠人等係是舊額除奉旨外毋得煩擾京營之軍令兵部議處言官以盡職爲實輕率者亦宜治戒因有罪迫生寡民以寬抑致外令法司從公審處其餘事宜所司酌議以聞于是工部尚書趙瑣請罷王德殿等工併世廟及仁壽宮完日乃可議興他工上納其言併罷仁壽宮召樸木侍郎王凱來京

十一月先是其肅之捷諸臣恩慶有差而參隨人等均陞一級似爲過濫及查尚書金獻民抗雄俱照依額數各二十員名而張忠諸人等反至九十員名科臣鄭自望奏之不報○命再詔尚書伊訓併 聖祖所製洪範註與近日御製無違分爲三書共成一帙復命將卑卑伊訓無違註釋各曰書經三要○召一清入內閣起致仕兵部尚書王憲代憲至則請征勦如一清言 上竟不許丙戌 嘉靖五年

正月 上製咏春及四景詩屬宏和親序其端名曰咏春同德錄○戶科管律言兩淮鹽課舊制七十二萬引有奇

皇明律例卷一百一十八

三

其常股四分以給工役賑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家大事邊警有急未嘗擅開糧草皆輸本色未嘗濫收銀價是以國不言虛還不告歉正德中改常股存積皆爲正課破何生妖遂令商人自請開中又皆折收銀價緩急無備臣請自嘉靖五年始盡復舊規則公私兩便從之

二月虜亦卜剌住牧寧夏賀蘭山後將以冰合渡河入套提督王憲總兵抗雄却之○御史雷應龍請罷允祿等歲供鳥獸飼肉一萬六千餘觔祿至五千二百石命所司覆數以聞○戶部尚書致仕韓文幸贈太傅諡忠定

按文清心寡慾謙厚雅粹又嘗願免恭諡量益先居常抑抑至臨大事斧斷斷之說不憚年八十六所寄



有賀表奏  
議師回職

畿內饑。上命祭郡縣倉庾及太倉穀錢賑之。

三月廷試進士。賜龔用卿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御史鄭洛言。據張璠劾費宏受王納賄。是宏爲貪夫。

不可以司政本矣。而人無非之者。以其藏垢納污之量也。

以聽導之言。宜其可以秉國柄矣。而人無與之者。恐其弊。

視代宏。遂至流毒天下也。乞諭宏以知足之義。戒璠。蓋暴。

橫之愆。各令罷職。別選賢良以副任使。不報。

五月御史謝汝儀上言。伏願推復衛道之心。宥豐熙余寬。

張漢卿郭楠呂枬等。而敘用之。推黜崔文之心。退王堂谷。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一

大用而別選內臣謹厚者以充任使。

其官推文以補權所罷。故以此爲言。

大學士楊一清疏五事。一曰。聖孝。二曰。聖政。三曰。聖。

言。四曰。宥過。五曰。和衷。上優詔褒答。

七月副都御史張潤請申訟牒株連之禁。從之。○享太廟。

遣駙馬崔元代給事中章儔言。廟享重典不宜遣代。奪奉。

三月。○時。上聽政之暇。頗事詩詞。聞與大學士費宏計。

論詹事桂萼忌之。托言詩詞小技。惡勞聖躬。上曰。朕學。

詩不妨政務。爾言固見忠愛。但宏既居輔弼。職在講論。朕。

有所疑。亦必諮問。○山西巡撫江潮言。宗室蕃衍。祿米日。

增。歲徵不足。乞將各府祿糧徵收。每石夏稅六錢。秋糧八。

錢。而放支則折銀五錢。擇其餘數以補不足。戶部覆其得。

節得宜。請著爲令。

八月。上御書十二言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福善禍。

領示羣臣。

十月。上製敬一箴及注。范浚心箴。程頤觀聽言動四箴。

頒賜大學士費宏等。各跪謝。○編修孫承恩猶尚書中善。

惡事。編成韻語。以爲法。唐虞至宋元人君事迹。可爲法戒。

者。樂格成詩六十首以獻。上嘉納之。賜名鑒古韻語。

十一月。淮河泛溢。諸臣上疏請治。俱下該部議。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一

禮部尚書失一。上言。清河以北。兗州以南。水勢渺茫。

或開支河。以分其勢。或開濉河。以通其流。或開徐河。以通其流。

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

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

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

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

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

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

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

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

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

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

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

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

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

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

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

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

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或開此河。以通其流。



唐蘇王綬既反對失之金遂創銀經幢象銀鑄像無幾  
而湘不得再思恩失之怒落漢縣信是漢與我  
命矣廟東司府故庫銀而不得自分後我至其兵部  
奏請兵庫遺失銀鑄這等千鈞境地方必得重臣前  
奉旨同撫處乃矣上乃令王方仁代之亡一應主客  
官軍主副將校三司官屬悉聽調遣節制公同計議行  
上聽講大學衍義製五言詩并序一首示大學士楊一清  
等清等依韻和進上命集成一帙名曰翔學詩

[illegible]



陳永發

五

[illegible]

張璠疏謂各省鄉舉俱照兩京例令京官往試京闈分考  
亦用甲科以羅真才從之。○李福達欲平賊也。○品服金  
束帶及入闕賜玉帶銀圖書二曰忠良貞一曰純愷糾紛  
楊一清曰者德中正曰純愷糾紛建霍鑒曰清謹學士純愷  
輔德桂萼曰忠誠靜慎純愷匡達各銀圖書○詹事霍輅  
陳數事一言洪武中令天下多栽桑粟今六軍萬姓仰食  
江南萬一漕河遷徙南土災荒綽安仰給必興治井方水  
利勸課農民栽種桑粟此今日急務也一言永樂中命宣  
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今若能查覈兵伴招集游  
民給以農器使耕遷地則數年後可盡闢也一言農桑爲  
衣食之源請勅巡按督守令用心勸課一請千陂塘湖堰  
可蓄可洩者皆因地修濬既可利水以灌農畝且亦可分  
殺河勢不致橫溢一言內外軍職職掌載有定額今陞授  
漸多乞勅兵部查覈其數一言洪武中軍機子弟年至二  
十方許比試襲職初試不中者食半俸再試不中者降半  
軍制雖世襲最嚴考選乃今悉踰權貴雖乳臭小兒無不  
中者乞嚴納賄之禁衆比試之實一言成祖既平交趾聞  
歷賞孰便夏原吉曰賞費于一時有貲歷費于後日無窮

奉武侯勅督府圍營

十一月場一清等言近畿八府土地多為各監局及勢豪

之家乞或作草場或作皇莊民各失其常產願自今凡

有請乞絕勿復許上令戶部推侍郎及科官有風裁者

往勘

吳瑞承曰世廟因一清之疏肅理京畿而略及天下不

惟將求受其賜而且既性懲其然彼近臣等親疏不

然

法乎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開住太監步永當正德五年夏夏

鑄之變受命總督能計擒逆黨撫安軍民及回京奏發劉

理罪狀下獄伏誅宸濠之變隨武宗南征特逆賊已擒

而張忠等猶復求餘黨永至多所開釋一方始安江彬手

故惟陸首功餘皆實資過年奏捷者帝素者獲妖言獲賊

盜者冒濫陞職如祖制何一言天下儒生不知詰律請照

洪武中例令禮部刊大誥諸書頒示生員及民間子弟議

讀一言奸民避罪及情民不力田者俱欲為僧請照永樂

中例有私自剃髮者并父兄發北京種田則邊方可困而

貧民得所一請照景泰中令各寺觀每留田六十畝餘悉

給民佃種墾入詔下所司○命議鹽法錢法戶部尚書鄒

文盛因條鹽法五事曰禁私鹽曰禁占窩曰禁奏討曰明

限制曰添刷引錢法二事曰遵錢制曰禁私販上納之

奉武侯勅督府圍營

十一月場一清等言近畿八府土地多為各監局及勢豪

之家乞或作草場或作皇莊民各失其常產願自今凡

得乞賜起用。上乃起永提督閩營。永至督餉查軍數

目一清。

戊子 嘉靖七年

正月起原任兵部尚書王瓊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

時哈密弗靖聰奪言其禍起于彭澤陳九疇乞急用王瓊

以寧西鄙。帝從之。瓊因論九疇誣罔請滿速兒賈不死

帝命逮繫詔獄弗能遷阿執政意撓掠備至坐誣罔斬

連彭澤廷和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忠勇再保河西有功

得不死滿速兒邊彭澤金獻民奪官廷和獲免

二月 帝勅戶部曰其肅邊儲久缺其詳畫經久之策以

聞胡世寧曰其肅米價湧貴由壞祖宗邊策耳永樂中

邊儲悉籍鹽法每鹽一引輸粟一斗五升富商悉聚邊鄙

自行耕墾樹藝兼築堡聚所以兵強食足天順成化中變

其良法輸金戶部商賈不復在邊芻粟悉資輓運轉販艱

難益以飢荒價遂騰湧今米一石價至五兩兵民得廩殫

碎載道宜復鹽法以紓邊困霍韜亦云宜復鈔法以存龍

戶輕引銀以來商賈 帝嘉納之○大學士楊一清言積

邊儲不過緣買召商二事今緣買既有弊惟召商為最便

耳必自今永為定制凡開中鹽引務令商人上納本色邊

儲銀兩除量留以備凶歲新放亦當召商糴粟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然欲以本土之所出供本土之所需非廣興屯種不可欲廣興屯種非補助屯丁不可宜令清軍官各查理衛所軍戶。不然亦可做古募民實塞之意召募隴右開西之民以屯塞下授地之外任其開墾俟三稔更徵其稅屯政修舉之曉牛具種子皆爲官物屯地墾沒者聽人首告官家佔種者論今此還管屯之官貪婪侵剋者罰無赦有成效者薦舉擢用上令擬議條劄以聞仍初王嵩烈天和身親督課務底成效○增築邊墩時給事中陸榮言陝西河套本吾地國初設東勝衛以控扼之自後棄爲

4442

腐巢其宰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最爲虜衝地勢平衍無險可恃邊疆低薄壕塹淺隘虜每擁衆深入正德初楊一清總制陝西欲將延綏定邊營連東石灣池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內邊牆增築高厚會本官去任中止迄今議者多言邊塞風沙服築易壞然前所築四十里計今且二十年屹立如故則斯言謬妄可知上命如一清初議速發帑儲佐之勿靳費

三月南顧延撫汪鉉奏元日甘露降于長泰等縣上賜鉉白金文綺遣官祭告薦于宗廟○勅製忠靖冠服五月封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詔求直言楊一清疏

暴

齊宣以

之微 當

日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民  
 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督人有言爲國有不足懼者  
 五深可懼者六今日之弊實恐坐此臣僚其受曰聚賢才  
 以力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蔽蔽而已 帝  
 嘉納之○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報恩田賦平疏陳窮兵  
 黷勦則有十患罷兵行撫則有十善 上嘉之○提督三  
 邊尚書王憲言并肅間中引鹽召商上納糧草以備緊急  
 各商開納本色夫有應者乞行總理糧草都御史會其書  
 撫臣酌處本拆兼收庶人情樂從邊儲有賴從之  
 六月明倫大典書成 上親製文序之○定議禮諸臣罪

—

以延和爲罪首編氓毛澄以下罪各有差  
被一五功皆不利太祖開元功文臣韓國公李善  
表以錄功成德 魯元功太子太師張國公丘元  
用經殺後嗣全家 議濟南功武臣中興公石元下  
貴十經 德 天順 破元功武臣中興公石元下  
新入元功 有 下 德 金 功  
兩廣諸寨賊平

聯輿越嶽牛驥爲仙童磨力相隨驅上連八塞諸蠻下  
 通古陶凶竹羅風仙童力相隨驅上連八塞諸蠻下  
 改郡縣鄉井公恩女財畜民遣茶葉烹飪出壯壯之際  
 果而令永順保縣二州招撫頭領許顯昌土人等  
 守仁道進蘇王校等兵入峯剿蕩事宜改撫  
 分道五名馳捷奏入京乞處置兵峯剿蕩事宜改撫  
 三萬五千名馳捷奏入京乞處置兵峯剿蕩事宜改撫  
 丹衛城於八寨改築思陽縣城於五回一改鳳化縣  
 治於三里一寨改築思陽縣城於五回一改鳳化縣  
 築守鐵城堡於五回一寨改築思陽縣城於五回一改鳳化縣

七月 上詔安皇太后尊號追加恭穆獻皇帝尊諡  
聖皇太后尊號○史部侍郎湛若水進所撰格物通又會卷  
詔留覽

九月河道總督盛應期議開新河初郎中柯惟熊贊之甚  
力人頗從議朝議罷役應期請殺一目毋停止據其終事  
惟熊復其言其不便部議兩罷之應期果殺任事欲急于  
成功然功未及成而罷其所開新河後三十餘年循其遺  
跡疏之運道至今蒙利云

以時節節較之使家舊河等處連其口可為永利計丁  
夫若干工可六月而畢延議共之得上海武城通河至  
海縣家旋南修長堤以防水患上提工半而人皆借之  
應期能以工解待助濟希代之上治河無惑日河之  
大而要者有三一除家渡無代之上海縣城遷徐州  
家經行離衝出前遷小河入海一海縣城遷徐州  
趙淮以海夫家渡越皮家乃上流之支河遷雲橋徐州  
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上流二支分流會于淮而入海故  
徐無患漕渠不淤今上流二支分流會于淮而入海故  
無畔岸决堤雲橋一支下東徐呂二洪上過開河流水茫  
發沙雖堤而復决堤難築而復决近因起皮家開濬水  
通正在駁縣家渡以設水勢漸暢都御史潘瓚奏為濬

李朝從信錄 卷三十八  
三十八

十月丁未皇后陳氏崩○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  
之佳學聖君子最哉勿假尚書胡世寧因為疏解上之

上嘉納○國子祭酒魯鐸卒故事四品大臣例無祭葬贈  
諡以鐸清節著聞特令治葬諡文恪

閏十月冊順妃張氏為皇后

十一月 上親製顯陵碑文召楊一清等千文華殿諭曰  
碑賴卿等添潤茲特酬勞賜一清蟒衣麒麟衣各三襲玉  
帶一張魏麒麟衣玉帶如一清翟雲鶴衣三襲金花一  
各上疏謝○以通惠河成權運漕至者一百九十九萬有  
奇省脚價一十萬兩吳仲以運軍疲敝請暫給三分之一  
俟之二年後併減歲運以寬省民庶軍民兩受其惠報  
可○是年石磴卒年六十有四諡文隱更諡文介

李朝從信錄 卷三十八  
三十八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九

秀水沈國元訂

乙丑 嘉靖八年

正月侍講學士許誥陳四事一請進講河圖洛書一請進講經書一請進講大義凡諸家小道一切屏絕上嘉納之○河南巡撫渣墳罷

河南巡撫早荒民多飢餓凡諸縣請賑濟者頃數斷不發河南知府范純一不待賑開倉賑之民皆以賑以是受其益者有司賑貸稍寬則加議者會有以賑西飢民父子夫妻相食者純一曰此皆上切實戶部賑恤上

二月王守仁卒于南安道守仁方畱離任不暇奏讀吏部以皆有可原乞從寬宥上謂擅離重地非事君之道况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命會官集勘○大學士桂萼曰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之書藥召生徒互相倡和其門人爲之辨諍至謂杖之不必投之江不必以質天聽幾于無忌憚夫若勦捕逆黨論功足錄宜寬奪伯爵以彰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從之

史亦謂已矣而不言禁捕以擅離重鎮咎之世之思功也

命行義倉社會法

按倉之法但立之于州縣則窮鄉下壤百里號餓旬日待糴非政之善者惟宜時之里社一社之開約二三百戶以同豐之教中興最盛成之高皇帝教民樹文忠相數多寡各貯于倉而推有德者爲社長能事會計者副之若遭荒歲則計戶而散先下與中者後收上戶則領之而免其下與中者凡給貸者聽于民長令登則賑貸以備有司稽考則既無賑貸之煩又無奔走之苦且窮保明以列爲賑約以

甲申上以春旱躬禱于南郊山川社稷不雨御製禱雨

不應自咎說示廷臣

三月詔凡輸白糧及諸物料入內府者並令巡視庫藏科道與監部官閱有留難爲奸利者悉行逮治○金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歎貧民急餽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瘞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禁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糶與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爰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懷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日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遺使上以其切于救民從之

時張桂言事相左忤嚴不相下各爲惡語科臣孫應奎陸燦勳謫夢諤悉不法命丁翰基其罪狀曰張總自

鄭統口正德後邊防大弛戎心遂陷瑯琊在沂水  
間結城堡遠斥候廢儲蓄謹條戩勿使得速西番卿

有安樂堂情其陸曉亮等  
員及諸二外臣之時隆冬無雪上躬禱得雪親詣

頌大學衍義于社臣之時隆冬無雪上躬禱得雪親詣

壇謝方獻大樹孔輝等各獻靈雪賦頌及詩歌上優詔

報聞上親定百官朝祭服圖式詔禮部摹板繪彩頒行

甲外

庚寅 嘉靖九年

正月頒敬一箴于天下學校

二月宣后行親蠶禮于北郊祭先蠶氏

三月夏言疏曰古者祀天于南郊祭地于方澤兆于南郊

參于北郊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

壇之從事合祀之不經乞勅多官集議以求至當帝嘉

納之賜四品服省制言親蠶為亂成法分郊為泰朝政

帝怒詔要各沽直誠送都察院議罪御史鄧文憲言郊祀

親蠶之議夏言本必是而霍韜未必非且天地分祀則父

母異處親蠶郊外則內外失閑更乞斟酌裁定上責霍

附和澤邊方維職

按霍韜奏曰合祭天地神位陽也易曰陰陽不測

之謂道也祖宗宗子也禮曰祖文王而宗武王

之謂祖也天地易曰本乎天親親上而祖

之謂祖也天地易曰本乎天親親上而祖

之謂祖也天地易曰本乎天親親上而祖

之謂祖也天地易曰本乎天親親上而祖

之謂祖也天地易曰本乎天親親上而祖

之謂祖也天地易曰本乎天親親上而祖

之謂祖也天地易曰本乎天親親上而祖

之謂祖也天地易曰本乎天親親上而祖

之謂祖也天地易曰本乎天親親上而祖

刑官監中使楊賓奏請復長陵等陵園諸戶戶部覆上此

輩供役輕省蒙民避重就輕每多投充民力坐此重困被

先朝勘酌損益載在會典毋戶連本身止免三丁況今差

古庫夫柴夫等役繁多如繁籍陵園者全戶優免則遺下

差役必更加派小民宜令如會典例從之○詔建南其郊

及朝日夕月禮

上命建廟立于南郊其北為皇享年建方丘于北郊其

南為皇祫室作朝日鼓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時四郊

及缺官給坐銀三十兩兩兼役工作

兵部尚書致仕伍文定卒

勅文定火燒損棺而不驚以故保全

離陽向沐師宰職者雖此一側耳

六月禮官李時與魏夢議燒廣孝雖有帷幄功既有崇秩

以償其勞矣復削髮披緇配享太廟似所未安宜移祀太

典隆寺從之○大明集禮書成御製文序之○初上釐正

郊典謂當考定雅樂博求精雅音律者吏科都給事中夏

言遂以行太僕寺寺丞張鶴應詔鸞至欲停元樂復古樂

併進所著樂書二部一日大成樂舞圖讀自琴瑟以下諸

樂逐一作譜一日古雅心談以十二圖家十二律圖各有

說下禮部詳議上曰音樂即為更定勿誤廟享之用

九月總制三邊王瓊奏寧夏一鎮接莊浪墩堡為西北界

一大率謂發官軍十萬乘時修復墩堡邊境從之○大學士楊一清卒

一清直隸定州人武長才功烈在煥允受管創修花馬池邊境因使河套及勦逐海盜通備皆有成績尋委未竟張永之誅到理謀出一清故以永薦入參為言者所忌已而轉謫以大理議合力為厲引諸部心贊清既去復與許廣濟成其罪則報理係忽忽不樂疽突背死之前數日猶自疏無言身被污穢死不瞑目上聞而悼之至戊申始贈太保諡文襄

十月桂夢因章聖皇太后御製女訓一書擬上推行之序

下部議以專所陳胎教之儀諸母之擇子師之慎所以為天下根本之慮為聖子神孫修德養身之助其關係甚大

宜書諸御屏或訓諸宮閤以為先事之備其女訓之學暨

教女習但覺矇人止許記古詩及女訓等書以勸誘風俗

不得記誦淫詞婚姻遺祖訓嚴禁指腹結縭之弊○改奉

孔子為先師易象為主邊豆用十樂用六食立敬聖公祠

祀叔系乾以顏無繇曾點孟孫氏配罷從祀申黨公伯寮

等改祀林放逯瑗等十鄉增入后蒼王通殷陽修胡瑗蔡

元定等俱從張璠議也

十二月臘節以御製婚樂詩賜大學士張璠

辛卯嘉靖十年

正月 上幸大祀殿禮畢諭璠曰二聖配帝之典夾不可

為將來只是祖配天壽親定祈穀祝文儀法止奉太

配改舊誓日行禮于圓丘視大報少殺者為定典○諭張

璠曰朕欲自今奉享奉 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

行特享禮其三時聚于 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給禮

奉冬中甸擇日大祫以德祖居中合懿仁以下同享于太

廟繼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 太祖當代之制歲暮序行

于奉先殿庶幾義或明邪論勿惑即會李時議上或容夏

言助之璠如診議聞允行乃命祠官設幣如九廟狀舉

太祖南向而畢廟遷遷就室各南向退德祖于祫殿不預

時享○桂夢乞歸尋卒贈太僕諡文襄

支大綸曰文襄遺贈聖主當日月之明一言遇合驟致

顯榮不終其 謝交道不終其 謝交道不終其

張璠御賜名乎敬字懋恭御書賜之

二月春分日行朝日禮于東郊

三月定丙辛年夏行禘禮于太廟時威議皆請備德祖

上不從或曰禘額項 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

主名○尚書胡世寧奏贈少保諡端敏

寧亮亮自待初犯逆黨幾陷不測嘉靖初從大政臣

風持職其議是張子璠而立朝與張氏至是開國

初新河及開國以亦哈

密二議尤為謀陽石當

耕籍田○冊九鑽○駕幸西苑召張孚敬李時至太液池

賜酒饌珍餌。○御製西苑觀穀祗先蠶壇位賦手授手敬  
因命廣和以憲微戒意後數日併裝成帙各日咏和錄。  
尚書李永勛卒。遣官祭之。贈少保。諡康惠。  
○按永勛學有聲於世。才無拔萃。徒兵南。北。東。陽。軍。機。通。  
達。國。體。議。論。英。毅。政。務。周。知。無。不。為。其。精。上。意。  
巡。按。直。隸。御。史。徐。勉。學。修。陳。江。防。二。事。一。條。武。備。以。靖。江。  
洋。言。留。都。所。重。與。過。江。防。機。真。而。下。巡。江。軍。快。衛。不。滿。四。  
十。人。所。不。滿。三。千。人。加。以。月。糧。不。給。俯。仰。為。累。乞。勅。兵。部。  
議。處。將。鎮。江。衛。原。生。京。操。軍。士。量。留。以。備。江。及。行。沿。江。衛。  
分。凡。巡。江。軍。快。務。足。百。名。之。上。月。糧。務。以。時。給。使。其。平。居。  
則。常。川。操。練。有。警。則。互。相。應。援。一。設。營。伍。以。據。要。害。言。瓜。  
州。遠。在。下。流。與。京。口。對。峙。東。控。海。洋。北。接。淮。揚。最。為。要。害。  
雖。有。儀。真。守。備。巡。歷。不。及。乞。勅。兵。部。議。處。量。于。揚。州。衛。調。  
撥。官。軍。蔡。堡。瓜。州。常。川。守。備。與。儀。真。等。聲。勢。相。接。以。備。不。  
虞。仍。行。彼。處。量。造。衛。宇。以。便。往。來。防。守。  
雷。建。延。平。悖。婦。  
○賜。禮。部。尚。書。李。時。銀。圖。書。一。顆。曰。忠。敏。安。懷。○始。定。西。  
麓。土。穀。壇。名。曰。帝。社。帝。稷。  
四月。上。行。大。稀。禮。于。太。廟。

五月。上。親。禱。雨。于。殿。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上。御。製。祝。文。行。露。告。禮。併。詔。  
修。省。○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瑚。運。之。功。宜。配。享。襲。封。與。  
徐。達。並。願。與。亡。繼。絕。上。尤。其。議。併。詔。求。常。遇。春。李。文。忠。  
湯。和。鄧。愈。後。皆。許。傳。襲。○行。人。司。正。薛。侃。言。祖。宗。分。封。宗。  
室。留。新。王。一。人。司。香。名。守。城。王。乞。宣。舊。典。擇。賢。而。親。者。迎。  
取。入。京。上。怒。遂。問。追。及。主。使。侃。與。太。常。卿。彭。澤。詹。事。友。  
言。同。年。時。言。數。以。事。忤。乎。敬。澤。以。議。禮。故。結。璫。手。敬。謀。所。  
以。傾。言。者。至。是。侃。備。持。掠。言。已。所。自。為。澤。乃。微。詞。排。之。使。  
引。言。侃。瞻。目。曰。張。少。傳。趣。我。上。者。與。言。何。典。上。釋。言。出。  
乎。敬。二。密。疏。以。示。羣。臣。斥。其。校。閱。着。致。仕。去。澤。遠。戍。侃。為。  
良。  
九月。無。逸。殿。幽。風。亭。成。書。周。書。無。逸。篇。御。製。文。記。之。上。  
御。幽。風。亭。召。翟。鑾。李。時。汪。鉉。同。觀。收。獲。復。論。曰。農。之。勞。苦。  
見。于。紙。上。不。如。親。見。之。為。真。我。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  
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為。粒。粒。皆。  
辛。苦。也。上。命。賜。諸。臣。宴。宴。畢。上。御。無。逸。殿。之。東。室。又。  
日。無。逸。殿。之。作。雖。以。勸。農。而。講。學。亦。在。其。中。經。筵。日。講。官。  
仍。各。進。講。十。月。詩。無。逸。書。各。一。篇。  
十月。建。欽。天。關。以。覆。欽。天。記。講。碑。追。先。關。以。覆。祖。德。詩。碑。

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及飲天記頌○詔籍沒已故谷大用家產

十一月盱眙縣民何雄有二女欲歸舉戶不從溺死詔立褒貞祠祀之○遣行人召張平敬

壬辰歲十一月

正月庚戌延綏時小壬子求帝不許遂擁衆入寇總制唐龍告急上命侍郎張璠領兵赴鎮統以應援已而龍兵二千及保定兵三千令副總兵趙鎮統以應援已而龍

疏至爲虜乞貢市上命相機戰守勿因循爲目前計遂尋以得利引去○以獻皇所製含春堂詩傳訓三篇

書大策上所製祖德詩敬一箴飲天誦記及內府書

賜王瓊王憲等三月廷試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南懸提督都御史陶諧奏南懸徭役比各處煩重河夫撥兵打手富戶力士等項名色爲多乃編審里甲之時

復有贖丁銀兩及供億諸費其爲不經乞通天下罷免各項名色與民休息仍令有司均徭平賦編審之時毋得妄

有誅求其法外作奸者論如法上從之

吳瑞登曰洪武縣籍十年一造官府按冊籍以定差民

修輦者可於江北何也江南縣大民衆十年而一行修輦豈能持久乎今蒙江南縣役亡身破家困也而江北難送顧無休息亦困也南縣名色多而徭役重其徭役之故耳近者修輦法行樂業丁即多徭役復我狀擬計田一畝納銀止于二分三分民自樂于征輸而官不勞于管理編審之時更無分外誅求

御史徐汝圭疏曰延綏宜清石州保德之累自黃河礮上楚果由耶陽汴梁由漢中以達於陝宜大俟二麥將登多方羅置及轉輶山西山東河南三邊則西運易州南運鄆城北運居庸以爲紫荊倒馬白羊等口之備皆當招商賃車給食于官兵西路萬全右衛懷安衛與天城陽和相近宜選補于此以爲臨期之援東路永寧等處則護衛宜府以爲調遣之援北直隸八府責令召募勇敢設法練習以爲關邊遠近之援榆林山陝遊兵各於本處分頭運制如此則機有餘備兵有餘力一旦有警從容調發不至如曩時之煩擾矣報可○兵部侍郎潘希曾辛酉贈兵部尚書希曾金華人始爲給事中忤逆璠廷杖創痍復後陞提督南懸參政巨寇屠太常凡六年賊即且三年不以大臣風度有

六月重刊二十一史成先是南京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刊史書欽差官購索民間古板上恐擾民命將監十七史舊板改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遞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至是刊成

七月黃河決魚臺河道都御史戴時宗欲弃魚臺為受水之渠因而導之使人昭陽湖道新開河出留城金溝境山等處乃易為力詔廷臣會議

九月科臣魏良弼引古書上言星辰見東方是君臣爭明等字入并奸臣在側張手教搆權橫熾妖星示敵實惟所召乎敬疏羅秦養復劫手敬張辨飾奸媚疾愈甚乞亟罷黜以回天意上曰秦賢言出忠隱今乎敬自陳惟致仕○侍讀學士吳惠郭維藩進講惠請省費罷役維藩請務敦厚博大之體上令條例以聞

時戶書達貢辛

貢歷城人工於詩典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

上召見輔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諭以星變修省之意時

條三事一曰務安靜言宜勅羣僚遵奉舊章各安職守勿

遺論以為高勿趨利以競進二曰惜人才言臣工觸冒刑

章者或出于朴忠發于狂直或昧于變通失于過誤乞勅

吏部非坐職盜者稍加甄別三曰慎刑獄言近日刑官深

刻自明鍛鍊求合事本不大而重參兩請事實無干而羅

織逮繫乞勅法司痛革前弊苛刻者奏請除名淹滯者考

展降調上令從是舉行

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省疏言汪鉉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

性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善也言官終于廢棄是偏于惡也且工作不可廢典禮祀不可累舉上怒收繫械訊鉉具

疏謂名與廷和同里思為報復上益怒命究主使名頻

死無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陳上以宗明即主使之

尤者併鞠之楊名我邊宗明調外任○御史馮恩疏曰張

孚敬之奸久震狂被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張孚敬

而不去此二人本不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咎也

鉉腹心之善也獻夫門庭之望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

象帝怒遂擊即訊

時鉉恨恩甚欲即殺之字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與即

殺之語爾在禁中而遂成播子之名鉉縱之入當自敗

其遂得長繫得職及新審汪鉉以太幸東向生惡故向

為恩見殺鉉曰吾且殺汝為恩未時也且自謂

為恩見殺鉉曰吾且殺汝為恩未時也且自謂

為恩見殺鉉曰吾且殺汝為恩未時也且自謂

十一月四川巡撫宋浚獻白兎汪鉉等各獻詩章○清觀

殿翠芳亭錦芳亭寶月亭工成

癸巳嘉靖十二年

正月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夏言請告廟許之

三月視太學。○初開經筵。○夏言上所撰述四郊禮儀上褒美賜以金幣。○御壽倫堂祭酒林文俊講虞書益稷篇司馬汝驥講易原卦賜生講畢諭諸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侍講廖道南獻聖主臨雍崇教頌優詔褒答之。

四月應天巡撫陳獻獻白兔。時白鹿鵲兔疊至重出詔示天下勿來獻汪鉉作詩美上謙冲之德褒答之。○總兵張觀奉勅統兵赴薊鎮勦寇奏言薊州一鎮分爲四派雖俱根本蓋難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鎮渤海所天壽山諸陵外薄虜吳距京師一日而近實爲要害而本鎮地廣兵少不敷戰守其潮河川古北口乃殘元歸路廣可千騎方行尤當加備近者三衛乘隙竊發道路益闢萬一勾煽虜擁衆深入即徵調人馬難于策應願及今預飭防禦謹條便宜六事一補缺伍二選丁壯三增墩臺四嚴哨探五併村落六挖界坑從之。上御南城環碧殿問馬有玉麟飛白玉訓碧玉驕照夜璧銀河練瑾池駘飛雲白凡七召輔臣手散時獻夫侯重華殿已而令入環碧賜茶共閱馬命至嘉樂館觀花乘玉麟飛至重華殿進早敬等于左室賜酒上製古樂府七言律各二章示乎敬等命各和以獻。

八月賜夏言御書秩宗二字。○召原任兵侍郎黃宗明爲禮部右侍郎時侍郎缺吏部推者上皆不用宗明前以論救編修揚名出爲福建參政至是特旨召用之。○都御史王廷相上御史條例六事一曰御史職在除奸革弊今天下官邪民沆甚矣而御史出巡祇作威福以聳觀聽聞事諮詢以察下情自今按部但有奸弊覺即置之法以肅風紀一曰御史職在伸冤理枉今權門利害如響富室財賄通神鉅口奪于佞詞人命輕於酷吏自今務虛心推鞠但有冤獄弗拘成案即與辨明一曰御史職在激濁揚清近所奏薦不問人品第取趨承至於論劾類以一二實納少文者塞責其奸貪蠹耗反以私意掩之自今宜嚴實考察舉劾必合公議一曰御史所奏勸令公文類皆重大事情及官民冤狀其漫無才智者悉除閣不省而利巧偏私者每遇事干利害即推避稽留以致竟無歸結自今須一一勘明銷錄其最後二月付之代者勒報一曰御史責在清修簡靜通者按部所出導從如雲而又多挾屬吏供億不貲自今宜省約騎從禁止迎送屬吏亦毋魁壘參謁以爲民擾一曰撫按責在協和共襄王事遇者勤以小忿遂致構嫌多以按臣不遜致之自今按臣之於撫臣無論會副必側坐後班以正體統其有不遜如故者以逮



諭上嘉納之

皇第二子生詔寬恤天下

九月張學敬稱都察院申明御史糾彈諸司而御史不法亦職按察司糾彈臺諫不得挾私報復上曰此祖制也

今通諭行之

十月復楊一清官○大同兵變總制張瑄撫定之

時虜自秋度河性大剛塞外望遠千里以通商而撫定其意復幸王保等前亂從者七十人共殺瑄瑄妻潘氏被殺瑄妻潘氏被殺瑄妻潘氏被殺

○大同兵變總制張瑄撫定之

○大同兵變總制張瑄撫定之

○大同兵變總制張瑄撫定之

○大同兵變總制張瑄撫定之

○大同兵變總制張瑄撫定之

○大同兵變總制張瑄撫定之

○大同兵變總制張瑄撫定之

○大同兵變總制張瑄撫定之

○大同兵變總制張瑄撫定之

○大同兵變總制張瑄撫定之

○大同兵變總制張瑄撫定之

○大同兵變總制張瑄撫定之

○大同兵變總制張瑄撫定之

○大同兵變總制張瑄撫定之

○大同兵變總制張瑄撫定之

○大同兵變總制張瑄撫定之

○大同兵變總制張瑄撫定之

○大同兵變總制張瑄撫定之

聖

恭壽皇太后弟張鶴齡延齡有罪延齡以不法論死鶴齡

掌錄

十二月冊封諸王○虜犯寧夏總兵王效副總兵梁震擊

敗之斬首百四十有奇

○是年虜酋吉囊與西番酋首十兒俄并其土地

○是年虜酋吉囊與西番酋首十兒俄并其土地

甲午嘉靖十三年

正月廢皇后張氏冊德妃方氏為皇后○總理河道副都

御史朱榮會工部郎中鄭秉聰楊廷傑言孫家渡河河口

二支俱出懷遠縣會淮流至鳳陽縣經皇陵及壽春

王陵至泗州經皇陵大皇陵高去河遠無可慮者而

祖陵東至南三面距河壽春王陵尤為迫近屢有淤沒

今宜于祖陵築土堤以遏汎濫壽春王陵砌石岸以

預防衛次上下今部覆議

二月祀太學釋奠先師進諸生橫經布講學官賜帛有差

四月詔理廣平獄

○是年李新芳被廣平門卒孫繼新芳等誣知府李

廣平被誣之廣平被誣之廣平被誣之廣平被誣之

○是年李新芳被廣平門卒孫繼新芳等誣知府李

廣平被誣之廣平被誣之廣平被誣之廣平被誣之

○是年李新芳被廣平門卒孫繼新芳等誣知府李

廣平被誣之廣平被誣之廣平被誣之廣平被誣之

○是年李新芳被廣平門卒孫繼新芳等誣知府李

廣平被誣之廣平被誣之廣平被誣之廣平被誣之

○是年李新芳被廣平門卒孫繼新芳等誣知府李

廣平被誣之廣平被誣之廣平被誣之廣平被誣之

通說論杜絕價買者者勞得經走周金

科臣董懷理言國初軍餉衙辦也鹽今屯田不與其弊有

四胡馬克斤疆場戒嚴時不能耕也牛種不給力不能耕

也丁壯亡徙人無以耕也奎為房有房居內田居外勢不

敢耕也官屯者按籍征賦并扣減月根則照丁賠補請令

各邊募軍給事中會同撫按親歷相度或創衛所或增墻

垣其屯丁或因土著或募新軍或徙附近給以牛種待開

墾成熟然後收租安邊足用無論于此鹽法大壞其難有

六開中不得米價騰貴召羅難也勢豪大家利權專擅報

中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奪輸納難也定價太昂利不償

本取難也下場挨掣動以數年守支難也私鹽四出官

鹽雍滯市易難也司鹽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

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何益軍需故欲通鹽法須

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減則私鹽自息私

鹽息則正鹽自行正鹽價輕既利于商餘鹽收盡又利于

電滿利而國課充矣命核報

五月內苑先蠶壇薦成進絲○幸南內御重華殿召張子

敬李時人見以黃紙御書宣宗輿地圖詩一章白紙御書

恭和輿地圖詩一章以示○南京戶部尚書許誥卒謚莊

敬

臨吳賈人即前家書送之千得學能文所  
若有通微南編圖書官身諸書傳千世  
六月南京太廟災○建皇史宬于重華殿西貯九朝實訓  
及實錄

八月御史李穰奏曰江北之軍有京操而無漕運江南之

軍有漕運而無京操獨鳳陽軍衛且運且操勞苦為甚且

陳廢高墻皆在其地見在巡守者僅二千耳卒然有警誰

與禦之請遣鳳陽八衛京操三分之一以備緩急報可

十月一上在南郊齋宮自製大報歌一章出示大學士張

學敬等命和贊佐戒進之辭以進留覽○治郭麒麟奸計之

罪

先是內官童選告故太監張永弟客不法并計永墳建

詭譎制及張永皇城龍脈詔下所司勸報永墳與風水

無礙第修大墓制詔下所司勸報永墳與風水

郭麒麟所選更以舊之乃祖源故舊稱永墳與風水

郭麒麟所選更以舊之乃祖源故舊稱永墳與風水

郭麒麟所選更以舊之乃祖源故舊稱永墳與風水

郭麒麟所選更以舊之乃祖源故舊稱永墳與風水

郭麒麟所選更以舊之乃祖源故舊稱永墳與風水

郭麒麟所選更以舊之乃祖源故舊稱永墳與風水

郭麒麟所選更以舊之乃祖源故舊稱永墳與風水

郭麒麟所選更以舊之乃祖源故舊稱永墳與風水

郭麒麟所選更以舊之乃祖源故舊稱永墳與風水

郭麒麟所選更以舊之乃祖源故舊稱永墳與風水

郭麒麟所選更以舊之乃祖源故舊稱永墳與風水

郭麒麟所選更以舊之乃祖源故舊稱永墳與風水

郭麒麟所選更以舊之乃祖源故舊稱永墳與風水

郭麒麟所選更以舊之乃祖源故舊稱永墳與風水

郭麒麟所選更以舊之乃祖源故舊稱永墳與風水

郭麒麟所選更以舊之乃祖源故舊稱永墳與風水

郭麒麟所選更以舊之乃祖源故舊稱永墳與風水

郭麒麟所選更以舊之乃祖源故舊稱永墳與風水

是帝好述 禮至北堂凡三殿 叙告矣而初問 系術備備 典大猷類 上聖明察其誠置諸好惡 中外大悅而 少許風

建九五齋箱一室爲祭祀齋居之所命平敬于東室給教

一二字及誠意正心四宇西取漢文帝止堂受諫唐太宗 納魏徵十思疏爲圖于是乎敬等恭詣恭默室睹龍馬神 龜丹鳳三圖復讀賜觀文華殿頌及詩以進優詔答之○ 侍讀廖道南進九五齋恭默室頌因請御製詩文增入廟

典從之

十一月田州巡檢盧蘇殺其主岑邦相

拔盧蘇與從功益壽等與岑邦相相殺之岑邦相妻 不悅所相樹盧蘇殺其主岑邦相

乙未嘉靖十四年

正月瑞雲降夏言述時玉賦○吹建世廟于太廟左方○

莊肅皇后崩武宗夏言請定七廟曰復古廟制太廟南

向太宗特建文祖世室爲百世不遷以下昭穆各三廟

帝從之曰郊祀數歲矣廟制未成尊祖敬宗之道謂何其

速建之

三月禮部請太行莊肅皇后謚平敬以爲宜用二字四字

夏言李時以爲太少王廷相以莊肅武宗似應一體定廟 謂崇朝事體在所當遵 上不悅遂用六字孝靜莊肅惠

夜 皇后

吳璠曰武宗在御十有五年而莊肅皇后與之相繼 天下今其崩也禮樂朝之則爲一體之說如王廷相 稱所議是矣即如孝穆繼統不繼則大殺皇后獨可 議城元二年四月十六日無莊肅皇后之上字河城則皇后 亦當稱平字敬知是世廟而忘武宗似不可以爲則也 世宗廟目之言只四兩十二字何意乃至與禮部爭辨 則世宗固已 心非之矣

廷試進士 閱卷定名賜薛應龍等三百二十五人

及第出身有差 上日講畢召輔臣張孚敬李時見于文

華殿西室因言今年選庶吉士只用一人教習時曰此須

重有德行者不必專重文學 上曰有德行者方可爲人

師範文章是末藝耳時因薦學士蔡昂 上問前顧鼎臣

教習如何曰老成倖當 上復言六部也須得人而吏部

都察院尤爲緊要因博議諸臣謂王廷相好梁材甚正孟

賢猶健泰金覺已衰矣復言汪鋐事無定見昨考察未免

虧人手敬曰鉉近在部時與宦類爭鋒 上曰鉉終連事

宜若繼作尚書部事須盡舉耳時因請舉先朝午朝之典

上曰先朝仍有晚朝之儀乎敬曰午朝雖難復不若時常

宣召大臣于文華殿質問政事時曰不但質問政事亦可

知入賢否 皇上天資英明臣下有一言欺蔽無不覺者

卷之六

臣等亦在側侍班 上曰也着科道官侍候廷試後舉行  
祀天重器成召輔臣同赴重華殿瞻看命各為賦以紀之  
曰奉制紀樂賦 上親灑宸翰作紀樂同述詩一章序一  
篇錄請命名刊布 上欽定為御作詩

四月辛敬以疾乞休 上遣中官賁藥及手札諭之曰古  
有剪髮瘡大臣疾者朕合藥數珠自飲輒效茲賜卿一服  
以此得愈庶慰朕懷乎敬奏謝遣行人勅送歸里月廩與  
臺存問有加

七月貴州諸生附試雲南道里艱阻禮科田秋請就本省  
開科定解額雲南四十人貴州二十五人 初設太倉鎮

海二衛  
弘治十年正月始設太倉州領崇明一縣正德七年

七月又設兵部使一員駐劄太倉以備防禦正德七年  
弘治十年正月始設太倉州領崇明一縣正德七年

九月遼東兵變  
遼東鎮守使王忬奏稱遼東鎮守使王忬奏稱遼東鎮守使王忬奏稱

臣等亦在側侍班 上曰也着科道官侍候廷試後舉行  
祀天重器成召輔臣同赴重華殿瞻看命各為賦以紀之  
曰奉制紀樂賦 上親灑宸翰作紀樂同述詩一章序一  
篇錄請命名刊布 上欽定為御作詩

臣等亦在側侍班 上曰也着科道官侍候廷試後舉行  
祀天重器成召輔臣同赴重華殿瞻看命各為賦以紀之  
曰奉制紀樂賦 上親灑宸翰作紀樂同述詩一章序一  
篇錄請命名刊布 上欽定為御作詩





焉夫郊所以祀天廟所以祀先其道一而已矣宋有不相  
 闕者也朕以冲愚宗未仰叨上帝下簡神嗣天位君臨四  
 方思典禮之重大者祀爲首焉每念于茲切典長慨奈何  
 經傳所傳亦多繆亂聖賢不獲接緒聖經殘破莫修是以  
 郊祀鑿合祭于屋下之文廟祭浩異室同堂之制襲漬之  
 甚謂比同室功德不別太祖其尊朕乃不暇他顧祇聞  
 于皇天然卜于皇祖親簡忠賢與之同力首建園丘方澤  
 以祀天地明陰陽之位而不可混褻續創昭穆率廟以祀  
 祖宗彰太祖爲當尊尊之主復作太宗廟于奉廟以祀  
 外表祖宗功德之不逮以饗百世之祀更皇考廟曰獻  
 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大工悉成遂定五歲大舉禘  
 祭之禮于太祖以祀皇初祖而奉太祖配焉每特饗祖  
 宗以立春于太祖夏秋冬皆合饗于太祖循時祫之典李  
 冬仍修大禘禮于太祖皇考止修四時之祀以避豐禘  
 之嫌奉安既成霜華愔愔典由是先致孝于慈闈庶伸誠于  
 瑛闈恭上兩宮徽號曰昭聖慈安康壽皇太后章聖  
 慈仁康靜貞吉皇太后后慶禮既備朕亦宜頒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

秀水 沈國元訂

丁酉嘉靖十六年

正月癸卯皇三子生，是為穆宗莊皇帝。○徹王輝得白

光，獲領以獻。禮部尚書言：「當獻九廟兩宮，以永靈貺。」仍聽

羣臣上表稱賀。上不許。○進武定侯郭英配享太廟。

按嘉靖十年間，刑部郎中李瑜議：「進武定侯郭英配享太廟，

高廟位次六王，至是武定侯郭英進，其位功之加，與

於太廟乃依三子志，係說及水，附傳為四朝英烈，紀言

生論生，誠與死及論皆英之功，傳說皆英之功，紀言

以英之功，不屬英之功，不屬英之功，不屬英之功，紀言

定矣。爵下是，深皆謂不可。戶部侍郎唐順之、李夢龍、

請臣位次上下，止不可。況有無之親，疎與增損，其

言在年進，基應英以文臣，故舉朝翕然從臣。

擬英武臣，乃於英恩，上足勸官進英恩。

駕發京師，視金山，建道行宮。

三月命塞天壽山東，西通黃花鎮路口。

四月車駕還京。

五月雷震，護身殿賜吻。○科臣胡汝霖劾：「煇嵩職行既彰，

招致論列，不宜兵奉自明得旨。今後大臣使論宜自省，慰

不得強辨。

謂察獲其謀者阮景等八名，僞印一方，大誥一通，奏聞。

上曰：「登庸署立，僞作大誥，罪在不赦。提兵討之，刀鮮等按

以官醫。○禮部主事許論上九邊論，九邊圖，留覽。

九月，蘇嵩夏言劾應天試錄策問郊祀，語含譏訕，而同考

官不書名，大不敬。又摘廣東錄語多不經命，違禁典試江

汝壁歐陽衡、廣東巡按余光俱詔獄。餘官所在即訊，貢士

不得應試南宮。

十月，南京禮部尚書顧清卒，謚文僊。

清先為編修，守正不阿，

疏劾之，累職，疏復官。

戊戌嘉靖十七年

正月帝祈穀于大祀廟。○禮部請正文體，禁引用莊刻不

經語，詔可。

二月帝如天壽山祀陵。

三月廷試，賜茅璫等三百二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景雲見，請賀。上許之。禮官嚴嵩等各為景雲賦，又

大禮告成，作頌以獻。上令付史館。○大旱，帝躬禱雨。

御製祝文，焚之。不應復于宮中默禱，大雨沾足。羣臣未賀。

六月通州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尊皇考獻皇帝廟號。

得宗以配上帝。嚴嵩等言：「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委宜舉行。

若以功德論，則宜文皇以親論，則宜皇考。至于稱宗之議，



恐有未宜不敢妄議 上謂皇考稱宗不爲過情尚乃言  
考秋享成物之宜嚴父配天之文皇考配享允合周道  
上嘉納之戶部侍郎唐肅疏諫勸爲民

八月歲會吉彙犯河西劉天和率所部禦之斬首八十餘  
級陞和兵部尚書總制如故

九月上諭禮部曰皇祖肇造區宇太宗中定額難宜同稱  
祖號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宜薦宗稱于是尊文皇  
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睿宗配上帝詔示天下○辛巳  
奉睿宗神主祔太廟○上詣山陵行秋祀禮

十一月上詣南郊恭上皇天上帝冊表太祖聖號高后慈

聖訓

諭布告天下○科臣顧存仁上五事一廣曠蕩之恩二崇  
安靜之吏三重撫按之責四精考察之政五抑邪佞之風  
上以仁懷議禮諭成諸臣令廷杖編籍邊氓○山西巡按  
何贊進勦套虜之策一曰計以破之欲使西北諸鎮各出  
遊奇諸兵分爲數隊領以驍將數往侵擾使其分救不服  
伺其北寇宜大則陝西三邊乘其虛以直搗之西寇全陝  
則宜大二鎮殲其後而窮追之又募死士以所其覺用間  
謀以離其黨二曰勢以走之欲于邊境多置墩臺斥候盛  
陳輜重強弩烽火相接才斗相聞羣兵牧馬不却不前示  
之以欲戰之形而又時下詔旨督撫將領量頒恤賞振作

師徒待其兵欲解散勢有可乘諸鎮各以大兵臨之草  
禽稱使其隻輪不返然其要又在於久任撫臣以責成效  
興復屯法以裕邊儲馳下兵部請令本鎮守臣勘議上  
以其事無可勒報罷

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崩壬子駕發京師詣山陵大  
山躬往相視天顏悽愴號慟諸臣莫不感慨

已亥嘉靖十八年

正月初諭禮部以皇考顯陵建造狹隘欲躬詣與大臣周  
閣卜兆重建玄宮擇二月十五啓行○冊立元子爲皇太  
子第二子爲裕王第三子爲景王○啓誓飭將行所設禮

嘉靖十八年

上命改行于玄極寶殿禮部尚書嚴嵩因請配以皇考  
上難之自此遂不奉配○以方士陶真爲神霄保國宣  
教高士典真即仲文師事致一真人邵元節時元節病不  
能從乃薦典真上命吏禮二部給詔印仍許携其家干  
官○張孚敬卒贈太師祭葬廢子有加上親親謚法以

危身奉上謚文忠蓋特眷云

許文簡曰字敬天性孝友氣度朗豁博學草書奇偉通  
詩非時俗清談所能擬及商賈收稅法以從國權  
不日遷選聖明建明大體乃知然也  
奉帝喪傳聞宣中與徐降生中有山然也  
聖明得用  
竟才從謝也其後立行一爲元侯中貴職職東要亦  
斯心矣

真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諡文康榮祿。

王世貞曰方士之有說也自正統始創設而四半皆其而使方士得之則各淫也或云初死時內閣有二

尚書許瓚等各疏請止南幸。不允。王廷相特疏諫詞甚懇至。上第以有旨答之。○命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輝等大學士顧鼎臣張璠等協守。○乙卯。駕發京師。

三月丁卯夜半。行宮火。延及御寢。帝遣達英知所避。錦衣陸炳排闥入賀。帝出。焰中閣燃有焚死者。越三百乃行。次元林。行殿後火。帝大怒。乃遣繫捕授三司官下詔獄。有司繫以示儆。○建駟馬郎景和往祭漢世祖諸葛亮。

卷一百一十五

辛卯。及武當山神。○庚寅。駕抵承天府。令舊邸卿雲宮謁皇考于隆慶殿。辛巳。駕幸純德山降。登積石驛。登山陵立。未于寢陵之北。命改營製詩焉。甲申。享上帝于龍飛殿。奉皇考配時。守制侍讀廖道南獻南巡江漢賦。命付史館。閏陵畢。以大享禮成。御龍飛殿。頒詔天下。壬辰。駕發承天。製恩恩。賦念所經。供億良苦。賜免承天府田租三年。溯廣河南有差。

四月。御史謝少南言。慶都縣有是月。公。子。史。載。今。乘。輿。親臨乞建廟祀。載祀典從之。○壬午。上還京師。五月初。上幸大峪山。閱工。內閣以舊。校稿進覽。遂緩。

上因責言不敬。言具疏引罪。上怒曰。夏言欺慢不恭。日建宮寮。不愜人望。竊疏違式。不鈐賜印。其速以印章併歷。至諭劉敏達母。匿其勳。臣少師。今致仕。尋召還。爲少傅。復入內閣。○奉章。聖皇太后梓宮。詣承天。合葬于睿宗獻皇帝之陵。上諭禮部。口南巡。因謁陵。喪及視大峪已畢。然地空。凄豈如秋山。完笑。決奉慈駕。南。初二日。又奉。聖諭。恭奉慈宮。引發。吉日。今月十七日。子時。焚。朕使等官。仍用原定官員。一應禮儀。亦且用原定者。如有增損。臨時酌擬。但改水程。奉梓宮行。是日梓宮由德勝門外。東行至通州。輔臣顧鼎臣題主。次日成國公朱希忠奉。

卷一百一十六

主還京。梓宮遂登舟。○建。聖諭于承天府。榜其城樓曰。顯親達孝之城。

六月。敕威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務。征討安南。○雷震奉天殿左吻。命修省。○命東京宮啓本如永樂初例。

七月。頒賜御製大付龍飛錄于文武羣臣及各王府。○二聖梓宮合葬顯陵。

八月。勅輔大臣以獻皇后神主升。禮成。上表未展。○帝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攝國。靜攝一二年。即可親政。太僕卿楊最疏云。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調攝耳。黃白之。



八月以乘一真人陶典真子世同爲太常寺丞孫民補及  
增吳游俱食博士條○叙逋虜功劉天和等附賞有差

大尉友等以劉天和等功叙天和等附賞有差  
省爲官以劉天和等功叙天和等附賞有差  
甚悉至是虜入大同鎮辛陰與約勿格人而後不波  
匪南指都府以營乃由并州朔州雁門入而後不波  
家汾州至平陽衛殺虜無算假道大同遇其空則以所  
接遣陳諸音急言大虜深入十日不返請且不要  
兵張瑄乃曰虜退矣何事張瑄三邊總督劉天和聞  
虜將入其諸將以矢鉤砲而守陣者滿漢不戒虜衆  
千餘突而進殺瑄及副將原保合擊之會天大雪虜衆  
引去而後進殺瑄及副將原保合擊之會天大雪虜衆  
五百虜人天走獲聞 帝詔勵策勳焉

十月 大學士顧鼎臣辛贈太保諡文康

禮部尚書許謙進要童百問 上令禮部校刻之

禮部尚書顧鼎臣辛贈太保諡文康  
前中書人以議大軍 極力阻 帝主會試元六明會  
無功及宣宗廟直好古有 帝主會試元六明會  
無功及宣宗廟直好古有 帝主會試元六明會

十一月意慶宮本恩殿工成  
十二月吏部尚書許謙進要童百問 上令禮部校刻之

○羅洪先唐順之趙時春各疏請皇太子元日御文華  
殿受羣臣朝賀 上怒罷官職爲民

辛丑歲二十一年

正月朔雪大學士夏言等各進頌○科臣李文選請禁入  
覲諸臣以書幣問遣權貴者 認可

二月 詔築修承天府志

三月 策士奉天殿賜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四月安南莫登庸面縛軍門納款請罪 上命降安南國  
爲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司孫世榮給

銀印取毛伯溫回京○宗廟災成仁二三燬 恭奉成仁

二主于景神殿○湖廣參議方遠宜請開湖運 上曰運

河一時淺阻已在濬治海運不得輕議○漕運都御史周

金奏運船淺阻徐臨德大津水次舊有廢倉乞速議修補

以圖寄國戶工二部覆言此固初轉搬之法故丁水次置

倉後因漕河已定直達于京今此議一倡則運軍糧急而

河工亦視以緩不可許既而工科給事中郭登亦言寄國

之便 上曰寄國與鐵鈔宜視河流通塞以爲緩急不可

輕一令差去官會同漕運衙門協心經理以濟京儲

六月僉答乞貢不許遂入寇邊官降黜有差

[illegible]

七月以宗廟災罷高壽賀<sup>一</sup>交城王純輔國將軍夫和謀  
 策情顯高安豫爲諸得旨還卒獲其籍以聞厝吏安豫者  
 各戍邊既而承齊燕千惟與始孫懷遠卒立高復受金  
 亦爲弼允王妃舉登聞鼓奏之同結高奸舍業帝曰表  
 湘惟建業行所司勘之高安意不主辨以人言介意

八月起翟鵬爲兵部尚書總督北邊兵事

時之也。然其後亦必於其間。而後乃知其  
臣民之中。往來之事。必有其理。而其  
衝鋒陷陣。今乃移文而去。必欲知  
五年之久。金銀兵本兵也。上節十之  
河內之徵。金銀兵本兵也。上節十之  
新由余及用兵久矣。成功破敵。兩廣總督  
請以此三萬兵書又起。用者。廳中批用。  
蜀人此三萬兵書又起。用者。廳中批用。

昭聖皇太后崩上尊諡曰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綱天贊聖敬皇后○令夏言致仕○逮郭勛于獄論死

十月復夏言少師原職入閣辦事

十一月詔禁革餘鹽

十二月南科王燁諭胡守中與張璣嚴嵩深相結納與勦

互爲奸合近因勛敗抗疏陳訴始附勢以圖利終尾敗而

脫禍此小人之尤也流。本報泊本兵議遣太臣總督薊

帝特以守中爲兵部侍郎及至鎮乾沒帑金伐塞上

古松數萬株，謂便於哨探，而虜騎長驅，遂無打蔽。復索宮

陶宿將金錢巡按洪源劾之亦不報至是諸齋陳連疏入

詔逮至會訊論斬

嘉靖二十一年

上日於率別貢青出而含更火下於小或而天冬膠以衣立變

正月紀事  
古歌言曰  
道名精米  
了前海作  
務果以財  
運益

與燕從之

二月尚書顧璘輯輿地志進呈 上以事多誤命部臣



糧草價銀移支大同庶彼此通融兩鎮均便其宜府所留  
前米應發各城堡者仍酌地里遠近量其脚價亦千客兵  
銀內動支永爲定例從之

二月方士段朝用下獄論死

三月安南都統使莫福海等謝恩修貢

五月御馬監太監麥福請免科道官巡視該監給事中李  
綸以違例自便劾之詔下戶兵二部議覆以芻豆之出納  
在有司馬尺之創養在國僕是以養死有誅威用有考巡  
視官員不爲徒設請仍令科道官稽查該監馬政如創從

之

皇朝從書

卷三十一

十五

六月科臣周怡劾製器嚴嵩惡藉寵靈恃恩修怨在內閣  
違言失色見 陛下各陳私背詆大臣已不和矣安望其

率下事上也奏上下之獄

七月久旱 上躬禱雪壇是日大雨文武疏賀御製威雨

詩以示羣臣

九月南京右都御史何塘卒後追諡文定

癸懷慶人萬季馬行以古人自期嘗謂  
泰山慈湖之愚流入溝定元塞仁義

十一月初工二部復太廟合享制

甲辰嘉靖二十三年

正月宣大總督翟鵬以虜報旁午請調各鎮援兵聽用兵

部

部謂盡掣全陝薊遼之兵獨守宣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  
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自勵之心輕惟延綏遊兵二  
枝可聽徵發上從部議○兵部尚書秦金卒諡端敏

金無錫人歷事三朝  
老成謀國有大臣風

二月禮部尚書張潮典會試卒于試院○江南斗米二錢

三月廷試賜奏鳴雷等三百七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法部

○科臣戴夢桂奏曰一量徵調以備折衝二寬法制以便  
聞諫凡降胡可用及所獲賊問勿拘文法任使秦塞因縱  
入虜中或刺其名貪或聞其黨與或潛探消息或誘之來  
歸有功者與戰勝者同賞所司能用間而擒王斬將者封

皇朝從書

卷三十一

十五

後三擬胡服以備掩襲招選降胡通事及將官驍勁家丁  
夜不收三千人令一謀勇將官統之扮作胡人乘夜混殺  
仍以大軍掩其左右令胡服者張帳挺刃直貫虜營內外  
合勢左右夾擊則虜賊自亂四巡規避以堅賊守五廣推

擇以備將選令者求將太狹論將太嚴備將混真虛文廢  
武彼秦楚燕薊多勇敢者于驍射若王邦直李大漢其人

字

急召用之上命務實舉行

四月命禮部集議同室異室之制

五月大學士方獻夫卒諡文襄

八月日本貢使齋吉光等至詔以違例却之○內苑嘉禾

生一並雙穗六十有四等壇齋黍五出者一○禮部員外  
錢宣科臣王蛟劾少詹汪汝璧等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內  
閣蠶驚二千汝倫汝孝連中鄉會而業師崔奇動姻親焦  
清試既同號又應主皆出彭鳳其歐陽曠以汝倫舊師故  
閱書經梓引嫌而除籌畫及沈坤之取陸燦高節之取彭  
謙汪一中皆以賄賂并述一營當道雙鳳齊鳴之謠以聞  
警疏請覆試上以弊跡顯明下法司逮訊驚與二千汝  
璧奇動清鳳曠俱削籍師充軍坤一中燦得無恙

十月大同順聖川卒劉伏玘擄獲叛酋王三以獻命磔之  
告郊廟社稷

十一月詔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師其少傅少  
保如故

鄭曉曰民朝開國籍難勅成內閣三楊更等三王皆  
未有舉進二孤光仲文獨以真人躋位第一真  
十二月禮科給事中周宗言祭葬贈諡官著爲一之法  
禮部議以爲計品論資以爲隆殺則辨貴之義存程功課  
實以爲予奪則辨勞之義存祭葬有半得則辨賢之義存  
難途不得以干恩父母不得以追附則辨能辨位之義存  
但歲久因循越且濫矣臣等擬議條條如言侍臣者必嘗  
日侍講讀言軍功者必嘗躬履行陣給半葬者必原其年  
勞之異用請特恩者必論其途經之邪正於例不可拘法

刑部

當報罷者條例上議以俟裁定一二品官妻役封典故  
止祭一壇不得與夫之父毋比三品四品父母止授封五  
品以下封者不賜祭其解特恩非日侍講讀親履行陳及  
東宮官親奉出關開陳有勞者不得與與一切難途皆報  
罷尚書左右都御史已加三少而奉旨革去者止與本等  
祭二壇被劾開住者不許四品以上父母曾經本等封贈  
者各許並祭無封贈者不許二品文官妻未封夫人者不  
賜祭被劾致仕者聽本部論其生平功過酌議請裁未考  
滿者不分在任致仕俱賜祭一壇葬減半聽調別用及開  
住詔復者俱不許四品官已考滿者父母雖不得重封亦

祭葬不與  
葬不與  
葬不與

與祭一壇未考滿者不許疏上得旨被劾致仕者仍如弘  
治中例准給祭葬以稱朝廷優禮大臣之意徐皆如議○  
湖廣苗久叛萬錦遣人誘苗帥龍米以一千戶爲餌龍至  
遂殺之彼亦殺千戶相當乃遣監司備諸土目以牛酒魚  
鹽粟米官其慰訖許保湖苗暫息貴苗備強如故欽送奈  
苗已班師功賞遂叙有加  
乙巳 嘉靖二十四年  
正月以恭錄 列聖御製文集并聖學心法四書五經大  
全及性理二十一史諸書成賞總纂等官有差○訓中外  
嚴禁修靡○叙饒廣斯職功加仇鸞太子太保庶一子巡



據張珩陟一階

閏正月山西巡按陳豪言北虜三犯山西殺掠百餘計費

帑金六百萬而戰守無尺寸功議者動稱屯守而虜之內

侵皆後拔絕壁喉附懸崖邊垣又安足恃而加以亡命向

導譯諳和同鎮卒挾虜爲重多囊鐵刀賄虜自媚虜入既

深漫一舉烽以塞責耳遷延歲久禍不可言乞速議萬全

期千必戰並復套地以固邊防章下兵部

三月陞尚寶司少卿嚴世蕃爲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

事○科臣陳泰請撤元世王君臣神主又請改兩京廟祀

俾文俱從之○大計京官

是明從信錄卷三十一

先是南坪王輝首勦當好需來大計今南坪水諸條

四品備南兵部王事有食聲也屬亦屬之屬常州守

符驗城南御史也亦在別路高乃令知與進安勿應

以王如也

五月楚王于英辭試父伏法

時楚王顯係有于英學經不道意官人方三楚王顯

三而後食其使元從以生說楚王顯分大之與其

顯先發議以上元從中刻王與武同王欲遂放于西

以與地爲實中刻王與武同王欲遂放于西

各就食糧陳手殺地家從王後出將六首以謂瓜分

監尉馬等實會處巡撫之武師王景閣司司司司司

是明從信錄卷三十一

是明從信錄卷三十一

六月大學士毛紀卒贈太保謚文簡

毛紀係縣人受選副選入上入殿大統歷至四部守至不

能以疾乞休家居二十餘年歸終一節先是謂毛可存

節及是聞卒

七月太廟成羣臣表賀頒詔天下○御史周冕言廟鼎鼎

祿不宜遣官代祭上怒下詔獄○總督都御史張珩巡

撫延綏張子立請成總兵吳瑛參將楊銳請死

時廟深入殺被其妻而斬者○張銳猶以技奏巡按曹

邦輔言其狀科臣顯道往勘實處置重典人咸快之

八月加乘一真人陶仲文伯僞辭乃追贈三代給與卹命

蔭其孫敏爲國子生○諭立京城義塚○虜犯人同中路

鐵果關等處總兵張張生策力戰却之又犯錦陽路參將

張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矢死餘盡殺報

效生員王邦直職死時虜欲深入總督翁萬達總兵周尙

文各選騎四出遮虜虜登山望見官兵人集乃遁出關事

聞上嘉萬達等功各賞銀幣仍賜勅褒獎復門下總兵

張鳳原官贈邦直都指揮僉事各蔭一子世襲千八

王邦直者蘇州人於崇禎十一年被虜虜將劉永天下

城力之士河南無提督防所虜虜劉永天下

寨鳳等處不敵守者與之曰殺那直曰那直以勇驍

何見賊不殺那直而之之大呼入賊陣虜皆見其

兵少無復能繼遂聚而圍之那直奮勇

十月吏部尚書熊浚諫止竺仙令休致仍遣官校監于邸

次○夏言起用至京○令長史等官校各王于以經乘

祖訓

十一月太常寺卿魏校卒諡恭簡

按崑山人物有異智能通諸家意折衷於一經醇如也  
六書精蘊等書

兵部尚書劉天和卒贈少保謚莊襄

諸器後人多通用之

嘉靖二十五年

正月朔上御奉天殿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行慶賀禮  
○科臣游震得尚書唐龍言薛應旂公忠任事姦惡如仇

皇明御集 卷三十一

宜從方不從

三月下衛。史包會于繁。所

低節重陵，麻肱述使，擢去謫，稱仰塵出之。奏上，帝下詔，

四月倭寇浙東

孫孝不直而府之食不足  
 無濟濟使云低不可其  
 於洋亦示人厭然五  
 機何當出此海知凡幾  
 集者以兵刃上高處展  
 率近後大驅馬賊家人相  
 年有諸諸匪掠寶至相  
 從耶爾那等家易財與好  
 以龍金飾物們街道收獲  
 侯寶民買一匹紅家父  
 遠弟窮人乞賤兒女多  
 罪迫於王爺日役如  
 羅疾候保的兒女  
 點者於士物皆係  
 僧者必發廢寺寫字

命工部製碑書 睿宗題小姑山紀勝詩仍勅官建亭旂

奉

六月吏部侍郎董玘卒諡文簡、  
玘字能文性峭直。始爲吏部主  
事。嘗請杜郵人多怨之。後落職三年。如白

上引曾貴州鄧式平題上各

致仕戶部尚書周金亮

今出入碑垣九年，以勅不許，皆正經中，都督馬昂、縣  
既、魏女弟、流、誅、諸、位、其、所、不、久、之、得、其、數、數、由、外、或  
紳、甚、衆、王、曰、冬  
年七十有四。

九月大同總督翁萬達劾宗室充杓等誘虜入寇試有跡令自經燬屍餘磔斬以示

十一月總督翁萬達請自今有妄殺降人冒功者許巡按  
斬首示衆從之○三邊總制曾銑請復河套上莫壯之

本部不決令銑與邊臣計議以聞

卷終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一

秀水沈國元訂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

正月山西巡撫楊守謙奏偏頭老營二所餘地一千九百餘頃堪為營田內省京運外嚴防守且舉副使張錫為提督通判張應麒為總委官欲久任責成其牛種皆取自本省又擬照盜沿邊錢糧禁例以防侵盜戶部覆守謙辦理周密且官糧而事省費半而利倍若各鎮營田皆舉行如守議則兵食可足而帑積所省多矣詔以實行○吏部尚書周用卒謚恭肅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一

附吳江人傳先有節操晉

三月廷試賜李春芳等三百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吏部尚書羅欽順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欽順和入學衛解正

考選庶吉士于東閣上親賜題文曰原心詩曰香為寶

取九思謙等二十八人送翰林院讀書

六月曾統劾仇鸞科欽士卒阻撓軍機巡撫楊博附和上

詔各奪俸

先是唐十萬舉人犯延安慶陽諸處曾統遣參將李珍收劫其營斬唐百十一人並獲一人唐通去上以黨有瑞果功命賞銀幣

九月科臣馬錫劾尚書王杲御史艾朴受盛司賄命即出余繼收銀色不足上怒下果朴獄戍邊後銀撫司廉得張祿與吏銀匠侵弊詔行巡按追捕杲竟死戍所

閏九月雲南巡撫應大猷刺所屬有舉無効科臣鄧大同劾其避忌長奸請加罰治上曰撫按舉劾係憲綱舊例雲南在萬里外食官酷吏倍甚他省應大猷日久豈無一人堪劾乃敢違例廢法大傷憲體其被職閑住

十一月宮中夜火詔速救楊爵時爵在獄七年矣及歸有大鳥集舍爵曰吾死矣自為墓誌果卒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一

皇后方氏崩○曾統陳邊務十八事曰恢復河套曰修築邊牆曰選擇將材曰選練士卒曰買補馬羸曰進兵機宜

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罰曰兼備舟車曰多置火器曰招降用間曰審度時勢曰防守河套曰營田儲蓄曰明職守

曰息詭言曰寬文法曰處華夷令兵部定策以聞已而復上嘗陣八圖詔英之令本兵議行○曾統劾鸞十罪今

繫訊治以王繼祖代之

戊申嘉靖二十七年

綱目

卷二

宋史

正月虜入遼西大掠罷趙撫副都御史周宗明以李珪代之治邊諸鎮惟遼東易治虜寨亦弱又廢我官賣交市且地饒魚米鹽馬近年撫臣於赦減賜物又計殺虜酋遂失虜心是年撫臣胡宗明因虜屢來侵掠撲殺虜百八十人虜大抵結衆深入遼西殺擄人畜萬計宗明及總兵戴璠皆罷聽劾○嚴嵩論曾統開邊啓釁禍不可言夏言和附會致誤國是命廷臣集議吏部開淵禮部費家節御史屠僑等覆言輕信曾統罪不容追命奪言師傳以餘官致仕建銳詣京即訊○兵部奏虜酋俺答等與金虜謀寇進索上曰此曾統開邊召之也會勘以聞供覈先被統劾

皇明從信錄 卷三

因許統勉取軍糧倖免重罪倡復套謀自解法司會擬統罪律無正條宜比失陷城池例斬上欲擬所犯正例于是擬以交結近侍官員例且獄報可斬于市妻子流三千里統死家無餘資妻子狼狽天下笑之○逮夏言至京上疏自理爲嵩所陷尚書論茂堅以請貴議能請上怒竟坐與統交通律斬其妻蘇氏請以身代帝曰蘇氏亦流人安得代耶遂遣之

五月孝烈皇后葬永陵

六月大學士許讚卒諡文簡

諸宦官人吏部尚書進之子練習國家典政醇厚不侵貴以兩院掌錢大體盡滿云

卷五

大同女年十七化爲男○鄭王厚烷疏請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及演迓珠十首以顯禮意政飾非惡諫神仙土木爲規上手批其疏曰爾探知宗室有謗訕者故茲效尤彼勸慰細物一無賴子耳爾真今時之西伯也請欲爲爲之

十月發大學士言于西市言與嵩同鄉相軋言罷職嵩黜其黨及復用位嵩上亦黜其黨然嵩宗依心險內衛之而貌敬之言益以氣凌焉上亦無意殺言嵩陰構畫謀流入禁中及以災異密疏引漢誅霍方故事廢成大獄

友大倫曰夏言素通權術果于有爲曾統倖任事不遇嚴陰將相調和力主套議以復百年之收編建巨權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之全策偉矣振古之舉也獨不念救援內固廣大外列無目神聖而思逞者乃日夜甘心焉乃坦懷張肥白刻何爲乎成宣知已無顧忌慮孽固有其奈滿垣之語公之不嫌也

久矣矣惑于二

已酉嘉靖二十八年

三月皇太子冠羣羣誼莊敬

四月肅州邊外屬夷總牙日羔刺等舊爲土番番所追放求內附已安置于肅州城北成虜等地于時未築城堡苦虜侵掠乃相率環附肅州城雜居至是監生李時暘疏言恐貽內地患詔守臣經界之于是巡撫楊博檄副使楊儀容將劉勳修葺威虜營并金塔寺古城添築白翎城城堽尤

七建墩臺一十有三召諸番論以利害給以耕桑諸人皆稽首奉命總住安甯約自後惟朔望許入城市易自是數十年番害頓除

五月總兵周尚文卒其子陳叙功伐乞卹典科臣沈束請贈以封爵上怒束肆欺市美令錦衣衛逮訊

六月日本遣使周員等入貢宴賞有差

八月戶科給事中張秉壺疏請慎節財用納之

奏澤長語云 祖宗時歲用以費銀一十萬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二萬斤景泰天順加至十八萬五千成化以後漸至十二萬其餘可推也又正德十六年工部奏申糧局等因侍報難合用給絲紗羅皮張等計成化間二十餘萬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

是三月從信錄

卷三十一

五

按此我朝內府歲用俟來日增之

大略也取此二事以知我朝之

十一月巡撫河南胡宗憲以事按陽武知縣王聯削籍以殺人事坐絞子策走京師以長至日暇朝衣隨班奏發宗以私隙故入人罪述其迎駕詩有穆王八駿飛空電卻竹英皇淚不磨爲呪咀上怒逮訊已命刑部尚書劉詠會都御史屠儋大理沈良材勘王聯以死因誣妄續宗詩詞頌美無諂諛語當謂詠以同里故黨續宗上怒曰既頌美乃云湘竹英皇何耶續宗廷杖與詠俱削籍儋良材奪係司官詔獄嵩平反公忠兼文大學士係  
嘉靖二十九年  
庚戌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汝楫等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湖苗平張岳奉使至辰州集兩省官議皆謂林等深

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即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薄去知縣徐文伯詔責岳岳

知撫無益戍守亦非策乃大集漢土官兵以進討恭將石

那憲屢被苗寇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

十八擒獲龍許保并其母女妻妾餘賊逃匿林等東餓死

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寄藏米穀燒燬無遺具以捷

聞  
六月虜犯大同總兵張達悉所部迎戰伏發圍數匝馬援

見殺副師林椿往援亦中流矢死事聞各贈官賡子賜諡

立祠祀之後科臣唐禹論張達二子世傑世俊血戰功

二子同庶併繫總督郭宗皋巡撫陳耀各廷杖耀死宗皋

滿成達○釋漳州府知府盧鐸等干獄

壁先奉命巡視天統令盧大所執過諸司已而副使何

與壁相與糾紛改調謂令釋之盧壁仍守原職

壁在流平白葉湖賊聚堡寨與屯田軍人及京兵相

巨賊李自用結百餘人謂不世奇功而爲人所

獲止以平賊督給受獎賞爲不稱其功云

八月虜大入寇

虜酋俺答脫脫于愛等糾合衆虜入犯宣府不得入遂

據塞窺大同他等乘隙東行且犯宣府近京鎮乃移

師居庸以備不虞及曹賊日寇乃發諸營兵及京兵共

卷三十一

朱三二

卒以備北伐。駕請駐師宜大候冬月大舉伐虜。于是兵部侍御史道願整士馬。戶部尚書孫應奎願備軍餉。工部尚書胡松願利器械。乃命戶部括各省貯積遺積。通以俟軍興。

十一月以易州昌平州及通州爲三輔。置經畧各大臣。

十二月都御史商大節以新募民兵請第二等給糧。隊長及授降人二石。次者一石五斗。又次者一石。部議恐兵軍援倒罷之。大節執奏以部所惜者財。臣所惜者信。始以厚

招之。終以薄行之。是臣失信於衆兵。而朝廷任臣之意亦不足以信于天下。況軍士世食月糧。如欲比例。則平居所

皇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以養之者。謂何至于民兵有事則用。無事則止。彼素非有

尺籍于官。飢寒切身。則掉臂而去。臣不能禁也。奈何惜小費而妨大信乎。上竟從大節言。

辛亥 嘉靖三十年

正月錦衣經歷沈鍊劾高父子奸貪十大罪。繫拷訊編氓

○禮部尚書徐階言 皇子年已十五。選婚講學。實惟其

時宜。先正其名號。乞容臣等遵例擇吉表請冊立。上問

嚴嵩。嵩亦以爲言。上竟不行。○大計京官時徐學詩已

削籍。其兄應豐爲中書。亦擬黜。奏上。帝知其枉。中旨留

之

二月議裕軍儲。時北伐議急。令諸臣建議軍需。給事中劉體乾乃上言。近日北虜陸梁。陛下赫然欲大舉伐。而國計告匱。建議諸臣一切爲不得已之計。姑以紓困急。佐經費。臣不知大計。但少聞蘇軾有言。豐財之計。當去其害財者。則革冗員。清冗費。當今理財第一義也。我朝成化五

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又十萬餘計。今邊功之陞授。勲

費之傳請。及各衙門添設大臣之恩陞。不知凡幾。豈止十

萬。所以糜爛財賦者不少。乞敕大小衙門一切員濫。逐一

查革。自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寺積剩不下八十萬。以

後供用日增。類多從中乾沒。其他供應衙門。那移侵盜。未

皇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易悉數乞校部酌議。著爲令。典科道年終查覈奏繳。濫

免除所省不資。民計不極。國用不乏。

三月虜酋俺答去冬求貢。朝議不許。仇鸞密遣家丁賄誘

結俺答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俺酋西利貨幣。譯者送總督

蘇佑佑以聞。趙錦會仇鸞等議。皆爲許允。帝以問嵩云。

一年四次期密費廣。宜以一年二市爲準。帝乃起史道

往大同理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疏曰。廷臣議開馬市。

其不可。有十一。曰虜虜我如是。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夫仇

二日展命北征。而一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日堂堂天朝。

與大罕市。損國家大威。四曰豪傑感憤。誓死決戰。和則反

其效用之心五日將士偷安懈天下修武之志六日以後私通者勾引牽連開邊方交通之徑七日國威日沉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八日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日虜胡虜狡猾之計十日忘天下根本之計且其謬又有五或謂外關馬市除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干和設一或謂方今缺馬利干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戰馬況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或謂暫許馬市漸將通貢以為永利不知市馬其猶得少償其價貢則徒手取空利矣謬三或謂虜既和良當不失位不知既類日眾安能盡厭其欲且小信亦安肯守也謬四或謂征討禍憐互市費微不知損威

聖明從傳錄

卷三十一

帝謂阻撓邊務令錦衣衛訊杖貶狄道典史

四月開馬市于大同鎮羌堡俺答與子脫脫等共易馬二千七百餘匹御史喻時言聞馬市蓋將漸逐雀鼠之欲以飭我內治即兵法以利動之之微意非平胡之長策也是在奉行者豫為之經理馬耳乃兵部侍郎史道衡恩而是往已逾旬月各鎮邊防尚未開經理如邊城以資衛守今薊州紫荆關等處形勢如故官兵以集武藝今京營卒伍不可輕用挑選邊士不可久屯錢糧以贖軍餉今或軍之所聚尚未給或糧之所聚尚未發器械以壯兵威今或虜

分

額而未盈其數或濫作而未極其工夫虜情詭秘無事而戒備不容暫弛乞敕兵部嚴行各鎮巡官作速經理從之六月都御史商大節奏京城防守官軍為仇鸞分調往剗包藏禍心宜稍裁抑為上疏方排之詔杖訊以失事軍機律擬斬斃于獄

七月中國妖逆蕭升喬源待白蓮教出入虜地為妖聚黨百數教虜以火食屋居侍郎史道密蹤跡之執五十餘人以聞詔百方索獲無使留虜悉仇鸞請為賞格擒獲充之○總督漕運都御史應禎請開三里溝以通河運

聖明從傳錄

卷三十一

禮部尚書徐階言仇鸞調邊兵分布于外而京城列營者惟京軍班軍不知此屬僅可居守未能出戰去秋虜薄城下莫敢發一矢虜所以肆然無忌也及今不一創之虜患寧有既乎臣聞各處勇敢之夫有自備戰馬戎裝赴京報效者乞取圖錄有功照例陞賞得旨允行

八月仇鸞請討朵顏諸夷彭克哈赤等兵部尚書趙錦言各夷崢嶸附已久未必一旦盡叛其有一二反側以方專祛除之而已請下總督鎮巡詳議于是侍郎何棟言彭克哈赤乃朵顏夷首一有動搖將致諸酋俱叛不且復啟夷氛朵顏大羊也住牧此地縱有反覆為患尚小北



虎虎很也若使據此禍將無極如果剪除奈顏其虎虎勢且為巢穴是徹毀蓬蓬延寇以自近也上從使議

○德西執蕭斤等來獻詔碑于市時廟於市及地皆等以自解其實其碑明鎮在廟皆不足為有無而自認僞碑丘當為廟腹心爪牙者則莫然如舊云

十月侍郎何棟擒獲孕顏叛逆哈丹見陳通事訊鞫禮部請告獨盜垣郊廟行獻俘禮

十一月奉詔仁宗神主升祔孝烈皇后主于太廟第九室

○史道主市虜以贏馬索厚值幣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宜府宜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并贏馬掠去而去

衆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邊垣營堡俱撤虜入無復藩籬史道猶欲令虜以牛羊入市臺諫力止虜又請開市

遼東遼撫許崇道書本兵力止得遼至是虜以市利萬三寇大同巡按李逢時乞逆備之仍宣示恩威令彼約束部

落虜以六九月通市外不許填入如而從心違營嚴絕之一意戰守本兵亦云籌謀非策帝命總督官伯哲防禦

嚴通虜禁

十二月致仕兵部左侍郎詹榮卒

○崇山月射人無大同四年餘時與會焉遂則為文告稱一府之退虜而之而不敵入逆禁去大同是年海陽建

壬子嘉靖三十一年

二月詔修太和山玄帝宮○詔罷大同馬市

三月裕王景王行冠禮○詔仇鸞帥兵赴大同勦虜○把

都兒辛愛原入犯遼東姚天謨力戰潰圍死守備王相率

兵數百力戰胸首被創阻之相曰以此一腔血報國恩

耳後身被十餘創死贈都督同知廕子千戶

四月倭寇浙東倭率萬人自浙江舟山象山等處登岸攻

破黃岩縣流劫餘姚山陰等處殺虜居民無計事聞命王

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福建以俞大猷湯克賓為分守參

將

○自朱純死巡視官不復談日本自近年招兵千餘屯

往來內地日久習知中國虛實乃糾江會起劫掠

○傳又為之指畫衛塞

五月禮科給事中王鳴言王府置田石禁載在會典屬者

宗室廣收民田為己私業而因以勢力把制有司使不得

編差徵稅請行巡按御史嚴查侵占均派里甲莊田之稅

即充本府祿糧有司阿縱若罪之報可

七月虜寇薊州甚急仇鸞病亟請與疾出本兵趙錦奏強

虜壓境人心洶洶大將病不能起臣請親征代鸞督戰

上謂本兵不當輒出命侍郎將應全督掌戎政游擊陳時

代之驚聞命志極死徐階困密就鸞通虜謀圍上太驚

命陸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鸞謀反律當追戮得旨制棺斬

首易示九邊要子家丁皆斬及其貨

八月詔建景王府于湖廣德安府○科臣凌汝志劾薦應奎寬子權詔名于兵籍員首功官千戶通政使唐國相以子熙殿爲駕家丁冒功受百戶各廷杖編籍其子行巡按收訊

十月御史王宗茂劾嵩貪國大罪八併選郎萬家附權納賄誦縣丞○以本兵趙錦阿附使覺請戍邊起翁萬達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帝恩楊繼盛馬市疏皆驗乃自史遷知縣侯選南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尋改武選司○御史喻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十一

時言諸臣條對不爲不多討虜擒胡不爲不盡而不見有有功者皆由大臣嚴嵩以隱忍鄙儒爲熟計以依阿奉承爲盡節欺陛下誤曰是以彼大患日甚一日辟之子視父母之困踣而莫爲之出力人視天地之尊卑而不爲之動心也伏乞嚴正手較責成而漸實采而行之其有未然許科道官指奏糾舉陛下不惑而議定上不勞而功成矣

嘉靖三十二年

正月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嚴嵩亂政誤國十罪畧曰太祖革中書不設丞相而嵩居然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權者人主敬世之具而嵩以擬言竊弄威福是奸大權也見

皇上行政之善即令于世華傳言于人歸功于己是矣

其也嵩之擬旨皆于世蕃代票致機密漏泄是縱奸子也

令孫嚴效忠妄冒奏捷要爵是竊軍功也通竊以貪虐論革嵩受三千金威迫兵部薦爲大將是黨倖逆也胡虜深

入嵩戒汝莫勿戰及皇上逮治汝藥猶許密疏奏保是誤軍機也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考察而及其兄應

豐科臣厲汝進以劾嵩降典史矣大計而復行削籍是惡黜陟也吏兵選險以入賄爲低昂故將官多股削而士卒

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是失人心也諸諛欺君貪污卑下習俗漸成牢不可破是壞風俗也然此十罪者有

五奸以濟之厚斯皇上左右此聖意所存皆得預知而逢迎是皇上之左右皆嵩賊之圖謀奸一以趙文華

爲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其御史王宗茂劾嵩一疏文華留之五日方上是皇上之親信高賊之應大奸一懼親

騎緝諫即與嚴嵩結姻是皇上之爪牙皆賊黨之爪牙爲奸三畏臺諫有言凡進士初選非出其門者不得爲中行

惟官知縣非通賄者不得與徵取是皇上之耳目皆賊黨之奴僕奸四慮部臣徐學詩等不能無言乃羅其有忤

望者結納之便介者斥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賊黨之心腹奸五願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或召見二王使之

面陳重則置憲典輕則着致仕以全國體

二王命錄撫司即訊繼盛曰非二王詔不

二王宗事寧不慮為嵩敗耶錦衣衛上其誅命杖一百血

肉當起乃下刑部擬罪尚書何養受嵩指論繼盛詐傳親

王令旨律統郎中史朝賓持不可出聞之請補外任侍郎

王學益贊其獄尋遷一級

王世貞曰嘉靖中前後諫臣獨楊最揚最盛最盛最盛

通傳天下而得禍俱後繼盛於下其後同官

世孫三楊之疏云

河道都御史曾鈞奏言劉伶虛至赤晏廟庄八十甲乃黃

河下流填為淤沙雍塞以致奔潰此其疏濬所最先者不

則老殘黃河口衝決渰沒安東一縣亦當急築既疏之後

宜築長堤磯嘴以備衝擊又三里溝新河口比舊口水高

六尺若開舊口雖有沙淤之患而為患稍輕若開新口未

免淹沒之虞而漕舟頗便宜將新口暫開建並開座及將

高家壘增築長堤原建新莊等閘加石修砌以遏橫流從

之

二月詔冊封錦衣副千戶李銘文為祿王妃○奉安先聖

先師于文華殿東室○廷試賜陳璘等四百二人進士及

第出身有差○海賊汪直糾漳廣等盜大舉入寇連艦伯

餘綬蔽海而南自白章嘉湖至蘇松迄淮北海數千里

同時告警○虜寇宣撫大同總兵劉梅郭都死之詔各加

卹賡○賜故大學士楊士奇祠額及春秋祭文○總督三

邊兵部尚書王以旂卒

以旂江寧人為總督在鎮六年開誠布信虜無深入前

後禦虜斬首以千計其所積陳塞皆堅壯可恃西人賴

之安作致仕卒于固原鎮鎮民

策泣罷屯詔贈太保諡襄毅

創勦嚴世蕃奸狀武選郎中周冕籍○詔城京師外城

四月海寇犯太倉州攻城不克分掠有失舟倭四千入突

至平湖海寧等境焚戮慘虐官兵禦之皆敗殺犯總指揮

千百戶縣丞諸官奪舟而去○倭犯松楊知縣羅拱宸禦

却之賊浮海李大猷以舟師邀擊斬首六十九級○虜犯

遼東總兵岳懋等擊敗之斬首四十七級

五月出盧錢于獄為福建備倭都指揮○倭攻上海縣燒

劫縣丞知縣喻顯科逃匿指揮武尚文縣丞宗鑑戰死撫

推官秦令太平同知陳璋同蘇州同知任環統兵籌畫

因上禦倭十二事撫撫俱從之

六月吏部尚書萬鍾致仕給事中朱伯辰開劾

時通政趙文華少有文筆與鍾同官上權通政使至是

部降都御史缺鍾請命文華吏部尚書鍾遂以文

華名伯辰族其恩隆授而龍駭曰彭彭食鹽而應酬

盡哉卿輩差無謂鍾共輕開散諸郎行逐逐何權倫

使文華素係吏部族所親伯辰族臣者且計鍾以

不得一品忠實乃出宦伯辰族臣者且計鍾以

七月虜酋俺荅把都兒等大舉入寇攻補箭等路關南大

燕回原望夏游擊陳鳳朱玉率兵接荊鳳王夾擊，分之前哨馳去，追及于三家村，大戰竟日，殺傷過當，虜患以解。兵綴我分道遁去。○陳璋統兵敗後，寇斬首千餘級，餘孽海東遁。

八月師尚詔爲司市老人歸德知府尹一仁任以捕盜，遂橫謀不軌，結衆起日舉兵，郡以他事遣卒至鎮，詔疑偵已執殺之，以祭。率衆夜薄城，時已有中諜矣，開關納之，劫庫獄，捆載去。尚詔有令，勿犯學宮，勿戕生儒，故守令皆匿學宮，以免。而詔家多金，莊媚媚，詔既出攻城，而柘城亡賴子乘虛掠所蓄，淫其姬，姬識其人以語，詔遂圍柘城，索之，不

得，乃破城復剽之，因掠公私帑，復圍太康，索所怨者二人，縣官執其人，疑賊與之，沒之。巡撫楊宜徵兵追捕，大敗，官兵死者相枕，勢益削，賊亡數十萬人。

九月，上問嚴嵩民多無食，何以當？曰：四遠飢民來京求食，一時米價騰貴，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糶。上允之。復曰：我思必有弊，而途者暴虐，候宜有所處，請敕在京行五城御史在外行撫按，各督有司查視掩埋，至糶米一節，中間恐有市行鋪戶多買轉賣，以索高價，宜敕錦衣衛訪看禁革。嵩又言民有身無一錢者，仍生難，道諸于十萬石內以八萬石糶濟一萬石委官運城外，每早召集

飢民人給一升。上曰：朕意正是如此，今以六分出，羅四分給貧苦者。

九月，虜犯山西，巡撫趙時春禦之，敗績。總兵李沐與其子松死之後，贈沐少保左都督松指揮同知，賜諡立祠。

甲寅歲三十三年

正月，康妃杜氏薨，裕王母也。裕王母也，裕王母也，裕王母也。

二月，雲南黔國公沐紹勳妻無子，妾賀氏生二子，曰朝輔、朝弼。朝輔既以長襲爵矣，比卒時，二子尚幼，以優給候襲。而今朝弼以都督僉事攝鎮，未幾，二子俱殤，乃令朝弼襲公爵。○南京刑部尚書顧應祥秋奏決囚，比得報已踰冬

至二日，應祥竟論決科道會劾之吏部覆應祥宜以過誤

薄罰。帝令致仕，監刑及郎官奪俸。○倭犯松江，殺縣丞

劉東陽，詔革克寬鳳職，數罪立功，而以解明道處銓代之。

四月，倭犯嘉興，都指揮周應麟指揮李元律等死之。○倭陷嘉善。○倭薄通州，揚州衛千戶洪岱以兵援之，戰死。

倭夜襲崇明，知縣唐一岑死之。

五月，科臣王國楨言：擢降賊首，非計。本兵覆言：直本撤州

人以通番入海，後嘗斬寇自贖，有司不赦之，致有今日。故

懸賞招降，非示弱也。上以國楨言是，令一意勦撫，降順

者待以不死，賊首不赦。○倭薄蘇州城大掠。

六月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寇掠多中國人其器在夏方智謀者可用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爲之嚮導若不蚤而區處必爲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于軍民白衣中每歲查舉勇力智謀者數十人與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立有功效量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不惟中國之人不爲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于其間今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還還故土有擒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倭有勞績亦與敘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甚至滋蔓難撲滅矣報可

聖朝在會典

卷三十一

三

七月以王杆爲右都御史巡撫大同杆在浙中薦勇謀勵將士築城堡捕豪滑浙人恃之杆去而禍慘矣

八月俞大猷敗倭于具淞所部指揮任錦敗倭于長礁○命駙馬鄧景和內閣嚴嵩徐階李本尚書李默王用汲都督陸炳入直西內其侍郎程文德郭朴閔如霖吳山以侍從太學撰文不入直景和以不諳文理辭免俄以金幣賜玄修諸臣猶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乞辭使臣洗心游感効馬革裹屍之報帝怒曰和故出不祥語當嚴懲詔律姑止革爵

九月南京大僕卿章洪條海防四事一築城堡二預軍備

三練士兵四收豪奸令議行

十月虜攻薊鎮邊牆警報登至上遣廠校往察其代是楊博授甲登陞宿止古北口垣士將士守禦甚力上大喜發萬金犒守城將士總督楊博總兵周益昌各衣一襲

○倭寇分掠嘉湖

十二月百戶賴榮華薄倭于新市乘勝陷伏中死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

正月命宋儒朱熹裔孫源襲五經博士○本兵議約年裏不勝重任惟秋木類舉各臣報捷疏請玄祐而已上方以南北多事責成甚切遂令閑住○海賊犯乍浦陷崇德

復攻德清殺把總指揮梁鶚六人時諸將號令不一偏裨將各自爲進止探洶港黨孽之戰許國劉思賢以背約竄進敗經所奏調狼兵及保靖兵俱未至梓重不發江南人苦倭患久恨不旦夕殲滅遂藉藉以玩寇爲經罪矣

二月虜犯薊鎮馬蘭峪參將趙頌蔡等禦之敗死○工部

侍郎趙文華奉命祭告海神并祭視江南賊情

文華爲高郵人前督學上所當用既出馬蘭自忠祠駐蹕即立推仆有司派僮僕時路險難此後寇快悔尤烈云

三月以楊博爲兵部尚書○任環督舟師與倭戰于南沙野茅洪賊之斬首百餘級

四月田州土官瓦氏併孫男冬大壽大祿召兵應調經分張經分配總兵俞大猷等殺倭泰聞詔賞銀兩除令軍門獎賞○虜寇宣府青邊口堡寨將李光政等禦之兵潰被執至墩下索金帛取贖光啓大罵虜殺之并殺指揮黃添祥等八人○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會倭兵方應調至副總兵俞大猷遣游擊白汝等官賊稍有斬獲文華因厚犒之激使進剿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敗頭目鎗等死之文華固急督戰黃掩敗爲功經謂宜待保靖兵至合力夾攻庶保萬全文華固強經不聽文華遂却經

五月倭寇四千餘自柘林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泰將盧鎗等水陸攻之保靖官慰使彭益臣與賊遇于石塘灣大敗之賊走平望俞大猷及永順官慰使彭益臣南邀擊之賊奔于江陰水噴兵出湖湖攻其前鎗及保靖兵蹙其後共擒斬一千八百餘人溺死者復不可勝計餘賊奔歸柘林任環俞大猷破賊于陸涇塘○遣官校逮張經李天寵及泰將湯克寬俱械繫來京論死經上疏自辯不報○倭寇常熟知縣于缺禦之鄉官錢津率民兵追賊于上滄港爲賊所掩擊俱死之事聞贈錢太僕少卿許光祿少卿各賡子錦衣白戶祀死所

六月倭據江陰蔡涇開知縣錢鎗率倭兵禦之遇賊于九里山賊伏發倭兵悉奔鎗及民兵死于賊軍間贈鍾光祿少卿董子國子生立祠死所○蘇松參政任環及俞大猷以舟師擊倭船于馬蹟山破之擒斬一百五十餘人環遇親喪起按周知十請留之特詔奪情任事

時吏部疏請造勳爵宗圖文冊從之初勳爵宗支舊無冊籍一遇故絕爭襲紛然無所考証吏部請乞如軍職貽庶例行南京五軍都督府將各公侯伯父祖始封承襲來歷并立功者的派子孫與應襲者所自出備造宗圖文冊一存本府一送本部一送吏部五年一造請著爲令詔可○

倭駕舟從三叉浦出海大猷邀擊之沉其舟七艘斬首一百三十級○任環大猷敗倭于鴛豆湖俘斬百人○副使于崇古敗倭于靖江

秋七月分祀歷代帝王陵寢○倭突入歙縣流劫噴溪等縣蕪湖縣丞爲賊所殺犯江寧鎮指揮朱震戰死亡卒三百餘人○倭犯南京八月都御史曹邦輔圍賊于許墅關賊殊死格鬪殺指揮張大綱士卒多傷亡時命事董邦政祀總憲于晉沙兵守陶宅邦輔檄之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奔吳淞近盞鐵之文華欲據其功至則邦輔已奏捷矣叩其已而欲停助

蔡亨自將四千人約那輔會勦同力進兵賊盡銳術文華  
所統兵死者千餘人師大潰文華益怒憤乃疏那輔那政  
避難趨易僥倖成功乞加重究詔下那政于總督迷問○  
福建巡海副使卜大同卒

同秀水人孝友夙著官刑曹顧失期尤補選湖廣金集  
督下江防令行恭牛寧盜局總督海寇希清同馬輔直  
同受命巡撫總督之任顧卒五歲候察候察候察候察  
風知有備雖難免保會吳越局而無終得無恙所獲有  
征苗備條二集遺稿  
解覽圖說行于世

胡宗憲誘汪直等投降許為奏請優以官爵汪直與羅龍  
文宗憲皆徽人相信直因以銀十萬兩托龍文饒嚴嵩父  
子冀得授以指揮職銜時浙中三司與巡按御史周斯盛

議得汪直黨宗滿甘華勾夷謀叛之罪已不答誅王汝賢  
越關出境作逆之狀亦白舉獲通應解獻關庭顯戮市曹  
以彰國典但其作孽貽禍原在海上汪直葉宗滿就彼梟

示王汝賢處統各犯妻妾及子解京給付功臣家為奴嵩  
父子受賄欲擬投降有死且言聖意欲如此三法司等

龍輔直等率眾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百萬明是  
謀反今作謀叛已非正律豈可又輕嵩曰旨下再議三法

司曰再議則用反律豈可又減賊律乎嵩曰原着兵部會  
法司法司以從兵部議可也皆曰兵部即議未減法司亦

不敗會名嵩父子噤然不應竟無旨云汪直甘華一夷罪

逆深重着就彼處決梟示葉宗滿王汝賢倪仰歸順報效  
饒廷發邊衛充軍

十月後始犯福建犯平陽殺指揮祈嵩等共八十餘人也  
謝浦殺指揮閔溶犯興化府平海衛殺千戶丘珍等犯福

清殺指揮董乾震○祿王第一子生  
十一月獻京城大辟因詔決九人張經李天寵以失機律

不宥而論嵩之楊繼盛與焉繼盛詣朝審口吟云風吹枷  
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大板

見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是尉稱平過漢唐性藏生米  
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又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

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傳誦盛妻張  
氏號乞斬臣首以代夫命為高所抑不得達遂遇害

○總兵俞大猷又追賊于老鵝嘴斬二百餘人奪新場○  
科臣孫源言防倭諸臣事權不一致久無成功本兵覆奏

督撫主竭忠討賊覆實布問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器  
巡撫主督理軍務措置餉銀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陣  
有司保安地方固守城池命下諸臣遵守

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同靖地。震如雪。或地裂泉湧。或城郭房屋陷入地。或平地突成山阜。壓死官民八十三萬有奇。南兵耆韓郭奇光。蔣卿馬理。祭酒王維禎。同日死焉。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一

卷三

有物其書韓康書表觀服聖祭臨王歸南同日張  
縣恩至閉本數板并與吳山阜聖張官月八十三  
有工員山牆刻西縣南同和數歲成書其與樂泉商去刻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二

秀水沈國元訂

丙辰 嘉靖三十五年

正月科臣梁夢龍劾吏部尚書李默剛福貪污假名器以罔利默疏辨不問文華自祀海還劾默部試選人策題以漢武征伐四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功成准蔡而晚業不終語意諷諭上怒下獄刑部尚書何養樞子罵父律絞竟死于獄

文大倫曰李默博雅有才百氣好以愛憎軒輊人在銓部大過期滿及文華以策問其操則近于反唇腹誹之默而弄文筆

三月顯陵宮殿成○廷試賜諸大綬等三百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倭寇溫州同知黃鍾瓠之○倭寇萬餘趨浙江皂林遊擊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于三里橋三戰三捷斬首三百餘賊首徐海等駭懼稱爲神兵會稽賄軍潰禮等俱成論者謂兵興以來稱鉅戰第一功已而贈禮都督同知世襲指揮僉事○復遣趙文華視師江南先是文華既歸上疑其言不實每以問高文華大懼譖罪千人而又計李默之過以逢上時浙中倭報甚緊巡按請遣才望大臣員督師應援部已議沈良材往而高爲文華保全計言于

上遂留良材而遣文華文華至而東南之民愈困矣

五月倭圍巡按阮鶚于桐鄉宗憲以計開之使人賂賊首徐海其黨陳東蔭葉漸與海爲貳引去海遂計擒東葉等百餘人以獻其部衆遁者我兵追破其舟斬溺追盡

六月倭寇破慈谿城縉紳被擄甚慘省祭官杜槐及父友明率兵追敗于王家園已而遇于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

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酋槐亦被創墜馬水文明別擊賊于鳴鶴場斬白眉倭帥一級從七級生擒二人賊驚遁追之

以兵少陣敗事聞贈官庶子有司祠祀

七月命孔子六十五代孫尚質襲封衍聖公

八月徽王載垕以罪廢自殺

按王舊爵徽州初衛州衛令審死巡按劾之命請得史執其屬官逮係延杖王乃潛榜曰沒占士民則國戚女子端麗者強暴之其人不有作書或生或死或生或死生蓋皆中又私其於人受贈縉紳無敢言者及被諸客徵行而都風陽司人受贈縉紳無敢言者及被諸客知帝好方術乃以獻帝問問人販王何以得之其人曰王采鉛王不與計帝問問人販王何以得之其人曰王日者遊衛都衛令有然州民欺妄女爲王言死遂上變告謂衛王乃與人人販陽王聞當從今地安履新自任王亦理矣

九月胡宗憲以計誘徐海居沈庄且久議和而文華力主勦督兵甚嚴以書遺宗憲責其退兵自老遂集諸路兵圍之數重縱焚其處死者甚衆後從溺屍中識徐海屍浙郡遂亡

十一月獻優倖加文華少保崇憲右都御史各歷一子鎬  
衣千○虜寇遼東塞總兵殷尚賢遊擊嚴慈官死之贈卹  
有差奪總督王忬休巡按蘇志皋落職○賜疑滿免朝仍  
腰輿入直○設狼福二山守要水兵萬人沙船三百艘命  
遼恭將等官操練備倭

正月，立孝子夏陽祠。賜南通州人習不工，日不知書，志行純篤。事父母至孝。太冠多從之。落有饑，使至，召見，自傷，遂養親，執手酒泣，以新衣親衣之。歐陽瑤理學名臣爲郡博，日造其廬，劇語不忍去。既卒，學使黃弘毗祠之。

二月虜入大同界殺守備唐入祿等殘費村堡三十二所  
三月虜犯延綏副總兵戰死犯遼東官軍追之擒其酋逆  
賴犯大同殺指揮楊汲等○總兵俞大猷剿盡并山餘賊  
○吏部推鄭曉爲南吏部尚書上曰曉宜任煩劇南中  
命王用賓往

四月雷雨大作火光驟起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午門及左右廊盡燬○有事于宗廟社稷詔天下以二十二日舉祀高玄大典止封事停刑百官修省五日

六月止陝西採礦○工部尚書趙文華罷時三股事屬工部文華有疾屢疏乞歸八月方以修文禁疏稟而言疾在諱文華以典工在即不得已具疏聞上怒罷之○宣大總督楊順選按路楷兵書諄諭俱創籍

之猶視親愛之給師旅人利富易之吳楚來劫還辛愛百  
萬延至輓安無兵松葉一過於焉聽耳失策隨之又  
自海寇變勇無來也吳皇側附及爲所困而逃  
陷陷之頭懸縣不共計論此則爲利之罪之途各盡  
帶郭弘農許都俱同兵計論此則爲利之罪之途各盡  
大臣虎狼施言宣父子淵將柳柳而先是爲人言曰  
捕者托巡按官府府錄錄各郡郡以欺騙人言曰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illegible]

正月光祿寺火○二月命楊博暫撤部事往鎮宣大以刑部尚書鄧曉攝之

三月倭寇福建命浙江巡撫阮鶚往勦之尋削籍

鍾宗紀曰鶚先督學浙江通判會者守守區間門乘外之民鶚率性從游武溪門訪之於活而高故起拜舉外  
時總督胡宗憲克于世著建諸撫城而春茂之而鄂力  
乃修築閘閘創立巡撫兵費稠亂禍過賊千驍  
大戰千連江等處至福清海口營寨土著應敵大破之  
而世藩冷仙史宋儀望勒鴛鴦兵衆委民調兵  
淫縱無復紀律百姓被害不可勝言宜亟革車  
世藩後廢治事申劉岳勳之乃罷降歸京師  
不且且先有散客京詞賦善后疏陳請歸京師  
前建勳議允合徐斷案其無罪乃免歸然疎陳之功  
勢力爲多宗憲接其皮而

科臣吳時來劾藩令子世蕃預政納賄致違臣危軍餉以  
充餽因受餽而與之欺君如張經行五千金及聖斷不  
貸而詔爲縣卹士汝孝以二十而傳得這成蔡克廉以三  
五月後有卷

千而卽轉寺卿楊順欺君而三廢其子吳嘉舍侵月而三  
廢三遷違事不振軍民同窮主事張翀劫其受賄報功而  
備邊之政壞侵月戶部錢糧十分之六而理財之政壞以  
厚賄而調美官以餽金而得與選而忠仰之氣壞家奴永  
年官將百萬賓客親識位俱應顯主事黃傳策言吏兵二

部選官持簿任薦填發故俗呼又選郎萬家爲文管家武  
選職方邪辟爲武管家宜罷斥以快人心帝怒各逮繫  
獄且擬磔鄭曉執不可降旨廷杖謫戍嶺南

四月倭倭大至犯浙福清海都邑陷福清執知縣葉宗文  
劫庫獄大肆殺捕攻惠安殺知縣林成○大同圍解特楊

博督大兵趨後虜聞遁去留博視鎮事

五月恭將尹鳳等擊福清倭于海口斬溺甚衆福興少寧

○大旱 帝齋祀高玄大雨沾足羣臣表賀○蒲州潮州

地震

六月浙西倭分掠樂清等縣指揮劉茂督兵致仕食事王

德等死之

七月遣兵部郎中唐順之查剿鎮兵馬

閏七月楊博以大同右衛築上堡墩臺接連左衛濟濠一

道各長十八里賜銀幣獎諭○大朝等門成

八月兵科給事中鄭茂復上邊務八事

私軍宜禁革之

九月冊生員陳景行女爲祔王妃

十月命唐順之視師浙直與宗憲協勦倭寇○虜犯遼陽

總兵楊照敗之斬首八百餘級○比肅土番薄界嶺口副

總兵馬芳禦之不得入虜乃潛犯里谷墩計處把總馬

總兵馬芳禦之不得入虜乃潛犯里谷墩計處把總馬



安在本兵則九邊安乃召同部。

八月征倭總督胡宗憲與都御史李遂命劉顯率銳卒破江北倭于劉家庄。初江北軍士慮顯據其成功噴有頌言李都憲撤江北軍悉歸顯節制遂得奏捷。

總兵劉漢破虜于豐州豐州在大同右衛邊外由王城舊城而北經仁黑河一黃河歷三百里崇山環合水草豐美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居之築城建墩備宮殿甚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據東勝川號曰陝升富等教虜入寇製鉤杆攻城具時俺答從大青山口外避暑惟富等不從總兵劉漢與巡撫李文達謀部分參將王孟夏麻朱等五十三人

率銳卒三千馳進漢與趙奇以重兵分三哨營于玉林陞爲後繼孟夏等竄狼疾馳昧爽鼓譟奪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十六人焚其營寨餘衆奔匿時富隨虜北徙趙全匪壘上虜騎大王我兵引退還渡黑河虜追騎至且戰且却分哨迭戰還與大兵會豈口入邊往返凡五日總督葛

緒以聞帝大悅亟加陞賞。  
○福建巡按樊獻科言近歲軍興募集武勇四方無賴子弟得以投兵報效爲名所至騷擾今廣浙閩俱有海警宜以三省兵應募者悉遣還原藉收爲鄉兵即以客兵瓶餉養贖不惟客兵免違調之勞而各地方且獲鄉兵之利計

無便于此者從之。

十一月詔以朱熹原籍婺源縣子孫朱暨世襲五經博士。先是倭寇蘇州城門閉遣倭者聚哭不得入同知任瑛核創開門全活萬數前後擊敗斬俘甚衆尋擢參政矢志滅倭以母喪歸卒至是以科臣徐師曾請贈光祿卿廕子千戶有司建祠祀之。  
庚申 嘉靖三十九年

正月嚴嵩令都御史鄒應卿總理天下鹽政嚴劾海內

二月原任中允郭希顏上安儲疎內有建帝立諸四字

上以立子爲儲帝諱可建者命各科集議禮科監登等擬

妖言律就江西決之傳首天下。

妖言律就江西決之傳首天下。

大同總兵劉漢督兵自鎮河口出塞揭虜帳于灰河斬首

二十八級奪高駝一百七十餘隻是時虜聚喜峯口外窺

犯薊鎮漢乘虛攻其巢穴以牽制之虜果狼狽西顧自多

事來我兵稍備虜當留巢並無一敢問之者至是漢倡

爲之自後各鎮往往乘間出勦虜始有戒心從違其幕○  
倭劫潮州等處○虜攻陷遼東廣寧中前所城殺千戶二

人掠二百餘人○倭破永寧城曹指揮王國瑞領鎮降之

又破寧德縣殺參將王夢祺知縣李堯卿

○先是元福建倭患最烈凡泉漳三郡城外皆為賊藪  
○金清縣田野蕪荒民無賴者聚為盜其害尤甚  
○為低諸將目力強賊黨其害尤甚  
○皆為低諸將目力強賊黨其害尤甚  
○下相率遂成故事先由巡撫王詢以避賊引疾去而劉  
○猶得以風土不便調外則歸路聽氏父子云

南京軍以殺督儲侍郎黃懋官

○按舊例南營軍月水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  
○即黃懋官嘗數口四十八婦卒不無妻者減十之四  
○是元金長為裁于是故為數裁初各月各衛延支薪衣諸  
○役月已既望而關符未下直振武營撫劉建啟京國變  
○官第憲官聞多論端而出諸事遂而撲殺之懸其屍于

○市育兵部尚書張整不實鑒謬憐不能應請急飭劉世  
○各軍特不賞殘孽之年不得解振回國重慶求食  
○遂此日之生老不復得月經原額而所行添給  
○未嘗方議劉整人一事如故城

三月南御史林潤劾祭酒沈坤居鄉暴橫狀逮繫詔獄竟

○命侍讀張春仲祿上請前○巡湖宗憲尚書督師劾冠

巡撫亦聽節制總兵由掖門通謁延拜下風

四月巡撫淮揚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卒  
○順之武進人博學強記凡六如子史兵法以至算時無  
○不精通嘗歷驗船務盜風而後已或病病乃日及國  
○志令得長死舟中矣遂卒  
○子官部轉轉學士歸揚州

五月韶旌慶成王府故鎮國將軍奇添夫人王氏節孝  
○初奇添卒時夫人年甚少素好育子備嘗勞瘁及是年  
○八十餘歲遽見孫曾四世山西巡撫官請旌表故有是  
○命

六月南京禮部侍郎孫陞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恪

○陞會稽人前欽節都御史陞于奉安長原熾死寅張之  
○雖終身不善學字亦不為人作壽文事始兄如父居官  
○被服雅潔口不談  
○過世撫寫行君子

七月遣御史沈陽郡中張大紀清理畿內莊田陽等清出

○應冒莊田之數應量給者一萬六千頃有奇應入官者二  
○千五百頃有奇其威曉枝系未遠而嫡派已絕本身見存  
○而爵級已革及各監寺觀自買民田而乞買糧差與歸順  
○月信保

建官。先朝給賞住劄地土共一千九百餘頃有奇俱宜

追奪從之

八月御史鄭存仁承望嵩旨疏劾鄭曉曉具疏辨 上曰

曉每事偏執終是自尊褻職

十月楊允繩奏市○上諭嚴嵩等景王府已成數年當遵

祖宗大制令之國嵩等以示所司于是吏部請如舊制  
報可時 上春秋高國本未定二王並居而景王母妃在  
上左右奸邪之黨日夜窺伺有識之士深以為憂忽聞  
夜半中旨渙頒京師士民踴躍稱慶  
十一月總督尚書許論獻白玉蟠真蹟一幅○陶仲文卒



案查員于二鎮平例餉銀連歲俱防奏用盡防效仍照  
 六年通額奏定以入九萬員中只三萬員而後三十三  
 是各處復員之費不能無九萬員之費且下道總辦  
 議者今宜酌給之費以中酌給之費以中酌給之費以中  
 議球即能保無有定議上從部議令論同籍撫  
 命修撰唐汝揖充 祕王府講官

閏五月御史張九功以旱電陳官五事

一禁賄賂以絕德澤謂今行取科道用銀五百兩八百  
 兩有增至千金者吏部一主事有至萬金者有司每  
 入輒多方計欲以充苞苴此等干和致害之由官宜  
 奉一節督府以廣遠達餉銀不充宜反此則者而  
 從不以功罪不核職掌不明稱餉不充宜反此則者而  
 後可以守邊三省工銀以塞使廣固平盜賊以安地方  
 國威嚴之

六月詔賞歸附夷人衣幣有差

先是定府邊外夷吏史大夫史二等爲賞給吉以成邊  
 因用爲邊內夷吏史大夫史二等爲賞給吉以成邊  
 凡史一史二史及加派其給有也者爲所應給史  
 服之末內附保案邊臣其計令設房候信史典史  
 乃新台寺理日思成等十  
 餘派沐感誠賞衣幣有差

七月萬壽宮成

八月南御史林潤勛劾總辦五罪案屬官金果萬罪一受  
 狀取財罪二宴會日費千金罪三妄殺平民罪四加派楊  
 州鹽商幾至激變罪五總辦疏辯令供職如初○御田產  
 嘉穀異穎同本者四十有九田官以進告太廟百官表賀

九月詔戒諭晉土

先是太原知州于淮一在郡黨已任事撫財受民疾  
 詔法賑濟全括以數千計前歲虜人馬門總兵王讓

率衆過入城軍士獲掠于市惟一執而極之極其  
 獄外過入城軍士獲掠于市惟一執而極之極其  
 當與總辦以御史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  
 惟一令其懷邦罪惟一執之孟孟孟孟孟孟孟孟  
 民心請留之民如大佐惟一執之孟孟孟孟孟孟  
 預仍下巡按御史建問長史承奉等官以聞

十月初令南畿人不得與南試先是中允吳情與應天鄉  
 試同邑中者十有三人時論大譁

壬戌 嘉慶四十一年

正月楊博言薊鎮宣大邊隣窮境十室九空半種不給請  
 發馬價銀三萬兩分給三鎮以爲方春播種之資許之○  
 左都御史潘思聰時弊四條允行

星明使節錄 卷三十三

一言謂來官錢糧年歲餘之利理刑者得出入之  
 私開關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私家軍司小票取物于市城御史來報後多獲大  
 禁二言謂來官錢糧年歲餘之利理刑者得出入之  
 日縱令後諸司治行不時欠則不者回還以不職貪  
 謝儀私巡歷處處諸司治行不時欠則不者回還以  
 半令常例一切奏餘銀錢歸公需西言有司任情出  
 入嚴錄成獄假借銀錢之例紅銀費之名多則則則  
 少亦錄成獄假借銀錢之例紅銀費之名多則則則  
 應得以修勿加一切之罰上命務官來行  
 三月詔罷親耕親蠶○殿試賜徐時行等二百九十九人  
 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是科有李林則宗諸字徐用檢前延言皆以理學  
 爲時所推馬文輝巡撫江右廉仁能省賦有徐文熙  
 前正右司林梓宇建寧不懼權吏去後見思獨文熙  
 況好義有前林風而前甲申時行王錫爵余有日皆致



情

五月御史鄭應龍劾嚴嵩子世蕃憑勢專利私擅爵賞而其孫錦承嚴嵩中書嚴嵩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等黠狡不法詔嵩致仕歸世蕃即託生煙瘴充軍嵩龍文等成邊年銅干獄應龍起還過政參議

六月知縣海瑞霍與瑕落職時鄢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都察院劾其妻從行裝五練輿以十二女昇之令長膝行蒲中

鄢懋卿白金飾溺器飲食若流至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扼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其然素聞其強項亦欲威去慈谿知縣霍與瑕亦清饒不屈懋卿從信錄

卿職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俱落職○重錄永樂大典分韻類載以便考訂為卷三萬有奇帝愛之日取閱及三殿命亟出之得不燬至是命結副本

九月三殿工成○利臣何絳條五事  
一曰寬民力二曰整吏治三曰  
糾弊四曰正士風五曰禁奢靡

景王薨  
十月林洞言天下極弊而可慮者莫如宗藩蓋藩王當蕃衍之時天下無可加之賦官司困于難供宗藩病于不給宜頒示諸王以勢節不能不通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為準蠲免存留費用幾何王府增封幾何祿米及諸

要幾何集議善後之策永垂不易之規從之○刑科監  
儀劾胡宗憲十罪命繫京印劄削籍

十一月顯陵守備內侍張方等言冬至日甘露降顯陵松樹先是上以冬至日奉安獻皇帝后神几于宮以便瞻奉而甘露即是以是日降大悅禮部請令百官稱賀許之

十二月倭陷興化府兵部請調南京都督劉顯率兵福善援之時新倭又自福清海口入寇遂圍興化府劉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已而欲掩逗留之罪始遣五

卒齋文詣府約欲率兵越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腰銜偽為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

火作聲恐賊覺覺擇奸細五人詐為劉卒齋入時參將畢高參政翁時器在城信之至期賊目劉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入忽爾殺入城中驚亂畢高翁時器及衛寧印指揮

徐將等皆倉皇絕城走城遂陷賊據城中三閱月殺擄劫掠焚毀慘毒備極劉顯乘亂擄城城逃出婦女時有閩住參政王鳳靈繼妻年少竟為劉顯擄去賊既飽其所欲如走平海衛覓船泛海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  
二月昌平自罹庚戌虜變停派衛養馬疋已十三年至是太僕卿劉朝佐請復之巡撫徐紳以地衝民困宜永停派

部議再停七年從之

三月以嚴訥為吏部尚書○詔修鳳陽 祖陵

四月詔重修興都志○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大破倭賊于平海衛海寇悉平

是戰也繼光前一日至戚繼光及大猷計會日火船繼光率總兵劉顯俞大猷等不為倭賊所敗以是夜詔斬倭賊于平海衛海寇悉平

九月詔罷江南加派兵糧銀兩○虜寇遠東遼東邊垣久

圯士卒物故總兵楊照知勇廉潔在鎮虜不敢犯後為邊儲即所傾以巡撫吉澄薦為總兵照澄盡忠報國下背

至是逐虜出塞乘勝追之遇伏戰死事聞師養有加○虜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二

九

不人

寇京東較諸大臣分兵守重城諸門起諸鎮兵入校時守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疎竊本兵楊博夜呼崇文門甚急刑部侍郎孫楨以博習邊事而上方切責當事者疏入必

赦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謂呼者曰兵即至矣爾無恐却其疏不納亟請調發以應之總兵馬芳姜應熊等相

繼兵至逐虜通州傳將孫楨乘勝逐斬三百級虜遁去告

順四勝柏等祭品赦芳等同宣大備虜次諸勤王功

十月泉州守備陳陽深率兵討興化倭賊戰于東蕭死之

十一月大學士徐階奏二事

一曰為士體臣每見明旨下及內外多不遵奉如賜功馬新王師年徵錢糧無一生禁刑例則潛行于昏夜

三

以有郊幼食發則盡及于調藥以塞責是主權未舉也一日定議是以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

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

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

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

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

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

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

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

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

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

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

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

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

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

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

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

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

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為端以信勢作威為風力而輕信者則失以

七月以諭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帝問太倉粟儲積。部對曰出入僅足相需。頃因米賤給發折兌十萬金。所省頗多。折兌之法。徵于水旱之歲。可蘇災民。察于米賤之時。可裕倉儲。帝諭尚書高拱云。寇管不特國計。當裕九月原任福建巡撫譚綸以回籍守制。上言經久善後六事。

一議將官軍中必令大將運籌而佐以偏裨。今獨恃一能及也。乞行撫按官。隨宜舉用。如李備胡守仁。把總備應昌。乞免之。則官不必備而分任有人矣。二議兵。諸總兵多專州縣民壯。雖錄之生與各處同。而兵給以客兵之費。軍之會分。各二營。設練都司。二員分統。調練可以漸減客兵而增土兵。三議食。言舊規未定。無以備而一且。督限鼓鑄之通。是區之盜也。請已。嚴者。星臣

聖明在作。卷之五。地方。天。後。者。如。光。通。縣。四。夏。無。禁。五。請。立。縣。治。六。處。有。司。月。仲。等。設。縣。治。行。撫。按。兩。議。皆。允。行。

虜大入寇。三御素與虜通。彙夷酋曰。通罕者。尤為桀驁。總督都御史楊選。誘執通罕父子三人。輸繫薊獄。以為質。如有虜來犯。則殺之。通罕。積恨。益與虜通。遂勾虜入寇。時虜騎挾詐東行。巡撫金都御史徐紳。咨請總督楊選。宜守墻子嶺。還以虜皆往東。謝之。紳弟領兵赴墻子嶺。選又以其違節制。却回之。虜果窺無備。突攻墻子嶺。寨陷。之長。驅深入。歷陷密雲三河順義諸縣。至于張家灣。將攻通州。犯京師。以張家灣河水凍而還。時總督楊選同巡撫徐紳。常恤趨齊化門。以護京城。為名。兵部尚書楊博。論以京城

有備須速回。截殺于。是薊州胡總兵。率人馬三千。退至。義為虜所圍。盡沒于。虜。虜竟得志。復由墻子嶺。出邊去。十月以嵩敗。大計京京。

十一月御史林潤。劾。世蕃。自罪。請。後。與。文龍。乘。軒。衣。蟒。服。險。不。臣。誹。謗。朝。政。假。以。治。舉。眾。數。千。乞。正。刑。章。以。絕。禍。本。詔。即。付。林。潤。逮。捕。至。京。以。言。官。劾。逮。胡。宗。憲。至。京。仰。藥。死。林。潤。復。劾。鄧。懋。卿。命。削。籍。乙丑。嘉。靖。四。十。四。年。

正月。上。不。豫。

二月。上。疾。有。瘳。嚴。請。言。國。初。為。堅。以。典。史。而。推。都。御。史。星。則。有。致。卷。三。三。二。

土。與。宗。以。直。驪。而。歷。布。政。使。請。略。仿。此。意。于。維。流。元。職。中。超。擢。一。二。以。裨。盛。治。已。而。附。廣。東。同。知。王。化。為。廣。東。按。察。司。僉。事。鳳。陽。同。知。丁。東。為。陝。西。按。察。司。僉。事。成。州。通。判。邵。元。善。為。四。川。按。察。司。僉。事。廣。安。州。知。州。張。澤。為。雲。南。按。察。司。僉。事。滋。浦。縣。教。諭。李。珙。為。大。理。寺。右。評。事。楊。石。衡。歷。郭。文。通。為。肇。慶。府。同。知。

按。此。事。元。善。由。舉。人。補。郭。文。通。由。貢。文。通。等。由。吏。員。俱。以。治。行。卓。異。超。擢。

三月。副。總。兵。郭。成。等。擊。倭。于。海。中。沉。其。舟。斬。首。百。餘。級。倭。患。絕。○。廷。試。賜。范。應。期。等。三。百。九。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日得士知趙元茂調屬不送權相安房正典則  
正典王嘉瑞等一領奏請開釋時有古候士風王師能守  
歸趙者欲請放還廣康利正飭長於經濟陳文獨歸所  
元茂專尼居  
光丁詩文

嚴世蕃羅龍文至京刑部尚書鞠其交通倭虜謀叛罪証  
得旨俱處斬金銀財貨令按臣盡數追沒餘遣配有差

四月敕嚴誦李春芳入內閣同徐階辦事

五月衛王厚楨奏薛蔭米之半補宗祿不敷數詔率薛二  
千石救賜奏諭○閩仲文徒胡大順撫萬壽全書一帙併

鉛藥命于王玄與何廷玉同道士監田王羅萬象得通意  
于趙楠獻之帝問曰此云箕書扶箕者何在田王遂許

旨徵大順入帝悟曰朕未嘗召安得輒來命錦衣衛訊  
之復命司禮監鞠得詐傳狀皆論斬極斃于獄

八月虜酋黃台吉率輕騎自宣府洗馬林突入將禾三五  
散掠把總江汝棟以銳卒二百人按伏堡中不知其為黃

台吉也出而搏之黃首驟騎直前我兵奮挺擊之墜馬幾  
獲之部眾致奴奪去我兵得其盔刀而還自是懼不敢犯

邊者數年事聞詔陞汝棟二級賞銀十兩

九月巡撫浙江劉繼言字波梁海澄多兵少防範為難市  
舶一聞島夷嘯聚禍不可測遂嚴市舶之議○陸光祖在

選司執法不撓外內多欲中之以不敬落職士論惜之○

山西巡撫張慎言與時來董傳策策附王宗茂等首發  
奸流離羶鴉乞有過錄用 上怒命錦衣繫京訊鞫○奉  
安庫宗獻皇帝慈孝獻皇后神主于玉芝宮

丙寅 嘉靖四十五年

正月賑畿內饑民○上諭徐階附南幸承天拜親陵取  
本兵預防兵火 ○上諭徐階附南幸承天拜親陵取

服氣階奏 聖躬既久未平正宜加意就攝若復遠涉長  
途不惟失崇護之道亦非所以慰 一聖之心所用藥

品只須論撫按進取為便上曰試一行之我必萬康階  
曰臣不敢仰贊者一為 聖躬計二為國家計 皇上自

聖躬從信錄 卷三十一 十四

度精力何如彼時豈禁長途勢頻聖躬天佑奚待遠行而  
後萬康也已亥之前遼境無事彼時尚命大臣行今遼境

多虞根本空匱萬一狡逆竊發聖駕在外能無驚擾母致  
輕舉以貽後悔由是乃罷南幸之議

二月主事海瑞疏曰陛下初年剷除積弊遠邁漢文二十  
年來法紀漸廢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

以猜疑慘辱臣子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  
爲薄于夫婦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日煩萬方懸磬諸

臣猶修齋脩醮相率進香天藥天今相繼表賀修建宮室  
工部極力營繕買香市瑣戶部差求四出無一人爲 陛

下之憂

之憂

之憂

之憂

之憂

之憂

之憂

之憂

之憂

之憂

下言者夫玄修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永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復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帝怒甚投于地已復取再讀之太息自悔疏竟留中

三月詔開新河

時節當計開沂山一帶新河築堤于呂孟等湖以防潮  
次節當計致所屬各道也新河一寬意蓋自南陽以  
東至夏村而東至留城也一百四十里河注致所聚  
河形卑窪而又深之行艱急滿桑薛沙一里河注致所  
之河口直出河系馬家寨東過河之出飛鳥關入威  
壩入赤溝自留城至赤溝岸又五十三里爲關入威  
壩水關二十里已又十二里爲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  
奇石堤二千三百里已又十二里爲堤三萬五千二百  
補以泥沙而入縣山城爲安河入以爲縣李留伐八月  
開河防成實糧運出宛山建新河以爲縣李留伐八月  
畢

五月帝久御西內黑氛擾宮心疑之諭內臣慎火

六月湖廣承天衛卒作亂

時命幸其爲首乃搜捕衆人所門陷擊者吏知府所至茂康得其爲首者使而擊之至死陷擊者盜橫國大呼罵辱文茂久之始解事聞上曰軍士坑庄至辱守臣其令守捕最嚴者豈依律治之

九月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戒壇說法仍令嚴衛邊城御史通查勘京城內外僧寺如有仍前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遊僧並聽所在有司遏回原籍當是時白蓮教盛行御史鮑承蔭以妖盜本屬一途恐投石鼓衆釀成大患遂令禁之

十月上不豫 上以保養聖躬精意修玄嘗命監察御史  
王大任姜敞四方訪問能修玄者王大任於陝西湖廣諸

東諸貨只訪得能通符法者復命大任敵俱授翰林侍講  
敵不自安乞還大任仍在朝不爲韓林所齒 上雖修玄  
西內然權綱總攬朝政肅然九卿庶屬奉公循法罔敢誣  
慢中官欲無或干百司事者 上常黎明就寢及已卯

進乃獻長生等藥其品詭秘不可辯知皆非神農本草所

載大較以強健陽力爲主性極燥熱 上試服之遂火發

疾其中外憂懼不知所爲○命出沈東于獄○先是兩淮鹽課歲徵六十萬鄧懋卿以濫額爲功加至百萬御史請仍舊許之○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少保

遂江面豐城人姿貌魁偉博學有才力長于用兵涉機秘弄出入意表故隨試輒效人服其戡亂之策

閏十月壬辰虜犯延綏駐內地六日攻掬窰窰界盡甲辰虜犯大同威遠等處恭將崔世榮戰死

核窮患之機至嘉靖間極矣廢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蓋無敵不人也始分奔邊兵日防秋已則乘閒抵餐

四時序作蓋無時不入也風雨時作無時不入也則謂無策耳宣大總督江來  
後期然諸臣等遠則謂無策耳宣大總督江來  
之言曰自庚戌以後諸臣經略無慮數家有爲修邊之

[illegible]

全七十三

ゴキ

۱۰

爲所變服乃手誦軍林榮於秋軍需以充其費此撫矣  
不憂之也士樂用精今手居銀工役無缺備有皆  
爲所變服乃手誦軍林榮於秋軍需以充其費此撫矣  
不憂之也士樂用精今手居銀工役無缺備有皆  
爲所變服乃手誦軍林榮於秋軍需以充其費此撫矣  
不憂之也士樂用精今手居銀工役無缺備有皆

十二月庚子上疾甚還乾清宮翌日崩徐階等啟肅親王  
入主喪事以大行皇帝賓天告奉先殿報訖音宗室諸王  
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朕奉列聖

家法皇身教一念慊慊惟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誑惑有負初心蓋愆成美端在後賢子祿王仁孝天植睿知夙成卽皇帝位短脩令德無過裴儼請凡稍莽悉稽舊典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見監者卽釋復職方士各正刑章○壬子祿王卽皇帝位○詔釋海瑞獄上素聞其正直故亟釋之士論稱慶世廟有不世之奇謀六無世之儻然西蜀又有震世之獨行正堂表之太僕後四朝之大體繼明主範也華園前五帝及先師陳蔡之陋蓋正諸儒家治也選六奇談也華蓋猿之諸國察素簡之皇統亦神之世皆司也準法後之乘用也僕然也正卿卿之數月無令及風之厥外無令不異親康而壽御諸之數月無令而拘所提不以致生而拘所提不以致生而拘所提不以致生

卷之二

4.

夫六籍曰帝英明神武同律天誥而心乎安民直拔  
疾疢之傳其爲治始於以敬天福而心乎安民直拔  
而齊將心嚴去奸以舉抑勳賞成樂於他三尺是  
貌雖難必嚴去奸以舉抑勳賞成樂於他三尺是  
畏敢乎抑大巨敢有干竊位竊勢州閭使吏三  
匪敢乎抑大巨敢有干竊位竊勢州閭使吏三  
聖其後

吳瑭登曰史臣曰世宗神功盛德不刊棟花夫要以  
敬求以安治民以經術爲導以法律爲輔以明作  
治以安降治民以經術爲導以法律爲輔以明作  
聖之孝思本之教一厥成功輔元運革弊風化大  
國之外有尤焉乎成以十餘年志慕聖獻忠大  
丁有通疇節品茂而竊望孝悌無不盡情流泉  
然而弛弛係絛厥福不務升遐一詔文物砥礪不  
出矣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二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三

秀水沈國元

穆宗莊皇帝

丁卯 隆慶元年

正月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  
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孝潔曰恭懿慈厚安莊相天  
翊聖肅皇后孝烈曰端順敏惠恭誠祇天衛聖肅皇后○  
冊陳氏爲 皇后李氏爲貴妃○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  
諸臣如樊深丘棟楊思忠尹相璽良新李用敬陳瓚吳時  
用周怡沈永鎮存仁趙敷張選袁世榮何惟拓趙錦張登  
高黃正色方新張慎安儒申仲王時舉馮恩徐學詩劉見  
張神童傳策劉世龍唐撫唐德純等宜追詔錄用又口諸  
臣以建言者其數有三撰必者應復職贈卹論祭若楊  
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純四人廷杖死者應復職贈卹若  
楊勛王恩薛宇鑑何光祿張紹張原浦銓曾紳華經周天  
佐任瑜臧廳奎十三人繫獄成邊斥或闕下者應復職贈  
卹若唐賢李璋豐熙楊慎楊名王元正擬洪先徐文華張  
紳張侃劉濟劉琦馬錄程林元虛張陳讓系裔包節王宗  
茂余翔方一枝劉胤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方王與齡章  
銘三十八人至尚書熊汝謙止箕仙御史楊爵彈擊權倖

離罪止罷黜然其忠義風節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俱從  
之○大學士陳以勤上請始十事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  
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  
上嘉納之○詔下方士王金等獄論死○刑部侍郎郭慈  
卿成造○詔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誥命○議  
盡毀修建齋醮宮殿禮部惜其費請止去廟額從之○吏  
科給事胡應嘉疏 太祖之制第歸聽納列聖相仍弗替  
英宗以冲年未能面決輔臣楊榮權創早朝奏事例先  
期擬答進御臨朝據以傳旨遂沿爲故事惟 孝宗接見  
延訪治道斯隆今章奏僅遺杜廣上下竟爾睽違左右投  
可從言集 朱三十三  
陳百弊滋典不可不防其漸也奏入 上大怒編撰專議  
補外○上孝慈皇后尊諡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升入開  
聖 皇太后弟杜繼宗爲慶都伯祿一千石○初七日傳  
示免朝十五日復示科臣魏明完 旨○初改市及一  
旬免朝至再得非獻諫者以 先帝爲詞乎 先帝初年  
日御經筵親賢納諫二十載無休晚歲雖云不朝而明于  
親輔臣剛于制近習斷于去奸邪故羣小畏法庶政不紊  
奈何以初政而遽怠乎泰留中○禮部尚書高儀請冊立  
皇太子 上諭皇子尚幼先賜名而後冊立○初胡應嘉  
在先朝論學士高拱曲庇鄉里批順衝之及吏部考察

胡鹿嘉勳尚書傳以私憤論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亦上疏劾博考察不公狀大學士徐階郭朴與拱謂鹿嘉勳同官挾私妄奏擬旨黜之于是給事中歐陽一教因論救鹿嘉勳復拱謂鹿嘉勳疏臣實與謀臣才識又不及鹿嘉勳甚若黜鹿嘉勳不若黜臣章下所司是日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俱交章論救乃改擬鹿嘉勳用○進王守仁爲新建伯諡文成周尙文爲太傅諡武襄薨見爲少師諡文定喬宇爲少傅諡莊簡江俊爲少保諡文莊臣稱爲禮部尚書諡文簡石琚爲少保諡文隱今改文介○追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贈諡

是明從信錄

卷三三

三

二月詔贈刑部尚書鄭曉爲太子少保諡端簡○華大工冒濫諸臣時徐果等以匠役冒贖入廬而內府工役以工完爲太僕苑馬者二人布政司參議郎中員外者五人鴻臚光祿官以百數上心惡之至是又以內官監李芳言之乃下吏部議革一時冗員少汰

三月內官李芳言上林苑監內官各有定秩請革妄增職候是緣從之著爲令○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廟典二議朝講三議親輔四議燕居訓先帝尊稱獻呈誠萬世不刊之典至八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者蓋獻帝雖

貴爲天子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雖爲武宗叔然當北面事武宗乃遂列于諸帝而居武宗之右武獻皇于心亦有未安先帝進獻皇于太廟而世室之祀並米之聖庑廟徽以待今日臣以爲獻皇附太廟于徽後不免遞遷若配軍世廟則萬世不祧矣乞勅廷臣議以光先帝至孝末謂人主深居禁掖關遠外廷左右窺伺百出或以奏飲聲樂或以游戲騎射近則損衰精神久則妨亂政事非亮陰所宜乞省減嗜慾一切禁止

是明從信錄

卷三三

四

葬肅皇帝于永陵

四月重錄永樂大典書成加徐階等官階有差○修世宗皇帝實錄以張居正陳以勳尙拱文總裁官五月御史齊康論徐階專權竊國併劾李春芳聲勢相倚有言切責康妄言科道陳瓊歐陽一敬凌儒等交章劾康爲高拱門生聽其指授宜置之法寺丞海瑞復言徐階憂勤國事休休有容康乃甘心膺大博噬善類詔降康二級補外○尙書高儀等疏言我朝列聖接見輔臣燕對同遊造膝陳炯皇上御門修奏漸復舊規而朝者尊嚴情禮不洽乞時召大臣各奏章疏便殿面議納之



六月賜楊廷和謚文忠王廷相謚肅敏梁材謚端肅曾猷  
謚忠愍楊守謙謚恪愍商大節謚端愍孫繼曾謚清愍林  
俊謚貞肅吳廷舉謚清忠

七月賜楊繼盛謚忠愍子應尾爲國子生○原任山東副  
使王世貞上書訟父忤寬詔復忤原職○裁革內府各監  
局官匠六百六十二員○太常少卿周怡疏定君志以修  
德業詔多刺時事上怒落級外補○傳諭聖駕十二  
日幸齋邸高儀以遲幸無名恐開逸游之端疏請停止科  
臣何起鳴王好問各疏諫不從

八月給事中吳時來言兩廣總督譚綸總兵俞大猷戚繼  
光宜使專練邊兵以省諸鎮徵調兵部覆言大猷才宜于  
南甯試于北不效且老矣乃召才還京○上幸太學賜輔  
臣宴鈔錠有差○耿定向請南畿鄉試太學生去血字號  
太學諸生囚中式不及額進典試王希烈孫鋌道敗之祭  
酒呂調陽及兩守備臺省各奏論諸生互有異同喧嘩難  
辨詔刑部尚書孫植鞠之推謂祭酒專職即所奏姓名命  
同者坐戌後復編號如初上秋詣天壽山行秋祭禮徐  
階言天壽山後即黃花鎮外即虜地遂報東虜土蠻等欲  
犯喜峯口西虜犯都兒欲犯古北口奈何輕試于危上  
乃止○遣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勤祭先師孔子

九月上問戶部曰京帑貯金幾何以贍軍國足備幾年部  
覆言京帑所存僅足三月計今歲尚虧九月有餘邊軍百  
萬悉無所需上大駭曰軍儲缺乏至此乎朕一切正供  
之外未嘗妄費卿其悉心經理毋忽○罷提督團營內使  
徐階等疏團營起于景泰至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戎務大  
壞乃革營法撤內臣事權端一數年來漸有成效請勿遣  
內臣輕變先帝之法從之

十月虜寇薊州殺參將吳昂○黃台吉寇偏頭關上怒  
命遼東鎮巡劉燾王之誥副參田世威等訊治命關部與  
文武臣察商禦虜策以聞給事中馮成能從新河來相度  
星用後有錄

卷五十三  
計以聞○本兵楊博上浚議

六  
畧曰在朝與英分道進剿○新鎮則九重震驚前相  
偏關則三省警備○○○○○  
昌平保定三鎮○  
上黨宣大遼東○  
清野使虜無所獲○  
分兵戡守○  
偏頭關山西門○  
常勝衛○  
宣大總兵○  
食威御本領○  
召戚繼光入京協理戎政○  
遼原任宣大總督楊順千猷

嘉靖

嘉靖中錦衣衛總兵官王守仁討擒安化縣民  
萬安子添得之會稽總督王守仁討擒安化縣民  
萬安子添得之會稽總督王守仁討擒安化縣民

十一月詔贈先朝員外中丞良給事中張達常泰清紀郎周  
鐵惟少卿馬從謙以劾中官杜泰得死故多掩之者卹典  
遂不行

十二月鄭王厚烷以嘉靖中諫事玄削嚴銅高牆至是復  
國歲加四百石○詔賜侍郎何瑋謚文定傳謝朱廷立俱  
追奪原職

正月享 太廟  
先是上巳命成國公朱希忠代禮官詣上親祭不  
九于是太學士徐階等上疏言祭禮國家大典春秋四  
時有禮皇上帝之躬降臨而後為祭祭則宗廟之重  
聖亦必得皇上之躬降臨而後為祭祭則宗廟之重  
至廟其不帝之躬降臨而後為祭祭則宗廟之重  
雖其止不帝之躬降臨而後為祭祭則宗廟之重  
行禮

詔停正乙真人封號奪其印止以裔孫張國祿為上清觀  
提點鑄給提點印○以趙貞吉為講官時吉起廢年六十

嘉靖

餘歲甚壯議論侃侃補臣意可大用 上心屬焉及還南  
京禮部尚書以吏部右侍郎林燦代一日 上手詔諭輔  
臣調燦南京用而召自吉還為講官添註府事府○太監  
李芳請裁損近年所加白熟細粳米四千五百石青鹽三  
萬斤尤之○永樂時尚膳監有羊房景泰中移之西琉璃  
廠牧地十三頃司牲官吏軍士歲費數千金光祿請以羊  
入本司而裁其冗員太監孟冲爭之 上從冲言○科臣  
石星上國政理以慰人心疏曰養聖躬蠶山之樂長夜之  
飲不可不節曰勤聖學經筵久輟展請未復曰勤視朝以  
周知民隱總理萬幾曰速俞允言涉聖躬者留中不下事

子內廷者稽遲不允甚且因而復戾矣軍機虜情呼吸立  
變而禦至連期臣願不時進覽曰廣藥納周怡一觸忌諱  
而請外陸鳳儀偶遺 聖旨而削籍乞召二臣以延忠直  
日察議議頃緣近臣專擅言官攻發切齒中傷蕭以欺視  
陛下得無入其言而不暇察乎疏入 上怒命廷杖削籍  
上御五鳳樓潛察杖者而中朝閣吏戒毋納給事從人部  
郎穆文熙星友也恐遂以杖撻乃先以義白緹紳而身自  
掖蔽星閣人共背之文熙且嘗且掖以出得不死王嘉賓  
疏救不報

支大給曰自市道交與而下弄石溺死灰者遍天下夫  
鴉君其市烈士代是時如王世貞徐中行之干楊繼盛

三月上耕籍田○大祀天地于南郊○張居正張洵各疏請勅司禮監選各監局人員捧持公正通詩書大體者太子左右口授書史陳說民情以爲觀賢成德之助

從之。○上謁陵。

三月冊立皇太子一日太子遇閹臣于御道西召謂曰

先生良苦翊贊輔臣頓首謝曰願殿下勤學客曰方讀

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睿音清朗聽者懷悅○殿

試進士賜羅萬貫等及第出身有差

按是科得士如趙志臯張位沈一貫皆以正直忤權奸  
張居正後事平旋登台輔王家屏爲內閣有介直聲習

孔教余慈學沈思孝陳

劉應麟廉介微底艱累才恬退無宦情李維楨劉紹愷  
方疏皆工詩文而李以件居正謫外尤爲士林所重

元羅蘭貢爵行大和至宗伯而關臣陳于壁故以

學人皆覽之。

部院無司禮監徑傳者望 陛下率由舊章以示崇重

令之意、

五月陝西民李良甫忽變爲婦人與同賈者苟合爲夫婦

其弟良雲以事上所司奏聞○薊遼保定總督譚綸條陳

虜衆

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又分

計此三萬人非有見勳勢不得不召募召募之兵  
 籍之兵異尺籍之兵無論老少強弱低無豐給優  
 至無歸老之計非強壯不選既無樂資之賜及有  
 無歸老之計非強壯不選既無樂資之賜及有疾病

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匹萬而司農告匱一犍也二日

比敵之不可南要以臣與魏先不可言也尚能任之

故三難也。薛趙之人素驕驕見軍法不無大駭且去京

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且醢

乃終身創矣。弟處忌嫉易生。不能戮力再舉。奇禍及至。四難也。臣無思之。不如姑就節鎮見兵。謀求戰守之策。

臣諱各驛選兵十枝餘枝移充三千人日行兵三千人  
列爲三營營分爲三軍各加訓練專備禦戰仍付城守

光以督理練兵官之責

上果萬一采辦借入於願少追罪誅臣等次一死報收

掩取微功苟爾又言中國長技無如客

練兵三萬人以當賊鋒三千人逐衛鋒而擊之

六月壬時舉王之垣各疏乞正位中宮以端治本上曰

后侍朕久無子，多病，移居别宮，以暢意耳。汝不知内庭事。

妄言耶乃復言 皇后乃 先帝選擇以遺 陛下有闕

睢之德。膠木之賢。脫簪待巷之規。使聖后抑鬱成疾。

爲不可乃云別官囑意豈有夫婦相違而囑者乎

行丹自遠自來

海寧人董涓妻虞氏少慧知書頗善吟咏年十六歸董甫

兩月而涓卒痛絕欲以殉家中防戩父母欲奪志女不

聽吟菊竹二詩以見志刻夫像敬事之五十餘卒人參其

節○科臣張齊劾徐階 上以先帝修支保養聖躬齊驛

為飲福錫民階大臣不容不竭誠輔相乃溫旨留階切責

張齊降調外任已而楊博等復疏劾齊隨致仕朝廷有朋

黨之疑階再疏乞休尋許致仕刑部尚書毛愷竟生齊得

受邊商銀十餘萬引徇成監侯追匪發遣

論曰徐階富國之特輔任世宗英明一補前相嚴嵩

變態過絕中外齊竟微服任新復清純嚴嵩一補世

道休明之徐士君子始深原其枉直安曲之誠然肅過

事明在徐徐米三三

適不相能若以青藜賢相全德徐之則勝亦非不勝

也斯本不難安徐保而亦不徐之徐徐徐徐徐徐徐

諸公乃盡其保而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

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

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

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

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

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

九月江右議行條編法部覆九之

十月戶部尚書劉體乾罷

先是內降戶部顧其珠黃玉等項尚書

送戶部估價買充後出德環取利近貴為商人買

年亦滿遂加太子太保利道滿量之及體乾為尚書

有取買真珠金玉之類每利道滿量之及體乾為尚書

體乾仍令倫上思者毒毆其吏匍匐而出復將原本

與內閣李泰芳令諸體乾面諭不必上本體乾遂欲

行忽內閣者聞任去

十一月李芳數以直諫忤旨同輩亦恨其正直共短之

上命緹騎杖之繫獄待次刑部尚書毛愷言刑人于市與

眾共之非時使死者不冤亦令生者不犯芳供事內廷非

皇母免責徐 卷三三

狀未明莫知所坐 上曰芳無慮第頌之

十二月廢遼王 監廢三

正月御史部承劾龐尚鵬心術狡猾行事乖謬吏部尚書

楊博議覆言尚鵬才堪策勵宜留用 上曰近來吏部專

事掩飾為欺詐博乃自訟請解職遂令致仕去給事中駱

用和疏言博自劾作迄今餘四十年駭歷中外民事遺情

靡不諳練及晉銓衡秉公守正以忠國家今以題覆小誤

輒令休致既非所以存大體亦非所以孚公議乞留之今

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劄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內之形也半險半易近迫之形勢山谷狹隘林薄叢翳遠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千車戰虜入近處利千騎戰虜在邊外利千步戰三者通用乃可制勝今是兵惟習馬耳未聞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江之兵能之臣所以思用浙人有以也願陛下更予臣浙兵戰守三千烏銃手三千付臣教練分發十區使臣總領車騎合練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兵部覆議宜取回總兵郭瓖而獨任繼光上是之○高儀疏請東官出關講學

二月司禮監廖祥請汰匠役。上命祥查之裁二千四百四十人。○提督京營戎政錦達侯顧襄以老疾乞休。本兵霍冀以科臣言大閱在即。罪方明。襄享十五年大將之榮。而一旦求去。且四副將二十八叅佐三十二營四百余員千把提皆待。皇上別白以彰勸沮。孰敢自便其私。上命襄策勵自効。○上旣免養。猶不親政。吳時來上保泰九劄。一曰。致戒懼言天命人心。去留無常。視朝宴息。悉宜敬畏。二曰。端遊幸。皇上好遊。何不召輔弼大臣。講學議政。歌詩宴字。以通下情。而進諫言。三曰。戒嗜好聲色。庭

况最易窮人。小人借之回籠。人主因之喪邦。四曰發給官  
視朝御政。但一發言。令臣子知所惕厲。五日習奏事。請選  
祖制。設寶座。會極門。以批章奏。六曰嚴票旨。近來旨多舛  
謬。皆云不經睿思。不由閣臣。中外駭異。宜專責閣臣。或內  
批未協者。聽閣臣執奏。七曰幟傳奏。昨奉和山事。旬日間  
六更明旨。必有無文之徒。假內批以行私者。宜令一切傳  
奏。皆補本覆奏。以防奸僞。八曰弘虛受。九曰禁誣指。小人  
欲害君子。必誣以違抗。指爲誹謗。嘉靖中如仇鸞。殺曾銓。  
胡齊。殺楊九繩。杜泰。殺馬從謙。在今日尤不可測。乞痛革  
以安筆良報聞。

騎馬鄧景和卒  
 景和向永福長公主梅福雅姪女嘉靖九年侍衛十八  
 年襲爵卒年三十四年永福勸問焚燬情二十八年  
 掌宗人府奉天三十二年直隸勸問焚燬情二十八年  
 李祿爲民隱憂山陰縣令祿符衛輝縣王提督于官  
 當其爲民憂山陰縣令祿符衛輝縣王提督于官  
 用時祿爲民隱憂山陰縣令祿符衛輝縣王提督于官  
 三月上星逆行犯大猷垣上將星  
 四月命大臣分督屯田  
 五月御史唐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  
 理宮苑花欄龍鳳輦輦駕得造監櫺玉盆之費使羣小因  
 而乾沒爲聖德累不小上怒命錦衣衛逮治仗百編氓  
 大學士李春坊等與九卿各疏救不報○淮楊徐大水奏

發運司餘銀三萬兩鈔關船料三萬八百餘兩鹽院贖二  
一萬八千六百餘兩河道二千三百兩司府州縣贖贖二  
萬五千餘兩積貯勸借買穀十五萬石截漕三萬石以賑  
之○禮部郎中戚元佐上宗藩議

疏言諸藩日盛餘糧不給不及今憂為慮臣處將來更有  
難處者昔高皇帝家諸王皆領重兵據要地以爲  
國家屏翰此一時也迨靖難以後防範益密機密  
解躬坐無難親之迹府察無內補之階此又一時也  
是而後人多疑親之迹府察無內補之階此又一時也  
四十年來又初不增支而宗室支祿者見有二十萬入  
位女嬖九位今二百餘年宗室支祿者見有二十萬入  
有可觀國初初不增支而宗室支祿者見有二十萬入  
視下十年之後所增支祿何如之輪騎不能得其  
祖制不敢擅更不知國初初不增支而宗室支祿者見有二十萬入  
漸不勝用非復相傳不數年而止殆未入不勝年

聖明有象  
戚元佐奏  
臣竊思高皇帝不給不及今憂為慮臣處將來更有  
難處者昔高皇帝家諸王皆領重兵據要地以爲  
國家屏翰此一時也迨靖難以後防範益密機密  
解躬坐無難親之迹府察無內補之階此又一時也  
是而後人多疑親之迹府察無內補之階此又一時也  
四十年來又初不增支而宗室支祿者見有二十萬入  
位女嬖九位今二百餘年宗室支祿者見有二十萬入  
有可觀國初初不增支而宗室支祿者見有二十萬入  
視下十年之後所增支祿何如之輪騎不能得其  
祖制不敢擅更不知國初初不增支而宗室支祿者見有二十萬入  
漸不勝用非復相傳不數年而止殆未入不勝年

臣竊思高皇帝不給不及今憂為慮臣處將來更有  
難處者昔高皇帝家諸王皆領重兵據要地以爲  
國家屏翰此一時也迨靖難以後防範益密機密  
解躬坐無難親之迹府察無內補之階此又一時也  
是而後人多疑親之迹府察無內補之階此又一時也  
四十年來又初不增支而宗室支祿者見有二十萬入  
位女嬖九位今二百餘年宗室支祿者見有二十萬入  
有可觀國初初不增支而宗室支祿者見有二十萬入  
視下十年之後所增支祿何如之輪騎不能得其  
祖制不敢擅更不知國初初不增支而宗室支祿者見有二十萬入  
漸不勝用非復相傳不數年而止殆未入不勝年

家貧無業者  
各宜預爲教訓  
其後生理不暇生自今以後  
以本等口糧以後生理不暇生自今以後  
賜各不備口糧以後生理不暇生自今以後

禮部嚴士儉乞類查擅婚娶女子違例請名略曰宗室  
名封國家重典王奉到部例當核其父之爵職及母之婚  
配來歷部即收對玉冊或係嫡母先年私擅成婚或係庶  
母先婚而後娶嫡或係成婚未幾而即得生子或係已生  
多子而違例復收或係所開娶妻年月之期友在生子年  
月之後或係違節于即今次子奏請之際而不能掩其先  
生子女私擅之迹凡若此類參詳情弊均之條例所謂指  
生月從舊律

其各年至十五歲照庶人例給與口糧不得妄說從之○  
大學士殷士儉曰伏望皇上仰法刻聖俯採羣言以通  
上下之情消天下之怨此之不聞雖條對叢委封章上積  
無裨實用夫用人吏部職也考覈論薦聞見訪求臧否素  
定而不敢擅用禁例資格非章疏所能達理財戶部職也  
出納經常弊蠹源委動有成算而因革掣肘非奏牘所能

周必宣召吏部令其面對凡實心任事輿論共推者無問  
卑遠廢棄並許破格酌用宜召戶部令其面對凡沿襲舊  
弊浮冗當革無問官府纖鉅並許清查釐正更召輔臣迎

賜商諒比見吏部擬用石星竟以報罷戶部疏止太和香稅即獲諶訶是大臣所陳未徹天聽尚何以多言為哉報

六月陞海瑞為右僉都總理糧漕巡撫應天等處○總理河道翁大立上五患十二圖

疏曰陛下念河之民重罹水災時下調祖之令更覺不察以賑之不勝大矣竊謂賑濟之具官無從設而賑濟之計不盡是河都臣謹繕圖十二以陳一則曰水災免軍三

星明從官錄 卷三十三 敬望願領何恃以守此處患可慮二也直隸河南山東

奏二犯有何情節可矜何功能可議用何臣奏請乃有此命請仍付法司以釋羣疑奏上奉休二月

外苑錄內閣

罷南京刑部尚書孫植植先以三疏乞休不許至是魏國公徐鵬舉有子七人而無嫡出其長邦瑞已投牒國學矣

子紀如律坐鵬舉情宜罰鄭氏既娶於適夫人存日語命宜追奪職上下部覆議上已可其奏而會執政有私

星明從官錄 卷三十三 進士正德已酉為興化令有所政當以大水傷稼

十一月尚寶司丞鄭叔舟陳時政廷杖下詔獄

庚午 正月陳以勤疏言臣因頻來多病乞骸骨歸但風以藩邸舊臣不忍苟去謹條六事以補宸闕一曰慎僱用二曰酌久任三曰懲陞吏四曰廣用人五曰練民兵六曰重農殺納之允致仕加太子太師給郵傳夫廩如例

二月大學士高拱疏言武反商政止于三事今皇上以子繼父宜宜專事更張月大和六獄先帝勵精之政而稟議改易尤非繼體所宜其郵錄召用亦多偏私如唐樞以建言削籍廷指不錄及諸未錄者悉查例以行○原任

刑部右侍郎曾鈞卒諡恭肅賜祭葬如例

南京太僕寺少卿殷從倫上言廣西毒民惟獲而所畏惟狼兵先年古田之寇雖時時出沒然未敢深入由防守有狼兵也頃歲戒狼兵置募兵已復盡革狼募二兵而用浙關兵捕鼠者易猶以大然臣嘗疏求防禦之法宜莫如調

狼兵占地而責之屯守蓋土官以得地為利而古田素稱膏腴尤其所覬覦也宜擇調東蘭那地南丹三州土官令親領精銳狼兵各一二萬各給以行糧資以嚮道進據古田要害田畜其中日夜探賊所往道謀購求并勦勿赦則首惡必盡成擒矣又各種村寨不下數百種類不啻數萬其中固有糾根向化者亦有曾經為寇未與犯城後能懼罪願立長相統者進兵之初又當預發旗幟分別之要使衆心知所向背而不疑然後一鼓下之別立土官年力功勞相應者查照左江之例授以巡檢職銜令其以夷治夷屬之桂林府官轄則今日之獲寇即今日之狼兵納糧聽調與編民無異古田永無患矣上采行之○高拱請雷才以待邊關之用拱言宜于兵部添設右侍郎二員同總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邊關務即以一人往使便宜行事又不煩于假借或遇邊員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使可朝發夕至又不費于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使深次第推補書如此而猶稱之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宜預養待用法當自兵部始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更專官于此而又立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又以



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開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之用必不然也臣又思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出入鋒鏑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權使其功名常在先脫或推奸諛事則律以法職在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後如楚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臣又見邊方總督之臣頻年受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使其精神鼓舞而不疲智壽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爲辭必多且臣子馳驅上念其苦而君父體念下知其

奏三十三

三

意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奏入上褒嘉並如議行

四月刑科舒化以審訊請釋繫獄司丞鄭履淳內官李芳等詔釋履淳爲民芳等充南京洋軍

五月戶科李已陳吉德陳節用疏因劾崔敏等故傳賈金

理科獲紛紜上怒杖已百繫獄吉德削籍○虜酋俺答

孫把漢那吉者酋婦所鍾愛也以都于俺酋挾其妻闖入

邊總督王崇古留之遣史譴曰此孤堅無足重輕宜勿留

崇古曰此青貨可居俺答即急之因而爲市論以執送叛

人趙全等還之乃優禮以慰其猘犢之愛而制其命其弗

意則我因而而不納如漢賈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各盡依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構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可俺酋婦恐我戮其孫日夜涕辱俺酋亦悔且念乃以款來而推十萬衆壓境崇古因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愧曰漢乃吾全孫孫吾且啗臂盟世服屬無貳笑有干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虜亦貪漢財物願市于是俺答款塞縛叛人獻關下誅之封俺酋爲順義王

奏三十三

三

子十萬騎強盛耻與俺答會盟上谷諸節帥務以餌中之飽其欲于是利漢財從俺答乞水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

崇古以款虜功加少保其部尚書世襲錦衣千戶賜蟒衣

白金飲至告廟羣臣還賞如例

六月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

責即以有才力者爲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興之猶恐

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選滿非選滿則多才力不堪

之人夫既不能稱職于內地而欲立效于邊方宜其吏治

日偷而生民日蹙也自今必擇年刀精強才氣超邁者除

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爲率比內地

之官如等陞遷有能得患禦敵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才略恢弘可當大用即由此為兵備為巡撫為總督無不可者若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親望推護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大既開功名之路以欲之于先又嚴降爵之條以繩之于後庶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矣上以宜加意擇人悉如議行○賈三近日近年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為撫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為精明在舉人則為暴戾低昂之間殿最攸異又今州縣正官有缺率委佐貳大都年力衰耗資格卑微漁獵貪婪雖亟為補選而斯民已重復不堪矣宜下吏部凡州縣長治毋得偏重進士署印毋得濫授推流詔允行

七月御史張守約追論張錦衣都督陸炳結納世蕃藉惡流毒宜追戮炳尸逮治其子輝苑籍籍其家得言始剖其官追奪誥命子姪俱為民資產如數籍入

八月刑科給事中舒化等請釋戶科給事中李已內犯張思等分別情罪輕重行罰得旨已釋為民思等繫獄如故始法司意思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眾始翕然謂上仁明獨斷左右不得與也

十月命肅府輔國將軍希福襲封為王仍支輔國將軍祿

禮部覆言宗藩襲封其重干親王萬世遠其服于君令緒煥以懷王從父例不得繼襲陳洪等私入其賄力主之部議終不能奪

十一月上御文華殿日講畢大學士李春芳面奏非勝封貢事具言外示羈縻內修守備意上曰卿等議當其即行之于是左右知事出宸斷異議稍息

辛未 隆慶五年

正月大學士李春芳言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行謁見禮不惟臣等獲遂瞻仰之私而東宮亦可開習禮儀養成儲德上詩之

三月殿試進士賜張元忭等四百十五人及第出身有差四月禮科給事中張國彥奏召對一節先朝大學士李時所記召對錄始于嘉靖九年終于十五年政事因革人材進退皆不召問臣奏而決可否與家人無阻乃今日所當繼述者謹以前錄撮其大要總二十九條繕寫上進伏望遵行先朝盛事詔留覽○俺答既入貢邊防大弛軍餉皆入帥部以听虜間以遺京近邊卒餉漸無復有生理而板升生齒日蕃強梗無賴謀若憂之○大學士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舍驛遞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授遠官或奔

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憐近則  
敕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爲便乞視此爲例從之

五月叙廣西古田平寇功曹撫李選殷正茂總兵官俞大  
猷各陞賞有差

古田獲賊之最顯者李選殷然其五十四出書核與  
黃朝從賊風星湖冰二星湖國不可不到是正茂與  
譚滿恩明等處土兵及陣兵共十萬今大賊絕之重  
諸寨合營進剿斬首獲逆萬計上嘉三臣首功乃有  
是能然足時銀豹差未死以府感陰令其黨見月已  
有斬首以獻其後金事金柱路跡之銀豹兄銀外生致  
之麾下至六月正茂具疏引其賊銀豹是閣下行  
有正茂并斬其孫狀補丁酉年舊曆庚辰年  
少師大學士李春芳致仕賜馳驛遣行人曹訖獲行仍月給  
原歲給夫

八月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作孔子廟庭其神主序  
于先儒呂祖謙之下

九月戶科給事中宋民佐等奏因初運糧率因元故自會  
通河成而海運始能然遮洋一總猶萬存半之意至嘉靖  
末年科臣胡應嘉欲市恩梓諸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  
意無復有存焉者今河變頻仍運道屢梗宜漸遮洋一總  
重行議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道遺意如該總緣非衛兌非  
根者今由天津入洋抵蘇州蘇州諸衛兌兩根者今由淮  
入洋抵京通仍傳訪國初並海諸衛所舊制使列障連屯  
彼此相望即河渠少梗而彼塞此通亦思患預防之策也

戶部覆言遮洋一總先時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  
今欲涉海運餉事難造次乞先復遮洋一總而以良佐所  
上事宜下漕司詳議○科臣蔡汝賢曰近因長至導駕  
猶聖容微減于前矣夫皇上身關係甚大不可不  
慎也今後陽初生正宜遵養養靜願于宮中澄心靜慮  
御有常每令其兩志遊觀有度每令其移情惟省覽典  
訓語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  
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 上報聞

壬申 庚辰六年  
正月東宮行冠禮 上御皇極殿百官拜賀畢仍賀皇  
太子于文華左門

閏二月上出御皇極門疾作還宮○上疾有瘳○巡撫張  
佳胤疏言應天徽寧池太安慶廣德地里遼曠崇山大江  
盜賊淵藪晉以徽屬金衢道安隸九江道近如礪賊流劫  
徽池而浙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而該道開闢太平軍民  
呼籲入府而僅以和解焉有地方四千里而無一司司以  
銅東之手乞設兵備于池州而罷二道之選制者報可  
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書  
四月浙江黑告日見時杭州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  
尤聖電水電隨之

五月南望詔龍口井化為酒 上不豫二十五日召閣臣  
高拱、宋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順命 上倚坐御榻 后  
及 皇貴妃咸侍 東宮立干左 拱等跪于御榻下 命宣  
順命曰朕嗣祖宗大統六年 偶得此疾 遂不能起 有負  
先皇付託 東宮幼小 朕今付之卿等 宜協心輔佐 遵守祖  
訓 保固皇圖 卿等功在社稷 萬世不泯 拱等咸痛哭叩首  
而出 異日 上崩于乾清宮

皇明從信錄

上御平堂召首輔張居正至座前曰先生爲父皇  
 陳寢辛苦受熱又以國家事重只在閣調理慰勞備  
 至隨賜銀幣上疏謝曰竊惟在見輔臣乃祖宗朝  
 盛事先帝臨御六年淵穆聽政屢經羣臣奏復俱未  
 蒙賜允天下臣民仰望此意殆非一日我  
 皇上甫登寶位方在妙齡即慨然發白淵衷修明曠  
 典此誠上下交泰之朝宗社萬年之福也仍望  
 皇上繼今益講學勤政孜孜遠奸使官府一體上下  
 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天下幸甚

戒諭文武羣臣。勅曰。蓋聞理道之要在正人心。勸阻之機。先示所向。朕以幼冲。復嗣丕基。夙夜兢兢。若臨淵谷。所賴文武賢臣。同心協力。弼予寡昧。共底昇平。乃自近歲以來。士習流瀆。官方缺闕。閭閻踴實。爲踴取之媒。故雖朋儔公事。擠排之術。詆老成。廢退爲無用。謂讒佞便佞。皆有才。愛惡橫生。恩讐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階報之資。四維幾至於不張。尤德何山。而咸事朕。初承大統。深燭弊源。亟欲大事更張。用以廓清氛沴。已念臨御之初。始解澤方畢。錙銖或戾於芝蘭。黠倖恐驚乎鸞鳳。廷用去

其太甚。薄示戒懲。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痛瀦宿垢。共襄王道之成。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諛訛。以隨時。毋瞻容喻譏。以亂政。任輔弼者。當協恭和衷。毋昵比于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當虛心鑑物。毋任情于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宜奮譴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道本特康。用

皇朝從信錄

卷三十三

恭師師濟濟之休。歸于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雖祿蔭于子孫。傾不美與。若或沉溺故常。堅守塗轍。以朝廷爲必可背。以法紀爲必可干。則我祖宗憲典。甚嚴。朕不取赦。百爾有位。宜悉朕懷。欽哉。

輔臣張居正請

上御 日講三日一出 視朝勿以寒暑小故廢罷。疏曰。培養君德。開導聖學。乃古今第一要務。臣親受 先帝願託。是惟 憑凡之言。亦慙慙以講學親賢爲用。敢目昧上讀今一應大典禮俱已次第修舉。時值秋杪。簡編可近。伏望

皇上亟賜舉行。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查得弘治十八年。大學士劉健議以 孝宗皇帝山陵甫畢。題請先行日講。次開經筵。今 先帝梓宮在殯。服色不便。比及 山陵事竣。時已追冬。殿庭高曠。亦難 臨御。合照弘治十八年例。勅下禮部。于八月中旬擇日先行 日講。客臣等奉酌累朝事宜。定擬簡便儀注。及講讀人員恭請 聖裁。其經筵會講。俟明春首舉行。朕 聖德日益。聖治日隆。而臣等犬馬圖報之忱。亦可少効千萬一矢。又請酌定 朝講日期。疏曰。竊惟講學勤政。固明主致治之規。保護 聖躬。尤臣子愛君之愼。今開講期近。臣等伏

皇朝從信錄

卷三十三

皇上每日 視朝。朝後又講。似于 聖體太勞。恐非節宣之道。若論有益于身心。有裨于治道。則 視朝又不如新學之爲定務也。伏乞

皇上定以三六九日 視朝。其餘日俱 御 文華殿講讀。非大寒大暑。不輟講習之規。凡 視朝之日。即免講讀之日。即免 朝底 聖體不致太勞。而 聖德亦爲有益矣。

聖諭曰。朕方在諒陰。哀慕深切。日臨朝政。心定未安。今後除大禮大節。并朔望升殿。及遇有大事。不時宜召大臣諮

開外其常朝每月定以三六九日御門聽政餘日俱免朝 參只御文華殿講讀其一應謝恩見辭人員遇免朝之日 止于午門外行禮畢即各供職事不必候補大群之後復 照舊行禮 日講儀注	一伏祝 皇上在 東宮講讀大學主傳之五章尚書至堯典之終 篇今各于每日接續講讀先讀大學十遍次讀尚書十遍 講官各隨即 進講畢各退	一講讀畢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三 皇上進暖閣少憩司禮監將各衙門章奏進上 御覽臣 等退在西廂房伺候	皇上若有所諮問乞即召臣等至 御前將本中事情一 一明白敷奏庶 皇上唐明日間國家政務久之自然練熟	一覽本後臣等率領正字官恭侍	皇上進字畢若	皇上欲再進暖閣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廂房伺候若 皇上不進暖閣臣等即率講官再進午講	一近午初時 進講通鑑節要講官務將前代興亡事寔
--------------------------------------------------------------------------------------------	------------------------------------------------------------------------	------	--------------------------------------------------	------------------------------------------------------	---------------	--------	------------------------------------------	------------------------

原解明白講畢各退	皇上還宮	一每日各官 講讀畢或 聖心于書義有疑乞即下問 臣等再用俗說講解務求明白	一每月三六九 祝朝之日暫免 講讀仍望 皇上于宮中有暇將講讀過經書從容溫習或看字體法 軌隨意寫字一幅不拘多寡工夫不致間斷 一每日定以日出時講 皇上早膳畢出 御講讀午膳畢還宮 一查得 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輟講讀本日若遇 風雨傳 吉暫免	山陵禮成閣臣張居正奉慰疏曰臣於十八日伏奉 欽 命前詣 昭陵奉題 穆宗莊皇帝神主至即恭叩 女 宮見其精闢完美有同神造 寶城三面俱完工甚堅厚 及周視山川形勢結聚環抱比之前日考卜之時更覺佳 勝誠天地之奧區帝王之真宅也十九日寅時奉選 梓 宮入皇堂行題主禮畢小安于 獻殿末時掩 玄宮是 日又喜天氣晴爽人物昭融祇役臣工無不欽抃仰惟 我大行皇帝仁厚之德月徹宇宙故得天人協佑事事美 成可以上慰
----------	------	----------------------------------------	----------------------------------------------------------------------------------------------------------------------------------------	----------------------------------------------------------------------------------------------------------------------------------------------------------------------------------------------------------------------

兩宮聖母永基之誠仰成  
皇上慎重大事之孝矣

上賜輔臣張居正、御書大字凡五曰元輔曰良臣曰爾

惟鹽機曰汝作舟楫曰宅探保衛筆法道在爲世名實

閣臣張居正等上纂修事宜疏曰切惟事必專任乃可以

圖成工必立程而後能責效查得隆慶元年六月初一日

開館纂修世宗肅皇帝實錄經今六年尚未脫藁離靡

歷先帝聖問迄無成功任總裁者恐催督之致怨一向

因循司纂修者以入衆而相推覈成廢閣臣等日食大官

之俸茫無一字之補索索職職實切兢慚然揆厥所由皆

以木書專任而責成之故也蓋編纂之事必草創討論修

輯潤色工夫接續不斷乃能成書而其職任緊要又在干

副總裁官顧掌部事則有簿書綜理之繁直推經緯則有

侍從講讀之責精神不專職守靡定未免顧此失彼條作

忽輟是以歲月徒悠而續敘鮮若也今兩朝並纂二館

齊開若不分定專任嚴立程限則因循推挾其弊愈甚擬

合責今原副總裁官學士諸大綬王希烈則專管纂修

世宗肅皇帝實錄諭德申時行王錫爵則專管纂修穆

宗莊皇帝定錄仍令兩臣刻日竣事併力纂修世宗肅

皇帝定錄立爲程限每月各館纂修官務要編成一年之

事送臣等刪潤每年五月開臣等即將纂完稿本進呈

一次十月間又進呈一次大約一月之終可完一年之

事一季之終可完三年之事從此漸次積累然後成功可

期其餘副總裁等官陸樹聲等或理部休暇相與討論或

待諸優閒令其補纂不必責以程限各館纂修官務以職

業爲重公家爲急不得別求差假圖遂私情書成之日分

別叙錄但以効勞多寡爲差不復計其年月久近如此庶

人有定丁事易考成在各官可免汗青頭白之嘆而臣等

亦得以追贖職素發之咎矣此雖纂修一事而國家用

人之理綜覈各定之道實寓于斯也

閣臣張居正疏曰竊照閣臣之職專以視草代言故其官

謂之知制誥若詞詞失體以致輕廢王言則閣臣

爲不職矣查得成化弘治年間誥勅似本身履歷功績

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母及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至於

慶典寵恩則其詞尤簡益以恩例繁及比之考績不同故

以資被爲然不必詳其閱歷此制體也近年以來詞

語誇侈多至數百十言或本無實行虛爲誦美或事涉幽

隱極力宣揚且往往不厭進呈又稱輒已傳示臣等方

欲爲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登軸矣夫誥勅者朝廷

所以告諭臣下者也臣諷其君猶謂之倭况以上諫下

是何理乎查得嘉靖十二年大學士張孚敬參論 制勅房辦事大理寺評事岳梁擬擬南京兵部尚書陶瑛贈官節又浮詞誇誕又不先送閣臣看詳輒便進 呈因奉旨提問比時嘉靖初年 誥勅之文視成化弘治雖為稍繁然尚未如近年之甚也竊以禮貴從先辭尚體要兄命令之辭乃一代典制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所關非小此係臣等職掌不容不為釐正伏乞

皇上念 朝廷體統之當尊 國家典制之當守 勅成各擬通官自今以後凡為 制誥必須復古崇實毋得徇情飾辭以壞 制體及文字未經 進呈亦毋得預行傳

刊從信錄

卷三十三

三

示以市似交如此賡 王言重 國体尊而臣等亦得以

守其常職矣

十二月 朔 告其君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與與賢臣伊尹告其君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與與亂同事罔不亡唐太宗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見興替臣等當因是考前史所載治亂興亡之迹如出一轍大抵皆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人親賢臣遠小人憂勤惕厲則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修用虐民親小人遠賢臣殷鑒忘微則亂出于治則雖不附尺土一民之力而其興也勃焉出于亂則雖藉祖宗累世之

資當國家熙隆之運而其亡也忽焉譬之佩蘭者之必疑飲鴆者之必殺以是知人主欲長治而無亂其道無他但取古人已然之迹而反已內觀則得失之效昭然可睹矣仰惟

皇上天縱英資 光膺鴻寶 孜孜誦孔恩殷宗典學之勤 事事講求邁周成訪落之軌海內臣民莫不翹首跂足想望太平臣等備員輔導學術空疎夙夜兢兢所以任下風効啓沃若其道無由竊以人求多聞非必師古顧史家者流無慮千百雖儒生諧首尚不能窮豈人主一日萬幾所能遍覽乃屬講官臣馬自強 略倣伊尹之言考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三

三

究歷代之事除唐虞以上皇風玄選紀載未詳者不敢不察謹自堯舜以來有天下之君儆其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善為陽為吉故用九九從陽數也惡為陰為凶故用六六從陰數也每一事則各給為一圖後錄傳記本文而為之直觀附于其後分為二冊以講淑慝仍取唐太宗以古為鑑之意得名曰 帝鑑圖說上皇上摩覽晉班伯指圖用以諫意專戒愆張九齡千秋金鑑一書詞涉隱諷今臣等所輯則嫌惡並陳勸懲斯顯譬之薰蕕異器而臭味頗殊水鏡澄空而妍媸自別且彼觸目生感故假象于丹青但取明白易知故不嫌于俚俗雖



條目僅止百條而上下數千載理亂之原庶幾略備矣伏望

皇上俯鑒愚忠特垂省覽視其善者取以爲師從之如不及視其惡者用以爲戒畏之如探湯每興一念行一事即稽古以驗今困人而自考高山可仰毋忘終贊之功覆轍在前永作後車之戒則自然念念皆純事事合理德可

婉于堯舜治將埒于唐虞而千萬世之下又必有願治之主效忠之臣取

皇上今日致治之迹而繪之丹青守爲模範者矣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忠愛懇至朕方法古圖治深用嘉納

皇明後信錄

卷三十三

圖冊留覽還宣付史館以昭我君臣交修之義

安廣默國公沐朝弼于南京時遣錦衣衛建至京師

吏鞠之楊公備呈元輔張居正奏念其先世勲勞乞寬

其罪得減死安置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四

秀水沈元

癸酉 萬曆元年

卷

正月 詔禮部擇日具儀開舉經筵

御史鍾繼英上疏劾徐年等降謫時正月十九日早

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假裝內使趨走章星左右執

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所來時

輔臣張江陵隨眾 旨着東廠鞫問且囑曰奈何稱戚總

兵 答勿復言此自有作用大臣既下廠隨有一卒儒者與

朝夕同處俱其飲食男女之欲備極款厚因教之曰但稱

自開老高洪所來欲陰行刺

上而後發駭問已集高之門矣天官楊博向江陵曰此事

關係中人若果爲之恐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江陵心

不覺太僕卿李初派者荆人也方病注門籍強起詣江陵

曰 朝廷拿得外人而公即令追究主使之入今稱主使

者即是高老竊恐萬代惡名將歸于公何以自解江陵備

說以對刑科衆給諫相讓具疏欲將王大臣送出法司審

問江陵慮大臣泄其情方阻之疏候五日不得上御史鍾

繼英上疏附指其事而不明言江陵不敢詰罪之乃累

吉罰俸半年尋以他事降謫威符衆口時令錦衣朱希奉

等會審是日方晴驟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面不相

識又雨雹不止衆皆駭懼辟易理刑官白一清因厲聲曰

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老係 願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

而強以誣之我輩肯有身家妻子他日能免誅夷之禍耶

移時乃會問故例嚴衛問事必先加刑于是將王大臣先

行決責大臣揚言當初原說與我官做永辛富貴我何曾

認得高閣老如何打我朱希奉等懼事潰遂罷審而高老

亦稍稍可幸無虞矣二月內始將王大臣送法司然已中

毒啞不能言遂處斬說自是臺官懼江陵威望亦竟無敢

有申言者

萬曆

二月嶺東平嶺東有巢曰洋島潭馬公等寨其地在惠州

叢山深菁延袤八百餘里一夫當關萬夫莫奪故伍端黃

世喬等得據其中心泰食東路數十年人望之如同統昇

類至 皇考時藍一清頗元齊爲梟傑而曾廷鳳江漢

王栗葉景清馬祖昌諸賊亦據有堅巢爲寇寨所從來遠

矣時督撫殷不汀以嶺東故多盜件歲當事雖舉兵首事

然徒當寇略取所獲一二以奏報虛糜虛虛即名殺賊耳

恐不大舉將爲東南憂且此屬皆閩粵人非若強胡不可

化誨既稱聽撫而猶擁堅巢如故此何爲者也自非望風

解散已列爲編氓者不得言撫于是大誓文武將吏悉揭

其巢俘斬藍一清等一萬二千二百八十有奇諸走匿墮

巖谷焚溺死者不可悉數捷聞賞賜有差出錄

七月輔臣張居正上言臣當先帝時所上便宜六事其

一曰綜覈名實乃當事者散歲揭月卒不能以實應即所

敷奏徒文具耳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有事下四

方郡國者請令諸曹皆置紀籍與爲期約而月令科臣按

之設所在撫按奉行詔書不以時奏報或已奏報而諸

曹故慢令不與可否者臣等當條列其事請詔下所司

詰問責令對狀報可出太監

是年兵部侍郎江道昆開邊總戎李成梁請展築寬奠等

堡其地北界王果東降兀堂去鑾陽二百里方修築十

岔口寬奠堡經撫張學顏按視兀堂等數十酋環跪稱修

堡塞道不得圍獵內地願質丁所在易鹽布工竣學顏疏

請聽市寬奠永奠謂東夷惟易米布皆鹽無馬匹他違禁

物與開原廣寧撫順異即以市稅量充撫賞予之便詔

曰可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鑾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

利互易無敢跳梁當是時東夷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

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亦制之

順遵漢法出三大

凡楠木最巨者兩人扶之鑿字號結筏而下至撫順等

皇朝實錄

卷三

年清江主事必來選擇買供運舟之用南部又來爭商  
人甚以爲苦矧巨者沉江干俟其去汲水取之常失去  
一二萬曆癸酉一舟飄沒中有老人素持齋守信義方  
拍水若有人扶之至一潭口榜曰木龍府殿上人晁旒  
甚偉面有黑痕宛然所鑿字號也傳呼曰曾相識否老  
人叩首曰楠已明矣惟大王生死之又傳呼曰汝善人  
數尚可延令一人負之而出俄頃抵岸則身在大木上  
衣服皆不濡既登岸一無所見出小

正月西南夷都蠻平都蠻古牂夷也自漢遺唐蒙通巴峽開犍爲郡治道置吏其後諸葛武侯僅能討平之然亦弗靖至純皇帝時征南將軍黃承玄城至順十八萬之師費金錢鉅萬越四年僅克霸益九絲凌宵等寨背天險焚人屯聚其中出沒爲寇殺掠我人民萬數方隆慶改元蜀當事者告急江陵以曾確奏請于上詔令往討之曾有傳略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募疾士從間道搗其虛先是言官有以開事論劉總戎顯者罪且不貸江陵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効當并開事逮治之于是言者益息

皇明會典 卷一百一十五

始解而還竟不肯顧身受曾方略以平檢自効先越六月而凌宵九絲寨悉平所擒斬俘敵四千六百奇得首王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而還輔臣張居正進謝章疏略曰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問必溫故而後知親

皇上睿明日開若將平日講過經書再加尋釋則其誦會悟入又必有出乎舊聞之外者臣等謹將今歲所進講章重復編定編定大學一本虞書一本通鑑四本張浚進呈雖章句淺述之言不足仰窺聖學精微之奧然行遠升流或亦一助云爾

二月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王希烈充主試官取孫鑣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孫繼皋俞夢麟王應選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後以名位著者李化龍及李三才孫鑣等上命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吏科都給事中史等官引天下廉能官員赴會極門面加獎賞仍部禮部具簡便保注進覽

夏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通劉臣等進獻

上以獻

聖母太后甚爲嘉悅

皇考宣統成慕修史官中時行王錫爵

十一月遼東大捷初東虜見俺答已得放而衛已土蠻連把多請討不許故驕踞詔言修貢事隆慶五年四月寇進

山驛五月寇盤山六年二月寇長勝堡萬曆元年犯鎮西堡是外秋七月寇銀嶺冬十二月寇鎮寧時江陵當國公大業亭障修烽火前後所以授當事者甚備虜入犯輒大

劉士乃糾建州屬夷以冬十月寇清河逆酋王果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等督府張學顏與總戎李成梁改行而前乘勝直搗紅方寨斬首一千一百有奇獲牛羊無算捷聞

論功行實有差

十二月閏臣張居正率史書張瀚兵書譚綸奏上御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上公而下郡太守而上文武群臣姓名。

上命設于文華殿後省覽

申文定公爲史官時有祛倭寇文是年御筆改魔字

致其文作于丙辰歲已十九載

上方十二歲何由見之間以問文定公公云此內史持入

上覽而喜遂酒筆而公亦以此受春且大拜矣

上事襲錫爵爲其十方升補五代祖襲弘之蔭張江陵

上明從信集卷三十四

自可喜其後遠者定以五十年爲期

以禮部尚書張四維入東閣

吏部侍郎陶大臨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恪會稽人大臨貌

不勝衣而識沉守介爲諫官諱諱以正心室欲敬天法祖

舊言在吏部奉決大註所法留多得其當持已寅畏罔失

而尤嚴于取于卒之日索無餘金士論賢之子允宜甲戌

進上從于望齡已丑會元

時陶與諸同里世姻諸自補侍爲史付元年卒陶二年

卒其銜位贈官皆同亦一奇也

乙亥 嘉慶三年

編修張位請申飭史職以光新政閣臣等議疏曰國家

設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者左史記事右史

記言之制迨後詳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

官蓋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展廢但自職名

更定之後遞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

昔世宗皇帝嘗諭大學士張瑄日每有左右史之

官歷代因之我聖祖創翰林之制亦有編修修撰之名

但本見居此職者書乃事云是紀錄之職本自備官職廢

之由實在臣下卽如趙者纂修世宗皇帝實錄臣等抵

事認茲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

編至于使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卽有見聞無憑增

入與大裨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宋錄又恐失

真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雖罔敘或遺而一聖之嘉

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

致也胡我

皇上聰明天授淵哲性成器許以來善政鴻猷班班可

述類非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錄奚以章闡盛美垂

法無極臣等仰稽成憲恭勸時宜謹將一應合行事宜逐

條詳列于後

一議分省，責成照得史臣之職以紀錄。起居爲重，願官禁遠，嚴流傳少實，堂廉遠隔，聽睹非真，則何以據事直書。傳信番後，看得日講官，恭選天顏見聞，實酌又每從閣臣之後出入，便殿即有密勿謀議，非禁秘不可宜露者，閣臣皆得告諱之。合今日講官，日輪一員專記法起居兼錄聖諭，詔勅冊文等項及內閣題稿。其朝廷政事，見于諸司章奏者，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員，專管編纂事。分六曹，以吏戶禮兵刑工爲次，每人專管一曹。俱着在館供事，不許營求差假，致妨公核。

一議史臣侍直，謹按禮儀定式，凡遇常朝，記事官居文

武第一班之後，延上便于觀聽，即古靖頭截筆之意。洪武二十四年定，召見臣下，儀以修撰編修充侍班官，即古隨使入直紀事之意。今宜遵照祖訓，除陛殿例用史官侍班外，凡常朝御皇極門，即輪日記注起居。并史官共四員，列于東班各科給事中之上。午朝御會極門，列于御座西稍南專一記注言動。凡郊祀耕籍幸學大閱諸典禮，亦令侍班，隨從紀錄。至于不時宣召及大臣秘殿獨對者，恐有機密不必用史官侍班，但令入對大臣自紀聖諭及奏對始末，封送史館詮次。其經筵日講，則講官即記注起居，亦不必另

用侍班。

一議纂輯章奏，照得勝政所寄，全在各衙門章奏。今除內閣題稿并所藏聖諭詔勅等項，該閣臣令兩房官錄送史館外，其各衙門章奏，該科舉有旨意發抄到部，即全抄一通送閣轉發史館。至于欽天監天文祥異，太常寺祭祀日期，各令按月開報，其抄本不必如題奏備稿格式，但用常行白紙，各行帶書，不論本數多寡，併作一封送入。

一議紀錄體例，照得今次紀錄，祇以備異日之考求，俟後人之刪述所貴。詳核不尚文詞，宜定著體式，凡有宣諭直書天語聖諭詔勅等項，備錄本文，若諸司奏報，一應事體，除瑣屑無用文義難通者，稍加刪削潤色外，其餘事有關係不妨盡載原本，語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于事由顧未日月先後，務使明白，無致混淆其間。事蹟可嘉勸戒者，但據事直書美惡，自見不得別以己意及輕信傳聞妄爲褒貶。

一議開設館局，照得東西十館原爲史臣編校之所，客選朝堂紀述爲便。今合用東館，延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一起居二吏戶三禮兵四刑工，除典午膳錄人役，隨同供事外，一應閒雜人等，不許擅入。其合用紙劄筆墨酒飯等項，俱照纂修則給。

一議收貯處所照得 國史古稱爲金匱石室之書。蓋欲收藏謹嚴。流傳永久。今宜稍倣此意。月置一小櫃。歲置一大櫃。俱安放東閣左右房內。每月吏官編定草稿。裝爲七册。一册爲起居。六册爲六曹事蹟。仍于册面各記年月。吏官姓名。送內閣驗訖。即投入小櫃。用文淵閣印封鎖。歲終內閣同各史官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用印封鎖。如前永不開視。

一議勝錄字管照得史館紀錄所用勝錄典守官吏。兄今纂修實錄。即可通融選用。合將各館勝錄官選取勤謹善書者二員。專錄秘書文字。行吏部選擇善書貼寫辦事。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十一

吏十二名。專寫各衙門章牘。當該吏四名。專管文冊。及朝夕啓閉館門。常行供事。滿口各照常送部。撥補不給恩典。

一議補修記注休賄 聖明踐祚之始。卽召見輔臣于平臺。二年之春。召見計吏廉能卓異者。而賜獎諭。謂者以吏兵二部奏除文武職官。又親臨銓選。官古帝王之盛節。三年之間。鴻猷善政。不可殫數。茲者職典修復。亦合將二年前事蹟。追書謹錄。用傳萬世。擬令各官除每日照前供事外。兼將二年前起居初政。亦照月分曹以次纂錄具。詔勅等項。內閣查付各衙門。並奏行六

科照月類抄一册。送內閣轉發。奉

聖旨都依擬行。

武清伯李偉請假自造墳塋。工部尚書郭賓援 世宗朝

章聖皇太后母家王田伯蔣輪乞恩造墳事。例題擬折銀

二萬兩。

上嫌其薄。下部覆議。明臣張居正等疏略曰。臣等犬馬微

情。敢不仰體。

皇上孝事

聖母。爲厚外家之心。從優議處。但思孝在無違。而必事之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十二

知節。富而循禮。富乃可久。越分之思。非所以厚之也。雖涯

之請。非所以自保也。

五月。輔臣張居正請 勅吏部凡所在督學使者。非方正

傳聞之士。宜勿遣督學使者。所使修起教化。毋得日坐都

城中。虛談賈譽。計日待轉。使人得干以私。宜以時過歷所

部郡邑。所至與廉舉孝謹。察學官博士弟子。每三年。四方

郡國既大舉士。卽令主爵御史大夫。察舉其能否。御史中

丞。部使者。又非時得以論列其事。其能明有論。下綱紀人

倫。不談流俗者。詔進其官。設有群聚徒黨。虛論高議。若受

事請謁。反以突梯脂韋事人者。輒罪之。博士弟子。務崇孝

外廉職教本尚實。帝得勳襲異瑞。游大人成名。其有護時  
好訐。不務成事。市諂道諂。敢行稱亂者。今有司論如法。  
上俱報可。

輔臣張居正論遼事。疏曰。昨該遼東巡撫張學顏等報稱。  
遼賊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哨已到。大寧。請兵諸糧。急于  
星火。至于上廩。聖慮面諭臣等。當先督糧。深以爲憂。比  
時臣等已卽。而奏。暑月非虜騎狂逞之時。料無大事。請  
實。聖懷。今據薊鎮總兵官戚繼光。揭稱諸酋久已解散。  
時下正議。舉兵及臣等使人于宣府。密探西虜。實把都動  
靜。則本首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妄說。  
臣等從前奏。卷三十四

實之言。絕無影響。數日以來。更不聞消息矣。臣等因此。反  
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  
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遽謂舍皇天。措至上動。  
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使已虛實。茫然不知。徒借  
聽于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  
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假借以虛聲。恐我使我  
驚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惜乎不及  
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  
知。彼已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遼臣失事。必由于此。故臣等  
不以虜之不來爲喜。而深以遼臣之不知虜情爲慮也。兵

部以居中調度爲職。尤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折衝  
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  
一語。徒使。君父日焦勞于上。以憂四方。而該部以趨覆  
公牘。謂足以了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特諭該部。諸以  
虜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前遼之間。近日既  
爲虛聲所動。征調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疎虞。尤不可不  
一儆戒之也。以上奏文

九月北京重建貢院。成工始于二年三月。計備三十六萬  
有奇。費以五萬金。閱麗典塏。遂審崇。陳視舊制。不啻三倍。  
首輔張江陵有記。

十月。以翰林院編修沈一貫。充日講官。時  
上重儒臣。賜予優渥。與大僚均禮。嘗親履家。輪賜輔臣。及  
六卿與講帷臣。賜一貫龍箋。文曰。貴難陳善。錄  
十一月。首輔張居正。進。郊禮圖考。疏曰。茲者恭遇  
皇上。獻舉。郊禮大典。臣等謹輯。郊禮新舊圖考。進  
呈。唐覽舊禮者。太祖高皇帝所定也。新禮者。世宗  
皇帝所定也。按。天地之祭。自周以來。或分或合。其禮不  
一。然大率合祭者爲多。國朝自洪武以後。一向合祭。嘉  
靖年間。始建分祭之制。然議者咸以合祀爲便。願茲重典。  
今且未敢輕議。謹輯爲禮書二冊。首敘分合沿革之由。次



具壇壝陳設規制圖次列儀注樂章等項而以臣等淺陋之見略述其概竊附于後以備 聖明他日裁擇且以仰贊 明禮之萬一臣等又惟困之大事在祀祀之大者曰郊茲者

皇上親 郊之始正百辟具瞻之初况 郊壇高曠霜露凄寒登降周旋禮文繁縟必須寅虔誠惓乃可孚格于重玄必須收斂精神乃能成全乎 大禮雖 聖敬乾誠昭格有素然茲當行禮之期凡 起居飲膳念慮動止之間凡宜倍加謹慎務期恪誠致潔真如 上帝之降臨左右可也

郊禮新舊考附

國初建 圓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 天建 方澤于鍾山之陰以夏至祀 地洪武二年始奉 仁祖淳皇帝西向配享十年春始定合祀之制時以 天地壇 大祀殿未成暫于 奉入殿行禮至十二年正月乃令祀于大祀殿仍奉 仁祖配享命官分獻日月星辰熒海壇山川諸神凡一十四壇三十二年更奉 太祖高皇帝配享永樂十八年并京 天地壇成每歲仍合祀如儀南京壇有事則遣官祭告洪熙元年奉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同配享嘉靖九年初建 圓丘于 大祀殿之前

每歲冬至祀 天以大明夜明星辰雷雨風雷從祀建方澤于安定門外每歲夏至祀 地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瀋 陟靈諸山從祀俱止奉 太祖一位配享而罷 太宗之配其 大祀殿則以孟春上辛日行 祈穀祭奉 太祖 太宗同配享十年又改以啟釁日行 祈穀禮于圓丘止奉 太祖一位配享十七年秋九月 詔舉明堂大享禮于 大內之 玄極寶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享玄極寶殿即舊 欽安殿也是冬十一月上 皇天上帝尊號十八年春行 祈穀禮于 玄極寶殿不奉配二十四年 大祀殿改置 人享殿 命禮部歲用季秋奉 請上吉行 大享殿禮隨又 命仍舊行于 玄極寶殿隆慶元年 詔罷 祈穀 人享二祭復 玄極寶殿仍名 欽安殿而 大地則分祀如 世宗所更定云臣等謹按 國初 大地分祀至洪武十年 聖祖乃定為合祀之制每歲以正月上辛日行禮于南郊 大祀殿 聖遵行有六十餘年至 世宗皇帝始按周禮古文復分建 南郊俱壇而不星 南郊以冬至 北郊以夏至行禮而二至之外復有孟春 祈穀季秋 大享歲凡四郊焉隆慶改元 詔廷臣議郊祀之禮時議者並謂罷祈穀 大享復合祀 入地于南郊 先帝深惜三年無

改之義爾以 祈穀 大亨在 大內行禮不便從禮官  
議罷之而分祀姑仍其舊蓋亦有待云爾夫禮因時制宜  
本乎人情者也 高皇帝初創郊禮分祀者十年矣而竟  
定于合祀者良以古今典宜適時爲順故舉以歲首人之  
始也卜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一出事之節也爲屋而祭  
行之便也百六十餘年 列聖相承莫之或易者豈非以  
其至當允協經久而可守乎今以冬至極寒而裸獻于霜  
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于炎歊之中一歲之間六飛再  
駕以時以義斯爲戾矣且 成祖文皇帝再造宇宙力同  
開創配享百餘年一朝而罷之千人情亦有大不安者故  
世宗雖分闕方之祀而中世以後竟不親行雖管輅 大  
享之禮而歲時禮祀止于 內殿是斯禮之存當時已空  
礙而難行矣况後世乎臣竊謂宜遵 高皇帝之定制率  
循 列聖之攸行歲惟一舉合祀之禮而奉 二祖並配  
斯于時義允協于人情爲順顧 郊禋重典今日未敢輕  
議謹稽新舊規制禮儀而略述其概以俟 聖明從容裁  
斷焉

是歲春王果復糾虜盜邊副總兵潘益厚市夷資譚景隆  
首阿哈納寨勒精騎馳剿得二十六級果僞以蟒褂紅甲  
授哈納脫走將校士發倉撫順關資市夷急購米乃走素

所善東夷長王台所關原兵備使賀添宜諭台台向忠順  
遂與子虎兒罕執送境上轎車傳致獻俘詔磔果加台  
龍虎將軍秩陟西虜二子並進都督僉事始果以數寇  
市貴詭名科勾來貢至是邊夷戢矣 勅十八道中  
即果也當是時王台所轄東盡灰扒兀刺等江南盡清河  
建州北盡二奴延袤幾千里內屬保塞甚盛

丙午三月四年

正月、御史劉臺、奏首輔張居正、上疏乞休、

上慰留之、廷杖劉臺居正復申救、竟從寬貸、

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

國初、相人寧藩、封界元良哈、爲屬夷、俾障輔畿郡、未幾

匪類、靡我、宣廟、出喜峯貢路、征之、而尚引虜、爲梗、故

初、設鎮守、桃林、只已、而移于、谷、天順、又移三屯營、去喜

峯、二舍、矣、師忠義、中衛、三百戶屯地名、三屯營、在遼安

縣、南、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而綽、較、其中、以要貢路

示、重、犄、城、痺、薄、而、隘、南、有、坵、垣、爲、截、殺、營、即、移、鎮、府、所

吏、也、間、有、開、闢、獨、爲、城、守、且、屯、戍、非、上、若、南、防、罷、空、營

以、行、雖、名、重、鎮、虛、亦、甚、矣、遷、化、縣、去、此、五、十、里、忠、義、三

衛、一、所、附、之、而、此、惟、三、百、戶、勢、也、八、是、時、鎮、守、麾、下

移、兵、餉、輾、抱、檄、印、于、衛、非、所以、尊、統、以、志、禦、侮、也、自、嘉

靖、崇、勞、宸、京、國、隆、慶、之、元、入、勦、東、垂、而、鎮、益、重、乃、以

繼、光、總、理、之、邊、垣、孔、亟、經、營、六、年、次、第、就、緒、內、地、安、堵

二、營、開、闢、日、壯、恐、益、誦、盜、爲、虜、資、常、場、鎮、之、衆、訓、練、於

此、弗、足、以、容、戍、者、病、之、矣、乃、謀、開、城、于、制、撫、兩、臺、會

上、卽、位、詔、增、餉、邊、城、四、得、請、適、汪、少、司、馬、閱、陣、條、便、宜

制、令、移、志、義、中、衛、于、三、屯、城、內、守、印、依、武、巡、捕、指、揮、及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四

千戶經歷各一佩印赴之、旋軍春秋歲更而有警悉至

遂置衛增營及繕建公署、舊城益隘、明年秋、規外地而

善其址、三年、撤南垣而拓、南營以圍之、凡五百五十七

丈、高二丈五尺、加五尺爲雉、堦、而、加、半、千、高、址、廣、四、丈

有餘、門三、南曰景忠、東曰寶日、西曰慶京、其、譙、甚、麗、而

闕、次、之、徂、署、外、完、秋、覽、其、裏、上、下、有、限、以、爲、之、防、次、年

春二月、乃繕營城、凡六百一十六丈、表裏高厚、悉如樓

臺、下、旁、各、開、便、門、則、基、水、洞、有、二、敵、臺、有、九、環、以、牛、馬

楨、列、孔、以、備、彈、輓、東、園、塲、以、植、艾、蒿、從、櫓、五、十、丈、其、北

有聚星堂、館東路諸將、西則門武之、塲、旁、墜、關、十、丈、長

二百丈、以益之、堂、台、故、庫、腦、茲、高、敵、馬、諸、將、之、廳、事、有

五、至、如、歸、矣、而、爲、車、營、四、百、二、十、間、凡、制、甚、其、約、費、公

帑、僅、六、千、餘、金、它、皆、操、奇、以、佐、之、因、復、勦、城、內、外、營、房

八百餘、若保河河南、南兵、輜、重、諸、署、及、守、備、上、城、公、路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

是書、創于弘治十五年、續修于正德四年、可禮監刻印

頒賜、再、修、于、嘉、靖、二、十、八、年、進、呈、未、刊、萬、曆、四、年、題

准、重、修、十、五、年、進、呈、禮、部、刊、行、其、餘、例、大、約、出、洛、陽

餘姚之手、

輔臣進 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四

上留覽

七月時疫比不登又多水旱

上詔書數下賜民田租而郡國未行不勸督賦益急閭閻愁嘆盜賊竊發詔責有司加意牧養令主計議佐百姓民有窮餓或歲大疫者歲久賦重度終不能給者其悉除之

出太

時人倉所儲足支八年獨大帑無羨金而民開復苦輸

粟終成勸勸不得休暇上下交病閭閻請令今歲賑民收折十分之三實公帑寬民力其兩利之道

上從之

出太

後漢書卷之四

三

馮司禮保之任都督馮邦寧時以貴戚使河東市人遇江陵則班謀執贖者勸之邦寧手段無贖贖即者衣帶同赴朝房自江陵江陵即致一帖亟可懼云其侄之使酒失儀宜戒饒馮杖其侄四十奏革職待罪一年方得與朝列

出太

江陵子思修曰按此一事即士大夫之賢者不能無謹短之意作于官色而馮公信公之江寧則愛以義防之可謂兩難矣

丁丑 萬曆五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張四維詹事兼侍講學士申時行充主試官取馮夢禎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沈懋張嗣修會朝節等及第出身有差是科蘇濟揚起元馮琦俱以文行名世庶吉士二十八人以掌詹汪鏊少詹王錫爵教習之

命考試就教舉人舊例就教舉人署府州縣學訓導之職仍准下科會試一次三年之後考其年力精壯通達民事者陞有司正官次則並轉學正教諭以次漸陞有司以其未經國學作養故實以廉給以進學習事為將來用之

地逐年沒失此意不能驟復初制江陵試以所考上中卷

三

兩項內畧示嚴正統以上卷授州學正中卷前中授縣學教諭後半俱授以府州縣各人才衆多所在儒學訓導仍准會試一次三年之後陞正官今次查有見缺盡與除授如員缺不敷着令在部聽候陸續選除毋令盡徵同籍以壞政體餘照例施行

五月詔修慈慶慈寧宮首輔張居正上言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

聖母萬壽不宜時謝舉廢令諸臣慎有頌言

上入告

聖母得解之。

御史陳王道清易試院。嘗舍以本京師試院。改舊禮部爲之。乃正統年間事。南京試院。乃錦衣衛指揮紀綱沒官舊房。地下時有甲馬聲。景泰五年。府尹馬謙奏請改之。以前著于武學。借用營蓋。苦舍然。試院雖改。其中搭蓋如故。至是始易以木。然不如今之磚舍。更爲完固。可免火災。六月。嶺西羅旁平。羅旁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驚江。急峽飛巖。斷壑不知其幾百里。諸獮窟穴其中。自開關以來。未有聞其藩者。國初。鄧中國用創業兵。甫能定之。其後馬恭襄某文莊。韓襄毅。雖彈壓其間。亦不能蕩平。張其明從作錄。卷三十四。

上賜賚有差。

首輔張居正奏請。

聖母裁定。大婚吉期。疏曰。臣等見欽天監題稱。

皇上大婚禮。擇于十二月大利。然未定有年分。臣等恭照

祖宗列聖婚期。多在十六歲出幼之年。英宗皇帝九歲

登極。正統七年正月成婚。武宗皇帝十五歲登極。正德

元年八月成婚。世宗皇帝亦十五歲登極。嘉靖元年九

月成婚。皆在十六之年今

皇上聖齡。方在十五。中宮亦止十四歲。若待來年十二

月。則過送婚之期。一年有餘。于事體未便。若即用今年十

二月。則又太早矣。該監又稱。一年之間。止利十二月餘月。

皆有礙。臣等竊惟帝王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凡時日禁忌。

皆民間俗尚。然亦有不盡然者。臣素性愚昧。不信陰陽選

擇之說。凡有舉動。只據事理之當爲。時勢之可爲者。卽爲

之。未嘗拘泥時日。牽合趨避。然亦往往誤蒙天幸。動獲吉

利。况

皇上爲天地百神之主。一舉一動。皆將奉職而受事焉。

又豈陰陽小術可得而拘禁耶。仰惟

兩宮聖母。旣已慎選賢淑作配。聖躬臣等亦豈不欲及

早贊成嘉禮。以爲萬年嗣續之計。以慰四海仰望之心。但

如該監所言。實未穩便。適聞

聖母慈意。亦欲候明年二三月。萬物發生之時。舉行大

禮。仰惟

聖母睿見。極其允當。考之古禮。皆以仲春會男女。桃夭之咏。見于風人。今若定以春時。則既有合于天地交泰。萬物化醇之意。且當

皇上聖齡十六。又率遵乎累朝。列聖之規。不違不早。最爲協中。大婚姻。大事人道。所重。然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天子以至庶人。一也。今此大禮。亦惟取我于聖母之一言耳。仰煩睿思。再加斟酌。定以明歲。或取二

月春煖之時。或用四月清和之候。諭下臣等。傳示各衙門。遵行。次日

上批。欽天監本朕奉

聖母慈諭。着于明年三月內。擇吉行禮

世宗肅皇帝實錄成。命閣臣撰初。加恩監修總裁等

官

上奉

聖母慈旨。遣諭閣臣。以今歲大喜。暫免行刑。張居正覆

奏曰。臣等仰惟

聖母慈悲。不殺之仁。

皇上將順好生之美。敢不仰承以廣德意。但查我祖

宗舊制。凡官吏軍民人等。犯該死罪。有決不待時者。有監至秋後者。鞠問既明。悉依律處決。未有淹禁累年。不行處斷者。至嘉靖末年。世宗皇帝。以齊醮奉玄。始有暫免不決之令。或間從御筆所勾。量行處決。然此實近年姑息

之弊。非我祖宗審憲之典也。夫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雪霜。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雪霜。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書云天命有德五

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故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臣等連日詳問法司。所開重犯招情。有殺祖父。母

父母者。有毆死親兄及同居尊屬者。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有強盜劫財殺人者。有鬪毆逞兇。登時打死人命者。據其所犯。皆絕滅天理。傷敗彝倫。仁人之所痛惡。覆載之

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皇上顧欲釋之。其無乃違上天之意乎。康詒曰。惟迺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義大浩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彼寇攘姦究。不孝不友之人。所犯至于如此。若爲政者。不加之以刑。則天與我民之常道。將至于

氓城而壞亂，必須連依文王所作之法，刑之而無赦。夫文王視民如傷，古所稱仁聖之主，而于此等之人，亦必刑之而無赦者，良以爲惡之人，彼目蹈于刑辟，雖欲生之而不可得也。且根莠不鋤，嘉禾不茂，冤憤不泄，戾氣不消，今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憤于幽冥之中。明王聖主，不爲之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上或蒸爲妖氛，侵之變于茶毒，而巳。爾奈何不恐于有罪之兇惡，而反恐于無辜之良善乎？其用仁亦舛矣。況此等之人，節經法司評審，九卿大臣廷鞫，皆已衆證明白，輸服無辭，縱使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理，不過延月日，監斃牢獄耳。然與其暗斃牢獄而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猶足以懲奸而伸法乎？法令不行，則犯者愈衆，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既費閭閻，又虧皇土，上合上天之意，不可違。祖宗之法，不可廢。母惑于淫屠之說，毋流于姑息之愛，奏上。

聖母仍將各犯照常行刑，以順天道。若聖心不忍，請殺或仍照去年例，容臣等揀其情罪尤重者，量決數十人，餘姑宥，固監候，俟明年大婚，占典告成，然後樂免一年，則

春生秋殺，仁昭義肅，並行而不悖矣。

上九仍命照例行刑。

九月，首輔張居正父計音至。

帝手諭宣慰，仍遣官賜賻銀五百兩，紵絲十表裡，新紗一萬貫，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碎香二十斤，燭一百對，厯布五十疋。

兩宮太后亦賜賻儀與帝同，各上表謝恩。

禮部題請居正父卹典奉。

聖旨：與葬祭加祭五壇。

張居正乞恩守制，不允。

帝命司禮監差官一員同居，正子嗣修馳驛歸營，英東日，即迎母來京侍養。

居正上疏乞暫遵諭旨，辭條守制，預允歸葬，從之。

十月朔，彗星見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

天官書曰：斗丞相之位，彗出斗牛女，主大臣移徙。天子愁兵起，天下受怨。

大內火。

杖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復杖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

江陵丁憂奪情，吉服供事，編修吳中行上疏，奏爲因變陳言，竭愚衷明大義，以植綱常，以隆治安事。頃者天象示異，星變非常，聖心兢惕，復戒諭大小臣工修省，共圖消弭。臣愚以草芥微軀，荷蒙皇上作養，洪造恩敦，涓埃之報，靡由也。且政事所當興革，有官守者能圖之，臣寮所當刺舉，有言責者能言之，非臣所宜與，亦非臣所敢及也。第卽今日之大者要者爲，皇上陳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言天而必言民者，蓋天人和通，感召有自，凡事必質諸人心而安始探諸天意，而順天意，順然後天變可消也。元輔張居正乞歸守制，至再至三，辭辭俱窮矣。而皇上眷旃，則殷懃勉特至此。臣惟明良相與，稱帝王之盛節而已哉。仰惟皇上以受遺顧命之臣而委心以任之，大孝也。爲社稷生靈以留之，至仁也。卽帝王念茲釋茲之盛心，寧尚焉？且事有輕有重，重于國則輕于家，人臣匪躬之義也。時有常有變，通其幾，勿泥其常，聖人達節之權也。今皇上之意，豈不責之以義而欲其通之以權哉？然而思慮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正宜深籌長顧，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其安者。臣聞之居之使臣也，以禮人之愛人也，以德謂之禮，非特接遇之文也，必以

心相體焉。謂之德非徒眷戀之私也，必以道相成焉。元輔夙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十九年矣。則子之由壯至強，由強至父與其父之從衰得白，從白得老者，容相照，彼此未覩，而令長逝于數千里之外，遂成永訣，乃又不得匍匐苦塊，一憑棺臨穴，其情有弗堪者。臣連日見其衰經之容，擗踊之狀，若以不得去爲悲哀者，人皆爲之酸楚。而皇上必欲其違心抑情，尙哀茹痛于前席之上，且責之以訏謨決策，調元熙載焉。或者非其情也。臣聞之禮義由賢者出，皇上之特眷元輔者，不以其賢乎？域中之共仰元輔者，又不以其賢乎？賢者禮義之宗也，矧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海內之具瞻，必正已而後可以正百官，而後可以正萬民。其理有必然者。今皇上之所以必留與元輔之所以不容不留者，其微權深意，非圓神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遐觀逸聽之夫，拘曲守常之士，人人然也。或因其不去之迹，而歸以不避之疑，安能家喻戶曉，而使之無里譁巷議乎？大與情未愜，革面無庸，而皇上尚欲其敷化施政，端範移風于海寓之間，且責人之趨令遵教，用彰下式焉。或者非其理也。元輔之爲賢輔，淵也，其自信而對揚之言，惟曰聖賢道理，祖宗法度，斯二語統統守之，勿之有違。



焉耳。宰子短喪。孔子曰。子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王子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然則終喪者。正聖賢之訓也。而身自違之。必其所不忍也。國家令甲。丁憂守制。二十七箇月。爲滿。雖庸人小吏。匪喪有律。惟武弁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冑之士。處輔弼之臣。卽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也。且當時辭之後。世譏之。乃內閣二輔臣首題之疏。方以計聞。遂以例請。亦謬矣。至臺省諸諫官乞留之疏。實爲贅辭。尤林成憲。抑又謬矣。然則奪情者。正非祖宗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以其所不忍。所不敢。而妄擬迂違。不得已爲辭。體之請。又不得已。俟大婚之期。臣竊有以諒其心焉。君之于臣。死生進退。惟其命。而無所逃也。夫皇上無訖允之命。而屢責不止。則尤有所大不敢者。禮意隆渥。札諭諸懇。相須甚殷。誠千載一遇也。夫皇上有殊絕之恩。而求去必速。則尤有所大不忍者。然則所望以卹其私情。全其大節者。亦惟在皇上曲體而俯容之耳。况卹一時之情。正所以安其心。而實效于他日。全一人之節。正所以端萬世之風。皇上勉留之者。固所以爲社稷爲生靈也。則謂皇上宜俯容之者。亦所以爲社稷爲生靈也。

皇上誠虛懷親賢。講學圖理。日召見大臣。益明習。國家事。不以情欲漸開。而憐心。生不以疆圉僅寧。而後心。生怠荒。是戒朝夕惟勤。將見聖德日盛。世道時雍。凡元輔所深望者。皇上能終慰之。雖去猶不去也。於是仍虛位以待。則計日可還。若有大政事。大謀議。或實封上奏。或遣使就咨。不然。則容其給假。嘗集峻事。趨朝。暫往。邇來以副倚注。斯君恩親誼。于孝臣忠。一舉兼得。萬世有辭矣。矣。倫攸攸。風化大行。則人心安。天意順。亦亦弭災消變之道也。臣之進也。元輔之所舉也。有師弟子之分焉。臣以爲苟有千慮一得之愚。所當吐露。而復以全軀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君不欺之忠。亦非事。師無隱之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上達。聖意必觸。天威又豈不知臣之言。與在筆札。卽爲隱默。亦匪掠。曠顧不優。浩清華而敢于干犯。雷霆哉。然昭是。非番勸戒。亦史臣之職也。與其記述于簡冊。以彰職示懲。孰若披陳于君父之前。求今日無過舉。俾後世無遺議也。伏惟皇上寬斧鉞之誅。賜芻蕘之擇。而垂神俯納焉。元輔幸甚。愚臣幸甚。明日檢討趙用賢。又上疏。奏爲星變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以隆聖治事。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格。必求諸

人心之安何也。天不外乎理而已矣。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令。故人君舉事。一當於人心。則天由之以降。一不當於人心。則天由之以示。殄其機幽渺而實有捷於桴鼓者。是不可不愼也。頃自天文示異。尋出西南大內火警。變徵屢出。皇上兢惕不遑下。勅臣工同加省懼。一時言事者。籍籍或以糾察大臣。政以修弊庶務。固率然具矣。然臣猶以爲詳於小而未視其大者也。臣情不避斧鉞之誅。爲陛下下一正言之。臣聞。賤臣叩心而疾宿。庶女告天。而風振。夫以一人一事之微。而猶足上動天變。如此。況事在君相之交。而道屬倫理之重。

臣等謹將

卷三

者。子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制。跪至再三。而陛下出之。至再。臣等讀其疏。誠寫哀情。淚竭盡。無可復吐。水膏不爲之歎。歎飲泣。而臣不能以少回。陛下之鴻。陛下固以輔臣受。先皇付託之寄。累社覆安危之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是至公之心也。輔臣至以困苦處。塊衾茹痛。而不能勉承於陛下。勤懇之命。亦至公之心也。然臣以爲。必三年自周。公孔子以來。未之有。改世儒之所講。說民俗之所習。安于百年以來。亦未之有。改是非小節常禮之云也。自後世乃有以金革之事。起其臣于哀。守之中。此特權一時緩急。

而有不得曲順其臣之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瘠毀柴立。形神摧徹。有識者且爲憂之。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陛下挽留之意。欲遂願。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之久。有恨於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大輔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而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于一日。臣不知陛下何忍于此也。臣查得楊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復。然得先以省母。還家。賢亦以回籍奉。音奪情。固本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朝廷政令。賴以

參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召沉痾。其精神

卷三

之恍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之巡聽風聲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何以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期望。積之以數年。而陛下輟政之於一日。臣又不知陛下何忍而爲此也。臣以爲。輔臣之抱病。抑鬱而不得伸。是爲于天和動星象之大者。莫甚于此矣。陛下若奮輟輔臣不使之憂傷。毀性。則宜聽其所請。暫還守制。卽萬不得已。請如先朝故事。特勅禮官一員。護送就道。仍爲責限。起闕。不得延悞。如是。則其父子音答之垂隔。于十九年

者庶幾洩其肺于憑棺之一慟輔臣之心既可以少安天下之人心亦可以無疑而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間者庶幾備道而無遺議矣然臣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有臺諫所以爲紀法之司而任繩糾之責者也固非謂其阿意順旨而將迎逢合之爲已也今輔臣之留皇上主之亦既有成命矣烏用是嘵嘵者哉臣竊意其始之遲迴而不言是猶以經常之見冀陛下之曲體乎輔臣而其既且言之而不置者不過遂彰潛聲以希寵榮之念而幸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昔公議而徇私情茂至性而倡異論皆斯言之啓矣故今諸臣之所可自解者獨幸輔臣各行不至于大墮耳脫不幸異日有不肖者乘勢而竊位焉亦將品故事而爲此附和乎臣誠不知其可也臣以爲人紀之所以樞固是之所以定者固不特一時治安之計而實萬世治安之計也陛下不可不垂鑒于此矣且陛下信輔臣之深而留之篤豈非以在廷諸臣未有稱陛下之任使如輔臣者乎然堯舜不聞以五臣之共職而替其知人之哲文武不聞以十亂之居列而廢其求賢之心亦願陛下擇而用之付如耳陛下誠于朝講之暇悉心體采日內閣講讀以

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端邪委之事以稽其才猷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如輔臣者踵出于其間以稱陛下之任使如是則輔臣卽去猶之其留陛下不至以孤注視輔臣而輔臣因是以獲推賢讓能之譽顧不愈于以愛勞幸輔臣之一身使其乖父子之性而傷天地之和也哉臣愚昧莫測于天人之際竊以爲當人心而合天心者其事莫大于此敢昧死爲皇上陳之惟聖明采納焉臣不勝隕越戰慄之至刑部員外文穆主事沈思孝合疏上皆言其忘親貪位江陵大怒時六宗伯馬公自強曲爲解江陵遽而以一手撻鬚曰公饒我公饒我嘗院王學士錫爵徑造夫次爲之求解江陵曰聖怒不可測學士曰卽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訖江陵屈膝于地舉手索刃作劊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學士人衆出十月二十一日四人同將受杖中行用賢卽日驅出國門人不敵候視許文穆方以庶子充日講錄五杯一曰班班者何十生族英英者何蘭生氣道之琢之永成冕以贈中行鑄犀杯一口文羊一角其理流弊不惜割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孝復加錄錄且禁獄遲三日始令解發成爲更辛楚時鄒元

標觀政刑部憤甚視四人杖畢而疏上起二日受杖謫  
成貴州都勻衛時申文定爲掌詹侍郎護持甚至世小  
任袁羣曰國家自開創已來大臣多奪情起復惜不  
知怪得羅一峰一疏振已淪之各教覺欠味之良心此  
大有關係文字且只以綱常二字爲主而反覆發明之  
親切確實若鄒南阜疏則入江陵他事而大意亦與一  
筆同出選錄

戶科給事中李涑疏言大婚吉禮首輔張居正有服制  
不宜與葬事請乞改命不允

是年會元馮夢禎以庶吉士告歸既滿入京時浙中庶  
常凡四人沈自邠陸可教楊德政皆已留館成事一省

未有盡留者馮當補別署其座師蒲州張閏學鳳陽  
之蓋張方恣睢其于居二甲馮遇之初無加禮張怒言  
于父曰彼特會元次留館按爾因盡留三人將以將焉  
并示諸詞臣意指也蒲州計無所出命馮且駐郊外俟  
江陵有家慶過拜恭甚而微作邑邑狀江陵憐問故且  
日有心事所不足耶蒲州感頌曰爲馮子館事江陵憐  
之曰是會元還他編修蒲州悅飲盡樂方出次日入朝  
補館職此典于文定公筆廬所述陸平泉留館亦籍座  
主張龍湖頗相似要之分宜雖貪江陵雖懷犬不令會

元既入館復爲他官彼視一編修只是本等官世蕃索  
松綾之說亦未必真渠眼孔儘大希罕窮措大一絲龍  
湖具銀幣之說尤覺林既留安用此正不用于先而今  
乃作謝儀耶出小

庚寅 萬曆六年

正月 禮官請舉 大婚 詔首輔張居正充納采問名使

聖母慈聖皇太后諭

帝曰爾婚禮將成我當還本宮凡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前時聞見訓教爲此憂思爾一身爲天地神人之主所係非輕爾務要萬分澹養節飲食慎起居依從老成人諫勸不可溺愛祗席任用匪人以貽我憂這箇便可以祈天永命雖虞舜大孝不過如此爾敬承之勿違

上方行嘉禮遼東大捷巡撫都御史張學顏奏至敘錄有加先是黃台吉握動兵養家奴寨福委禽王台王台涕泣

以女女黃台吉子一時言者謂王台陰陽不可知朝廷

令邊將仍善遇王台萬曆二年王台生致王杲獻關下

新猷一千有奇繼戰平虜殺級二百至是復犯遼河劈山

我兵出邊二百餘里追斬四百三十五級

上行冠禮賜輔臣張居正呂調陽張四維及講官申時行

正字馬繼文等銀幣各有差

三月 大婚禮成上

兩宮聖母敬號 仁聖皇太后加懿安 慈聖皇太后加

昭文

張居正請假歸葬 允之

江陵歸葬甫畢劉中兩道請閱孫遂吉服上坐一用總督軍門禮花紅賞賚賜百金

二司自謁吏部都察院庭參有跪至朝房私第及驛傳

遞送則惟長揖而已閣臣雖尊貴無跪禮江陵之奔喪

所經省分二司皆出數百里外以謁然跪者十之六七

暨還朝則先遣牌謂本閣部所經由二司相見俱道盤

見部禮于是遂無不屈膝者矣

馬自強進爲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進爲東閣大學士

遼東報捷斬猺四百七十有奇總兵李成梁副總兵陶承

譽副使程綸策總督梁夢龍巡撫周詠本兵尚書方逢時

侍郎曾省吾部光祿程昌調陽張四維馬自強申時行

陞賞有差

五月張居正奉 旨還 朝 召見于文華殿西室

上問沿途經見稼穡何如民生何如邊事何如居正具對

甚悉

上大悅 賜休沐十日

十二月 前少師高拱卒 命復其官予祭葬

宗藩事例宗藩受例書成 頒示諸侯王先是 肅皇帝

時公族繁盛 國用困竭以故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

意抑損甚或自相乖亂不可訓閣臣張居正張四維申時

行等念諸侯王皆骨肉至親而今至是不足以稱天子親親至意乃略舉事例未安者十一事上言請勅禮官集群臣議著為憲令昭示諸侯王今大宗伯藩最所定宗藩事例徐公所定宗藩事例諸侯王既感泣益親上而薄厚親疎有體又不至重困民財足稱不刊矣

附閣臣疏曰竊惟宗藩一事條例最繁前後事體參差不一似皆因時立法未能悉協于中至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題覆言官建議始定為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此時禮官亦自以稽考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既殫厥心矣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尚多有未當

卷三四

中

者推原其意伏以天潢支派浩繁祿糧匱乏國家之財力已竭宗室之冒濫滋多不得不曲為隄防嚴加裁抑顧集議之始未暇精詳中間彼此矛盾前後抵牾或喊前太苛有虧敦睦或擬議不定靡所適從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悖窒礙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使奸猾得以滋弊有司無所特循略舉數端可知其弊如親王樂工二十七戶乃高皇帝所定載在會典蓋以藩王體尊其燕樂皆得用樂不獨迎接詔敕為然今乃樂從裁革此減前大苛事例之未受者也又如親王故絕既許為之繼封以重大宗又云親弟親侄方

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肖親弟親侄而繼封者此擬議不定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如郡王初封者爵秩雖

同然有帝孫王孫之異當視親疎以為差等今房屋等項一概停給此親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今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祭葬郡王體亞親藩乃身後墳塋祭從停給此恩卹太薄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官軍等未有子者許選繼室而親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選繼擅婚庶人名糧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恩紀失倫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如郡王與親王

卷三四

中

同城住居故絕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郡王故絕者其子又得世授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如擅婚于女不定年限娶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者于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廢革無序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自不同其冊印亦當分別追緣今乃祭從繳奪此混淆無別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如濫妾及花生傳生于女冒請名封將保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史等官俱問發邊衛充軍及流官寄籍奏請選婚者革退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此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安者也諸如此類

尚不可以悉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  
三則玩見今該部處置宗藩事情悉用此爲準固將救弊  
似亦未爲大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將來則必考求國  
體審察人情上不虧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濟虛之  
術使情法允協裒益適宜乃足爲經常可久之規焉萬世  
不刊之典今觀其例議實多未安臣等欲因仍紀載則恐  
事理不順有碍施行欲徑從改易則先皆題奉 欽依今  
不敢以臆見擅爲更定合無 勅下禮部遵照 前旨將  
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 累朝見行事例條開宗藩者悉  
行稟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官議擬停當上請 聖裁著  
皇朝從信錄 卷三十四 四  
爲憲令然後開選臣等恭入會典裁法以畫一而可守公  
以堅信而不移懸諸日月萬世無變矣 聖訓  
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呂調陽致仕

已卯 舊曆七年

二月河工處先是淮安故有水患然所及僅一二縣至嘉  
靖中河決窪鎮呂泗冲龍窩周營等處往往奔淮流入海  
淮勢不敵則或決高宅堰或決黃浦或決入淺淮楊諸那  
悉爲巨浸河高出民屋上敗壞城郭田廬家墓以萬數瀕  
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算又其從小  
河口白洋河挾承迥諸水趨歸仁集直迨泗州則其患不  
獨在民丘爰在 陵寢矣異日有庸臣請開草灣大水以  
海爲壑開草灣誠是矣然金城等處不足以分殺水怒以  
數千里巨浸而獨今雲梯關當水衝此勢所不得爲者也  
皇朝從信錄 卷三十四 四  
當時時有請漕海者有請開膠萊河者有請開加河者有  
請開南河者有謂新集故道當棄者有謂朱家口等處決  
口當勿塞者有請鑿定堤者有請開新興場牛團浦導射  
陽諸水入海者紛紛藉藉迄無定論大要以爲 天子日  
有事河而河且不可爲矣

上一日以開輔臣張居正申時行因進言故河道都御史  
潘季馴可使

上乃降 璽書卽其家拜御史大夫使持節行治河一切  
假以便宜久任責成出帑藏及留所折科漕粟八十餘萬  
金不問出入又令諸臣得條上所見治其諸方命不爰事

事者下詔獄鞠治之于是當事者人人惴恐建宮舍河上  
勝脈沽塗日夜焦勞蓋踰年而告成車爲土堤若干石堤  
若干塞決口若干建減水閘若干計費不過五十餘萬省  
羨金二十四萬以歸水衡今徐淮之間延袤八百餘里兩  
堤相望蛇蟠綿亘殆如常山夾峙而河流其中且黃河以  
歸仁堤勢不得兩決其勢既不能及陵寢又高家堰既  
寒淮不能奔黃流皆盡趨清口會黃河由安東雲梯關入  
海田賦皆已盡出數十年棄地轉爲耕桑而河上萬艘得  
挽下輪輸入大司農矣

馬思誠僧鎮南堅錯求通貢堅錯者即開化王荅賴刺脉  
也故號稱活佛以傳經說法戒淫殺爲坊所尊禮種輪迴

曹法功德世界佛大國師萬曆五年於西切盡其言約  
僉各迎聖鑄西海上飲長生水僉各所從部落數十萬人  
徒以奉堅錯教無淫是者其教化可知矣

謂更定時享祀文時太常寺卿溫純等送閣手本開稱  
太廟時享原設 九帝后冠服今祝文內稱 五廟 皇  
祖考妣 大早太后 皇高祖考 慈宗純皇帝 皇高祖妣  
孝貞純皇后 皇曾祖考 孝宗敬皇帝 皇曾祖妣 孝  
孝康敬皇后 皇曾祖考 睿宗憲皇帝 皇曾祖妣 憲孝  
獻皇后 皇伯祖考 武宗毅皇帝 皇伯祖妣 孝靜敬皇

后 皇祖考世宗肅皇帝 皇祖妣孝潔肅皇后 皇考  
穆宗莊皇帝 皇妣孝懿莊皇后 等照得 慈廟而下  
既備列 六帝后乃又加以 五廟則不止于九矣今查  
五廟內實止 太祖 成祖 英宗三廟該祭而祝文則  
多稱 二廟于座位未合似應改正其歲暮 大禋東壁  
下配享設壽春王以下共十五位神牌按 帝系圖壽春  
王于 太祖爲伯 霍丘以下七王爲兄 寶應以下七王爲  
侄 自 英宗以來相沿稱壽春及霍丘以下七王俱爲皇  
高祖祖實應以下七王爲皇曾祖伯祖倫序既系且世次已  
遠不宜仍稱高曾伯祖查親盡 帝后止稱徽號今諸王

似因改稱本禮處于名義爲礙閣臣張居正等奏議曰恭  
照 時享之制止于 九廟 太祖 成祖百世不遷其  
餘則以親序而 祧廟不與焉查得 先朝祝文弘治中  
自 憲宗而上稱 八廟 太皇太后嘉靖初自 孝宗而  
上稱 六廟 皇祖考妣太皇太后至 孝烈皇后升祔  
仁宗奉桃始稱 五廟隆慶年間因而不改蓋其時 世  
宗新升之主即 孝烈舊祔之位世數猶未增也至茂  
皇上嗣統則世次異矣乃 時享祝文自 皇高祖慈宗  
皇帝至 皇考穆宗皇帝已備 六廟之數而 太祖  
成祖 英宗三廟猶仍 五廟之稱揆之世數名義安屬



未及臣等竊以孝莫大于尊祖禮莫嚴于假廟當

皇上躬親對越之頃正 祖宗神靈降之時 帝后尊

稱不宜徑從簡略 廟祫世次尤當序列分明合無比照

歲暮 大祫禮將 時享祝文通列 九廟帝后聖號以

致如在之誠不必更稱 五廟字樣其 大祫配享壽春

等王親屬已遠稱謂未妥宜將諸王神牌俱止稱本爵其

皇高伯祖等稱盡行裁去庶得情禮之當 令候 命下容

臣等另撰祝文通呈 御覽發下該寺并壽春等王神牌

一體遵照改正 從之

三月戶部進 御覽揭帖云伏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

十五萬乃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五年歲出三百四

十九萬而六年所出乃至二百八十八萬夫歲出則浮于

前歲入則損于前此不可不知也于是閣臣因言王制量

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

之事無匱乏之虞况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

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願

皇上以土計所上疏張便坐時將省覽

四月 詔停鑄時

上方以賞養缺資 命主計鑄大錢進 用京師小民多

積嘉靖錢詔言止行萬曆新錢不行舊錢人情甚以爲不

便且取外府之儲以充內庫失舊制矣聞臣力請停鑄

上命罷之

工部都給事中王道忬奏言蘇松大水民救死不暇請

酌減織造段疋

聖諭云東南地方既有災傷這段疋等項准減半織造其

支費銀兩着戶工二部指處覈得加派小民

首輔張居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曰竊聞致理之要惟

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邇年以來仰荷

聖慈軫念元元加意周卹查驛傳減徭編省冗員懲貪墨

頃又 特下明詔清丈田畝查革冒免海內所祈如獲更

生矣然尚有一事爲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所謂帶徵者

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

姓財力有限卽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

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餒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

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視過罪責往往

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

今歲之所減卽爲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

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胥紳空而民不堪命矣况頭緒

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告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

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騷擾之欲

甚至不才官吏因而徧取侵漁者亦往往有之夫與其敲  
朴窮民浚其膏血以定奸貪之囊橐孰若施哺蕩之恩  
與小民而使其皆戴土之仁哉昨查戶部自隆慶元年起  
至萬曆七年止各省直未完帶徵錢糧一百餘萬兵工二  
部馬價料價等項不與焉而餘松兩府拖欠至七十餘萬  
蓋以彼處稅糧原重故通負獨多其間固有豪右奸猾恃  
頑不納者然窮民小戶力不能辦者亦有之而有司之令  
但能行于小民不能行于豪右故催科之苦小民獨當之  
昨該應天巡撫孫光祿具奏兩湖戶部以千條圖計未  
敢擅便議覆臣等竊謂布德施惠當出自朝廷若令地  
方官從信錄

卷三十四

四元

方官請而得之則恩歸于下怨歸于上矣臣等愚見合無  
特諭戶部會同兵工二部查萬曆七年以前節年通貢或  
何除金花銀兩係供御用例不議免外其餘悉行蠲免  
止計見年正供之數責令盡數完納有仍前拖欠者將管  
糧官員比舊例倍加降罰夫以當年之所入完當年之所  
供在百姓易于辦納在有司易于催徵問免誅求之煩  
貪吏省侵漁之弊足官民兩利也況今考成法行公私積  
貯頗有贏餘即蠲此積逋于國賦初無所損而令膏澤  
洽乎黎庶頌聲溢于寰宇民心固結邦本輯寧久安長治  
之道計無便于此者 奉

聖諭朕聞各處帶徵未完錢糧苦累小民者戶部查節年  
所欠幾何即今應否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勒限  
完納還會同兵工二部一併議處來說

六月治河運同黃清辛贈卹有加清上饒人起吏員清勤  
積官鼎興同知加四品服係葬海境有功後以運同治高  
寶河堤積勞死于實應之寧國寺至不能殮生時仇直與  
人言必自稱名至今嘉興人猶能言之

清在實應築土石二堤支河工銀四萬餘兩蠲餘磨糞  
上下皆不得欺娼妓之甚時已積勞得嘔血病水次謁  
所司令人密促其執柩下救起死矣尋復甦搬入城凡

三朝復甦

第三十四

二日氣絕蓋萬曆七年六月初二日也年僅五十八奉  
引有良工苦心難以名言之要管理海塘派石湖州朱  
月溪親受役見清徒步出入慰勞大臣備極勤苦運石  
甲首自厄酒勞之無絲毫他費人人感激府君部下  
人遂為盜事發連捕獨釋文昭雪得免即家立碑祀之  
後聞變致祭哭三日初不知何詩人治與題名記亦不  
載茲臨而削去之也後江右一士子及始知為上饒  
人今其子孫不知何如也

琉球一差最為煩費嘉靖間給事中陳佩行人高澄之  
奉使也以壬辰夏五月其行也以甲午四月萬曆初年

給事中蕭崇業行入謝杰之奉使也以丙子秋九月其行也以已卯夏五月巨艦造作文移來往非經年不能成桅木尤艱丁丑歲造成復破一造費可九千金官吏從人廩餼不與焉及到閩日有餽餉有問安月有筵宴隨從四五百人淹留五六月糧食餉賞不可勝計故吾學編有彼國遭陪臣至省城領封之說

是年王兀堂數掠新莫永莫寬莫諸堡無慮數十輩夷酋修馬兒章金等三百餘人不入市牧馬松子嶺聲言各堡本住牧故境不與貢者候秋深葉落馳寒也亡何以五十騎從林剛谷入我師追逐獲二級悉先是七月開市寬整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恭將徐國輔弟國臣及蒼頭軍劉佐等減價強買參陝市夷幾寔以故諸夷忿欲修怨巡撫都御史周詠禁諸按國輔如法傳諭兀堂賊諸部然是後諸夷絕跡關市兀堂與豪酋趙鎖羅骨亦妄觀貢路有違言請張遼塞矣

庚辰 萬曆八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申時行掌詹事禮部侍郎余有丁充主試官取蕭良有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懋修蕭良有王庭樞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品位最著者李汝華黃克纘張鴻儒衛一鳳劉元霖許弘綱楊鎬並尚書而顧憲成魏允中柯廷樸姜士昌蕭良有以文名

首輔張居正服除詔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進前所與錦衣正千戶世指揮僉事居正辭太傅從之

事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三十一

行耕精田禮 首輔張居正乞休不允

設專官纂修會典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余有丁暫解部事以本官仍管詹事府事詹事府詹事蕭鎬

翰林院侍讀學士許國協管府事俱充副總裁各暫停常轉專在史館遵照勅諭事理將新舊牒本細加考究另具

稿送閣中刪潤 十一月詔度民田先是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歲久偽滋編戶未民無所得衣食其勢必易常產

今豪民得以爲姦以故田賦之弊孔百出而其大有日飛

說曰影射曰養贖曰指虛曰過都曰受獻久矣相沿引爲故業于是豪民有田無糧而窮民特以力薄莫可如何始受其病矣及縣官責收什一貧民鬻妻子不能輸納則其勢不得不行攤派蓋自浮糧所在多有而天下盡受其病矣然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則其勢又不得不請減額今讀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十五年天下上田稅萬萬皇帝時已減二十七萬蓋自所減額日以益多而國家又受其病矣閩臣張居正欲行清丈以洗其弊時勞中丞來詔荒度閩田閩人以爲使居正遂與次輔張四維中時行大司徒張議請詔行諸路所在強宗豪民敢有執法若皇明從信錄卷之五十四

潞城饒陽公族等者皆請下明詔切責以故天下奉行惟謹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養廉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悉既不減額亦不益賦貧民不至獨田家民不能併兼又民間新所墾治皆賦其貞稅以新賦均舊額中則國初故額得以減科民賦幸益以輕而天下吏民皆冀幸有田以爲世業矣

十二月首輔張居正等請嚴陳謨烈以裨聖學疏曰先該臣等面奏

皇上春秋鼎盛宜省覽章奏講究治理千字書小學不必求工以後日諱諱暫免進字容臣等將諸司題奏

緊要事情至御前請解面請裁決伏奉俞旨臣等欽遵舉行外但數月以來應奏事件與日講之期多不相值或係常行細務又不敷煩瑣聖聰即恭侍請讀須臾而畢拱默而退不得供奉燕閒從容陳說雖欲竭愫之思効獻替之益其道無由非臣等面請奏事之初意也頃奉聖諭貴臣等以盡心輔導等因臣等風夜思惟國所以仰承德意啓沃聖心者猶以爲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矢謨作誥擬其大指不過兩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觀揚文武之光烈而唐憲宗讀貞觀政要歎慕不能釋卷宋仁宗命侍臣讀三朝實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爲盛事良以美堦如見自不忘繼志之思耳目既真又足爲持循之地守成業而致盛治莫要于此仰惟我二祖開創洪業列聖纂紹丕基奎章睿謨則載之實訓神功駿烈則紀之實錄其意義精潔規模弘遠樞機周慎品式詳明足以邁三五之登閣垂萬億之統緒此正近事之可徵家法之易守者也夫

皇上所踐者祖宗之寶位所臨者祖宗之臣民所撫馭者祖宗之輿圖所憑藉者祖宗之威德則今日之保泰持盈與化致聖豈必他有所慕稱上古久遠之事哉

能任

皇上監于

成憲能自得師而已矣臣等謹屬儒臣將

累朝實訓實錄副本逐一檢閱分類編摩總計四十

款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

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

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維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

曰理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

曰重守令曰敬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

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

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雖管窺

蠡測之見未究高深而修德政治之方亦已略備矣但簡

冊浩繁遽難卒業容臣等次第纂輯陸續進呈擬俟明

五十五

歲間講以後每晨講既畢臣等恭請文華殿後講解

訓錄一二條粗述大指如

皇上偶有疑難即望而賜諮詢或臣等竊有見聞亦得

隨事獻納其諸司章疏有緊要者即于講後而奏請

裁多寡有無不拘程限但使工夫接續時日從容自可以

開發聰明亦因以練習政事伏望

皇上留神聽覽勉力行視訓錄之在前如祖宗之

在上念警惕事事率由且誦法有常緝熙無間即燕

喜

喜

喜

喜

喜

喜

喜

喜

息深宮之日猶出御講帳之時則聖德愈進于高明  
聖治益躋于光大而臣等區區芹曝之忠亦庶幾少效萬  
分之一矣

朱平丞館于沈氏阡步之墅薄暮覺五里外洶洶人聲

如捕賊者稍寢聲益近而厲如數千人水戰大呼擊

擾主人懼以小舟遁去朱步墻外火光四合暗在樹端

與人聲振動天地漸漸近在隔河而墅之左右竟不能

逼朱心知妖術不為動夜半方熄次日歸家知澤中亦

爾蓋廣袤且百里矣此妖術所為捕兵遇一舟有人方

剪紙人馬僅寸許擒送官治之後不復作

聖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五十六

是年建夷王兀堂連犯靈陽寬莫已復入犯承莫堡我師

御敵追奔出塞可二百餘里至鴨兒潭得虜級七百五十

四捷聞會

上春祀併敘紅土城功督臣崇夢龍撫臣周詠及大將軍

李成梁各陞賞如格成梁予世伯爵已而兀堂復以千騎

從林剛谷入副總兵姚大節追奔至葛藤寨獲六十七級

爾後兀堂等並遁伏建州部益弱矣

建州

辛巳 萬曆八年

正月 首輔張居正請令翰林院官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令侍

上清譚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其疏曰臣等伏

擬

皇上近日以來留神翰墨一切嬉游無益之事悉屏去不

御仰惟 聖學該洽 睿志清明不勝慶忭夫人主一心

乃萬化從出之原亦衆欲交攻之會必使常有所警弗納

于邪然後縱逸之念不萌而引誘之奸不入故雖筆札小

技非君德治道所關而燕閑游息之時藉以調適性情收

斂心志亦不悖于孔氏游藝博文之旨比之珍奇玩好馳

騁放佚之娛則相去遠甚未必非

皇上進德養心之一功也但竊見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

學之臣載筆諫諍本侍清燕如唐有天策謫洲之選供奉

待詔之員宋有秘閣待制二館著作或承詔登答或應制

磨削皆于語言文字之中微寓風勸箴規之益即今之翰

林官是也 國朝建置翰林于一榜進士中拔其英雋特

異者除授此官固欲儲養德望以備厥沃任惟機然文史

詞翰撰述討論亦其本等職務

皇上卽有任使不必他求如 日講諸臣皆文學優贍臣

等候選以充見今記注 起居日逐在館供事外其餘見

任翰林各官亦皆需次特用有臣等擬令分番入直每日

輪該四員與同 日講官在館祇候

皇上萬幾之暇如披閱古文祿有所採錄鑒賞名筆欲有

所題詠卽以屬之諸臣今其撰具草藁送臣等看定然後

繕寫進呈 聖覽或不時 召至 御前 而賜質問令

其發德蘊抱各見所長因以觀其才品之高下他日量能

擢本自可斷于 聖衷且諸臣因此亦將自慶遭逢益圖

稱盡爭相淬勵以求見知于上其于 聖明辨材審官之

道亦庶寓于中矣

武義孝子王世名乃父仇赴官請死當事欲全之孝子不

忍廢 朝廷法不食死世人悲之吳邑孝廉張鳳翼爲之

立傳

傳

孝子諱世名發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爲族姪俊以爭

屋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伴聽其輪用諒和凡

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佩亦伴受之雖鎗錄罔有不

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劍侍懸密室朝夕泣拜瞻

一刃銘之報讐字毋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不專事舉子

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佩之而已子甫數月撫之謂



父誓乎故徐元慶之復父讐而自囚諸官也。議者以陳子昂之議爲非而以柳宗元之議爲是。良有以也。且孝子身抱父痛。日接父讐。含忍六年。而圭角不露。是刑軻之不能忍於易水。留侯之不能忍於博浪。孝子能忍之。其智足多也。至手刃父讐。視死如歸。雖新政死。韓程嬰死。趙何以加此。可不謂勇乎。而又不欲以一死易三尺法。第令官守法。雖憂國奉公之祭遵。亦不過如此。恭孝而能忠矣。使其不效而登之清朝。必能運籌。必能折衝。必能死綬。必能食一必能爲錢方伯。爲景山丞。爲于肅。豈獨一郡一邑之所表見已哉。子不惜孝子之死。而獨惜諸賢不得盡其孝子之心。是爲之傳。

四月十八日 上御文華殿講讀。有頃。輔臣張居正等入。至後殿講。訓錄畢。以南科給事中傳作舟疏進。覽。張居正奏云。今江北淮風。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水災。傷民多。乏食。餘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愛。上曰。淮風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奏云。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卽如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破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臣等擬令戶部議處。勸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不足。則南京見貯銀米。儘有贏餘。可以協濟。民惟邦本。願特加聖心。

上俞允

聖諭云。朕近來每視朝。凡百官穿雜色衣服。繫雜色帶。都不按品級。又行禮之際。咳嗽吐痰。大非臣禮。着鴻臚寺傳示百官。今後再有這等的着該科并鴻臚寺指名參奏。上躬行大閱。首輔張居正撰頌詞一首。詩歌一章。并繪圖進獻。

首輔張居正請乞優禮者。碩以光。聖治疏曰。臣等伏覩先年恩詔。一欵大臣二品以上。致仕在家。年及八十者。有司存問九十以上者。選官存問。此舊例也。至于輔弼大臣。齒德俱尊。勞績茂著者。又與他官不同。如嘉靖年間。致仕大學士謝遷。王鏊。皆七十以上。毛紀賈誼。皆八十俱。特恩遣官存問。是先朝優崇輔弼尊禮者。齊亦有不拘例者。臣等看得原任少師大學士徐階。當世宗時。承氏亂政之後。能結杜以正。澄濁爲流。懲食墨以安民生。經制以移邊費。扶植公論。獎引才賢。一時朝政修明。官振肅。海宇稱爲治平。皆其力也。是時先帝潛居藩邸。世廟一日忽有疑于先帝。命檢成祖之子。仁宗之事。階爲之從容辟解。其疑乃釋。此一非惟臣居正一人之諸臣皆不得聞也。及先帝嗣登大寶。階時爲纂戴。



皇上正位東宮又嘗預冊立大議先後勞績皆不可  
今致仕家居年已八十其年壽與毛紀等相同而位望  
庸抑又過之所有存問一節似應特從優厚以彰與

蒙

皇上俯念階爲先朝元輔當代舊人特勅該部查  
嘉靖年間事例差行人一員賞勅前去存問仍量加  
養用示優崇一以昭

皇上尊禮耆宿褒敘忠賢之美一以見歲居之下有天  
平格之臣皆太平之盛事也

玄兔圖

宣皇帝御筆也圖以淡墨微圖其角似兔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之三

滿月上有丹桂花子垂垂下有瑞草作紫白色兔居中  
開毛纖澤意態安閒真是神物益宣皇帝文武全

才游戲丹青並臻妙境遠在唐太宗之上萬曆九年

上御文華殿宣召入直史臣王家屏沈懋學張元忭劉元

震鄧以讚八見取圖示之令賦詩復命曰輔臣以下皆

可賦親書于軸並得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自大學士

張居正而下三十五人進御

上覽之甚喜常熟趙固圖其副勒之石真熙朝之盛事

也

主事袁某狂誕爲江陵所喜監兌浙中盛儀從時叱周

知以下無所顧忌一州守稱與抗至欲與杖太守解之  
而止視二司度如也人皆惡之省下出與巡撫吳善言  
相值不引避巡撫善言起奪之不可得大罵被髮  
而走隨與衛至柵門拉之仆地吾郡董宗伯在杭城衛  
之調解未幾告歸墮水死

出小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四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五

秀水

沈國元述

壬午 萬曆十年

四月張佳胤定浙二亂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時張奉勅視浙師浙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人多括蒼諸郡民家子頗選而故少保胡繼宗倚之起戰功餉費至糜縣官廩不貲故尚書趙文華來代稍稍裁我縮然猶月一金而其兵分營九歲率以七營防海汎汎是乃歸是時承平久當國者有所嚮以桑孔爲急而士大夫因言汰冗費固矜及兵餉於是給事中疏請減營兵廩三之一無已而復請以新錢半之當幕府議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則相半藏于兩臺使者撫臣吳善言嘗守姑蘇用循吏治效驟還不習兵弗聽令于錢自如乃洵洵爲惡語其以相喝止吳吳持之益堅顧徐兩臺使之言之謂司道傍觀亡助者於是兵有二點魁曰馬文英楊廷川借其黨謀于治餉食事王許之門許之興遂關入幕府吳匿他室跡得之遂擁而至營所以第辱之者萬狀兩臺使來爲請命稍稍解然猶責吳自書腹制狀以庫金二千爲酒食資乃縱之歸其明日二點魁與他點者自相團結更約束曰毋殺人毋掠財出入必媒陳甲而中達乃關自縛以詣吳及兩臺使

者吾二人寔爲之請受法他無與也然兵皆匣刃待矣諸司謂知其狀姑好語慰撫之莫敢誰何而具其事聞上廟議以輕用兵則五千組練乘憤用壯勢何所不至輕用帥師或臨且異候則兵益驕而他鎮皆脉決堅振而起顧獨張佳胤自令至演撫江南上谷皆以談笑掃內亂是可樽俎治也於是張出而得便宜行事之命吳勒還里候勘張既拜命即促裴朝辭而吳候代于蒼雲間無何而市民變復作杭十萬室丘民蟻聚幾與馮翊扶風埒邇來文網漸密日相厲以未溫弗堪而城中諸柵各設役夫司干散諸土著戶指錢粟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更其法必以身受役諸受役者既情不任又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聚失募亦怨上虞人丁仕卿倚處素舞文肆市大猾相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意忿忿曰謂我曹無爪距營兵之不若耶既而謀諸市大猾曰官易與耳兵一振即茅靡且今跨福禧子楊揚九衢徒手飲酒肉官杜門不敢加拂息而獨奈我何諸大猾稍稍動而會仕卿生他法矣使者杖而囊諸三木諸大猾遂嘆喪奪之亡賴子莫得爲所欲爲者立響應至千人謂一二黨紳是能免役役者相焚燬其第劫財帛以逞於是遂破臺使者門監司而下走匿佛應僅免而張方與吳代抵嘉禾而警主張問候人曰

兵哨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二營無恙耶曰猶未動也張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於是從者皆惶恐無人色張談笑自如抵臺治事而諸亡賴庸聚益衆盡毀諸柵及他柵樵楊長竿製所掠相衣械之哀白刃而向臺者可二千餘且欲拔儲蓄以入張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女曹母反反則天子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苦與甚不平衆乃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若而豪有力者獨不受役訴監司郡邑若無耳者是以不平張曰易也奈何以女一憤易女族卽下令除之衆始散去衆雖已陽散而氣益張其饑欲益熾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偏火光燭天其實

與巷哭聲達旦張乘燭坐堂皇草檄諭以禍福質明而布之通衢衆取裂之烈益甚張怒曰臣奉命戡悍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戢已而計曰過可使也烏合可刈也命游擊徐景星俾以二營兵入召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誠誤夫驅女死而不使女一飽女寧無怏怏也今者使女飽又使女以功飽可乎衆唯唯則又曰市無賴子亂成矣且無他勞不可以女曹例爲我盡力討捕之毋多殺多殺不女功衆踴躍聽命則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各謂曰自縛而誅者女耶二點魁謝死罪張笑曰壯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矣毋與而名者女爲我倡衆捕亂功成詎論賁有實也卽

不幸死死義終有名今奈何不令天下稱義士而叛卒乎二點魁亦踴躍聽命張乃召徐景星出所從驍勇爲中軍俾營兵次之郡邑士團又次之嚴部伍明約束遂前薄亂民敗之于萊市橋火場又敗之褚家堂又敗之官港口又敗之章家橋皆卽行剽所就僥幸繫反縛而詣臺者百五十餘人而仕鄉在焉前已要臺使者至訊訊得其倡謀揀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之較門餘悉放歸金於是諸亡賴子鳥獸散不敢復吐氣而郊遂之猾謀爲慮者前及門而遁惟恐跡之矣張上疏具其事大約謂有司舉行太過裁腹太甚苟欲以自成其名而不顧國體不容

物情醞釀爲毒積久必潰夫兵變民變此特二端耳天下隱憂尚有深于此者廟議爲之勳稍稍厭悔標切言于上下張所言諸郡國有所寬減而賜張飛魚衣及白金文綺以示褒異張念此悍卒猶未罷法急之則或生變假他事以罪之或密掩而斃之則法不振且人人自疑因陽謂二點魁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榜于營曰還而餉餉如趙尚書時不以錢累若也咸帖然服獨二點魁者始鼓衆怒辱吳中丞而當其自縛時又要衆以一死蔽若曹誅姑予我棺殮給妻子費衆飲贈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衆始大恨曰成我曹叛名者二豎也而又賣我張旣已廉得

各營倡亂者名乃命顧監司徐監司輩建牙誓師肅嚴而游擊徐景星以名捕營各一人若陳德勝若方子龍若李文高若張賢若陳文滿若吳章成若廬州諸臺諒之曰女亂先也吾故欲貸女天子三尺不貸女遂斬之已復捕馬文英楊廷用至曰女故自祈死今得死晚矣且女美衣膳食而驕于衆又脅其資既免而不反索夫復何言又斬之凡九首陳轅門外而使使馳報七營卒曰天子不欲盡戮女女自揣當死否今而後當盡力爲國禦圍又召其與計亂民者二營諭曰吾得女主名而故隱之念擲者尺寸勞耳且不欲食吾言吏民權呼浙自是無警矣當張疏

再上

上大悅進右都御史兼左侍郎趣還都其顧監司而下遷

原注

資有差而禱故中丞監司秩人以爲當云

上大震悼

兩宮聖母

上諭王賜賻優厚贈上柱國諡文忠予一子尚寶司丞達官諭祭治葬如例仍加祭五壇復詔太僕少卿于鯨錦衣僉事曹應奎漢其喪歸

上初重江陵御札不名以後傳旨批奏亦多不名而羣臣諛附之至于章疏亦不敢斥名第稱元輔而已江陵歿餘威尚存言官奏事欲稱元輔則碍新政張蒲州乃曰張太師至有稱先公師未幾而穢署遂無所不至矣

江陵當國家人于游七司其出納署號流翰林一大僚爲記以贈之而給事李某者與之通婚嬖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人至四五矣微侯綏卽延飲必上座衣冠躍馬揚揚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敗遂坐斬人心雖快而士大夫之體則已糜爛不可收拾矣

拾英

明倫彙編

卷三十三

六

朱正色爲江陵縣令朱側儻有俠氣相府家奴犯者榜繫窮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爲延舉行取宋後至僉都御史自言逢呂僂曰士大夫踐清華者非佛與僂卽精靈也從僂墮者爽朗有幹流從佛墮者慈從精靈墮者貴而貪狠敗類也

出小

相傳神廟宮中自號禹齋故巳卯科南京以舜亦以命禹題試士王試者高啓愚四川人羅萬化浙江人至壬午張江陵死有疾高者妄傳江陵堂中掛舜禹授受圖高以此媚之南臺梓繫謂江陵有逆謀而高爲之用

高迷落職嗟乎張有此心乃掛圖取疑而高顯然藉此媒進何駿乃爾所以讀書人宜有分曉

郭青峰爲胡廬山直墓誌云副使入京補官江陵猶加

禮延之上坐既別致書不荅考之江陵集中荅書甚詳

可見權臣亦有受枉處卽如分宜之惡古今無兩然惟

殺楊焦山沈青霞出其父子主意張半洲李古冲則趨

文華結構得罪千古可恨其他受禍受擠出其報復者

固多然邵院公評歷歷可指今人皆推之分宜又如嘉

靖癸亥以後事體皆推之華亭隆慶庚辛兩年事體皆

推之新鄭萬曆十年以前必推之江陵十七年以前必

推之吳縣二十二年以前必推之太倉此後相權日輕

其風稍息而有亦不盡免者

龍宗武者泰和人以吳郡司理轉江防二守鬱鬱不得

志曾有假海忠介疏論江陵奪情事相傳示者宗武以

爲奇貨可居也多方值之而宜城諸生吳士期慷慨好

奇節嘗草書於上江陵未果宗武卽指鶴疏爲士期筆

容白楊院胡楨亦江陵黨也聞之江陵復書云可卽實

之死勿題於是宗武督士期數百不死閉之空舍至食

永穢乃死宗武由是顯少終且陪推巡撫矣江陵敗處

省論宗武永成康州時王大理麟泉請用姦黨律斬之

不報予居恒壯王公之議論而恨宗武之漏網也及起

海北詢宗武則着伍僅兩月逃矣乃移檄江右湖西道

捕之宗武素驕氣盛見予檄有昔幸脫雨觀之誅今復

遁三苗之竄批鱗義士尚尊君命而投荒抵罪邪臣

反貌國憲而離伍等語且恐且憤遂發狂疾號呼奔

走自投廁中食穢物醫治罔効一日大呼海北道來拿

我統屋而走其次子視之忽拾地上鐵鎚擊碎其首死

而宗武亦仆地久之乃甦抱尸大哭曰就殺吾家人

語之故竟弗知也而狂疾亦不復作矣宗武四子惟此

在學有名噫豈非天哉食穢物者食永穢之報也殺已

子者殺人之報也而吳生好秀才龍子亦好秀才又

正相當云

宰相具慶者最不易得唐惟郭元振一人國朝則常

熟嚴養齋謂與化李石麓秦芳江陵張太岳居正

江陵嘗論武弁云夫夫也解爲三獸不解讀書腹軍膏

則虎而翼鬻當路則狐而媚至于逢大敵則鼠而竄耳

金版六殺是其本業率不能句況于屈首受書而練子

當世之務乎不知此三者文武寔共之而文臣尤甚武

弁流而爲三者皆文臣先之也

山西連年大旱百姓死亡平涼固原城外掘萬人大坑

三五十處處處都滿有一富家女父母餓死頭插草標上街自鬻被外來男子調戲一言慚其自撞死有一大家少婦見丈夫餓垂死將渾身衣服賣盡只留遮身小衣剪髮沿街叫賣無有應者其夫死官差人拉在萬人坑中少婦大呼一聲投入坑時當六月滿坑臭爛韓王念其節義將粧花紗衣一套救之婦言我夫已死我何忍在世飽食晝夜哭三日而死

此小

是年王景既誅其子阿台潛倚虎兒罕朝議方懸懸會還加奴仰加奴欺王台老與虎兒罕仇殺阿台亦怨王台父子縛送其父日夜伺隙報復因放投還仰二奴勾北處

明倫彙編

卷之五

九

數掠孤山鐵嶺李將軍成梁乃勒兵出塞別將秦得倚馳而北李平胡馳而南大破賊曹子谷得級千三十九俘獲喜樂溫河衛指揮使銅印一顆

始仰是二奴父都督祝孔革爲台叔王忠所戮奪貢勅并李勒寨及台以女娶仰加奴仰翼之已加奴等結婚西薩哈屯恍惚太潛爲嚮導勢漸張欺台老日伺隙脩怨會台子虎兒罕好殘殺部夷虎兒子白虎赤先後叛歸加奴因盡奪李勒諸寨謂凡刺江上夷與虎兒罕構兵是後仰加奴等十三寨止遣把台把太可五寨屬台他如灰扒兀刺及建州夷各雲翔不受鈐束南關勢漸盛台竟以憂憤死

上嘉台忠特賜諭祭給米幣四表裏台有子四長虎兒罕次三馬兔次康古陸次猛骨字羅而三馬兔罕殺康古陸台奸生子爭分父業爲虎兒罕自橫亡抵退加奴還加奴以女妻之猛骨字羅母溫姐又北歸二虜妹也而故西虜壇因與虎兒罕借兵黃台吉復率勒諸寨黃台吉陽助之寔陰收白虎赤等自益已虎兒罕殺則南關勢愈孤

按女直于古爲虜後漢曰挹婁元魏曰勿吉隋唐曰靺鞨今稱女直略有三種其極東曰野人女直去塞遠歲附海西巾開原不入貢亦不寇邊其一東方諸夷之爲衛所甚衆而建州領其名并毛憐曰建州女直即今

奴兒哈赤之屬其一曰海西女直則開原南北兩關之夷並故都督王台部也永樂初挹婁來歸置塔山塔魯諸衛備外藩宣德四年海西女直始入寇侵勾建州剽掠正德間祝孔革等爲亂阻朝貢至嘉靖初夷酋速黑忒捕殺叛夷猛克修貢護賜金幣大帽其後王台益

強能得衆居開原東北貢市在廣順間地近南稱南關其還加奴仰加奴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關地近北稱北關云開原孤懸扼遼肩背東建州西枕遼太二夷常謀窺中國而台介東西二東間扞敵令不得合最忠順因聽襲祖述黑忒右都督爲之長東陞公然耕牧三

十年台有力焉

禮部尚書余有丁入文淵閣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馬自強卒諡文華

癸未 萬曆十一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余有丁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許國充主考官取李廷機等三百六十人三月廷試賜進士朱國祚李廷機劉應秋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庶吉士二十八人以吏侍陳經邦禮侍周子義教習之李廷機姜鏡劉應秋史夢麟周應賓鄒德藻姜應麟葉向高郭正域徐大化王士松梅國楨王士琦梅守峻徐應聘梅國樓梅國祿文聲最著而葉李方朱涂張位至台柱出三元考

時申玄滋張首參並舉南宮魏見泉條陳時事因言

廷試閣臣爲讀卷官其子須俟去任後方可預試滿州不悅見泉貶外李修吾救之亦貶有謫于文定者曰近來通言之士不乏相國亦卒能優容但科場事鮮有摘及者以此爲執政所諱不敢犯手也今獨見泉奮言之此得嚴旨各各袖手旁觀獨李修吾抗疏固爭竊以爲此兩人方是真能直言相國能于此兩人優容方是真能優容願熟思之文定曰君言固是第有張老先生主裁吾不得而強也無何蒲州憂歸文定日以魏李二君爲念比孫月峯在選司文定與商之卽日具疏見泉

韓南吏部修吾轉南禮部。一時翕然稱相度焉。而見皇  
帝進光祿丞。比修吾考滿至京。文定復爲言。言諸吏部擢  
山東食憲。馴至大用。此後

加上

兩宮聖母皇太后徵號。仁聖上加康靖。慈聖上加明  
肅。

六月。輔臣申時行等奏曰。翰林之臣。雖以文學侍從爲職。  
然必其涵養德器。砥礪名節。不爲流俗所移。庶幾他日可  
以大用。觀其人品。不同有蘊藉深沉。待時而致用者。有懷  
慨激烈。因事而效節者。蘊藉之士。猶能以養重處安。而懷  
慨之士。則每每承嚴譴。貽奇禍。其得出萬死而復故物者。  
適幸而已。故國家于此等之人。尤宜獎賞而優待之。乃  
可以作士氣。正人心。爲忠直之勸。竊見翰林院編修吳中  
行。檢討趙用賢。往以綱常大義。感憤直言。摧辱禁錮。幾不  
自保。

皇明復信錄 卷三五

皇上憫其無罪還之舊官。海內喁喁嚮風。翕然誦  
皇上之明聖。然此二臣者。遭挫已久。茹痛已深。不宜但叙  
年資。僅從常調。先該言官交章論薦。及近日御史曹一鵬  
父請優擢。撥之公論。與臣等所見。皆同。相應酌處。查得春  
坊員缺數多。近又該右春坊右諭德羅萬化陞遷。所有

信缺官掌管。令無。敕下吏部。將吳中行量陞右春坊右  
中允。仍兼編修。趙用賢右春坊右贊善。仍兼檢討。其右春  
坊印信。卽今吳中行署掌。各不妨纂修事務。恭候 聖明  
裁斷。編修 奏草

浙江巡撫張佳胤。巡按張文熙。及都給事中蕭彥王。教民  
懲減織造。以寬民力。卽疏

八月

上躬祀山陵

十一月。雲南總兵沐昌祚。巡撫劉世曾等。報稱隴川岳鳳  
勾引緬甸莽應。裹兵象一攻騰衝。一攻永昌。因夏月瘴發。  
其月。率兵金。第三五

浙江難過。暫將兵象收回。候秋復來。

上令彼處鎮巡官嚴謹隄備。一應募兵操練。分布防守。事  
宜着實舉行。卽奉

皇長女誕生

時京倉積米足支八九年。計部恐愈多。則愈耗爛。而太倉  
銀庫歲入甚少。明年各邊。奏討銀例。支給不敷。疏請以  
糧之有餘。補銀之不足。乃一時權宜之計。

上慮漕糧改折。一時要米不得接濟。不允。閣臣申時行等  
因言。議折三分之一。原非全折。又止議暫行。亦非常折。于  
理財經國之務。似在可行。但欲行三年。則爲期太遠。本



色太廟臣等仰體 聖意請暫准一年以濟目前之急

十二月  
上方修省靜攝給事鄒元標御史范備達

上敘罰俸降調有差  
李九我廷機庚午解元主考瑤泉申少師即留爲館

賓轉館於董宗伯家癸未李得會元申正當國直以狀  
元與之續商文毅之盛乃拔朱養淳國祚第一而李居

第二有意乎無意乎二公皆清品正未可甲乙也  
是年阿台益糾虜大舉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堡各深

入前至瀋陽城南渾河李將軍馳往虎皮驛援虜稍却阿  
臺朝報信錄

古方撫千餘騎縱掠撫順邊渾河口徐引去李將軍因與  
兵備使靖四方會議此逆難在遼東未忘乃勒兵從撫順

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寬  
甚設李將軍用火攻衝堅經兩晝夜射剛台死而別將奏

得倚等已前破阿海寨誅海海毛憐衛夷住牧莽子寨與  
阿台齊惡亦吳逆也是役得級二千二百二十二御史

聲遠聞前後功大踰三千級擇日宣捷告 郊廟錄督臣  
周詠撫臣李松及成梁功各陞廕加成梁祿米歲百石吳

子孫自是靡遺種東夷震懾遠去一孟賊云初吳自恃點  
憲剽悍精日者衡度出亡未卽死然旋至台寨就縛矣吳

以屬夷殘戮邊吏至磔尸剖腹曾不畏漢法自取誅夷宜

時逞加奴仰加奴與白虎赤益借西虜援兇犯忽太等騎  
可萬餘騎猛骨字羅并虎兒罕子及商口罕子關時遂鎮

已勦王果遺孽阿台總督侍郎周詠因念及商弱猛骨字  
羅嗣立衆未附請加 敕便彈壓報可足歲十二月逞加

奴仰加奴來水堅復糾虜攻猛骨字羅大掠把古諸寨巡  
撫都御史李松再宣諭二奴驕吝挾請貢勅乃客與總兵

李成梁計李將軍伏兵中固城云開原四十里都御史坐  
南樓上先期命參將宿振武李寧等夾四圍伏因遣備禦

霍九皋往諭約軍中曰如虜入關聽撫則張帳爲荒寨甲  
勿起不者若聞砲即鼓行問如今亡何二奴擁精騎三千

餘劉鎮北開請賞領三百騎前詣關門頗驕恣曰白虎赤  
額砍霍九皋中臂九皋反擊一虜墮馬徐虜擒殺我兵十

餘於是軍中砲聲如雷伏盡起遂前斬逞加奴仰加奴及  
白虎赤逞加奴子兀孫字羅仰加奴子哈兒哈麻鐵焉共

得級三百十一李將軍兵聞砲亦繼至協攻獲級千二百  
五十二捷聞告 廟 賜賚有差自是海西能服台子孫

息肩可數年而逞加奴遺孽卜寨仰加奴遺孽那林字羅  
日夜圖報父連西虜以兒鄧侯掠部夷及及商數入威遠

靖安僊而那林孛羅尤狂諱挾索賁牧如二奴時

海西女直考

甲申 萬曆十二年

五月 潞王出府成婚已踰一年封國地方未有欽定

應建府第未見 題請於是聞臣申時行等請及時舉行

以昭盛典

故臣張居正蒙 旨抄沒 國法已正衆憤已平矣乃其

八旬老母舉目無親衣食之供給不周子孫之死亡相繼

刑部尚書潘季馴等上疏懇乞 聖慈保全餘孽

帝憫之下 明詔曰罪犯財產既盡抄沒其家屬聽審酌

擬按官亦令防範保全如何致令自盡殊失罪人不孥之

意該部便行文與撫按官知道欽此

惠月 卷一百一十二

六月御史沈時叙陳性學蔡時鼎各疏論大學士許國乞

休

上命擬溫旨慰留

八月吏部侍郎陸光祖致仕

九月遼東總兵李成梁上疏辭任

上命擬旨慰留閣臣申時行等擬言看得李成梁身經百

戰屢立奇功夷虜憚其威名封疆賴其保障衝邊大將難

以輕易

皇上樞心委任獨斷不疑深得用人之體仰惟 聖見允

當不勝欽服但計功名忌于太盛寵祿戒于滿盈成梁身

為主帥世授伯爵一門父子兩鎮總兵功名已盛寵祿已盈矣在成梁之心亦必欲少加提損而求免于疑忌在國家之體亦宜稍為限制而後可以保全若伊男李如松見任山西總兵似應准令辭免其李成材李如楨止任裨將非有重權仍令昭舊庶足以安成梁之心而息譏謗之口矣

閣臣申時行等疏曰竊照平樂知府周所給餉稍遲誠為有罪然各官軍止應許上府縣司追聽候設處豈可遽殺人行以放入彊嗣地方蓋因此輩皆召募烏合之眾驕悍難馴奉養之則易憤約束之則易怨適聞廣東餉厚遂欲散而歸以稽餉為名定非有累月欠糧逼迫無聊之情也既已背叛自于法紀豈得不行誅戮然則各軍乃自取死亡非盡周所之罪也若因此一事既擊知府又擊守備兵備等官遠方軍士聞之皆謂司府之官在其掌握稍不如意動輒呼噪將來司府官見畏軍士如狼虎不敢約束天下自此多事矣且非獨平樂一府廣西一省卽今九邊軍士數十餘萬其軍餉支放不等有後月支前月者有後季支前季者若此聲一傳各邊軍士效尤而起督撫皆束手蹙額恐生意外之變必勝為姑息苟幸無事將有紀綱倒置貽患如唐末之將帥畏偏裨偏裨畏士卒豈不深可

慮哉周所一人不足惜而長軍士之驕氣則深可憂一廣西之軍士不足憂而生九邊軍士之役心則大可懼臣等受

皇上重託不敢不為邊疆計為紀綱計若有毫髮庇護周所之心則臣等願伏斧鑕萬不敢也今無將周所付法司從重擬罪武應隆葉朝陽免其鞫問候法司擬罪令兵部議處乃為妥當也

十月閣臣申時行等疏曰先該御史詹事講建白先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學官有旨下各該儒臣及九卿科道官議議該諸臣論奏不能深惟德意而難舉多端或又

詆訾守仁奉旨王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大哉王言亦既明示之矣而議者紛紛迄無定論續奉旨便會官廷議歸一來說不必紛紛具奏欽此仰惟

皇上重道崇儒德音屢下深切者明如此今該覆議乃請獨祀布衣胡居仁臣等竊以為未盡也彼詆訾守仁獻章者除所謂偽學霸術原未知守仁不足深辨其謂各立門戶者必離經叛聖如老佛莊列之徒而後可若守仁言致知出於大學言良知本于孟子獻章言主靜沿于宋儒周敦頤程頤皆開述經訓羽翼聖真豈其自創一門戶耶

事理浩繁茫無下手必于其中提示切要以啓關鑰在宋儒已然故其爲教曰仁曰敬亦各有主獨守仁獻章爲首門戶哉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今考攷如獻章出處一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其謂無功聖門者豈必著述而後爲功耶蓋孔子嘗刪述六經矣然又曰予欲無言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門人顏淵最稱好學矣然又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曰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大聖賢于道有以身發明言比之以言發明其功尤大也其謂崇王則廢宋者不知道固互相發明並行而不悖蓋在宋時朱與陸辨盛氣相攻兩家弟子有如讎敵今並祀學宮朱氏之學皆旣不以陸廢今獨以王廢乎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帶以爲容而究其實用往往病于拘曲而無所建樹博學洽聞以爲學而究其實得往往狃于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之沈痾久矣誠肥守仁獻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要于拘曲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專于見聞斯于聖化豈不大有裨乎若若仁之純心篤行衆議所歸亦宜併祀我國家二百餘年理學名臣先後輩出不減宋朝至于從祀乃止薛瑄、人殊爲闕典昔人有云衆言淆亂折諸聖伏惟聖明裁斷主持益此三賢列于薛瑄

之次以昭 熙代文運之隆  
是年禮部尚書王錫爵入文淵閣吏部侍郎王家屏入東閣

乙酉 萬曆十三年

四月御史鄧鍊條陳請停止燒造磁器先是江西撫按揭帖備稱燒造繁難如屏風燭臺恭盤花瓶等項費過錢糧甚多竟無堪進用者茲因鍊言特賜停減奉議

時民間告旱

上焦勞步行祈禱詔免天下災傷地方錢糧一年

六月慈寧宮成

七月聖諭云朕軫念民生留神吏治比者重懲貪墨嚴禁饋遺明白宣布甚悉各官通不遵守昨者兩院御史貪肆已著重處近聞賊史假受詞狀多問罪名賊野之入者

三月名有金 卷三十三

多半充私囊方嚴旨切責今後部院大小臣工及在外撫按司道等官務要潔已奉公不得仍前沿襲舊套再有違犯的重治不宥欽此

八月慈寧宮完美宸衷悅懌命擇中秋吉日奉迎

聖母還御新宮

定鄉試主考官順天諭德張一桂洗馬陳于陸應天諭德于慎行李長春浙江修撰孫繼皋刑科右給事常居敬江西編修余孟麟吏科右給事葉時新福建編修黃洪憲兵部主事蔡文範湖廣檢討張應元禮部員外李同芳河南禮科右給事陳大科吏部主事鄺觀光山東兵科右給事

王三餘禮部主事孫承名山西吏部員外王敦刑部員外魏允榮陝西禮科右給事田曉戶部主事蕭良崇四川兵科右給事唐堯欽刑部主事王德新廣東吏科左給事楊廷相兵部員外江鐸廣西工科給事中張棟刑部主事林兆珂雲南吏科給事中楊文舉戶部主事彭夢祖貴州工部員外周夢賜刑部主事熊敦朴是科以後各省主試用京朝官二員京省同考官用甲科有司數員充之而教職同考十存二三

九月湖廣巡按御史論同考官李榮俊各試官權多取中諸生而李同芳故庇之不行裁阻得旨榮降級同芳

夏間從有錄 卷三十三

三月

足科鄉試各省解元順天張紹題應天周繼昌浙江馮煥江西熊尚文福建李光縉河南賈思驥陝西米勛廣東何鳳廣西唐世堯雲南莫與京貴州蕭里寧後俱中進士共十一人可謂極一時之盛

十月四川撫按官題稱松潘疊茂等處大小巢谷等業番人攻撲城堡殺死職官隨調土漢官軍議行進剿兵部題覆行令巡撫徐元泰總兵官李應祥等相機行事奉報

常是時上勵精勤政于故相張居正所建大有更置盡召其摺乘

諸臣于要地并及先朝言事者而

上雅熟直臣海瑞名廷臣亦以其名薦時相申特行王錫爵遂以南京右僉都御史起瑞五月初抵南京乃置冠服上任而與當道書曰

皇上勵精天下懸望願與公等同輔太平之盛盡天下稱賦差煩苦官吏殘貪此習弊未易爲未知能如願否耳

至日觀者擁道路更相傳曰若知海都堂今已來乎旋以爲南京吏部侍郎公具疏辭遂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爲憂憂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其于守令務極選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于部閣大臣及

臣等

奏

三

歸本于君身疏甫上而南京右都御史之命浹歲三遷皆特簡也南京爲養望地官疏吏隱右都雖長御史稱獨坐然于諸御史無所短長取相引爲尊重他吏治民事無相關者稍積望歲序且遷北矣卽京中人從來未知右都御史爲誰氏况其行事乎瑞以爲御史職刺舉表百官南臺亦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爲約束諸御史甚嚴且峻南御史無幾人到臺卽論一人至逮訊妄職又有一御史爲戲宴者瑞集諸御史堂上謂之曰爾等亦聞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又以都察院無不當問其五城兵

人行

馬若有司于民事尤關切爲釐革其苛細不平之政每下一令不數語洞中情弊而都人塗傳巷誦自大僚至丞郎無不稟奉法其市物必以價無敢劇飲爲大宴樂雨花牛首燕磯諸處官舫游晏頓絕往時城社豪猾皆屏息莫敢出而瑞初不肯求公退肅然杜門靜處而已

傳記

房震爲南直隸提學御史凌士納賄恣睢狼籍吳人號爲倭房公而擬阿房宮賦以志恨震故知瑞嫉貪不少備疑將發摘者逆爲疏劾瑞瑞亦疏辨吏部覆請照舊供職震再疏言瑞大奸極詐欺世盡名誣聖自賢損君辱國極其詆誣疏寢不下於是吏部進士顧允成諸賢彭運古上疏言臣等自十餘歲時聞海瑞名以爲當代偉人萬代瞻仰真有望之如天上人不可及者至稍知學得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其有功于社稷可千萬世此

皇

奏

三

皇上之所知也房震貪汚狼籍私索巨萬談者欲吐視同臭穢聞海瑞之風宜魏死無地矣乃強面目而反噬之且天下爲震甚易爲瑞甚難震享食養之利而反笑瑞爲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惟陛下幸察後震大敗露罷職又以侵官地至削籍

海忠介被論李晉陽大武時爲庶吉士憤然不平其疏論救以非言官不果後諫臣間之偕同年訪晉陽郎中因從容詢之晉陽欣然出原草示擊節稱善遂採其十之六爲疏以上

世宗

南郡民故苦火甲夫差蓋城垣尉卒乾沒其中而豪家爲影射紛不可詰瑞力爲釐正使官民不相擾倣南丈田法以區畫而節疏之無敢侵占無或偏累爲簡可照頒照以便遵守科條甫備病作屢疏乞歸

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于官而會都御史閻人王用汲人

河陽韓敏幾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廖其篋僅十

餘金士大夫獻金爲殮具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喪

出江上白衣冠楫楳棹而送者盈兩岸無隙地而泣動

天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

批鱗直奪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

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求羹

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謁見淚如傾詔贈太子少保

加祭二壇論又曰惟爾高標絕俗直道親身視斯民

田已飢寒恥厥辟不爲羌辭矢孤忠而叩闕抗言增日

月之光出百死以登朝攬輿勵忠清之志迨起家于再

慶乃六歲而三遷歲不具驛車聞青京之望素絲無染

哀然先進之風綵銓務而讓主懲貪領法臺而政先釐弊若金在冶雖百鍊之愈堅俟河之清奈九泉之莫及特頒祭葬爰責始終賜諡忠介遣行人許子儔葬瑞于瓊之濱涯山

黃秉石曰海公撫吳之德惠世以方周文襄公忱然屏

公在吳二十有二年蓋熟吳事如家事而長養之若子

孫矣乃海公僅九閱月其久近如此之懸也無論其清

絕不及也又以公廉威方碩太康佐然太康得君如此

之專也總統北臺握天下權其詞遣御史二十人降九

人黜三人皆奉行特旨莫之訝焉公豈有其勢哉公有

織塵不翳之明有萬夫莫當之勇有萬物並育之仁其

氣質得之天其識力充之學真所謂知不惑仁不憂勇

不懼而獨立乎宇宙者也設也以公都大柄歷年所如

文襄太康時其所成就吾不知其當何如矣

又曰余時初束髮歲歲讀書南京故能得其詳乃諸生

羣謁公余尾其後見公頽然而長方隅豐下耳雙垂容

滿可掬而青紗織金服前後儔如乃知危冠敝袍世人

傳之過也時忽傳京師解一木妖神來就公訊曰神在

御園爲祟

上歷舉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瑞處則無聲小

說家傳宋包孝肅事多依托鬼神想此亦傳聞之類

後古

嘉定州王憲明妻張氏少寡守志是年掃夫墓并獲嘉陵江失其尸丙戌五月五日湧出江上去溺之日已八月矣肌髮如生見者驚歎立祠祀之

紀略

聖朝實錄

卷三十二

成

丙戌 嘉慶十四年

正月六科查奏考成本建覽奉

聖旨着從重處分關臣申時行等疏曰竊惟考成之法所以稽查勸合催督未完自

皇上登極允輔臣居正之請行之十餘年矣初年類奏常一二百件摘參常四五十件俱不過詳治節年奉過明旨歷歷可查近年以來伏覩

皇上治尚勤精政先綜覈在外撫按官原屬奉法不敢怠荒今次六科本相類參不過四十件摘參止五件則是完報者多未完者少比于先年不啻倍蓰矣其間所以不能盡完之故則請為

皇上申陳之如催徵錢糧一節若使地方安靜年時收成及事簡民淳賦輕差少州縣錢糧易完官府易催如此而有拖欠不完者此有司之罪無按之寬縱也至于水旱災傷去處及差繁稅重疲敝才頑地方該部以起運錢糧不宜藏端有司以庫藏空虛無從措處多加捶楚則無辜就斃有如近日方復乾以酷被論者過于嚴急則民多逃竄有如近日劉審問以逼民被論者撫按既欲為國則務安民欲安民則當斟酌緩急以寬有司之罪故錢糧非不徵當以漸而徵非不有完勢不能速完也今以錢糧不完重



寶訓卷三十五

三十五

處撫按則無計策惟教諭有司有司則無計策惟  
 蔽朴百姓百姓不安盜賊竊起此臣等所大懼也又如捕  
 獲賊犯一節每強盜一起多或二十餘人少或十數人及  
 事發捕獲豈無逃脫者亡命之徒四散奔逸踪跡隱無  
 人識認即使朝廷之力不能得之于四方而况撫按專  
 駐一左豈能撓之于別省若以此重責撫按亦不過嚴督  
 司道比較州縣甚者即加劾司道州縣官亦別無計策  
 惟憑應捕人役將平民拷逼承認抵數報完無辜彼冤致  
 傷和氣此臣等所大慮也又如提問官員一節若官在地  
 方人證一拘而集可以依期完報其間有陞任遠處黜回  
 原籍者行文提取非數月不至或人證不齊招承不服及  
 例應駁問者文移往返又非旬月不完若畏避參罰急便  
 了事又恐有鍛鍊文致潦草疎略之弊此亦非治體之所  
 宜也以上三事所以不能盡完之故如此且撫按官既蒙  
 皇上委任付以地方之責使當其罪彼亦輪服無辭若  
 推抑太過則何面目立于司道有司之上凡事只務速完  
 苟免容將將來政事難無法紀壞壞非細故也臣等之愚  
 以為  
 皇上所以警飭臣工肅清吏治不過欲事治民安而已事  
 苟治不必苛責民苟安不必遽求若臣等始息苟且壞

朝廷之法萬萬不敢也竊謂今次醫治仍照節年 明旨  
 為當伏乞 聖明裁察不勝幸甚  
 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 冊立 東宮疏曰竊惟國本係  
 于元良主器莫若長子故漢臣有云早建太子所以尊宗  
 廟重社稷也仰惟

皇上受天眷命繼 祖洪圖德澤浹于寰區嘉祥鍾于胤  
 嗣自萬曆十年 元子誕生 詔告天下五年于茲矣即  
 今 麟趾參斯方與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茲查得 祖  
 宗朝故事 宣宗以宣德三年立 英宗為皇太子時年  
 二歲 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 孝宗為皇太子時年六

寶訓卷三十五

三十五

歲 孝宗以弘治五年立 武宗為皇太子尚未周歲也  
 蓋 冢嗣升儲所以明震器之重冲年貽哲所以端蒙養  
 之功 成憲具有昭然可考今 元子聰明克類岐嶷夙  
 成中外臣民屬心已久及茲 睿齡漸長陽德方亨 冊  
 立禮儀允宜修舉伏祈

皇上祇率 祖宗之舊章深惟 國家之大計以今春月  
 吉旦 勅下禮部早建 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以固千  
 萬世之基至于出閣 講學及 朝賀等儀稍俟一二年  
 後 膚體克定次第上請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天下幸  
 甚

輔臣申時行再乞 宸斷冊立 東宮疏曰先該臣等以元子睿齡漸長宜早正 儲位冊立 縣疏請伏奉

聖旨卿等以冊立元子請朕見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欽此稿惟 冊建儲宮 國家大典

皇上特以元良之重故謙讓而未退又或以禮節之煩欲從容而少待 聖謨周慎 聖見高明非臣等愚昧所及

但臣等夙養微忠等差未慮尚有欲吐而不能自己者自古享國長久莫若成周善輔養太子亦莫若成周蓋自孩提有識而已簡師傅之官抗世子之法矣何者以少成若

性貽將自初不可不早建而預教也 本朝 列聖建儲

則冊立 冊建儲宮 聖意安惜 容體今但舉

勤勞未習臣等豈不知仰承 聖意安惜 容體今但舉

行 冊立之禮在 宮中不過一受冊在文華不過一受

朝儀不甚煩勞不甚久而名號既正則千萬世之統攸歸

典禮一行則億兆人之心斯慰此臣等所以不避煩責而

再有懇祈者也伏望

皇上念主恩承祧之重為久安長治之圖先議 冊立

正 儲位且 講學等儀冊立 明旨少依二三年舉

則 詒燕之謀深愛之道兩得之矣升儲

聖諭閣臣云朕覽科道救奏應麟沈瑄二本前者朕之降

處非為冊封以責言官朕惡彼疑其君立切廢長故先揣

摩上意朕思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私已意以壞公

論彼意置朕于不善之地故以是處卿等出票來看升儲

會試以文淵閣大學士王錫爵吏部右侍郎周子義克士

試官取袁宗道等三百五十人宗道弟宏道中道俱進士

有才名履道致道俱與子舉人亦雋才也

三月延試賜進士唐文獻楊道賓舒弘志等及第出身有

差先是內閣申時行等擬袁宗道第二楊道賓第三而宗

道卷屬大學士許國讀音是

上不覺置二甲第一而拔進呈最末卷弘志為第三弘志

巡撫應龍子年少果奇麗而語多識利時政且侵言官之

橫者大臣恤而不敢顯置之前

上忽拔之中外驚異稱 上神明且得人也

選庶吉士李啟美等廿二人先是言官請每科考選庶吉

士其選數與留數俱不必多得 直如請故止二十二入

除陽失調臣等寔切憂惶民知所懼伏蒙

皇上特頒宸諭深詔有司次去妨害民生之政以圖消弭

天災之定此堯舜憂民萬湯罪已之心也臣等淺見寡聞

不能奉宣德意仰贊下風乃茲欽承聖諭責臣等以

進言禁暴之衷敢不殫竭竊聞漢臣有云人情莫不欲壽

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

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

而不止益言三代之所以保固邦本享國久長者惟在順

人情之所欲而去其害也臣等反復思惟方今安民之要

亦不出此聖諭所謂務害民生者不少今請得而略數

一曰催科急迫之害夫賦稅有定額輸納有成規催科

安可已也數年以來亦少急矣或見徵催微併督于一處

或本已折色並徵于一時有司畏懼查悉惟圖避免生息

休養之無術而鞭笞捶楚之日聞民安得不困乎竊以為

宜令司計之臣稍寬文法查察以見年為率帶徵次之以

起運為率存留又次之分別重輕酌量緩急庶幾催科中

有餘而民受一分之賜也二曰徵派加增之害夫國費

有經民力有服督之臣担力任斤斤者不能任一石也比

年以寸漸有加派有因事而增者若戶部草料之類是已

有用不足而增者若工部柴炭之類是已方今討賊民窮

惟正之供尚不能繼額外之派又何以堪竊以為宜令各

該衙門漸次節縮因事而增者事已即裁之不足而增者

稍足即罷之嗣後更不加派如此而民力可少蘇也三曰

刑獄繁多之害夫兩造聽訟期于分辯曲直理任伸冤已

耳近來問刑及查盤官員或濫受詞訟或多入罪名有一

詞而被數家者有一事而累數十人者甚者立斃板下逮

死獄中無辜之民良可矜憫宜令法司行各該撫按及見

差恤刑官員必使冤獄得伸覆盆獲雪有司受詞問罪各

務公平無以臧罰情殺為詞因而鍛鍊科罰如此而民命

可全也四曰用度侈靡之害夫一人耕織十人聚而衣食

之欲無飢寒不可得也況今十人作之一人用之作者愈

勞用者愈賤欲無匱乏其將能乎今貴臣大家爭為侈靡

衆庶倣效沿習成風服食器用踰節凌逼此耗財之尤者

也宜令禮官申明舊制務稅獎習大小臣工悉尚簡約尤

望

皇上以身率先克儉如夏禹敷朴如漢文躬浣濯納敝垢

如我二祖諸凡用度悉從省約如東南織造袍服再

加量減江西未完磁器悉與停罷使天下曉然

皇上德意必有不令而行不嚴而化者矣其他妨害民生

之事不可枚舉然皆言官所當敷奏該部所當題覆

音申令不啻三五而民生卒未能安治效卒未能昭者何哉蓋其說有二曰議論不一曰詔令不行斯二者非獨民生之害害且在國家矣夫臺省之臣職司言路豈得不指陳時政條奏便宜然或有意見稍殊而行多窒礙及言詞甚善而業已施行者部院即當斟酌可否分別從違可行則行當止即止今乃重拂其意輒爲之詞明知其見行也而諱音申飭明知其難行也而下憲接再議徒使文書有午郵傳紛紜政令無常觀聽滋惑有司勾駁簿書醉應上官之不暇而暇求民疾苦修其職華乎此議論不一之患也入主之令堅如金石迅若風雷書曰令出惟行弗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十五

三

惟反益言重也今明旨非不森嚴而人情猶復玩愒常禁體道矣而備遺之故套尚存當懲實墨矣而含墨之餘風未殄即筆殺之下令且不行而欲使海外外不應而後志也不亦難乎此詔令不行之患也竊以爲欲議論之一則題覆不可以不慎欲詔令之行則查參不可以不嚴伏望

皇上勅諭部科自今條陳章奏音下部院或事在見行及難行者不妨停廢毋得遷就題覆諸凡奉旨嚴禁或令部科查參或令該科記者如有故違即行參奏毋得徇情容隱則議論可免干煩多詔令不至干窒過法度

日舉政事日修由是而民生可安天下可治矣臣等又惟天下之事有害在一時而利在萬世者有始若不便于民而終則大爲民利者凡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惟在較其利害之輕重而致行之則今墾田之說是也蓋天地生斯止有此數不思所以生之則思所以節之今國家歲費無涯既不能節而戶口逃亡日衆田地荒蕪日多民無餘財地有遺利故莫若興地之利以助民之財此則建議者之初意也譬如富民之家苟有尺寸之地亦必使種蔬樹果以資日用之需況千畿輔之區荒閒彌望而顧弃之不耕廢之不用徒使勢力之家占爲已有而不佐公家之急利不在國又不在民豈不深可惜哉近水之處欲建堤岸欲疏河渠則必少用民力耳夫水利田土皆州縣有司之事按大明律荒蕪田地有罪失時不修隱防有罪今以荒蕪無修謂之便民以墾田與利謂之害民不亦左乎然而爲此說者其故有二非方之民游惰好開墾于力作水田則有耕耨之勞墾之若不便一也費勞有力之家侵占甚多不待耕作而坐收其荒蕪薪藁之利若開墾成田必歸民間必隸有司使生失已成之業不便二也然以國家大計較之則不便者小而便者大矣皆成化中議開通惠河京師詭言至以爲黑青之應遂命停止嘉靖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十五

三

開通惠河京師詭言至以爲黑青之應遂命停止嘉靖

初。始復開濬成之。至今爲利。臣等以爲墾田之舉。但宜斟酌地勢。體察人情。其沙鹺不宜之處。不必盡開。其見種禾麥之田。不必改作。應用夫役。官爲雇募。如海沱等河。既難疏治。暫行停罷。要在不拂民情。不失地利。乃爲謀國之長策。若以此爲害民之事。則臣等不敢以爲然也。伏惟聖

明裁察。論畢

七月時水旱異常。災傷疊見。在北直則有真順廣大等府。在河南則有衛輝彰德懷慶河南等府。在山西則有太原平陽等府。在山東則有東昌青州等府。在陝西則有延安臨澧豐陽平涼華昌西安等府。俱以異常災報。者在江

南則有吉安贛州等處。在福建則有汀州等處。在江

南則

有應天寧國蘇松等處。江北則有淮安等處。俱以異常水災報。首此皆國家與區邊腹重地。財賦所自出。供役所必資。而橫罹災傷。不幸有流離死亡之患。其勢誠急。其情可哀。閣臣請急安撫流移。禁戢攘奪。邸報

十月閏臣王家屏守制回籍。邸報

祀駱賓王于金華之鄉賢祠。茲蘇紫溪疏以督學批行。而胡元瑞請之也。元瑞嘗謂史第知狄梁公宋公平。而不知賓王故力以請。

建昌民樵于山逢一巨蛇頭一角六足如鷄距。見人

不驚。亦不驚民。因羣呼往視。亦不敢傷。徐徐入深林去。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曰肥蠅。見則千里之內大旱。戊子己丑之災。其兆已先見之矣。

丁亥萬曆十五年

閣臣申時行等奏曰臣等見山東巡撫李戴奏稱東昌府有賊一夥及東阿陽谷等各州縣約有二三千人招集亡命往來密謀期以舊歲迎春日據城舉事幸有縣賊一人出首當即擒拿首惡六七名其餘尚在緝捕解散因勘數未的先行楊報看東昌與臨清相連乃南北咽喉糧運必經之地若果有變即道路阻絕糧運不行關係非小幸賴

皇上威靈撫按近府俱各盡心任事隨從隨捕未至猖獗此誠國家之福地方之幸也但今年歲荒歉人民流離

其口從信象

卷三十三

飢餓切身起爲盜賊乃理勢之必然在不獨東昌一處爲然前勅旨申嚴保甲緝捕盜賊并不嚴切然捕盜者治

之標也治本之道在使民得食頃者

皇上大發帑銀遣使分賑恩至鉅矣然賑銀有限而飢民無窮即如山西飢民在冊者六十餘萬人以六萬賑銀分散人得一錢止三四日之食耳過此則空手枵腹如故朝廷焉得人人而濟之惟是隣近協助市糴通行米穀灌輸不至乏絕乃可足旦夕之命近聞河南等處往往閉糴彼固各保其境各愛其民然天下一家自朝廷視之莫非赤子災民既缺食于本土又絕望于他方是激之爲變

也臣等以爲宜禁止過報之今講求平糴之法各該地方

聽商民從宜糴買河南則糴于江淮山陝則糴于河南各

撫按官互相開白接應轉運不許閉過其糴本或于各布

政司或于南京戶部權宜措處河南直隸四府則以臨德

二倉之米平價發糴則各處皆有接濟百姓皆有仰給或

不至嗷嗷待斃洵海思亂也若夫挽回和氣聯絡人心又

有根本切要事宜容臣等深恩極慮另行陳請

閣臣申時行等恭請宸斷並舉建儲封王吉典疏

曰昨年言事諸臣屢請建儲道路流傳妄有窺測臣等

心竊非之以爲

皇上親履宸翰諭示臣等明旨昭然布告四方聖志

何嘗不定而乃設不然之處爲此紛紛以故逡巡待命

踰年於茲矣及自新歲以來則臣等亦有不忍已干言者

蓋聞自古帝王或遇天象有警民生可虞則必深思遠圖

多舉吉祥善事以慰悅羣情導迎和氣臣等仰稽星象俯

察輿情竊謂今日吉祥善事無如建儲閣封王爵以

正綱常明典禮敷恩澤庶幾人心咸悅天意自孚而言者

尚未之及也臣等諸事陳其說夫國家有大綱常若父子

兄弟倫序一定而不可易者是已有大典禮若建儲封王

華章具在而不可廢者是已管我太祖高皇帝三年四

月之詔有曰朕聞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諸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大哉聖謨其爲網常典禮計至精至備真萬世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而不違者伏惟皇長子聰明岐嶷膚質非凡前此誕生之年即已詔告寰區奏聞郊廟今屆六齡矣天序旣已默定人心又皆翕從此聖祖所謂宜正儲位者也又惟皇第三子祚徵貝索序屬宗盟雖未及勝衣趨拜之年亦已有礪山帶河之重此聖祖所謂宜封王爵者也查得本朝故事成祖以永樂二年立仁宗爲皇太子即封趙王英宗以天順元年立憲宗爲皇太子即封德崇等王世

宗嘉靖十八年東宮二王俱在幼年亦同日受冊黃在寔錄歷歷可考臣等繹思列聖傳家世守之法仰體皇上愛子均一之情竊謂皇長子宜正位東宮皇第三子宜即分封大國一時並舉尤爲盛舉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又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恭言成周之盛也今七聖有歸磐石有輔長幼之倫既正本支之傳益隆在祖宗列聖在天之靈豈不燕喜

皇上春秋鼎盛而膝前皇嗣一已升儲一已受冊子貴則父益尊後昌則福益大在皇上聖衷豈不悅懌且使內而六宮外而百官遠而四海

九州六軍萬姓無不歡欣踴躍其以慰衆人心降旋天意豈曰小補而已臣等職在輔導國家休戚同之故綱常一日未明典章一日未備臣等之心亦一日不能自安者故敢不避煩瑣輒敘其愚伏望

皇上俯察通言蚤定大計將冊立冊封吉典及時舉行不勝幸甚

二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命擬勅加恩總裁纂修等官八月

上視朝畢召輔臣于皇極門暖閣面諭曰朕見各處災傷重大心甚憂憫凡有關於吏弊有切于民生的

等深思詳議未行今天下有司多貪殘害民朝廷雖有端

張但虛應故事只充自己囊橐又民間有冤抑事情撫按官不爲伸理以致上千天和如今要懲貪墨理免獄以安民生卿等到閣議擬該行的來看欽此

十月輔臣申時行等疏曰國家運道全賴黃河河從東

注下徐邳會淮入海則運道通河從北決徐淮之流淺阻

則運道塞此咽喉令脈所關最爲緊要者也先年河曾北決張秋金龍口等處皆命大臣往治夫役錢糧動以數十萬計然後成功嘉靖以來河之衝決多在徐邳以前臣

朱衡開南陽新河藩李馴塞崔鎮築高堰以後河道安流

糧運無阻。故近年以來。惟見下流之通。而不虞上流之害。河南一帶地方。隄防踈弛。堤岸卑薄者。間亦有之。今年河流散漫。自開封封丘偃師等處。及直隸東明長垣地方。多有衝決。失今不治。明年河水再至。勢將北徙。正流不下。徐淮則運道甚可憂慮。此不可不亟爲之圖也。查得先年設有河道都御史。凡河南山東南北直隸河漕經行之處。皆屬統轄。近來裁革此官。分屬各巡撫管理。責任既分。事權不得歸一。今黃河衝決。多在河南地方。而餘流所及。又在直隸。若衛安于曹。欲又在山東。各該巡撫。雖已委官相視。畫地修築。然或彼此不相照應。痛癢不相關涉。萬一推諉。必致誤事。臣等愚見。謂河道未至大壞。不必復設都御史。但差風力老成給事中一員。前去河南等處。踏看決衝處所。稽察各該管河官員。就便催督興工。各處錢糧會同巡撫官。隨宜調撥。期以初春起功。夏間畢事。卽伏秋水發。河流不至北徙。徐淮以下。自然安流。而運道可保無患矣。十一月。遼東三面皆虜。四時皆防。于九邊之中。最爲勞苦。爲遼東撫臣者。最難其人。顧養謙以邊才。推用撫遼二年。整飭邊務。皆有調理。能與總兵李成梁同心協力。共保衛邊。故虜騎入犯。闖入城堡。晏然無恙。才績著人。平日海西屬夷。乃開原藩蔽。仰送二奴。乃海西仇敵。二奴侵凌海西。

其勢日強。養謙成梁恐他日爲開原之患。故力主勤具題請旨。已令相機行事矣。而兵備王誠以屬官。異同其間。議論先後不一。故養謙參論宜降調以示警戒。而天威嚴重下。旨拏問科臣彭國光。爲王誠不平。卒以失事推諉。參論養謙。

上欲置于理。問臣持不可。因言二奴未嘗入犯。開原未曾被兵。原無失事。其請勦二奴在先。參論王誠在後。原無推諉。科臣所言。與彼中情事。全不相合。若遽將養謙議處。則邊臣聞之。皆將避怨畏禍。不敢主張一事。參論一人。當當自保。而邊事益壞矣。已而王誠下獄。撫司助問招稱。先年

開原地方食功生事多殺無辜

上怒。命逮兵備任天祥與宿振武。實對問臣復疏曰。竊惟朝廷行法。功罪不可以不明。邊方徭夷動無不可以不慎。先年開原地方屬夷王果爲患。賴有海西王台擒獲王果獻俘。闕下邊境始安。及王台既死。王果之子連結仰送二奴爲父報仇。于是李成梁提兵出塞。擒殺王果之子。後仰送二奴見王台二子微服欲行虐害。于是李成梁又擒殺仰送二奴。其事情始末。兵部具有功次。卷案臣等之所知也。然則海西諸夷。顧即當撫叛。即當勦其理甚明。據王誠招內。亦云屬撫不聽欲殺。其有罪達于則誠亦已。



知二奴之不當撫矣。而又不欲言勦其言。似持兩端。此所以致巡撫之參也。若王緘自明其無他。原未失事。以新皇上克恩則可耳。若欲自脫其主德之失。而反追咎主勦之非。以驅除兇孽為食功。以斬賊夷衆為妄殺。則朝廷賞罰邊境安危所係。臣等竊以為不可也。且王緘自以兵備官員。不與調遣。則任天祚亦兵備耳。即使拿到而質。以為有一以爲無。豈肯輸服。必須行彼處巡按御史將前項功次查勘明白。然後真偽始明。功罪始定。願臣等猶有說焉。今九邊事情。獨遼東為難。九邊將官忠勇。獨李成梁為最。數年以來。無歲不戰。無日不防。可謂竭盡心力矣。至于用兵之際。遇有夷虜。豈能一一審問。而後誅殺。至云耕田百姓。則遼外之田。原非我有。屬夷所在。原無民居。萬無殺及良民之理。今以其血戰之功。為妄以其報國之忠。為欺。則邊將懷心解體。任夷虜之縱橫。而不敢言勦邊臣。亦鉗口結舌。任邊事之廢壞。而不敢參論。其為害豈淺淺哉。今任天祚已考察降官。宿振武已革任。二人亦何足惜。但勦夷出塞。原係李成梁之事。而以一人之偏離。多生枝節。盡沒李成梁之功。此則臣等之所深惜也。邊務至重。將材至難。伏望皇上特賜體察。止責王緘。不究往事。尤為妥當。伏候聖

明裁奪。

十二月。閣臣申時行等請

上勤御講筵。以勵聖學。是年。

上止開講。一次未嘗再。御日講。于是述

太祖世宗皇帝勤學講故事。懇祈

上仰法。二祖。則德茂業崇矣。

秀水愚賢鄉有異鳥。集于樹。入頭鳥身。頸下有白鬚。竟

日而去。世間變怪多矣。此亦甚奇。其年水災。次年戊子

米貴。死者滿路。水皆肥腥。不可食。杭州保俶塔山後積

堰幾至山半。流液成川。

李見羅材撫鄖陽。改參將公署為書院。十月初二日起

工。是日參將方印已解任去。米萬春繼之。會于離城六

十里之遠。河鋪方有忿言。米激軍士。梅林王所熊伯萬

何繼持傳牌令旗。與杜鶴等鼓噪而入。毀學牌。搶掠圍

逼軍門。凡諸不便事宜。文卷逼取。軍門外燒燬。又勒餉

銀四千二百兩。克賞。次日米入城。鼓吹銃炮。過軍門。履

任。釋戎服。晉見。仍勒上疏。歸罪道府生員。疏必經米驗

過。追改者。再仍收城。外領鑰。李隱忍從之。後閱操行賞

米。即諷軍士。告加月糧。舊折三分。增至四分。適副使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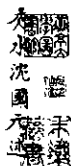
惟寧入城見米。即云。各官兵將擁汝為主。帥米大怒。擁

泉喧亂守備王鳴鶴仗劍大唱曰殺副使是反誰敢誰  
敢丁僅得免李避走襄樊裴談泉應章代之好言慰米  
仍仗殺梅林王所等事得定

裴談

是年那林字羅引西虜恍惚太等萬餘騎急攻把大寨我  
兵往援圍解而是時王台孽子康古陸何奔逃加奴者乘  
虎兒字致即來歸已併妻其父妾溫姐分海西業與猛骨  
字羅友商聘立至是以警虎兒罕故其心及商爲北關內  
應因約及商叛夾阿台卜花反攻及商場資苗而猛骨字  
羅以甘溫姐故亦助康古陸奸收及商妻協謀誘殺開原  
兵衛使王絨乃檄參將李宗召會游擊黃應魁勒兵執溫  
姐康古陸已念戮溫姐則伍酋携釋之止因康古陸脅  
命而猛骨字羅竟爲北關誘脅從那酋夾攻及商因自焚  
其巢得十八寨并劫溫姐去巡撫都御史顧養謙御史許  
宇恩奏華猛骨字羅勳爵劾絨玩寇釀亂  
上遣緹騎逮問奪職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六



戊子 萬曆十六年

二月

上御經筵畢 覽貞觀政要曰唐太宗多取懿德唐臣魏

徵大節有虧 今以後講禮記傳止貞觀政要閣臣申時

行等因請進講通鑑纂要大學衍義二書以資 君德以

裨治道 奏 允

三月閣臣恭進 太祖高皇帝御批初論及詩文凡七十

六通留 覽 命查取 累朝寶訓實錄摘求進閣臣復

疏曰臣等查得 累朝纂修事例凡纂修 寶訓實錄已

完正本于 皇極殿恭進次日送 皇史宬典藏刻本留

貯內閣其原稿則閣臣會同司禮監及纂修各官于西城

隙地內焚燬蓋崇重秘書恐防洩漏故也今奉 旨查取

原稿臣等無憑查進查得嘉靖年間曾將 累朝寶訓定

錄重錄一遍見今藏奉 皇史宬其原稿本則隆慶年

間曾閣先任閣臣云 皇考嘗一取視收藏道心閣後又

送入 皇史宬如

皇上留神繼述時欲覽觀之 命該管人員查取恭進至

青闕中刻本節年以來屢因閣館纂修各官考究備閱時

有涉損一時未能整頓

皇上如欲朝 披閱除 武宗以前見有 皇史宬原光

舊本可以取進外其 世宗 穆宗兩朝訓錄各臣等查

取勝錄各官督令勝寫便覽書冊陸續進呈以備 御覽

候 聖裁

初五日

上復諭前日說 累朝寶訓實錄 皇史宬打點不曾有

恐 世宗請云西城萬壽宮被火今自 太祖起及 累

朝訓錄都勝寫裝潢進覽有幾部就進幾部來閣臣再疏

曰臣等查得嘉靖十三年重書 寶訓實錄 降勅開館

及用較對勝錄等官生數多蓋 皇祖世宗欲以 祖宗

謀烈闕之全體玉函以傳萬世之信所重在于尊藏今

皇上特命勝寫是欲以 累朝典政遺之法宮秘殿以備

乙夜之觀所重在于便覽臣等竊謂訓錄舊本式樣寬闊

今宜稍欹改從書冊舊本簡快繁多今宜併省不拘卷數

其餘事宜容查照節年事例施行 奏

國子監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改正 景皇帝建錄

時黃梅賊首梅堂唐三漢別汝國一曰劉少溪余孟新四

人劉首凡七十餘人入禁求季家搶掠事聞撫按新州

守徐希明處左右皆盜黨致居民能幹曰潘案希托以擒

盜案設計與吏日蕭芬于宿松縣石車橫擒堂父子并獲  
別汝圖之妻具知各盜蹤跡次年正月燒停前驛往來安  
溪山二即河等處又往王樹觀朱元三家殺人開倉放赦  
復到宿松廖佳賢家近二百人焚撫約南孫江合兵剿之  
都司周弘讓進兵至竹麻尖戰敗州判陳策死之于是集  
兵分路並進賊焚營而逃復陳策尸身中三鎗騎前鋒面  
色如生太湖縣鄉兵張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劉汝圖餘黨  
悉平

四月直隸江浙大飢南通州數百人邀搶朱麥人船餘千  
縣數百人搶民間糧食昌國衛軍人因放糧捕獲即將衛

卷三十六

官圍捕金官細射慈縣生童二三百人捕入士夫之家  
迫脅借貸事聞 命撫按嚴法懲擊首惡以靖地方尤當  
絕平糴之令禁遏糴之風以惠民困雜記

嚴嚴雷南冒功官員廂袍緇緞已久近擒岳軍邊境始安  
此項功次原係聖英軍送拒敵之功乃劉天修冒其功李  
材又妄報其績陳履之附會飾虛宋儒陳克廣扶同結勘  
科部參看已畢照治有差奏革

閏六月災並已解欽氣涼與閣臣請

上時御講是輯熙

聖學雜記

貴州巡撫參論土官安國享起運無大木國享反奉撫院

委商榷本先達

上怒巡撫于是聞臣申時行等奏曰先該播州宣慰使楊  
應龍進獻大木給有敕賞安國享聞之乃亦具本臣等見  
其本內列銜是宣慰使心竊疑之國享在 先朝因抗殺  
官軍革去職事止稱土舍後因悔罪立功始復冠帶耳不  
知何年復官遽稱宣慰使意欲擬票詰問因彼時獻木輸  
誠已蒙

皇上傳諭給賞遂不深求今真辨本列銜仍是冠帶土舍  
與原本不同則前之獻木為念卒控寓先具奏而後尋木  
昭然可知也及貴州三運木起解時驗無本商大木故巡

卷三十七

撫參論彼時伊果有本自可隨幫而進何至年年之後方  
稱起解今尚在途則是前本無木而今始有本又昭然可  
知也商人深入土司地方探伐大木前後左右莫非國享  
之人豈商人遠能捨本先運萬無是理今巡撫參論土官  
土官即反參巡撫巡撫參土司商人魏良海土官即參撫  
院委商何貴恃強凌抗逞辭裝証是非徒辱商人乃辱巡  
撫也非輕巡撫乃輕 朝廷也以一土司而敢玩弄 天  
朝藐視綱紀即不窮究已為大恩況可行其言以驕其志  
乎且國享兇狡之跡備在隆慶定錄臣等所熟知其獻木  
之情前後具有左驗臣等所見若又因其言并修巡撫

是重失 朝廷之體漸生違入之心萬不可也雖是何責  
是否不商曹否與姚良海爭給事在彼中難以懸斷今奉  
明旨擬令彼處查問伏乞 聖裁 奏

京省主考官順天庶子黃洪憲盛納

應天庶子劉元震沈馬劉楚光浙江修撰蕭良有兵科右  
給事胡汝字江西侍講禮部左給事陳繼福建修  
撰楊起元吏部主事劉學曾湖廣侍讀馮琦禮科右給事  
白希綏河南吏科給事中張泰榮評事張國璽山東刑科  
左給事中即庶到部員外趙祖壽山西吏科給事中楊其  
休禮部主事陳應芳陝西吏部主事朱來遠禮部主事向

卷三十六

五

東四川禮科給事中王士性戶部主事劉英廣東禮科給  
事中陸懋龍兵部主事朱維高廣西吏科給事中舒弘緒  
刑部主事朱熙雲南戶科給事中李廷諫工部主事陳所  
學貴州工科給事中洪有復兵部主事梁雲龍

禮部郎中高桂論順天中式舉子鄭國望稿止五篇李鴻  
文理難通潘之愷茅一柱任家相李昂張毓璠皆有煩言  
而王衡係輔臣王錫爵子疑信相半乞覆試 詔禮部會  
同都察院覆科道官當堂覆試看得七卷文理平通一卷  
文理不通奉 旨既會同看閱文理俱通都准會試

應天解元周應秋金壇人後中乙未進士胞弟廷侍奉時

維持俱中進士泰時子復中順天解元門第文名之盛甲  
于江南是科各省解元後中進士者十一人王衡周應秋  
江西劉文卿福建潘淶湖廣天化陝西武之望皆有才名  
禮部覆山東巡按吳龍微題生儒馮鎮等阻撓搜檢枚斤  
為民明廣潮等分別降級中式舉人賈三鳳發國子監肄  
業三年令其改省臨期再考方准會試 詔從之

九月閩臣申時行等奏曰本月十七日臣等隨侍 聖駕

幸石景山臨觀渾河伏蒙

皇上召臣等前至橋次示以水勢洶湧因言黃河每有衝  
決經理須在得人臣等恭承 面諭不勝欣躍仰見

卷三十六

六

皇上一豫一遊莫不以國事為心民患為慮即免露其咨  
之憂俾父之命不是過也但臣等倉卒應對未及周詳茲  
敢以河道利害為

皇上悉陳之按渾河來自西北即古桑乾河出盧溝橋至  
天津直沽入海當其汎漲之時亦有衝決之患然不關運  
道不近城郭猶未足為深患也至若黃河發源崑崙流入  
中國至積石龍門已數千餘里經陝西河南則涇渭伊洛  
諸水皆入其中又經徐州等處與淮水相合而後入海當  
其盛漲則數丈之渠一旦而成平地及其潰決則數里之  
限一瞬而成洪流其滿溢洶湧比之渾河不啻數倍 先

朝時決諸塞皆命重臣經理農獲成功然未有數十年無事者也今之治河者為鳳泗祖覆則防其西汲為漕糧運道則防其北徙為淮揚數郡生靈則防其南決其功力甚鉅其責任甚艱亦未有不有其人而能成治河之功者也

皇上得人之論其于治河要務可謂一言以蔽之矣然臣等雖親奉德音而在廷及河道諸臣或未能仰知德音臣等欲乞

皇上特降明旨宣示該部令其轉行河道諸臣則大小臣工皆曉然知聖主憂勤之意而有事于河渠者亦皆

惕然有夙夜奉公之心矣

御史馬象乾因論張蘇事情指及閣臣

上怒送鎮撫司打問次輔王錫爵致疏曰昨見御史馬象乾論臣等阿從失職臣等當即出閣自陳待罪此非矯飾

真服其義正詞嚴乃臣等之益友

皇上倚賜採行歸責臣等使人知前後詔旨俱出臣等

秉擬之手原非聖意則人情自定聖德有光矣今日

元輔時行忽傳御批勉留臣等將象乾拿送鎮撫司打

問臣不勝感懼不勝愧若已該同官連名具揭陳報外臣竊伏自念臣之進用原無在閣二臣不同雖拔擢自天薦

舉由求而推本虛名所自則定以先年張居正為膏情事起徂擊言官臣于其時既能出頭請讓居正固諫言者以此居正敗而臣得進用夫

皇上本以憐居正用臣而及今又即以處居正之事處臣臣之不才綴不能道揚主德維持國論何忍見朝

堂之上再有此異常舉動使天下萬世謂臣外援奸權之名以進身內挾當權之勢以沮眾臣今日即死上何以見

九廟在天之靈下何以見劉健等于地下明何以謝舉朝士大夫之公論為何以辭張居正之鬼責哉夫微臣一身輕于一羽使萬萬豪詒而有益乎

皇上臣之所不敢避也今身既以不肖有違累言官之名而又并累

皇上上有為臣等哂談之名臣不惟不可一日立朝而且一日不可為人矣連日以來因哭泣女戚疾正思乞骸偶

見人情洶洶題勉出閣思為皇上紓憂解紛而事機不意至此是國臣命卒之時也伏乞

皇上哀臣聽臣使臣得計全平生以去臣有餘榮皇上亦有餘恩若不然則眾怒如火流土滿途

皇上之留臣等寬越之仗就必窮之地永無再出之日耳

臣不勝危苦痛切之至

文憲

十二月給事張沂論劾張鯨事情

上怒發鎮撫司勘問已又廷杖六十革職為民

印報

閣臣王家屏服闋有

旨召用印報

豫章大侵新建縣一民鄉居甚安止存一木桶出貨

之得銀三分計無所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

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地方數會里長至門索丁

銀無以應之里長遂來而執彼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廚

見飯責其數人人極子曰此非居所食愈益怪之始流

涕而告以寔里長大駭亟起條其飯而埋之曰若無遽

卷三十六

九

至此吾家尚有玉斗穀若隨我去負歸可送數日或別

有生理奈何遽自預為其人感其意而隨之果得穀以

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其人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債

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遂持銀至里長

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

人固不肯持之去久之乃各分二十五金兩家遂稍饒

裕然二人以一善念而感天賜金聞者亦足以勸矣

錄案

宣武門外多四夷聚居世以宰牛為業是年巡城御史

楊四知糖菜之眾皆毀糖諸大匠狀弛其禁乃定蓋

禁殺是美事而京師不可行想各邊亦當然

甘肅撫臣奏稱九月內召成溝地方天鼓鳴空中有成

犬形者屢次有聲出之怪異多未聞有若此者人或以

為兵兆未知是否

卷三十七

是年大將軍李成梁決策進剿從威遠堡出塞中軍全無

殺降卜寨弄兵師入那林字羅壁大將軍因縱兵直搗城

下矢石雨激多殺傷發大砲擊中堅城盡裂中輟洞胸二

酋始奪氣倒戈乞哀計斬級五百有奇釋二酋不誅班師

還開原兵備使成遜用定議請并釋康古陸存多商謂欲

職諸酋立商則康古溫姐首當誅破和諸酋存商則康古

溫姐首當釋叛而縛之窮而釋之為均

與北關建州共藩東北使總督侍郎顧養謙亦謂多商弱

多疑即職諸酋立之不能有其眾不如釋康古陸使和多

商諸酋見康古釋不復疑而又畏我國重多商多商以諸

酋立而王台子孫皆全矣康古再死再生德其厚焉刑其

威焉且多商許建州奴兒哈赤婚內倚

重寢北關謀此定是陸長策遂釋康古陸因論之曰

國立多商以王台因汝以助北關使多商也汝亦台子終

不忍殺今釋汝和諸酋修汝父業多商安危汝則任之康

古陸唯唯因今多商以成事康古以祖母事溫姐刑性盟

乙丑 五月十七年

且進卜寨那林字羅便者謂四佳若初順開原 關廷金  
有實江上遠吏以船奉之屬至必藉爾通若布帛米鹽農  
器仰給漢耕田園獵坐收木耳松子山澤之息為利大矣  
今貢市絕而江吏道塞靡兵恍惚太以守虜以千斷盛氣  
抵若有德色需索無藝部吏多怨我第傳檄部卒斬兩商  
頭來立為長可無煩兵諒也漢今賁若不諒若何以報還  
為均兩關勅益自永樂來給海西屬吏初由都督至百戶  
凡九百九十九道按劾驗馬入貢兩關商領之跡強請止  
下先是送仰二叔父強則北關多及王台強則南關多多  
至七百道北關不能三之一今無論強弱與之平而關以

卷三十九

上

五百北關以四百九十九差縮其一存右南關意謂前並  
羅拜服亡何康古陸死威不殺恩將瞑屬溫姐猛骨字羅  
無負 國又亡何溫姐以乳蒼亦死兵備倭成避因今北  
關卜寨那林字羅南關猛骨字羅歹商面相結釋賊並請  
貢女直

正月次輔王錫爵疏曰臣昨日在閣接得禮部郎中高桂  
揭帖一紙內稱摘發順天鄉試中式可殿者八人其一名  
王衡係臣之子人情疑信相半要將臣子同茅一桂等覆  
試以明心迹夫茅一桂等之卷臣未及見不知文理果是  
如何若知子莫如父臣男之才不才臣知之矣果才耶而  
臣為之曲避嫌疑是以鬼魅待世界也是不才耶而臣為  
之營求進取是以盜賊自得也故高桂權衡疑信之間請  
但行覆試為臣解疑而又稱臣子之多才可以自致青雲  
則其愛臣已甚而其知臣男亦不為不深矣然臣顧反而

卷三十九

上

思之男試則當試疑則當疑夫科場之事所以紛紛至今  
日者壞之自張居正始然必居正之時  
皇上冲年盡委之 國柄處居正之地百官之命盡懸掌  
握而後可以頭指考官無不如意也乃臣碌碌贅員權勢  
不能及居正萬分之一而臣男中式名次反在居正諸子  
之前不知考官媚臣至此將以何望臣又將以何德臣哉  
臣雖不才素服死臣清白之訓所生一兒祇今二十九歲  
日夜提耳教之顧誠冀少立身名繼得弓冶而不圖更以  
臣官為累也世語悠悠何至此極尼今雖覆試典公上可  
告天日下可明臣心乃臣之隱衷者堂堂 清類



明主臨之而謂在廷無一可信之輔臣輔臣無一向上之  
子弟臣則已矣臣男亦已矣獨奈何輕朝廷辱天下之  
士如此哉臣竊慮之竊痛之古之世臣社稷之衝即今我  
朝二百年來大臣子弟形取高料騰仕當世不以爲嫌  
何獨至臣等必欲盡錮其讀書應舉之途流言蜚語使天  
下謂老成決賤于少年委巷決公于朝論此豈太平景  
象也臣竊憂之竊危之又臣見諸司章奏皆滌慮專惡反  
復再四而後上其間尚多訛謬何況草率盡隨之士風靡  
千萬言中而必責其一字不訛一語不苟而後爲無弊此  
孔顏復生或能之臣不能也然則當責子弟生于今日舍

卷三十一

豈然囊酒飯守妻子之外無路可自免矣臣又竊苦之  
竊憐之今高桂謂科場壞盡臣亦謂國體壞盡有志之  
士將來斷有掉頭發憤由是途以進者而臣等聞臣與  
考官將來斷有不敢可否一事去取一人以避狗鼠盜賊  
之嫌者但臣朱出山無用之器不合誤膺國爵臣男自  
是乳下未離之嫌不合誤投臣胎而臣之先臣又不合教  
臣男讀書應舉以至今日無端受辱至此皇天在上后土  
在下臣亦何顏可以獻賦瑣瑣苛怙榮利重使書生弄其  
文墨妻子嗤其賤不亦辱乎伏惟  
皇上先策本以行誼召臣則在今亦必以不欺信臣廷

此覆試未從之日先將臣罷歸田里使曉曉者更無可藉  
口而後覆試之典始公覆試之論始定臣男之或黜或留  
臣總當率之見先臣于地下必無愧色

皇上慎毋再爲臣體面計而不爲臣生平計也臣不勝顙  
天泣血愧苦銜泣之至

奏

二月十一日下刑部主事饒仲子獻時王太倉子衡以真  
才居解首高桂等疑之形于章奏已經多官覆試禮部覆  
查明白而仲又以朋好疏責天威嚴重諸大臣合疏數  
之類此

應天巡撫御史喬望星疏爲輔臣屢辦傷激懇乞聖恩

卷三十一

宣諭以全國體大憲言錫爵近日爲科場波及之謗三  
疏自明嫌于使氣決去非大臣之體奉

聖旨朕養任賢輔屢有諭旨慰留已出任事喬望星既稱  
頑輔難得何必多言且不充該衙門知道

會試以建極殿太學士禮部尚書許國掌學府吏部侍  
郎王家屏充主試官取陶望齡等三百五十八

三月廷試賜進士焦竑吳道南陶望齡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考選庶吉士王肯堂劉日寧顧際明莊天合董其昌

蔣孟育區大相黃輝馮有經傅斯德周如砥朱國禎喬胤  
唐倣此林克俞孫羽侯徐彥登包見捷羅棟吳鴻功馮從

吾郭士吉共廿二人命學士沈一貫田一儒教習之得人  
最盛而王肯堂劉曰寧董其昌勝孟憲臣大相董輝馮有  
經周如砥朱國禎文望尤著者而吳道南位至東閣

四月次輔王錫爵請視朝建儲疏曰伏念臣猥以遭逢

起蒿萊而廁坐弼臣有疾痛

皇上憂之臣有死憂

皇上恤之臣之愚不知止老不耐事以及于風波搖撼之

場

皇上矜之朕之生之全之

皇上之於臣真父母也夫父母之恩人子當何以爲報哉

臣之區區獨有赤心苦口知無不言欲以增主德之休

明保皇躬于康固使百神無怒惻四海無流言而臣原

幾辭知補過之萬一耳頃者竊見今年二月以來

皇上僅一出朝送潞王殿下再出行太廟時事其餘

常朝日期盡行傳免經筵日講至今未開臣等猶幸每

日因散本近侍得以剽聞音旨恭慶萬安若外庭百司

緬想清光于九天萬里之遠耳目不接誰能無疑疑則

訛言生焉畫居却事或曰不如向晦之安酒醪却疾或曰

不如勿藥之喜燕姚當御或曰不如前殿後庭之嚴玩好

克陳或曰不如左圖右史之樂夫以小人窺聖人以外庭

測言禁臣之所不敢知也而皇上苟欲明其不然則莫如勤御朝講日親外臣使群

得之天顏燦照之聖學人人得以望下風而承休問則

天下幸甚其或以天氣漸暑聖躬宜于靜攝則宮居

十二時中以六時晏息三時游衍一晝定省慈闈二時

看閱章奏罷曲晏損細談專精神滌煩德便學下晚然知

上意在尊生不在厭倦在色養不在逸樂也則天下亦幸

甚又或以天工人代不必事事身勤則深惟社稷之安寧

定根本之計外備出閣登告自中然後委諸事于閣

部付煩言于簡拘則天下亦幸甚此三策者臣之犬馬愚

忠以爲苟效其一則

皇上今留中諸疏動至經時毋建吉期杳無明示臣初

猶盛氣持將順之說以捍流言而至是形影無驗心膽亦

孤因竊以身自譬臣之爲庸何等人也而近日賸賸之誦

高若自明忿憤之言屢瀆高聽何況

皇上配天罔極之尊比玉無瑕之德而忽使纖芥疑端不

白萬世賢士未覆竟虧九仞則

皇上腹心遇臣曾不得其彌縫臣故一分之助而臣垂老

遭際以塞止博得保全體膚保守祿位清夜自思皇恩如

此亦尚何顏何面悻悻乎世上之錢舉是非為我及閭臣職親地過密勿輔理之外別無事任乃臣等從值其地食其食而兼自累月不接 威顏不承 顧訪則又何顏何面揚揚曾樂於龍立學臣之上為我人主雖至尊天下雖至大宮闈雖至深自古未有特安而不致危積微而不成著者蓋替我 皇祖世宗間亦嘗居西內與外廷隔絕矣然四十載神明不衰萬幾無虞則以屏聲遠色攝振於衣手不操奇贏之算躬不仰耽聘之勞慮不忘稼穡之嗇此所以能終始聖神保身而保民也

皇上即今勅法 世宗何不試取 寶訓寶錄觀之當時

本三十七

十七

邊庭聲報大吏陞降與夫稽古考文祈年憂旱等事手批或一日而數下口宣或一人而數及臣以為如此則不必亟見羣臣血脈通矣當 穆廟在邸時人情頗亦危疑然加冠出封已判然長幼之序而宮闈無別子楚羣無私御臣以為如此則不必更議冊立大本定矣夫法祖不師其心而先襲其迹世人豈要又誰能於迹外信心者此臣之所以為

皇上惜也且今天下多事正不減 世宗朝諸邊苦虜內地苦盜百姓苦年荒文惠

皇上以聖人之明昧矣思愛何所不惜以聖人之勇肝食

其意心書

思政何所不勤樹 帝王萬世之大業父子天性之至親而更有待外臣之苦爭執勸者乎臣聞自古朝廷各有一代之案法漢唐家法原不立父子孫得出入其間若我朝立國在此則守之亦必在此

皇上即有隱軫難割之愛必不忍以家法為私臣等即有承望無貽之心必不敢以家法為帝令 皇長子倫序有定

本三十六

十八

皇上三年前明旨已宣付史官播傳天下 再立之舉云云年未行猶曰年未及也今年未行猶曰王尚未之國也過此皆無說矣而猶拱默遷延日復一日不早下九卿臺諫之議以順臣民瞻戴之情以塞道路揣摩之口此臣之所以日夜拊膺流涕而出血者也 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惟

皇上念之臣母子衰殘之命朝露不圖報恩負恩決在今日亦惟

皇上哀之臣不勝懇款激哀冒昧頂題之至

本三十七

十七

七月間臣申時行等疏曰臣等竊惟 國家政務其大於取軍治民而軍民之所以得安其生者則以俯仰有資豐凶無憂也況根本之地凡僑觀瞻災傷之年尤難撫戢臣等私心通斷有不能一日安者竊見近日以來自南京

可危

地方至漸蓋等處保運大旱河井乾涸木苗枯死重情洶  
洶眾口聲聲蓋達數千里之地數萬萬之生靈有朝夕不  
保之虞此非細故也且南京軍士驕悍成風嗾呼易起先  
年振武營之事可為明鑒近因放糧之時米色稍惡幾至  
激變雖稍應一二魁宿未能整服其心臣等以為節制責  
于素明恩威宜于並濟假令資儲不乏散給以時如此而  
猶干刺逆節謀之可也竊之可也若糧不足支米不堪食  
彼方敢死不降而安能使之帖然無譁故今日所需亟處  
者則南京倉糧是已臣等訪聞彼中軍糧不設二年又版  
座低窪米多泥爛尚有不堪放支者今歲江南重災南糧

卷三十六

九

難免深望

多不能辦若舊度既已空虛斷不能接續當此之際可  
為寒心宜勅南京戶部會同科道官將通見在倉糧盤  
驗明白奏見足敷幾年放支是否俱堪食用如有不堪作  
何區處如無解到作何預備務從長計處停當奏請施行  
至如各處災傷宜俟巡按御史勘到之日戶部覆請優恤  
然非明旨丁寧亦無以見朝廷子惠困窮憫憫定傷  
之意所以安人心固根本計無慮于此者謹擬傳帖進  
覽伏乞聖明裁斷發下遵行  
部議  
工部題稱黃河初漲隄岸遠樹工科覆奏請  
道等衙門用心提防謹記

增補鴻臚  
有

行發發經十二月禮官請舉 裕祭

上玉體永安遣官恭代

卷三十六

進士薛敷教諭都御史吳時來國家設立都御史及十三  
道御史御史出差回道俱聽都御史考察堂屬之分已定  
矣北京御史但有章疏本日即送堂官揭帖南京御史有  
疏發行三日後送堂官揭帖此相沿舊規時南道御史王  
藩臣不遵揭帖于取定向定回因兩參論之乃科臣以為  
阻塞言路故吳時來因而申明堂屬體統至是敷教專論  
時來黨護定向朝廷以新進小臣從輕處分奏  
八月十五日輔臣恭請  
上于萬壽聖節之日 御殿受賀 允行

四川撫州宣慰司使楊應龍素有逆形所部何恩宋世臣  
等及妻叔張時照上飛文告龍反巡撫貴州都御史葉夢  
熊疏請大征而蜀三面滿播士大夫率謂播州處西南隅  
屬夷以十百數皆其彈壓兵驍勇數赴川音軍門調有撥  
熟剪除未為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而黔主剿 朝議  
乃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

按播州古夜郎且蘭地漢始受縵原屬牂牁郡唐貞觀  
初分牂牁北界置郎州領六縣已改播州乾符三年南  
詔寇陷太原楊應龍募決策馳白錦出哥兵定之授武

略將軍值唐亂留據長子孫應宋附屬稱臣大觀三年以楊文貴納土遵義軍元世祖授楊邦憲宣慰使賜子漢英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初楊鑑內附改播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其城廣袤千里今川湖貴竹間西北盤山為關東南附江為池蓋華鏡則居然與區積黃平草塘二安撫其播白允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統七姓為田張東盧譚羅吳世為目把大事務次馬田係思州宣慰裔永樂改土為流族多入播張亦龍虎山舍餘與楊世姻姪嘉靖間楊相寵庶子煦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逐相走水西客死水西宣慰安萬銓挾奏索

本三十六

三十一

水烟天旺地隱運葬烈即應龍父也自烈執殺長官相攻劉垂十年總督侍郎馮岳討平之應龍生而雄猜尤阻兵嗜殺隆慶六年襲賊以兵積勞從征刺麻諸番先登多斬獲從征九絲賊乃卻敵捕虜亡算從征楊柳溝卻敵先登斬首數十級先後賜金幣楊楊意得萬曆十三年進大木六十本助工

上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寵蜀兵弱每征討止調土司而前將或從借級漸驕凌輕漢法所居僭飾龍鳳擅用關侍嬖小妻田雌屢屢姦張奸淫出之已數田氏凡所乘時封才取張并母皆屬其家是歲萬曆十五

實

年也應龍在州專酷殺樹威有小胆賊即殘害人人皆恐初應七姓虐所屬貴平華五司久而覺其欺稍奪之權七姓遂反噫應龍疑眾不附益結關外生苗為翼肆行劫掠江上出

是年六月應龍縣民邵二等船到八都城名茅家浦口通見紅江從羊灣出約有八處大如盆面高有一尺血腥灘到船上船即出血滅到人足足亦出血約半時方止考嘉靖年間一見應龍有倭寇入犯之禍一見東陽有磔賊竊發之虞近萬曆十五年五月復見餘姚未幾即有杭城兵民之變是時關人傳中從琉球來報稱倭

本三十六

三十一

奴造船挑兵備圖入應見在福建金甌岸破剽浙浙兵更征死者甚眾出紀錄

八月二十二日晡時山東臨邑縣晴暖蔽空勢如曉輪東西互數里彌望無際少時大雨至俱盡

鄭州土城無門扉相對如關中有藥王廟王即扁鵲州人也封神應王己丑歲

上玉體違和

慈聖皇太后禱之享奏康寧為新廟建三皇殿于中以應

代之能醫者附焉出小元子初出關度諸官六人奏左焦弱虞跋率直認真

則郭明龍丙戌唐卿所表玉蟠蓋全圖全宏洲已丑則  
佳弱度太倉王勒石迎駕曰此重任我輩先年必著精  
神故到今杆格乃爾諸公看元子資向如何擇其近而  
易曉者勒一書進覽方勒石以養親釋相位諸公不復  
措意惟弱度三上三多三不感譽養正圖說一冊郭聞  
之不平曰當眾為之奈何獨出一手真謂我輩不學耶  
且此書進後僑發議將遂與古書並讀抑出汝之手今  
我輩代讀誰則甘之其說甚正弱度亦寢不復理後  
歸到南中送之寓所正在案而中使陳矩通至取去數  
部達

卷三十六

二二

上覽諸老大意謂由他塗進圖大拜事不可解矣出小

呂新吾司寇廉察山西纂閣第一書弱度以使事至呂  
索序刊行弱度亦取數部入京 主貴妃弟鄭國泰兄  
之乞取添入后妃一門而貴妃與馮眾大拜弱度以此  
謫官絕無幾微怨色對客亦不復談及偶與友人述此  
且戒之曰惟恐真故及此切無然友人曰不認真乃認  
假耶然養正圖不商之眾畢竟自家有不是處出小  
許文穆公與己丑歲庚午涵登摘約日聚射所戒廟之  
既至拜揭半涵初欲親承其教從諸魁元後接近前列  
傾聽文穆大言曰中後索貴賜者必多分吏皆不可與

不山欲為  
利難與品  
有是是後  
何人哉

多道此飲  
者

多事不來  
人知然人  
人知知之

即如我婦上門上一切拒之從我言者為好門生不從  
者反是我密切體訪定人品高下聞者謂平平無奇平  
涵曰由今思之即是宋舉主問生事之說生事足則取  
與明進退輕賞賜節則一切飲食衣服皆可類准文穆  
獨享出俟人領悟當是時新貴安然不聞座主有一役  
一錢之費其慮甚憂切不下帶而道存矣出小  
孫一謙溫麻人已丑間為南都官司獄能不以為獄為利  
子因甚有恩故事重因米日一升車為獄卒盜去飯以  
不給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即訟繫囚初入  
獄獄卒與之濕穢地索錢不得錢不與燥地不通飲食

卷三十六

二二

而官固以為市一謙知之一切嚴禁手創一秤秤米計  
飯日以卯已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又時時見  
囚衣弊為浣濯補葺令完喜視輕繫之尤餓者予因飯  
之半因得不死獄卒無敢擾索一錢者每嘗即視獄問  
因有苦欲言者手皆封曰幸甚孫居夜食我是時少司  
馬王公用汲聞其事以告郎中蔡獻臣久之大司寇樞  
李陸公光祖少司寇張珣王公世貞皆加款其欲為之  
地而一謙滿三載考轉靈山吏目去矣王司寇贈以詩  
曰素彩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今日飲低猶有若虛才故  
地措衣能作數行呻蓋紀定也蔡獻臣亦以一謙康而

才而還轉邪其道作文慰勉之一謀竟不之官徑歸歸  
至春湖舟中恍然見有請為某地主者與之應答妻子  
驟之不數日遂卒出三司

建州吏前奴兒哈赤以姻父高先入貢且以斬叛吏克五  
十乞陞實是年克與都督秩以此遂陞長詣吏初奴兒哈

赤祖呼場父塔失並從征阿台為衛導死兵父奴兒哈赤  
方如李成梁直雖視之後稍獲金張海色失諸商及兵牙  
面爭張海固約婚爾其且藏叛失想祖父殉國狀以智  
揮張躋榮階與南關塔心因已騰踊張張矣建州

卷三

三

庚寅萬曆十八年

正月朔日

元二

上在毓德宮召閣臣中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四臣

于西室御榻東向時行等西向跪致詞云元旦新春仰

惟

皇上萬壽萬福臣等不勝欣賀叩頭

上以維于仁疏手授時行天語諄諄辨析其呈譯時行

等懇請寬宥將原疏留中以昭聖度

上從諭時行等以任勞任怨時行等叩謝畢因進云臣等

久不瞻親天顏雖有芻蕘之見不能一一面陳今日

卷三十六

三

帝蒙宣召臣等敢不頓首近來

皇上訓誨稀疎外廷日切懸望今聖體常欲靜攝臣等

亦不敢數煩勞起居但一月之間或二三次或三四

次間一臨朝亦足以慰眷情之瞻仰

上曰朕疾愈豈不欲出即如祖宗廟視大典也要親行

聖母生身大恩也要常時定省只是腰痛脚軟行立不便

時行等又云再立東宮係宗社大計伏望

皇上早賜裁定

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知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

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健使出纓放心時行

等又云 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教正在今日宜介出閣讀書

上曰人資性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也蓋生來自然聰明安能一一教訓時行等對云資東賦千天學問成于人雖有唐哲之資亦有不教而能成者語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須及時豫教乃能成德

上曰朕已知之先生每回闕去罷各賜酒飯一卓燒割一分時行等叩頭謝退出行去宮門數十丈許

上復令司禮內臣進止之云且少候

上已令人宣長哥來着先生每一見時行等復還至宮門

內立待良久

上今內臣規規中闕老等聞召長哥亦喜否時行等語內臣云我等得見 唐容便如親景星慶雲真是不勝之喜

內臣入奏 上微哂頷之久之司禮內監傳言 皇長子至矣 皇三子亦至但不能離乳保遂復引入西室至 御榻前則

皇長子在榻右 上手携之 皇三子衛立一乳母擁其後時行等既見因賀云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仰見

皇上昌後之仁濟天之福

上欣然曰此 祖宗德澤

聖母恩庇朕何敢當時行等奏 皇長子春秋漸長正當讀書進學

上曰已令內侍授書誦讀矣時行云 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 皇長子讀書已晚矣

上曰朕五歲即能讀書復指 皇三子是兒亦五歲尚不能離乳母且數病時行等稍前熟視 皇長子上手引 皇長子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良久因奏云 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願

皇上早定大計 宗社幸甚

上復答曰朕已知之乃叩頭出 上御 六月虜入陝西洮河邊外皆番族與虜隔絕 國初設茶馬司與番為市每歲納馬易茶者為熟番封貢後虜常抄掠諸番番不能支僉首屈服歲有輸納名曰天已于是虜騎數至番中而大落赤者尤桀驁難禁刺川時掠漢人畜

邊將或就索輒復得之時副將李奎方大辦軍士報虜有便掠奎即率騎赴之不介而馳虜人初來持鞭自白奎輒拔刀斫之虜大譟射奎刺甚運營死督臣檄大帥劉成嗣

擊虜不勝虜遂入犯至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遇雨為虜



所乘敗沒乃以戎政尚書鄭洛為七邊經畧使切責順義  
趣之東歸而聲火蘭之罪革其市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  
上御門視事畢召見閣臣等于皇極門內履閣面諭  
陝西邊事倦倦以祖宗疆土中國藩籬為言且切責督  
撫諸臣平時失于預備臨事不免疎虞及率制將領廢弛  
邊務皆當其事至于洞照虜情則云貢市不可久恃嚴飭  
邊臣則云務要保守封疆又引古謀臣名將欲令廷臣推  
舉將材念九邊忘備故論本兵中飭各鎮天語從容  
廟議弘遠起出尋常萬萬言見

八月間却諸臣奏請

卷三十六

二十九

上御經筵日講

次輔王錫爵約陳安據定計以分主憂疏曰臣于前月

臥病中聞西虜內訌勢甚猖獗續聞

皇上召諭閣臣之語所以策虜情邊事者要若破的明如

觀火臣輩稽生知無以仰贊萬一獨念

皇上留臣專為憂虜而責臣專以分憂臣雖病不敢不極

其愚慮為

皇上上一言盛臣惟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寔異同之間與  
古事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故  
山清謝安近安晉室以經營之興鎮定各當其時也今則

不然自虜歲二十年來吏怯卒玩甲敵戈朽晏然無復守  
戰之備及其一旦封豕生心鳴鏑內需則當事者亡羊補  
牢亦猶未晚而舉一朝震怖惶憂止辦喉喉進充昔事此  
一反也古策虜之臣縉紳守和觀介冒言征伐難各膠柱  
一偏然文武隨其事任勇怯量其精力廟堂自可折衷用  
之今則不然武官在臺下求安專藉款關之利文吏在陳  
中觀門事談出塞之功費勇不在邊境而在朝廷禦寇  
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三反也古當機制變之臣或剛越  
使之相救或父子不嫌異趣今則不然諸邊以彼此支吾  
為熟套以日月玩愒為良謀轉相慕效翕然同風而獨遇

卷三十六

三十

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使分偏或如批簡一人在堂  
大則力保其無他在甘肅則以之為謀首犯邊一事在西  
人委重則曰爾何不招在東人委重則曰爾何不戰皆逃  
責于己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今經畧大臣素有專遣臺  
使諸臣之疏且次第酌行臣不敢再修便宜便讀明聽  
獨前所謂三反者乃安危得失之大機廟堂擇之不可以  
不精持之不可以不定而說中繁關切要之計決當以  
經營鎮定相兼而行然所謂經營者不在臨敵倭倭調兵  
易將在知彼知己知食知幾毋示人以拙而已所謂鎮定  
者不在矯情舍卒贖豈清夜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精采

毋示人凌侮而已臣竊觀目前跳梁之虜惟大商一故顯  
然逆天自弄斷斷乎不可收拾若其他或在陰陽連順之  
間或在觀望反側之際形勢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  
之羽翼未成則不妨多行間諜以散之羽翼手復生于今  
日察彼已之勢審禽獸之宜其策必不出于此而臣之所  
憂者獨恐將更以忘戰之久而最事之甚前聽要挾急圖  
招撫使驢虜反持中國之權武定謀先審毋動搖于流議  
有不可言者故必廟堂氣死定謀先審毋動搖于流議  
毋休惕于近憂運命之謀先首恐而後骨從詭詞之復先  
約戰而後議撫重懲實罰使將官之勇氣先振而後使文

卷三十六

三十一

吏策其便宜履責推接使諸邊之血脈流通而後使本兵  
謀其功定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如必以一鎮有事使西  
鎮同時樹敵一歲有警乃盡掩二十歲保境息民之功盡  
更將吏盡耗諸夷盡掃先朝大臣馬文昇王瓊等老成  
持重必然之畫則非病臣所敢持空陳而保借前箸而籌  
者也方今諸邊戰士有幾習虜戰賊之將有幾安懷之計  
獨有一面指揮新將又一面策勵舊將一面調集客兵一  
面招募鄉兵然一時部署已覺落落難合况轉餉諸于歲  
餘發帑困于國虛萬一諸商瓦解該邊四面大征則我  
之拙形盡露何以支持故臣以為不如且從容寓戰于謀

藏拙于巧威之以先聲示之以不恃其遠為張皇自援之  
狀其經略大臣既奉有特旨全付之以諸邊重將則

廟堂但當總其大綱授以大旨如虜入則我之指虎當愈

愈整虜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而至于瑣細節日

隱微情狀之聞則機關在彼中功政在事後自當一切寬

假以觀其運籌調度之何如若預掣其手足而遽制其事

權遠足為達臣藉口逃責之責爾今之議者獨引宋人以

知自愚之說殊不知彼出關奉虜此開關敗虜彼稱南北

兄弟為敵國此稱臣納貢為屬國古今強弱之勢原自絕

卷三十六

三十二

然不同況彼以積威而致敗此以懲敗而養威有如今日

改弦之後士馬訓練精誠充備守誠設斥堠誠謹則

國家之全力故在持一以受降降豈亦可與北庭歲幣

南宋偏安同日而語哉此臣所以謬為三反之論而約以

經營鎮定之二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而

不欲盡廢責成暫寬大法使文武同心人人可致死而不

破通應軍實仗文武相使人人可逃死惟

皇上留意裁擇不勝幸甚

九月 詔停刑

閣臣合疏請止開礦

十月兩京九卿科道合辭懇請 冊立皇宮

皇貴妃親弟鄭國奉特疏致請

聖諭云朕昨覽卿等所奏揭帖固是但皇子體質脆弱再少俟時月朕自有旨其于長幼之序豈有搖動內雖皇貴妃當贊言以定名分以免疑議朕前已面諭卿等知之今卿等又來陳奏朕豈不知朕意必待朕自處不善于昭敷耳豈有搖言而惑朕哉卿等可看兩京大小文武百十四輩至于今日有一年一月一日之不敷脂者蓋此輩心懷無父志欲榮榮不思君上之疾但慮身家之望困于此時欲蔽君上之加疾以遂己之心志朕度此輩意欲離間父

奏三十八

三十二

子之天性以成己責臣圖報之逆志耳其安心甚通其立忠甚詳可見其沽名悖逆之甚耳卿等可思子乃朕子豈有父子無親之理豈有越序定立之理又思安有子不望于君父之旨而私結人心以言激居父成者孰理乎孰否乎而為臣者以言激之其為忠乎其為榮乎故朕之疾劇乎朕固于所奏一舉留中不發者朕怪其語激漬擾歸過于上要直于身耳非有別故至于鄭國奉之奏朕欲留中恐卿等不知故與卿知之又思朕親戚臣未敢有干預國政者而國奉出位妄奏朕姑且容之耳其建衛之事還候自行不必又有陳濟授賞紙筆卿等可安心督裏撫敵共

閣達

治不可以學此輩以激言之事虛文塞責爰此又諭云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門不來覆覆便于明年冬傳旨冊立如再來覆覆直待十五歲冊立欽此十一月兵部題請邊務久廢閱視當嚴九邊宜各差科臣一員

上自八月以來久未視 朝羣臣請于十九日恭選

聖母萬壽之辰幸 出臨受賀

吏部題請驗封司員外鄭元標調文選司

兵部題請略尚書郭洛上疏拒止西席借路

上意欲追處邊臣閣臣覆奏曰臣等查得萬曆十四年該

奏三十八

三十四

科臣顏九思為河西失事祭究始事之臣已奉 旨將先任已故督撫董世才等追奪誥命又將總兵官降級削休今年七月內又該御史周孔教奏論邊臣誤事又奉 旨將先任已故總督鄭光先追奪誥命九月內又該科臣張棟奏論又將鄭光先蔭子革去見任督撫梅友松趙可震總兵劉承嗣及司道官俱各為民開任革任去訖則先年傳路之失近日誤事之罪已經 嚴旨處治法無可加惟自今日以後務要力舉前非永杜後患使唐眾不敢入邊行走則莊永甘涼之聞易于備禦矣

奉

御史劉川俊論刑部尚書陸光祖閣臣看得本官清介朕

辛卯萬曆十九年

廟享 正月時當

上以玉體不安遣官恭代

廟臣恭進寓完 累朝訓錄加恩內閣元輔時行太師餘

官如故仍蔭一子中書舍人次輔國少師錫爵少傅衣犀

太子少保俱各餘官如故各給與應得誥命如勅奉行其

餘題敘効勞人員奉 旨依擬

原任行太僕寺卿今被諭降調熊瑞辦本內詳稱御史崔

果榮諸事

上傳諭閣臣云御史是朝廷耳目他在外邊聞了聲息却

卷三十一

便規避反著總兵護送他以致失事庫藏錢糧他該查盤

反擊座私自饋送罪尤重于祝大舟該重處他欽此

二月嗣臣擇本月初七日恭請

上臨御日講有 旨暫緩

禮部尚書于慎行教習庶吉士

侍郎田一鵠上疏告病

卷三十一

三月御史周盤序事講疏請將李材釋放立切閣臣疏曰

臣等看得李材事情先該言官屢請法司題覆已該臣等

票擬與同劉天俸既饒元充軍前票未蒙批發今劉天俸

以文器試驗特荷 聖恩准遣立功李材之事處與劉天

直素有時望近日徐性善事該部左右侍郎先已問明因  
本官至特署名題奏耳安得遽以通賄誣之宜降 旨令  
照舊供職

李開

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乞休吏部題覆閣臣看得本官熟

諳河事而以恭 恩再起感激圖報奔走河道以船為家

竭盡心力但因年已七十積勞成病臥床不起河道事務

須親身經歷難以臥理恐河道使人誤事宜降 旨准致

公議

于肅惡改謚忠肅撫臣傳孟春題請大宗伯于慎行題

易其說則終于王世貞至黃鳳翔入臺題覆忠功于是

于之後以杭州右衛指揮改錦衣其孫即升都督先是

傅公疏未入黃夢一傳男子持書至有空山孤魂之句

覺而心惡之指履據傅疏乃知于公生氣凜凜猶存

乳源前江多蛇劉尾自下而上至燕口岩穴中一日夜

始盡人擊之亦不為害

公議

楊州府大旱下河災斯之田赤地如焚有黑鼠無數飢

應於田舍根至盡薪土瘠起一經野燒悉成灰土比之

耕其功百倍鄉民額之望田十之一二真是事物之

最真者

休同功一體且雲南緬賊猖獗鄧子龍以曾拒緬有功見奉 敕使提問亦蒙珍宥李材先曾出兵攻緬亦與鄧子龍事體相同該部擬請釋放立功蓋繁意用人之際為地方計非獨為李材乞恩也伏乞 聖裁

二十日呈星見滿北方在冒宿度分尾長尺餘已而在東北方雲宿度分尾長約二尺

次輔王錫爵歸省留獻忠言疏曰臣即日離 闕廷南矣貳類在望首長路以跼蹐 眷渥猶新積感誠為涕淚此臣兒女之私非所宜屑上陳者也追惟入夏以來再接 辟容屢到 密問則又見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皇上憲欲養心之效冰 親述下之仁而 宗祧萬年大計且斷在必行則臣之去後但有擊壤而歌耕鑿仰首而祝喬松無所遺慮也抑匹夫相別猶有贈言而臣蒙皇上非常特達之知分雖君臣情真父子思遂以其身在遠不一吐憂治危明之念蓋臣聞孝子操業以修慈父其色焦然夫操業者未必能中病也而其心則忠矣若孔子大聖尚稱飲酒無量何損于德但以攝生常理而論凡外荒者內必虛虛必生癯癯必忌濕而能助濕者其如酒臣每奉 聖諭以頭眩足軟為言此溫證也夫服藥去濕何如莫飲酒以助之臣去後懷懷以此為第一戒臣聞教

管雖不可廢于蒙然以

皇上正帝聖神之德而在右至愚之人豈可盡責之稱指以

皇上九廟社稷之身而公磨至小之事豈宜得為之發怒且孔子不云子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獲遠之則怨此言雖淺隱憂甚深幸

皇上毋忽今民間尚有宅禁以被陰不祥礮亟斷蛇不入臥內豈有 皇居清闕之中而 至尊乃日耳呼毒之聲日近腥穢之氣者側聞寬德雖弘而 聖躬正在調攝則抑大戒恐防患謹微之迹不嫌日慎一日也臣之去後懷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以此為第二戒臣聞漢臣董仲舒對君三策首言事在勉強夫勉強必非情之所安體之所便古帝王以為徇一人之安便必將貽四海之憂危政早朝晏罷抑情瘁體為天下也近者

皇上盛暑出朝敬聲雷動誠自此推之何事不可勉強即今天氣漸涼臣去之後且日夜傾耳道路傳言

皇上某日御門某日聽講某日召對大臣謹北向南鄉人父老上 萬萬歲壽臣聞惟天子得以祭天地故諸侯卜郊孔子非之何況 祖宗一脈之親而豈有異姓相對時豈可接者

皇上頃于孟夏親臨廟享臣知自此二至四時之祭

決當以次舉行但恐臨期又或他阻若聖躬累不耐勞則當權衡于尊親繁簡之間如禮姑暫違攝以待來年

而廟禮則寧少展信宿之期必不可遂廢親行之典此聯屬神靈導迎和氣之大者臣聞天子謂之官家言以官

為家不以家為家也今大倉之儲謂之內帑言即此是天

子私藏無他私也通者國儲耗竭邊費浩繁諸司縮手

不敢輕議錫服無非為皇上家計耳乃一家之中又析一家顧進之外又有加進此在歲豐易處之時且非今典況儉歲乎在內用偶之之

際尚曰權宜況本無乏用乎乃言者人人勸皇上之儉不知

皇上未嘗不儉但儉而積之無用無嘗而用之不經遇猶不及耳自天子達于庶人要貧者未必富知取皆必先乎

幸皇上思之臣聞古皆盛時工高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凡皆以廣聽聽而達下情也

皇上至仁雅量近年言事諸臣涵覆居多即間有聞見不真言語無次自取罪謫者天地之大何所不容當寔之威

是遠既往臣請

皇上與之更始一體錄用之而用之當先自與臣異同鏡

仲高桂等始庶亦知芻蕘取敗非責君嚴而恕己寬大公

之道行眾正之途開矣至于李材曲固日久深不敵律臣

不敢望皇上錄用但望

皇上哀而生之臣恐若灼腸勿知條此數事以當去後千秋之鑑而竊自附野人芹曝之誠蓋以身將長往言出感

恩則今日之一言或可以養常日之百言皇上既鑒微臣惜其今日之去則莫若一體臣言以保

萬萬年之聖躬以光萬萬年之聖治是即臣常在膝前

也臣不勝氣咽聲嘶吁咷懇款之至

○大學士申時行乞休疏已十上不允給事羅大紘劾諫

胡汝寧署正黃正賓各疏論不已于是力請放歸十三日

奉旨云卿當上密揭屢言儲位久虛勸朕早立以固國

本朕久已在心不意小臣要名潰激以致朕志卿等見小人妄言紛紛求去即今四方多事正賴卿與朕分憂今屢

疏乞休朕慰慰留再四卿急迫愈懇茲特准暫回籍調攝痊

可之日着撫按官具奏召用着馳驛去還差官攬送該部知道  
馮仰芹于履大索伯璿之父也備兵雲中小苗那吉入

市樓強弓諸典戲下士角餅公曰吾與汝射虜射利  
近密移遠其度公達射皆中前盡輸其衣裘鞋馬大愧  
乃前其侯使自射而實之復盡子所奪虜大喜叩頭去  
曰好太師天朝有人

歲星見民間說言易州有王氣官舉兵謀至矣眾空城  
走郎中項德損過公署策曰民方惴惴未可驟止闔門  
治具合樂徐達更曉諭乃定

是時多商死先是上寨亦以女許多商那林生羅妻則多  
商婦也而多商酒好殺家稍或五商往卜寨受室因過  
時婦中途那卜二首陰令部吏攔路哈射商建乃歸罪攔

卷三十六

四十二

白二美執攔夫以獻總督侍郎部杰疏謂多商與那卜有  
夙怨今射死中道情甚隱第深求請梟擢夫示法多商  
子驤台住等並幼依外家應加厚卹所遣部吏並勒百三  
十七道暫屬猛前倭成立議給猛首諸補雙貢其那卜二  
前有偵虜功保請復都督許之自此以後區覺字羅修貢  
唯謹然南關勢孤且益弱又日與北關相構怨奴商漸從  
此收漁人之利矣

定京省主試官順天諭德曹朝節馮琦

應天諭德陸可敷中允余繼登浙江編修李廷機刑科右  
給事中蔣國樑江西修職朱國祚戶科右給事中葉初春

福建禮科右給事中孟養浩禮部主事姜鏡湖廣兵科左  
給事中張應登禮部主事唐伯元河南禮科左給事中丁  
懋遷禮部主事陳泰來山東刑科給事中劉為楫吏部主  
事蔡應麟山西刑科左給事中李獻可戶部主事梅守峻  
陝西吏部主事麻容兵部主事于若瀛四川戶部給事中  
陳尚賢工部主事吳鴻徵廣東吏部主事唐世克刑部主  
事葉修廣西兵部主事明桂芳工部主事吳宗憲雲南刑  
部員外美唐戶部主事李開藻貴州刑部主事王命爵評  
事舉芳

禮部尚書趙志永吏部侍郎張位入東閣

卷三十六

四十二

壬辰 萬曆二十年

二月丙寅時降時承恩作亂推軍鋒劉東賜為會長劉東賜者靖虜衛人狂易有異志而總兵張維忠向鮮威望為眾積輕十八日東賜糾黨晨入帥府白事維忠驚悸不能彈壓眾遂露刃突執河西副使石繼芳擁焚軍門都御史王譽急匿水洞大索竟劫至書院同繼芳偕之益合許朝何應時等遂縱焚公署收印符釋囚掠城中聽拜主謀劫總兵張維忠以和餉激變報是時河東倉事隨府通政移來輔通並抵張併劫請招安以緩師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都花馬池聞敵遣標下張雲都龍諭降二十三日

卷三十一

四十三

時雲土文秀統兵五百至自中衛互市承恩見游擊梁琦守備馬永亮至且心疑之嘆雲文秀殺兩人遁入城計事二十五日索勒印維忠與之臨東賜遂于翌日茲總兵任聽拜主謀據城刑馬牛盟偽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土文秀時雲左右參將周振廣王代清黃罪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安等據城健會張雲等至東賜曰必欲我降請授我總兵許朝等副參專備享宴不者與虜戰此應允玉泉營滿擊傳拒守為千戶陳繼武執就繫已徇中衛衛廣武參將熊圖臣等奔城匿河西望風靡性土文秀徇于虜未將蕭如業堅守不下遂棄王虎等隨陳鳴沙

州將趨河東全境震動

時拜胡人也嘉靖中亡抵朔方驍勇屢立功隆慶二年八月擊虜山後大青山斬其酋總督侍郎王崇古致功賜金明年搗虜花馬池墮歷都指揮使萬歷五年以遊擊統標下二營家丁千餘請得專勒於東總督侍郎石茂華巡撫都御史羅鳳翔以聞報可于是拜始擅一軍十年授參將一切標兵練拜麾下安當是時寧鎮于清水中衛平虜並通貢市登虜切盡黃台言者力克打正各台吉并於虜賓危台吉等入市吏二十八枝會撫吏游擊鄭賜殺巡撫都御史梁問孟以指揮土文秀父本

卷三十一

四十四

降初曉暢邊事咨陞守備協撫時十四年丙戌十月也後三年己丑巡撫梁問孟請加拜副總兵休致子承恩襲並標悍沿邊皆偃伏之後二年辛卯汎河告急上特遣司寺及科臣巡九邊邊各一人毋拘以期時高寶正周弘論兼御史往寧夏舉承恩土文秀并拜義子中總時雲等頃之克譽為巡撫都御史拜雖請老乎居恒多蓄蒼頭軍聲報國承恩自調赴青海還心輕邊年屏弱亟起去自負而撫臣聲每加裁抑且使義青海虛殺以此怨刺骨會時雲文秀亦怒聲以常許密雲守備渝約而文秀還游擊弗優禮故也譽御將卒嚴刻錄緬



之奸繩以軍法眾亦不附明年壬辰二月鎮成請冬衣  
布花及月糧未給拜求恩遂乘間殺眾作亂  
會試以李唐事府覆印侍郎陳子陸掌翰林院庶府詹  
事盛納克王試官取吳熙等三百人

三月副總兵李嗣承總督魏學曾檄文攝總兵進勤統游  
擊吳顯趙雲州到達游擊趙武趙馬沙州張奇兵沿河坑  
賊南渡總督駐下馬關微調以副使楊時亨監軍攝兩河  
道務參政顧其志督餉時靈州有都司吳世顯黨逆約是  
月九日陷州參將宋保營死守賊肅書許門拒却之李嗣  
聞急與吳顯兼程馳至逆謀始折藉令靈州失守西事去

卷三十七

四十五

十七吳翼日進兵橫城獲奔城守備張承勳而趙武兵亦  
至馬沙州轉戰獲賊于正等八人及袖糧十八艘賊鋒少  
挫又翼日原任屯田都司蕭韶成陽以修渠來奔患賊不  
執狀方遣版人馬世傑奉金帛勾著軍等首以拒我師當  
是時榆林識明安台吉唐切蓋會商卜失克傳調東西台  
吉著力克莊克顏等議暫封賊納閣那額不令出邊稍俟  
五六月馬肥大舉討問者物穴地似鼠取不安之義也獨  
切蓋姚吉止勿往著力克昭賊金帛與打正先引眾遠達  
而我調延經蘭靖兵稿集李嗣乃分發渡河起復各營堡  
廣武偽游擊張大紀大壩偽守備高天爵俱適十五日復

以唐書

東固堡靖虜參將吳繼祖檄中衛勒衛王虎來獻石空寺  
亦下獲偽守備何安二十日于邵則堡遇虜千餘騎千總  
汪汝漢三失殲三虜乃解以次復王泉營凡先後收復營  
堡四十七河西唯鎮城為賊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蘆池  
拜聞虜且至屬土文秀許朝分馳王泉廣武迎虜二十五  
日着力克打正等引控強三千馳金貢堡二十七日移鎮  
河堡入屯演武場賊蓋搖城中子士婦虜至奉河東兩地  
圍唐聲言已與呼王于為一家拜文秀並辦髮初服糾虜  
攻王泉急二十九日呼雲引着力克攻平虜堡參將蕭如  
業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射雲死併傷驍賊兵救虜虜  
遁走蓋因掠糧道聲犯花馬池諸處趙武等駐王泉營  
虜圍總督于四月二日移師花馬池因撫切盡絕詰諭  
無助逆急徵李駒赴援圍始解駒隨原任總兵牛事  
督六路兵于翼日抵鎮城下是時兵部尚書石星請獎  
事梁琦馬承光誅熊國臣以嚴忠義併發問金二十萬兩  
猶士設招降一營解脅從而總兵時已擢重一李李貴  
訓至是以我所恃延鎮勁卒五千牛秉忠老不任戰費非  
衛選才乃起麻貴自請戍代貴以貴勇且多答頭軍也李  
駒等既抵鎮城賊于東西二門各出精騎三千搏戰步卒  
以火車為營四月五日我師衝鋒奪火車百餘輛追奔入

忠孝  
注意

河渭死賊無算賊亦時延綏副總兵王通傷領客頭軍高  
蓋等三人乘勝先登會翰林游擊俞尚德兵逗留被殺已  
上有詔人給百金恤其家翌日許朝士文秀督變土及釋  
通政隨僉事至東城土樓乞暫罷兵願縛獻首惡承恩于  
南城遂謂我軍中郡司李經曰吾父出萬死為

蒙恩至上將撫臣腹削賊士怒自取夷滅吾父子初部曲  
待命當路不察反以為罪今首惡具在乃不罪倡亂罪賊  
亂吾寧保此完城結匈奴自全耳因投語勢城下賊既耳  
言求款會軍中機帳之遂假此休士近堡總督乃日夜  
節制延緩莊浪兵而着力兇于十四日撫三千新從

馬沁西安定堡獲我以幸東渡大司馬上疏請懲令能擒  
呼拜父子世伯爵賞萬金擒呼雲土文秀劉東陽許朝世  
指揮使賞五千金賊黨得相擒斬除罪給軍門空劉百會  
順義王方禽史前求款請諭令約松套虜出邊厚加給賞  
上主裁可令軍中五日一奏聞發同金五萬兩伍軍資而  
以總兵李如松督陝西討逆軍務由宣大濟師御史梅國  
楨監軍事國楨上疏請戎服督戰先同宿將李成梁馳軍  
中時已推朱正色撫寧夏而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  
討賊詔嘉慶熊懷慨令同督撫并力先是總督已微蘭  
靖榆林兵道回達所治舟筏猝難辦乃望花馬池俟軍至

即移靈州靈州東有橫城西有鳴沙州濱河一掌可渡賊  
數寇伺以在河南與寧夏相對也大司馬則謂下馬關距  
寧夏不四百里慮賊由中衝據蘭苑固原或由靈州窺度  
陽疏請陝西撫臣沈思睿移下馬關聲援固移保定山陝  
河南各撫臣備遣關

上皆可其奏項之延緩游擊姜顯漢都司蕭如憲甘州原  
任總兵張傑各軍並集副總兵麻貴亦至乃以二十一日  
進兵復抵城下整潔雲梯夾攻賊迎敵多殺傷又勾虜  
二千餘騎乘擾橫城熱葛芝浮河掠秦壩等堡東陽使延  
接榆林兵調征益密聞前婦黃台吉妻殺男捨達文佐火

落赤鐵雷掠舊安邊磚井堡以圍李掣二十七日麻貴平  
東忠與甘肅總兵劉承嗣討逆百金之士七千人結為四  
營從西北攻又二千四百人從東北夾攻賊亦以步兵五  
千執旗牌遮護騎兵乘之馳突從未至中獲級十六而承  
恩與東陽勒精騎同虜潛伏漢延渠搗我糧餉二百餘車  
是時總督從花馬池還靈州亦被圍難獲至得解二十九  
日中夜麻貴等乘大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已先治滾  
木壘石待擲火燃燒我兵千數並出戰我師巡撫朱  
正色與總兵董一奎送至靈州總督亦於五月四日抵州  
決策後三日我師見西關可擊機旅柳稍蒲草及土修整

馬道覺牛衣志右殿中丞幾死承恩國事虜從唐梁政一李營以火藥燒秦車我師還休執信望而呼拜亦車唐以五百騎圍平虜堡急麻貴選精卒三百間道往援卻之十五日巡撫史正色渡河督戰以

上命頒將士賞一軍踴躍賊聞說請降以張傑會總寧更兵迎入城招安傑于二十四日單騎往覓賊營賊亦先後謀還常達子等十人二十八日總督參政楊時亨同麻貴往橫城撫虜許朝恩與日落好謂著力先日幸為我主招撫後往交實也是時頓兵數月賊陽請撫陰向虜衛恣逞無成功而日本酋平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海湖大

第三十六

四十九

司馬跪請宣諭虜王嚴約松套前回巢重懸賞格如東西各部能縛獻<sup>呼</sup>父子賞二萬金封龍帝將軍縛獻則東賜許朝土文秀賞萬金封都指揮使發金十萬兩聽宣大督臣蕭大亨應購御史蔣奉芳亦疏請厚賞虜虜決黃河大壩水灌城城可立破也

上乃賜總督魏學曾劄一申令達者立新以徇御史魏疏奏總兵李晌上募府功非定賊劫我糧草二百輛記遠聞已雖報危然軍中愈奮剋期賊賊矣

廷議賜進士翁正春史繼偕顧天竣等及第出身有差考選庶吉士十八人王象節李名芳劉孔沅沈淮劉生中

李騰芳何熊祥楊繼禮高克正姚文蔚韓燭鄧廷秀陳維春馬文卿趙之翰張成德林應元陳繼典以禮尚羅萬化左侍郎趙用賢教習之後韓燭史繼偕沈淮入閣

朝鮮五月命<sup>朝鮮</sup>提師援朝鮮西夏方用兵而倭大入朝鮮數告急朝鮮師古高麗與連接壤修貢謹與地延袤六千里三都八道龍虎有華風然承平久儒不習戰事王李哈酒于酒而倭酋關白平秀吉起人奴塞立以梟傑雄六十六州<sup>朝鮮</sup>喜用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倭戶流寓往來互市通婚媾姻聞朝鮮地備于四月間分遣巨酋行長清正義智狀僧主蘇宗連等擁舟師數百艘猝陷慶尚道

第三十六

五十四

遍釜山鎮五月潛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王舍弁望京今次子瑋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顧內屬倭遠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是時朝鮮八道<sup>（參見）</sup>幾盡沒王子就俘倭旦春渡窮緣則警且中于遼請援之<sup>（參見）</sup>使趾相錯也廷議以朝鮮屬國為我藩籬必爭之地道行人薛藩諭其王臣復揚言天兵十萬已擐甲方撤海外疏<sup>（參見）</sup>疏達羅諸司指倭穴遼鎮先發游擊史儒等以偏師防義州已遣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渡鴨綠援之<sup>（參見）</sup>六月都御史葉夢熊至靈州從甘肅神炮文器四百車至是約法益徵苗兵會浙江都御史常居敬募浙兵千人

糗糧自辦 詔嘉居敬忠義調赴寧夏于是分為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昫攻其西劉永嗣攻其北而麻貴率游兵專待敵參將王孝臣護糧草于二十日並逼城下呼拜等自北門出戰意親往勾虜麻貴率參將馬孔英麻承詔等先登却敵逐拜入城擒斬百十七我師以砲箭燒城樓城樓火起以水滅之先是拜與虜深相結日夜從者前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國桢提督李如松統遼東宣大山西兵廣集軍聲益振我師用布袋三萬壘土填集登城為砲石擊卻二十五日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

卷三十六

五十一

梯時上南城城上砲梯壁望日游擊龔子嚴提苗兵攻南關如松康勢欲擁上城城上箭砲多擊傷已窺我兵會食筵下奪梯牌益縱火是夜指揮趙承先武生張選齡百戶姚欽約為內間夜半四面並舉樓火城下兵趨上而樓樓火過早南大梯起城中果鼓噪大呼殺賊致使選齡城召城下兵城下兵行未中遙遁騎御鎗承先去欽亟跳下城言城中人人欲殲賊也賊遂修同事威御等許綏固啟開小南門遙見門外兵整嚴復運自足之後益要城守多以矢石相擊更說招安望虜救然城中糧久殫銳氣亦消耗矣

七月二日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奎款語合事隨府乘間稱印同卷頭從城躍下賊復鍾執府繫獄翌日總督與都御史夢熊等決策水攻檄總兵劉永嗣大治堤十七日堤成長千七百丈決水水抵城下賊晝夜驚先是拜使養子元力盡往調着力元如松調知狀使裨將李寧追斬元力益等二十九級獲印符令箭重賜承恩克與著商奉黃金蟒纁致卜失克回事急幸佑我御盡州先止壁下馬關阻復道也居有頃虜莊亮賴與卜失克合部落三萬先使土林糾鐵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苑馬池西沙湃入總督乃檄麻貴領擊以章打商則遣董一元

卷三十六

五十二

乘虛招虜麻貴擊虜石港窮虜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州總督因今游擊龔子嚴提苗兵八百渚沙湃口東趨定邊與董一元合亡何董一元報稱土賊巢新虜三十餘級虜驚引去而打正還至沙湃苗兵前扼虜為虜圍十餘匝大清龔子嚴亦陣歿然虜竟以搗巢解散賊援絕矣

十月十六日提師至安定攻平壤時霖雨我師不措地利為奇逸不能止為倭擊盡殲史儒死之祖承訓僅以身免報至朝議震動海上登萊天津旅順淮楊所在添募設防

命兵部尚書石星度越江事倭且疲奔命募能入倭國說者于是游家沈惟敬請往宣諭以數騎走倭營刺情形歸

報石大感之

以侍郎宋應昌為經略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盡為督憲

石呈以沈惟敬可佐緩急題假游擊赴軍前請金行間

八月朔我師決大壩水灌城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拜承

恩是時遭小艇挖堤洩水如松承嗣斬首十六級生得一

人馬言城中乏穀士盡食馬馬餘五百騎民食樹皮敗賊

死相屬翌日城東西崩百餘丈都司吳世顯承將來保所

治堤亦各崩二十丈總督以賜劄斬吳世顯徇行間來保

以靈州功免賊數出舟師逼補堤我師多斬獲城中飢民

擁賊來招安十二日御史梅國棟檄賊以飢民報為治賊

殺賊到三日間聞迎大兵入城竟不應虜亦數闖入李副

堡會

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總督學曾或于招撫

詔罷殺以夢熊代賜劄如之十七日新督臣任事申令

益肅時謀知賊重賄勾虜承恩東陽方從城上鳴砲候虜

衝突二十一日着力免是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眾

萬餘入李副堡分部渡河李如松乃大勒兵遣裨將李寧

等馳赴黃硯口擊虜而以助卒千餘身往策應二十三日

至張亮堡逼虜搏戰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劍斬縮膊二

人會麻黃李如樟等皆會張左右翼夾攻李寧手墮二虜

虜遂却追奔至賀蘭山虜盡走出塞我師捕斬凡百二十

餘級獲駝馬無算乃移虜級示賊賊為短氣

九月三日參將楊文援浙兵至已苗兵及駐浪兵王大治

臨衝船筏刻日攻城總督布告營中有能先登以城下者

萬金後五日水浸北關城廂南關居民內變我師傷無

幾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屢戰而李如松蕭如薰等

潛以銳卒襲南關雲梯攀援而上賊驚散總督遂入勞苦

百姓承恩見南關已下則盡氣奪乃急進張傑下城懸賞

死總督陽諾益治攻具先遣王熾密以規書行間已聞民

李登執原給劉潛喻呼氏殺劉許自贖十六日圍愈迫東

賜領足數曰遂至是耶倂為風疾殺土文秀曰好頭頭毋

令他人攻之已承恩與畢耶氣走南關殺許朝及其子許

萬鍾已畢耶氣走北關殺東陽皆懸首城上于是李如松

楊文等先登蕭如薰麻黃劉承嗣等繼之大城悉定北樓

火起李如樟馳往獲獲寧夏巡撫閱防并征西將軍印各

一而呼氏尚多擁蒼頭軍是夕總督下令旦日不滅呼氏

以賜劄從事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謁梅御史出參將

楊文執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呼氏家時拜方與牛東忠

張聞承恩擒東忠趨出拜服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

倉皇臨闕室自燃李如樟部卒李世恩從火中新拜首生

得拜中子承寵義子味洪大文秀弟士文德及何應時陳  
雷白鸞陳建武總督學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植隨入  
城問慰崇宣士庶寧夏平捷奏

上御門受賀 詔道前總督學曾得免為民已優與致水  
恩等獻俘

十一月大司寇雷承恩刑部承寵等聯新長安市頒示天  
下及四夷君長 詔諭慶王復寧夏今年組王妃方氏不  
受汚蔑進上喜中 將詔慶王從大司馬議遂寧熊右都  
御史詹一子世錦衣正千戶朱正色右副都御史梅國植  
太僕少卿各詹一子世錦衣百戶李如松左都督詹一子

卷三十六

五十五

世錦衣指揮同知以方從僕特加官保示爵蕭如薰署都  
督同知詹一子世錦衣指揮金事各賜金幣麻貴劉承嗣  
李如樟楊文升秉忠等加級有差魏學曾以原官致仕兵  
部尚書石星加太子太保詹一子錦衣正千戶而蕭如薰  
守平虜時妻楊力贊 制勅旌賞尤異數云初議寧夏功  
成封爵後廷議不一 詔先行俟後有勳勳大功與封典  
合者申明舉行無使 朝廷失信以孤報効之意給事中  
曹大成等劾務來鞫隨府依違綏遠問竟通達贈死事  
龔子敬都督金事詹一子世正千戶今朔方奉祀勿絕久  
之虜者力先事禮亦縛送叛人馬世傑張教霸等請市寧

僧即打正也始塞上以夷丁數戰厚薪收養軍鎮為甚而  
呼父子與土文秀等並以降胡搗重兵尾大不掉率致  
叛逆議者以非我族類久必多變自今宜用羈縻術分處  
以呼氏為營先是拜任游擊時循故例得列入衛當事  
先以降夷歸之此可謂有從新之慮矣

外史氏曰甚矣呼氏父子之政也初發難說劉許以為  
名事成而居之事不成則二千夷下亦足制劉許死今  
不失仇讎之功此寔其本謀方賊患時久鎮呼帝劉王  
追劉許已就誅呼氏乃揭揚訓上責我將士誤信權敵  
其家押已陳矣督臣曰寧負殺降名以絕禍本喜失寧

卷三十六

五十六

夏大壠水高西塔可數丈其地勢西南唐渠東紅花長  
形如釜底北面最下水攻一次呼氏逃無餘類而得昇  
乃在絕句虜以余聞張亮壁之戰與守靈州平虜功豈  
不諸偉哉

神廟在御久遠境晏如自西夏叛卒發難繼以倭繼以  
播州海內蕭然頗費稍苦兵矣而兵端自呼氏父子始  
十二月

上聞是征將士勞苦特發國金十萬兩犒慰且重賜賞格  
先是宋應昌抵山海關士馬旬報徵調未集而大將軍李  
如松甫平西夏亦未至軍因停借惟撤席後西向而前所羽

機微兵七萬餘至者半請置三軍以副將李如柏將左張世爵將右而中軍則統于楊元急趨連陽至是李將軍始至軍而惟教歸自倭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為界李將軍策後多許天方寒視師利速戰遂置惟教標營于二十五日誓師渡江

連福應龍指重慶對籌警諭法雷新請以二萬全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機微天下兵應龍因懇辨願自將五千兵報効詔可釋回播磨行尋報罷巡撫四川都御史王繼光至嚴提勘詰遂抗不復出而張時照等復詣奏關下巡撫王繼光乃一意主剿尋得旨

卷三十六

五十九

戒以貪功妄殺

是歲顯島集張章永寧寺屋上其形如象人面四目而有耳高二尺許燕省從而撫之其年五月晦至七月中暑者無雨田禾盡枯考之山經云顯島見大旱

東閣學士王象屏致仕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七

香永沈國元述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

正月平壤大捷我師于初四日抵肅寧館後前行至平壤  
古兵營三都堡後二年二人同過事張大勝朱安  
沈惟敬信  
李如柏管擊師之李將軍因部勒諸將無割級以圍止  
止獲首領三李將軍將擊李字生縛之擒得相聞  
度地形東南延臨江西眺山陡立而道北壯丹臺高峻最  
最要使到拒馬地砲以待遠南兵試其鋒併進是夜侯擊  
李如柏管擊師之李將軍因部勒諸將無割級以圍止

缺東面屬海擊吳惟忠及壯丹縣陰取西南以侵易麗共  
令祖承訓等偽效策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後砲矢  
如雨軍砲却李將軍手殺一人我師氣奮李聲震天後方  
輕南面為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盛甲後急分兵拒堵  
李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柏等隨後從大西  
門入大寨並修毒烟蔽空方戰酣時兵惟忠中鉛洞腹血  
脈踉蹌奮呼於戰而李將軍坐騎斃于砲馬馳墮擊其  
端出大麾兵愈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陳賀首後勁已馳  
突鋒于瑞侯遂氣奪宵避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城前索  
遠平秀忠平鎮信餘元子大反從東城跳滿無軍聲聞十

里美升捷上將李寧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前伏江東  
僻路復獲給三百六十二生擒三條乘勝追襲十九日  
如柏連奪開城得級級百六十五朝鮮即照如平安蕭海  
京畿洛源四道主復王歸平壤惟威鏡道為倭前清正拒  
守聞開城已破則姪奔王京王京為朝鮮都會左江源在  
燕海兩全阻東慶南威鏡志清為之將角領據有大險而  
我師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九十里李將軍  
引兵二千前往踏勘至碧蹄驛猝遇倭圍數重李將軍  
督格士殊死戰從已至午一全甲倭前將李將軍急指  
揮李有昇以死獲刀數倭竟中鉤墜為倭主解李如柏李

華等乃益進掩夾擊李如柏箭中金甲倭望馬會楊元復  
兵砍重圍入後遂潰而我精銳亦受襲天且而近王京平  
地俱陷駐水解泥深騎不得騎倭首岳山而漢水連珠布  
營城中廣樹飛樓鳥銃自穴中出應時斃我師乃正駐開  
城

聞臣王錫爵謹密誠請立 東宮疏曰方今 國  
事莫大于 建儲而

皇上之美其美于攬權獨斷乃前者所與垂行而輟  
臣誠恐改選 危有美而弗揚事欲成而反敗莫可追也  
已幸而



御製

皇上親發文信定以萬曆二十一年舉行且戒群臣不得  
激貽再改于是群臣寂然奉之如金石之堅恭與之信而  
及茲春令屆期竟未有先發一言者蓋皆知 威命之出  
止有所恃而無虞又皆知覆轍之在前有所懲而不改耳  
顧臣惟備官謂之春官其禮屬之春官其運聖之春坊而  
其舉行之與又必在于春月即今上元節過交春半月有  
餘

皇上當中片紙遲遲雖可以自裁而至于諸司道辦諸切  
定十日期則必在一兩月之前預先 傳諭料理方保臨  
期無誤

皇上萬一機務殷繁檢點未暇以至稽延日期過此春令  
則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勵而改遷今以何名而又復是  
非輝起道路喧嘩臣等雖有百口不能為

援 威命以臣新從外來相見却料諸臣首問及此欲再

御製

皇上威命以請臣應之曰知 命已成何必再請此臣入  
朝第一苦心一面對眾將順以防窺伺之口又一面自行  
密請以實渙汗之言蓋以積受 恩私至深至重但欲早

明

皇上青天白日心事以少勅犬馬報 主之忱而不致使  
外庭知其言出于臣以履蹈要功市名之轍故此跪手自

膝寫不託吏胥旋即封閉不示同官

皇上一覽之後乞即起此時人未有請之先從中 降諭  
決在春月舉行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于人謀  
則臣見曉曉之徒皆咋舌愧死而臣一生遇 主萬里歸  
朝亦可少施顏面于班行矣奉

聖諭卿公清正直朕所倚賴今銜寒配驅疾起赴京肅  
可嘉朕心欣慰欲出一卿與見朕者連日侍奉  
聖母稍覺勞倦今早覽卿密奉奉謁既悉見卿忠君為國之  
誠朕雖老歲有旨令春行冊立之典朕猶望明 祖訓內  
一條王嫡不主庶之訓況今皇后年稚尚未婚後有出冊

東宮乎封王乎啟封王是昔違 祖訓欲立東宮是二東  
官也故朕遲疑未決既卿奏來朕令欲將三皇子俱暫一

併封王少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庶上不背違 祖  
訓下于事體兩便卿可服作一諭旨來行  
閣臣王錫爵復起封疏曰竊惟自古國家雖有立嫡不立  
庶之說然實謂嫡庶相生有子以防廢越倫序致廢爭端

今  
皇上嫡子尚未生而世子年已至十二齡向未有符嫡之  
意乃自今日發之使臣等何以遵次奉行抑臣又惟

皇上所慮不通為 中宮耳而此事甚有成說甚為易處

晉漢明帝取宮人賈氏所生之子命焉皇后養之為子唐  
玄宗取楊良媛之子命王皇后養之為子宋真宗劉皇后  
取李宸妃之子為子旋皆正位儲宮而三宮妃嬪于嫡母  
之下未嘗加進位號今日事體上與此同與其曠遠久以  
待將來未定之天數孰若酌古準今以成日下兩全之善  
臣之愚見以為必如此行萬要萬富且 皇長子既以  
中宮為母即係正嫡所生之母自不必加封上則使  
中宮安心撫養不必以子非已出為嫌下則使 皇貴妃  
不失尊重不必以母從子貴為嫌而四方聞之又皆仰服  
皇上善處母子嫡庶之間歡呼視頌將垂之史冊而有光

卷三十七

五

矣臣謹遵 諭旨擬傳昭二道以憑擇採然望

皇上三思臣言畢竟俯從後者可以曲全恩義鎮服人心  
耳奉

聖諭朕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一代之綱有一代之制我  
聖祖垂訓子孫以防僭竊名分之意豈敢背違 祖訓學  
他人之假借以偽亂真哉朕今擇卿所擬前論正合朕意  
朕已批發卿為朕家事贊畫費心特諭卿知之  
禮部欽奉

聖諭將 三皇子一併暫封為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  
嫡立長聞臣王錫爵上疏請收回封 聖諭疏曰昨者

臣歸至寓所忽得六科給事中一書來見盛稱 元子封  
王從來無此事體 三王姓冊名分如何可辨且貴臣素  
思如此萬里入 朝乃反為

皇上贊成如此之幾事紛飾如凡之過舉將來萬世後  
國之罪皆歸于臣繼而禮部堂官至亦稱該司該論與科  
臣紛紛上疏將來恐有繼踵而至者臣之初必承以  
眾議起計不欲遽為改定日

皇上所諭不傳一人令物議明舉 聖心愈昭不得不略  
露前 諭中所云皆背 祖訓二東宮之說以明此舉庸以  
審謀之斷而諸臣愈生疑慮以為如此事

卷三十七

六

皇上萬萬年永無冊立之期及不如去年前年猶懸空期  
皇上則有他意此非臣之所思言矣臣聞事必期于先定  
而後可以必行言必援于眾人而後可以必信今

皇上自知自信本自洞然而外處洶洶如此所以然者一  
則去年以前原無待嫡之 旨而今忽變前說形跡似乎  
可疑二則曾經諸臣累次陳請甚至有以此得罪者

皇上主持獨斷必行之說以勝之而今結局止此眾口安  
能遽服三則 應朝儲位嫡出無疑

皇上六齡正位時亦未嘗言待嫡也今不法近事而違引

祖訓道路安得無辭此臣所以密引漢唐宋明主故事意

勸

皇上照此而行早定 大典萬安萬富蓋誠有慮于此也  
乃諸臣尚未知臣反復規勸之言謂臣奉 勅即行略無  
爭執臣既以赤心為 主修取淹滯一字自述謬言但  
念

皇上既稱不學他人以爲亂軍何故自處于展轉可曉之  
地既以 祖訓爲必可守何聽反以故王瑞厚無據之言  
既聽許臣公項正宜欲委託 國事何萬里 臣席朱鼎  
煌而使臣先蒙原口之誅必不可一日主 朝臣固自終

自咎痛其始之差錯百有

皇上而臣志尊臣位亦不認見風收之再起感美之弗彰

而必望

皇上俯從初議早息宸衷者也

二十八日奉

聖諭云昨卿等反覆勸朕早行冊立之此原是朕主歲  
之命有何所疑因恐背違 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將三  
皇子皆爾坊封隨該卿再引嫡代之例欲令皇長子先拜  
嫡母隨行冊立朕非不嘉其苦心但思以俛亂真非先明  
正大之道今外臣重復爭論不知朕朕是何主意深可痛

恨卿等輔弼親臣豈不知朕心何故又爲疑阻不肯擅言  
倘後有悔將何以處朕爲天下之主無端受此卿等何忍

見之其于國體何今諭卿等知之俱出

先祿寺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知聖各疏請 冊立

上慈喜革職議議閣臣王錫爵特疏應政有 旨免其職

撫臣王繼光跪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議分三軍以都司

王之翰一軍軍川南縣黃平潘澤入副總管希彬一軍軍

軍川先縣永寧鎮麻入參將郭成一軍軍川更縣按標松

坎入三道並進前諸晏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伴令黨穆

怡等約降因敵苗兵據開衝殺萬芳齊發之輪軍復餘殺

傷大當會總先諭罷即撤兵委黃翰重略盡黔進師協助

亦無功御史薛繼茂乃族主撫應龍因上書面而而蜀

御史吳禮肅劾郭成等失律

上謂本朝朝廷原無意必謀大兵一至應自縛軍門請死

今御史報與本朝奏請暗逆懸殊行嚴查委母姑息郭成

等革任立功獲罪斬撫臣譚希思呈配赴任與劉承嗣同

責財撫錢相繼征勦受之承嗣以疾乞骸骨而省縣無堅

決 詔遣兵部侍郎郭珍總督以車駕即張國璽主率劉

一相贊畫會應龍屬楊黃白金入燕行間爲原奏何恩執

詣秦江縣執

二月閣臣請會議 冊真不允復請 而陳冊事體不報

閣臣王錫爵疏為自省 奏 謝失諫言愧服懇乞 天恩容令退還改正奉

聖諭指卿無請封具奏忠懇服非不從卿言因見大小諸臣紛紛疑訕不知是何人主使意為朕何服為人君恥為臣下模制勝祖義訓國體何在以此未敢見卿今卿又有此奏若是認錯置朕何也朕正卿為舍忌敵商種別處之法不可實眾激端以辜朕意既是如此退不必封少俟二三年中官無出再行冊立

卷三十七

四

閣臣王錫爵疏定 冊典以儀初 詔疏曰 註封之 諭臣所以不敢與群辨而直引為己過亦自有說蓋建日離閣祖訓悉無 皇儲侍嫡之條且 累朝二百年來從無長子封王之例禮官所執悉難通駁止有 穆廟在世祖 朝曾封為王然封王之時歷于莊敬太子之下註承當以元子受封也今幸 聖心洞然旋止封王之命而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真古帝王轉圜從善之盛德群臣自可無言顧臣私憂過計在

皇上已成之詔旨雖不爭二三年遲速之期而在今日未定之事幾恐難志千萬人疑訕之口所以然者使

皇上去年降諭時原未說定今年舉行 冊立豫教之典則將來自不妨夫吾曲處今去年之 命既改于今年則又焉知今年之 命不改于他日此群臣之所以疑也

至長子始生之時業已為之 頒詔 章恩而 詔書內所稱祇成 宗社及臣民仰戴等語乃明以 皇太子之禮待之矣又錄太極有年無祥未協又明露彼時不能儲嫡之意求此 詔一顧深山窮谷九夫八壠之人皆知而到今十二年之久却反謂尋題屈辱儲位以待嫡子此群臣所以又大疑也夫人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將姦及 宮闈之隱情將虐及于萬世之流禍難免矣

卷三十七

上萬萬無此而 朝著紛囂 詔令祖格亦豈太子景象故臣復苦勸

皇上自有此含忍之心莫若遂決此狐疑之計使 冊立豫教一旦施行百官萬民群疑盡釋豈非千古之快事哉外有抄錄萬曆十年 詔書一道內將緊要句語用紅筆票出乞

皇上細覽深思仍乞 答示一言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御札諭云朕原無疑卿但卿時云妄言之故以年改處之今朕君海上愈喜朝綱側特朕皇不怒卿亦何安已將各疏留中看有無理太甚破處一二所以預戒卿黨取卿其

如之所進詔書朕非忘之但此時奸人不待中宮有出無出希覲軍恩盡朕朕意不論綱常之正嫡庶之分且去歲中宮微有小疾自昨冬已而朕與其母立已有旨了卿不必附眾疑阻出大高

或言廷封之議原某少宰進于太倉一牘大闕而止太倉身破滅擊斃口不言其故得大臣體諒少宰非有心作弄吾不信也出小

閣臣再請定冊典以息群疑疏略曰先是冊儲儀典人之初疑

皇上謂不殿以恭妃壓皇貴妃宮闈細嫌情或有之卷三十七

故臣直任以為易處調停拜嫡之條而反在待嫡命下則人更從于嫡字起疑儲宮一日不立聖心一日不明也聖心一日不明人言一日不息也故臣為

皇上于思萬思總不如亟行冊立以愧之因其愧而處之何人復敢為疑備最為雲附至于覃恩之典請一切不行自臣而始又何人敢為希冀敢為惑惑者王于

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傳則自來所未聞

皇上縱欲少緩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之禮此

則事在不疑必當亟論謹官從隆其儀上請庶可以

少安人心矣奉

上諭云豫教還候旨行出大高

時諜者言王宮儀二十萬且舉關白楊帆入犯經略急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

上益發周金二十萬兩佐軍典李將軍分留李寧祖承訓等以萬眾駐開城命楊元等軍平壤扼大同江接御道李

如恒等軍實山諸處為聲援查大受等軍臨津而自日本面調度聞倭將平秀嘉禮龍山舍積乘打數十萬密令查

大受運死士從間道敗久焚蕩殆盡倭乏食卷三十七

禮部郎中陳泰來降極邊離疆冒嚴辭數教于孔兼顧元成張炳隆降三級調外任習以改訂輔臣改也卷三十七

東師驟缺切我師提手懷鋒銳甚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全

羅漢兵亦報捷級不復問款及罷歸敗動氣大震久頑師

絕戰海軍蒸濕瘴疫作威急園林息結局于是推敵無議

始用而後發習程並謀取生惡瘴聞我師發虎躡等砲及戰

車列江上聲日張其前行長亦應平壤之敗有歸志惟敵

舌端靡靡可聽因得乘機強禽而封貢之議自此起經略

既得請于朝敵不窮追且得倭報惟敬書乃益令游擊

周弘謀全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撤歸倭果于

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李將軍與經略以翌日入所餘米

尚四萬餘包萬望稱是固以大兵臨漢江尾倭後計乘間

擊情歸而僑步步為營用分番休送注以退則將劉銀帥  
兵五千趨高州烏嶺烏嶺廣七十餘里懸崖絕削中通  
一道路如錢溝木葉難騎不得成列後而拒險而劉將金大  
受祖承訓等疑間道踰魏山出烏嶺後倭大驚而移登山  
浦崇巖屯植為久計我帥乃張旗兵分道劉銀承訓  
等屯大丘忠州撤調全麗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  
已去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悉然還定兵料  
右給事中使慶童謂我與倭 何學為屬國動輒使之  
力爭平壤以摧王京擊而都 披之存亡 朝鮮海  
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

卷三十七

十三

上乃諭朝鮮王還都來京整師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  
以次撤歸略略稱釜山雞鴨兩海嶺朝鮮境有如倭現  
我龍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且棄者與國朝鮮轉禍  
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正北長白山發脈南跨全羅  
界向西南止日本對馬諸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  
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至兩海嶺全羅地界直吐正南遙  
西與 中朝鮮峙而東倭則遼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  
以有朝鮮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故朝鮮非鄰  
鄰門比朝鮮國則東倭則遠至無虞京師羣于泰山矣今  
日據兵協守為第一策即議撤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量

留防成都漢南兵暫留分布朝鮮量簡精兵三千善後餘  
盡撤如前議

壬午

閣臣王錫爵疏曰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 朝事 聖

朝之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吐氣論天下  
事是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浮太煩則亂太執則顯太深  
則刻就此甚盛中亦不無太可憂者臣之所憂不為臣亦  
不為諸臣獨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  
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不已而漸廢使 君父視外廷  
之論奏如常堅之爭言因一人而破眾人因一而疑家  
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後雖有忠言實論亦將

卷三十七

十四

格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域有對則爭與爭與則黨立顯  
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代之黨禍然 朝中議事已分兩  
岐恐因水火之爭至成左右之袒此以彼為邪彼以此為  
邪使天下之士智力殫于相同名望損于相詆即使一彼  
此一勝一負 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于兩  
持終于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  
上有所處分而勢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  
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處  
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府上為高上以反府為恥上下相  
敵何事不有譬之水然波方起而擊之以石則其躍無高

史記

譬之石然方出于穴而即決之以水則其壞彌速此又臣之憂也木抵數年議論始于相續成于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即為不平彼既不平此復相續而難離雖後復生激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其故人數更而難深其成敗事不修紀綱不據皆始于此今習尚已成難重難返既不當激之過疑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慎聽出宜公顯別宜先制則宜密向者

皇上嘗嚴出徑之禁矣臣以為此不必禁也古人所患不盛廷者第以禁執其咎耳如使言有歸者事有總華則雖

盈廷何害臣竊一切章奏悉下都諫是曰是非曰非可行即行當止即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卓有執持主心假借

便天下議論修實而歸六部六部題覆則白黑而定一尊嘉言用之足為益而妄言置之不為損則在廷議論更專嘉言用之足為益而妄言置之不為損則在廷議論更

人少耳所謂題覆宜慎者此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亦不以人廢言兩者低昂之間實相為用乃臣見近來聽言之弊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視言愈賤則下之挾言愈實其究也上不降下賤不勝貴而聽言與用人卒兩不得其平臣以為御有御評官有官議使其人不可不朝廷原自有題防之權而何必干

議論之時逆意深求如此自今請一斷于孔氏之說就言論言不主必賤就人論人不主必貴使士絕踰涯之望則無所為而言自公朝聞命受之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議論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齊遠同心異言得行異者誠不可不辨然必先其用其賢而後論其不賢也暴其長而薄責其所短然後眾心悅服論自平乃臣又見

近來淹塞諸臣之中蓋多素心劇行卓然流俗之外者而武屢推未報或一斤不復朝廷既不盡得其才之用而天下且得借為詬論之端此所謂議論波助潮濤之愈而不若盡擄前許以水持表用之庶幾舉直而枉自

人自要所謂議論宜先者此也朝廷既不合多愚果勸任已則耳目不廢任家則設譽易滿比年以來幾于朝無完人人無完行言者以難必有辨者以為必無當事者不復窮詰有無任為調停重處若其事果虛則是近在輩數猶有不自之亮若其事果實則既聞于朝廷豈有不行之法近時法紀嚴弛勸懲不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數舉率

聽此諸論廷臣以彼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迹自白被言者虛實既定言之者是自明所謂勸勤宜密者此也凡此皆所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臣所以自處處人者

皆所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臣所以自處處人者

亦散聞于

皇上而併以告天下以與士大夫更始夫歲福運 朝廷政事運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夙所服膺者也然部臣之題覆關臣之果擬皆共此一事耳所事一居所理一事豈得自分歧此唐介有言身在政府而事不預聞即上有所問何以爲對臣既謬在此地一切政務豈得全不與知然事各有主者亦非臣所敢擅大興革大制病當亦不妨商榷臣所見未盡是各部院參酌事理題奏不必盡以徇臣就部院所見聞有未是臣等參酌事理請旨裁汰亦不必盡徇各部院事有可事通即休言有同

卷三十七

異言通即休言之期于至公至當并濟國事而已史稱諸葛亮爲相集衆思廣忠義布所失于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臣雖不敏請事斯語自今以往敢謂無過如其有過便當與天下明白見之與天下明白之人以平心易氣言之臣以平心易氣受之臣素有淺中獨健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爲雅量顧今事任及身茹荼知苦竊計以爲 朝廷所與共理天下國家者大臣及百執事耳心須耳目耳目須手足今手足仇耳目目又仇心心與耳目手足相仇而身受其病臣誠不忍以臣等之爭而使病移于天下國家又誠不忍以天下國家之事爲

臣等私事而使扶持國體調製人情之勞反盡委之 君父且天下有真是有真非是中有非非中有是不謀自明愈講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愈不定故臣願先自處于不據不爭之地以成大臣小臣比肩事主之忠事之理亂當責之于臣臣之得失當付之天下已有未嘗即當含己以從人人有未確不妨舍人而從理此外曉曉苟非有大撓時政大感人心者請一切以諸葛亮之言處之此臣所以報 國家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又自維臣等以二三寒士參預政務惟諸

卷三十七

皇上之和通故其體隆藉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舉譬之皇然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當其上則則有光芒及其下則與石無異若使 宮禁隔于遠殿 威顏達于咫尺雖鈴閣之下即同外臣有何機略而能處濟有何倚恃而敢主持且君臣相隔上下不交伏禍隱憂難以言悉即

皇上神聖獨斷群下莫敢窺然以此爲法後世必有受其弊者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司而終歲不一蒙 接遇則安得不輕宮府隔絕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則安得不

此類

敢喜怒有時而不測則乘不測而疑章奏有時而不報則



奏不報而疑閣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深漢教過不給安  
能展布四體以佐 聖政萬分一數伏望

皇上勤批答以明 聖斷平喜怒以調群臣時 御朝議  
以圖政理而決壅蔽臣等亦得依末光奉 隆旨以盡款  
款之愚忠若猶政事不修 朝廷不治則治臣之罪以彰  
其慢惟

皇上加意于臣言臣于前月中已進有 召見一揭方  
屏息候報而特恐倉皇遺落之頃不能盡所欲言是用竊  
取周易泰交之義略要錄如此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  
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皆所與共成泰道以定 國論

以一政休者也 出奏

趙臣請 進講 詩經考經

雲南御史薛德茂條陳鍾夷方略及請釋繫臣李材  
上命釋之海內稱頌 出師

六月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酋小西飛輝等來請款而倭  
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援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為界  
李將軍計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奄大  
受犯南原祖承訓李宰鼎南陽劉銀彬陝川已倭眾分犯  
我師主有新獲獎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得  
退誘 中原賊 無敢請貢非人情今將犯晉州

情形悉露宜節制御勤遠鎮御御史趙鼎亦報敗實不可  
輕許會七月十九日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

而我師久暴露一聞撤勢難久竊經略乃請留戍全羅慶  
南云全慶二道在該國極南慶護稍東全羅稍西朝鮮稱  
曰二南此倭犯必難之路為該國門戶以縣王京平壤則  
重矣也兩道中則朝鮮安而東保則遼東安釜山道接對  
馬便可乘舟復犯亦宜區處議留劉銀彬川兵五千吳惟忠  
駱尚志南兵二千六百合剿遼共萬六千人聽劉銀彬分  
慶尚大之丘慶州全羅之南原靈峰諸路仍咨國王募武  
健赴剿劉銀彬全羅諸邑產及鐵宜救濟火砲併及時築壘

海濱扼險其世子元海 巡理鎮美營諭今居全慶間督師  
前延時加御倭兵 衛安惟忠等並臨調度各兵計餉月

五萬全朝鮮瘡痍未復得量給米鞋費更請募小西飛乞  
賞緩期數月延至春汛後留戍已足規進止而本兵謂留  
兵萬六千復轉餉非災劉銀已備倭副總兵量加府衛節  
部川兵五千倡該國訓練各餉稍節縮責以供辦或慮行  
長尚未歸巢量益吳惟忠等南北各兵待行長歸議撤還  
鎮撫卒三千統以游擊二員于鳳凰城滿站等處防守雖  
劉銀預取應援便是時石司馬一意主款議撤兵省餉二  
經累以師老無成功亦願借倭退免担國保依違其間也

策條多詐每陳兵難盡撤狀陰事故而諱言致局奏稿前後異同終無整次

七月星變群臣上疏請

上出御朝讀時彗星漸近紫微垣紫微垣者于象為居于地為藏神布政之所故閣部力請

上于視朝臨政之外慎起居于宮闈雖督責于左右寧嗜欲以防虞散積聚以廣惠乃為修省之實而可默

慰上天垂戒之心矣

閣臣王陽爵等請發宸翰克口傳說曰臣等前因雨後

新涼特請

卷三十七

皇上臨朝受賀冀得一觀天顏以慰犬馬戀主之願

茲聞聖躬備感者尚在靜攝力雖未能遽出而心實

不忘下交臣等念切瞻依情深愛戴敢不仰體

皇上謹疾之意而尤日冀暑退涼生玉體康強自有規

矣政光之日也臣等竊因此願有請焉臣聞天地文則

萬物主上下交則萬事成臣等深蒙

皇上股肱心膂之託居與外廷群臣不同必須精神常相

流通然後事路得以展布今

皇上口傳御批簡常頒出然所頒者不十二三足上意

未盡下宜也臣等露章密揭亦有數陳然所陳者十無六

七是下情未盡上達也臣請今後皇上凡有宣諭更不須從中口傳願

皇上親臨宸翰隨意數行俯示臣等蒙臣等即時敬責修

奏以候聖裁臣等凡有所聞亦不必具奏奏各臣等隨

事直陳簡明最語便達御前仍望聖斷即時付筆批

出以便遵行此以聯屬奏文之一機也況臣等每見

皇上御筆發出捧讀欣玩天語精當出口成章宸翰

遒勁信手稱妙中間即有塗改增實愈益見注思之詳審

用筆之變化乃近來往往有須細書親自揮灑而反此

之臣下瞻渚不惟暴殄手札

臣等以為臣等之罪色然左右之并傳以致州皆不信

朝廷益輕深可惜也竊考先朝故事太祖高皇帝與

世宗肅皇帝常居於事常信筆書數百言比時近臣

即逐欵手書覆奏居臣上下之間真若家人父子是以

官府無變而治化光明有繇然矣方今朝事紛紜人情

觀望臣等既未得朝夕望見天顏因感聖訓惓惓養

念臣等之心附效愚忘如此

皇帝親論內外羣臣頃者皇天垂戒災異迭臻孽火熾

流河水橫溢舟楫于颶風禾稼傷于雹雨至于彗星之

度尤屬非常朕仰承天心仁愛且戒且懼已齋居思過

反已責躬兼初大小臣工痛加修省外猶恐窮簷新屋之下  
不遑才荒歲之外耳目天和是用痛心疾首中諭兩等朕  
念頻年以來各處民窮財盡雖難兵餉增加供億煩費亦  
多因有司官不勤撫字志意貪漁或煩詞訟以利饋餽或  
重橫收以取餘是甚或積逋之稅已滿而復征寬恤之旨  
屢下而終格以煩擾為藉未以刻勵為風哉朕痛者古直  
以文選閣章者偷安苟蒞凡此數條雖非有重輕同為  
民害而撫按官或偏信謗譽專任愛憎徒給鑽刺者登于  
薦書悃悃無華者列為下考勸懲倒置吏治何能得清今  
覆但以小民得所為有司之賢否以有司得職為難

卷三十七

三十三

臣盡以為臣等之湖邑燕左右者即時議處毋貪不法酷  
虐害民者參奪參問如有真心定政德惠及民者即定據  
持薦以憑優異至若有災地方作宜於念責成司道提督  
守令躬自踏勘一應蠲賑事宜作速詳議奏聞不拘苟且  
塞責又朕往歲勅督撫官條上各道優恤事宜今餘一年  
何故寂然無聞有事則動至張皇無事即不行體恤恩威  
並損何以使人且國家養兵原自優厚只因官不恤將將  
不恤兵或指借公費扣減多端或給散不賄銀數短少會  
將竊以為利各兵借以為名追惟亂源豈獨在下今據者  
於撫等官痛癢風聲驟立科條數條給餉定為時日不須

頃刻那移公體私費一切裁省不得絲毫扣減此外如有  
呼喚倡亂者斷當明正典刑不得過為姑息其舉劾將官  
亦須加意體訪必慎必公無得輕忽武弁慎意顯倒使將  
官不知自愛以懲軍政服又念東征將士荷戈吳邦三伏  
炎蒸重以陰雨直以恤小樂暴不得不然其在朕心能無  
惻惻前經畧所報將士新獲功勞已著該部記著俟旋師  
陞賞外其發去銀兩不知各兵果否得沾實惠日給糧餉  
不知有無足周及該大兵所過地方民間不至騷擾百數  
價不至騰貴否都要看實查勘以聞爾等院大臣各有安  
攘之責其益發同心體國事屬奉公朕用特良斥違奇墨

八月萬壽聖節請受朝賀不報  
我師克復江歸各鎮已得  
上諭本兵旨許封不許貢經略乃遣沈惟敬復入倭營促  
謝表急圖光局及却再議倭撤吳惟忠等兵止留劉挺益  
掣肘遂與李如松並取回以總督侍郎顧夢謙代兵

六月庚辰  
六月庚辰

十一月十九日  
上御暖閣中召閣臣王錫爵王錫爵叩頭于錫爵久離  
皇上左右欽蒙 聖恩累次差官降諭數起至京又蒙

欽賜銀兩服色等物 恩眷非常臣不勝感戴再叩頭奏  
今日天恩三顧賜臣對仰光

皇上聖容光輝聖體康寧萬萬萬年 宗社無疆之福臣

又不勝欣喜再叩頭賀畢

上諭曰卿為國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喜悅臣對曰臣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粉骨碎身尚不能稍報何況區區奉  
來之勞

上又諭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臣又叩頭對曰臣今

日正恐忠孝兩虧且如

皇上召臣本付托以 國家之事且今外邊道路漸有

頭緒若于 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此 冊立一事不定

生出無數疑心使

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不甘所以連連密揭力勸

皇上早斷使人無詞

上曰朕意久定遲早總則一般皇為人言動搖臣對 聖

意豈有不定臣等亦豈有不知但外人見無消息止不住

胡言亂道臣竊痛

皇上有何不明之心難決之事乎白受人這等閑氣

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宮有生却怎麼處臣又對這事數

年之前說起猶可今 皇長子年十三歲待到何時況

臣自古至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三歲不讀書之理何況  
皇子

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奏洞悉苦心

臣又奏臣今日見了

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伏望

皇上念臣之苦三思臣言將此事作速早圖不必待冬至

之後禮部禮科再請達臣等二三閣臣亦若不與其事者

省了多少煩惱自此之後更望

皇上時出御朝頻召臣等商量政事天下幸甚

上曰朕也要與先生常常相見不將朕體不時動火臣對

動火原是小疾止望

皇上清心寡慾保養 聖躬萬安以遂羣臣願見之望即

如今日 聖駕一出無朝微時可見勤政視朝是治安急

務言畢 聖駕欲起又叩頭而出

閣臣王錫爵謝 允張敬公別長幼跪曰今日文書官杜

茂庸殊

皇上手札一道到閣 諭臣曰前者朕以御面見苦請疏

教冊主朕已親允況今春有旨少候待嫡且朕不老又無

重疾既卿屢揭懇請其冊立還少候旨行且着于明春行

禮教出閣禮殿又思皇長子皇三子其齡歲相等今候一

併行出閣禮還先復行出閣禮卿可詳擬來說欽此臣今日正以長至節後恐心中言不出層疑又與方輿同官至志阜正位商量表白聖心又吾外議之策忽奉手諭相與盡手叩頭禮讀再四不勝欣戴不勝榮藉臣伏自惟匹夫之誠止知為主燕然無他奇見可以安社稷定危難者乃

皇上始終宸臣之苦請而將為慨許張數少安人心臣之前疏所謂真聖主真仁主真美主不特臣等頌之而天下萬世亦將頌之矣其冊立一節不徒曰候旨而曰少候可見候亦不久臣等自可計日而待本不敢再有煩聽

卷三十七

三

惟是聖諭所云且朕不老又無重疾以此為詞乃似一向遲疑之故所嫌專在于此臣不得不一剖明之夫今日臣等之所以直吐忠懇毫無忌諱者正謂

皇上春秋鼎盛氣體強壯且將卜年千萬與天長久而不必拘此世俗之嫌也漢文帝踐阼之初年而其臣即曰子孫最長請建為太子此皇老而有重疾者乎祖宗列聖冊立皇子多不過數齡此皇亦為身之老疾而遽為不可知之慮乎蓋起開廷早起宮中吉祥徽喜不須迴避之時故臣下可以直言而人心亦有所維繫也幸

皇上勿以為疑亦幸勿再泥待嫡之旨久虛儲貳之位以

解眾心之疑其皇長子皇三子一併出閣自

皇上而吉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自外廷而觀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三子明年九歲前後相去四年豈得謂之相等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乃適中之制今在皇長子則太遲在皇三子則又早以事體言早固勝遲而以形迹言則以皇長子之太遲而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聖心又臨矣記得臣昔年于毓德宮赴見兩皇子時皇長子之年正同今日皇三子之年

皇上當其時慎

卷三十七

三

皇上長子之弱而未辨出閣矣則何以今

日遽信皇三子之強而欲其早出乎且此舉本為安人心之計有如人心更于遲早生議論而不安一場好事更不得分曉此臣錫爵所以不敢主張赴出之議而臣志專臣位亦斷以為皇三子決該少遲一二年原無妨于養而且使事有次第可以從容舉行人知聖心可以安靜不擾此必然之便計而

皇上萬無可疑者也其一應出閣典禮事關重大容候知諭到部即當會同部臣考古證今及祖宗成法上請奉

聖旨朕昨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朕之言老疾者非疑于

卿等朕思今古人心殊異義利之心不同難以古證其初  
論卿可撰擬來着論卿知之

附聞臣王錫爵擬初論

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在壯年不妨待  
嫡嫡親今欲于明春先行出閣讓學之禮其皇三子少穆  
次年另行長幼之序即此為定爾部是更傳諭各衙門如  
知未行不許又來滋擾其一應禮儀着臨期酌議來看  
十二月間臣王錫爵等請皇長子先行冠禮疏曰臣等  
今日檢得閣中舊譜始知累朝皇子出閣必先行冠禮  
以便接見講官其題請又必先自閣臣擬旨傳下禮

卷三十七

三十七

部方可據以奉行即今皇長子殿下攝讓之期擇在明  
春二月初四日則冠禮例該于一月半之前舉行若不預  
行傳示恐該用冠服儀物等項臨時遲辦不前合行題  
請伏乞聖裁奉

聖諭昨覽卿等奏朕知道了朕意亦慮皇長子出閣未行  
冠禮着著冠服以見諸官欲待明春正月中詢于卿等今  
卿等奏來甚合朕意朕查大明典禮東宮與王宸亮皮弁  
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制異今欲行冠禮儀從何行朕意  
暫着常服出讓待冊立後再行加冠禮未遑諭卿等知欽  
此大旨奉

附聞臣王錫爵僅請出閣傳諭疏曰今日又蒙賜手札  
諭臣等曰朕覽卿等所奏已知道了且買辦一節此疏乃  
朕親自刪裁過詢出讓在外雖則簡約在內各衙門違其  
所用器皿物件及其備用等項所費不少如若該部料言  
其過費出讓少候二三年與冊立一併舉行庶可省費論  
卿等知欽此臣等伏讀後當即封送該部使其傳諭該部  
一體奉行蓋自古朝廷舉行大事者自當不惜小費而人  
臣將順大義者亦自不必固守小節此政體當然亦達古  
之體當然也昨該臣等因事納忠自

皇上而言但見以為饒舌正不知自臣等而言乃一力護

卷三十七

三十七

皇上之深惟恐部科諸臣之有言也蓋臣等昨于下午出  
閣之後部臣楊俊民等科臣王德完等一齊見臣等于朝  
房商量此事在部臣則謂兩日查編舊案並不見有出閣  
買金玉之事即據

皇上冊立後出閣亦無此項錢糧故為內臣開寫之誤此  
以事言者也在此科臣則謂皇長子養正之初正宜示之  
以儉豈可使未親聖賢而先親貨賈未講書翰而先講服  
玩此以理言者也此兩言者臣等已經苦口折之大約謂  
天子之子與庶人微賤不同宮禁之責與外家寒賤不  
同即今聖諭中所云臣等已先為

皇上言之矣大臣等之外焉

皇上據書口舌如此則安得不向焉

皇上傾吐腹心以采君臣之兩全公私之易處乎且今

國用至于空虛之極民生至于困窮之極達費至于浩繁

之極人情至于思亂之極其不可一事輕舉以擾民一毫

浮費以虧國皆聖明應應所洞照者姑且未論即如

近日出關 命下朝士已有喧傳 聖心原無意舉行而

他日必將謂生事端要行改悔者臣等造次聞之不覺為

血噴于口髮衝于冠以為人臣疑諸君父至此決當置阿

鼻拔舌之刑而今 聖諭忽出少後後果省費之說使先

卷三十一

三

帝之明一舉一動皆被人算破此臣等之所以為

皇上不甘也伏望 俯採愚忠並先下昨擬常服出讓之

旨以絕人疑其冒辦一節或別 勅該監示戒省之數或

明諭部臣即此就當將來 冊立幾禮令其從容辦納庶

國計可以支吾人情不甚驚擾矣

閣臣王錫爵請寬言官疏四今日忽又見刑科給事中葉

繼美之疏奉

聖旨葉繼美這言甚詞旁引黨微同類奸生可惡孫繼有

者幸了職為民不忤朕意准用一召安希說者律依衡

法的當官職被解來京究問葉繼美姑且罰俸一年吏部

知道欽此臣等讀之不覺汗流滿背涕下沾衣不知

皇上何以發怒至此痛得繼美疏意明稱

皇上英明鑑斷事事裁決且深憫臣等焦心勞思言言神

切即此四言顯足為

皇上與臣等解紛乃近來所未見之公論也其所以致寬

群臣者乃專是致安輔臣所以致安輔臣者乃專是敷演

皇上休養雅量之旨初非謂三臣之言為是今 赫然動

雷霆之怒既重罰雖美仍將孫繼有加重處分而揮一召

等 差官拿問自

皇上而言因以為信任臣等之意益專益隆而自臣言之

卷三十一

三

召海錄臣激怒諸臣 朝廷之上與大獄錄臣萬世之下

以為排擠直臣蔽塞言路皆錄臣臣等且益危益苦益虞

益懼而斷乎無一日立 朝之望一刻安身之所矣且極

解重典自

皇上臨御二十餘年來惟有官吏犯賊邊臣失事之甚始

聞一行之今忽為臣等當歲除燕喜之時發此異常迅速

之怒即諸臣不足惜而臣等見 上天疾威 父母震怒

如此魂飛魄散心戰口呆今夕何忍復對父母妻子飲食

宴樂也目今 嚴旨一出臣下奉行急如星火臣等方亦

當覓死後疏而待罪豈敢為外人伸解但念

皇上原冀臣等之無罪卽糾臣等求憐于臣等之去留今不使之去而反進之去不惟非

皇上委信之意且亦非糾臣等之意矣伏望聖鑒嚴威將譴一等各免行全開孫繼有與舊降處其某繼其連中立原信言官且其議論頗平度無觸犯至乞聖恩免其罰治則言官重而出位之風自息據言官而妄言之氣自沮矣

奏

是年鄒南阜臨陽前一日至彭澤母夫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南阜坐渡舟泊邑城取夫舍即城署爰他之邑簿尉相次來謁南阜懼舟舟野泊欲亟得夫歸簿尉

奏三十九

不見渠不無少望去其夫見而呈散走入山自卯至午計無復之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屬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重喜謂不屬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南阜退而深自慚悔時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遣祥刑至覽一冊然尤悔不能已因自論曰維渠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一尉而遽忘恭敬心乎生平以理性為主茲謂恭敬粗惡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為世傳人怒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侯不思以一事而廢中和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

此通之  
人等  
二二  
人等  
人等  
人等  
人等

人等

家僅有善心者何其出矣

樵李有沈豫川公者善讀書以父母春秋高每摘李路耕欲靜而風不息之句歸馬神傷遂棄書句留心盤結之計以為甘旨地而所僮僮子偏隨念立卷以故日就豐盈而二人色養之隆尤勝屠吳兩閩吏佐以大暢其志亡何兩親歿哀慕一如生時壯年兩閩連喪萬念沈沈題其居曰厲貞富不再娶之意已決然矣郡邑旌之曰孝義當己公天性高明好施濟累著奇節有久負金之人一旦棄子母來債大異之問所從來得之孀婦乃亟以金還完其偶愛者奉後生數子像祝公西晉友

奏三十九

三十九

人謂重賞至禾恐旅中有失全賴公家卒盜發按無遺物客亦自謂寄金安得獨留己先出所寄還之遠近風誦又晉人其舟中被劫疑操舟人知情訟而前治公委曲開諭曰金失尚可復究死不再生客旅意平得金者六人至于持厚金脫威人于羅網激公情全泰客于虎口彭彭在人耳目何可沒也有子自省以文學稱中翰賢勞夙著而奉勅書登賑江右公逮其行饒民邑起運餉山海公勸其駕餉民履克溫旨有急公好義良可嘉尚之褒公真不可朽也夫

或末



甲午 萬曆二十二年

正月

聖諭吏部昨歲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及徐淮近河之地為尤甚民間至有剝樹皮削草子而食又至有剝死屍殺生人而食者朕雖居深宮之中念切痼瘼不遑寢處曾經屢旨蠲賑不知有司官否奉行小民有無沾惠況值此公私交迫之時不知各該地方陰內帶滑糧或留或發之外別有急義便宜措處方略否其各處礦徒劫盜嘯聚成群又不知果已安插歸農防禦有備否日今四方吏治全不務講求荒政牧養小民止以搏擊風力為名聲文際趨承為

卷三十七

三十五

職責費用侈于公廩追呼偏于閭里荒訟者不能禁止流亡者不能招徠遇有盜賊生發則或互相應匿或故意縱合以避地方失事之咎其各該撫按官亦只知請贖請誦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一苛吏革一弊法痛裁冗費務省虛文乃永遠便民之本如此上下相蒙釀成大亂朕甚憂之又如沿海地方備禦久疎倭寇情形未定一應城池器械練兵戰守之備尤在所急而近者將領之權既輕不免責成于文吏乃文吏又習為飾虛取譽首鼠避難以兵馬錢穀之任為劣處以強力幹事之臣為廢材好議論而不好成功信耳聞而不信目見此尤當今第一弊風最能誤

事者須盜安民得人為本以復巡撫官缺你吏部務要選用老成敏練曾經駁歷外任著有成績之人毋得尋樣虛望其要害地方非但司道當擇即府州縣及江防海防同知等官皆宜慎選優敘毋得盡拘資格如有前項不傳實政不銷兵防縱有浮名小才于地方百姓何補若撫按官不亟行奏劾以失職連坐你部裏若咨訪的確亦不必得人奏聞即便議更議調以安地方近來人心玩愒朝廷詔令通不著實舉行題覆紛然竟歸兩可科道官亦不用心參駁成何法紀自今日諭出之後各務奉宣德意嚴出標準凡遇陞遷行取考察等項一以安民弭盜實政為撫按

卷三十七

三十五

有司之黜陟言簡必信法簡必行如有仍前玩視敗隱定行重治不宥故諭出文廟

奏記

二月初四日 皇長子出閣講學侍班官二員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范謙司經局說馬兼翰林院修撰李廷機講讀官六員翰林院修撰唐文獻焦竑編修鄭德海郭正域全大叙檢討蕭雲舉侍書官二員制勅房辦事鴻臚寺司儀署署丞訖可慢誥勅房辦事中書舍人茅詩提調講讀各官侍班閣臣王錫爵趙志昂張位位出時故事議必已刻遇寒暑傳免至是定以寅刻亦不傳免



皇上高玉體珍圖計皆可以此為辭若 廟禮止于須臾封起原無 郊壇降之勞而今次夏享在寅又無夜寒風露之苦且 廟廷咫尺一舉趾而可達又非有警蹕清道之煩侍衛闕防之慮

皇上何憚而新此一出哉古人祭祀之詩曰曾孫維主而繼之曰以介景福又曰天被爾祿令主祭者非曾孫則使何人受其福祿此臣等一體股肱之臣所以有懷顧志而言不得不切者也伏望

皇上永思先業之維艱上畏明神之有赫越今享期數日之前預養精神斷在 親臨行禮庶幾 神以類歆祝史

奏三十九

三十九

可以致詞而祭則受福臣工亦藉其餘慶矣 奏完

四月閏臣王錫爵以病乞歸疏五上

帝以敕倭未安東虜既梁達官宣慰慰留復疏謝其畧曰

皇上之所以留臣為國事也臣病中之一息不忘者亦此

事也也目前國事其急于催庸而臣與同官平日計議亦

若若自有定着倭非我叛臣者真心向化決無絕理又非我

子若分外要求決無許理竊慮駕馭即此兩端而決若其

他盈庭之議勇至故威唐百萬之財而情不通通一介之

使則非臣之所解至東虜既無難越于車虛伺隙而其實

皆歸將不得人兵不識將有功者或以浮枉掛議有罪者

或以震蔽違諫故闕尊之極馴至于此若識其弊而應反

之可保無有背之慮此處倭虜之大綱即留臣經年所守

只此數語至于羽書之終繹更情之細委必精明強幹者

始能審詳而臣已足不可移目無所見

皇上復何所顧于臣哉

五月

上以閏臣王錫爵患病沉重特發銀五十兩令靈濟宮道

官白昭忻于葉王廟建保安醮場三日三夜祈上疏謝

恩出師

閏臣王錫爵致銓臣疏曰臣臥病月餘奉有 明旨令不

奏三十七

四十

以國事關心凡閏中機務處不敢與聞獨請本閣臣一事

發之自臣故不免日夜在念昨忽聞部疏發下以點用二

臣方慶 國家得人不能勝歡作而隨聞有 旨切責吏部

重處該司官顧憲成等則臣又不勝跼蹐即床前盈尺之

地有若不能自容者臣伏思吏部此番之罪在于不能潛

會

皇上之意而是非敢顯逆

皇上之旨

皇上之不許拘泥實品為部院等衙門也而該部誤以超

用為不拘

皇上所云繼任閣臣為待次翰林官也而該部舉以已任者並列此其恩賄之罪固無所辭然聖意深婉苟徒以其辭而已雖臣等亦不能測識者而不可以專責該部也至于部中後疏臣尚未見不知李世達因何列名呈世達即前次所推用奏

皇上通寓來者之旨不敢有所去取乎此亦不知變通之故而似非敢于專擅也乃今竟為此發非常之怒用不測之威而聖心不安同官二臣不能先事將順而二臣不安新進閣臣是立之命與茲命陛下而新進閣臣不安向書陳有年以病在告聞屬官為之得罪而有年不安

卷三十七

四十一

都御史孫正揚與李世達資品相同而不楊不安必違司官數年之中空曹以去者至再至三而以後之為文選者皆不安科道官因

皇上責其不言轉相驚擾而科道官亦不安凡此數不安

事見通鑑

者其端皆始于臣請添閣臣之一言臣身不能報主則

亦已矣而顧反以垂死垂去之語干雷霆之怒傷國家之體貽禍神之憂此其初心謂何而其不安又奚止百倍于諸臣而已耶止緣臣病債顛倒識慮不用以致夢

盛與震務驚萬一至于此此臣誠去有餘恐死不遑責旦夕出國都不敢復望溫綸請正臣始禍之罪盡將臣官

疏革而薄吏部司官之罰庶滿朝人心安而臣之心亦安矣

奏稿

閣臣王錫爵八疏乞休

上御書特旨云朕之不逮有累于卿久知於有去志既屢屢辭特特准暫假閣務病狀親歸省還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特賜路費銀二百兩彩段六表裏還着行人一員護送馳驛去待病病稍瘳着無權當即時具奏召用該部知道

奏稿

閣臣王錫爵獻忠疏曰臣即日且上辭朝疏咫尺天光

事見通鑑

瞻言萬里雖狗馬不能忘情而況臣之遇主最奇蒙

卷三十七

四十二

恩最隆此歸之後死生不可知忍遽無一言竟去哉第苦神昏氣短語不多及謹伏枕口占數條竊自附于烏元鳴哀之美仰請九重倘憐百一伏乞聖明裁察

一臣之此去敗敗之懷惟恨不得瞻辭御座一本

皇上起居所恃以少慰者以嘗親見聖體充服聖容

雖移百疾自不能干顧闕不時動火火生于肝氣之不平

然則戒怒以平肝不可以年壯氣盛而不加之意也夫以

天子而怒臣夫聖人而怒愚人咸何所不加然正恐其不

直得怒而後以自損耳譬之一身手足狼狽天君亦豈得

泰然望

皇上從此一以養身為重想發能制想過不遷萬萬年

宮府內外太和保合之休端在于此臣不勝首願

祝行部

一人主之精神無日不通于天地祖宗而郊廟二祀乃其

祈藉以聯屬精神者然祖宗歆天地更親切廟禮比郊禮

更易簡而近來每遇廟享往往以其姓臨之萬無可感

格之理臣已屢疏上請未見舉行此乃水木本源春故

雨露聖情自有不可解者况須臾對越原不妨于頤養

故臣望

小冊

皇上習勞勤政先自此始

卷二十一

四十一

皇上既安靜攝而講章又已進御非必鶴立竟日而後

可以啓沃聖心惟是御朝之事則天下臣民與人主

通者惟此一脈故令待此而行人心待此而定一新臨

御勝于百刻批覽而決一事勝于手勤百言此臣恭冀此

中第一義惟聖明勵精行之

子重

一詔令不重則天子為無權乃今非但朝令夕改益有上

傳于改而聽下之自改者矣且法禁視貴賤為貴賤賞罰

視緩急為行止則致欺玩大違何言此今日主權不立

朝政不清之根本臣自愧受事兩年莫能挽救望

皇上與二三輔弼加意圖之

一

皇上每見人請錄廢棄疑其市恩要名臣今身已去矣何

恩可市何名可要乃尚欲諄諄苦勸者惟望

指用廢棄

皇上稍損成心自得而自用之或十中拔其三或已用

之後旋而考其職業不效再黜不妨此正所以絕市恩要

名之路耳今一舉重與人以爵祿而輕予人以名譽其究

也名譽與爵祿爭權而輕者反重是徒驅之使市恩便要

名也不可不深思

此之弊

一今之議論不患其多而患其浮核其浮則自不多矣毀

必求其所以毀譽必求其所以譽議戰必及兵設兵必及

餉以虛實為是非以賞罰為虛實則道聽塗說者詭而老

成慮者進議論皆為用而不為病矣至于狂譽比類之

論則所謂君仁臣直不得不容而科道官以言為職尤不

可連次加譴臣之補心所以屢聞謗而不怒者蓋實欲以

身悟主使朝廷之上都俞與呼咈相資愈光聖德

也

此弊

一章奏留中與御朝疎闊其害相為表裏以臣言之言

之當者不可留中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了之議論則廢

事留不結之罪案則廢人是是非非何不明白與天下共

之而使人日相疑相伺于影暗之中也

聖諭

一老成人乃 國之元氣今六部大臣乃有四部乞休

皇上為之履降 溫旨勉留其子維持元氣得矣然當審

定其人品人品定則雖百人舉之必不以朋黨致疑百人

毀之必不以酸醜投抒用其身則必當使之安其職惜其

去則必當使之全其體此乃所謂惜老成也

聖諭

一事各有主雖父子兄弟不相及而近乃有因一人而累

眾人以彼時而益重前時者此 雷霆之威聞以為不測

難以為常常則玩玩則輕犯者多則 朝廷不勝其處

而臣下不勝其爭此欲止火而益之薪也臣敢以明德慎

罰為今日之規

卷二十七

四十五

聖諭

一今中外所急最苦無財多方以求出利之孔害必參半

畢光節之一字較為穩着且先守穩着而徐求倍息可也

今縱未即發內帑之財以濟司農之急而各處織造燒造

及取金取銀之類終望

皇上省得一分使民受一分之賜

聖諭

一今天下爭競兵矣以臣愚見遼東之患不必在倭而在

虜倭之患不必在北而在南取之策不在殺與戰而在

備備之之策不在添兵而在練兵年東非不屢經申飭而

將吏未見有着實奉行者乞行讓部立一勤惰賞罰之格

以必行必速為主而沿途沿海地方雖有司官亦當擇疎

聖諭

事知兵者任之有不效者作速議更不可姑息

一各處屬情既以通款在前今亦不必務求意氣責其為

孝子順孫但當待定大體章恩其末勿受其結且如東邊

首而西邊據其親恭而其情隔必令各督撫官毋分彼此

毋事姑息使作違者必絕而從嚴順者可整乃為長慮

聖諭

一今內外諸臣惟邊臣任最難心最苦亦惟邊才最難得

而論事者輕彈古傷之深可應痛改臣以為邊臣非大數

大用則小敗必當容小勝必當錄豈可使之不量敵而反

畏議論也至于邊臣之中將才尤難得尤當愛惜但取之

不可不嚴今惟其實或斷時以至罰亦久廢使人人與反

聖諭

心操苟苟避文周之思而違事不可為已此當深戒

一臣竊歎災來災荒未有如河南之甚者也

皇上恩詔一發而盜賊皆投戈以去顧有災不及河南十

分之一而反驚然不聊生者惟

皇上所加意謂何耳今中斷吏治 旨雖屢下而條陳題

迎之風自如如此非重與修良緩督征款而嚴為貪黷之罰

則空言無益也至于撫按舉劾異同理無兩是致舞激揚

全在于此是在求其實而已臣言止此人所共知況以

聖主在上賢執政在下豈反待病臣叮嚀而

皇上或念臣產死之語不可復聞天下或諒臣已去之人

無他偏曲倍加省念重以釋思則未必無分毫之助也

美

文肅著復河套一議為昭代經濟名言附錄備考

河套本不可棄既失而不爭已墮  
節使事不  
得之是費  
無算不知  
利又不足  
以供度出  
故當以東  
藏為要全  
之策惟勿  
以藏為高  
瞻也

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雖處膏鹽熱  
瘠。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奪  
之志。而鮮萬全之算。是故不能不為國事者深長思也。  
河套自周秦以來。為國為郡。運漢朔方唐城。受降除險。

卷二十七

三

扼胡往跡具在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威壯躬御六飛三犁虜度其虜既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衝塞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而就延綏金地遶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歌薪膏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嘆袂者也況巡撫全肅敏公鎮榆枌想亦有志斯舉而奎卒未復鎮則空投間壁無聞轉輸艱難孤懸獨立砂磧為墟外之不足恃為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

賢憂國略于達權抑其時或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  
弘治以前我軍猶成常搜奎揭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疏  
任虜出入涉流順永輝難近塞處所頗忌今且盡滅其  
中滋其害敗遂其生養譬之為疾成業久矣又今昔異  
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  
不齊不可以不應也彼一舉而復之無乃難乎故曰有  
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  
也請結言之以干 天聽夫報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  
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為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衝  
霄不世之將也輕舉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

Page 101 of 101

四十一

非內憂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塞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衰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吳然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牧嗣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為生而得其遠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圖于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還其養與通變而擇其意慈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遠與暫息以休其體何背亦為殊等喪先王之策冉不如死則取輸鮪者必濟義兵詎敢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為力也哉國家拯天下于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邊境邇晚

存喘息年果收養幾織美之虜我生日益月息如今  
小王于掩谷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觀昔之奔命窮荒不  
見馬矢者盛耶莫耶強耶弱耶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  
偷三五年來雖頗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蹶  
應耗財用其功業也非一矣回視二祖之時其強弱  
盛絀又何如耶河套久淪虜中間謀罕至虜又居畜  
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  
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  
也將傾圮求其形勢卒伍詰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況  
塞以外乎今我勢而往彼遠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

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  
軍何賴數萬之眾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  
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曩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  
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  
或倖為逃遁前時聞聲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  
而我軍于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之眾出塞亦足  
以數萬之眾援之否耶有騎將以通糧道否耶保無抄  
掠不至匱乏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  
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  
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與擊于黃

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靡余  
先人之所營妻奴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產業之  
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休于生死尚每  
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迹之地限之  
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即不罷之  
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  
六萬之眾為三歲之期春夏馬瘦馬弱而我利于征  
秋冬馬肥為虜強而我利于守春危于舍故守于逮三  
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逋遁拒河為守是固一說矣然  
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

乎乃止利于守耶春夏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  
獨利于征耶夫春夏馬瘦而虜騎不能入寇然坐以待  
我誠恐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強既能為強則多  
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眾非所以襲人千  
里之途非所以自遠轉盼之間情態異狀歲一為之以待  
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  
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  
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利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  
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  
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連虜亦不來深



以爲套地易復然復套于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據果園  
其近塞者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果足  
南衛便是家門破塹城壁爲援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  
後援不繼勝固艱難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  
有限之失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果能爲陵之所  
不能爲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廣原不  
以爲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  
火蹄入寇以來據以爲安四時之間不離駐牧一旦欲  
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  
易拿虎子者難拿虎子者易拿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

卷三十七

五十一

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  
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爲趙奢之所爲者乎  
若曰倏忽出套拒河爲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冰道路  
亟築垣墻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漢近年  
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爲而不知今日  
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爲吉靈四子所居控強者當不下  
十萬餘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十餘里築垣爲  
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置兵  
非千人不可而邊墩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眾不  
止也誠恐希圖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况吾邊去河動

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蓋以  
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三十里近者亦  
不下千餘里而又自遠而輸之于河即糧道可通飛就  
實難此尤所當據慮而彈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  
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委之居子不可有微  
幸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  
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觀我

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智作輔天心助順將來虜之  
盛衰強弱虜能保耶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爲遺疾  
疾以先塞之珍藏豈無期耶彼有其隙我乘其故套地

卷三十七

五十二

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防務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  
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己知彼百勝之道也若  
不察虜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據我力之有餘  
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  
傷于鋒刃者瘡痍不復起機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  
不解者也謹議

方秋定京省主試官順天熊子蕭良有說馬劉應秋應天論  
德李廷機中允國應賓浙江編修吳道南戶科左給事中  
吳中明江西編修黃汝良刑部主事彭應捷福建按察司  
用兵部員外方應選湖廣刑科給事中葉繼美工部主事

薛應華河南吏部主事劉文卿兵部主事賈維翰山東工部員外王松方戶部主事韓邦城山西工部員外朱汝器戶部主事金時舒陝西刑科左給事中王嘉謨工部主事普應四川兵部主事江中信刑部主事袁英庚兵部主事曾傳芳刑部主事劉毅廣西刑部主事劉宇奇評事汪治雲南戶部主事李徽猷刑部主事陸夢履貴州刑部主事朱思明評事實子佩

順天增監生中式二十名不為例○貴州增中額五名著為令

卷三十七

五十二

中式各省解元順天余應詔應天龔三益浙江譚昌言江西張以化福建王畿湖廣秦繼宗河南趙三桂山東洪良範山西張應徵陝西李子芳四川羅天錦廣東李祥中廣西傅登第雲南金本高貴州喻政

議日本封貢時顧養廉代于寧遠宋應昌議制大兵不可輒總督乃傳檄留各兵止火器于朝鮮而南北將領吳惟忠等已先時西還前請放倭將小西飛通留廣寧叩謁為言請封及抵遼陽鐵關關酋表文且至始主進 旨撤兵止軍諭文繼所傳倭吉兵歸諭行長并遣游擊周弘讓往疏得倭情甚悉

上嘉養廉力主撤兵多勝畧已石司為星回朝鮮餉不給

并議撤剿銀兵而總督疏請封貢茲許云況惟數初入倭即言封貢倭以是退王京還王子解跡齊命後因 中朝無意許貢遂就以報本兵在為不宜中變示倭無信即經略應昌嘗有終始請貢之說貢道宜定寧政關白宜封為日本王請釋才力為臣為使以惟敬從諭行長都倭盡歸與封貢如約

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先是惟敬歸自倭營即有和議之說說云和好親密儀制郎中何喬遠等會請嚴封至是給事中林材奏督臣開敗御史唐一鵬奏李如松開封釁而邊鎮都御史韓敬善疏倭情未定請封貢並說石司馬亦張

卷三十八

皇恐關白不能就蕞糜會九日朝鮮疏請封貢保國上始切責群臣阻撓封貢本兵不能主持追從御史郭寶等 詔小西爾入朝決計時政總督侍郎孫鑄新受事差倭抵京石司馬優遇如王公小西爾等殊為過 關不下既嘉多官面譯要以三事一動倭盡歸是一說封不與貢一誓毋犯朝鮮姓無異意以聞

上復諭于左關詳定誰加周覆大略主議封如石司馬旨時甲午十二月二十日也

上乃定封藏奉臨淮勅諭李崇城克正使到以都指揮楊方東同沈惟敬等以上